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二五冊目次

〔雍正〕畿輔通志一百二十卷（四）　（清）唐執玉等纂修　清雍正刻乾隆印本　……　一

〔雍正〕畿輔通志一百二十卷（四）

〔清〕唐執玉等纂修

清雍正刻乾隆印本

史225-001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二

疏狀

漢

論治河三策疏　　賈　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决之使道善爲民者

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塡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而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所親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决黎陽遮害

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决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

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
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
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
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
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
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
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
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
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地出計上五尺所今可從
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

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
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
足以卜之且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
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
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
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
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
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
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
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

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
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
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十萬足以通渠
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
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
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
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幽冀刺史久闕疏　蔡邕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
官以議爲名職以郎爲貴知淺謀漏無所獻替夙

夜寤歎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
冀州强弩爲天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軍師
奮攻未嘗不辦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
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
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
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
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
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可
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
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

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史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爲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

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諛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爲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禁近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懷懷誓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北魏

請置學疏　邢邵

二賢兩學盛自虞殷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性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敎典敎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性自天道通古今列敎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承平之久大興版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而明

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蹟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帝享闕於國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旣任以事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廢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習之名而無敎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

北斗哉昔劉向有言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教人刑罰所以殺人而有司每勸請定刑法至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化先營脫復稽遲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上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器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牖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

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愷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冀定水患疏　崔楷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歎衆庶斯饉帝乙罰巳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汩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巳汎濫為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為舄滷菽麥禾黍化作萑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昔洪水為害四載疏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道踰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潟史起溉之茲地荒蕪臣實為恥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堤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宜防既建水還舊迹十

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決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之所致也若穿鑿涓澮分立堤堨所在疏通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之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堤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墝鹵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摩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版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

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迴塞當境修治不勞役
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
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餘豐積其
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其於近事
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滛霖動彌旬
月遙遞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畬菑徵事耒耜而衆
庶未爲饉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此偏
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儉臣旣鄉居水際目覩
荒殘夙宵不寐實希効力事得施行

宋

論復幽燕疏　宋琪

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
所趨不無險易必若取雄霸路直進不免更有陽
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
便况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
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淶水
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并大房抵桑乾
河出安祖寨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
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
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
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槍弩步隊實王師備禦
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
外可悉數也從安祖寨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
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作鎮之時
欲過西衝曾壍此水况河次半有崖岸不可輕度
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北斷彼之右臂也仍
慮步奚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
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嬀川之間南出易州大
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遶西北而轉大軍如
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

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引入郊亭淀三
五日彌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
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覘此孤
壘決旬必克幽州管內泊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
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
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
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
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皆懷骨髓之恨渤海
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
之怨其薊門泊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

屬咸非叛黨此番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
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署置存撫使之懷恩但
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番部之心願報私讎契丹
小醜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
封册爲王仍賜弓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
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
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
額召募三五萬人敎以騎射隷於本州此人生長
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鬬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
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

近日河朔戸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榆
域遼海編戸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既殄異類悉爲
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敎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
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
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

屯田水利疏 何承矩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
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
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
水爲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期歲間塘注
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州軍地臨塘水
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
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縱贍師旅不
失耕耘不費國用不勞民力如此則敵弱我强彼
勞我逸以强禦弱以逸待勞此禦邊之術也順安
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
戍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繆夫邊兵不患
寡患驕慢不肅而不精邊將不患怯患偏見自賢
而無謀邊備不患寇患慢防而未輯若禦得其力
制得其要何慮乎邊患不除且有國有家以足兵

足食爲本水田之盛誠可以限戎馬而省轉粟之
費萬世之利也

唐

進田宏正碑文狀 元稹

田宏正魏博德政碑文右前件碑文伏蒙御札朱
書遣臣譔述恩生望外事出宸衷銘鏤骨肌難酬
雨露臣伏以陛下所以令臣與宏正立碑蓋欲遣
魏博及鎭州將吏等並知宏正首懷忠義以致功
勳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惟將吏不會亦恐
宏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掩萬人之口臣所以

効馬遷體敘事直書約李斯碑文勒銘稱制使宏
正見銘而戒逸將吏觀敘而愛心不隱實功不爲
溢美文雖樸野事頗彰明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
碑文謹隨狀封進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進幽州紀聖功碑文狀　李德裕

奉宣令臣譔述者伏以回鶻雖乘危覆勢已內侵
豺狼之師尚餘十萬陛下神武雄斷睿智出無方震
天威以霆聲碎獯戎而瓦解武功盛烈高視百王
豈比周穆大戎之征荒服不至漢武馬邑之詐輩
帥無功將垂耿光宜命鴻筆臣學荒淺久病衰羸

紀軒后之功徒知竭思敘唐堯之德終愧難名撰
其功狀稍似摭實今已譔訖謹隨進上輕瀆宸扆
不任惶越謹錄奏聞

論用兵書　王涯

伏以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豺虎
之非心囚縶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列郡釁及賓僚
凡在有情孰不扼腕咸欲橫戈荷戟問罪賊庭伏
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服邇無不安
矧茲一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
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

海灌熒勢之相懸不足過也但以常山燕郡虞虢
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且夫罪有輕重事有後
先攻堅宜從易者如因范陽今亂出自一時事非
宿謀情亦可驗鎮州賊帥則非偶然扇動鄰城以
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必
資先討况延湊間有不虧父祖之恩成德分離人
多迫脇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讎之衆昭義願盡敵
之師參之晉陽輔以滄易犄角而進易若建瓴盡
覆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
實得機宜臣之愚忠輒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闘

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
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聞謀無所入而
以大軍先迫冀趙次下井陘此百舉百全之勢也
臣受恩深至無以上酬輒冒陳聞不勝戰越

（宋）

論修六塔河第二狀　歐陽修

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僚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壟回
大河於故道已下司候今秋興役見今京東計
度物料臣伏以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
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

多乃能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騷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鋭爲害若斯雖旣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

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當務安靜賑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戸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歛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

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河決滑州會議修塞當時公私行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所用功之民力方竭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

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臣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方今京

東亦也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
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
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
人心徐治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
年餘力漸次興修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
不可不言謹具狀

論修六塔河第二狀　歐陽修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
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
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

者未詳利害之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何以
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
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
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源也
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
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
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
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
下流無歸已爲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
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臣

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
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其勢之常
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
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
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
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
尋修而復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
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決王
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
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

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
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
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之水又
自海口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
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
梗乃決於上流商胡口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
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
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
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
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

城以上乃作高耳其東北銅城以上則似低比商
胡以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陡下則當
日水流宜決銅城以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
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
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
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
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
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
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
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

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
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
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闊
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
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
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
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
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
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
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

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
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
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
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
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
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
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
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
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眾之
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

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
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
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
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
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
利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
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
謀於眾而裁擇之謹具狀

論修六塔河第三狀　歐陽修

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

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肯爲國家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
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
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旣又捨故
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
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
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
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
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旣用
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

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
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
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
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
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
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
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亦當爲之
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
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旣不
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

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
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
直欲興利除害爾若衆知其爲患愈大則當有不
同者故至於傾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
事欲知利害權輕重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
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
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
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尋常之計
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
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

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
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
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
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
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
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
也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
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一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
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
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

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肯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illegible]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若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敝公私此二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三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今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

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敝公私不可勝計此四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五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敝河流注溢久又於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六患也所謂爲患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謀計者本欲爲除一患而反就六患此臣所未喻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墘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

散溢自濱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不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上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隄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實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副使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

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倖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狂言計愚惟陛下裁擇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二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三

疏

明

開關第一疏　張欽

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臣職爲御史巡視邊關曰擊國家大事敢獻一言而死臣風聞人言乘輿已駕欲巡居庸關往宣大等處遊玩臣以爲不然陛下爲此舉者豈爲適一己之情蓋深慎強敵之爲患也但敵至譎詐不可輕角何也漢高經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圍於白登七月我英宗以不聽大臣之言遠駕親征至有己巳之變由此言之則敵之不可輕與角也審矣且匹夫之家尚不肯輕出而與人爭陛下兩宮在內當日在膝下不可遠遊且宗廟社稷之大百官萬民之衆皆係於陛下之一身陛下安則皆安也今事勢倉皇中外洶洶既無親王臨國又無太子臨朝而輕出遠遊萬一有不虞陛下將如之何抑不知誰任其責也且甘肅嬰吐蕃之患江右迫闖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天下之事言之寒心而又京畿之

內春麥少收秋潦無望陛下不是之思而欲長驅居庸親兵上谷非計之得也伏望爲宗廟計爲生靈計旋蹕清禁決不可往如有邊報聲息則有股肱元老本兵大臣命將出師以禦之此制敵之要道也更望皇上戒遊逸勵政事節無用之費停不急之征臣不勝戰慄之至

第二疏　張欽

臣領勅巡關親見沿路軍民皆言皇上欲出城過關一切錢糧如何措辦又言皇上欲往天壽山打圍或由西湖順過居庸驚疑搔擾奔走不寧臣竊思古來天子首務安民今邊關霪雨連旬山水泛漲民舍多傾田禾盡沒錢糧浩繁軍民困苦陛下當安以撫之以固國本而顧以不急之務使之動搖此於安民之道不可往也且天壽山乃祖宗陵寢神靈在上鬼神呵護今欲來打圍是以行樂之事褻瀆嚴敬之地恐非仁孝所宜此於格祖之道不可往也夫居庸關兩山夾峙一水旁流其險如綫其側如傾艱折萬狀車馬難行乃輕萬乘之尊涉險惡之地山嵐觸冒瘴氣薰蒸陛下固不自愛兩宮寧不罣慮乎此於孝親之道不可往也且漠

史225-014

北之人耐饑寒習弓矢利則進不利則退故漢祖有白登之圍唐太宗有白馬之厄我英宗有土木之變孝宗亦有負槖翁之失而況財賦不充兵力不强邊備廢弛謹只守之尚不能保乃欲輕身挺出往與之角恐非萬全此於禦敵之道不可往也且陛下不念祖宗付托之重而輕與敵人爭一日之長勝之不武不勝爲憂此於繼統之重不可往也凡事慎於初則易悔於終則難我英宗不聽臣言決於出關後雖痛悔無及於事至今故老言之猶爲寒心陛下但知往而不知止但以出關爲可

樂而不以遇敵爲可憂不信大臣之言不聽左右之諫非策之善也臣爲御史職司言路奉勑巡關分當效死陛下卽加斧鉞之誅臣亦不避

第三疏　張欽

臣聞天子一動所係非小或欲出師親征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必有百官扈從有錦衣衛隨侍擇日告廟而後啟行今不聞朝廷之旨不見廷臣之議又無扈從隨侍之人此必有奸人借陛下之名欲過邊關勾引強敵圖危社稷此天下安危之所係也伏望皇上勅下錦衣衞將此假名之人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防奸弊以杜後患如果欲過關非有兩宮勑旨臣雖萬死不敢放過臣冒瀆天威不勝戴罪之至

修理運河疏　吳仲

爲計處國儲以永圖治安事臣奉命巡視通倉見向信一疏明白簡當鑿鑿可行臣考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縮斜開運一年可省脚價十餘萬兩於國計不爲無補臣又備訪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入若使奸細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廒或肆焚

燬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向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爲陛下告者宜乎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陛下謀之二三元老大臣而獨斷焉乞勑戶工二部書巡倉御史會同管閘修倉主事兼理閘運閘座見在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雇人略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濬河次第舉行與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意外不測之

虞矣

改潮通漕疏　　劉應節

臣據密雲兵備工一鶚管糧郎中侯國治會稿議密雲一城環控潮白二河若大開以使漕者向以二水分流至牛欄山而始合故剝船僅通州而上者至牛欄而止若至龍慶倉則仍覓車騾從陸輸輓軍民艱苦之苦不久露積之虞難以悉狀蒙前軍門少傅楊題請改河資運直抵密雲備陳四利預防一害已有成議因循至今今兩河之流已爲一派水益深則漕益便所謂四利者可望畢舉而

一害已爲永除矣然又有十利焉密雲招商買米每石常至一兩今漕糧足歲支之數免厚價以召商一利也往昔主客之糧歲買不下十萬客兵則盡賴召買今加復原額卽客兵悉有賴焉二利也發漕米一石於密雲則扣折色價一石於部若止照七錢扣留存庫而以五錢折色放軍在密雲每石商價已省三錢在部扣則折色支放每石又餘二錢發一石之米有五錢之價三利也主客之兵欲折則折欲米則米隨時應之不爲所窘四利也荒歉不能爲之災烽警不能爲之梗五利也軍儲

所在民用資之畊農雖少米價不騰六利也舟運直抵城而輸入倉則陸運脚價可省每歲計之亦得萬餘而民間車騾更免拘集七利也又查得通倉粟米每至腐積各軍支領每爲壓額今移通倉應附之粟以漕於密雲而以密雲扣存之折色給通倉應領粟米之軍則通給無浥腐之粟京軍有實受之惠八利也漕米既足歲計已充民間召商買米之苦可以蘇息九利也漕艘鱗集則商船踵至市廛日充民生日阜十利也今據前因該臣會同都御史楊兆議照密雲城外潮白二河昔巨河

也頃緣二水未合舟楫難通今近城東西之堤岸已成楊家莊之河流已改臣等親自放舟白鎮城出牛欄山至順義一帶通行無礙各處官船亦漸集密雲城下則前任總督楊博所謂四利兼得一害不生而密雲道復議十利亦漸次可舉矣合勅下戶部再加詳議如果可行將先撥米四萬七百石再益以九千二百餘石共足五萬石撥發本鎮專備客兵之餉就於歲計客兵年例每石扣銀七錢共銀三萬五千兩存留太倉銀庫補給京軍折支以抵加覆漕糧之數其不敷米石隨時糴買

試聽兵便折銀以足支用不必再行召商以滋煩
擾仍容臣等量動漕運扣省腳價銀一半民兵銀
一半共造船百隻以便輸輓每歲量撥給軍夫查
有淤淺可濟支流可塞使如法興工臣等請旨便
議施行

請罷馬市疏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
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
克報況臣居兵曹職專馬政觀此開馬市之謬豈
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　悖逆

天道犬羊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
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
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
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
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
子之讐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
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
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
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

喟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
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
狄氣懾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
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
蠢茲　反不能生擒酋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
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
爲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
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
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
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

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　不可也
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
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
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
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
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
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
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
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
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
虜

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二不可也天下豪傑聞切齒殺戮人民之慘焚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誰肯與起此懈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備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

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關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困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

蠢茲　尚不能服羣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　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整兵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　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　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

猖獗搶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眾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瘦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虜　狡詐之計九不可也　之虜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

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之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雖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胡虜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

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費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胡虜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

彼以重利尚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自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所搶某處再不敢犯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

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

史225-019

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週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

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近究夫謀國者之不忠與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圖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旋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

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觸突有欲卸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自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

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我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可思欲討之初志念胡虜之志欲難饜非馬市小利足以繫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命一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

倘答於闕前驅魍魎於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請罷濬河疏　王之棟

臣惟當今之世常患無任事之臣間有一人奮毅然起而任之而脂韋之徒又從旁譏訕破壞於其間此擔當者竦肩而不敢荷跂足者却步而不敢前亦臣之所日夜憤惋大有不平於衷者也顧所貴乎任事者必一人創畫人人便之一時建立世世安之而后可若一虛國儲下勞民力以興必不可成之功非完計也臣去年冬接邸報見尚寶司少卿徐貞明疏爲畿郡數遭水患懇乞勅司臣乘時勘議以恤民艱以興地利事奉旨工部知道夫貞明所稱任事之臣也前年春奉詔興西北水利沿邊瀕海之處畢有成効邇者欲盡濬滹沱二大津復故道以除厥害是亦勤矣謝陋愚臣何足以佐末議况臣西北人也所與除利害即臣當尸祝而俎豆之復何忍言第以興革非常順民則便如京東水利及盧溝巨津去臣地遠不敢臆說惟滹沱一河臣生其地履其患日夜思所以除之之計淘諸父老質之士大夫僉謂此河決不可以人力

治者臣謹具河狀並貞明所建議列爲十二事冒昧陳之陛下試垂察焉按河源發於代郡泰戲山下滙爲三泉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水性驕悍土疏善崩壅決不常當其泛溢則湧溢上流雖隄防亦穿淤浸當其殺落則灘壟下嶽雖樁橛亦被摧推况河流之處多沙泥而無根基人修之難爲功水衝之易爲力也在昔東漢永平間連年治之死者不可勝算賴鄧訓請罷止至元以來至大定中舉者不下十數次咸以績用弗成止嘉靖初太僕卿何棟欲築隄以復故道后因一歲數遷又止卽此觀之凡倡爲修築之說者皆徒勞罔功也今必欲議濬臣恐橫流未必能除而徵派紛出地方滋擾將以除害者而生害矣况二百年來人情安之一旦動衆寧不駭異乎此其不可者一也滹沱原無定居故道不止一所自我朝言之洪武初自正定西南抵束鹿至深州入衛家泊永樂四年從南向劉村東流出武強界十六年劉村再塞改流衝水五花營店導於滏河至成化則由正定出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至正德則紫城口淤塞淺漫分爲二股一股仍由寧晉

一股東流自東鹿至深州城南已復為二股合併會清水河入海至正德末年從束鹿深州城北入武強衡破獻縣古隄遂為深獻患至隆慶三年水大溢漂溺灘塌不可勝計乃從天宮口與決饒陽遂又為饒陽患凡此皆河流所經之處今若修復故道將從何者而修之乎此其不可者二也或曰修復深州故道仍存饒陽見行之道使自饒陽而下者十之七自深州而下者十之三詎不可者不知此亦非自貞明始也弘治六年知府張淑開新河於郡南分殺水勢費以萬計不再逾夏水大入復

趨故道功竟不成即隆慶中井陘道臣紀誠議開天宮口饒陽深州之人稱不便者塡於衢衢時撫臣宋纁知其難成力止之其人見在戶曹可詔而問也況水勢源出山下即抵城邑或南或北唯所之耳誰能別其流派而使七分之北三分之南乎此其不可者三也積水爲患昔沐爾望貞明亦親見之此猶秋秒冬成之際若夏秋水漲則正定以南幾十里許皆河身也今據深州所挑濬者濶二十步深一丈無論水勢必不入渠即入渠所容能幾何而欲以殺横奔之勢乎且彼云可以資灌溉

不知此水淤沙不能潤苗而實以害苗奈何欲假以灌田耶此其不可者四也自古議興作者必預計其所費臣聞徵役之法前議至一百二十萬今止曰一萬有奇較前所費不過百分之一耳即謂主前議者將欲避事故增其估以阻之亦不應相懸若此之甚也況人非避事則喜事增估者爲避事安知減估者非喜事者乎苟存一喜事之心使工費不敷即剜削多方以期竣事矣當此旱澇相因之時百姓洶洶至勤我皇上屢詔蠲租又從而賑貸之猶恐未甦而乃朘民膏脂以興此無益之

舉何爲者哉此其不可者五也燕趙之民獷悍輕生一遇饑荒易與爲盜則嘯聚之戒正今日所當嚴者臣聞京東水利之處所募有南兵數千人邊民苦之識者謂當戒其不虞況更聚此數萬易逞之徒於冀晉之間且勤且勞不得休息而又家無擔石之蓄以養父母育妻子萬一揭竿蜂起將如之何此其不可者六也運道轉輸國家之咽喉係焉積雨横集則衞河常溢雖有守隄之夫日夜巡防猶時遭衝決而加以滹沱猛悍之水灌之可乎且三角龍堂等淀固不高於海無上犯運河之理

然下迴直沽衛河自南而來亦至直沽入海茲又
引滹沱之水會滹河以入衛至直沽入海衆派奔
匯其流□激下湍激則怒而相搏其勢必逆於上
能保不泛溢乎蓋河猶注也注石者加斗則溢注
斗者加升則溢此理昭昭無容疑者故引滹水以
入衛其於運道妨矣運道妨則咽喉尼此其不可
者七也積貯天下之大命原爲備緩急計耳況三
輔根本之地譬則人之心腹也心腹宜實不宜虛
今借支庫藏以妨積貯不足則又量動倉儲又不
足則必設方搜索此端一開而不肖之徒將競言

那借以剝公帑借口勸助以潤私橐曰甚一日根
本虛而心腹索然矣倘有緩急胡以應之此其不
可者八也自天宮口至清河迤邐百里河勢所占
大約不減百餘頃而今止云三十頃何其少也況
東鹿深州等處去臣居甚近則地之肥瘠亦大不
相遠上地一畝可易二三金次不下一金最下則
五錢極矣卽河地不鹹而業開墾當與最下者等
乃止以三錢易之猶曰令厚於民使無怨言夫河
流旣徙民方開爲成業聯建莊圍茲衆而奪之且
廉其所值有不興怨者乎此其□可者九也成化

時衛河爲患尚書宋理以開數小河請上以農務
方興令俟秋成爲之通者農由衆乃以數萬之
夫蟻聚蹂躙於百里之上於播種不大妨乎此其
不可者十也詢謀僉同革言三議偏聽獨任古人
垂戒欲爲一方除大害當與一方之臣民共籌之
間貞明踏勘正定時撫按司臣俱有發言郡守而
下有懷及於桑田廬舍者不曰避事偷安則曰自
私其民間有承風希旨阿擊飾獄貸曰我自出京
以來未有如公之實心任事者大衆久歷地方洞
悉利弊者置之不問而第於附己者取爲詢謀之

謂何而乃偏執之若此也偏執則寸必償此其不
可者十有一也朝廷舉事自有大體苟計關宗社
利生民所不能已者卽請之內帑或役附近之丁
夫濟之可也今事在可已而供費浩煩乃唯一二
羽士募化是賴亦羞朝廷而損國體者矣此其不
可者十有二也夫以貞明之諳練老成豈慮不及
此而必銳意行之者蓋奉行之人不善體任事之
意或慮設其功以要譽聞或故減其費以見智略
或引一參永遼厥成曼如之語以阿順其意彼以
汲汲任事之心值之以喜事者之說故不覺其入

史225-023

而偏信以至此也臣愚不識時務唯知王道本乎人情利之所在民爭趨之害之所在民爭避之苟可以獲利而遠害民亦何憚而不為而猶待於上之督率而猶壓徵不願之若是乎況天下曷如以其孫胍成也未有不成而曷如者也而搜括府庫勞苦元元以圖無益斷斷乎其不可者此臣所以不容已於言也伏乞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再行本官會同撫按諸臣將滹沱河會勘詳議察地之宜從人之便務集衆以廣益毋偏執以必行庶民生獲安國計不損即當事者亦不至壞極而不可收拾矣民甚幸甚

足餉無過屯田疏　左光斗

臣幼聞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既候命闕下閒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試陳迹略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籌邊無策十八萬枵腹之兵待八百萬畫餅之餉借外解之檄如火而不可得來求內解之符如雨而不得去搜而又搜搜到何時派而又派派到何日止有漕運一脈而民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樞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為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早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有不過按籍徵糧期於及額而已間有墾者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聞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為茂草窪者為沮洳豈盡無其地哉不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惟知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民與地盡矣今有道於此使上之不為魃而下之不為魚相反而相為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為此謹條陳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近見莞蒲魚鱉蚤蛤之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在北火耕水耨缺五行之一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秦龍首白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河源如非地脈

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狐子之漢長
興宣房之積不題名曰淤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
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尚使然亦未
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興召杜門成
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爲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
一帶多所開濬浸浸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
爭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
耕鑿之情而失因民之利名曰誣人禹功明德惟
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
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

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
方雖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潴委是不一水
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放跡可尋或方便可設工
力多者官爲督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
不必鑿空滋訟以蹈印兆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
議也秦漢之世鑿地爲渠掘地爲井汲而得灌以
畝一鍾即東南地高亦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
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雖
易縣除則引流之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
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法開河設壩以壅

之大約如數沙之意或積二三尺或積四五尺然
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流而下節節
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
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即如滏陽一河發源以
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皆以
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則設壩之當議也蓄洩
不時泛溢爲害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墊民不
稼蕩民廬舍往往有之惟於入水之處設斗門以
時啟閉旱則開之潦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
閘之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瀑漲沙石

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貲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
用河支不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行此設陂
之當議也而必其種秔稻恐不慣習得利轉微隨
其高下聽其物宜宜粱宜菽宜薏宜芋宜蔬惟意
所適總之水源一開溉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
倍每畝之值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
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溉
常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
不足法用池塘渟淀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
種魚蒔蓮得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爲塘水

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倣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於浚井但塘築作如法可以注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必用南人而南人與爲農夫不欲爲農師北地徭輕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鶩之情乘避徭如虎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若爲律令永爲世業不得一二年後即行告奪將負耒而來爭先恐後畢鍤爲雲決渠爲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之業迭相爲用南方士子不得志有司則

棄爲胥史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倣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礙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之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下猶愈於白鑑而竊寄者乎蔡朱師與后稷並猶勝與猗頓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於元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於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強防其兼併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貸

但得地無曠土上無遺稅何妨勳戚貴近大賈富商駢集而來從豪實塞實用此意則募富開贖之當議也宋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便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日修治西河欲天下盡與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利之衙特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於有司多所不解但得撫道而下箇箇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稽人成功田畯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

撫汪應蛟墾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即八千畝多蕪且有申言種穀不如取蒂者廢興由人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官而墾亦如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屯且練用備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以爲脩之事不任擾釦是不然近見出關數鍊之狀概關內如春營城若揀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而又計田行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慶剛之策其言曰執耒之勞愉之操戈之危豈

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知其必怳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於臣隱耳由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爲千古絶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田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爲當行而不肯力行國家舉事既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既疲於養兵而不耕兵又耻於爲農而不耕謂見效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

後而十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元末年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於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尚寶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慮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行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曾忠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濱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憾無已今時勢迫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伏乞明天子照臨於上賢公卿百執事主持於下

各舉所知知人善任更祈勅下戶部酌議委妥轉行所司着實舉行勿狃故事勿急速效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卽異能高等亦註考下下其有不習者亦導講求務期曉暢躬自勸相單騎巡行阡陌問民疾苦不得勞民煩費無益民功小有嫌怨臣等力爲主張逆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承者爲令庶幾小墾小利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闢而民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餘民餘則墾者愈易生聚漸頒和糴轉便卽不必省東南之漕而亦不專靠東

南之運矣信能行之三年十年而不少見富足之效臣請受妄言之戮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開屯學疏　左光斗

臣惟寓教於養者帝王之所以治世寓兵於農者地利之所以爲師今國家日日養士而不得士之報則教非而養亦非日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用則兵非而農亦非臣以爲救目前之急而猶存古人之遺者莫如屯學使臣逡巡兩年未敢具題蓋一試於天津而得其地矣委之於盧觀象而得其人矣又今春出示曉諭入籍屯童俱赴天津開墾其

史225 027

各州縣舊墾者俱不准算而人爭趨如流水將見春暮樂往者十數家而臣又得其人情矣臣又恐其未的復親行天津覈看我彊我理瞭如指掌而諸屯童之且耕且射者實有其地有其數有其人矣昨歲六百畝今爲四千畝向之一望青草今爲滿目黃雲雞犬相聞魚蟹畢網風景依稀絕似江南雖秋水灌河之後而穰穰猶自可觀此皆前屯臣張愼言新屯臣馬鳴起苦心實績臣於是始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興也信能興之有七便爲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告開荒入籍者所至遝新

且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敢收一恐以客籍主起目前土著之爭二恐有人無田開他日冒濫之路屯學設而地方無爭矣且田必在天津每田百畝入籍一名人既肯捐貲開草萊而爲他人入籍者田既爲清楚之田人亦爲實在之人其便一海防營田每畝收租二石士與兵宜有異恐其多而難繼也每田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租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既以屯占籍矣世其學不得不世其田田無者黜負租者黜告改學者黜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

士子世世守其業國家亦世世收其利也其視賣爵納粟如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不相顧者何如而況乎詐僞公行乎錢粮材木人人含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立官莊六百畝秋獲二千石以示民榜樣耳然牛力子種車梁廬舍工作所費爲費不貲有其人則田存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如盧觀象其人者而任之哉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許也其便四平居無事天津一鍾足敵五鍾今庚癸之呼既迫山海而咽喉之斷又虞東南以附近

之田養附近之兵一鍾足敵十鍾矣其便五頃歲賊爲梗白糧不時至百官常祿至不能支業已見端矣若歲徵米數萬斛即不敢作尙方之供亦可望果朝官之腹其便六且此力田者大率殷實而俊秀者也行之而三年後耰鋤之衆即爲干城橫槊之儒即爲露布通人於所已倦而轉人於所不知則其便七臣且未敢深言耳臣嘗過窮鄉小邑文學賤淺徙循故事不得不如額收之其實舉筆欲下未免違心今此遠來入籍者同以捐管儲王國之楨又獨以取盈佐縣官之急誰非吾人而乃

有嘶馬坐者肉而跣者鹿亦□□千矣善乎道臣之言曰衛有學軍之子得爲士進可有學商之子得爲士而使火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圜橋觀聽之榮若行激乎其言之哉故今日屯學之議斷當將衛學屯學一體舉行者也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然亦憑文藝也學官不必另建也學官不必另設也廩餼不必出之官也有立學之名無添學之實不過增撥士弟子員數名而已惟於科舉漸多則中式名數亦漸加此尚在數年之後然而增舉一名則增穀已數十萬石矣國家又

何惜遼東事額而不爲屯士開功名之路哉臣三年心血兩番目擊實見有此七便合之道廳七議而又皆已試之事將成之績故敢會同屯田臣御史馬鳴起據實上聞然非臣與屯臣之言也臣在津門聽寺院道廳舉見其汲汲皇皇備極勞辛而事屬創始卒難就緒名使屯學興而屯臣按畝徵臣收籍庶幾事半功倍用與有成不然功名之路不開即添設十寺院歲發帑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足奏績哉伏乞皇上俯鑒愚誠非泛泛懸空條陳者比即敕俞允結今秋潦場之局而開來歲千

邦之端也故幸甚士子幸甚臣愚幸甚臣已巡河間入錦了弟專候逆生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臣參始璫疏　喬若雯

臣按逆璫魏忠賢一不識字之寺人耳使無羽翼之者即狠心辣手而大權不在內外相持豈能獨拍有聲橫行任意無奈賊輔借刃殺人既挾逆璫以飛內賊黨同謀殺人又挾賊輔以飛教猱升木假虎張威同心報讐誅鋤良善鍛鍊榜訊千里流血殺人者死律有明條若僅誅逆璫而賊首及黨猶然無恙是加功者不問而造意者並不問亦何

以成罪案而伸衆正之冤乎夫巨姦爲誰則故輔魏廣微是也眼空一世善作青白有王安石之執拗而濟之以秦檜之狠有曹操之姦僞而加之以楊再思之媚枚卜之姓名居後巷伯之推轂當先趾高氣揚心已不下既侵中堂首揆之權又總部院臺省之任俾天下之人皆舍所學而從我然後快於心以年家父執之舊虛加禮於趙南星而南星不附於馬援梁松之已事從此隙開百囑而百不聽從此怨深適遇廣微須歷後至科道公疏糾叅疑南星主使殺機已動更恐不足以殺南星遂

將閹儹拱手送入大內借崔私憤目爲元兇從逐
以去復以楊漣二十四大罪疏從頭挑激以重逆
璫之怒而南星及楊漣等十五人被逮追贓此其
發難之始也歷數其罪狀趙三門南星稱崇擬之
柄驅去清正有執之韓爌怕兩狗門人多曰親難
以籠絡入幕限定十四員敢壞祖宗考選之例爭
主會試場憑朱延禧而出其上祇知有吳莊不知
有閹儹全攬考選高下其手請敎不足且奪其單
嗔崔景榮勸勿通內勿爲已甚而誣以東林至錦
其職惡魏照乘不爲所用且將甘心二十九日吏

科抱頭逃命果病入膏肓耶至於同鄉因南星遷
怒梁加傾陷濟川舟楫如呂兆熊已屬內召倘以
保留處矣雄才偉略如韓策會擬闕撫又以邪黨
處矣張瑋傳梅部署卑官并以瓜葛門牆處矣清
謹恬讓之米萬鍾望隆開府亦被倪文煥嗾之去
矣甚如高推天骨純忠馮英貞心亮節烏臺者望
蘭署同聲一概寺丞一體僕少第衙資俸有何超
越并以在南星時而裁抑之至今猶未昇以飾鉞
也惡鄭發竹罪實溺大奴令先帝目相靈之虛名
天下破白馬清流之禍藉廣微爲逆璫之爪犬

而進其惡張智又爲廣微之鷹犬而逢其惡金敦
驄馬直氣揚揚朝入相公之門暮出上公之第璠
間在國重臺挺嗤故廣微之罪尤甚逆璫而張智
之罪豈減彪虎乎夫衆此爲誰則故宰趙南星等
是也南星品高千古峕容鵲黃癸巳一察功可著
聲壬戌出山衆皆望治無奈薰猶共藏不容於朝
清而題之以貪忠而名之曰佞桑梓之閭郎兒童
走卒有一不稱冤而爲之痛哭流涕者乎姑就追
贓一事言之官至太宰若如崔呈秀輩則黃金過
北斗矣萬五千金之贓無從奏辦俸薪衣飾既盡

刑廹急於星火二三義士傑徒憐而相助付身家
性命於一擲得正定府鄉官邑之借貸始克完事
年老例當收贖亦且不准更痛責其子四十板枷
號兩箇月非蔡知府暗地護持幾不保其生今其
家數椽不蔽風雨幾畝不具粥饘已奉恩詔不敢
遄歸猶待特赦乎死戍所迄始乘廣柳車而還其
子趙清衡遠戍莊浪尚不令其歸哭死父耶至於
輔臣之去曾未有如韓爌艱危者乞骸謝恩二疏
至今啗炙人口其曰綸扉故事仰商確有甲可乙
否之殊而票擬無左員右方之畫又曰糠秕在前

極如井礦雍除目及尚昧幼賢則嚴徵擴奪票擬
其徵也夫臣謂凡遭嚴徵之摧折死者槩當恤生
者槩當錄韓爌因當錄之首而南星則尤當恤之
首蓋元標從吾既有諡矣而此同不隱獨遺耳臣
因有感於中書一席地關係最重今吏失職壞俸
一事關員與人禍在國家如之何不愼其選也論
相國首度量然救時之相非當論才論識向來票
擬語多寵統獨今三月初四日至十六日儘有擬
承旣提許頒綸又下三大璫於理道路翕然悅服
倘嘗如此十日閒天下何患不太平哉亦祟宜專

屬之一證也古諺有之城門開言路開城門閉言
路閉我朝制度原不禁人之言而發明詔又欲
諸人之有言原其設言官之意蓋爲大利害恐人
不敢言故六科屬之都給事十三道又有建白牌
正責言官以必言耳前有楊繼盛後有萬璟非以
部屬死諫乎乎鄒元標則吏以觀政進士建言受
杖矣平居無事言官言之而其受言之利阽危多
故非言官言之而獨受言之害故魏雍之時諸司
不敢以性命爭國已若謂不言於昔言於今恥孰
甚焉然以觀鄒元標則誠足恥可當茲不諱之朝

正是足與之日彼時之人旣多礙口而不肯言後
來之人又乏眞知而不能言豈不令正人含憤無
已乎伏乞大奮乾斷立將魏廣微暴其罪斲其棺
且落其恩錫而張訥等行削籍聽勘以示春秋
之法誅首而令天下懲再沛溫綸立將趙南星復
其官還其廕卽與以美諡而韓爌楊漣等并先錄
恤褒揚以示夏月之令贊傑而令天下勸則命討
大公人心愈暢登二歲五之隆可跂企而俟矣

請陳共學之原疏　　鄒元標

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

請偶聞聖躬將誕大小臣工咸慶聖皇有子臣受
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
以睠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夜接兵科都給事
中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所國家恐啟
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
戒以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忠深
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
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
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
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淸罰省

進賢退不肖舍此學則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謂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齊人心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渾渾淪淪容鳶飛魚躍天自高地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消消長安人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材可達盡是皇上人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珠宮會館觸目如林梵唄新聲沸耳如雷豈獨礙此膠膠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遐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為孔孟求心法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二十餘年賴有此學苟生患難未嘗頹志所稱朝入夜即几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復遇舊識又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宋燾設于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部臣手書識仁定性一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

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乃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洗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名道學一語端為齊辭杖若臣方且盡性知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歲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者實繁有徒蓋不知命聞道即位極人臣勛勤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倡衆和幾付清流戀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先天化日之下剖藩離垣墉之界闘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國家幸甚臣思幸

陳明議開講學疏　馮從吾

項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悚愧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爲。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分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孔孟之傳然中興於宋而禁於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今爲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間暫停經筵而言者以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創建書院於此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子孫世守之業原

爲南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爲天子之都爲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况今內外交訌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喜然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駭無怪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敎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皇上察臣無他能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卽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悚懼待命之至

請止內操疏　張學顏

伏覩我皇上恭奉聖母拜祀陵園旣伸一人之孝恭考祥壽域又闢萬世之靈長且旋鉞遂瞻烽塵屏息鑾輿至止天日清和一時扈從文武臣工調防京邊將士不啻十萬有餘皆部分齊肅環衛森嚴罔不懽忭嵩呼　六祝萬壽惟內操隨駕兵馬雖

甲胄可觀而怨勞不關進止自恣及何至涼水河等處人馬喧爭全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顏自萬歷八年以來皇上四謁山陵未有調兵不靖如此之甚者臣等每於常朝之日拱立班行聞西城喊砲聲徹御座各官相視駭愕咸謂宸居邃密之地振兵戈殺伐之聲九廟之神靈未安兩宮之寢處不安臣等因本明旨云止於扈從又演習已久必恭順無他未敢即行瀆奏今中官不戢尚未加懲扈從事完猶未解散臣等職掌攸關不敢以為無害而不再一言也查得傳制京營惟上如遇聖

駕躬祀兩郊始領盔甲事畢照數交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帶弓矢此外並無另行選擇故事尤未有給與馬匹任其馳騁者今若等素非直宿之人平居皇城之內緊得常用鋒利鎗刀壯健馬匹科道不得糾巡本部不得檢閱又招集厮養僕出入禁苑而不容盤詰恣出閫闥而無敢抗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或賞賜不滿其望或管領不得其人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則外臣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之間人目之曰此天子親兵也誰敢犯之惟外兵不能禦或

傳奉聖諭禁止能令人人皆請罪就縛乎於時聚之不守散捕之莫敢攖如臣等及科道前疏所言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可鑒也且國家理亂之數外寧必有內憂今諸邊解嚴四海晏然在外似若輯寧而蓄不逞之兵於皇居近地恐將來腹心之可憂者必自內兵始也矧皇上已見其不戒於驚前安能保其不變於日後若不及今停止恐在彼外假虎賁之名在朝廷漸成養虎之患臣等見始思終深切厝火徙薪之慮至於糜耗錢糧猶費所司乃迫臭而非隱發也緣是不避忌嫌再干天聽

伏望皇上念謁陵典禮已完壽宮吉壤已定此後凡遇春秋兩祭聽所司照例題請遣官仍速賜宸斷明示臣民將近操內兵盡數罷歸原住衙門各認原管職事盔甲兵仗着落巡視監收等官逐件查明交還內庫馬匹二千通發御馬監收養聽候四新營缺馬領騎則禁地肅清永清隱微之患聖心澄靜益凝悠久之休矣

乞代夫死疏　　張氏

臣夫楊繼盛前諫阻馬市預發仇鸞逆謀蒙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躐原職

臣夫拜令之後啣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
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倘徇
書生之習遂發狂論致干宸怒復荷皇上天高地
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受杖入獄死
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臂肉兩片掛落腿筋二條膿
血迸流約五六十碗衣被沾污日夜寵棲備極苦
楚且年荒家貧食不能給臣紡績織履供給饘粟
已經三年刑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
再蹈於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
禱祝萬壽無疆而已頃聞廷臣會議過與張縉一

案同時啟奏題奉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
市曹亦將暝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既養沖和保
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照
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
以罪在不赦願將臣斬首都市以代夫非臣夫雖
遠禦魑魅親執干不必能効命疆埸以報皇恩臣
於九泉亦啣結無斁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悚待
命之至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三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四

疏

本朝

敬陳水利疏　怡賢親王

欽惟我
皇上宵旰勤勞無刻不以民依為念茲因直隸偶被水
澇截漕發倉多方軫恤被水窮民既皆得所猶
命臣等查勘各處情形興修水利務祈一勞永逸所以
為民生計者至矣盡矣臣等雖才識淺陋敢不殫
心竭力以求仰副

聖懷自出
京至天津歷河間保定順天所屬州縣所至相度高
下原委並諮訪地方耆老所有各處情形大畧謹
為我
皇上陳之
竊直隸之水總會於天津以達於海其經流有三
自北來者為白河自南來者曰衛河而淀池之水
貫乎白衛二河之間是為淀河白衛為漕艘通達
之要津額設夫役錢糧責成河官分段歲修而統
轄於河道直隸總督邇年以來白河安瀾無汎溢

之患唯飭河道官員加謹防護可保無虞衛河發
源河南之輝縣至山東臨清州與汶河合流東下
河身陡峻勢如建瓴德棣滄景以下春多淺阻一
遇伏秋暴漲不免冲潰泛溢查滄州之南有磚河
青縣之南有興濟河乃昔年分減衛水之故道也
今河形宛然間有現存應請照舊疏通於往時建
閘之處築减水壩以洩衛河之漲又靜海縣之權
家口潰堤數丈冲溜成溝直接寬河東趨白塘口
入海河亦應就現在河形逐段開疏於決口築壩
減水均於運道有益白塘口入海之處舊有石閘

二座磚河與濟二河之委應開直河一道歸併白
塘出口澇則開閘放水不惟可殺運河之漲而河
東一帶積澇亦得藉以消洩且海潮自閘內逆流
遇大時亢旱則引流灌溉溝洫通而水利溥滄青
靜海天津數百里斥鹵之地盡爲膏腴之壤矣至
沿河一帶堤工大半低薄應飭及時修築高厚仍
令總督將玩忽河官參處以警將來此治衛河之
大畧也至東西二淀跨雄霸等十餘州縣廣袤百
餘里

畿內六十餘河之水會於西淀經霸州之苑家口會
同河合子牙永定二河之水滙爲東淀盖羣水之
所瀦蓄也數年以來各淀大半淤塞惟恐淀河數
道通流一經暴漲不惟淀河旁溢爲災凡上流諸
水之入淀者皆冲突奔騰潰決無際總緣東淀逼
窄不能容納之故也故治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
古淀之尚能存水者均應疏濬深廣併多開引河
使淀淀相通其已淤爲田疇者四面開渠中穿溝
洫洫達於渠渠達於河於淀而以現在淀內之河
身疏淪通暢爲眾流之綱經緯條貫脉絡交通瀉
而不竭畜而不盈而後圩田種稻旱澇有備魚鱉

蝦蛤萑蒲之生息日滋小民享淀池之利自必隨
時經理不煩官吏之督責而淀可常治矣週淀舊
有堤岸加修高厚無堤之處量度修築其趙北苑
家二口爲東西二淀咽喉趙北口堤長七里現在
板石橋共八座俱應照高加濶仿於易陽橋之南
添設木橋一座堤身加高五六尺橋空各浚深丈
餘每橋之下順水開河有貫柴伙淀而東苑家口
之北新開中亭河近復淤塞應疏濬深廣其上流
玉帶河對岸爲下游河舊道應自張清口開通由
老堤頭入中亭河會蘇橋三岔河達於東淀庶咽

疾無梗尾閭得舒可無沖溢之患矣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為壑淀廓而後河有歸亦必河治而後淀不壅此治二河之法所當熟計也子牙為滹漳下流清濁二漳發源山西至武安縣交漳口會流經廣平正定而滹沱滏陽大陸之水會焉蔡沈禹貢註云唐人言漳水獨自達海請以為瀆可知天津歸海之水以子牙為正流其餘諸水皆附之以達於海者也夫以奔騰注海之勢迫之以數百里紆迴曲折之堤河身淤墊高於平地兩岸相距不過數丈舊時支港盈流一槩堙塞欲其不沖不泛安

可得乎考任邱舊誌子牙下流有清河夾河月河皆分子牙之流同趨於淀今宜尋求故道開決分注以殺奔放之勢 永定河俗名渾河其源本不甚大所以遷徙無定者緣水濁泥多河底逐年淤高久之洪流壅滯必決向窪下之地其流既暢故道遂堙益水性就下無定者正其所以有定也今應於每年水退之後挖去淤泥俾現在河之形不致淤高庶保將來不復遷徙一河出口俱在東淀之西淀之淤塞實由於此臣等面奉

諭令引渾河別由一道此

聖諭遠照經久無弊之至計也今應自柳岔口引渾河稍北遶王慶坨之東北入淀子牙河現由王家口分為二股今應障其西流約東歸一兩河各依南北岸分道東流仍於淀內築堤使河自河而淀自淀河身務須深濬常使淀水高於河水仍設淺夫隨時挑濬毋令淤塞兩河淀內之堤至三角淀而止蓋三角淀為眾淀之歸宿容蓄廣而委輸疾但將舊開通逐年挑濬則河之濁流自不能為患而萬派之朝宗可得安瀾矣此廓清淀池調劑二河之大畧也再各處隄防沖潰甚多應俟堤內水

洩興工修築其高陽河之柴淀口河身南徙舊河淤塞斷流應速挑濬復其故道新河之南界連任邱有古堤一道亦沖潰數段以致任邱西北村庄盡被淹沒鄚州一帶通衢亦宛在水中現今任令詳請開挑淀隄消洩亦應俟水退之後照舊修築折墊高行路以便往來又新安之雹河自西折東遶縣治之南入淀而徐河會入漕河復自劉家庄泛濫而下新安正當二河之衝每遭漂沒之患應於三台村南開河一道引漕河之水會入雹河由縣之正北入應家淀南岸築堤以護縣治凡縣屬

之大小澱淀俱可以圩田種樹甚爲有益凡如此
之處不少尚須逐一查勘并天津海口
京東
畿南等處統俟來春查明具
奏謹將勘過情形繪圖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指示 臣等未敢擅便謹
奏

請設營田專官事宜疏　　怡賢親王

竊周禮遂人所掌畎遂溝洫澮川之制甚備務期

導畎之水達於川旱則引川之水注於畎此所
以歲不能災也今南人溝洫之制雖不如古然陂
堰池塘爲旱潦備者無所不至北方本三代分田
授井之區而
畿輔土壤之膏腴甲於天下東南濱海西北負山有
流泉潮汐之滋潤無秦晉巖阿之阻格豫徐黃淮
之激盪言水利於此地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者
也宋臣何承矩於雄鄭霸州平永順安諸軍築堤
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田民享其利元臣脫脫
大興水利西自檀順東至遷民鎮數百里內盡爲
水田至明萬曆間徐貞明汪應蛟言之鑿鑿試之
有效卒爲浮議所阻自是無復有計議及斯者矣
今農民終歲耕耨豐歉聽之於天時一遇雨暘之
愆遂失秋成之望豈地力之是咎實人謀之不臧
也我
皇上念切民生飢溺由己
特命 臣等相度興修務期水害去而水利興此誠
國計民生萬世之遠謨也臣等竊意潤物者水其爲
人害者由人之不能用水也農田之利興則泛溢
之害消矣惟是小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水耕火

耨沾體塗足之苦非惰農所能任而疏濬修治之
工費又窮民所不能支以數百年未興之利謀之
窮情難與慮始之民此亦事勢之最難者矣臣等
愚見請擇沿河瀕海施功容易之地若京東之灤
薊天津京南之文霸任邱新雄等處各設營田專
官經畫疆理召募南方老農課導耕種小民力不
能辦者動支正項代爲經理田熟歲納十分之一
以補庫帑足額而止其有力之家率先遵奉者圩
田一頃以上分別旌賞違者督責不貸有能出資
代人營治者民則優旌官則議敘仍照庫帑例歲

收十分之一歸還原本至各屬官田約數萬頃請
遣官會同有司首先舉行為農民倡率其濬流圩
岸以及瀦水節水引水戽水之法一一仿照成規
酌量地勢次第興修一年田成二年小稔三年而
粒米狼戾小民覩水田收穫之豐饒自必鼓舞趨
效將凡可通水之處無非多稔之鄉矣抑臣等更
有請者從來非常之利言之而不行行之而不究
者非局外之浮議為阻實局中之規畫未周也臣
等恭聆
皇上訓旨凡民間之小岸有碍水道者加倍賞價大哉

王言順人情而濟美利無過於是矣臣等伏念濬河築
圩損數夫之齊利千耦之耕甚而富家百頃俱享
平成貧人數畦偏低挖壓若概償官價不惟所費
不貲亦非民情所願議計畝均攤通融撥抵視本
田數加十之二三其河淀汙地已經成熟報陞必
須挖掘者將附近官地照數撥補如有豪強惑於
風水抗拒不遵者嚴加治罪如此則事無中撓人
皆樂從矣至浮議之惑民其說有二一曰北方土
性不宜稻也凡種植之宜因地燥溼未聞有南北
之分即今玉田豐潤滿城涿州以及廣平正定所
屬不乏水田何嘗不歲歲成熟乎一曰北方之水
暴漲則溢旋退即涸能為害而不能為利也夫山
谷之泉源不竭渚海之潮汐日至長河大澤之流
遇旱未嘗盡涸也況陂塘之儲有備無患乎此等
浮議雖愚民易為所惑臣等宣布
皇仁悉心開諭無不感激歡騰勸功趨事其農田水利
疏畫條目容臣等博採熟商具摺
奏請總期仰體
聖心為
畿輔興除利害一勞永逸億兆生民共享樂利之休

於無旣矣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議覆施行

請磁州改歸廣平疏　怡賢親王

竊臣奉
命興修水利查得滏陽一河發源於河南磁州神麕山
自邯鄲入永年歷曲周雞澤平鄉等縣元臣郭守
敬曾言此河可灌田三千餘頃而明臣知府高汝
行等知縣朱泰等曾建惠民等八閘以資灌溉沿
河州縣民皆富饒秔稻之盛甲於諸郡近年以來
水田漸改閘座所存無幾詢其所以乃有磁州之

民地居上流擱河築壩無論水少之時涓滴不下
即至水多之日亦復閉甚堅亦待經過商船斂金
買水乃肯開壩放行以致下流諸邑田土焦枯不
沾勺水之潤因爭興訟累歲不休雖均水之斷案
如山而隔屬之抗違如故此永郡水田之所以坐
廢也査廣平舊誌磁州屬廣平路領成安成安現
隸廣平則磁州本非豫屬明矣請將磁州改歸廣
平府則滏陽一河全由直隸統轄均水息爭同安
樂利矣豫撫田文鏡請以滑濬等縣令屬河南以
重漕運部覆准行況磁州本係廣平路屬史有明

文事非創舉臣等仰體我
皇上愛養民生一視同仁之至意為此謹
奏
敬陳

畿輔西南水利疏　怡賢親王

伏査
京西一帶諸山實維太行之麓逶迤環拱遙衛
神京水勢因之盡朝宗而左鶩故自西北山而下者
皆東南滙於兩淀自西南山而下者皆東北滙於
大陸二泊兩道分流畢由東淀達直沽入海則是
今日所歷諸河即去冬査勘
畿南河淀之上流也下流治乃可以導上流之歸亦
必上流清乃可以分下流之勢此相須而不可偏
廢者謹將勘過情形并開挖疏引措置水田事宜
為我
皇上敬陳之
盧溝以西諸水拒馬其鉅流也發源山西廣昌之
淶山東流至房山鐵鎖崖分為二派一派東入涿
州過新城西南一派南入淶水經定興歷楊村而
東二派合流而為白溝河他若挾河琉璃河會於

馬頭村為馬頭河茨尾河廣陽水會於石羊村為
牤牛河白玉塘西域寺甘池諸泉會為胡良河皆
入焉馬頭牤牛二河雨多則溢雨少則涸均難資
其灌溉而牤牛一河又往往東決為固霸諸邑害
衝溜既久宛成河漕特以下無所歸以致泛濫田
野亟加疏濬導自商橋以下入淀不惟固霸百里
之內澇水有所收攝兼可減白溝之流免雄縣淹
没之患矣惟胡良所經地稱膏腴溝渠圩岸宛若
江南擴而廣之房涿之間皆稻鄉也涿水一派石
亭亦土樓村秔稻最盛而易之張坊至縣家庄涿

之高村及城之西北一路分渠引流具有條理又
有王家庄茂林庄毛家屯等村溝渠現存改為旱
田者約百餘頃詢之土人僉言水之入淶者七入
房涿者三故不足用及訪淶則又以水源微弱為
辭此皆小民狃於因循不足深信此河下流為白
溝水勢甚盛而附流之茨尾等河常苦涸竭則今
之滔滔南下者孰非拒馬之餘波乎未有下流盛
而上源微者今應於房山鐵鎖崖分流之處深溝
側注以均其來自溝之上相地建閘以節其去不
惟王家茂林等處之百餘頃復為水田即河流所

經之定興新城等縣亦沾澆灌之利矣　拒馬之
南為三易水曰濡曰武曰雹寰宇記所謂易水有
三其源各出者也濡水出州北之窮獨山西折而
南流繞城東注又南入定興與淶水合流源泉自
楊虎堰梁村馬跑諸泉及遒欄河皆入焉源泉舊
有石壩乃前人壅水開渠之遺址沿流建閘石基
尚存故當時近水皆稻粱遶城皆荷芰今皆荒廢
所應修復以廣水利者也武水出武峯嶺女思澗
子莊溪澇水入焉流經定興合濡水而歸河陽渡
雹水出石獸澗灌河入焉流經安肅合鹽臺陂而

入安州之依城河三水具挾原泉分流疏渠其勢
甚便鍾家庄唐河川鹽臺陂民皆藝稻是在因地
擴充務使水無遺利雹水之南曰徐水來自五迴
嶺經滿城至安肅而曹水會焉合一畝方順龍泉
諸水匯為依城河安州宛在水中其勢甚危前
奏引曹入雹引雹入淀順而導之正所以分而減之
也　畝泉出滿城東南涌地噴珠澄泓盈溢餘小
泉以百數雞距紅花名最著土人溉稻可十餘頃
而水力已殫矣流經清苑城南為清苑河方順水
即曲逆河府水之下流也源出完縣之伊祁山五

雲石血二泉流為放水河蒲水伏流復現為五郎
河皆會焉流經清苑之東為石橋河九龍泉出慶
都城東繞城而流東北入方順水源盛而水饒疏
而引之不可勝用也　放水河之西有蒲水發源
山西之靈邱由倒馬關入唐縣為唐河橫水自西
北來會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素町畦相望經曲
陽之鎮里高門所溉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龍泉復
來會之王耨張謙等村傍河皆圩岸也應推廣以
極水力所得稻田雖以頃畝計矣又考完縣舊志
前明曾於唐之北洛開渠引入放水河二邑均賴

其利今河跡現存[illegible]田挖濬以復其舊而北洛之南原有騰橋一座以防山水之衝亦應訪其制而多設之　唐河之南有沙河來自山西之繁峙至白坡頭口入曲陽界合平陽河南流阜平富城胭脂二河行唐之郜河咸會焉其上流亦名泒水經自樂歷定州沿流多資灌溉宕城鴉窩莊德北川南川皆其處也他如阜平之崔家庄行唐之龍岡甘泉河新樂之何家庄浴河俱有水田而泉渠頗多堙廢循行疏濬所獲尤多　沙河之南有滋河源自山西枚回山經靈壽爲慈水七祖寨岔頭錦繡

大明川匯流皆可田入行唐之張茂村伏焉至無極南孟社而復出遶縣治北旋經深澤之龍泉洞沃仁橋疏流成渠皆天然水利也三水頗稱鉅流畢會於祁州之三岔口下爲豬龍河往往泛溢爲害去歲決柴淀口浸及任邱者卽此水也以上諸水會於白溝者七會於依城河者十有六會於三岔口者十有一而盡攝於西淀焉自此而南水之載在圖經者二十有一惟滹沱最大發源山西繁峙之泰戲山由雁門入直隸之平山界冶河綿曼嵩陽雷溝汹汹水等河皆入焉冶河一名甘陶河源自山西平定州松嶺流至平山仍不與滹水相通自二水合流而滹沱之勢遂猛屢奔潰爲正定害元時引開冶河自作一流滹沱水退十之三四已而冶河淤塞復入滹河歲有潰決之患皇慶中議復之而未果又按漢書地志冶水卽太白渠也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於洨此冶之故道本與洨合今應於入滹之處塞而斷之循其故流加以挖濬引入洨河則滹沱之猛可減此前人已試之成功也　洨河發源獲鹿之蓮花營泲北村二泉其源頗有堙塞至欒城西南合北沙河而流始

漸大堯瀫可資但苦岸高難以升引應作壩以壅之俾水與岸平開溝二三尺縱橫俱可通流涓滴皆爲我用矣伏秋水漲則決壩以洩之旱澇無虞萬全之利也洨河下流自寧晉入泊舊有石閘三座遺跡尚存現今兩岸居民尚[illegible]以[illegible]畦麥其爲水利之用亦可想見矣　洨河以南水自贊皇來者有槐水午水自臨城來者有泲水沉河泜河沙河自內邱來者有李陽河七里河小馬河柳河或名在而迹已湮或源存而流已從道途所經一一訪求卽土人亦不能言其故而指其處然石橋

宛在斷碣猶存或此等本非恒流前人開之爲洩澇歸泊之路今皆任民耕種以致山水暴下淹漫四野貪尺寸之利貽害無窮今已委員杳勘酌量疏通令漫水有歸田疇不受其害小柳河之東爲聖水井亦名聖女河源出任縣之欒村聖女祠下泉從地涌引流可田南爲白馬河源出內邱之鵲山經邢臺居民建閘溉田壅之而不使下下流遂涸小漲之時則以鄰爲壑故北之聖女南之牛尾二河俱被其衝突爲任邑害今應濬白馬入泊之流嚴邢臺閉閘之禁害去而利乃可興矣牛尾河

發源邢臺之達活泉水盛岸高直達於任縣泊你閘節宣利賴曷窮焉　又南爲百泉河源出邢臺之風門山亦名七里河歷南和之北豆村康家庄等處有閘十三座溉田數百頃而任縣不沾一勺之潤今應立法以均其利自下而上各以三日爲期則沿流一帶皆水田也但河身尚隘宜展而倍之　百泉之南爲野河源出邢臺之西山下經野河村入沙河沙河源出山西遼州之禺水流至沙河縣南分爲二支一流南和至任縣爲澧河一流永年北下鷄澤至南和爲乾河抵任縣合洛河入任縣泊沙河縣之菩潤閘溉田四十餘頃者是其利也洺河亦發源於遼州歷河南之武安而入直隸永年縣過鷄澤南和下與沙河合近年常苦涸竭若引滏陽之水假沙洺之道兩河之間俱可沾其浸溉　滏陽河諸水之鉅流也源出河南磁州之神麕山至邯鄲南會渚沁二水流永年抵曲周過鷄澤平鄉任縣隆平至寧晉貫大泊而出抵冀州與滹沱水合所經之處疏渠灌稻元臣郭守敬曾言可溉田三千頃而明臣高汝行朱泰等建惠民等八閘民以殷富近爲磁州之民築壩截流八

閘已廢其六今應均平水利照舊修復其措置磁州一節容臣另摺具

奏以上諸水入任縣泊者十八寧晉泊者十二則此二泊固二十餘河之委滙也　査任縣泊土人謂之南泊寧晉泊土人謂之北泊皆禹貢大陸澤故地也　南泊所受諸水舊注滏河自滹漳關於河高於泊所有出水五溝勢成倒灌難以疏開唯鷄爪一河不足消全泊之漲此任民所以嘵嘵於穆家口之開塞也隆平地居二泊之間惟恐坐受其浸故力爭而阻之及委員查勘穆家口河道原自

通流特隘而淺耳今應畧加疏濬爲力無多其邢家灣及王甫堤舊橋早壞不無梗塞亦應改建涵設以暢其流而馬家店以下所有之潴河古堤畧爲修補以防漫溢任民既不苦於漂沉即隆民何憂波及也　北泊週圍百里地窪水深亦恃滏河爲宣洩之路自滹沱南徙由賈家口灌入故道漸淤遂決淩口營上等村而東注但水口河身亦多淺隘今應大加展挖務俾寬深如此則南泊之水歸穆家口而咽喉已通北泊之水入滏陽河而尾閭亦快積澇日消舊岸漸復四圍涸出之地尚可

以數計畝然後作小堤以繞之多開斗門疏渠種稻則沮洳之場皆樂土也　惟滹沱一河源遠流長獨行赴海而善決善淤遷徙靡常自古患之向入寧晉泊則泊淤則衆流無所容納永定河之淤勝芳其明証也自去年北徙決州頭而東直趨束鹿奔軼四出至今尚未歸槽田廬俱被衝壓束邑官民請疏入泊之道以紓切已之灾然此道本非正流閼淤已成平地旋加挖掘工費甚繁且大陸古澤衆流委注之地亦不應聽淤塞也今查有乾河一道係滹水入滏舊路由木邱至焦岡河槽現存修治不難爲力自張岔開挑六七里便可直接決河從此改流由焦岡而入滏水沛然而東寧晉泊既遠淤墊之害即束鹿深州等處亦無沖潰之患矣

畿南州縣地方遼濶臣等未及徧歷者已遣効力人員悉心經理即當酌量緩急次第興工以仰副我
皇上愛養民生興修水利之至意可也謹將勘過情形繪圖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指示臣未敢擅便謹
奏

請設河道官員疏

怡賢親王

竊臣等奉
旨查修水利徧視諸河堤岸坍頹河身淤塞蓋由事權不一稽核難周統轄於總河者既有遙制之艱專隸於分司者不無因循之弊以致錢糧不歸實用工程止飾目前衝潰泛溢率由於此臣等愚見以爲直隸之河宜分爲四局南運河與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東之淀河爲一局應設一道員總理合天津道駐劄天津州與一道相近控制

史225-011

甚便舊有天津同知泊頭通判以及各地方管河同知通判州判縣丞主簿等員悉合受其統轄永定河爲一局應設道員一員總理永定河舊有分司及部發効力筆帖式此等人員既非地方專官則於民事漠不相關採買收受未免胥役擾累而該州縣之於分司體有尊卑權無統轄卽分司實心任事亦呼應不靈請將永定分司改爲河道駐劄固安縣總理永定河事務其沿河州縣各添州判縣丞主簿等官以資分防所有同知一員照舊管理將向來効力人員一槪發回則地方既有專

管工程必無貽悞其北運河爲一局舊設分司亦應撤回一切河務令通永道就近兼轄其管河州判等官俱聽統轄又苑家口以西各淀及

畿南諸河綿亘地方五六百里經由州縣二十餘處亦應爲一局目今疏通挑挖計費不貲若不特設道員統理恐工程旋修旋廢請將大名道改爲清河道移駐保定府

畿南諸河舊有管河同知通判州判縣丞主簿等員悉聽管轄至天津道衙門向來止管河間一府大名道止管廣大二府所屬州縣錢糧命盜案件原聽直隸藩臬稽核考成道員旣屬閒冗今既定爲河道專管應將所屬州縣事務悉歸知府考成省無益之案牘勵有用之精神而河道事務可以悉心料理矣至通永道所屬除永平一府應不屬道轄外通州等八州縣原無知府統轄該道有稽查錢糧之責應令照舊管理再各河道除錢糧舊有歲修之處仍照舊領發外其從來未設有錢糧與雖設錢糧而不敷修理者應酌議增設分貯各道庫內以憑給發其各處水田溝洫必須每年經理應令各道員督率所屬州縣印官按時修濬定爲

考成其道員錢糧有無虛冒工程有無修廢皆歸直督考核如此則事權一而呼應靈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抑臣更有請者立法方始慮善宜詳凡茲河道之員必久任熟練方於工程有益其河道大員應聽直督揀選具題引

見簡用同知以下各員俱合照南河例總於河工員內揀補則人皆有熟悉事宜卽丞簿微員亦有遠到之望俱各砥勵職守以奮功名且官既久任吏胥習慣輒就熟人人爲知河之人百世享平成之利矣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議覆施行

敬陳

京東水利疏　　　　怡賢親王

竊河道有經有緯而緯常多於經所以資節宣利挹注也臣等歷看

京東之水若白河若薊若運以及永平之灤河皆經流之最大者白河爲漕運要津農田之蓄洩不與焉然河西曠野平原數十里內止有鳳河一道自南苑流出涓涓一帶蜒蜿而東至武清之堠上村斷流而河身淤爲平陸此外別無行水之溝亦無

瀦水之澤一有雨潦不但田廬淹漫即運河堤岸亦宛在水中矣查涼水河源自京城西南由南苑出出仁橋至張家灣入運議於高各莊開河分流至堠上循鳳河故道疏濬由大河頭入仍於分流之處各建一閘以時啟閉庶積潦有歸且可沾溉田疇而於運道亦無所礙也運河之東則香河其下爲寶坻沿河堤岸坍頹屢爲二邑之災應飭河官及時修築高厚并於牛牧屯以上斜築長堤一道以障上流之東溢則香河寶坻無運河之患矣再通州烟郊以南之水皆匯於窩頭分爲二股一股

南入運河一股東流經香河縣之吳村匯於百家灣入七里屯達於寶坻查七里屯以上大半淤塞地皆沙鹵難以開鑿若將南流一股疏通深暢則窩頭經流歸於運河分入香河之吳村者無多稍加濬導則亦可免沖溢矣又夏店之箭杆河經香河東北入寶坻之溝頭河漫流入淀應從溝頭疏濬導流於寶坻城南會七里屯之水東入八門城達於大河庶水有攸歸不致漫溢爲害且潮水自八門城逆流入河於農田亦有利焉寶坻之西北壤接薊州薊州運河自三台發源會諸山之水東南

至寶坻會白龍港又南經玉田豐潤合運水達於海河身深闊源遠流長所謂棄之則害用之則利者也臣等愚見請先築河堤務須高厚永保無虞然後於下倉以南建石橋一座橋空下闢牽水而升之注於兩岸以資灌溉多開溝澮自近而遠縱橫貫注用之不竭矣運水又名還鄉河發源遷安之泉莊噴薄潤湧懸壁而下既入平地則委折蛇行十八有三灣九曲之稱自康熙四十二年決運河頭順流而西至雍正元年始塞決口挑引舊河然河道狹而堤堰卑東決則潰豐潤西決則淹玉

史225-046

田二邑士民請展狹爲廣改曲爲直其說近是然以建瓴之勢奔放直瀉恐下流益滋沖潰之患似應酌量於甚曲之處如劉欽莊王木匠莊各開直河一道其舊流亦無令壅塞俾得兩處分瀉堤堰之逼近河身者拓而廣之吏加高厚可無沖決之患至沿河一帶建閘開渠數十里內無非沃壤土人動言逆水滿急爲患不知收稼之洪濤即長稼之膏潤凡潰而爲害者皆分而爲利者也現在近河居民引流種菜千畦白爬在在皆然但未見利於閘而有不利於農者也玉田本屬稻鄉藍泉河

出藍山西南流入薊運夾河滿水爲湖伏秋山水暴發河與湖平一望瀰漫應將河身疏通深廣東以隄防西北另開小河一道引山澗汙漫之水入河下流使湖無泛溢而河得安瀾仍於曲河頭建閘開溝引水邊東湖而南湖內外田地均沾灌溉仍於湖心最下之處圩爲水櫃以濟泉水之不足其利可以萬全又泉河發源小泉山東流會孟家泉煖泉達於薊運河現在引流種稻所當攺濬泉源多方宣播以廣水利者也豐潤負山帶水湧地成泉疏流導河隨取而足誌乘所謂潤溢豐美邑

之得名非虛也臣等歷勘所至如城東之天宮寺小鹿山鐵城坎以及沿河沮洳之處或疏泉或引河可種稻田數百畝多至千餘畝而止惟縣南接連大泊一帶平疇萬頃土膏滋潤內有王家河汶河龍堂灣泥河其四道皆混混源泉春夏不涸王家河汶河流入大泊龍堂灣泥河西入薊運河而田疇不沾勺水之利爲可惜也應請濬其源疏其流壩以堤之堤以蓄之東北引陡河爲大渠橫貫四河而中間多開溝洫度陌歷阡深淺宜布數十甲內取之左右皆逢其源勞則田水達於溝溝達

於渠渠會於河河歸於大泊大泊廣八里長方十餘里若於東南穿河導入陡河以達於海而泊內可耕之田多矣陡河仰給水源自灤州之館山東流遶縣境而南旁河村莊曰上稻地下稻地南目官渠蓄皆年圩田種稻之處溝塍遺址尚有存者宜各莊以下至今稻田數百頃村農以此多至饒裕若推而廣之沿河堅築隄防多設竇閘以時蓄洩縱埂一循舊跡不勞區畫而兩岸良田不可數計至板橋狠窩鋪等處東連榛子鎮一帶流泉大渠入灤州境交灤州爲永平屬邑永平之水灤河

史225 047

為大其源遠所從來者高淘湧湧沖推壅砂石既
不可束以隄防亦難以資灌溉然各屬支流藉以
灑歸故少漲溢之患而涓滴皆農田之資如深州
近城之引故河淤塞漫流數十年於茲若照舊疏
通不惟城闉不受浸嚙而西南負郭之田皆收浸
潤之利城南則有龍溪出五子山東大泉騰沸流
至五官營代人地中子閻家莊復見即清河之源
也城西則有沂河發源萊山南流折而東又轉而
南二河之間地勢平衍土岡環之東南一望無際
皆可播流而溉也西南則游觀莊之靳家黃花河

引泉可田南則稻河吳家龍堂等處引河可田西
北則自沙河驛之東條子鎮之西龍溪黃崖娘會
於牝牛河經雙橋而圍山瀑不入之流清而駛地
平而瀉沿岸一帶建壩開溝無處非水耕火耨之
地矣深州之北為還安城北徐流營湧出五泉合
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深河龍王廟泉
河與深河相接龍王廟之泉頭流為三里河繞十
里橋而南夾河皆可田黃山之麓一泓湛然浮沫
如珠西漾入石渠渠岸清泉噴湧即還鄉河自出
也自泉莊至新集五六里兩岸地與水平播之可

種稻田百餘頃且可分還鄉河一流之勢深河經
府治之西青龍河會為青龍河即盧水縣以此得
名境內崗巒起伏地高水深難以汲引惟縣北之
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漫溢四出至張家
莊一帶皆可挹取為樹藝之利他如撫寧昌黎樂
亭以及遵化三河等州縣臣等未及徧歷然按圖
考誌大抵水澤之利居多伏念
京東土壤膏腴甲於天下祇緣積俗怠玩苟且因循
人有遺力地多遺利我
皇上軫念民瘼宵旰勤求無刻或釋臣等奉

命查勘所至宣揚
聖德明白曉諭一時民情踴躍歡聲雷動今春融凍解
正動工修築之時臣等分道劾力人員逐一確估
請
旨與工惟是工程浩大地方遼濶臣等欽遵
聖諭殫心籌畫所勘情形大概如此至高下廣狹隨宜
隨時容有變通之處抑或委員經理未必盡合機
宜圩田之多寡奏效之遲速統俟工完彙齊送冊
將勘過情形繪圖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定考核之例以專責成疏　怡賢親王

竊爲政之經厚生爲大愛民之道察吏爲先我
皇上宵衣旰食軫念民依不惜數百萬帑金以錫兆民
之福
特命臣等疏濬水澤營治稻田開萬世永賴之美利臣
等仰遵
聖訓隨地經畫陸續興修所有本年完過工程派委大
員勘明如式者例應交地方官收管雍正四年二
月内臣等
奏請各處水田溝洫必須每年經理令管河各道督
率所屬州縣按時修浚定爲考成等語經九卿議
覆奉
旨依議速行欽遵在案今工員現在調回工程暫交州
縣但考成未有定例即河道無憑舉劾請嗣後
計典將水利營田事實逐一開註由河道綜送督撫
以定優劣果能實心奉行著有成效者該督撫不
時爲舉其或因循怠惰致誤工程者即行
題參至該道職司表率責任匪輕凡所屬地方水利
營田之興廢即該道奉職之優劣作何一併分別

澄敘之處懇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抑臣等更有請者直隸農民向苦
旱潦其於種植之方多所未遑今蒙
皇恩修舉水利旱潦無虞則地利宜盡除稻粱麥黍之
區爲應宜播種外其有畸零閒曠之地不能播種
五穀者俱宜種植樹木或薪或果利用無窮至各
處河堤栽種柳樹既可保護堤根亦可資民樵爨
凡爲有益臣等稽諸往古凡言燕地之產者俱云
魚鹽棗栗之饒現今行視
京東永平府一帶地方其民種植棗栗所在成林果
實所收貿遷遠邇夫土性不甚相殊而樹藝不能
皆一雖百姓之勤惰不齊亦有司之勸相未力嗣
後請著爲定例飭農民凡一村一坊之地務令
種樹若干地方官不時查察因其勤惰分別獎懲
將種過樹若干造冊報明本管上司不時查覈再
水泉之利既興凡陂塘淀澤俱可種植菱藕畜養
魚鳧其利尤溥如此則地無遺利家有餘財吏治
修而民生厚
畿輔之蒼赤共沐高厚之
皇仁矣是否可行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各工告竣情形疏　怡賢親王

竊臣等欽奉
聖諭齊修
畿輔水利寔從前未有之事關萬世永賴之功規畫
固貴於萬全而營治必急夫先務是以於三四月
積水消涸之時派員領帑擇其大且急者次第興
修雖麥汛早來不無稍妨工作而旋長旋消爲時
無幾加以
天心助順少雨多晴以故人力獲施衆心齊奮各處工程
頗有就緒而黍稌秔稻之獲遂以有秋此皆我
皇上至誠感格錫福兆民故水利方興休徵立應非臣
等愚昧所能意及者也謹將各工告竣情形爲
皇上陳之
一白衛二河漕運所經最爲緊要臣等
奏請疏通磚河與濟築減水壩以洩衛河之漲又於
靜海縣權家口沖決之處逐段開疏由白塘河歸
入海河部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已委員挑挖磚河與濟河皆自岐
口入海雖石壩未成而衛河伏汛驟長丈餘賴有

新河宣洩得免泛溢之患糧艘安行抵通頗早權
家口開挖十餘里至積水而止俟水涸之日方可
施工其沿河堤岸舊有低薄坍塌之處飭令効力
人員逐處培築搶護不致沖決成災白河性善淤
刷飭令通永河道高鑛加謹防護牛鈕所修舊工
俱令加築堅固以故山漲暴下堤岸無虞
一東西二淀統滙衆流臣等
奏請多開引河加修趙北口橋堤疏濬中亭十望并
蘇橋之三汊傳河部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西淀之趙北口隄身俱已堅築如
式舊橋八座陞高加濶并新添木橋一座皆可指
日告成廣惠等橋下三河亦均加疏濬惟是白溝
之流由大灣口而入柴伙淀者水挾流沙旋挖旋
淤容於水涸之後細加相度改導使流不惟一方
永逸而柴伙淀四十里之間皆爲營田之地矣
東淀之中亭河開濬通流其下流之勝芳河亦挑
挖深暢三岔緩流導自張家嘴而北不令侵逼長
堤其淀內支河如石溝台頭一帶淺阻之處俱經
浚治故汛水雖大堤岸不患沖刷消落迅疾早於
去秋將兩月中亭河岸涸出田畝一千餘頃晚蒔

秋菜倘禾失時其餘皆已深耕以待來春種麥惟
十望河故道積潦猶有興工有待
一子牙河臣等
奏請自王家口分流之處堵其西流約束歸一又尋
求清河夾河月河等故道開決分洩以殺奔放之
勢部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再四查勘清河夾河月河故道久
湮難以開決而王家口以下至黃岔又分二支雖
盡行障塞使之東歸獨流大坑然下流轉入羊分
港仍若淤墊終非久計臣等別有規畫另摺具
奏

一永定河壅淤清流臣等面奉
聖諭著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海臣等欽遵相度請自柳
岔以下導之北流遶王慶坨而東隨復細加籌度
猶恐水勢拗折宣洩未順委令永定河道明壽自
武家莊挑引入王慶坨北之長淘河又慮河身淺
窄難以合流委令筆帖式布納等開擴深廣其郭
家務以下兩堤偪窄之處亦令明壽擴堤改流今
堤工已成新河溜暢告竣從此淀池無閼淤之害
清流得朝宗之益矣

一
欽堤一道迴環千里乃數十州縣生民田廬之保障也
歲久傾圮奉
旨命臣等修築自保定之清苑至河間之獻縣派委人
員逐段分修六月間汛水驟至飛檄各員并力搶
護僅有漫口日月堵築荷蒙
聖恩得免疏虞其安州新安霸州文安一帶堤工兩面
皆水尤為險要夫役撈取泥土尺積寸累工力維
艱所幸三伏晴霽入秋暄暖得及時完工數百里
內禾黍秔稻盡獲收穫

一
畿南諸府臣等奉
命查勘所有情形已繕摺具
奏部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但時已入夏麥汛將來各處工程俱
未領帑興修惟南北二泊水口淤塞正順廣大諸
河宣洩無路有不可以一日緩者是以臣等先委
人員將南泊之張家口淤河四十里疏濬寬深并
修築稿堤以防漫溢而任縣隆平始有寧宇矣北
泊之黃兒營上村等處大加展挖使泊水暢流

入淀二泊迭相傳送積潦積消雖雨水稍多並無
旁溢之患至滹沱一河遷徙靡定去年決州頭而
東束鹿深州皆被其害官民環訴望救孔亟雖難
驟言永圖亦須權爲補救已委員於第四溝開引
導入木邱尋蹤舊河由焦岡而注之滏水束深之
間不虞冲壓矣

京東州縣工程甚多臣等勘
奏請部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武清縣之鳳河自高各莊分流至

堠上村而歸故道逐段疏濬引入淀池野木藉以
消涸而武鄉沮洳之區盡成沃壤　香河縣之牛
牧屯以上舊無堤堰運河泛溢爲災今斜築長堤
一道以資捍禦不惟香河無運河之患而寶坻亦
免波及矣　寶坻爲衆潦所歸通州之窩頭河夏
店之箭杆河爲害尤劇今俱已疏導分流各依縣
治南北而會於八門城達於薊運河積漲全消污
萊可藝還鄉河源峻流駛屢年決決今已於劉欽
王木匠等莊最曲之處各開直河俾與舊流分爲
兩道河堤岸展濶築堅從此無復冲潰矣　灤州

之別故河疏濬淤沙導自廟山遶城南而入灤水
不惟城闉無浸齧之患而負郭皆腴田也
一營治稻田必須次第經理臣等委員於玉田等
處率先營治以爲農民之倡今據各員詳報玉田
縣營田七十五頃遷安縣營田十二頃七十八畝
灤州營田十三頃五畝薊州營田五十餘頃每畝
收稻穀三四石不等而民間之聞風興起自行播
種者安州則五十七頃七十一畝新安則一百一
十五頃十一畝任邱則一百一十頃二畝保定則
三十六頃九十九畝霸州大城各二十頃文安則

至二百四頃二十七畝之多以上稻田共七百一
十四頃九十三畝此實從前所未見者民心懽慶
咸稱
皇恩高厚不惜帑金爲之規畫經營遂使積潦之區坐
獲美利但水在堤內者消涸有時皆求設法留水
以資灌溉夫直隸之所患者水也去之惟恐不速
今獲享收穫之利卽思爲灌溉之計所謂用之則
利棄之則害者非虛語也臣等現在委員相度開
渠建閘以備旱潦庶小民長享樂利永戴
皇仁於無既矣

以上工程除已經報完者委員稽查確核外其興
修未竣及尚未動工之處統俟明春催督修理所
有用過錢糧俟工完造冊奏銷臣等才識短淺蒙
皇上委任夙夜兢兢常恐貽悞工程有負
皇上愛養元元之至意惟有勉竭駑鈍悉心經理但直
屬地方遼濶尚有應行修築之處容臣等查明繪
圖進呈仰懇
皇上指示所有本年修過工程理合
奏
聞并各處所種稻田樣米另摺恭呈

御覽爲此謹
奏

恭進營田瑞稻疏　怡賢親王

竊臣等奉
命於雍正四年營過稻田共七百十四頃九十三畝卽
於本年十月內
奏明在案所有雍正五年據各處陸續呈報營成
京東灤州豐潤薊州平谷寶坻玉田等六州縣稻田
三百三十五頃
京西慶都唐縣新安淶水房山涿州安州安肅等八
州縣稻田七百六十頃七十二畝天津靜海武清
等三州縣稻田六百二十三頃八十七畝
京南正定平山定州邢臺沙河南河平鄉任縣永年
磁州等十州縣稻田一千五百六十七頃七十八
畝以上官營稻田三千一百八十七頃三十七畝
其民間親見水田利益鼓舞效法自營已田者如
文安一帶多至三千餘頃安州新安任邱等三州
縣多至二千餘頃且據各處呈報新營水田俱係
十分豐收田禾茂密高可四五尺穎粟堅好每畝
可收稻穀五六七石不等於八月二十一日等日

據正定府平山縣呈送新開水田所産瑞稻或一
莖三穗或一莖雙穗又據天津州呈送新開水田
所産瑞稻或一莖三穗或一莖雙穗并據營田灤
州二十七州縣各將新收稻穗樣米齎送到臣謹
將瑞稻并各處送到稻禾稻穗稻米另摺恭呈
御覽欽惟我
皇上愛民重農
躬親耕耤又令直省地方官舉行耕耤之典
至誠至敬之所感召普天共慶豐年各省多産瑞稻而
直隸新開水田又有一莖雙穗三穗之祥

畿輔羣黎均沾樂利臣等不勝[illegible]之至爲此謹
奏
敬陳
畿南三累疏　　楊素蘊
伏惟
皇上宵衣旰食日以民生未遂爲憂每申令大小臣工
興利除害臣久吏
畿南目擊閭閻受累情形敬爲我
皇上披瀝陳之其一爲驛地之偏累宜議調停也大名
府之南樂清豐開州東明一帶舊屬南北孔道頻

因黃水隔斷故過往稀少十二年内兵部按勘合
之多寡定驛馬之衝僻遂將各州縣額設驛站錢
糧裁去十分之七以協濟衝驛十四年以後決口
已塞舊路復通往來驛使絡繹不絕留用錢糧僅
可支五月之用此外夫不能枵腹而供差遞馬不
能絕食而供馳驅芻料之費不得不仍責之民間
普天率土孰非
朝廷赤子何獨令此一方之民剜本身之肉以醫他人
之瘡也伏乞
勑下該部仍以原額錢糧留爲各州縣之用庶勞逸苦

樂各得其平矣其一爲本色之賠害宜議改折也
正順廣大各府額設上供錢糧有狐皮芝蔴兩項
原非本處土產勢必出銀辦買然後解納查狐皮
每張額征價銀五錢而時價費至三兩餘芝蔴每
石額徵價銀一兩五錢而時價費至四兩餘是餘
徵之銀尚不足十分之二三也其不足者不得不
累及百姓在民爲重困在官爲私派每見解納之
時州縣有司攢眉鵠立拖欠則礙於考成派徵則
怵於
功令展轉支吾受累無窮況數郡百姓當此災荒叠

告之時正項尚欲朴不前而復供此繁然雜費有
鬻田宅賣妻子以償之者矣伏乞
勑下該部暫准改解折色則官民兩得其便矣其一爲
石田之廢棄宜議蠲免也黃河兩決荆隆東明長
垣適當其衝城廬頹敗陵谷變遷即今河口雖塞
而汙萊之地可以次第開墾者成熟還自有日弟
沙壓河灘蔽天橫野春鋤難施已成廢棄無用之
地每縣各不下數百頃目下尚未開徵猶可苟延
日久異時一概成熟使一二孑遺守不耕之地納
無地之糧勢必逃亡日多而

國課終於無益也伏乞
勅下該部移咨撫按從公查看據實開報果係沙壓題
請豁除仍令查核嚴確勿使一等奸民以熟地詭
計騐奸而真正沙壓河灘反致無告則恩被窮黎
非淺鮮矣以上三事臣所目擊故不避煩瀆激切
上陳統希
睿鑒採納施行
敬陳民困疏　　趙之符
竊惟
國家創制立法取其便民也尤期不病於

國未有上下交受其弊而狃於成法相沿而莫思變
計者如今日近畿州縣之運漕剝船誠有可議焉
查近畿通州武清寶坻香河東安永清計一州五
縣額設剝船六百餘隻悉隸總督倉場衙門每船
一隻給地十頃免納正項錢糧以應船差名曰按
船給地實則照地僉船立法未嘗不善但奉行旣
久種種未便以致民累滋深臣請爲我
皇上悉陳之念小民應船既給以地則凡造船有費駕
撐有費水手工食有費篷桅蓆片有費凡一船日
用之需皆取給於地畝之中則三時力作勢不能
分身河干以應公家之務即欲一意承公又不能
竭力田間以辦終歲之需此其不便於民者一也
至各州縣距河甚遠勢不得不於河干僱覓民船
代爲應役計一船之費一年約用價銀五六十兩
按之原地納糧遂增一倍而河下游閒之徒背藉
之以邀利及值接運漕糧往往有盜賣攙和之弊
甚有盜賣將盡故爲傾覆其船者迨經運官查明
而領船人役逃散一空仍坐地戶賠償以致傾家
蕩產賣男鬻女若無可控此其不便於民者二也
且南漕告剝雖在倉場衙門而領船船戶實則天

津鈔關部差統轄之每歲河水未泮之日部差催
提如雨以致船戶往返千里伺候赴津守齊過堂
查點因而差提有費過堂有費守候有費種種苦
累難以縷舉此其不便於民者三也尤可憫者連
年水旱災荒凡納種之地例得邀恩照被災分數
蠲免獨至應差船則被災甚重顆粒無存不敢
不竭蹶以供一年之役而屬
朝廷赤子同一被災地畝而應船者遂不得與納糧者
一例沾
恩此其不便於民者四也更有小民之本業已圖撥補

於他州縣遠者千餘里近亦七八百里往來徵取
地租行旅已自告艱乃尚有徵租不起逐歲淹留
異鄉流離不可勝計而州縣按名僉船訪無正戶
以致株累親族破產賠墊代爲應役此其不便於
民者五也況剝船之設原以備河道淺阻之用時
而河道順利則船雖設而不用而領船人役猶全
勒地戶一年之僱價是以
朝廷正項之賦稅小民終歲之勤劬徒供河下游閒者
之坐食此其不便於民而兼病於
國者六也查見在照地應船有數家共應一隻者有

十數家共應一隻者以地多者爲應船正頭而地
少者朋當之往往窮民不能應役棄地而逃一戶
逃亡衆戶爲之賠累數戶逃亡則賠累更日無窮
竊恐窮民賠累愈深相率而逃則田地多致拋荒
而船亦無着落是欲以速漕而反悞漕此其不
便於民而兼病於
國者七也且每船一隻蒙我
皇上軫念苦役每歲仍給水脚銀十餘兩計船六百餘
隻約費庫銀六七千金查每船剝運僅可容載百
石即遇河道淺阻之日以河下僱見船剝運計時
價估之遠者運價不過五六兩而止況遇河道順
利之日又不煩剝運乎何竟以
國家正項之額賦又重費帑銀之頒給而留此或用
或不用之剝船以重爲民累也此其不便於民而
兼病於
國者八也種種滋累上下交弊不圖變計害將安底
以下愚計之各州縣剝船六百餘隻計地不下六
千餘頃按畝定賦照原額每畝二分五釐起科約
可徵銀一萬五六千金較之河下見僱民船運價
抵支有餘伏請

勅下該部行查各州縣應船地畝若干合無令各州縣
悉照額糧催徵兼解倉場衙門貯以備用如遇河
道淺阻南漕告剝之日即動此項銀兩按河下僱
船時價給發領運各官接濟剝運無煩重支庫銀
仍給水脚等項至於河道順利不須剝運應以此
項銀兩歲終解部庶於窮民不致重累漕務得以
速竣而
國賦亦免虛耗之虞矣

流民轉徙疏　　李蔭祖

臣接捧部咨反復詳讀仰見

皇上愛民至意飭部議覆必令妥確不使偏累傷民誠
如天好生之德也但一細繹部臣之議立法固善原
情猶有未妥如云流民至彼先行安插詢其姓名
籍貫關會原籍回文實係流民照舊安插可謂善
矣又云如係假冒即是逃人解赴督捕是以一紙
回文立決正僞臣於此不無過計焉如關文至彼
原籍州縣官勢必問之鄰里取勒甘結憑據若鄰
里雖知有此人而不知在外所作何事慮及投充
恐干嚴令故推不知將有回無則州縣自不敢出
具印結必以假冒回覆則彼地方官見無回結豈

敢容隱惟有押赴督捕而已況如河間保定等處
地土久被水淹百姓走徙無算甚至有連里全甲
同逃者該州縣又將何人以確察也既無察實之
文誰敢信其非假如的係逃人假冒流民解究自
不容緩若無結之流民既不敢信以爲正勢必盡
解聽審若然不惟督捕淸審不暇州縣亦押解多
累而流民之苦且更甚於前矣伏乞
勅部再加確議以便施行

築堤禦患疏　李蔭祖

臣據大名道程之璐呈詳呈爲攔築堅鄰錢神香

法訟驗不公合詞再籲事等情到臣該臣看得順
廣二府壤地相錯南帶漳河一道每遇伏秋橫流
暴漲連歲霪雨勢更洶湧乃附近州邑地皆平坦
既無洩水之塘又無障水之岸若非堅築堤堰誠
莫能捍其患也鄰河州縣雖未必盡無水患未若
順屬之平鄉廣屬之曲周二縣接壤爲害最甚奈
各執己見合堤不修迭年搆訟臣於本年九月內
披閱該道詳文念濱河昏墊民命攸關且
畿輔水患屢廑
廟算二縣距大名僅二百餘里臣即親詣其地公同該

道兩府廳縣各官及士民人等相度形勢遡源上
流目覩漳水來自西南入肥鄉歷曲周稍東北折
至於楊家張路等村轉爲正南正北順平鄉西界
之堤直下曲在上游平居窪下若曲周順河有堤
則水不至曲何由至平兩縣均可無患平之橫堤
有無可不必爭也臣隨面諭兩縣令修曲境順河
之堤而曲周士民猶曉曉置辯臣復令以兩縣爭
訟已踰二年毆傷人命拖累多人若移搆訟資斧
自修其堤猶不失恤災同患之義況曲止利水過
亦未免有水過之患寧鄰而壑以自害未爲得計

反復開諭然後兩縣士民均服今撫該道詳報順廣二府議定曲堤以十分爲率曲周當修其六平鄉願修其四邱縣廣宗居河之東亦自修其堤俾河身原窄之處讓而使寬務令高厚堅完俾彌漫之水馴入河流則各邑均享安堵之福矣曲周順河雖有舊堤殘缺已久不異創始故議平鄉協修十分之四此後曲周自行修葺不得仍扳平鄉如曲周再有異議則平鄉任置橫堤以保其境可也除責令順廣兩刑官監修外事關地方災害相應

仰請

天語以重申飭以垂永久謹題

請特設總督以靖盜賊疏　　魏象樞

竊見我

皇上宵衣旰食無非安百姓至意盜賊一日不息卽百姓一日不安我

皇上安百姓之心一日焦勞未遑也臣入都以來見直隸盜案多於各省心竊異之近日

輦轂之下如皇莊樂亭等處馬賊成羣肆行無忌大爲地方百姓之害雖盜案處分可謂至嚴而巡撫總兵副參遊守及駐防章京等官非不星羅碁布未見防禦擒拏其州縣有司官微職小無一兵一馬惟有靜聽參處不敢過而問焉此賊盜所以日多也臣思直隸地方州縣與莊屯聯界滿漢雜處稽察彈壓賊之器械馬匹保無假借聚散往來保無窩藏匿頓交結保無勾連蹤緝查拏保無庇護如臣衙門送刑部盜賊一起俱有旗下人在內其在刑部私案者難以備述久在

皇上洞鑒中矣臣忝列言官不能不縷縷過慮今再四思維直隸地方盜賊與他省不同巡撫既不管兵總兵不聽約束且漢軍漢人無約束駐防章京及

莊頭屯撥什庫人等之例總督一官最爲緊要惟

皇上特簡才品優長不徇情面不擾百姓滿漢兼通滿洲重臣一員斯克有濟也臣非不知設一官有一官之費但爲地方百姓計何惜小費總督既設宜將撫臣移駐正定專管通省官員賢否刑名錢穀其總督衙門似宜駐劄保定總轄各總兵及各城駐防章京道府州縣衛所等官並各莊屯地方等處俱聽約束則設防調度盤詰擒拏以專理盜賊爲職以盜賊之靖爲功庶百姓賴以保全地方從此肅靖矣臣止知報

國言無忌諱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睿鑒勅下該部確議施行

舉郝浴疏　魏象樞

臣接吏部劄付内開康熙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奉
上諭因大兵進剿逆賊指日蕩平地方恢復需人甚急着臣等虚公舉薦劄行到臣臣惟
國家得人致治人臣以人事
君莫重於保舉一人不能得一人之用則是
上以實求而下以名應非臣誼之所敢出也據臣平日所知郝浴直隸定州人由進士原任御史今流徙
盛京地方前巡按四川時值劉文秀賊勢猖獗吳三桂逗留不進浴會有封疆大計等疏三桂參其悖詞罔
上會議奏
旨流徙夫以書生而言戰功誠爲有罪若以按臣而失城池豈盡無罪乎浴原疏内有一晝夜七次移會廹之以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之語雖彼時過於激切亦職分之當然耳迨賊滅民安以後浴不能退讓自居三桂所以深恨必欲殺浴而甘心也今浴之孤忠耿耿秪有悔過於遐陬無由圖報於

朝廷如浴之才之守之學之識臣皆愧不及臣同漢職亦所心服臣考古來人才拔之罪廢之中發其懿憤之氣者用之而無不效况浴之骨鯁血性尤爲過人
國家用才必用此等乃實有濟使其垂在西蜀操尺寸之柄豈肯如羅森輩之俛首從逆而竟不知忠義爲何物也哉近見吏科覆科臣劉沛先人才棄置可惜一疏内稱郝浴並無冤枉似止就處浴之案議之尙未就參浴之人議之也夫臣子立
朝各有本末卽得罪亦各有本末當日參浴者三桂也使三桂忠於我
朝始終恭順方在托以腹心盟茲帶礪浴不過一書生耳若非
特恩賜還浴卽老死徙所誰敢過而問之今三桂叛逆不道天下無一人不恨三桂自無一人不憐浴浴按臣也當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柄之時因從封疆起見不附其勢不畏其威三桂之所仇正
國家今日所當取何忍終棄之卽浴果奪三桂之功爲已功將浴流徙二十年亦足以蔽其辜矣且浴服罪以來頂戴

君恩甘貧讀古想其英年盛氣銷磨殆盡從此小用小
效大用大效臣敢以身為保浴不負臣臣豈敢負
皇上伏乞
皇上電覽郝浴再報封疆大計三報封疆大計綏策西
南一議急策西南一議並大兵廓地無期徵臣澄
賞非分諸疏以觀其經濟請
勅部暫取郝浴引見以察其才品如果堪以效用然後
用之又臣所知魏允升直隸宣府進士原任江南
常熟縣知縣因入糧道公署面講運軍兌糧之弊
該道怒其佩刀揭參今革職臣知其體貌魁梧才

華卓越其淡泊之學術勇往之操當更有可觀經
緯兼長猷為必著有用之器也至於允升與臣隔
省非係一家亦無世俗聯宗之事理合一併聲明
統乞
勅部議覆施行

請豁宣屬衝壓地糧疏　于成龍

該臣看得宣府所屬西城與懷安蔚州等衛邊隅
土瘠逼近渾乾等河有水衝沙壓地畝小民包糧
為累經前撫臣金世德于康熙十四年十月內具
疏請豁部覆以歷年錢糧俱係報荒不係未完拖
欠仍令照舊徵收在案但查糧從地出地既積荒
而歷年錢糧仍報全完者是皆小民賠累指當以
包賠者也自部覆之後又歷五六年矣除身可墾
者已陸續勸民墾種外其實實衝壓不毛之地人
力有所難施貧窮小民包糧年久困苦益深漸至
徵比不前催呼莫應在地方各官莫不以考成關
切而無術彌補屢以未完開報矣前撫臣稔知其
累第以時值軍需孔亟數年來未得即為覆請故
于伏枕彌留之際猶惓惓以此為未了之餘衷而
遺疏乞豁仰邀

聖德也臣復任後廣諮民瘼復檢閱舊案乃知宣屬窮
黎之累害莫過於包納荒糧是以檄行查勘茲據
守道參議董秉忠詳稱口北道李如桂公同驛衛
各官逐處勘明懷安衛實有水衝沙壓地一百九
十一頃二十一畝零蔚州衛實有水衝沙壓地三
百一十八頃二十三畝零西城實有水衝沙壓地
三百四十三頃六十畝零又東城地方亦有水衝
沙壓之地緣從前猶望水退沙消勉力墾種以完
正賦是以十四年未經開報乃年來衝壓益甚耕
耨無期故官民激切呼籲亦經口北道親詣勘明

實有荒沙地九百五十五頃二十九畝零取有該道廳衛印結并造册呈送前來臣思民之有地原藉所產以資生今地荒而糧存不特無以資生而且以爲害也邊徼窮黎綿力幾何奚堪永遠包賠此數處之荒糧一日不除則數處之民生一日不遂雖目今師旅未息需餉尚殷但逆氛殄滅殆盡唯遺黔與餘孽指日蕩平此後軍需似無虞於不足而合計四處荒地本色糧不過二千餘石銀僅一千餘兩免之則涓滴之損似無關於
國計而數千戶貧民得免包賠實受惠於無窮仰祈
皇上特沛洪恩准與豁免俟水乾沙退之日勸墾輸糧庶荒邊僻壤之民永甦其累頂感
皇仁於生生世世矣除册結送部外理合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請緩徵災邑房課疏　于成龍

該臣看得正定府屬獲鹿井陘曲陽平山靈壽五縣連年疊被災傷今歲復遭亢旱經臣將所被夏災委員勘明分數具
題在案其應徵房稅銀兩先因難以措納咨部俟麥熟之後開徵今各縣咸稱房稅緩俟麥熟開徵原望麥收輸納今自春至夏亢旱異常麥無收穫災黎救死不暇豈能責其完納房稅詳請蠲免前來臣批守道查議茲據該道恭議董秉忠詳稱獲鹿等五縣連被災荒今又二麥無收目下雖得雨澤止可佈種秋禾收穫將來此時正在青黃不接之際若按追徵房稅勢必流離散亡終無有濟臣查宣府被災地方房稅銀兩已蒙
皇恩免徵而獲鹿井陘等五縣災傷與宣府無異其房稅銀兩請俟二十一年徵收不過暫寬時日於稅銀仍可補徵而災黎實沾無窮之惠矣理合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敬陳畿輔民情疏　陸隴其

竊臣本外吏荷蒙
皇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以仰佐
聖治之萬一顧臣官
畿輔者久知
畿輔之民情故先爲我

皇上陳之
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
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煩多
民困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載狀幸
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
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
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黎
民阻饑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烝民乃粒漢自
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

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末然後民食充
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疊遭水旱故雖
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
求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
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
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
臣見上年直隸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
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少有升合之穫差勝
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
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中
有不被災地畝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
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粗安然雖今歲秋收稍
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
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值無幾私債
之追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
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
民力之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伏祈
睿鑒施行

請開河間府水田疏　　李光地

竊惟河間府昔稱九河下流近代因運河堤岸南
北橫亘出海之口更窄其水自西南來者大水如
滹沱滹沱小水如大陸澤所受之水及正定諸山
水皆合流并勢由獻縣河間經青縣靜海以入於
淀而與十五河之水並出於西沽之一線源大末
小勢易橫流是以直隸水道之宜講者惟河間爲

敢臣近因修子牙河及築大城河間獻縣等堤岸
採摭見聞參考形勢此一帶原屬澤下水郷雖復
葺治隄防但足補苴萬一倘遇漲決仍付淹沒非
有變通之策終非永賴之計查南方水田之法行
之北方往往有效最著者涿州水佔之田一畝鬻錢
二百尚無售者後開為水田一畝典銀十兩即今
淀中浮居村莊歲收蒲葦菱藕之利無旱暵之憂
其資生未嘗減於高地也臣愚謂靜海青縣上下
一帶水居之民正宜以此利導之其可與水田者
教之栽秧插稻之法其難以成田者則廣其蒲葦

菱藕之利使民資水以為利則不患水之為害矣
至於獻縣交河等與正定接壤之處係鹽河之上
游若能修治溝洫雖興水田則水勢漸分將下流
之水勢亦日減是資水之利即以除水之害也然
舉行方始若非有熟識情形歷經試用之人使之
實心任事恐托之空言無裨
聖政查管河同知許天馥籍貫江南諳曉農事現居河
職源委周知前曾任文安知縣教民修治水田間
此數年文安水田殆且半縣乞
皇上將許天馥特授河間府知府即令於職事之暇興
舉水利三年之後課其成效以為功過或有微績
以廣
聖世愛養之方於萬一也伏乞
睿鑒施行

覆馬廠疏　李光地

該臣看得八旗馬廠地畝臣先經與守道高必弘
會同各都統臣佟吉幸玉等分翼查勘復奉准部
文稱除二十二年丈過准其納糧地外將現今廠
內開墾地從何年開有無納糧行令查明等因隨
檄守道仍照原案清查除東翼馬廠餘地數目未
經各都統查明臣業咨准部覆另行扣限完結外
其西翼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旗廠內餘地原係
臣同都統查清之項臣專委河間府知府許天馥

親查該府親至滄州鹽山靜海青縣天津文安大
城霸州武清楊村等各州縣衛會同地方官細查
餘地一項有現在水佔不可開墾者又有從前無
知愚人貪自己城濟之田偷墾餘地因無收穫旋
拋者更有三十八年秋後搜掘蝻種於蝻子生發
之處遍地耕犁竟似開墾無人承認者除此等地
土外其可耕餘地河間府知府許天馥因去年十

二月內奉
旨耕過地畝馬廠無益馬匹能有幾日牧放已經耕種
地畝仍着給民耕種欽此該府遵佈
皇恩勸民不必驚懼偷墾之罪投首認墾現在民人認
墾餘地三萬二百一十六晌零至部臣行查開墾
情由查無知愚民因自種糧地城薄溪下舍自己
之田偷墾餘地原未多佔漏糧所當仰懇
皇恩寛小民從前開荒之罪使之各安耕種照前輸糧
至現今水佔及旋耕旋地翻掘蝻種等地現今無
人承種咨臣檄各該州縣相視有可耕者陸續召
勸擇地報墾照墾荒之例陞科目下轉盼東作除
東旗查明另題外應將西旗查出願耕餘地先行
奏請使小民及時興農以副
皇上憂恤黎民之至意者也再查正黃旗餘地今年四
月間臣准都統移送啟奏清摺開地係三萬四千
五百九十五晌零隨據地方官冊報地數相符續
准戶部咨開餘地係三萬七千三百二十五晌零
令知府許天馥查報地畝止與四月間都統移臣
存案清檔及地方官冊報數目符合又鑲紅旗餘
地四月間都統移送啟奏清摺開地係六萬五千

六百七晌五畝隨據地方官冊報餘地六萬六千
五百七十九晌零續准戶部咨開餘地六萬九千
八百七十四晌令知府許天馥查報地畝止與四
月間地方官原報數目相符此二旗餘地部咨所
開數目與當日會文原奏及地方官冊報少有不
符臣已咨開戶部將都統原奏清摺抄謄咨覆以
便備細核對在案應俟查明之日彙入本案完結
除將已經認墾餘地花戶起科糧銀細冊俟查造
到日送部并將現在分別已墾未墾餘地總冊咨
部查核外理合具題伏乞
睿鑒施行

覆漳河分流疏　李光地

臣等欽奉
皇上面諭漳河現在分流須令永久分流纔好若并而
歸運則與漕道有妨并歸子牙河則民田受害爾等
再往詳看來奏欽此臣等遵奉
諭旨查看得現在漳河分為兩支一支自直隸大名府
之魏縣元城縣流至山東館陶縣地方歸衛入運
一支由直隸廣平縣至山東邱縣地方復分為二
其一俗呼老漳河自邱縣東北分流經直隸之威

縣南宮棗強冀州武邑阜城交河等地方至青縣
杜林木村與完固口之支流合至鮑家嘴歸運又
其一俗呼小漳河亦自邱縣西北分流經直隸之
鉅鹿廣宗平鄉至寧晉與滏河會又經束鹿冀州
與滹沱河會由衡水至獻縣完固口復分為兩支
一支自完固口流至青縣會老漳河至鮑家嘴歸
運一支經河間大城為子牙河出王家口歸淀查
漳河現在末流所分四支三支歸運一支歸淀然
歸運三支水勢頗弱其歸淀一支水勢獨強約其
水勢三支之水僅可以敵一支是則此時漳水一

半歸運一半歸淀運道既無難受之處子牙河亦
得分殺之勢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臣等竊觀此時水勢惟經寧晉冀州會滏
河滹沱河一支最為深通其歸館陶及青縣入運
之兩支水勢頗淺或恐將來淤塞臣等議得應令
所經由各地方官每年於水未發時分段挑濬臣
等按季察覈務令此兩支俱疏通無滯以殺小漳
河之勢加遇水大時仍用挑水壩等法逼水分流
庶幾北不至挾滹沱以侵田南不至合衛河以害
運臣等愚陋之識未必有當伏乞

皇上訓誨指示遵行

請與直隸水利疏　李光地

臣惟
畿輔荷蒙
聖慈濬河築堤蠲租除逋連年五穀洊登雖下窪之地
俱免墊溺白叟黃童無不歌謳
聖德竊釋今春
聖訓深慮天行難恃申飭臣等預為之謀誠古帝王徹
戒無虞之盛心也臣惟屢豐者天心眷顧之常而
備豫者人事綢繆之責查北方土性往往苦旱為

多然麥穀黍豆之類原屬旱種稍得澆灌便獲收
穫非若南方純賴稻田必日日浸潤者比也直隸
泉源甚眾隨處可以通溝灌田若近河鄉地則又
可築壩通水引渠廣溉至於無泉無河之處勸令
民間鑿井亦足以濟水利之窮再如正定府之隆
平寧晉冀州順德府之任縣廣宗鉅鹿廣平府之
成安廣平肥鄉大名府之內黃南樂滑縣等處又
苦於地窪水多各有應修應濬大小河道必并去
水之害然後可以興水之利也顧此興利大事必
邀

聖諭下頒乃可鼓舞吏民課其成效中間更有旗民鄉
紳豪富之地故意阻格者又有接連鄰省地界恐
民爭執不容修濬者如係奉
旨事宜自然遵行不敢違撓又通溝鑿井修河等事雖
出民力然多有貧民開濬無資者敢乞
聖諭暫借道庫量行資給如借至十五萬以上則容臣
等二年捐俸補還十萬以下二年補還五萬以下
本年補還再查近
京處所通衢不野駝載所經不便多行開鑿至於各
府州縣窮鄉僻壤似皆可一例施行但事關通屬

利病臣愚陋之見恐無足採伏乞
聖明裁定謹題

廣平縣不可築堤疏　李光地

恭惟
皇上念切民生修防水利近以永定河清河各處工完
沿河田畝漸次涸出復念廣平縣當漳水之衝其
田上多有被淹特差臣等察勘此誠已溺已饑之
盛心也臣等察勘得廣平縣係歷年積水所佔田
地拋荒頗多臣今親看得該縣東西水淹之地長
六十里廣七里俱生短雜蘆葦百姓歷年未能耕
種經今道府縣丈勘查明被淹田共二千一百四
十一頃零但該縣一帶土鬆河深從來漳河遷徙
不定開河則旋淤築堤則旋崩詢之鄉紳士民咸
稱不可築堤且歷考漳河經由之處所淹不過一
縣如以前曲周肥鄉成安等縣水淹地方今皆已
涸出共成沃壤不過目前被水之縣耕種維艱該
地方官民惟有仰希
聖恩於被水鄉村豁除一年錢糧容其將就食近縣之
民招回墾種如明年河道遷流水勢消涸則所淹
田畝悉可耕種下年即行照舊起科如明年水勢

未消則仰乞
聖恩再寬一年總以荒田墾種之年即為起科之限而
一邑數十鄉村之民可以稍蘇矣臣等愚昧所及
伏乞
睿裁謹題

恭慶
景陵瑞芝疏　李衛

欽惟
皇上
明作有為

惇大成裕
本道揆以昭法守府修事和
崇祖述而表憲章禮明樂備
九重樽俎久已靜夫堯爾
萬國共球莫不陳于禹甸祥麟從鳳近叢應著其厥
徵景星慶雲遐方叠呈其瑞兆河清海宴史不勝
書岐穗嘉禾美難盡述茲蓋伏遇
聖祖仁皇帝
聖德神功蟠天際地
深仁至澤積厚流光

垂令緒於無疆千秋永式
肇貽謀於有道萬世爲師我
皇上事事纘承念念繼述發政施令纖徵必契於
聖心布誥敷詞模楷咸徵夫
祖訓
穹蒼昭格於大孝
祖考默會其精神在昔噶爾丹小醜陸梁
聖祖統六師而奏凱今茲準噶爾游魂飄忽
皇上舉一怒而安民諒彼螳臂當車不過逞鼠竊狗偷
之技見我龍驤整旅遂立成獸奔魚駭之形隻騎
不歸醜逆從茲而滅跡全軍無恙邊莽群動其歡
聲惟指授皆出於
廟謨悉循
聖祖平定朔漠之方略斯呼吸上通於
帝座又錫
景陵特產瑞應之嘉祥一本挺生托靈根於白石四枝毓
秀煥異彩於紫霞左爲抱而右爲環蘭芽茁金
其相而玉其質瑞靄紛紛覩茲
眷佑之獨隆益頌
孝思之不匱臣幸際

昌期屢承
膚訓刻感
恩施之厚常懷獻僕之思聞大捷而欣忭非常聆瑞徵
而歡呼不已仰
武功之赫濯來會同於侯甸要荒景
文德之誕敷荒聲教於東西南朔矣正在繕疏間復據
直隸布政使司布政使王謩按察使司按察使竇
啟瑛會同具詳忱悃相同臣曷勝瞻
天仰
聖蹤躍懽忭之至恭疏慶

賀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具題
聞

請留四路捕盜同知所轄兵丁疏

李衞

該臣等會看得巡察順天等府臺臣黃祐條奏請
裁四路捕盜同知所轄兵丁歸營管理一案奉
旨黃祐所奏交與該督提酌議具奏欽此隨經轉行確
查核議去後茲據布按二司霸昌道會同議詳前
來臣等從逐咨商公同酌議伏思事當謀始以慮

終弊必防微而杜漸方今
聖治光昭海宇寧謐直隸附近
京畿之處旂莊皆知守法宵小漸覺潛踪刦案較前
稍減似乎捕盜兵丁可以無藉其力而不知從前
設立之時正值盜風甚熾之際
聖祖仁皇帝先據御史德珠等條奏令九卿會議題覆上
廑
宸衷以通永確察事理根源詳加斟酌妥當
嚴綸申飭駁查覆奏前直隸巡撫臣于成龍亦有條陳一併
交與

廷議始定添設四路捕盜同知之例又奉
旨派出明白司員前往會同于成龍確議臨行復傳
諭旨指示機宜凡經四次詳議而後設此官守又經二
次題請而後定此兵額
睿謨遠大其慎其難固非輕舉而徑行者也嗣後萑苻
漸熄成效已著臣等再就近日事勢悉心籌畫環
京各邑雖設有八旂駐防星羅棊布但禁旂止責
彈壓管兵操練而外地方匪盜均無責成兼之各
有五城及別邑所轄犬牙相錯旂民雜居影射藏
奸彼此掣肘惟四路同知分轄二十六州縣督捕

緝拏事權歸一且東路駐劄通州運漕之糧艘叢
集西路駐劄蘆溝往來之商旅紛紜他如南路之
黃村北路之沙河或外府通衢或軍需要路地處
衝繁逃旂奸宄易集其不敢聚然進京者多潛藏
於城外使無常司捕務之兵弁隨同本官先時分
散巡查遇警互相追捕而以數十州縣之道路村
莊俱責成於數名額設之捕役欲期盜熄民安實
有鞭長莫及況此四路同知之設原令其邏緝勾
擒與外省廳員止司詞捕提比者有間若盡去其
爪牙豈足供夫臂指此其大勢之不可裁併者也

至於臺臣所稱兵丁同居一城遣之遠出既慮滋事及地方被失未經分汛之兵無從查比得以脫然事外等語查營汛防兵皆設於通衢大路其四散村莊不能離汛遊巡惟四路弁兵平時皆分撥各州縣於遠鄉僻壤訪緝巡查遇有某縣失事卽立限查拏逾期嚴比非因未曾分汛不爲查比若慮其滋事不使遠出則與設兵之意相左此條似毋容議又稱四路兵丁並無副參等官訓練凡佈陣列營連環鳥鎗之類皆在不習字識書辦占領錢糧百名中復八九名等語查兵丁固在操演技

藝而因事分設如河兵防河捕兵緝盜各有專重當其事務稍閒未嘗不加操練但恐日久懈弛應請嚴飭各該同知按期訓練 臣 就近常加督率不時調驗使之弓馬優嫻鳥鎗純熟卽可禦盜緝兇佈陣列營人數既少尚非所急未可因噎廢食遽行議裁至估餉造冊勢必需人現在確查每路止二四名亦未如許濫糜糧餉又稱各路營兵皆有護餉解犯差遣四路兵丁從不應差勞逸不均等語查從前設立此兵原以佐州縣緝捕所不及非爲各營兵差遣分勞且其窮歷山陬分巡道路隆冬盛暑晝夜奔馳與護餉解犯其勞正等但兼轄既廣恐各同知一人耳目難周應再於馬戰兵內考拔經制外委把總每路各一員分任督緝庶無偷安之弊再所稱直隸營制皆係馬二步八獨四路兵丁馬八步二亦屬虛糜等語查當日馬兵之額經前撫臣于成龍二次題請加至八十名亦因各路管轄州縣既多分遣遊巡之外猝遇匪盜竊發非藉馬力不能窮追彼時事勢原不可少若就近日而論盜案稍稀餵馬刺賊多已斂跡止須將四路之馬各裁二十匹共馬八十匹仍照原數留

存步戰馬餉以符馬六步四之數其所裁之馬 臣 等現於挑選邊兵案內覛有通省緊要營汛原額馬少之處酌量撥補歸案另

題庶裒多益寡彼此有濟總之四路同知所屬州縣

近附

神京仰承

華轂幅幀甚廣管轄頗多建威銷萌貴先聲以昭護衛詰奸捕盜在呼吸以應事機此之外省倍宜嚴肅從前設立既經詳慎留之似覺有餘去之恐漏鋒隙若規目前之利不爲經久之謀輕撤藩籬紛更

成憲使日後復欲圖維則不如仍循舊章之爲得
矣臣等知識淺陋未能洞中機宜謹就愚見會同
署提臣路振揚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乾斷施行

敬陳地方控制事宜疏　李衛

竊惟設官分職自應因地制宜更須隨時籌畫從
前直隸地方水利不修如遇夏秋驟雨山水陡發
河流泛溢田疇多淹沒之虞家室有飄搖之患蒙
皇上念切痌瘝

特命賢王徧歷畿甸相度經營改設河道分爲四局各
任督理工程責成既專防得法八年以後河流
安軌農功聿興淤墊漸已疏通規畫臻於美善今
又特設河臣二員總成於上印河各官趨事於下
近日之各河道較前迥殊不同事務稍簡則地方
控制事宜似又當因時斟酌而就近兼理者矣查
各省錢穀刑名俱隸藩臬二司總滙知府專責而
必設守巡道數員或統轄幾郡或專管一方者誠
以幅幀既廣藩臬在省事多路遠耳目難周知府
賢否不一必得監司大員分任巡查平時則寄以

稽察督率之責設遇地方貪吏虐民以及緩急事
務則調度彈壓就近有人不至臨時貽悞間章實
爲控制要圖今直隸以
畿輔重地州縣至一百四十餘處之多而守巡止有
霸昌口北二道霸昌自歸併通永所屬共轄二十
六州縣雖刑名分於四路同知而督緝之責與夫
一應錢糧出入銷算盤查俱由該道管理難長不
及瞻多率漏而口北道又止管轄宣化一府錢糧
其刑名緝捕等事除張家口同知承審之案其餘
俱非經管他如天津河間南北要衝河海交滙官

疲役玩盜竊民刁保定正定永平地廣人繁旗民
雜處邊關隘口是處險要知府之上均無道員稽
督而更有最切要者順廣大三府爲
畿南重鎮界連晉豫山左大名地勢孤懸開州以南
繩域寥曠閭井頗稀東明長垣錯處鄰封素稱盜
藪此郡習俗剽悍其形勢爲自古用武要區
國初曾設督提駐劄又向有大名兵備道不但控制
三郡兼以魏博而洛爲河東樞紐轉機隱然坐鎮
特爲其間實有深意臣自抵任以來稔知三府廣
袤窵遠無大員統攝久欲

奏請復設專道彈壓兵間近又准巡察科臣帥念祖
咨札會商衆議僉同請將大名等
畿南三府復設一道駐劄原署照舊管理職掌事務
此外自正定直至天津皆係各河道所轄水利地
方已有規模此時情形與初辦事務繁簡不同可
否將巡道責成就近歸與各員兼管不須另設兩
無歧誤一轉移間於賢王經畫章程毫無更改而
通省地方俱得整頓且使各河道呼應更靈於工
程大有裨益如蒙
俞允則復設之大名兵備道應管轄大名順德廣平三

府現任之清河道應兼管保定正定二府并原分
之直隸五州各屬通永河道應兼管通薊遵化三
州三河武清寶坻寧河四縣及永平一府天津河
道應兼管河間天津二府以上三河道凡所轄地
方巡道職掌事宜俱歸各道兼理並請照例
欽頒傳勅換鑄關防以重職守其永定河道舊係專設
分司所管水利地方原隸霸昌道屬轄毋容歸併
至清河道自苑家口以西各淀池直至
畿南諸河綿亘千有餘里且漳河夏秋水驟不能兼
顧恐致貽悮請將凡在大名道轄屬地方以內河

道工程悉歸大名道兼管庶可各得就近督率查
勘防護更為便益其大名兵備道關防並請添入
水利管河字樣以專責成再查直隸府州縣佐貳
雖多大半皆係河員不管地方之事即如在保定
府駐劄者除理事廳外止有總捕同知一員終年
出差在署日少事務繁劇惟餘知府一人實難分
身兼攝每遇一將要務差遣無可委用若非武弁
能為之事甚費躊躇查從前原有糧馬通判一員
改設移駐通州理事不與郡務請於保定府復設
糧捕通判一員分任督緝差查等事庶免周章又

天津一府係新設地方自北至南濱海沿河疆域
遼濶府治駐劄極北州縣分佈東南地遠途長勢
難周到原設之糧捕通判近又經鹽臣鄂禮
題請改為崗管鹽務移駐越支場維將捕務歸併海
防河務同知兼理難以遙制應請復設糧捕通判
一員分駐滄州督理迤南各州縣捕務方無叢脞
其餘河間等屬運道一帶地方應酌量分派沿河
丞倅就近兼管稽察之處臣現於改設巡檢案內
另行分晰核
題至大名道衙署尚存止須修葺保定通判舊署已

改為清河道衙門天津通判係移駐滄州俱應查
給官房改駐其道廳衙役等項悉照舊額合併聲
明以上事宜均關地方要務欽奉
諭旨着臣整頓吏治刻刻思維必分任有人而後得收
臂指之效惟是臣愚昧之見是否可行仰祈
聖明訓示欽遵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廓鑒勅部議覆施行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敬請

欽定萬年鞏固章程疏　李衛

伏惟易州
泰寧山天平峪乾坤毓秀川岳鍾英恭建
萬年吉地臣於七月初四日敬詣吉地仰細度山水形勝
龍蟠鳳翥源遠流長左右迴環皆是天造地設前
後拱衛寶如玉笏金城自廣昌分為三枝由插箭
嶺高起南來從浮圖峪盤旋東來轉悉皆起伏聯綿
有關風水發脈臣職守封圻保護是所專司隨逐
一履勘伏覩
萬年吉地來龍左右兩枝多係直隸所轄同屬一省保
護綿密惟廣昌至紫荊關易州延長一百九十里
悉為中枝龍身正脈轉係直晉兩省接界分管且
浮圖峪之東又有山西廣昌縣之草店橋等七村
莊更在內垣近障之中緊貼龍脈尤當敬謹保護
今兩省各屬未免彼此牽制呼應不靈且廣昌一
邑南連唐縣北接蔚州蔚縣東通易州三面環繞
俱係插入直隸地方從前亦係直隸武職防守又
自縣治至晉省府屬之大同三百六十里至山西
省城七百餘里較之至直省保定府止三百一十
里至易州交界止三十五里由縣到州城共一百

九十里其為遠近相去遥庭臣經由廣昌地方據
紳民紛紛具呈籲請就近改歸直隸是會元氣於
天垣合龍脈於地軸順民情於人和一舉而三善
備則廣昌一邑斷宜改歸直隸之為便也臣愚以
為易州既恭建
萬年吉地請陞為直隸州以保定府之淶水山西省之
廣昌共二縣改為州轄將浮圖峪以內原屬廣昌
之草店橋等村亦還歸於州界則東西拱衛左右
聯屬體統更覺整肅而保護風水尤為攸同並之
億禩而愈隆矣至就晉省而論或以地方人民有

關課額則普天皆屬
王土移於晉而增於直何爲
國家錢糧原無盈絀之別若欲彼此易換則兩省接
壤州縣非咽喉要隘之區即係隔越山嶺界限無
可移調惟查張家口同知所管口外納糧地畝沿
邊七百餘里包邊晉省大同之外離歸化城八十
里方住田上肥饒如同內地每年豐收接續開墾
錢糧日見增益此處在張家口同知所轄未免道
路遙遠不無鞭長難及之勢而於晉省則爲必需
之區現在鎮臣李如栢奏請添設衛所前據口北

道白石面爾即係此一帶地方若可以之分歸山
西就近管轄恭候
命下之後彼此差員劃定交界一轉移間兩省均屬有
裨愚昧之見是否可採臣謹恭摺具
奏請
旨伏乞
聖鑒欽定遵行謹
奏

相形勢以正經界疏　李衛

該臣看得直屬正定一府原轄三十二州縣幅幀
廣闊事務殷繁前任督臣李維鈞因見山西分屬
倣做以盤查倉庫路遠難周請改五州分治不爲
無見而其中有矯枉過正者蓋泥於府屬之有五
州必分而爲五殊不知形勢之偏全控制之遠近
又不可一槩而論也伏查
國家定鼎京師北控幽燕南屏保定以河間扼東路
以正定總西路撫有萬方宰制羣動天下都會朝
貢奔走者不出河間則出正定西南九省之衝正
定實爲咽喉要鎮從前三十二城大小維持臂指
承使雄關環峙城郭恢閎股肱上郡氣象不同今

自分隸以後北止四十里南僅六十里即爲府屬
統轄所不及且郡城東門十八里外即係晉州所
屬地界肘腋之間號令不行合之四隅缺其東面
於形勢爲未全於經界爲不正況所存止正定一
縣附郭其餘皆西北沿山偏僻之區地勢既狹賦
額復少似於表裏河山保障
畿南之義猶未相宜雖不必盡爲更張而補偏救弊
之道誠不可以不爲籌及也臣從前屢次出差經
過其地今復按圖稽考細詢輿情在阜平縣去府
二百五十里者猶仍舊轄若晉州及州屬之無極

藁城二縣定州屬之新樂縣俱去府治或五六十
或八九十皆在百里之間呼吸既通臂指從且
均係正定東北二面地方似應將此四州縣仍歸
府屬就近管轄則四隅之形勢既全道里之遠近
適中二輔要地防維更得鞏固至定州爲古中山
地西擁太行東環瀛海夙稱制勝之區洵宜仍分
直隸州治但所轄之新樂縣既歸府屬則該州止
有曲陽一邑體制不稱查保定府屬之深澤縣與
定州東南接壤相去僅九十餘里改屬定州亦爲
近便保定府原轄二十州縣前雖曾請以涞水縣

改隸易州今即再去深澤在保屬尚有十七州縣
已不爲少而定州則西有曲陽東有深澤控制其
中形勢規模亦足相稱似此一轉移間誠如古人
所云地因其宜天運其施而王政惟時悉合蕩平
正直之軌度矣再查正定府屬之平山縣雖係山
僻之邑與晉省連界西北至五臺縣一百八十里
西至盂縣一百五十里皆係叠嶂層峰險峻深邃
匪類易於隱藏且平邑舊治稻田三萬餘畝多係
晉人與種往來雜遝與昔不同稽察尤當嚴密而
縣治偏在東南往返動須數日實有地方空濶鞭

長莫及之勢從前平邑下口村原設巡檢一員後
經裁去今查離城六十里之洪子店係五臺盂縣
分道而來之總衝民居稠密立有市集應請復設
巡檢一員移駐此地凡西北兩路交界處所責令
稽查巡緝於地方更爲嚴密以上事宜臣復與布
政使王暮按察使寶璇公同酌議相符如蒙
皇上俞允則各州縣必須改隸所屬刑名錢糧各照定
例統轄毋庸再行更動其晉州知州臧珣雖係直
隸州缺但年已望六過於忠厚僅堪供職毋庸改
補表帥之任至平山縣復設巡檢應請註爲要缺

選調咨部補授所需官俸弓兵役食及給與衙署
各項另咨核定咨部合併聲明粗淺之識是否有
當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欽頒
硃批諭旨恭謝
天恩疏　李衛
欽惟

皇上
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
知周萬物而無遺
道濟天下而不過固已合唐虞三代之治以爲治而
超邁堯舜禹湯文武於萬古者矣今蒙
皇上將歷年
硃批督撫各臣奏摺刊刻
頒賜臣跪讀之下有不勝其歡欣鼓舞而傾首心服
者伏思人之才識各有限量或偏於一隅或狃於
常習或僅計慮於目前或祇規爲於小節惟
皇上聖度閎深
睿照高遠見微知著仰始貫終凡爲
指示所及悉皆遠大之深謀近可行於一日久可垂於
萬年極千百之思議以爲萬全者而一經
聖明指導無不爽然若失非天下之至高其孰能與於
此且九州萬國之遥異俗殊方情僞百出
皇上端拱九重而於疆域之險易文武之控制鉅細精
粗坐照靡遺規畫措施纖悉必當非天下之至精
其孰能與於此夫事幾之來恒伏於不可見眛者

臨時而因覺明者亦偶測而未然惟
皇上於朕兆未萌形聲未著之時洞照數計若合符節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至於諸臣之中氣
稟各異剛者每虞於銳進柔者或慮其因循有爲
矣或喜事而紛更有守矣或褊小而矯激同官之
意氣偶乖先後之蹤跡殊執甚或彼此互相標榜
是非易淆窮其情實誠何容易
皇上洞燭隱微因人而施出與求之進退就勇怯而分
師與商之過不及以中行爲準辨曲直於微茫務
折衷於公正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知人
則哲惟帝其難苟非聖賢誰則無過
皇上於諸臣才品心術灼見底裏一事不能欺一語不
能飾小誤則爲指出大過則加申飭許其改悔之
路開其遷善之門誘掖獎勸反覆叮嚀不啻再三
至於無可如何而始行罷斥猶不忍於棄置凡能
自知濯磨者仍爲錄用是以內外大小臣工無不
激昂奮勵以求自効非天下之至仁至知至勇其
孰能與於此臣前於每次
陛見仰瞻
皇上賜觀巳發諸臣奏摺而承

聖訓不勝欽服今得遍讀全帙恍如窺見宮墻登泰岱
之高而羣峰皆爲卑塿臨河海之深而江湖悉屬
細流口不能形容其美舌筆不能刻劃其精微惟
有什襲珍藏刻文徵誦口誦心維身體力行以期
於萬分中稍得一二以報
皇上高厚洪恩於無斁耳理合恭疏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具題
聞

請定經界疏　李衛

竊惟州縣各有疆理文武管轄攸分京師爲
畿甸重區向有五城御史及巡捕京營該管地方與
州縣互相交錯或地屬州縣而汛係京營或汛轄
外營而地爲城屬即如長新店等處街屬城房後
屬縣每逢雨水道路泥濘往來阻滯而街非縣管
呼應不靈拱極城內數處管轄保甲難稽其他類
此者僻壤潛踪彼此影射命盜發覺互相推諉不
一而足近如北城所轄黃土坑沙河等處與昌平
州村庄錯雜經臣鎮衛條奏順天府尹臣陳世
倌奉勘而後分晰清楚又如半壁店西南流水溝
溝無名人被劫命案北城與昌平州順義縣彼此
交諉兩經委員會勘迄今日久尚未定議即此兩
案幾費周章更有近日旗庄官查出昌平與延慶
二州衛交界地方貼近邊墻之茨榆等一十村庄
地土在內務府當差而人民從無州縣管轄名爲
交空地方歷有年所似此近
畿要區皆容因循貽悞雖屢有條奏清查界址添設
巡檢終屬犬牙相錯難收實效至於曠野阡陌更
復茫無疆域臣愚以爲自
圓明園南海淀以外凡附京城地方或議定以若干

里爲度統歸五城及京營管轄將州縣及外營所
管間雜零星者俱改正歸併清楚或向係州縣外
營管轄者將附近五城所管錯雜地方亦一并撥
歸州縣外營分晰界限使內外文武各有責成不
相混淆則匪類無所影射潛踪其於巡查緝捕事
宜亦無牽制推諉近京地方整肅不無裨益是否
有當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恭慶

景陵瑞芝四見疏　李衛

臣聞王者孝格蒼穹則天華擷秀聖人德周后土
斯地寶呈祥萃彼四時之精蔚為三秀之瑞初見
疊見知有開而必先大書特書屢旋至而立應矧
當四寅合正之歲五花之瑞事紛騈更於三軍奏
凱之時九莖之仙苗復茁雙枝開處四照靈象於
景陵鴉序傳來承慶昇平於
丹陛天人相感不爽錙銖前後同揆若合符契欽惟
聖祖仁皇帝
聖神文武

睿知聰明
咸五登三超古今而首出
蟠天際地合上下以同流
一十六字之心傳承先啟後
六十餘年之德化浹髓淪肌我
皇上
道協清寧
功成繼述
備中和位育之盛皇極建而庶績咸熙
大顯承謨烈之隆文教敷而武功不振

至誠昭格言動默契於
天心
純孝感孚楷模敬承夫
祖訓天地之光華常旦宇宙之祥瑞駢臻捷奏西師兩階
兆干羽之舞年書大有為方慶穰黍之多用是屢
產金英彰
孝思之不匱因而頻生瑞草昭
景福於無疆臣幸奉
恩綸隨班
慶祝仰邀

宣示瑞植敬觀雲擁奇峰共嶽衛而分燦霞開瑞色合
錦繡以成章銖瓊樓玉闕之形附根靈石垂寶纓
珠纓之象托體仙莖或挺拔於一枝更盤旋於九
曲高卑合序若八紘之拱衛
神京左右聯輝似衆宿之迴環北極夫豈人巧所思
議實出天工之自然蓋
皇上本
聖祖之心君臨九有斯
上天以
聖祖之瑞貺答

一人理所固然事誠希有臣恭逢
泰運仰贊
乾符拜舞
彤墀快覩民安物阜颺言末簡式歌
德普恩洋伏願
至治光昌
大化翔洽
垂之史冊群瞻地久天長
傳諸寰區共祝日升川至則茂蓂莢於堯階合春秋
冬夏以凝庥儀鳳凰於虞廷統東西朔南而歡頌

奏恭疏慶萬
賀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具題
聞
欽頒
恭謝
聖祖仁皇帝
御製文集疏　李衛
欽惟
聖祖仁皇帝
治邁唐虞
統傳洙泗
始終典學集千聖之大成
宥密單心愆百王而首出六十一年之
命令四海早已欽承億萬千載之
謨謀奕禩永昭法守仰瞻
睿藻議禮制度考文極倫物車書之盛伏讀
天章正德厚生利用集修和府事之勳彰文德而定武功
懋本
帝心之廣運亮天工而奠地軸舉由

宸慮之精詳自踐阼以至耄期無日不存誠而主敬屋
深宮以周蔀屋是處皆貫注而流通煌煌數萬言觸類
引伸總不外仁敬孝慈信兢兢七十載朝乾夕惕
何一非恭儉讓溫良關身心性命之精微滙萬殊
而歸一致窮篆數方名之義蘊暢九垓而泝八埏
吟咏皆天地之性情毫素悉智仁之流露溫柔敦
厚植百代之鴻基愷悌慈祥固萬年之邦本豈若
三墳八索尚邈遠而難稽乃誥禹謨湯盤覺蒐羅
之更博實生民所未有洵宇宙之至文我
皇上

功隆繼述
法本憲章
運天縱之姿而纂承鴻緒
秉生知之質而博極羣書當間
安覩勝之時已敬承夫
曆訓斯秉乾
御極之後咸率由於舊章默契淵源既
聖神之合德表章美善自先後之同揆編摩而卷帙殊
聯鉛槧而縹緗玉振分為四部若四序之時行蘂
成一書彰

一人之制作允宜藏之金匱永為世法之珍何期下及
微臣亦荷
殊恩之錫贈
宸章之璀璨怳從天際而來咸
聖德之高深益慶人間希有畢生循誦莫窺微奧於語
言文字之間矢志遵循莫得分毫於身體力行之
際從此子孫世守共圖報
王之忱惟有什襲珍藏永作傳家之寶臣曷勝感戴理
合恭疏
奏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為此具本專差暫辦提塘蕭善賚捧謹
具奏
聞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四終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五

表

唐

幽州論戎事表　張說

臣某言伏以先帝以臣踐履忠孝使臣啓發聖明故侍讀春闈夙承天眷泊於中歲參掌樞密內嘗沸騰之口外禦傾奪之勢陛下監撫既安自天所祐然臣叶贊之意明神啓之開元之始首典鈞軸智小任大禍過災生出守三州違離六載曲直非已升降由人惟君知臣事不待說今既收邊鎭委

重戎麾竊以兩蕃共和能器同異九姓遠聞撫納欲恃賊殺無侵擾之慮保兩蕃受徵發之期臣愚料之恐未然矣何者賊殺新立遑兵所加必收九姓若去兩蕃搖失九姓雖屬并州節度然其幽州密邇脫有風塵何所不至臣熟聞幽州兵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倉糧全無貯積事未逼迫臣實憂之伏乞聖慈深以垂意博詢舊將預爲籌畫事若早圖必無後悔且孤臣總衆易起猜嫌寬大失濟事之宜嚴整招怨讟之謗遠離天聽臨事回惶如有論告臣身奏劾軍事者乞追臣面問對定眞虛則日月無可蔽之期幽遠有自通之望伏乞留書在內時加矜察

爲宰相賀檀州界破奚賊表　孫逖

臣等今月二十五日於易州所奏事坐下頃刻臣日朝夕之間諸軍當有捷書至臣等愚淺莫測天心不逾數日張守珪果奏副將安祿山於檀州界破奚賊擒生斬級并獲馬計至數千定期不差於晷刻指事有同於符契聖推廣運神以知來微妙之言白成於繫象九通之術不假於蓍龜精義難名前古未有臣等何幸親覩明徵驚喜之誠抃躍

交集伏望宣示朝列兼付史官式昭德音永用垂範無任喜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中書門下賀邢州獲白雀白山鵲表　權德輿

臣某等言今日伏奉宣示昭義軍節度使李元淳所進於邢州獲白雀白山鵲各一者謹按瑞應圖曰王者奉己儉約尊事耆老則白雀見又晉中興書曰天下安寧則見伏惟陛下純儉成化乾坤合符敬彼黃髮咸茲霜毳俗既登於壽域事多驗於祥經用應昌時固無虛月昔神雀效祉乾鵲知來

史225-080

或用以知來或闘諸往載豈比山禽叶賀靈貺特殊皎潔異鳶追飛交映休嘉所集遐邇同歡臣等忝列台司倍百欣賀無任喜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爲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月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酋奚王匿耶所管外殺戮首領丁壯老幼并殺獲牛羊焚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已下面皮一百具耳二百隻奚車五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

者天聲遠叠廟略遐宣白虜殲於寧臺赤夷俘於燕路臣竊窺舊史泚聽前朝有天子發邊精甲騎霍將軍出塞白首言歸至乃或勝或奔一彼一此竟困塞邠之柝那停絕漠之烽猶欲敘烈旂常告功祧廟用其暫勝謂曰難能況幽朔巨都全燕重地鷹臻奚寇猾亂華人田讓之護鮮卑莫能深入祭彤之軍遼水唯遣相攻近歲以來爲患滋甚走單于值避之路懷駒支漏泄之姦張仲武重威國恩習知邊事向三郎而肆楚倍五餌以間戎乘其扇惰之時俄得翦除之便燕昂衔掛冀馬潛竊超距拔石者勤過千搴執手科頭者略踰萬計坎三鼓而可流目却聲六校而屋瓦皆飛自是鴟鴞夷林兎忙逃穴無所掬指有魁假託末鶩紫陌之鳥前軍已燬不啄淮山之鶴後隊仍殲遂分袁尚之頭顱仍裂蚩尤之肩髀宵膂送瑪河中揚灰山積雲屯大收其車乘角瀛耳處患後其牛羊柳木戴澄桑河無事爰施吉語入解皇歲世皆皇帝陛下功格上元道膺下武授茲成算於彼當仁震霜九圍歡呼萬國昔艱難云始戎塵首起於盧龍今開泰有期漢將先清於涿鹿人謀允若靈貺昭然固

巳上慶祖宗下光編策錄圖洪範競三古之殊猷玉檢金泥有百神之靈祐臣雖當防邊不介遽陲容增氣於懦夫實叨榮於下將日圍千里天蓋九重奉一月之捷書唯知抃蹈獻萬年之壽酒尚隔班行念風水於退藩夢麻於宣室無任望闕結戀之至

宋

賀平貝州表　歐陽脩

伏聞閏月一日攻下貝州殺到妖賊王則者盆擊竊與人祇共忿果煩湣算悉殄兇徒臣某伏惟尊

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儉以躬行
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
爭愛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
妖狂自干斧鉞驅脇士衆閉守城闉既逆天而逆
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
一矢咸就大戮悖慢者警而肅恪昏愚者知有誅
夷鋤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都寄欣聞德音

知定州謝表　韓琦

伏蒙聖慈特差臣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
知定州軍州事仍降詔旨不許辭免已於本月十

四日到任上訖竊以中山控扼素號權重地形坦
易無陂澤之阻先時敵騎入寇必趨是邊故國家
常聚重兵擇名將以制其衝自約和以來不忘備
禦至於守帥之任未嘗輕以屬人然而敵稔於因
循兵驕於閑放聖慮綿遠赫然改圖當此之時臣
謂宜得文武兼才使撫靖而訓齊之不意猥以及
臣臣退自省度懼不能副朝廷寄責之重避讓莫
獲無所措躬伏念臣從守朴忠無他績效一辭樞
柄三易郡守兢兢管職苟脫罪咎蒙陛下天地之
度愛而全之念求舊以惟人不使人而求備於此

道更制之始首膺選用苟恩誠厚量力因宜況今
敵人講歡務存大信經畫之任最為難處凡百措
置不可黙然而或必振頽綱則張皇之勢及遂仍
故態則宴安之患深伏望陛下究弛調之原察理
綱之漸少寬御策俾盡驅馳事或建明特蒙脫幸
臣敢不外圖扞敵中戢營屯動存機慮之先或有
萬一之補忘身殉國此臣夙心臣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

（明）

攝聖駕再祀山陵蠲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
謝表　盛訥

萬曆十一年某月某日臣某恭遇聖駕再祀山陵
盡蠲昌平州今年田租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大孝
饗親誠舉秋嘗之典至仁閔下爰敷春煦之恩編
戶驩騰窮簷忭舞臣竊觀前代間亦蠲租一見於
元封而泰山之登何義再行於神爵而甘泉之幸
無名既於禮為不經故雖蠲而非惠孰如今日獨
邁前蹤欽惟皇上事親如天保民若子雨露濡而
霜露降時動孝思五月穀而二月絲頻勤慈念是
以宗廟應節祀事再脩精禋方展於園陵軫鄉遂

周乎黎庶謂昌平之地比屬宸遊勑令歲之租悉
行蠲免以不驚之徒御曾何供億之煩乃惟正之
常供頓罷征輸之令即周王之大賚何以加焉彼
漢帝之賜租方斯蔑矣臣心勞撫字慚治安之未
聞政拙摧科患民逋之日積欣逢帝澤共效嵩呼
伏願體列聖之心誕敷厥德推一州之愛益廣其
施合而遊鼓而嬉四海歌太平之天子昌而熾壽
而富萬年祈有道之曾孫臣無任云云

擬聖駕再祀山陵蠲昌平州今年田祖守臣
謝表　黄洪憲

伏以聖孝慕隆展精禋於路寢皇仁汪濊勤彰郿
於黎烝合萬姓之歡心宏一人之至德光彌宇宙
慶洽臣工欽惟皇上總握乾樞彌綸元化承兩宮
而聚順孝已達於神明感四序而興思慕不忘乎
錫鳥春霖降暢既薦馨於迎來秋露凝悽復含情
於送往乃淸馳道駕六飛以星臨爰肅鴻儀率千
官而露拜陳彝尊而薦信黍稷維馨依瓊席以來
嘗聲容如在式恃百行之首允爲萬國之觀猶謂
仙蹕所經民實勤於供億爰令窮簷得所吾何愛
於蓄儲用發綸音大垂恩恤向猶減其半稅今並

錫之全租毋俾銍艾辛勤空機杼於輸貢務使稱
埔盈積得獻壽於稱觥益念彼齊民皆祖宗之赤
子故蠲茲成賦服膺敬之遺懷先成民而致力於
神稱嘉穡爾無愧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信大孝
思不匱焉彼漢復沛豐徒爲升濟之故唐蠲虞芮
秪因輸輓之勞詎如皇恩賞推祖德信一統之盛
美亢千古之奇逢臣某職在撫循深慚保障恩承
給復共荷耕耨幸脱考於陽城敢忘寬於尹鐸伏
願緝熙純孝廣運洪仁思精爽之有凝萃祇祓於
九廟念民勞之未艾普惠鮮於八埏瑤圖永固於
苞桑金歲益綿於瓜瓞臣無任云云

劄子

（宋）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劄子　歐陽脩

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
轉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
子令常用心體量轄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爲河
北於天下諸路最爲用武之地曩因通和之後弛
備多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興廢朝廷悔鑒前弊
故先慎擇官吏務欲修整頹綱并准宣頭節文一

十九州軍揮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糺舉卻致臨事闕悞朝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虛驚軍情未帖相次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承祐頃知澶州引惹脩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籍多端又為按察使張昷之奏

論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遷延不去又以邢夔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慎選承祐庸劣貪殘奴廝之材若以曾効僕使之勞不忍廢弃豈無閒處可畜養之況邢州北連鎮定控扼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樂戎鎮俗尤須擇吏萬一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賜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取進止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為禁軍劄子

歐陽修

當司近牒正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取索昨來保州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準部署司公文分析到一宗分配兵士人數內二千一百六十五人配諸州軍禁軍一百九十八人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內八十人配禁軍武衛指揮十人配廂軍威邊保節指揮尋體問所配禁軍兵士八十人並是城中作過殺戮吏民劫奪財物汚辱良善靡所不為其人等並各配禁軍指揮仍升得軍分共十人配廂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聞城中兵亂

遂投定州別不曾作過當分配之時卻責以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體問其人等為見城中作過兵士卻升得軍分亦累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說稱無過降作廂軍本軍不敢接狀然亦以其人等怨忿不敢差使功役只與閑慢處窠坐羈縻當司看詳部署司分配保州兵士之與升降之間顛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邊等兵士被降配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比不得無言今若先其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尚全大體若萬一漸形怨忿別起事端至時難為鎮靜不免改更則轉更引惹驕兵生

事者

右具如前當司雖于細體問得上件降充威邊保節等廂軍事節慈慮引惹又不敢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今錄白部署司元牒分析到廂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特降指揮下正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析元降配前處兵士元係是何指揮及坐何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與當司體問得事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廂軍人數只作因有郊該恩赦却與升為禁軍所貴於事稍允伏乞早降指揮

論李昭亮劄子　包拯

臣等伏見宣徽南院使新知澶州李昭亮因赴任到闕朝見復有指揮且令本院供職雖天恩寬假人欲必從然於事體有不可者尤須為國家顧惜綱紀也竊聞昭亮在延州日常累乞移近郡而澶淵據北道之會扼大河之津朝廷素責重臣以鎮之是委遇之意不為不優矣州境與畿甸相接兼得以便私家之事如昭亮所請不為不從矣以至增南院宣徽之重誕告於廷而遣之今始得覲又欲遂留京師前命廢而不行為昭亮計誠可矣恐非朝廷所以命大臣而大臣於出處間自持慎重之體也外議多云比來河流頗虞決溢之患昭亮以此懇辭不去又不可之尤甚者也古所謂大臣名能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也今其名位兼中外之重亦可以同休戚矣而計較一小利害不肯宣力矧天下利害固有大於此者朝廷欲誰使哉大臣舉措果如此將何以勵小臣哉伏望陛下依前降指揮趣令赴任上以介出命之體下以存承命之信無復開僥倖覬覦之路由大臣始克如此事體所繫不細臣等故敢極論之惟望聖慮必賜裁擇

論保州事劄子　包拯

臣伏見保州城內兵士等自殺害官吏以來朝廷累行招諭及一面進兵攻取至今固守未下況地據要害境接敵界萬一閒敵中見屯兵界上以防託為名其安肅軍廣信軍切須以宿將重兵鎮守捻扼以備侵軼之患且兵家之法惟務拙速今若用兵進討則城堅難拔降勅招諭又人心未信倘不別議措置必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欲望聖慈於內臣選擇素有材幹可任者令齎密詔往彼縋入城中以

詔旨一二親自宣諭俾逆黨知朝廷並貸其前罪昔與昭洗之意縱逆黨迷惑未即信從其間誑誘脇從之人以使命在彼必有他變或翻然改圖矣昔唐德宗朝李懷光據河中叛累命將帥攻城不下乃以給事中孔巢父及中使持詔入城慰撫未久部將牛俊斬懷光以城降此亦前事之可驗也若但以詔勅於城外招安緣此輩自知惡逆罪不容誅亦未審朝廷確然推誠信寬貸之恩以城壁堅固糧食充足且務偷生苟延月日雖欲必取又緣諸處卒伍素不訓習攻城之具亦旋創造不惟進

攻之後城中生聚枉遭塗炭兼恐兵士等所傷必甚萬一別有他虞事體不小尤不可不深慮也以臣博採外議若令親信內臣齎詔入城諭以赦宥許其自新事必有濟於理亦便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五

策

宋

上復幽薊十策　宋琪

國家將平幽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邀備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番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番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疆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光德光南

侵還死於殺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為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為睡王二年為永康子明記所纂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番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為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為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于越謂其

剽剝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族
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名阿
保得者昔年犯闕時令送劉琋崔廷勲屯河洛者
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並
髡髮左衽竊為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里室韋
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
吐渾沙陀泊幽州管內雁門已北十餘州軍部落
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番之地也番
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番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
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

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
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
主吹角為號衆即頓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
稍屈之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壍柵之備每軍行聽
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
俟近我師卽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
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
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賚退敗無恥散而
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
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

士衆力强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敵
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寨柵但專守境勿
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俟戎馬既肥長驅入
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瀰漫遮空鞍馬
相持兵甲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
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邢洺則恐
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弓弩手大者萬
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
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
國家別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

邢洺貝州以來設犄角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
既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番馬無力疲寇思歸逼
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不過十
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戎排
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
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
右稍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
都虞候指揮使押番每隊用馬突或刀子搶一百
餘並弓弩得衆其陣身解鞍排之俟與戎相搏之
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

更進彼若來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騎步人五千分為十頭以俟斧鉞俱進為回馬之舍陣稍不可輕動益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權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稍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猗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為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為彥澤之所誤如

將來役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為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偃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令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況幽州為國北門押番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番旬浹軍糧

自齎每人給麨斗餘感之於義以自隨得馬每匹給生穀一斗付口袋飼秣旬日以二升為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擎裝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餉亦未為晚

（明）

瀛海水患策　　于愼行

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其利之不能勝害也則無以其利而留害其害之不能勝利也則無以其害而掩利善策者裁擇於便宜而注措其方略庶克有

濟乎雖然亦難矣扼腕而談其事者易奮臂而當其事者難奮臂而當其事者易燭照而揆其事者難燭照而揆其事者易專聽而責其成者難是故計臣謀士莫能建必然之畫而成安流之勛者難之也執事按瀛海之地與傾瀉流之多故思往哲之成計悉時變之隱情令諸生籌便宜患生故不佞授之掛算罔知縱橫然而願竭其智無道其愚夫瀛州者畿三輔之下形九河之會道也支祁為虐則魚龍拂蕩於平原河伯不仁則桑田蕭條於戶野嵑嵑盱盱滔滔湯湯蓋自昔患之自昔難之

矣然而滹沲猶未合也滹沲未合則蘊湧奔騰之勢未甚而疏瀹浚導之功易舉當事者猶能措手足而不至於大壞分裂不可收拾自者隆慶中滹沲爲梗其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狀若震霆疾風而莫可禦泄於猫兒灣於桑乾決則金隄爲之潰溢則千畝爲之不稼處處無歲弗害於國家所賴於三輔者今且爲魚鼈之窟而主計者遂無可奈何矣胡不引孫禁賈讓之事觀之也禁之言曰開通大河浚利水道水去得美田可二十餘萬頃又省吏卒治隄救水者三萬人此轉害以爲

利者也是一計也禁之所以著績也讓之策曰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勢不能濫期月自定此因害以去害者也是一計也讓之所以茂勲也此夫二策者執事能熟之愚未能言之二三主計之臣能行之而卒莫有究利害之大原追孫賈之芳蹤舒廟堂之隱憂者何也則以今之時視孫賈之時其難之難且什百此也書曰惟克果斷訖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疑者功之廢也斷者謀之成也今之議滹沲河者曰故道可復也復之而旁有議之者曰得無傷於漕河

乎曰下流可濬也濬之而後行跡之者曰其如海口沙高何秦越分觀公私異慮今日一議明日又一議而卒未有定質爲大道旁作舍三年不成路岐同車千里坐失此主計不力委任不專之患也蓋昔者禹之抑洪水也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樏當其事者勇矣不獨談其事也北載高地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入於渤海決其出路精矣不獨當其事也十三載過家不入若無弗命相無違言責其成者專矣不獨精其事也然後九川疏九澤灑九道通九山度諸夏乂安功施三代

美哉禹之明德乎今滹沲之流水雖急力非橫於懷襄之勢也歲不常溢非久於九年之遠也廟堂憂慄之主非下於姚姒之明也左右協寅之僚非讓於岳牧之良也然彼則以四海而底平此則以一方而爲壑則主計不力委任不專其故可覩矣是故任人尚目而語難智者借箸而籌策孫禁之畢可和也則二十萬頃之田未必非利賈讓之疏可行也則明日入海之流未必非便得其人不以浮議搖其計專其任不以閒功壞其成庶幾哉與大禹爭烈矣

宋

救災議

曾鞏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災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

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眾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眾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它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不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十萬戶計之中等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受之際

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凡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處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眾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

史225-090

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矣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今外有大敵之可虞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

則用十月之糴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

來京師內安輯畿甸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未形之內乎此所以審計終始見於衆人所未見也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寶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又捐茶荈香藥

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元

正元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　元永貞

竊聞天子七廟萬世之通義三代以還莫違茲道原廟之制肇自末世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詔有司立原廟遂有衣冠月出遊之名其後郡國所在因各立廟至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能之遵按尚書黷於祭祀時爲非欽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伏覩世祖建立七廟崇奉孝享可謂至矣而睿宗皇帝神御別在正定路玉華宮竊惟有功德於天下者莫如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若官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今玉華宮原廟列在郡國又非能與降誕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祭御容非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玉華宮照依京師諸寺影

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供罷遣太常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之靈無褻黷之煩而禮官免失禮之責矣

明

西北水利議　徐貞明

當今將圖計議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者乎然緩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創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盡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盡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盡先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

頫府之地皆可行也而先之於畿甸以示可行之
端則改近而易發事利而人信示東南都衍又
重鎮固股肱神京被邊用必須者則今地負山控
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水利
尤易易也予所編一二解事者爲備歷山海之境
問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
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
然姑摘其十情牍而人臆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端
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莊平谷縣之水峪
寺及龍家務莊三河縣之[illegible]則坡屯地皆其

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
國莊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
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疏渠皆田也
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通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
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韮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
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
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
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
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沒四出至
張家莊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

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
榆坨史家河大王莊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鵶洪
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青莊塢導河可
田後湖莊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
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之地屯
牟之地屬於官官爲開其荒而收其利不難也至
於民不業者俗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遽阡以
東瀕海茂草平土於瀕海可田則白木道沽關黑
崖子墩起至岡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廣之百
餘里南北廣之六七十里皆與豐潤地與吳越

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荏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然
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
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
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
東極邊海而瀕吉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
其中境欲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
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
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
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
行也有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

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窘而難久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者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歲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之於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開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

水田議　　姜揚武

憶余垂髫時聞鄉徐公孺貞明奉命開三輔水利阻於浮議曰北土不宜稻也庚戌陳生國紀與涿

鹿見越人之習水利者疏畦引水翻為稻田阻於衆口曰北土不宜稻也余私詫曰今涞涿漁陽廣栽杭稻民獲其利矧職方氏云幽州穀宜三種鄭云黍稷稻賈公彥疏云幽與冀相接冀皆黍稷幽見宜稻故云三種黍稷稻也是幽之宜稻其來舊矣或曰涞涿之間山泉淸淺正劉靖紀勳碑所云疏之斯溉決之斯散也者吾鄉亢旱則涸及三泉隄潰則水深五丈障之猶虞蕩決引之更益奔衝議水田於豐利非徒無益實增之害也余聞之艴然曰若所云誠夏蟲之不可語冰者矣且漳水可以灌鄴為澱水可以富關中何吾鄉之於河獨遲之如仇而畏之如虎耶及讀宋史何承矩傳自順安瀕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悉為稻田食貨志云凡雄鄚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吾鄉始為塘濼終為稻田防塞實邊其有成績稻田有八利多為溝渠引填淤之水利一分為支河疏浚塞之害利二旱不虞枯槁利三水不虞泛漲利四通舟楫以便轉輸利五稻斗易粟數斗利六旬賦易完利七戎馬不得馳突利八然始必擾民邱壠多起丁夫變置川

原遷延歲月都邑易騰浮議愚民濟布流言未舉艱鉅之事已中撤余之曰必專之寄勿付之重臣勿因小害而阻撓勿徼微利而鹵莽寬其文網需以歲時則數百載之曠典庶可次第舉矣

本朝

鉅鹿隄防議　　王雞

嘗攷邢襄國屬大勢與衍廣輿所記廣阿澤獨隸鉅鹿是又坦衍中之汙下者也舊起城之西南以及於東北針築長堤一道界連任平廣宗約百有餘里未審肇於何代明之末造恒暘乾旱泉流多

洇泯洳揚塵民遂亦此蜿蜒蚓孔阻礙平雨不晉
若發亢矣一行蹤迹得串十夾八九至順治十一
十二兩年當街無收任縣之張家莊所歷牛尾堲
水祭馬有泉洺沙灃八河自西而來平鄉之洛渡
暨廣宗之衆文仁義李魏板台諸村甚慶四散之
水自南而東漳滏驟呼大陸泥淤窪漥之民不盡
爲魚者幾希於斯時也無論祭驗不仁然四望瀰
漫亦無鄰之可翼況畚插莫施又孰是可桓之壤
以棠我卿戚名乎行無追恤伏文以之說謂謂自
兩治水後九州諸人亦不夫泛溢決從者春田以

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深廣
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
勢之分于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膩膩
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爲阡陌則凡何所析之細流
盡併而爲陸矣猶髮之舊約於梳齒者今遡東而
髮之其勢併其力自捍又何怪乎文長之言如此
顛疏之誠是也而非所論於倉卒人方簸蕩於洪
濤漩渦之間乃要博而講十道迂闊殺人幾等於
擠壑如廣宗地勢稍據上游嘗泰越我鉅民而且
不爲之所訟爭關會累年不息奈之何以分漳滏

滏者同思於河物之民與上黨之民哉此必不得
之數也判古制之行難復者井田其一然則必何
如而後可凡天下之事必有何以爲定無所處
者則必有處也獨不聞救荒無奇策耶王制曰三
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
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夫飢溺也
其法可移以禦水何言之有見方有氣數之災偶
欲一乘於莫備莫覺之際亦未嘗不紓之於數年
或數十年而後再來且淤至而爲仍者絕少但人
之常情水至則徬徨號泣水退則俯仰玩忽苟於

冬春交會於耜舉趾之前村落之處下流者家出
幾貿貿役幾日立爲成約富好義而樂輸不在此
例若宅院尤當衝要者竭作亦聽自便日計不足
歲計有餘知十年之後當必如陵如阜矣其下淺
泊深塘既可放淤而且饒荏蒲稻蟹鼓菱魚蛤之
利儻遇夷縱忝擄家以登不穩於樹巢耶即室廬
不無淹損而此畝鍾圖入之蓄亦足相償而鳩庀
不難矣總之疏瀹之說爲全之策也固巨莫復行
課古之於一隅之見也似易可漸舉雖卑卑乎實
之事亦須堅壹耐久之心又勿曰以鄉民而衛城

史225-095

郭之民也言錄所在分義宜然耳居者移獨不爲
身家乎在官自司當爲民計而在五日民九當自爲計

論

唐

爭臣論　韓　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
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
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
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
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

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
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
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
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
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
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
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
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
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

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
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
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
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
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
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
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
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
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

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
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
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
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
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
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
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
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
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

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
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
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
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
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
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
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

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
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
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
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
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
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
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
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
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
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
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
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
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
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
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
人乎哉

(宋)

祖逖論　蘇轍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強敵弱則利於進取將
弱敵強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
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

出亦無功石勒之死也庾亮為北伐之計石虎之
老也庾翼為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
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略取之意終以兵將奔
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帝前後屢以兵挑元魏
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
取淮南皆終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
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
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為憂或問
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

晉必由英豪度今常人亦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裂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殫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西征苻堅兵銳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反而況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征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敵

乘釁毒流中原耳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逖爲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逆復進據譙然未嘗爲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尋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爲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雖石勒之彊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葬成皋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荅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畧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彊將弱能知自守之爲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爲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本朝

高允論

魏禧

國書之役高允既免罪出語人曰吾不敢愛死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子掩卷而歎曰甚矣允之言欺我哉允忠誠正直口無所擇言身無所擇行雖微翟黑子必不愛死以欺君然允必爲此言者至

高之行人所樂居而允顧退然自託於小善此古人所爲不可及也或稱楊震金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宣德中周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我仕無害於義但負金川門一慟耳夫廉吏惡不義之財雖使天地間無復有鬼神猶必不受金忠臣疾不義之祿雖金川門不痛哭翊必不仕且夫翊一門卒耳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矣而介然不肯少污其志可不謂大賢矣哉魏子曰吾於允得保身焉中牟既定趙簡

子義田基而賓之恭曰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恥不義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有以夫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六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七

記

〔唐〕

宋文貞公碑側記　顏真卿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屬大厥寇趙定州河朔洶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買於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元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詠秀元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異日入奏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元宗深嘉歎之前碑闕故略述於此公第三子渾之為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讒謫旋安史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忝監察殿中為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真卿論撰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名嵩以文武忠義之

史225-099

貧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偉之懇誠崇豎莫致適命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僝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既畢建立斯崇遠近注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所騁託迹於階序負卯刺湖州之日周成其文謂儆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於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

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於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於朝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命待之於側門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城垣之外陽門通衢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之善利庇彼遠宇逮於交衢鐵其瓶以永不羸石其甃以給無泥飛幹周敞泄貯前注泙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沓赫曦以伏炎在搖落而微清抵凝沍而不閉蒙四序以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滙所向焉綆燠腸之虞濟煩之之艱俾倩者得以滌盥療病者由之銷愈滌汰氛垒沃洒蒸灼淡然下攻與地配久化爲闇爲開敞鄰梵宮之清淨修廊對開連樓鬱峙嵩貞侶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指心而授應日而就彼瓊福吉祿繁祉崇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得乎故北寺司刑上卿也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參貳外閫顯榮當朝爲藩青冥前觀萬里鑿

井爲濟川之漸斲輪爲秉軸之兆可轉聘而待矣公才略量碩質貞氣淳名膺王府心拂塵累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迴俸節財蔵事彰義將獻祉於大君貢休於元戎歸壽於高堂三事體大公之一弘誓乃戒司論者書實刊記揭於井外大曆六年三月記

(宋)

廬州頓邱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爲北門重郡古洪河渾漕爲巨防捍爲要津堤繇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皐御

戎軒翠華朝臨虜騎銜奔講言終驛行李便蕃賓
客供給禮莫重焉總是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朝
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爲先其米鹽牒訴圭撮
至悉萃於縣道則爲令者又加難焉以是一切趨
辦而不遑其他唯吾從叔仲達爲能推行而優爲
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寢密監司操持羣下不得動
搖吏亦便文該事亡能往來濡於其職不克自振
官寺陰頹寢堂聽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搖手
其他可知矣仲達爲邑宰於斯且朞年職修事舉
顧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

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城縣來入亟請於上
取其故廨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聽事下至
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干門垣牖壁共几若干工
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爲過在下
者不以爲煩程功即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
不徒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躡此
位登此堂者有以知改作之日庶幾繼葺之俾勿
壞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
下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
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勢如槁毛上能得
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
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
吾毛君聖美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於心而猶
爲其所難剸剔梗斷裂之故不得行啟明察深矯鵰
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
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
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
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

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
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
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爲天下勁國其後四分
以爲代魏燕趙路漳南踰上黨肩死頓僨不能相
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
鋒其人生而知有鐵鬭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
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已
異於他俗此宜治之非毄而理美摩撫調養之既
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
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

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重修北嶽廟記　韓琦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山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於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苟非質於圖志人咸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壝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旣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其後世之文乎然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別林焉而萬幹擢嶽之

形也倐聲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霆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藐於是暋於是安知其所以為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象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違禍而趨福雖異於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以建皇極封太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加以安天元聖之號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也故廟宮之制崇飾宏大惟禮之稱著於定令以時繕修歷年既久吏職懈怠日風月雨以圮以漏每歲立冬天子以所署祝册就遣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頹簷壞廡之間慢神瀆禮莫斯為甚慶曆八年夏六月琦徙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由於乏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為佛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匠丁責成於邑吏兩職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

而勉焉弗懈於是敝隨朽撓之迹煥然一新宜神之嘉貺寶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九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文志諸廟石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鑒也有禍福焉福善禍惡惟神之宜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閱古堂記　韓琦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予以不肖辱

其遇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勵凡患其汨於多務而忘之弗虔曾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爲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爲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爲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持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

之所爲也誠以巳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閒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殽觴詠笳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愛孰知夫樂之爲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攘遝沓之在巳予因得其道而處之至於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不離几席如閱傳史俾人人知爲治者必先於教化用兵者必貴乎權謀而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與遺風餘烈可以傚於旂常傳於簡策越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談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己之爲益是將有益於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汚慢之患矣謹記

竇諫議陰德碑記　　范仲淹

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初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僕盜

用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臂上云求賣此女以償所負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券甚哀憐之卽焚券留女囑其妻善視之及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嘗因元夕往延壽寺忽於佛殿後得金三十兩銀二百兩持歸明日詣寺候失物主還之其同宗及外姻有喪不能葬者公爲葬之凡二十七人有女未能嫁者公爲嫁之凡二十八人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窮困則擇其子弟可委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給由公而活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

不可勝數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千卷祠文行之備主師席遊方來士有志於學者跡其門至凡四方之士由公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跡先是公夢亡祖父後十年復夢公曰吾嘗告汝二十年前貴無子分日年壽短促今數年以來名掛天曹特延三紀之壽賜五子各榮顯公益修陰德享年八十二歲沐浴別親戚談笑而終五子八孫皆通顯於朝後之教子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瀛州興造記　　曾鞏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爲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爲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曉譬爲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雨止衆以有蔽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援兵警備乞於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惟北邊自通使以來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寢弛不治習以爲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爲己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迺請於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叚取於備河

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爲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圮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門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騎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爲南北甬道若十里人去汙淖即於夷塗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葦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壁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爲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災子產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雖無異公繕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余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適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爲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當勤於是邦也

元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間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於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而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與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

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辭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爲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改邢州爲順德府記　宋子貞

皇朝以武功定天下凡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上古所不能臣人跡所不能通馬首所向莫有能國又能遠撫長驅不施纓鎖懸制其死命於數萬里之外雖有桀驁曾不敢喘息信有方矣至於朝廷之憲章軍國之政令公卿大臣之職業閭閻細民之疾苦俱未暇及也皇帝以仁聖之資承祖宗之託文經武緯將大有爲於天下故即位之初建號紀元維新庶政崇儉素而屏侈靡進修潔而退

貪殘以四善敦民風以六條責吏治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使天下曉然治道之歸越三年九月詔以邢州爲順德府仍割磁洺威三州爲屬郡旌治功也始河南既下海宇混一朝廷遣重臣大括戶口歸之郡縣用頒賚諸有功自諸王駙馬及將帥部伍其分他各有差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仍許自署官吏邢州火縣爲戶凡一萬五千皆屬達剌罕部每城置達魯花赤一員謂之監視之人也其人武弁不習吏事重以求取爲念故姦吏乘之肆爲朘削始

於貧民下戶久則小人富家末則權豪勢要剝削椎機惟恐不竭至無所與取則求貸於賈胡以供日用累息既多適責民以償之求縛笞榜無所不至百姓始大駭散而之四方矣千里蕭條爲之一空城中纔百餘家皆以土塞門穴地出入望見單馬則匿之叢薄間俟過而後敢出行人過客雖欲求之勺飲亦不可得爲官吏者亦晝伏夜出以理訴牒人謂之鬼衙甚者或棄印而去時上在潛邸德望已著沙河縣達魯花赤呂誠進士馬德謙不遠萬里具言於本部願以所屬之地歸之王府遂

合辭以請朝命許之仍蠲免逋賦停罷宿負以行總六部同議官李惟簡爲安撫使東平路行軍經歷劉肅爲安撫副使誅其不法尤爲民害者一人其餘或黜或降使不得害吾政民之歸者如市未及期月得戶凡三萬老幼熙熙遂爲樂郡既而洺磁威三州亦相繼納土至是大比遂爲天下最故有是命命下之日其安撫使劉侯秉恕知府事趙侯國輔偕上之寵光且以爲邢之榮將支之石以示永久介右丞張公文謙屬筆於予頃謹按邢州實禹貢冀州之地故邢侯國也春秋時屬晉其後

三家分晉而又屬趙孝成王嘗築臺以朝諸侯爲趙別都故曰信都及秦併六國罷信都爲項羽改名襄國王趙歇爲趙王石季龍置襄國郡隋開皇十六年始爲邢州唐武德元年置總管府天寶又鉅鹿郡尋復爲邢州宋末爲信德府今復改爲邢州國初因之今改爲順德府其地枝山帶河爲古用武之國有鼓鑄灌溉之利且當南北往來之衝故民物浩繁常甲於他郡在承平時登版籍者恆不下十萬戶歸國之後尚有戶萬餘而節度使武貴於盜賊橫流中一匡而定不可謂之無功及晚

節時遂竟殊死於民刑自是而後連易數節度皆故將部曲擅自廢置而繼以朘削之政爲盜區者二十餘年至是而後定噫土猶土也民猶民也而爲盜區爲樂郡豈否極則泰固其理耶抑變而後通存乎人耶昔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而明帝不許曰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而況大都大國可以輕授人哉國家當開創之初而以其包荒容納終八而得一邑者使宰一邑得一州者使典一州又況子繼兄殁弟及而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明天子在上方以仁民

爲前務將有如黃霸如龔遂如寇恂者踵武而出然則太平之興當自此郡始故取歷代沿革及其所廢興而併書之使後之爲政者得以自擇焉

重修狄梁公祠記　　宋渤

昌平北門外舊有唐狄梁公廢祠不知始建何代大德三年縣尹遼陽王君敬卒同寮昔新之今中書左丞呂公大麟見之曰古唐賢輔也是祠自出雖無從考然其行先哲修廢興善良吏事也葺而祭之宜哉凡再閱月祠之內外皆完好具其事來謁予曰祠成當識竊謂傳有之能捍大患能禦大

菑者咸載祀典按狄公於唐爲社稷臣史具名節與房魏姚宋等如忠格悍后力爭廢主能以孤身當横流中毅然不易　舊史稱寧州爲勒石頌德彭澤爲立生祠魏州復有生祠皆其所嘗臨治恩信及人既去而猶思之者也今昌平於傳未嘗作邑而祀之何耶按萬歲通天中罷魏州時嘗轉幽州都督中宗反正自右肅政御史大夫改河北道行軍元帥其能修城守具論發兵戍疏勒非是請曲赦河北脅從民人蓋獲免者數千萬計皆當時施行其有大恩德於燕趙間甚昭昭夫豈直昌平

哉吾嘗往來上谷漁陽古鎮戍中往往有公祠宇蓋敦實之精忠義之著其被覆昔之境感而不忘相率祠之無疑也以公平生議之天下通祀之無不可者昔人謂聖人設祭事非必神之也亦附之教焉其於天地亦有尊也其於宗廟示廣孝也其於功烈示報德也凡是者猶按之於典以故事率而從之罔至於百代而下使人念其明德象而祭之非以忠貫天地義在人心故能然耶且梁公奚俟辨記與築事偶及之云

越支場重立鹽場記　　徐世隆

海上之國鹽爲貨蓋天地之富藏民之所常食不可闕者也昔夙沙氏佐神農煮海水以食人人始知味厥後帝王繼作因民所嗜俾恣取之而無籠榷之禁逮管子相齊乃請桓公責渠展之鹽征而積之糶之梁趙宋衛者而獲成金無算權其輕重以成霸業由漢以來廢置不一凡主國計者必以管子致齊富強之書爲言時君多從之皆非事之與古殊而度之倍百與其加賦於民孰若取山澤之利之爲便晉之有官只以是歟幽州置鹽始見於後魏歷唐以迄遼金西屬京圻生齒既繁炊爨

簽衆嘗設提舉司於寶坻秩視五品以重其選所轄諸場越支課居其半特除管勾一員以涖之國初草創鹽政未立任土之貢一付京官府土豪彼府檄鳩遣民集越支之宋家營復事煎造聚落未成京使已旁午令大償巨價鞭笞逼急田野爲之騷然未幾以鹽司隸徵收課稅所聚稍息有自薦課之令行提領諸路者既自詭增倍鎔山煑海搜羅殆盡其徵輸入官者須厚賄乃獲歸且以所費取償於其屬大抵物直十錢估以當數十錢而工本又稽時不給給則尅減自是灶民困矣中統元

年改分十道宣撫爲外臺悉革前弊然禁甚嚴下之估罔利者陰虐無告民猶爲病至元二年詔以大中大夫禮部侍郎倪德政爲中都路轉運使提領稅司事答木丁同知使事寶坻鹽使崔君臣副之倪公敦厚廉平且練財穀稔知民苦計會同僚公議凡場戶入鹽即給仍純支寶鈔不折諸物其尤貧窶者預貸工資以賙之於是富者起逋者還擔者肩步者騎傭者籍料量平糶刑息獄閒登會不二歲歸課以盈庶袋山積瓦廬相連牛馬蔽野自再立鹽司以來幾五百年未有如今日之安靜

無援者也鄉者士庶願揭監司有以紀政績來乞文余謂人知監司之賢不知相臣擇監司之賢故能樂人之樂憂人之憂使諸路監司皆能如倪公輩之心將澤遍天下又豈特越支一場而已哉是當有國家考績之法此不必喋喋特采其廉平安寧與人稱頌者爲之書

通州重修文廟碑記　吳澂

皇元有天下文教自京師達郡縣雖遐陬僻壤莫不建學設官以闡教事通州近在畿甸素闕廩給學官每至輒去不惟教事廢弛而孔廟亦且不葺

將就傾圮太平楊齊賢由豐潤縣教諭來爲通州學正思振厥職擇民間子弟可教者得三十家籍之入學謂之甬胄白之官府而復其身州之恭李侯與州之長協心主張于上於是人願出力以修廟學首治二年七月役興八月績成孔廟正殿東西兩廡及外門上瓦下甓巧竣一新講堂敝壞蕪殘而塗墍之前後簷漏中外牆壁悉備其所未備具南則敞門學　闢其北河續樓宇二間學者遂有藏息之所廟之南豎立碑石加封詔書示永久積年之頹廢一旦而完整雖曰學官之勤彼州

官挾持之功胡能致是哉古之牧民者常以教民
孝悌忠信為急務通州之官能用意於廟學不敢
後庶幾不愧古良牧之政矣州長名速剌吉大其
官承直李侯名也先其官承事在州多惠政通民
使之初倫河之西有閒田欽依至元三十一年詔
有撥隸州學後遷官奪取造廬舍而私其儆利齊
賢愬於官戶部禮部暨監察御史直其說以畀州
學如初今齊賢又以餘暇率所轄三河縣之民修
其縣之廟學深可書也

崇文閣碑記　吳澂

國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偏
尚也廣延四方耆碩之彥與共謀議遂能稗贊皇
猷修舉百度文治浸浸興焉中統間命儒臣教胄
子至元間備監學官成宗皇帝光紹祖烈相臣哈
剌哈孫欽承上意作孔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
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營建
國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逮至仁宗
皇帝文治日隆僉謂監學儲藏經書宜得重屋以
度有旨復令臺臣辦集其事乃於監學之北構架
書閣閣四阿檐三重度以工師之引其崇四常有

一尺南北之深六尋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
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績成材木瓦甓諸物之直
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煥然增
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講行典禮賁
飭太平文治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記
告成之歲月制命辭臣撰文臣澂忝當執筆今上
皇帝丕纘聖緒勤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
也泰定元年春詔降俞旨國子監立碑如臺臣所
奏臣澂謹錄所撰文以進臣聞若古有訓戡定禍
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武之與文各適所用然戡

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緯天地則亘古亘今不
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
文也人文與天地相為經緯則亦與天地相為長
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忽忽用武日不暇給
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越百王
宏規遠範垂示萬世以為聖子神孫法程夫豈常
人所能測知蓋創業之初非武無以弭亂守成之
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即止文
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
治之臣文治之臣苟非教習之有其素彼亦惘然

孰知文之所以爲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暢文風
涵育其人將與人共治也斯文也小而修身齊
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動之儀倫紀之敘事物理
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凡燦然相接煥然可述皆
文也古之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冊不考古人之所
以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爲世用者也然則聖朝
之崇文豈虛爲是名也哉故閣之所庋古聖賢之文
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教設弟子員使之以是而
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則游於監學者濟濟然彬
彬然人人閒於言動之儀昭於倫紀之敘博通乎

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輔翊
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而選也
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
若夫不能潛心方冊與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
而涉獵乎淺末炫燿乎葩華曾是以爲文乎上之
所崇下之所以爲世用者蓋不在是

大都東嶽仁聖宮碑記　　吳澄

天子秩天下名山嶽爲衆山之宗岱又諸嶽之宗
也東岱泰山之有祠官秩而古今祠祭禮各不同
嶽者山祇也祭之以壇壝而弗廟五嶽因漢立廟
自拓跋氏始當時猶總立一廟於桑乾水之陰逮
唐乃各立一廟於五嶽之麓若東嶽泰山之廟徧
天下則肇於宋氏之中葉古者祭五嶽之禮視三
公蓋天者帝也地者后也諸神諸祇皆帝后之臣
也天之日月地之嶽瀆臣之最貴者三公爲臣之
極品故祭之禮與公齊等祭之秩次如公而非爵
公爵爵之也唐先天開元間謂漢以來王亦爵也
位公之右於是封嶽祇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
間致隆嶽祠猶以王爵爲未崇極於是尊嶽祇而
號之曰帝意在乎尊之而已禮之可不可有不暇

計吁咈哉若神僭竊同天地所以起大賢之慨也
既廟之又爵之既爵之又像之地祇而肖像若人
焉至於今莫之或改也我世祖皇帝平一海內制
作之事未遑尚仍前代之舊東嶽猶號天齊仁聖
復加新號曰大生郡縣並如金宋皆有廟以祭東
嶽大都新築規模宏邃社稷朝市廟學官署無一
不備獨東嶽廟未建元教大宗師張開府留孫職
掌禱祠晨夕親密欽承上意買地城東擬建東嶽
廟事既徹聞仁宗命政府庀役開府辭曰臣願以
私錢爲之倘費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効報也

上谷加賞遂勑有司俾持毋得阻撓方將涓吉鳩工而開府遽厭世嗣宗師吳特進全節深念師志未畢竭心經營不惜勞費於壬戌春成大殿成大門於癸亥春成四子殿成東廡西廡神像各如其序魯國大長公主捐貲贊後復勑賜廟額曰仁聖宮特進以書來請記予觀先開府之報上恩今特進之繼師志忠敬出於一誠其實可書也而余因及古今祠祭循習之由以俟議禮者之討論方今聖朝積德之餘際百年興禮之會明聖在上仁賢布列必將追復二帝三王之懿蓋革魏唐金宋之駁其於東嶽也禮以地祇而不入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殷縣於其方嶽而不徧祠於郡縣夫如是雖元聖復生必無曾泰山不如林放之嘆秉太平之基新一代之典昭示萬世之法程斯其時矣何幸吾身親見之哉

清聖廟記　馬祖常

大元建國今燕以御華夏永平爲甸服股肱郡也凡十有八年世祖皇帝南平江南五歲矣即褒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召名儒修禮樂之事勅有司歲秩無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爲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也列狀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令代言爲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於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前後又不知幾許人矣茲者某年某官等乃狀上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犧牢祭品不備俎祀無官尚書秩宗有禮有義詳以告其日曾太常議制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具著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孤竹其宗國也今既像設而廟食之宜以清聖顏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也賤民鮮得而知古焉十蓋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鬬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飾於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敎朋友之交相與講於古豈獨知已之所傳又知當世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人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於俎豆工商相貸以器貨而市價不二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敎化之恩澈不由此與邦之人尚礪其志而施於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虞　集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廪稍宿衛之共億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傔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廢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

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系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塤等來言於史官求文以頌運使扎撒公程公與今運使劉公之德其言曰扎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吏皁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場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姦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

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稽覈其吏也又疲於供應而皁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羸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賦官之罪焉扎撒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某等數十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善且以垂其法於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

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泅於漏巵諸公之政乃得禁皁隸之徒滿此謂所損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爲政者尚鑒此而漸之乎扎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曆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某地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見於碑陰云

魏宋兩文貞公祠堂記　虞　集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由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歎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則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飭二公儀形而合祠焉郡人梁某蘇某各以財來助司獄徃某學正楊某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集與在行間以祠事語集將篆諸石以識

集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一

而事有所擇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爽懦無恥爽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厲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 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苟以其事而論之魏公言聽諫從實終厥身而宋公在相位數年耳比其沒也亟二十載不復更任柄要其得君行事誠不侔

矣然而天下後世信之無二則固在於立志制行之相高者乎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去非有異世之猶也邦人尚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邪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習俗之弊於文法頹壞論靡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簡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者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屬庶幾少答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

其職分之所得為而已通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嚮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夫噫豈吾一人之私也哉故作迎神之詩曰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敬恭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董子祠堂記　曹元用

漢中大夫董仲舒邃於春秋其學醇正有原武帝時對策三篇切中時弊致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先儒以為其功不在孟子下兩相驕主動必由

禮守正不阿時公孫弘方以容說位宰相故終身不得復進夫孔子歿既久異端並興學者愈失其傳秦漢以來知道者鮮惟董子能言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以仁義禮樂正心修身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論道之大原及明於天性之說多得聖人之旨其言與衍弘深沛有餘味或者乃譏其見道未明竊以爲過矣夫以游夏之言方諸孔子猶爲有疵況董子承秦滅學之後而能造道如是詎易得哉使其游於孔門可與十哲亞使居相位可與三代之治劉向以爲有王佐之才管晏弗及

也眞知言哉按漢書董子廣川人廣川屬漢冀都郡今景州蓨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曰董家里有祠在焉唐宋碑刻猶存縣北門道右故有董子祠不知創於何時國朝大德初縣人林士豪嘗加補葺天曆元年承務郎縣尹呂君思誠視事始拜謁祠下顧瞻而嘆曰祠當通衢湫隘若此非所以居董子也八月遷於縣治之東東有崇臺二丈傑閣二層舊爲官僚游憩之所遂新其敝什定爲董子祠更其衣冠悉遵古制明年某月落成事修祀事蓨舊無縣學呂君又築講堂祠下爲

東西兩齋命教諭劉澂權主董子祠事朔望先謁孔子廟次則及焉又爲孔子像置之祠學使民知所向慕呂君字仲實平定州人由國子伴讀擢進士第補同知遼州事以母喪去官終喪而有蓨之命淸勤無私臨事明决訟十年不絕者諄諭以理輒兩已之子愛其民事集而民不擾咸畏威懷惠境內大治安陵道士以久旱持盧師蛇名小青者至郡僚羅拜以禱君怒欲取而殺之道士泣請得免後數日乃由其不惑於邪如是余與乃父廉訪君昔聯仕憲臺今嘉其有子而能官也故爲作董

子祠堂記仍賦享神辭以繼之其辭曰蓨之土平原膴膴爰有哲人兮道傳千古道傳千古兮爲紀爲綱徵獻允塞兮嘉言孔彰人既化我蓨兮篤生尤營不克取而師兮是曰自絕層臺兮巍巍傑閣兮翬飛神靈兮有托祀事兮無違想高風兮如在則進德兮邁勵繼自今兮毋忽毋怠

改修廣豐石閘碑記　宋褧

閘於字爲閉城門其或門以收有所蔽近代水工用之以時啓閉以行船世祖皇帝至元二十九年可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都水監事臣郭守

敬圖水爲渠自通惠河貫京城迤邐由南水門過
通州抵高麗莊之壩爲里二百視地形創牐附嵗
壁及底皆用木凡二十四處豐其一也役二十年
當至大四年諸牐浸腐寖相請以石易爲萬世利
且請度緩急役先作則工不延工不延則周且固
仁廟勅準有司以次第舉由是至順元年始及慶
豐之役都水少監主溫臣率其屬分督稃作日役
士卒及土木金石之工千有五百五十輸木萬章
鐵以鈞計凡八百有奇石材三千一百瓴甓灰粟
他物無筭染基縱長百有二十尺三分長之二爲

衡廣高二丈閒容二丈二尺經始於是年三月之
望粤六月十有五日告成經架中度完好緻密公
私善之明年春監丞阿禮張宗顏狀是役之爲日
久近牐之高深長廣幾何糜費物如干創始改作
之緒庀工之勤成功之利之美求識以文予役之
曰世祖開物成務肇築畢泉仁廟克承先烈措注
宏遠功不百倍不改作也臣下奉行惟謹事理之
著者也記是誠宜然予疑是牐之始命名爲何人
與創始之歲果豐與歉或不徵意於後世歎惜其
可得而知也牐并修靡遊觀之所國計民庸仰以

給者猶必待歲豐而後作矧他役乎斯果作於豐
年則是役不敢妄興民不敢苟勞財不敢徒用章
章矣因其役并原其名是爲記

通惠河政績碑記　歐陽元

中書右丞相定柱公自居平章首席既而升左相
又升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卯之正月迄
今數年之中濬治舊規抑塞新弊水政大修都水
監長貳賓佐共具實蹟請於翰林歐陽元文其事
於石以貽後世元曰丞相上佐天子下理百官日
綜萬幾朝野政務莫非相業所經綸也奚獨於水

政紀述乎其長貳賓佐進曰我國家之置都水也
始於至元之辛卯丞相完澤實倡其端當時聖君
賢相爲慮甚周爲制甚密尊昌平白浮之水西流
循西山之麓會馬眼諸泉瀦爲七里東流入自城
西水門匯積水潭又東遶宮牆環大內之左合金
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踰水之陽南會白
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一百里是爲通惠河道牐
二十有四跨諸牐之上通京師內外經行之道置
橋百五十有六牐以制蓄洩橋以惠往來乃即運
糧提舉司事戶千四百五十有一隸監專治其事

牌與橋初置於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械之命
牌戸學爲石工木鐵煉冶皆習其技蔵械牌工與
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爲常約歲若干
諸牌皆石一切工役取具牌戸不擾而集國計之
不匱民用之不乏皆利賴焉近年有司擅以牌戸
抑配各驛以給驛至元延祐以來祖宗之良法美
意因循隳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若干戸餘
州縣之侵軼牌戸者悉禁絶之他戸有避徭役之
類仍因而亡者咸復其舊故得水利不廢漕法不
滯有關國計民用甚重也且通惠河之將入海也

衡漳貫之過漳西南涉瀛博之野南至於臨清堂
邑之境過境而南爲會通河盡逕兗青徐四州境
上之水入河絶淮至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其爲水
利溥矣有如京城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
瓴一蟻穴之漏則橫潰莫制守堤吏與牌戸晝夜
分番巡視不贍則借兵士於樞密所係尤重故水
政之修牌戸之復丞相有功於斯甚大可無紀述
乎元聞其言乃考古而徵今水在唐虞爲澤虞在
成周爲川衡西漢太常大司農少府内史主爵都
尉皆置都水長貳武帝置水衡都尉成帝置左右

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堤謁者晉改都水臺又置
前後中左右五水衡以五使領之劉宋置水衡令
蕭梁改爲大舟卿宇文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水
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革不一
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
或置都尉趙宋爲都水監置判監判及丞主簿等
員大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兼總舟航浮
筏之算就司其政以充用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
衡並徵其入給俸祿所稱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國
家之厚費以利天下而秋毫不征其資視古之都

水有不可同年語者矣但歷代建都秦漢唐多都
雍州阻關隘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
洛陽大梁亦不過濟洛入汴淪汝蔡入淮而已我
元東至於海而盤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消
滴以上皆爲我國家用東南之粟歲漕數百萬石
由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達東南貢賦凡百上供
之物歲億萬計絶江淮河而至者道通惠河以達商
貨懋遷與夫民生日用之所須不可悉數二河泝
沿南北物貨或入或出徧天下者猶不在是數又
自崑崙西南水入河者遂出南部之後歷交趾闍

婁貞臘占城百尚之國東南過琉球日本東至三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海而至或踰年之程皆由潤河以至闕下斯又古今載籍之所未有者也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十六相共治海內禹治水土益治川澤今之水政禹益蓋嘗司之然則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事也歟兀職在太史紀載爲宜右丞相康里氏定柱其名乃祖乃父二世宿德遠事列聖篤於忠貞數從王師戰金人隣多積功伐不妄伴戮不希寵榮有陰德餘慶施於後人丞相踵之裁歷臺閣

三十餘年清慎如一熟知國家典故及居台授雅是鎮浮坐決大政不徵辭色百度自貞有古大臣之風來求文以紀其蹟者都水野素達爾段定僧少監完澤鐵木爾太平奴薛徹篤監丞錯南滿慈普化沙喇贊卜馬兒吉顏經歷山山知事祁思道爰系以詩曰國治水官象天元冥都水有政治國大經於穆皇元龍興朔方秉令天一並牧八荒乃據析津迺建帥州襟抱萬派衡從其流東濟白浮道彼西山即是天津流卑易高西挹紫宮南出皇畿又東注海爲瓜攸歸東溟天地若爲我潴給我

漕輓徑達冾居河濟淮江陳若指掌我鑿二渠利盡穹壤雖云盡利我則不征損利利民治水水平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戶籍先正昔命倕戶習鍛習礪鋌木膠堊各程其藝制水有牌通道有梁息耗有則啟閉有常夫何牌戶俾役驛庭是求善書俾掌之肘相君既告牌戶丙復每歲鳩工鞏匠來旅水政既舉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委莫知彼水在國血脈在身百體輸精五官齋神相爲股肱水利實興榮衛不凝股肱宜能維相君量彭蠡大野江洋淵渟安靜磐瑕維相君力砥柱龍門

捍彼衝潰國之樊垣有方斯定有量斯寬燮調雍容歲益阜乾重華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庶績百川是防世是濬渠相曰完澤身先水官相彼原隰洵美相君海內稱賢周俾晳輔專美於前六府三事治先乎水九敘惟歌作者太史太史作歌載以龜趺

滋溪書堂記　宋本

延祐六年予初來京師聞國學貴游稱諸生蘇伯脩以礪石賦中公試釋褐授薊州判官往往誦其警句名籍甚欲一識則已起上及還始與交因得

知伯脩多藏書嘗知遼與金故實暨國朝上公碩
人家閥閱譜系事業碑刻表章既久又見其嗜學
不厭嘗疑自予有挑達城闕者已仕即棄故習伯
脩獨爾其淵源必有出師友外者詢之則果自其
先世曾大父少長兵間郡邑無知為學者已能教
子為人先其大父應如先生教其考郎中府君允
嚴成門君纔一子益少寬執正色曰可以一子故
廢教耶先生學廣博嘗因金大明曆積算為書數
十篇歷家善之府君既為時循吏又好讀書教伯
脩如父教已有餘俸輒買書遺之於是予疑益信

又久之則其所著書曰遼金紀年曰國朝名臣事
略者皆脫稾而今之諸人文章方類萃未已士大
夫莫不歎其勤伯脩汲汲然至不知饑渴之切己
也且謂予昔吾高王父玉城翁當國初自汴還正
定買別墅縣之新市作屋三楹置書數十卷再傳
而吾王父威如先生又手自鈔校得數百貯之因
名屋曰滋溪書堂蓋滋水逕其南也歲久堂壞先
人葺之而不敢增損且瀕市囂恐之又嘗因公事
至江之南獲萬餘卷以歸吾懼族中來者不知堂
若書之始幸文之將刻石嵌壁以示嗚呼有子不

知教不論教而不克知志若如志而不得及子子
者皆是也求若蘇氏四世知為學韙哉世之致爵
祿金玉良田美地者其傳期與天地相終始然有
身得身失者況其後焉有一能振奮過祖禰者則
又鄙昔之人無聞知撤敝廬創甲第矜貴富病先
世之微不肯道而翁之堂府君能葺之伯脩能求
記之翁之書先生能加多府君又益增之伯脩之
購求方始不弟能守也非有以將之能若是乎府
君葺堂不敢有加以求勝前人伯脩有屋京師正
定皆不敢求記獨惓惓是區區之三楹者又可以

為薄俗警矣抑蘇氏雖世為學獨威如先生有著
述伯脩著述益富豈聞祖風而興耶然予聞自先
生至伯脩三世皆一子惟其能教故悉克自樹立
今伯脩亦一子阿瑣甫髫而穎悟可就傳伯脩能
繩先生義方以造之則堂所書之傳遐乎未可槩
也是為記伯脩名天爵今以翰林修撰拜南行臺
監察御史至順二年十二月廿六日大都宋本
記

順州儀門記　元明善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與

作必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貶也南門譏魯君之皋
門也新作者改舊觀建之詞必當禮而不書不然
則在民之誣也諸侯三門皋門應門路門今之州
卽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
儀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爽於春秋
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溫榆水之陽有古城
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
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蕃蔚爲餘郡郡城據亢爽
地而四下郡廨特當其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亢
之尋常郡人以不居於其上爲恥屋焉則鼓魚於

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
大四年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
民用大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
君甚仁不生事害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
君知其民之可用也迺謀諸監郡某將建岑樓於
址僉曰休哉惟時需割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
書右丞曹公之家今僉省副使石公及諸名士或
寓之材或予錢米民皆子趨以獻工役爭事於皇
慶元年秋七月興工於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
奐丹雘欻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

五十里外若拔關樞東北則黍谷則鄒衍吹律之
山也潮潞二水會於白漈繞城東而南注吳船來
集通元橋下其西南則大都霄漢觚稜金爵隱然
鬱葱佳氣之間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
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迺託右丞
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
典禮遂爲據經而述之俾知今之州準古諸侯之
國不爲不重興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爲
之書茍不足乎是而要名勳民者爲春秋之所貶
君子愼諸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七

記

明

永平府城樓記　　陳循

京師之東有永平府盖孤竹國也為禹貢冀州之地舜分十二州隸於幽至秦為遼西郡漢屬右北平魏為盧龍郡元為永平路國朝始改路為府置永平衛戍守府故有城築于前已洪武四年指揮費愚展其東南大之周圍九里一百步其形勢則東表碣石西界灤河大海在其南羣山阻其北

山之外為沙漠之地城有四門東曰高明南曰得勝西曰鎮平北曰拱辰門上有樓傍有雉堞相屬而於城之東南隅北一最高處又各為樓以望烽火名之曰望高樓太宗文皇帝建北京以其畿內東藩為重鎮襟喉之地朝鮮諸番朝貢必由之路乃增置盧龍東勝左衛衛所以控制守禦乎一方者歲癸近歲朝廷慮典兵者久則生弊往往簡命大臣之剛廉者俾總其事特與其機焉聖天子踐祚之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麻城鄒公來學實以興督軍務巡撫是邦統臨關隘悉設險涸武守以防州鎮城而永平城樓頹圮尤甚無以壯觀內懾威觀遠方會歲饑勞人用浩繁乃聚工材悉仍其舊而重建之贊襄之者則總兵官都督僉事宗勝左參將都指揮僉事胡鏞都指揮僉事羅政永平府知府張茂益經始於景泰二年秋七月十六日而落成於是年之十月十五日文武勤於奉公故用雖費而不以為侈軍民樂於趨事故成雖速而不以為勞以為不可以不記其成之歲月乃介翰林庶吉士劉宣來請文書於石且以彰鄒公之美為宣予同郡人嘗自永平戍舉進士固予所

愛重者而鄒宗二公又都憲總戎之賢者也故不辭而書以歸之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　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大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由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illegible]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

首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
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
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
往當之虜大至宰相宜中勤守出逃流挺身獨往
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大使虜就義決死生於
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厥屢瀕死其執彌堅其志
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
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適高郵抵太通州而
再成逐之李庭芝之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饉
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

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
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為後
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
之忠誠能感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厲祭
之風而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
之沮黃萬石之嫉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
忌何也蓋亦因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
取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畔乃夫張世傑
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昂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
趙時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與禮死於長安公劉

與哭祭之無何府行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
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
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
盡瘁備於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
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
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
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
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
燹為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冰復之正統
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

謚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
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不憲割
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
之為人臣者

遊梁氏園記　劉定之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
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
城東半遂入於朝市間余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
號為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
皆以蕭為姓有子為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屬

故其亡也末帝淳之妻猶得獨存將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爲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衞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此地惡得謂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不用藩鎮以爲都而曷因乎稽諸史志遼金又曷嘗創建都城乎其城僅存土爾甓皆爲人取去今取猶未已其土皆正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即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插棘

挂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戎猾夏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豕伏大而虎拏龍亢孰得窺之哉天旋地轉時移事改而懦夫豎子持畚鍤以斸甓掘土爲就其構樓構立庵蓋噫鳴叱咤之故處而莽爲哭泣引紼掩袂焉因其頹垣壞墉而增高補缺以障翔風延夕暉蔭翳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攄林野之興焉俛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幸大聖明之不易遘也是日圃中牡丹皆半剖若宗師氣候壯丹開於叢東從於侯家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相約攜具皆甚儉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想一寺正統中大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於土木有像在寺歸時風止過太宗潛龍時所建天王寺其規制視前寺僅三之一云

重修豫讓橋記

倪謙

距趙城南幾十里水自東山來横亘於道古有橋架水上以濟行旅即戰國義士豫讓死所也代久傾圮於水發足經是者咸病焉知縣事吳橋何君

友聞於正統辛酉由進士出宰於斯興賭起廢有爲有守歲甲子秋八月嘗出按行至水涘爰仰遺烈惕然愴感乃說爲行諭父老曰若知夫豫讓之所以義乎昔臣事智伯感其國士之遇及智伯爲趙襄子所滅壤地三分家無噍類而讓以死報之挾匕首入其宮中塗厠以覓得志於襄子也至彼覺獲幸得釋又漆身變容吞炭變音遊妻拒友必欲成其志夫伏於此橋以俟襄子出而圖之復被覺獲竟斬其衣而死雖仆屢起略不少變雖委得拒其喉擢其胸而念之加於襄子者固已甚

矣此其義何如也識既死於此橋其靈爽將不亦依於此橋乎今蘋欽斷壞民病於涉無護將舉為舖有靈之報乎昔南國愛甘棠不忍伐以召伯生憩於此故也况夫死於此者能不加愛而忍視其廢乎大義耿耿誠足為委質事人之法吾將表其跡以風厲吾民爾謂何若父老咸拾劉曰諾於是首捐俸賫衆興情所樂助計得錢若干緡乃身工甃橋以石中券水竇上除旁殺廣二丈長倍之高一丈五尺為祠堂橋西以妥其靈費不在官役時及民踰月功以成告是年冬君朝會京師過予

家屬記其事予以君斯舉得三善焉夫追復古跡俾前人之遺烈以彰善之勸也俾行旅之濟涉以便惠之及也俾斯民之趨向以勸仁之推也一舉三善其可謂能知為政不有過於斯僑也歟代之理人者非法令所急不皆加之意君獨急法令所緩若此非賢而有才品將有不暇也君在壬戌癸亥歲嘗修葺中鎮伏羲媧皇三廟又嘗修宣聖廟以暨城墉兩 廟則不完固其規畫率類此務民義敬鬼神君有 矣因併記之以告於後之人

宣府鎮城記　羅亨信

宣府古幽州屬地秦上谷郡元宣德府星野當析木之次入尾一度壤土沃衍四山明秀洋河經其南柳川出其北古今推為巨鎮恒宿重兵以控禦邊陲太祖膺命電掃地既入於職方爲猶漠野盡徙其民入居內郡乃為曠境洪武初歲發兵營屯二十五年壬申始立宣府前左右三衛遣將率兵鎮之癸酉又命谷王來治焉封外衛內之意益嚴矣舊城狹隘不足以居士卒甲戌展築土城方二十有四里闢七門以通耕牧東曰定安西曰泰新南曰昌平曰宣德曰承安北曰廣靈曰高遠歲久

己卯太宗舉靖難之師王遷城還京時止留四門其宣德承安高遠并塞之以慎所守永樂甲辰秋仁宗嗣分遣將臣大飭邊防命永寧伯譚公廣佩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來鎮於斯脩營壘繕甲兵嚴斥堠復命工甃四門創建城樓角樓各四座以護候望鋪宇百七二間以嚴巡防二十年間邊燧不興兵民安於無事宣宗 今上改元正統之五年予自內臺奉璽書出巡塞北凡兵民安否糧餉盈耗邊備弛張刑獄淸濫詢 諮而正之睹其城土不堅雨颶傾墜非由人疲於修築遇警亦不

利戰守因封章上聞有命都指揮使馬昇督屬分兵伐石陶甓煉石爲灰以包砌之自辛酉夏𢌿工時則有參將都督朱公謙都指揮紀公廣參謀戶部侍郎劉公璉同寅協恭左右贊理乙丑秋又得今總戎武定侯郭公玹以戚里世勲之重來代謙公委心自任夙夜孜孜督同都指揮董斌暨諸官屬嚴勵士卒殫力竭誠至丙寅秋九月工始完其城厚四丈五尺址甃石三層餘用磚砌至巔口高二丈八尺雉堞崇七尺通高三丈有五尺內關則減基之一丈七尺四門之外各環以甕城甃砌如

正城之法甕城之外又築𢌿作門設釣橋遇警則起以絕姦路隍壍淺狹尚有待於濬鑿復即城東偏之中築重臺建高樓七間崇四丈七尺餘五寸深四丈五尺廣則加深二丈五尺五寸爲上置鼓角漏刻以司曉昏晝夜十二時之節俾人知儆動而不懈於經理其務一級南扁曰鎮朔北扁曰麗譙益取鎮靜清華之義其規制可謂宏麗周密矣總鎮諸公目來固功成苟無文以紀來者孰知修營之難哉因速予爲記予惟城池者古今保民之藩屏也粵自周召公營洛邑而城乃備從是因之以

躋太平之治我國家列聖相承措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者亦惟城池是賴雖中州內郡列城相望而況邊塞乎諸公汲汲於斯其慮及萬世而不負重任矣繼自今入登斯樓瞻飛甍環峻堞直擬古之金城天府亡外侮是禦祀自其進則思其勞允宜慎修俾毋有圮壞亦前後相成之義是用悉其本末勒之貞石以昭示無窮爲系以詩曰北有名藩曰維上谷原隰衍夷山川清淑三邊扼塞斯爲要衝內衞中國外遏羌戎立之屏翰鎮服驕悍戍卒雲屯如貔如虎郡城匪堅鼎新砌甃鞏石運甓

六載而成諸將劬勤衆工畢力手足胼胝一勞百逸金湯鞏固穹窿提威海宴河清共樂雍熙我作詩歌紀功載政萬世無虞四方底定聖人御極壽祿無疆永保家邦地久天長

顯功廟記　　商輅

中山武寧王蚤以雄材大略首從太祖高皇帝舉義平定天下混一海宇已而率師復北收其餘民北還留鎮於燕嘗因巡守爲長治久安計以平灤榆關上地曠有無險可據又東八十里得古遷安鎮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襟高嶺東環石河西繞

形勢險要誠大造也設建築城移關置衛守之更名曰山海關內外被然隱然一重鎮也自山海以西若喜峰若古北大關小關雖總數百亦壘築寨既壯且固亦以屏蔽東北衛安軍民厥功甚偉景泰甲戌今右都御史李賓奉命巡撫衛人蕭汝得等合詞告言昔中山武寧王鎮此城池關隘皆其創建邊陲寧謐殆將百餘年矣願立廟祀以報王功為請諸朝許之屬歲屢歉事未克舉成化辛卯李進擢院尊追惟前詔因謀諸總戎孫義斂材卜日蒇事廼即山海衛治之西建王正殿三間翼以

兩廡樹以重門繚以周垣與造畢始適巡撫左僉都御史張綱下車親意倡率時鎮守太監龔榮總兵右都督馬宗恭將劉輔各捐俸資來助用底完美實癸巳春三月也綱告成於上賜額褒功仍降祝辭命有司春秋致祭歲以為常山海軍民聞命懽呼踴躍猶以見王之功德及於人者深且遠矣李以事之始末屬守關兵部主事尚綱述狀徵予以記謹按祭法有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王之設險守國使百年之間吾國奠然寬其際室家得以奠其居其功不亦大乎祀而祀之豈不

宜哉嗚呼王為開國元勳當時削取閩越化定中原東下齊魯西入關陝王之功居多海內由衷之人思慕之深者莫于鎮撫燕薊二十餘年豐功盛烈宜非他處比廟祀尊嚴有以也夫王姓徐氏諱達鳳陽人累官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追封中山王謚武寧具詳歷備載國史茲不重云姑述立廟之意俾刻之堅珉俾來者有考焉

開平中屯衛新城記　姚夔

永平禹貢冀州之域秦漢為右北平郡治遼平州元為平灤路我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遷都北京

而永平去京師五百里遂為畿甸重地又以濱負山帶河尤為要害乃於義豐縣置開平中屯衛衛自大寧沙嶺徙來今去州九十里舊有土城頹圮成化改元之明年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以甚地密邇邊境宜有城以備非常奏准下有司講修築之政於是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鐸守印綬監右監丞龔公總兵官東寧伯焦公相與協謀經畫丙府衛成聽約束擇廉能官得永平府通判段瓛忠義中衛副千戶陳瓛董領厥事計賃役之出入鳩工記值之多寡因其材料自當為先乃作南門以

工面甃作東西門以通往來浚溝塹布橋梁疏水道是故甲兵有宿室家有護更警嚴鐘鼓分明民居帖安誠可謂一勞永逸者也周回尺九千二百七十有八高為尺二十有三始事於成化三年十月一日訖工於明年五月十二日通州以是役鉅而不費重而不勞上衛乎國下庇乎民巡撫總守總戎之功不可無記述以示後乃夾其顛末來請余文余惟城郭溝池有國者所當設也然設必有時我國家承平百年於茲四方無患而城郭溝池雖恐其不完固者誠安不忘危之意也况京東

保障之地乎雖然民非兵無以衛兵非民無以守城其交而守之非其人與無城同人得矣而治之非其人與無人同故曰地利不如人和長斯衛者盍思有以和其人而善所守哉肅書此俾刻之城隅以告諸執事

遊西山記　李東陽

西山自太行聯亘起伏數百里東入於海而都城中受其朝霽秀之所會屹為層峰匯為西湖湖方十餘里有山趾其涯曰甕山其寺曰圓靜寺左田右湖玩山之[illegible]於是始勝又[illegible]為功德寺洪武

衍其東幽林出其南路盡幾轉始達於野乃有玉泉出於山頂薄擊激散為溪池池上有亭宣廟駐蹕所望鑾處也又一里為華嚴寺有洞三其南為呂公洞一竅深黑投之石有水聲數步不可下竟莫有窮之者又二十里為香山樓宇叢與石高下其絕頂勝概山其泉勝玉泉又二十里為平坡寺猶所謂大小青龍者之逈絕孤僻其勝如極而山之大觀備矣成化庚寅四月之望刑部郎中陸君孟昭與客遊之屐至功德寺南至於玉泉又南至於華嚴又西南至於香山坐而樂之曰美哉山

乎而不得在西湖之旁造物者亦有遺乎或曰其特靳於是哉曰物固然耳造物者何容心哉因相與大笑望平坡遠弗至乃循故道歸過甕山登之孟昭曰惟西山實勝都邑不可闕好事者之遊然官有守士有習不得擬縱留於旬月之頃取適而止無留心於茲蓋有合於馳聚之說者不可以不記

門侯水利記　李東陽

溥地利之藏以補天功之不足者事之難也捐一朝之勞以為萬世之利圖者功之大也故為功其

乾坤而俱垂與瀆遂而偕流末代可畧莫究
與此間有循良之吏帥古聖人之意則亦與其惠
之所及而與斯民之歌思或廟而祀之或指而姓
之各與其所修創相終始若召公之於涇召信臣
之於南陽蘇子瞻之於杭是也後世有究其難
而大是圖者雖未可即與於聖賢之事而一時民
心之所歸亦獨非君子之所嘉與而樂爲後世勸
者乎順德府有百泉河自邢臺東注南和之河頭
郭村舊有石橋水門止二竅水涌難於容受歲一
奔潰怒氣噴風泛濫行贊及或爲患且能激沙淤

民田多所墊溺又有故渠上民所仰以溉沃者皆
山水漲則就湮塞吏其地者率相習以爲難全置
不問成化丁未宜府門侯祚蒞南和縣事信孚政
通百廢皆達爰伐石鳩工增廣其橋爲三水門以
殺水勢而又築隄以隄捍之鑿疏大渠以灌田用
是旱備澇捍天時不能爲之災利與害除與壞不
能秘其實各隨事彰澤以功流自一方其所能徵
奪於他邑而邑民不忍侯之去也相與留之欲
得請且度小邑之不能久留侯一日或去無以嗣
其芳也於是率知縣姚英謀伐石道本書求予記且

嘗侯之振頹起廢剔弊者若干條其大者則建郡
門橋而增修其一餘所占牧馬場三百餘畝以贍
貧民之補馬者餘皆息爭止訟之實惠愛之存今
之良有司也不然則簡書期會亦足以塞責而何
汲汲焉犯此難且大者之爲哉予故樂爲之書
以告世之爲吏者若其民之德侯果如召父之云而
所稱述必欲如白渠鄭是然者則有此渠與橋隄
在至於役之成月工之名數橋隄與渠之丈尺及
費所自出則虛左方以俟民之自書庶得其詳且
實俾後之記河渠者有所考云

撫寧縣城記　彭時

距京師之東五百餘里有府曰永平自東八十里
有縣曰撫寧是爲永平屬邑蓋其地在漢隸右北
平郡漢以後率多荒廢至金大定末升新安鎮爲
撫寧縣撫寧之名始於此元初撫寧與昌黎郡地
或併或析最後乃並置焉國朝因之洪武十一年
知縣婁大方以避寇故請遷治於兔耳山之陽永
樂中復即舊治置撫寧衛而衛與縣相去十里許
皆未有城居者嘗苦外患是歲時提督右都御
史李公秉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本乃具疏請於

衞并復縣治學校於一城於是鎮守右少監龔公榮總兵官東寧伯焦公壽相與賦材鳩工命永平府同知劉遂撫寧衞百戶郝銘督率軍民分工築砌始成化二年二月一日越明年五月告成周圍一千一百五十六丈高一丈有九尺其上爲梁口一千八百七十其東西南北關門以通往來縣治學校並列於內同知劉遂指揮毛敍具事本末致書兵部左侍郎昌黎張公文質托以求予記予惟天下郡邑有僻有要相因時勢爲輕重典學之地在唐宋以前僻居東北末之重也迨永樂孫建北

京爲畿內要地盎其北將邇邊徼東控抱山海爲遼陽樞喉其要且重如此故軍衞置焉所以安民也而縣與衞與治非固備之過與茲當承平百年之久所宜思患而預防關公於是首備諸城之舉而營焉公乃能悉謀經營以成厥事可謂得大易設險守國之義矣雖然險可設也不可恃也繼今軍憑城以爲固民資軍以爲安捍衞京師將有賴焉司軍民之政者尚思和輯其心使居有以樂患有以捍長治久安永爲京師之巨防也春秋凡城必書爲重民力茲所爲書者不獨重民力且與使民德諸公不忘其告來者無忘民是皆蓋書其政保民於不息焉

東鹿城堤記　　　呂柟

東鹿保定屬邑也治在正定東滹沱河自雁門來經靈壽平山晉州深州入於直沽入海而東鹿間於晉深滹沱故道南東鹿三十里然時或東而迴御滹沱之來也西韓河自大鳴泉南入給良甘陶自平山入松陽自楸山入衞自靈壽入而派滋麟脂諸水亦以夾入故滹沱至東鹿溢大北凌東鹿城四城故有堤以障水水殺後邑民或犂堤藝穀

堤漸敝西北迤東猶如帶存正德乙卯秋大水皆涅盤口決滹沱溢於東鹿沒之而殼城西北堤西北堤決徑淪四城城外積淤高於街巷公私舍半傾頹亡已秋患愈棘城內水或尋丈高貧民逃入鄰邑富者稍後而殺食爲縣令臨縣谷鎮英障不能止乃告郡守陽武王君德郡守病臥攬衣起至則城且陷乃召東鹿士民之留者曰患若此屋庶且勿言其如爾父母妻子何尚可叉手歎息待斃邪令家三人爲圍填決犂役千人晝夜填填曰愈徙水愈急乃爲文告於河伯頃決合自始填凡五

曰時歲方冱寒而德輝扶病督役反覆因曰不一勞不永佚如復脩堤斯東鹿一成之利也乃興役四千作堤四城堤基皆廣十丈上廣六丈行五尺高丈有二尺長二千一百丈有奇以郡判劉君漢提調谷鍾英統領諸役堤足濬樹檉柳內外盤錯工始正月至四月而告考乃問記於衲科近邊保定邊寇副貫會期於途其言德輝之救東鹿略亦若此夫昔德輝之爲御史也先帝所謂言者建議事耳德輝乃屢抗疏古之及其守永平鎮守太監誣民謀叛德輝□不反之至係禁獄七月而不撓今

東鹿之陷溺身嬰厚病綢風霜程乘鋪躬執其勞忘其病不亦宜乎嗚呼格天存乎信建功存乎仁使力存乎度敬上存乎忠慈下存乎公謂德輝庶幾乎此五者非耶副治保定者幸無棄其烈德輝名光同戊辰年進士嘉靖元年冬十一月記

大陸澤記　石珤

余嘗浮滿源道出寧晉問渡於所謂新盧河者乎波曼衍一碧千頃茭蒲菱藕魚鮮之利民咸取之供賦稅俗謂之水子氾蓋因刓之民涸洳弗田力背此由故也噫此其古所謂大陸之藪與禹貢大陸既作是也顧古之大陸地當不止此其今數澤郡縣之間疑皆禹平水土時民居之所至於今也今觀班氏所謂大河逕平鄉至大陸布爲九河則亦臆揣之論今大陸與大河絕不相關其地相距不出三百里有地勢高卑不能瀦下之陸者之推移刷蕩盡失其舊與趙武靈王云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亦謂此澤時其地猶有薄落亭今云葫蘆河者恐或其聲之訛傳與

滹沱河記　石珤

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

派爲二泉流循延曼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按班固敘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是也至宋蔡沈疑之蓋亦惑於夾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沒於海滹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非也夫九河固淪沒於海九河之源豈亦淪沒乎滹沱固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者亦曾九川乎爾豈謂大河播而爲九乎故綜山川經絡苟非目擊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難有不失者矣是則滹沱亦未見其爲不爲徒駭也源太行以東逆勢頓下且何道於沙鹵衍下[illegible]以洩水怒故[illegible]仍

山谷諸流叢奔趨洶湧而下衝城市之田廬其
害有不可勝言者今禹貢舊迹既不可求而河流
於此匯蒲吾渠通漕船亦湮滅無跡若用亦以茲
水之害甚不可疏濬而廢與河縈繞城自國初至
今不知凡幾徙成化壬寅始逼城下淨土寺沒焉
嗣後每秋漲至輒汎濫於縣三五十里市野皆阜
無所適棲適有天幸未爲湾沼弘治六年太守張
君淑始開新河於郡南費萬計未再逾夏水大入
復趨故道功竟不成老張相傳云是河不宜修築
惟祭則可益神明之也則獻禮諸侯得祭其境內

山川則祭典固不可闕然禦菑捍患以寧邦家爲
民父母者職也往者宜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具
在疏理之功亦豈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否耳使善
工相高下識順逆遲以歲月鑿山關原廣拓水境
要其下流而放之寧棄百里之地以全城池則雖
鑽龍門析伊闕尚可爲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爲石
隄以捍之亦再歲之利也又其上者平政惠民薄
聚斂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祀順天時使五行各
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寧永無衝溺之
苦雖古昔賢哲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古之則
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何之不如何紀哉
試反而思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爲老生之
談哉

雙忠祠記　　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
去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于儒也又邑有村
曰龍相龍相以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
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
祠謁焉而歎曰是尚不足以似似耀乎乃茲狠
殍卑也癖陋之標述者必顯其崇成大者闕就其

小故欲敘還爲來必有闡名馬實於是鳩工庀物
度時飭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
木旁屋翼如時遊各出從門農婦冉閱月而祠成
起膽壯睹宇之巍知校校渠渠於是二忠哲知
之過之秋以悲甞者問之知贊焉內推述臣放子
過之涕滂滂亦有報此而亦舊事野過而悽爲
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李子曰
余聞道歌之矣谷數謂干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
見逢墓於心實排而不自知涕滂滂下也然諫記
備之學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于於紂無逃之義

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遂
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心也斯殺身從之矣
有君而不自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服戚疏
計哉曰三代與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
西向納上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契之也文契則
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
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
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鄒雀與凡將長短
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子有術亦效
秦揣摩捭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

秦矣不使戰國君爲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
國含仁義何衛矣曰若是則於宰嚭米湔久於人
朝李子曰見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俗俗壞於從
橫從橫始於橫議橫議由於文契故吾亦稱者必
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子既賦迎送神詞二章俾
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鐘以娛僑尸矣乃復
載祠由并私所撰說刻之碑曰斯文也余蓋爲伍
子贖云伍子名斧福苑蘇人也宰邑之年是爲正
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者造邑舉人王漢陽桂來
言碑事

琉璃河橋碑記　[illegible]

良鄉縣迤南四十里村名劉李其地舊爲琉璃
所溉有河一道志稱琉璃即古聖水自房山縣龍
泉峪諸泉會合於此經霸州東注拒馬河入海時
逢霪潦散漫奔潰百餘里凡陸輓跣馳者動阻滯
不能涉甚或四方驛輶坐視愆期嘉靖乙亥皇上
爲卒承天親民艱涉惻然憫之比鑾回勑工部尚
書臣甘爲霖督修爲霖以病去不終其事越歲乙
巳復命侍郎臣楊麒內官監太監臣陳葉袁宇建
石橋菅濟各以績效然無隄捍禦每遇潦暑水發

環橋南北盡爲巨河難以越渡往來病是者又隨
八年癸亥命西仲冬事聞當宁蒙諭尚書徐杲曰
良鄉河橋屢勑大臣督理水勢漲未見東下茲降
給銀八萬兩爾督總理之勿令外知恐民費財也杲
受命祗慎建議修築二隄專用條石中添小橋一
座并設水閘以殺水勢其各漲丈尺數目盡圖貼
說以進臣杲目覩上體上天大德刊濟元元甚盛
職司橋梁道路不能宣事弭患致勞聖懷貲實難
辭況部庫所貯分毫皆皇上財也況頒給緘封處
請任事待有俞允於是委郎中臣□尚書員外郎

會一寺同內官監太監□場用分理且規畫區處
杲所定凡爲堤南北東西長五百餘丈橋一座
長四丈五尺闊三丈五尺高一丈三尺九寸水滿
八道又親飭欽立元恩廣濟坊凡二座至壬戌孟
冬報成上遣臣徐杲懋祠祭謝溥賚有差於是臣
杲立石屬臣禮頌述聖德垂示永久竊爲自古稱
盛治莫過於堯舜史臣稱其仁如天其德好生者
以心存溥濟不忍一夫一隅咨嗟而已而橋梁道
路尤爲王政所急今我皇福民利濟常存心於天
下至哉殘切如元德包涵故一閘民之病涉有如
已實溺之不容以自已者其所以發帑藏不欲勞
民費財費照格乎穹昊之表與堯舜同一揆矣即
今石閘延亙與橋相連亘若橫帶使萬國輻輳而
至澤及商旅農民相與歌忭於途謳謠於野不啻
半成之績萬世同其永賴耶是役也臣禮不避祗
奉德意率舉職事而臣杲之制度區畫皆能爲九
重分憂播之無疆不徒隨事効能而已因記其繇
末以告來者

遵化巡撫行院題名記　　明　謝

國制十三省各遣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災饑處

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責爲令以月
中江南地廣而要害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
正統末江南盜起北邊戒嚴於是內省邊隅添置
巡撫官矣京師巡撫肇自鄒城鄒公時當景泰初
虜圍孔棘簡公提督軍務總理糧儲兼巡撫順天
永平二府整飭紫荊倒馬等關兵備又設山東按
察司副使從公問刑公受任脩關城整戎旅且召
兵民分屯耕守自食其力百廢具舉勞苦而功高
順義李公代其官時幸晏然乃散兵歸民籍其糧
歸官邊備獲助天順改元召入爲大理南院中能
成化初採言者議擢關中閻公理邊務撫順天永
平河間正定保定五府公銳意事功腹裏城池多
所修築任事乃得謗歸無錫楊公繼之兼撫大名
廣平順德凡八府頃之遂上言畿輔地廣宜據居
庸關中分命二人巡撫爲便從之長垣張公實分
於此楊公繼居不久然吏民咸服其能焉廬江汪
公嘉魚李公陽城楊公嗣以整飭邊備巡撫二府
列銜至於今也張公訓練有方孔公於出沒盜區
建置巡徼李公與州縣泉布貸民以息而荒政有
備陽城劉公獎興學校整暇廢未幾論去而不肯

代之爲漢唐懷後福明皆運茂有秋邊鄙無警增
甫申飭功令儆興晨夕不貸又有旦嚴關質郵言
昔粲公之禁順厚芮木能也冠華公勞而予遂承
之備衛九牧恐陳事益遠亡徵爰題姓字於壁俟
後人焉

張家灣城記　　徐階

自都門東南行六十里有地曰張家灣凡四方之貢賦與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於此則市馬僦車陸行以達都下故其地水陸之會而百物之所聚也嘉靖癸亥冬世宗皇帝以有警詔發營兵戍之

先聲播聞寇不敢犯然戍者無所據依晝夜被甲立勢實不可以久甲子春順天府尹劉君畿因以城請司空雷公禮上議曰城於戍便於守爾祖宗報可勅順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歐陽昱內官太監楊琦以二月二十一日始事財取諸官之贖及士民之助者不取諸營建之餘既取諸內官廠之積石取諸道路橋梁之廢且旭者夫取諸通州之衛卒及商若民之傭於官者工既興而財不時集階其以聞詔光祿寺出所著之餘金萬兩貸之於是商民咸悅以奮而巡按御史董君堯封王君用楨程督加嚴越三月遂以成高二丈[illegible]自址至巔厚一丈一尺高視厚加一丈內外皆甃以甎東南濱潞河阻水爲險西北環以壕爲門四各冠以樓又爲便門二水關三而城之制悉備中建屋若干楹遇警則以貯通舟之粟且以爲避兵者之所舍設守備一員督軍五百守之而爲之入南北之搢紳中國四夷朝貢之使歲漕之將士下逮商賈販傭胥恃以無恐至於京師亦隱然有犄角之助矣仰惟國家建都燕薊百六十年於茲乃爲之有城實自世宗遣戍之詔始蓋世宗雄才大略出於人

縱而訏謨諸算又得於夙夜計安天下之心非偶然者其功在社稷廟猷爲世難未易以名言然此爲其一也夫觀河洛而思禹情也亦義也今而後登茲城者於其宗祀思思乎誠使文武吏士僚保固亦圻之意而婦謀以殿村戍兵之守者懷據依之便居處之安而竭力以奮武商賈在賓旅逍周防曲護之恩而各修厥職以供朝廷之事則庶幾爲能思世宗矣階不敏敢因紀成以規焉

順德府通判廳記　　歸有光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

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意□□君子
府丞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唯員與俸在然
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署
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為也獨承奉太僕
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夫眞如樂天
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
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
水間以是為樂而邢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
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公稱邢鄲亦漳河之間一
都會其風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

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
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
所為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
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豈繫江州哉有不自
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詩史自娛顧
衙內無精廬治一土室□□□□風烈日霖雨飛
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
南人不慣食黍米然倖為□□謂職□□命矣不
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為廳記使樂天有知亦以
謂予識之下職有□□□□

順德府通判廳記　□□□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則常因有事而□
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復設一員□□以
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
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能襲宋熙寧保甲之弊
法未為馬之善政而先以困畿內之民其後此法
亦益弊不可復振而有官□以擾民反若贅疣然
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今少司徒趙公以通
判□斯過邢之趙公趙郡人為言此官於今唯以
無事為稱職余欽其眞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

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時尚在家見
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無所行味其言之
徒益信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
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簾
書□切稱簡不親答□人吏者亦間稍遇夫余時
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愀然自得而趙公
又命稱前判王君之賢余□□問與書欲考前官姓
名以識於壁因問王君□□則知其惟一書卒然
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熟□閑居不棲楚人願□
者若候者本其有所建明□□□無有也而邢人至

今觀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過王君余又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去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入且請去矣王君名宗儒字道亭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迄嘉靖三十六年始遷霸州不以去余霸州昆山人其諸前賢之名爲於此不知故不書

歷黃榆馬嶺記

王世貞

余歷三關返邢之內邱宿旋由內邱出南門與道而行可四十里得陂陀土山又數里轉而西爲黃

寺使者當屯所也署稱寺門而廬割寺三之一前伏泉如濟涌爲池中有亭亭焉折而右度嶺得大澗兩山夾之中流泉錚然觸巨石如象而與背累累若下飲爲淵可二十里得村曰米花度長花村數里得一嶺始與泉左嶺益高忽下陡爲谷若井然山類多土亡奇者稍可以目恣者舉而登出其背爲磚數闕可以架肆內之土人曰此所謂龍背山也又穿一二嶺久之山益束而漲兩壁陡上數百仞或不容攀援爭奮而下更猱援紫綆乃上山數蹬又可十餘里山忽兩拱若歲成巨壑可也數萬人旁有高阜居民廬之可一餘家突起而踞者一其一寺據之其一曰宋家莊堡亦使者當屯所也堡距黃寺可六十里許其西北距黃榆嶺七十里而遙西距馬嶺五十里而遙西稍北距錦繡堂嶺四十里而遙俱繚之益走太行要道也余宿堡內戍夜月起擬之黃榆行五十餘里類多大澗雜石低昂上山余甚厭之以其勝不能當龍泉半而亡何度一嶺稍下山四却而斷其闕若規道欲絕者徐覘前旌旗如在元放破壁而入迫之得一間道僅容馬兩崖造天石色秀潤太古木聲淙淙不斷壁

湍泡起中石輒齟旋轉十餘折仰視天亦隘而迂迴者色或青或赭或赤以山映之故泉益雄石益爭勝中有偃石從數丈許衡半之其澗可以砰過半里許始出峽崖復稍稍闢矣遙望右崖際天直走而西上爲連城自然睥睨樓櫓雉堞千仞中忽有泉注而下爲練得日若瓔珞琉璃無所得若白銀下飛瀑絕壁左崖島出千仞而下爲關石奇秀萬狀余足觀路氣拂逆然勝時心詣龍泉勝乃不能當此半幾欲奪彼席而予之然其關局峻峯而將大整不知幾百千仞四山環擁閒之奇

而度巳度折石上里許得山頂以爲山盡是矣旣
登而西北望高倍覩者十者百者不可窮至目境
盡而止信可稱太行天下脊又云上黨者天與黨
也歸宿禾家莊等以當祀叢遼順德暫還大名又
旬日復竟黄寺内之宋家莊乃上馬嶺馬嶺道近
羊腸十之一險半之饒水泉雜石爲足抵夕宿於
關大風起蟲殷若席捲三晉而東擲之海予臥石
室中惴惴不能寐五鼓風息起關西城關兩山中
斷若劈巨靈斧者下視寥闊不見底爲橋道之其
西不可以旋馬益天險也巳歸正東以紅日排一

線徐出巨鐵丁山若燒爲凝赭者久之戍者曰錦
繡堂也予馬頭類也而道小無宿所予乃命張倅
行視中約束而罷

順天府重修候氣室記　申時行

國家建日官以授時作事占步推測之法甚密而
順天治輦下其制特詳每歲德在木迎春於東郊
先五日欽天監奏遣其屬一人往候氣其布琯實
灰重室密如舊以爲方占之以氣發斂知歲稔惡
所司奉行以爲常然其事故莫得而詳也府故有
候氣密室實東北陬歲久頹圮乃就空廠中行事

一切取效具無有言修葺者近京兆新城王公爲[illegible]
尹公移書大司空請更作奏上報可乃以公廉之
羨爲財飭工即故址爲室若干楹二公能崇天道
敬授事典所備闕亦足以知其政矣

香山雪遊記　王衡

余以前歲遊真覺寺訂雪盟比還日雪乃鼓舞偕
季良同客尤伯固王元敬張伯新遊焉甫出門見
神外滿雪又彌甚遂遣童子歸將襆被來而止宿
真覺寺據浮圖騁望閒露石骨者隨捧雪覆之數
巳循堤行則黄日巳逗雲影中遠近諸山黛白錯

而東一山受晡日色獨爛如丹霞餐眼者良久北
到香山日將夜矣賴夾道積雪奕奕道余行俄而
星見火井山僧報曉齋急科頭起則千峯一雪凍
堅類倚山頭如醉玉人乃將諸子涉環翠亭雪徑
深二尺許從者幾以雙趺印之觴數行轉而憇於
碧雲之余公墓下憑坐林樾中眺寺頗勝已乃從
僧道歸則昨日之縱者綺環者化爲玦矣因相與
錯敘其勝今雪也卧也舞也從且嬌倚之晶明浩
淼猶矣而若不有試從東坐而知斜和同人仰面
不見山若發窩臨遠則又身在彌界觀三千大千

沙礫皆淨土也其封谷崇高其構密其目沙門爲
築其州城郭若顯觀其狀紅亭飛落貝葉淺紛低
又從黃稚種作態可喜至於寒雁啼稍奔兒放坐
暗與界響也松低枝拂[illegible]樹有聲村火斜出於是聞
更有深致吾曹載高轉田披貂幨輪斧市鞭逐下
相指盼以爲山林人在畫圖而亦知吾曹乃山林
畫圖中人耶季良叫曰此致待固安得不消之雪
而弄之余曰噫嘻自古丹竹繪石籌筆拔劍者等
於朝雪而况雪乎予欲得雪而不消者則爲王爲
隋代契爲練種有幾何矣而實非此歐公所倚梁

也且予寧粉增乎寧雪減乎傍一客應曰然雪則
何必不消飲舟藿推[illegible]消雪夜熱肺腸予封微守
之者吾猶得以填刻之傲傲之余曰世人各有適
予以殺之舟東郭覆鄭梁騷爲耄矣乎則風不出
雨不出之叟亦能笑人飯罰有[illegible]了第圖之余姑
爲之記時萬曆庚寅陽月六日也

趙州重修尊經閣記　　趙南星

趙州守王公先爲[illegible]城令忠信廉愛士民便之當
事者以趙州衝劇自關西范公後折[illegible]難治乃以
王公移守未幾而賦均[illegible]息部訟衡少州學有尊
經閣欲作壯之以木公欲修之而惟其費衍州民
陳九洪掘井得銀盤等物以告公以與之觀察游
公游公曰擇所用之於是以修尊經閣其有物
如民間之買其衣火如私家之直督工者亦給飲
食之費公每漏下四鼓即起視事至天明門外室
無人矣日再至學宮巡觀衆見公來益謹呼趨事
始於前八月至九月而落成閣之前有敬一亭亦
頹壞公捐俸　夫[illegible]修之後先功訖以報游公謂
宜勒石以紀其事公以屬余余聞王政不外教養
而養尤急故虞廷命官先稷而後契今天下之民

屢遭饑饉而不講於薄征緩刑之政弱者辟壯者
流離者揭竿矣游公約己厚下夙夜憂勤[illegible]屬
被災躬自行縣問疾苦議振業之若痛瘝於厥身
王公　錢不取於民俸祿僅充衣食而時出以紓
小民之困夫如是而後可言教也不然闕陷之中
愁歎怨咨此皆爲士者之親戚鄰里也而徒飾宮
牆起學舍欲人興於學絃歌禮讓豈不難哉余伏
處鄉嚴實賴仁賢在位以獲誘掖獎進無豺虎之
患是以樂爲之記

重修恒陽書院記　　趙南星

今天下郡國學宮之外往往有書院所說者爲
矣蓋當道者論學較之秀而羣輯焉所爲發揮國
家作人之意甚勤美也自江陵柄國持權在鄉之
士議之遂遷怒而盡毀天下之書院正定故有恒
陽書院至是廢至壬午遂改爲遊擊將軍之署壬
丁當大比士皆學缺人上命直指汝南傅公擇其
事得人爲盛遂決意興復明年正月檄府別建遊
擊署而以書院還有司發贖鍰七百餘金中丞汝
南劉公郡守周公司馬陳公佐爲經始於正月成
於七月重門之外爲坊內爲講堂東西爲精舍凡

十四所講堂之後爲長廊有堂有廟後有水亭一
如舊時之制又置田以資給諸生於是三十二城
之名士皆至有文學造余而問曰今之教士不以
道德彝倫在文詞之尚如是則郡邑有學宮矣又
益之書院是不過使諸生多取科第而損公帑勞
民力倘亦可以已乎余曰卓哉吾子之問天下之
無教化久矣然道固不廢文詞之所稱者非道德
彝倫耶心會而身體之古教化在其中矣大國家
設科第以羅士士非此莫繇自致江陵夜整之待
諸生也繇科第進一日而遇溜人凌辱之惡波其

蒙被國恩豈不厚哉爲善者不尊顯則名不彰爲
惡者不尊顯則身不亡科第自榮非人則辱士在
所自樹耳蓋已已之歲余實守恒陽書院當道者
聘請阜平廣文艾純卿先生楚平江人也博學能
古文平生慕李獻吉之文意氣節數向余道之明
年庚午余與諸君子舉於鄉是歲得人稱盛多出
艾先生之門者頃之先生入爲刑曹丁丑劾江陵
奪情事遂成明年而廢天下之書院江陵敗後艾
先生起爲蜀開府余不肖生鄙小縣自見艾先生
而後知覺漸萌志意稍立故教人者不厭多方好

學者不厭多聞時周公屬余爲記余旣爲述其廢
興之故併記與文學問答之詞以明當事者作人
之意爰勒石章用垂不朽其詞曰萬曆初載楚士
柄朝猜疑而虎媢於昏椓妖進直屛毒流天下帝
欲其道奪之所生於位宴處鄉較騰譏纏以烏烏
搆殃遇怒毀其講堂無令聚議比於盜藪在恒山
者覽以大旗爲將吏府蠲歷三紀人忘舊貫改作
是仍傅公乃來持斧問俗雅乘文衡毅然興廢庀
言立決數月告成頓還舊觀中卷畢集絃歌有聲
恒山之陽雲霏靄采天宇昭明嗟夫已氏文不可

偃永被瑤名愷悌君子協心作人福祿攸從庶士念哉必忠必孝爲國幹楨

重修神武衞公署記　趙南星

正定古恒山郡畿南重地也洪武初天下甫定分隸諸官軍於鳳陽錦衣等衞厥後分封諸藩調神武衞爲秦藩護衞至宣德中革去護衞悉赴京師其時獨有真定衞守土者上疏得請留神武衞於真定創建公宇宏敞深邃迄今百八十餘年矣承平日久武備日弛而館穀者各有私第衞署任其傾頽遂爲鼠坻螾蛆不可忍視萬歷甲寅春劉立

中來署衞事入其門喟焉慨歎問其圖籍則載於吏胥之家至其最後西北有院焉約一畝有半袤二丈許蓋創建時取土於此云立中遂請諸當道修葺之凡三月而告成堂廟五所六房儀門官庫悉還舊觀相其地勢左右相預乃悉築其墊土以納之院而院夷往者衞事抗敝日甚一日幾於搏手不可爲自立中至而千夫長百夫長咸自濯磨頫之屯糧之催徵委任得人而逋負悉完衞軍之隸公者嘆然不敢動籍領委積多年沈閣者今皆清理無餘矣繇斯以談安在衞事不可爲也則立

中視公家若爲其家事也今夫人之作室者必擇形勝隈而不爲水泉若有黏土爲既而不壞者乎歷時之久至百八十餘年者乎無論於形家言爲內郎睨睨而念及之有不能一朝居者昔鄭叔孫始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漢郭林宗每行宿逆旅必躬自灑掃此皆傳舍也而不肯苟處況其出政臨下之所而院塹在側至於數世人任其領頽而不續尚望其挺身躍馬建功於寨上乎非立中爭則將不復有所謂神武衞者矣立中定用之世指揮也少而業儒經術大通以父命襲職立中

成俊棣棣志芳而材駿見武弁摧抑自甚有以自守不爲非禮調俗嘗爲薊鎮守備其觀察兵人也以屈辱害之任二十年而猶滯衞符彼伎鍼登壇者皆何人哉立中屬余記且問曾名于余余命之曰得其究其說在易衰之稱郤穀也立中有其風焉

饒陽縣重修近聖書院記　趙南星

異時天下郡國往往有書院而饒陽有近聖書院嘉靖丙辰令張公仲孝所建也崔鶴丁卯鄉舉公型修之萬曆初以權奸故盡毁天下之書院而饒陽

以鮮邑獨存辛丑歲竹公始再修之至于今費心鑿甃
下車未幾即至其地芟草除蕪而入睹其頹圮之
狀喟然歎久之時歲向暮矣越明年百務就緒上下
交孚乃議修書院首捐俸白金令邑中士庶響趣
輸者忘費作者忘勞凡五閱月而告成總事三楹
後爲尊經閣傍爲號舍二十間闢門屹峙廖明岑
寂可以盪懷可以凝神公乃掄邑士之秀出者聚
而共給之約期會文而指示之時時爲講身心性
命之學邑士聞所未聞駿駿興起邑之老先生爽
菴路公余所[illegible]也學博嚴君心師王君以德李

君服周命諸生田播屈允直陸文逵李芳春持路
公書來求記余每歎今之世可謂極衰何以徵之
士大夫以講學爲姍笑曰古人未嘗講學然則孔
孟程朱與其徒講問者何事耶或又曰古人之言
備矣不必更言夫古人之言今人一一行之則可
也而率吧之不行又禁人勿言不亦惑乎春秋時
周人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
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又曰可以無學無
學不害春秋去古近其朝會聘問未嘗不講禮也
其讌會未嘗不賦詩也其動作威儀未嘗不求其

也而禮記無學不害盍以識其為學而不求
之身心性命故也劉今之時教士明人皆苟且益
無所用學是以臣紀士風皆壞動變記誦可以取
青紫其高等者一旦而顯貴公卿故不貴賢公
得志凝頑積者可厭也故不長長人生都華僞多
金錢耳何以仁義爲故不賢賢不貴貴不長長不
賢賢大亂之道也今朝野皆然此不學之故也倘
士大夫不以講學爲姍笑而勤心從事焉則君子
日多風俗日厚國家生民有攸賴而天下可治萬
公之爲饒陽敎化大行閭閻清美上下遐邇莫不

領服此講學之效也夫欲爲良農者必講於穀造
之宜欲爲良醫者必講於鍼砭之術欲爲君子者
必講於聖賢之學內之以修身外之以救世無出
於此者書院之修議者鮮不以爲非此時之急務
修身救世無時非急務者此時爲甚非萬公何足
以知之哉

滿井遊記 袁宏道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
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
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

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冰
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
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為晴雪所
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
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
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
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
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
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

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
無紀已亥之二月也

遊紅螺嶮記　袁宏道

從蔚蘿棚而上磴始危天始狹從雲會門而進山
始巧始纖水始怒卷石皆躍不徵鎖轡險始酷從
灣至觀音洞入而旋而始崇山皆絕壑劃其中為
二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散上北則嵐背面變
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郭立而陰故不樹寞而態
數不膚亦不貞其骨之所洗滌結為之而磨鑿不
運而對其[illegible]

下瞰客至則[illegible]洞為
青曹則曰是余宗主笑而合其目亦知余之見此
山此石也山中非採藥樵薪人不至故不著奇僻
之士遊小西天上方者目取道焉而遺之曠前是
可歎也已

遊房山記　曹學佺

萬曆己亥正月立春予在都門縱觀始市因與陳
參中道源出廬溝橋西折之房山縣早間千百成
羣觀聽喧雜忽入幽僻則肅然形影相弔也夜始
抵縣路迷無人可問到亦無一人識投逆旅舍食

訖開行斗大一城半為山根月色皎潔積雪地上
是去京華未百里正上元之初夜也人家皆閉門
有三四人酒酣擊鼓歌唱於市以為狂忽視客訖
異目攝之予亦趣旅舍主人曰歸何遲城中夜深
有虎飼人客不知耶又山坳往往能雜闖人聲觸
其忌必有禍予徘徊時苦此光景夢寐所不到也
明日門人問之答無人知者有老叟備於吾鄉為
向導出城行六十里所過村落曰瓦井曰天光曰
孤山口皆與山勢為升降人屋上結茅蓋以石皮
冰溜掛簷間不絕澗傍石隙亦馬齒之斛饑渴無

田家之家馬上食所攜餅餌而已出山口始有一
翁迎客入致敬設杯酒聚村人看之過則崇山如
環幽溪如帶時時涉溪沿壁踐苔捫蘿乃至山麓
有一菴爲諸峰所覆如狻猊之昂首也客始休
車馬結束以入亂山疊岩兩壁相距中開一線鳥
道盤旋五里至石梯梯即巨石五丁鑿爲坎僅容
半趾高數百磴左右兩鐵絙長百尺由巔下垂附
者緣之手足分任其力蓋左迴無極之岩而行臨
不測之淵矣梯盡處有小菴可憩折而東北可一
里至山門入門始昂首見諸菴縱橫錯疊處於懸

崖峭壁蒙茸之內如鳥巢然所謂羅樓也獨上方
寺正中如負扆以居臨千仞始可到傍有兩洞
流下閒而不見水其上有冰柱之耳又東折而往
則蓮花峰陰雪堆未化獨有古柏青青龍蟠虬舞
出雪之上其崖軒揭如仄奇秀如雲穿注如蜂房
燕巢崖下有泉深三尺廣倍之南　雪堂又十倍
之相傳開山時有龍占此羅師叱之遁去其山
泉以大師飛錫擊其尾負泉徙滿斗今山即名斗
泉也山下有洞尚隔　山號名以此山容腹寺徑
達洞甚入必自[illegible]行[illegible]前峰[illegible]至[illegible]

形如樓屋望之甚儼然亦可至[illegible]
亦步平尚不見洞又下五里入洞如一[illegible]
洞爲窟石牀茆扇可掬爲客煮茗初不有水以[illegible]
鑽隙腹至洞裏取水蛇之出入尋[illegible]爲蛇鱗
次而進第一洞猶隱隱見影二洞以內即黯黑無
光三洞是一小竇闊可三四尺深五六丈伏地匍
匐來身蛇行即俯所曳葫蘆處也入四洞僅容[illegible]
燎炬不見頂傍有一潭有蜿蜒如雙龍狀其中闢
光如珠於是取水焉抵九洞每路有穴如井入者
後人踏前人肩丈餘復谷闢但務氣翁塞履滑衣

濕不易前進至十三洞路尚不窮云過此無奇與
盡返矣大抵中以一曲爲一洞十二洞約有六七
里洞中之石玉白鏡瑩剖爲琉璃踰寸則徹其境
之最著者曰蓮花山片片如青蓮瓣曰龍虎宛肖
龍虎曰長眉顧爾凡坐者皆肖佛然乘[illegible]曰純陽
儼然其道者衣冠曰石塔層層節立曰石鐘鼓叩
之作鐘鼓聲此非歷三洞穿竇之苦不能得也又
其最著者曰須彌山一山拔大行其久難盡曰雪
山嶺如積雪捫之若刺曰萬花樓山之上有垂溜
爲數雪爲地吐花如靈芝之者數萬朵曰仙人橋跨

苛溪瓦頂曰寺[illegible]
引幡從頂倒懸繚遶名佛此其[illegible]入井之德
不能得也出洞之後依然天光過若隔世然吾異
常門日下山復從孤山口支徑之小西天小西天
者即石經寺也寺在絕頂天然成洞[illegible]經故
云其東西兩峪俱有寺兩寺[illegible]貞
尚五里而遙無不因山爲徑安山騣有亭又有石
井上之爲洞者二又上之爲洞者二其東爲小洞
者一祠火龍穿雨竅有泉濡濡出西折而上又爲
洞者一再西爲大洞者一即石經堂也形方如矩

平觀如幔頂巾奉金身如來修丈餘跣而端立足
踏石坂下藏玉匣金瓶貯舍利三顆東北壁上嵌
法華石經一部西壁爲雜編有白石柱以壁因隅
若撐其頂洞之底復有[illegible]不可測識總之七洞
皆藏石經也石經版約十三四尺[illegible]累相承以洞
口窺之有殘氣襲人但石屏封渦[illegible]則有
虱需之疑攷碑記自北齊至隋[illegible]門[illegible]
刻十二部經藏之此山後其徒[illegible]宋遼
金功始成其半在石洞中[illegible]貞補
有之事哉

首善書院記　葉向高

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創爲南臯鄒先生少
墟馮先生講學所也額曰首善者以在京師爲首
善地也二先生屬余爲記余曰記講學者必其知
當學問之人高不知學何以爲辭二先生因問之
余乃言曰古之所爲教學則庠序學校盡之矣當
其時里黨之習師儒之所修明舍德行人倫
之外無他物也自孔門之學興於洙泗始言心言
性言道德仁義而其指歸不出於孝弟爵庠序學
校廢而賢人君子之有志於學者始欲得聖賢爲

之依歸以共維世教於不隆其上下之相爲傳教
如此洎唐以來以誰述詞章取士罷德行倫常於
不講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乃復紹鄒魯之微言
轉相授受鹿洞鵝湖始有書院以聚徒講學亦杏
壇之遺意也明興設科羅才雖取詞章而學宮功
令敕在臥碑者一本於德行率以明倫紀其學其
大指與三代同而本末之既逐功利而忘本真乃
反甚於漢唐賢士大夫欲起而救之不得不復修
濂洛關閩之餘業使人知所向往於是通都大邑
所在皆有書院而京師顧缺[illegible]兩都[illegible]跡於

黌宮梵宇黃冠緇流之所皆而興一敬業樂羣之
地蓋二百餘年於茲矣夫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歸
於止至善其釋止至善首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其重邦畿如此而要其所止又不外於君臣父子
之倫蓋聖人之教人明白簡易不爲奧說溺論又
如此夫惟君臣父子之倫明而後朝廷尊朝廷尊
而後成其爲邦畿可爲民止故門內昆裔四方
之極非他之通邑大都所得而比也二先生之惓
惓於此畢意念深矣吾聞鄒先生之學深參默詣
以透性爲宗以生生不息爲用其境地所詣似若

并辟機元吾而包括於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
踐以性善爲主以居敬窮理爲程其識力所超又
若舉杜下笠乾而悉歸於致外要之於規矩準繩
倫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踰越與世之高譚性命
忽略躬行者判徑庭則二先生師匠淑人之模
範又無不同故凡謁鄒先生者盎然如太和元氣
之薰蒸疑游華胥之庭其見馮先生則屹然太山
喬嶽生仰止之心今合二先生振鐸於邦畿又適
值聖天子道化覃敷統接堯舜一時名流濟濟如
龍源鍾先生輩相與於隅俱和共明君臣父子之
倫闢皇極以示會歸使凡有志於大學者毋以至
善爲荒唐而唐虞三代之治可復還於今日則其
所補於世道豈淺鮮哉昔徐文貞在政地好講學
朝紳借以爲市江陵矯之至盡毀天下之書院使
世以學爲諱余愧不能爲文貞奉二先生於皐比
而幸與之同朝時聆其謦欬又讀其論學之書目
覩書院之建未嘗不忻忻然有執鞭之願世得無
執江陵之見以尚余乎余亦甘之矣書院在大時
雍坊十四舖貿易白民間爲貲一百八十兩皆丘
廳十三道所輸經紀其事者司務呂君克孝御史

周君宗建以天啟二年月日開講是爲記

重修三屯營城記　戚繼光

國初捐大寧藩封界兀良哈爲內屬藉障輔郡莫
重薊鎮初鎮桃林口宣德初移於獅子谷天順又
移三屯營去喜峯二舍矣營曰三屯忠義衛三百
戶屯地也屬遷安縣西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
而綰轂其中以要貴路示重非擁武衛北城何以
張形勢而抗威稜哉舊城庳狹而隘兩行境垣爲
截設營佃移鎮府所安也二營門有闤闠每以無
城戒嚴容而屯戍卅卜者所以營以行難名重

鎮虜亦甚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
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輕不足以犄角鎮府麾下
移兵禦敵抱檄印於衛非所以資統馭而急禦衛
之完策也自嘉靖以來是鎮益重隆慶二年乃以
余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二營關
闢日壯而全鎮之眾常練於此弗足以容成者病
之乃謀闢城於制府劉公巡撫楊公宿上郎位部
增飭邊城二公因得所請迺少司馬汪公閱師而
以移衛謀之公於元年條其便宜制以忠義中衛
移之三屯城內其掌印佐武巡捕指揮及千戶經

歷各一併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行營悉至遂
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百廢具舉前城益不足以
居之矣乃於二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楊公
為制府王公為巡撫辛公為兵備僉襄工於三月
撤南垣而環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
丈五尺加五尺為雉堞而廣半於高址廣四尺有
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譙甚麗
而關次之徂暑外完秋幾其裏上下有埤以為之
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袤裏
高厚悉如新制冬而畢役正北為重閣九楹於麗

譙角樓凡五楹峴於關舊東西重門於上爲樓臺
神祠下旁各有闢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
環以牛馬墻列孔以備睥睨東闢場以積芻藁從
衙五十丈其北有聚星堂為東路諸將所嚮西則
閱武之場旁陞闢十丈長二百丈以益之其堂臺
昔庫圯余新建而高敞焉諸將之廳事有五兼之
路西來者益亦可寓矣前爲軍營四百二十間凡
制其具所費公帑僅六千餘金乞皆操奇以佐之
而城內外所創營房八百餘間若保河河南南兵
輜重諸署及守備司梁陽驛督府行臺并諸館祠

不出三年一切告成或有疑其制多異而因軍正
以請業已樂成則諭之曰凡堞戰格利用禦遠若
鈎援薄其下而頻跡出擊爲艱乃於堞址亦剏睥
睨如堞半需可藏身而頻擊水且從之下以外殺
孔多勢分而注墜瀑落內則迤麗鱗次如級視彼
內勢直而水專注其土善崩外內以傾者殊矣凡
池有隍高而涸也其庳者爲濠塹故隍多復而險
以夷乃因其勢淺七尺而深三丈其廣六七尺不
等又以北川東走勢不環抱完固而於東門外下
高就卑引以十丈淵其長三百五十餘丈深僅七

尺以所出土爲堤蒔以桃柳上下二梁以跨之當
土中爲亭環流植荷而爲將士休沐地或學校以
遊焉凡邊障無北戶舊爲門三而已直北經涂有
岑樓居鐘鼓金木相尅多水火災乃於北臺旁級
左右共制四室如城門狀及所塞舊門各虛其內
如此制皆爲武庫以藏戎器簡書伍符避水火也
又留舊南譙懸貫鼓岑樓獨懸坊鍾跨通衢重關
金革和鳴達於四境登而眺之樓臺署廨聯以閣
闤闠錯而鬱飛甍之錦城可也嗟夫城制本鯀以
防水後用蓄衆乃蘇竊閫之古人矣城者盛也所

以盛衆也衆則益之不展易以嗌諸城者成也一
成而不可毀也制未曲盡而孰保其毀乎故余九
年於茲東控遼左西護陵寢爲臺一千二百有餘
里凡五五標十五營皆爲保障計於以重封疆而
衛社稷也茲奉制撫諸道之畫率有餘日及此敢
不畢心力藉將校百執之勞而遂覩厥成於重鎮
乎凡我同事既保我圉而無罹於鋒鏑則此亦可
以忘勞矣寧正做諸鐫之而示三軍且次執事於
碑左俾來許之毋忘是勞者

開渠記　　陳繼儒

夫開渠古法也農天下之本農重則水田重水田
重則泉流灌浸養育五穀而渠更重古有堰渠使
有都水衡使者則其官也置碑置碣置斗門則其
規制也史渠白渠鄭國渠浚儀渠之類則治水者
之成蹟也王介甫好興水利自熙寧三年至九月
穿渠凡一萬七百有餘諸多鑿空靡之者譏而少
貲吾朝重河不重渠行河使者歲槩衡錢無算
而渠則委之郡邑長且有司者治之耳有司秦越
視民强半掉耳掉臂去即還椓相視畜泄啟閉與
復之宜曾有幾人哉獨曲周邑大夫趙公則異是

曲周者滏河繞城而曲周之故邑以得名其水去
邑十二里自西而東漸近關之東隅稍北置閘道
滏灌隍俄有漳水濁入之漳性剽疾而多濁石水
常五斗泥共特淤閘行且爲城患故築涸隍無敢
通滏水者垂二十年滏水不通則鹽井苦澁之味
無以解粳而食之往往得病趙大夫流覽慨歎此
水泉上腴而湮爲惡田汙池可乎乃乘築堤之役
緣堤爲溝建二閘於漳所不到之處一載河一倚
堤而滏水從此滿隍矣有岢鳥家過而相之曰此
城外河內渠水當出入文運其昌乎利一淸流挽

城無高下兼咨度□□□□□□□□可耕
可稍可灌可疏利三□□井飲甘泉如其孽而疾
蘇邠出奇而殷潔利加□上不關領部書下不科派
丁夫錢穀勸誘子來私市舖炎□利互此數利者皆
大夫閔閔是是朝不朝以夕不夕經營籌畫以底於
成厥績偉矣

擬撰重修都重城碑記　孫承宗

我成祖文皇帝覆鼎燕畿以建都城抱吭拊背維
萬世之安我世宗肅皇帝念生齒滋繁比廬溢郭
重建庚戌之役詔從侍郎臣邦瑞議築外郛於三

門凡以固宇宅飾尊寢極消奸萌也今皇帝甲辰
夏恒雨壞民廬舍無算城有圮於是秋七月朔工
部尚書臣某以災異上聞若曰天不忘根本隸不
損於兩城而聚於雨夫眾心爲城外𡏟中陷是且
有土崩之象將無稍繕其闕而固吾守也其何變
之能圖卷昨報圮者方三百丈未甚也又向日而
益甚計都城且七百七十七丈有奇重城亦三百
三十丈有奇而埤堄守舍不與於是臣某而以數
上聞若曰災不可玩備不可弛玩災弛備不可以
寧是時皇上方以祭告□□□民廬舍疏入不即

聞乃臣某再以修葺上聞於是天子下其議僉曰
切下修若曰上天示儆恒雨壞垣尚永修之固我
保障毋怠毋玩乃以繕部郎中臣某同員外郎臣
某實肩料理而科臣某臺臣某實專巡察將以行
築者皆其不與者益以八月趣事明年某月告成
功日發丁男若千金錢若千天子重念勞人升賞
各有差且詔臣某爲之記臣以爲城以盛民也我
皇上先民居而後兩城其以𢌿皇圖綏燕熙意深
遠矣然威靈遐暢夷裔率服方且極覆爲城極載
爲池豈其介在藩籬是豐邑之謀不稍爲大耳不

然百雉之聚尚勤籌劃豈其根本天下而不以設
備然臣竊有警也昔我肅皇帝議建永定外郭而
難其守臣謂守在城郭者危守在四夷者安守在
民力者疎守在民心者密今天下凌籍貫之而罷
力築之則民不堪職滋災之而築暨苦之則天且
若甚恐於民夫民不堪將生心而天不忍或其未
忘也我皇上惕於生心而幸是未忘必目以祖宗
之德澤維法度而上爲自然守法上日爲朝廷守
國頃所爲愼重而不輕用民意在斯乎夫愼重而
不輕用民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臣謹稽首頓首

而爲之言銘曰皇明御宇奄有萬方黠設蛟螭無
背玩吮文經武緯細大畢張是懲是式繫於苞桑
恭行如蝥城有覆隍天子曰吁其固我防乃度厥
宜乃察相翔司徒計賦乃錫乃粮司馬賦眾乃發
乃揚司空鳩役乃飭乃奬萬函雷奮萬雉雲長訖
以志勞迄可大康天子曰都惟爾眾庶祠岸截準
役厳用章小臣瑜首曰惟帝光區成不易惟守未
逞過厥則匪恃城池亡於桀帝貲比於金湯惟帝
念功無怠無荒億萬斯年民忱無疆

東鹿縣新建滹沱河祠記　　孫承宗

余郡二十州邑而半以水患鹿城滹沱之衝患更
屬蓋泉守大夫日爲慮而長吏半從泥淖中顧盡
眷插有年矣歲壬子余將節過城下則民廬沒矣
什二四明年則牙舍日繼舟而出且支木以步
於時有遷城之議貢令君固不可曰南北不百里
誰爲湯湯安流而寧士者既上其事于參知辦
公則爲高其衛城之坊夾埤樹萬柳亡何水大浸
日遣舟出諸溺者而城恃以無恐然從坊睨城如
盆盎河伯環坊而浸者遂至漂儲胥沒民廬叟老
相率謁令君與語泉令君曰下民越在泥淖而吾

高臯以居乎乃繪圖持上參伯餘大參於藏事
過報大第布之於是開新揚栗冬生院成深於臨
成舟於渦成木東於潴繫坊出渠以達內浸於寶
塹而斷西北之支河越明年三月渠且成參知公
寶臨視之瞻瞻盱盱間幾爲河也公駭歎泣下語
且又引爵拜禱相其滯曰是可導而南又指其衝
曰當築宮其上以祀河伯吏發金爲撫濟院百廬
以待常濟宿者越月而祠成又越月而河南徙可
二里許又越月而邑士庶擊牲享河伯歡呼祠下
拜河伯之貺頌參知公之格神也於是馮孝廉晃

大其事來言曰公之格神凡以爲百姓神之貺公
凡以公前後所張措俾明府請無不得殫其心而
既遂隨之又躬臨之是宜發厥績以嘉成勞耳余
謂災亦何常備則爲人不備則爲神河之貢南若
更北也不敢知乃余所知可爲而之可坊坊之即
蛟螭魚沸地不得穿而必躬必親以捄之使小民
不爲神而爲人今天下三事而下輒擬爲於不可
爲獨監司守令若可爲而間委諉於不爲故下有
災而令不以聞令有狀而上不以聽即姑聞姑聽
之議翻議賑而死徙過半矣乃若文相圖畫至廬

前才於河干而親爲指授方略其論與受也積
溺人備極艱辛然則川瀆受患而波宅東匪勞被
方軌也豈非仁人之效哉昔漢武沉璧投石而答
河伯不仁王并州過郡守曰河伯不仁長吏從之
嗟乎余不敢謂天下有不仁而吏豈其神而不仁
今余郡有仁吏神終頻我長發乎傳稱與溺人摯
溺溺然則不仁甚於水也余願吏若干者爲仁吏
土即溺不溺矣

重修横堤記　　孫承宗

北之河九而匯於蒲陰者三曰滋曰潴曰沙歲領

秋漲逕博陵歷蠡吾入於邑距城南可三里而從
埠瞰城如眺盆盎一不戒則彈丸宛在水中其毀
民田廬遂以波及於蠡其一時搶艱撓呼不翅兵
荒而異時新祖迫通塗李溝瘠姑無問蠡王并州
行部于邑會從吏民號聊呢中其寓書於中丞王
于邑盟門闔也今上下卍則維揚日令守思編河
東西爲堤且力請於上得坊邑以內因横堤起延
福迄莽兒頭可七里許又三十年蠡陵錢令春韻
爲堤可三里許遂及於留村左其後河益漫溢若
兵遭霖潦萬庚辛丁癸不浴者亟於時直源周令之

潘既身從畚鍤沉沒臘民於魚復傾囊而備役大
築之日備一千二百有奇凡八日而竣備可二十千費
錮泉七十千有奇計當中金佰益三老洎諸備歲
日明府不辭出俸錢食民役民亦俾其敢念四支
不力於役假令以濬起丁備當十倍其費而堅厚
不復如洪是役也力省而成速功堅而民逸無問
城無復沸室無蛙沈而留七十萬錢於民間亦足
以起蠶桑教望杏子始歎廉吏可爲也廉吏饒瞻
如取帑藏秋毫皆可爲民用而不自爲用故不復
積廉於不可爲夫周令飲高陽一盂水耳俸入幾

何且以治坊子澡髮事幾令其強力有爲若目若
錢無不廉智如公然予觀公精敏睿和當總劇道
如也蓋有遠局焉向從公於風雨蠛蠓中人見
其懇惻切但非復世人嚚然噉名者殆廉吏也仁
人也并州之述民言曰劳邑雖困無所移食乃或
日可活變也嗟乎昔謂民之於仁也甚於水予謂
民之於不仁也亦甚於水乃從闔邑之請勒其事
於珉而告後來曰廉吏爲仁人云

高陽築東堤記　　孫承宗

邑有雨大水其南灑延滴滴爲蠡而北一與我共東折

可又北曰白洋宮萬壓歲以之交我與諸河與我
土我得為備與諸其渴害與我州不離我之衝突
不離我為樺門地遠流而且欲塞我河游禍吾邑歎
滿雖強有力如昌公亦不得徒挽而畏多口闇或
田不必盡勝不必日即滿長者非有意督過之而
或不能不格瀕曰洋有河曰豬龍逆而南可二十
里或曰高河之遺也歲久而壅東不受諸源而溢
洋之水於兩岸於是歲發民夫防兩岸合之可丘
十里歲役以千百計猶若東衝奔而愬不虞久之兩
岸不時築而河歲決歲毀我廬舍若禾稼又以千

百計權遣民流長吏竟格於滿有口者未為計乃
其橫可五十弓而受名車道口者足捧土塞也後
明府梅谷來履畝賦高下察原委覈利害遮父老
屬日與魚吾民而歲無算費者洗與以百趾塞而
無叙吾上又進諸有口者屬瀕河而田若臨遠我
廣近卻妨若將復計廣隘而若傾無妨也遂不兩
旬而車道堤成或又曰是且受南水將不便南者
公熟顧曰南水北者北水當仆逆而南予且為南
計耳是歲全民田廬無算汀之緜婁且有私遂人
其地鄉校供諸博士弟子歲兩十八畮之民歡呼

額手愈謂不勤負耶又曰罷於有口者黃生將來
問記嗟乎水誠予邑　大利害也屋溜妨人人猶
患之而况郊之察然　又非垣四十而家眠低其孰
以斷是役也省物力全民田蘇然子維家健大而
能綜明而能斷皆可為後人法往時延福橫堤自
令曾為我爭命於盜數十年水不浸城下今洋之
水得錢令安流而東　我邑之半不至廢為魚鼈而
大水得兩公而安然則利害與除豈不以人哉堤
白洋之南曰唐以宋唐公會令虞邱成也公風裁
如唐而能練剛懊不知唐何如公其塞東道口蓋

袖唐之欽云已本馬家河棄故道東決一支從豬
龍河入白洋遂開東道口以出南水蓋河從故道
入白洋則白洋水盈溢豬龍而此口可塞河棄故
道而東入豬龍則此口可開杜令議為水門云

乾坤北海亭記　　茅元儀

有亭巋然在江村草堂之後而知止齋之傍窪以
芙蓉以窗棟柱欄檻以及簷楹朵櫺靡不曲窮不
中程檻撐以為垣傑傑嚴風雨而提江大河之南
北曠不御而領目山北海亭也創於侍御公以之
胡伯順兆嵩焜混於是者三十年成進士去伯順

又以誨其子石卿石卿亦兼精於是有又實三
十年舉人歲辛酉魁□內第一人當行知縣了孔清
爲行人時嘗策蹇訪伯順於江村館於是時有皆
和吟詠傳於時是時石卿猶爲諸生伯順亦山民
部及石卿爲鄉廕伯順附余爲高陽公宰事石卿
往來於遼亭遂宵無人而行人爲給事中數年矣
達於瑞其子予敬行乞過伯順伯順之太公復館
之於是予敬日夜號太公爲不食也而所述左中
丞之弟若子亦繼館焉伯順抗時歸周吏部之客
亦生以吏部遠過謀於伯順亦館焉嘗是時瑞有

最膾暨後雖以殉者曰李朝欽家亭之左不數百
武而可湖事凡諸君子之遺皆有力焉懸其庇之
者屢欲以中伯順而天竟弗與也使瑞稱猶未解
無論張儉之壁終被北海覆巢豈存孤德哉余幸
不死於瑞而爲頌瑞者所厄復假於其中者二載
皆爲范陽烈士詠有曰奮腕招義徒傾家競相從
張儉徒壁藏箕踞笑孔融轄車未出門禁因已及
宵張儉徒一人孔融易爲功天下之頌北海亭者
其歌之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八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九

記

本朝

宗學記　果親王

粵稽唐虞以元德顯功垂光奕世號稱元愷者皆
高陽高辛之世胄及周文武謨烈光昭左右承弼
之臣勲在王室紀於太常半出宗姓成康之際以
六卿上兼三公者僅六人而姬姓居其五見於春
秋內外傳者若子臧若國僑若羊舌肸若季札高
世之賢大抵多周裔也蓋世運之隆賢者多生於

上世惟陰陽五行之秀氣所蘊鍾者異哉其觀感
於皇極漸摩於教化屬廸於師友者既非士庶所
得同且憑託世業俯仰寬然無衣食之計以累其
心無微細之事以分其日力其務學也專其成材
也易故傑出者所蓄尤深閎而博遠也我
皇上聖德天縱通貫三才
躬履至道以爲大小臣工中外士民之表儀敷天之下
莫不翕然從化重
念我宗室子弟尤教育所宜先
特諭立東西二學於禁城之左右自王公庶位以及居

有屬籍者其子弟願學則入焉即周官立學於虎
門之外以教國子弟之義也伏讀
聖制以勸學興行諄諄戒勉務明於禮義廉耻之根源
即洪範所稱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也
立教之方以遠惡從善為本而諳練讀史以及學
書習射共有程式即師氏保氏所掌三德三行六
藝之遺教也日有講授月有課春秋有試五年大
比高等量材授官下者申教二年歷十有一年再
試而無改焉然後屏之學而歸其家使族長保受
之即鄉大夫興賢興能簡不率教者之法也典教
之官其正其貳皆取諸宗室非學優行敦者不與
分局而教者亦如之或選於舉人或擇於諸司復
董之以翰林侍從即大司樂所掌之學政必有道
者有德者乃任以教事是也我
國家受
天休命自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以來本支繁衍至千有五百餘人係籍宗學者凡二

百餘人而能自擇師肄業於家塾者弗計焉茲非
世德綿洪積厚流光之驗與凡我子弟幸生重
熙累洽之餘藉賴先業俯仰寬然身心無累寧萃
於高明廣廈之中而業有師講習得朋書册紙墨
之需食飲衣火之費皆取足於官中不索而自得
之於斯時也尚不能恭承
聖主教育宗親陶冶曲成之至意而玩日愒時自安於
游惰尚何以歸對其父兄而自立於朋齒乎歲秋
八月余蒙
恩領宗正事凡春秋拔試及五年大比實主其高下黜
陟故列序科條而究宜其義使學正以下與聞教
事者共知所法守而我子弟益興感於
祖宗積累之深
聖主教思之切是訓是行日有孜孜苟非下材皆可謹
身寡過以自効於百司庶府之間而性資傑出者
材達德成將有如古人之可紀者焉俾海内嚮慕
以爲近
天子之光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以為中外臣民倡者
自我宗室子弟始則余亦得藉手以仰答我
皇上委任責成之至也夫

戸部公建 和碩怡賢親王祠堂碑記

果親王

惟

皇帝嗣大曆服擢任英哲以亮天工稽古之道揆時之
宜首以 和碩怡親王總理戸部事盖 王忠孝
性成才德越衆久荷
聖心啟沃政之初即寄以股肱心膂內自
宮衞
朝廷百司庶府綱紀之張弛外及薄海內外吏治之
得失民生之利病凡有諮詢 王必竭誠無隱見

諸施為立有明效而
畿輔營田及江南水利專以屬 王兼賛軍謀運籌
帷幄凡疏川建隄營田築圩賦車籍馬組練偵諜
皆與戸部聯事出納奇贏勾稽調撥奸弊易生而
難辨故俾 王統焉 王因事制法決幾應變曲
當其宜用能仰承
德意俯順民情官司易於奉行黠猾難為侵蝕由是衆
心悅服遐邇同聲 王薨之日
天子特諭宗藩支屬文武百僚過喪祭之期以班序哭
凡在列者莫不誠心悲悼而戸部僚屬尤不能忘

雖私居輦聚語及於 王輒唏噓感發哀不自勝
蓋奉令承教深識 王心而被德者渥也
天子崇德報功特重易名之典
賜諡忠敬誠直勤慎廉明怡賢親王創立專祠春秋時
祀以妥 王靈復
諭內外直省有欲建祠展祀者聽其奏聞舉行於是戸
部僚屬踴躍從事惟恐後時建祠於內城正陽門
之東偏地勢爽塏規模宏敞寢廟庭廡齋宮堂室
降崇深廣合度展事設儀序衆綽有餘地經始於
雍正九年三月十三日落成於十年六月二十

日會余以非材叨冒
恩遇兼總部事卿貳諸司合辭以祠碑未立請記始末
余竊惟 王之元德顯功載在
御製碑文及建祠
特諭者兼綜條貫靡有缺遺矣無事更為敷陳惟是自
余躬理部事然後知 王謨猷之深遠條理之精
密凡所更定皆前未能詳而後可為法者觀一部
所設張而八年之中所以輔成
聖治者具可知矣 王之才德蓋川嶽所誕生
祖宗默佑俾作輔於

盛代者而
聖上於　王一無所試之日灼見其任重經遠之材知
人之哲益前古所罕見也抑　王天性愼密勞而
不伐而
聖主於　王身後
親製神道碑褒嘉痛惜兼頌
諭旨俾　王平生忠績昭揭於天壤將與詩書所稱帝
臣王佐同光竹帛竊謂
聖心如天曲成萬物而不自有其功又前古所罕見也
故因立祠碑特闡斯義使凡爲臣子者皆知所以

自勗焉

工部藤花廳記　　果親王

峴山之名以羊叔子杜元凱而傳永柳開谿谷以
柳子厚之文而傳其他觀臺樓館池亭宅舍之垂
聲於世者非依於其人則託於文與詩蓋人則以
德以功各稱其大小以爲顯晦而文與詩亦附於
古人立言之意舍是三者則無可以逾遠而存之
道也
京師土宜藤花易碩以蕃且多歷年所隨地皆有之而
吏部之藤花獨以有明吳少宰寬匏菴手植而傳後
以名其廳巨人魁士爭爲記銘詩歌以稱述之思
其人而愛其樹殆人情之不知其然而然者歟工
部堂西北隅治事之廳亦有藤花根盤枝糾數百
年物也而自昔無聞焉不知其始於何代植自何
人余荷
聖恩領部事有年屢過之未嘗經意今年八月重葺是
廳乃約而記焉嘗考自秦廢成周六官之職至周
隋間始依古而復行之及唐定爲六部自是以後
未之或易但周官冢宰之職或歸於政府或散於
他官而工部所掌則時地利貨川澤與制六材整
飭百度與古無異也竊惟當日特以清公恪勤著
爲率屬其流風餘思猶歷久而不忘矧今二三君

子躬逢我
皇上勵精圖治百度振興倣周官稻人之制營
畿輔水田表原隰修井法凡海內大川舊防支河新
堰有可以備水患益農田便商旅者立發帑金修
築閘濬城郭衙署倉廒學舍完葺增建所在畢新
凡茲大政工部皆與議而經度焉二三君子幸
[illegible]能精白一心盡忠勤於
國事則[illegible]遺[illegible]並稱而茲花之名亦且自是

而廣揚於衆聽矣愧余不及古人之文乃具列斯
義以相砥淬俾治事於茲廳者有所觀感而興起
焉是爲序

勅建明懷宗思陵碑記　金之俊

臣嘗觀古今治亂之蹟邦國興替之由使後之人
得有考焉以爲法戒者其義莫詳於史大約國之
興也創業開基之君莫不有應天順人之舉積功
稱德爲累葉之所憑藉其亡也必末年季世之主
或天資刻薄殘民以逞或闇弱昏庸太阿旁落或
甚而縱慾敗度滅裂綱常種種失德難以枚舉皆

因自取滅亡之道即國祚之修短不同而覆敗相
尋興世一轍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
不亡非虛語也我
皇上聰明睿智典學惟勤涵泳六經之暇尤研精史書
舉前代之是非往事之成敗靡不溯原窮委一一
究其指歸而於明朝興亡本末更瞭如指掌於是
深晰崇禎帝之所以失天下者厥咎有在非末世
亡國之君可同年而語也但當年既無實錄日後
應多傳疑每歷
睿懷之惆惻於順治十四年二月內爰

諭工部立碑表章恭錄
天語一則曰明崇禎帝尚爲孜孜求治之主祇以任用
非人卒致寇亂身殉社稷再則曰若不亟爲闡揚恐
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於戲
宸鑒及此不能不令人低徊嘆息頌哉
皇上明並日月發潛光於已沈德邁興王昭公評於曠
代真前此紀載中未有之盛事也茲工部遵
諭礱石既成
皇上特命臣之俊爲文以勒之碑臣係故明舉臣矢殉
潜蟄幸遇

不清之會再續餘生既捧
我綸音感渐益篤
尊命而徬徨以荷顧眷者如臣何能追闡遺徽俾副
皇上表章之盛心然不敢不就見聞所及謬述其概以
竊附史臣之職也按崇禎帝本以英毅之姿潛德
藩邸纘膺大統當即位之始正逆璫煽亂之餘中
外危疑獨能不動聲色剪除大憝如秋風振槁因
目擊人心蠱壞盡如醉如夢之流法紀弛廢
成不痛不癢之習銳意更張猛圖法祖宗恤民瘼
畏天災嘗蔬食布衣痛自貶損講學之餘詢不撫

平臺之召對屢勤一段宵旰靡寧想望太平之念誠有如
上諭所云孜孜求治者假令當日有先憂後樂之臣同心一德匡濟時艱小康猶可坐致即或中材之佐警戒綢繆尚得彌縫歲月其如恬偷積玩貪黷成風下吏之精神專用以鑽營結納大僚之好尚惟在乎位高多金以致民窮盜起然發難之初不過西陲一隅亦何難以國家全力制之而上下因循以賊爲諱歛聚之勢日熾月盛攻城掠邑有同破竹然後舉國張皇紛紛議遣將議抽兵議加派議設總理總督重臣臨渴掘井究無成算以言剿則推諉屢聞以言撫則招徠無術至於驕兵悍將借勢殺掠爲護身符來不能禦去不肯追逐使寇流秦晉楚豫巴蜀暨大江以北所在騷然而朝端之上方爭洛蜀之黨日構元黃之戰厝火怡堂獨以賊遺君父變聞有一二耿介特立之士以公忠體國爲念又往往不安於其位一時內外文武事權在握者無一實心辦職之人寔致令仁明統治之主不幸而丁中葉陵替之後起弊扶衰萬難措手煢之孑然孤立於上四顧盈庭絕無可倚賴

如尩羸之夫病之初中尚在腠理之間中醫猶能按脈而治及其延日久深入膏肓雖有盧扁救療安施豈非天之所廢莫能興之而人謀不臧適任其咎者邪考史傳所載凡末季亡國之君罹車之轍荒淫並無一蹈焉乃身殉社稷不引天亡之言亦禁然矣於戲傷哉有君無臣貽禍邦國竟若斯哉此明代往事之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我
皇上深用惻隱而欲亟爲之闡揚即是孔子當年作春秋之心褒貶出乎至公瑕瑜毋令相掩俾天下後世讀明史者咸知崇禎帝之失天下也非失德之故總由人臣謀國不忠所致庶使後之爲人臣者悚然知所戒而後之爲人君者亦知慎於用人也然則煌煌
睿諭明乎制治安邦勿玩小寇而弭寇必以安民爲本安民則又以知人爲本此誠直昭一時之信史實著萬世之常經蓋永爲君若臣之寶鏡云

金忠潔公祠記

今上御極之九年十有一月內三院傳奉
上諭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著禮部會同

部院等衙門并上官詳訪確察死節職名并實蹟具
奏勿遺勿濫內三院卽行傳知節廉廷臣彙奏禮部
先後覈覆文武殉難忠臣二十四員
予諡錫祭仍於原籍賜地一百畝春秋致祭前兵部車
駕淸吏司主事巡視皇城金公鉉
賜諡忠潔於順治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欽遣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高珩
諭祭故明兵部車駕淸吏司主事今諡忠潔金鉉之靈
曰前生赴義臣子之忠猷節表微朝廷之典爾故明
兵部車駕淸吏司主事金鉉負不羈毅持學淵深防

忠於未然抗言弗避遭時之不造誓死無回身赴御
溝何慚淸流之水心依帝闕長悲明月之弓孤憤難
作東泉而錫典式光異代崇以祀諡慰爾忠魂其欽
承之仰惟
昭代表忠之典盛矣至矣公弟生員鏡恭奉
諭祭文勒碑於都城東直門外三里屯祖塋墓所公丁
卯戊辰同年生暨戚交之在京師者輸金謀立祠
於崇文門外打磨廠故居之左右以永昭
皇恩久而未集鏡懼或墜
盛典遂於原籍江南常州府武進縣先冢遷葬宗支祠

葺三楹爲公祠屬余爲記余昔備員史官誼不敢
辭凡公大父與先大夫同爲萬歷壬辰榜進士公
父太守公與余又三十年文字交公領鄉薦余復
備舉于京兆而公妹又爲兒熙之婦知公生平宜
無逾余方公殉難余以葬親出城門閉不啟乃潛
伏上方山奔逃以去至丹陽公弟鐵鉉以省太守
公墓在焉始見公弟鏡所述實蹟嗚呼公之大節
已著於朝野復何煩贅一詞雖然百世之下仰忠
節之風莫不思慕其人想像其行事則敘其生平
以傳久遠不可畧也兆

盛朝懿典可不昭示來茲乎甲申三月十九日昧爽
公趨朝路人競言駕行宮女出走矣公曰訛言也
亟趨皇城期偕巡視給事中御史護御門以安民
心行見宮女奔繹於路驚還寓邸拜母曰兒職在
皇城應死於皇城母曰兒去矣我自不爲兒累無
復我念遂冠帶馳至長安右門或言帝上賓哭且
行至紫禁城西北隅玉河邊中官奔竄云賊至矣
賊至矣公髮指眥裂直視大罵解所懸牙牌付從
人劉元郭泰持歸謝母面城一拜遂投河中適在
淺水役挽起公手揮之遂沒於深處役歸白母母

投太僕寺街寓邸井中死側室王氏從母而墜時
十九日辰時也旣而我
朝定鼎京都鏡呈請內院允令撈屍六月之朔鏡偕
劉元詰河邊地上惟髮一團並束髮網巾巾鏡所
服者公偶假服巾圈宛在旁一紗帽胎一帽翅鐵
絲圈仡然白骨一叢骸骴則二人屍也復覓之水
中一中官來云若覓皇城金兵部屍乎曰浮水上
寇去我輩收葬同時有內官呂勝子亦死而掩河
邊土爲雨水刷落故暴露於此鏡痛泣往來厚裁
門訊問中官無異詞者爲營二櫬莫辨孰爲公骨

也或曰公忠魂依此久矣易仍瘞深坎乃以布裹
骨瘞之鏡拾髮招魂葬於三里屯祖塋之側此公
殉難之實蹟也嗟夫一時死節諸臣大義焜燿天
壤惟公之死死其時死其地死其職可爲得其死
矣公生萬歷庚戌七月十九日與大父同日岐嶷
不凡初就學輒了書義大指問太守公與客談當
世務便垂首屬想可否侍隨太守公讀書郊園余
時過從論文公嘿然進退如成人旣而偕補弟子
員天啓丁卯年十月入畢順天鄉試第一戊辰成
進士以年少例改教職授揚州儒學教授尋陞國

子監博士工部都水司主事監修城門軍器時內
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建署以堂官臨各
司屬公皆奏上以朝廷簡廸之臣子而令其磬折
傴僂於閹寺之庭卽諸臣嬌矯自好當不爲屈其
中保無寡廉鮮恥自行其私者褻皇靈而喪士氣
事甚於此再疏爭之彝憲大恨假驗修理火器二
缺火門題參竟落職肅然歸居博綜羣籍朝增夕
典時與劉公宗周朱公之馮諸先生講求濂洛關
閩之學時公父署雎州學正公卒來都見公所學
曰子益矣公年二十三家居至三十五著書自娛

而薦剡無虛歲朝議起公田間太守公卒丹陽旅
次公奔號葬之武進先隴從遺命也留弟鑨鉉省
墓於丹陽奉母章安人還京師服闋起補兵部車
駕司主事巡視皇城甲申二月也寇陷大同公疏
請撤監視內官專任撫臣畫各鎮咸以內官監視
平時則掣肘僨事寇至則率先迎降故公耑疏請
撤不報旣而都城之陷內官分守城上與宣府大
同降賊內官張賊聲勢以通驚君亡使早從公言
當不遽至此也公原籍武進大姓至公曾大父拱
於嘉靖十二年補北京留守衛軍籍以子汝升貴

贈如子官汝升郎公大父也萬歷壬辰進士仕至
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生三子徵名顯名公考其
仲也萬歷戊午順天舉人歷官福建汀州府知府
生七子公居長公髫齡不踰中人而特立嶷濯雙
目瞭秀爲如也踈髯鬅鬙張時具魂磊嶔砢之氣殉
難時年三十有五娶朱氏贈安人繼朱氏封安人
前卒側室王氏昔闕月隨仕向公無子以弟鐖次
子貽恭爲子公孝友忠清出於天性讀書窮理飭
躬恭慎惇篤之行未可悉書特書其大節如此勒
石祠前事在耳目見聞之所不及過祠下而觀聽

者低徊俛仰想公之風聲氣烈油然興起忠君報
國之心則我
盛朝作忠之化曷有既哉

宣府忠烈祠記　王崇簡

士大夫遭時之阨勢窮力竭志不克就死以報國
祀於其土禮也況於十數年之後使人景企追慕
經營黽勉以堂以構伏臘徬徨無所爲而爲之嗚
呼豈易致哉宣宣鎮士庶之立祠祀明巡撫宣府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公也公於崇禎壬午十二
月受命巡撫宣鎮鎮餉闕軍怨司餉而譁公多方

捕是撫首亂七人併糾司餉者亂遂定鎮帥跋扈
喻例其狀歸之司敗一軍肅然已而流寇破潼關
度黃河爲綢繆之計具備而太原寧武大同相繼
陷公聞中丞蔡公懋德衛公景瑗不屈死鎮帥周
公遇吉舉家戰死慨然曰與男子不當如此乎遂
集文武市紳軍民於城上申明大義矢死守出一
篋衣取緋衣囑從官曰以此殮我餘悉充犒軍衆
皆感泣已何監視官杜勳總兵王承胤降賊勳
復說公降公念擒勳承胤或爲變乃招承胤伏健
卒何之未至而賊薄城下矣公督衆以火器擊賊

賊聲言監鎮降巡撫何獨不降公大罵拒之激厲
將士相持兩日夜賊多死傷監鎮乘間開南門賊
遂入公守北門聞變命轉火器南向欲手燃擊賊
而賊已挺刃於前公拔佩刀奮擊左右泣擁公行
公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遂服緋衣登城樓北向
拜以遺疏付從人而縊賊至嘆其忠移殮於館舍
甲申三月十一日也嗚呼捍患死事公可無愧矣
昔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死守睢陽以遮蔽江淮
身雖死而賊亦困屈勍據徐城潤當江淮之衝賊
所急爭杜慆以孤城捍之卒致潤完而賊旋滅使

賊鋒狂突之時監軍不叛鎭帥不降與公死守宿將義旅出奇搏鬭以遏阻其鋭以擁蔽神京遠近聞風奮起未必無郭子儀張存誠之倫出其間奈何叛閹逆帥望風送欵公力既竭飲恨致身嗚呼此一鎭之士民所以感憤當時而興思異代也公諱之馮字德止號勉齋世籍宛平登天啟乙丑進士時名之裔授戸部主事以辭逆閹魏忠賢請監殿工加級忤忠名左遷浙江布政司理問歷遷行人司副刑部郎中浙江僉事青州參議河東副使晉參政歷中外皆以清方嚴恪聞至大者河東

宗室朱全宇爲攀盜囊槖人不敢問且與秦寇犄角公討擒之大患潛弭當宁器其材由參政授節鉞公爲人質重湛介發言有則不隨人爲好尙少博極羣書即究心理學持是道造次不變官青州時人賀道梗留家人濟南既而濟南被兵公配馮安人墜井死母李太安人不食死公哀毀徒步扶櫬歸葬廬於墓側布衣疏食終身不易痛馮安人節烈遂不復娶訓其子持正以忠敦厚以讀書踐履爲本務卒時年四十有三所著有在疚集講學諸書持正於其年八月歸葬祖兆先是公遇變從

者懷遺疏間奔京師始知公死節哀卹之命甫下

而都城旋陷恭逢我

昭代憫念前明殉君諸臣核實錫謚祠祭田官錄士

庶啟

盛世之褒忠前代以其所親見不忍忘公義出於學校力輸於閒在榻公於數十年之後豈有所爲而爲乎參政吳公允謙總鎭劉公某同知江公某推官李公某相與執議觀成大勵忠節維風化司官其土者之職也何時諸生姚時中城破肅衣冠從容自經於學宮生篤學知大節儀範修整寇至知

監鎭有異謀泣歎曰捍大患而以死勤事者惟朱中丞吾將從其後矣已而果死鄉大夫以余知公屬爲之記

南宮彭公殉難記　魏裔介

彭公諱士宏號仁寰錦州人以癸丑舉人於崇禎十五年授知南宮縣輕刑罰平火耗平獄訟禮紳衿一以廉靜爲政甲申二月流寇由順德將至南宮公集紳士耆民人等誓以死守有勸公降者公曰奉命守茲土無降理即城不可守余一人任之或又爲公妻子計公曰身且弗恤尙計兒女輩耶

邑人感公言從之守城既而賊至城破偽權將軍劉芳亮執公逼公降公厲聲曰頭可斷身不可降又索印急公厲聲曰吾將攜以還朝豈不與賊怒將刑執刃者曰好官好官苟降爲汝請命公又厲聲曰殺即殺耳誰請耶殺之白氣上昇首懸城南門經月面髮如生刃者驚曰吾夜夢公爲城隍神矣赴廟焚香懺之芳亮曰自破潼關迄河北以來僅見此人弗問其妻子疏貸百姓士民數千人收公身首葬城南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即於墓前立祠塑像祀之像頸有裂痕塗之復裂如故邑人曰

此公志也今存之公二子名可恆可藻昔在滇中入籍今皆中雲南鄉試忠烈之報於茲不爽云

上谷忠烈祠記　魏裔介

丙午秋杪余請告歸里丁未春北上至保陽家蓮陸犖余步行至西郊指新營祠宇告余曰上谷忠烈祠爲流寇陷城殉難諸公而作也余詢知正堂之所祀者南面則官紳十四人東壁貢士諸生三十八人西壁則武職二十八人東廡監軍一人西廡則義民十九人後堂婦女共一百七人可謂詳矣嗟乎明季當丁酉裔猶然全盛今自成張獻忠初不過饑民逃兵漸成燎原之勢至不可收拾糜爛中原窺伺神器向非我

皇清大兵勦除則儼然稱帝矣夫爲之乎抑人事所致也獨是明之季土將二百年高城深池材官騎士不乏乃賊入潼關所在蹂躪除太原榆林寧武三邊城血戰死守外餘皆望風奔潰而上谷彈丸黑子內無投甲之衆外無犄角之師都城已破猶登陴固守力竭城陷文武士大夫男女死者數千百人豈非節義文章被服有素而造次顛沛之弗離者哉

世祖章皇帝文武聖神併懞六合深恤殉難之臣不以亡國見遺介昔在諫垣曾有褒錄幽忠一疏范質公等十餘人俱蒙

恩卹載在職典惜余固陋未及以保陽死難諸公列之奏牘俾忠魂鬱鬱於九泉也乃今郡丞常公申詳督學搢紳倡始太守諸公和之吾家蓮陸拮据成之豈徒爲死者揚其忠烈已哉凡以廉頑立懦使後世有所興起也其於裨益風化洵非淺鮮嗚呼諸公死於二十年之前是祠建於二十年之後剏於康熙丙午九月成於丁未四月凡有功是役

者自太守而下曁鄉紳魏一鰲等例得勒其名於
碑乃爲之銘
斗極之下尾箕緼博大爽塏勢蜒蜿上谷易水鄚
名存山何崩兮波潺潺篤生眞儒掤乾坤軒軒霞
舉鳳翽翥孤城後亡死猶欣穿齦透爪積頻冤高
闕巍巍閼九關不周崩兮空遊魂乜疢淇兮妻孥
燔椒山爲鄰棲楄尊銘雲杪兮植高原

重修劉靜修先生祠碑記　孫奇逢

先生之祠在吾容者有二邑祠奉勅特頒烝嘗具
備一在灘市鼻傍昔年某約同志創成者邑祠

修葺者屢今復增入配饗九人合而新之適余移
家蘇門胡生彧過而傳記其顚末某先生鄉後學
也沐浴遺澤竊附私淑之列烏容無言自河北陷
於金百年而後元河北爲金元域而先生之先世
爲金元人其仕宦於金元者已久先生於宋無故
主故士之誼百世後以不仕元高先生非以先生
爲有宋之孤臣也至摘渡江賦爲幸宋之亡則又
失先生之心矣許平仲與先生同應召過容城商
出處先生以行道推許子而以尊道自任程朱之
學禁於宋而平仲與之儒者之道滅於金而平仲

起之至問伐宋則不對先生渡江賦爲有宋求自
固之策正所以存中國之義于景略不忍滅晉而
謂先生幸宋之亡乎先生研精聖典與起絕學隱
然係斯世斯民之重聲之爲詩綴之成文其詞如
西山之歌其義祖春秋之旨惜其四書語錄久矣
佚失而俎豆之典缺焉未備豈謂世衰道喪遂以
天下無眞儒耶先生淸而通和而介在聖門則閔
子於宋儒則純公故薛文淸有言劉靜修百世之
師也當日雖之君臣之魚水而郄得師弟之嚶鳴
雷奚之瀕先生之洙泗也三台之里先生之杏壇

也稽其人日與把臂行吟則有梁至剛肥遯自甘
嗜學不厭先生嘗爲南溪老人行贈之其及門追
隨羽翼斯道者則有梁師恭以經行見徵侍講第
師安建廟立學廣敷師訓巨綱至孝性成居喪哀
毀滅性先生哭以詩復銘其墓劉英梁泰李蒙王
果李貞皆負笈從遊爲建書院於三台人各有學
學足相成當時名者于繪像於兩廡與於配饗之
列獨梁師安則振道文史蹟而補之者也闔縣紳
士稽俎豆之廢佚深弔古之餘惆合詞而請於官
師爲復此祀典也豈苟焉已哉先生是辛未先生墓

祠成同人以明監丞李仲虞士張紹烈屢有疏爲
先生請從祀孔廟因得合建祠厥功大矣僉議配
饗諸大夫曰可繼丙子考之誌由元丑以進士胡
炳南則舊所配饗者後備人之切思鄉賢文學其
天性孔孟之鄉也教化隆昌斯文蔚起先生及門
者九人私淑者三人綱維名教砥礪情頑四海內
外猶將喁喁向風況生先生之鄉與興行仰止緒
寐不遠者乎先生身在運會之中道超運會之外
教授燕趙成就英才甚多周元公爲諸儒冠其從
祀獨後於諸儒則造愈高而知益寡先生尚無憾

於今之世矣是役也邑令靳君台彥主持其事邑
博丁君耀亢張君變暨紳衿贊襄其成而始終捐
据以倡其議者胡君彧也祠成於癸巳之春記成
於甲午之夏

孝友堂記　孫奇逢

余家未有堂也自吾弟武城宰築室三楹有數椽
片瓦於其上鹿伯順顏之曰孝友東海劉劝孫書
之遠近親友因而堂之也余兄弟與人姻戚朋友
飲於斯食於斯終其身其以此爲堂余來蘇門十
三年矣廬舍墻垣十類八九獨此堂在圯而未圯
之間憶潘子美過余余適過江村就黃鶴嶺子美
徘徊久之謂先仲兄曰不意徵君尚有如此三間
草堂仲兄曰此武城宰堂也子美曰武城宰而有
此堂也便不足言堂矣因過余讀書處望其所居
之室曰前間所聞今見所見矣時鶴嶺正欲過余
子美止之曰入孫先生之門登孫先生之堂門三
進室三楹總不見有尺椽片瓦而室中之極依客
之物固不待問而知先生以貴人而爲僕從得無
爲孫先生累乎鶴嶺曰僕曾以先生之食貧樂道
入告今正欲親炙其高風耳即同過草堂止宿飯

脫粟而去此堂蕭條儉陋不敵富室一廈何足以
記茲之記此者記吾弟之孝友也弟寒氈七年爲
令十四月未入官暨解組後皆館於京師束修與
常祿皆以供其兄余常爲吾弟作狀曰啟美侍父
母之日短而孺慕獨眞處兄弟之日長而友愛彌
篤官非有意求廉而生不能備饗殮沒不能具棺
槨廉莫有過焉者矣行非有意求潔而口無作僞
之言身無違禮之事潔莫有大焉者矣此弟之實
錄也與弟訣二十年情緒悲涼不堪多敘姪雅
常欲索余手字存以示後人余作孝友堂記貽之

孝友二字是吾家箕裘之業是在子若孫共勉之

祭田記　馬世俊

自古卿大夫之賢者則祀於鄉社而後祀於學宮其牢醴之費皆出自朝廷有司奉行之而歸其胙於子孫典至重也若夫祭於墓祭於家廟皆其子孫之事然古者士無田不祭而卿大夫有圭田之授祭法云以死勤事則祀之其祭之在公私者可勿論而隆恩異數必出於朝廷而始重益所謂激勸之大者也余嘗考前朝死事之臣凡千餘人錄成一書分十卷顏曰日心錄其死於京師者爲第

一卷申端愍公之死灼然在天地間革代之後
朝廷既遣官致祭且錫以祭田使其子孫世世奉祀公嗣涵光涵煜涵盼皆爲余文章交而涵盼又與余同爲史官凡朝廷典故有關於激勸之大者史官當書之於是以祭田之記屬余余惟古來褒䘏忠烈未有如今日之盛者苟非其事有深足感動豈能荷此榮典乎天下謂明代以科名爲重而卒不得其報由今觀之科名未嘗誤國也西漢之亡上符命者日數千人其時文臣如楊雄劉歆皆爲喪節之事東漢之亡人爭舜禹之事不知節義爲何物唐自僞降而後死事無可言者惟宋理學最盛而以身殉國者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明以經義取士而甲申之變諸文武從容而蹈君亡與亡之節
世祖章皇帝特行旌忠之典勅禮臣核其真僞輕重得死京師者烈烈二十餘人多出於科名中而勲胄皆不與焉嗚呼何其盛也端愍公奉命而出間關難而旋有勸公者公慨然曰晉大同曾可越境乃免乎公以文章起家以節義報國公於是乎不朽矣余嘗論古來勲伐如蕭曹寇鄧當時賜田宅無算

至於國除漸滅無有郭汾陽有再造之功當唐之世已有歌舊宅今爲寺者何論易世也至於忠臣義士雖千百世之後而瞻其廟宇問其墓田猶有勃然而起敬者則祭田之錫豈非激勸之大者乎記錫田之始爲順治某年某月日記田凡若干畝至於此田之守於某傳於某皆可不記史臣馬世俊曰義在天地恩在朝廷非申氏子孫之私榮也

重修蔚州學廟碑記　魏象樞

人文之盛衰繫於學廟之興廢余觀蔚事而重有感也蔚爲三晉邊徼地方人文盛時若德行氣節

經濟文章以及理學名儒散在郡志者代不乏人
育之成之卒出於鄉校明末學宮傾圮乏科第者
凡十八年舊州守陳公鵬舉拓修明倫堂課士較
文科目始開其後官此土者僅朔望一瞻趨耳雖
茂草爲階弗問也嗟乎爲
天子命吏曾不聞撡激勸者何政哉會有曹侯者以淇
令擢知吾州事下車以來有廢俱興之志甫謁
廟庭曰士首四民學宮所以養士為
國家用此而可綏哉不可緩遂捐俸修葺無一煩民
力閱數月而工訖自殿廡以至扃垣悉燦然可觀

郡諸生魏宗周閻之秀等董是役感侯之德走書
屬余記將勒石焉余亦德侯者曷敢以不文辭乎
余惟
天子右文前歲
幸太學行釋菜禮繼者士子肄業
國雍者咸與觀聽一時文人丕變紀
清朝盛事曹侯仰體
上意以愛吾蔚士所謂上作之斯下應之茲舉其作之
者也諸士方明倫正經綸禰不輟寧惟是尋章摘
句紆青拖紫以應之耶抑志尹學顏流鴻樹駿以
應之也孔孟顏曾之書童而習之濂洛關閩之學
長而聞之余不敢悉舉吾蔚先輩中典型尚在人
皆吾師以德行應則有史先生東昌之孝無間言
以氣節應則有龔先生涼之從容就義以經濟應
則有郝先生杰之鞠躬盡瘁以文章應則有尹先
生耕之著述什命以理學應則有鄒先生森之致
知格物是皆產於蔚學於蔚至今尚凜凜乎有生
氣者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諸士身近高山又
何必仰止邁海內先名後實以尊我侯作之之美
意乎年來科第多人後先輝映諸士入學宮承教

澤復起雲蒸蔚然而興以待異日之用即與吾蔚
先輩諸君子聯踪接武又何多讓且人視蔚為窮
邊絕徼者論地也非論人也人傑則地靈亦非風
水家荒唐之說也合觀壬午以前甲申以後盛衰
興廢之理皆實有徵驗在人耳目間即我侯藉手
以報
天子者亦勿作尋常文具觀矣諸士其善應我侯哉

退思堂記　陸隴其

靈壽縣堂之後曰退思堂蓋取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之義余既重修斯堂而深有味乎其名夫忠以

盡我之心宜若可以無過然天下事有定理輕重疾徐寬嚴厚薄各有其分過與不過其辨在毫釐之間而人常不及覺夫惟聖人見理明而處事熟隨其心之所發無非至善不待思而自無過自聖人而下大賢如顏子猶不能保其無幾微之差顏子而外又無論矣非慎思之而善補之末由去也故孔子告子張曰主忠信從義主忠信者進思盡忠之謂也從義者退思補過之謂也彼爲致良知之說者謂致吾心之良知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知主忠信而不知從義知進盡忠而不知退補過者也其爲學術政事之害可勝道哉坐茲堂者毋曰我盡我心而已其亦思輕重疾徐寬嚴厚薄果各得其中乎不蔽於氣質乎不囿於習俗乎不矯枉而過正乎不因噎而廢食乎有時獨斷者不爲荊公之執拗乎有時從衆者不爲蘇氏之模稜乎如射之有的不中其的皆過也如匠之有繩不中其繩皆過也思之而補之而後吾所盡之忠庶幾可以無憾不然自謂能盡而毫釐之間稍有偏倚其害於民將不可勝言嗚呼盡吾心而猶不能無害於民而況其不能盡者乎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重建大宋橋碑記

王原祁

禹貢開川賦功莫先於疏河導江大司徒稍人所掌專修澮川以洩水而史遷則書河渠孟堅亦志溝洫蓋以田賦皆出乎水利水得其利則農田乃可無虞夫然後穀粟豐而租賦足衣食裕而禮義興其所關豈細故哉故大者足以徧天下垂無窮其次亦利一方澤數世田賦不可一日不治則水利必不可一日不講也渚陽之大陸澤爲九河下流每遇秋霖則九河滙於大陸大陸汎濫於平疇沃野間禾苗盡成巨浸而百泉河至大宋村又衝決民田數千畝其淹擺地三分之二是以民日窮財日盡當事爲之束手無策不知大陸本皆耕作之地向有洩水二道一自西北流至占澄河經隆平寧晉入衛河而注於海明嘉靖間正順二府起夫合濬而民賴其利一自東北雞爪河出新滏陽以達天津明時尚通順治十八年邑令吳懷忠復爲修濬所以大陸乃可耕作而農田不至淹沒也今則隆平之河盡塞民皆築室以居新滏河亦淤成高地彼此牽制俱難議濬余不得已於癸亥歲

築澧河長堤二十里可救二三千頃之良田乃以子丑連歲水勢洶湧堤既成而復壞人咸惜之至於百泉河發源太行山經邢臺南和之境而環任之東南爲人宋村廢石橋所淤遏遂橫決杜科等村被患最劇余爲築口者兩年於茲屢合而屢決去冬乃議撤石橋以遂其流於大陸而大宋士民執風水之說物而不化余再三開陳其利害於是翻然樂從今正月始捐俸興工盡發橋石之陷於地者重建高石橋一座梁高一丈闊倍之其規模視昔有加五閱月而告竣衆因請余記之余惟爲

民牧者惟問田賦之所從入而不問田賦之所從出因循成習委天地之大利而不知視斯民之疾苦而莫之救可勝浩歎昔大禹治河首鑿龍門而水性始順今通此橋其功之大小不同而順水之性則一也但橋下河沙易積每歲水涸時必常加疏濬不致復陷於淤泥中則爲功易而爲利久後有爲國計民生者消陽水利因此橋而并議大陸之疏鑿者庶幾信而有徵東坡謂水利不可誘之於天專咎人事之不修眞千古知本之論哉若兩村人士皆有樂輸襄事之功亦不可沒也例得書

書於後是爲記

重修董子祠堂記　　李光地

凡仕宦所至首考其地之先賢先儒以暨名臣高士風被於來世者爲之垣墉俎豆使邦人有所稱思禮也景州舊有董子祠而窄隘無規模且蕪不修無以動州人仰止之敬歲甲申知州事周鉞遂更買地於城東偏斥大其基出資營葺凡門堂室廡齋房具備自舍菜降登及官吏止憩學者講肄之所皆寬然有餘又能以扈從自請於

天子賜以額字曰闕道醇儒此千古之異數而鉞之勤

懇誠欸爲可書也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李光地覩祠之成而記之曰韓愈氏論道醇孟子而疵况雄當已然於董子則莫之及何哉在漢惟劉向頗知之以爲王佐之材伊呂之匹劉歆班固雖頗過其論然亦謂六經離析之餘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則非揚雄以下之所及也韓氏於孟子之後樂道揚雄至於董子同時如司馬遷相如皆有述焉而獨遺於是是皆以華實爲進退豈篤論哉自宋以來更歷大儒而其品始定於是三策之書上儗七篇而與之相接蓋其言天性曰天地

之性則性善之所出也其說雖源於六經業已而後世尚傳未有能述之者謂非有得於性與天道之傳者乎其辨王霸正義利之分千載之下則孟氏所反覆於齊梁之君與夫子告以語世者如此而已然則謂孔孟既沒董子之學獨能得程朱之言不可易也自是而又五百餘年以

聖代堯舜孔孟之統復合二千年間自鄉曲學賢之區以逮郡邑閭閻諸儒鉅生居鄉講讀之處皆其以

天高海闊日月布濩于薄里近關

鐵封亦微

俯俞下州小臣之請闡幽顯微使千載道系榮然重光思明意況乖示內臨程朱之言宅是論信豈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抑道以持衡於茲四木石之竣記識月日自托不朽又將使州之人士仰觀

聖代表章之盛下守此邦文獻之傳庶幾嗣音有繼爰述世闡表新宇以告來者仍使鐵鑲其事而勒之刊石

遊京師郭姬閣記　丁晛

由宣武門橫徑菜市菊香巷而東得廢地數畝有勝國時民家故園在焉余居京師十年遊其地者屢矣最後偕二三子會飲於此其時假松之下相羊雜花之間余與二三子皆樂之日中而往及晡而後返余乃告二三子曰昔孔子樂以忘憂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皆至人惟道德之適而性命之安是以無所往而不樂也至於吾儕則不然學焉而不足養焉而不充紛紛然劫之以憂患而濟之以私欲斯二者日尋未已則其所不樂者不既多乎苟非有所寄焉亦何以消然而笑遽然

而歡然然而有會心也既然則吾與二三子取酒以為歡擷芳以為戲蓋亦出於無聊之思不得已而寄諸斯園以相樂也非所謂樂其樂者也夫必能樂其樂然後命之曰至人

勑修福聚寺碑記　蔣廷錫

蓋聞發宏願者開八萬之津得大善者集三明之福均分慈雨百蘇枯苔廣蔭法雲兆民溥被奄羅園東吉祥與歡喜俱生蒼蔔林前嘉慶隨因緣無盡涿州福聚寺者地本

神畿路臨大道抱河遠派挹聖水之瀰淳而浮流

汜廿泉之黛寧琉璃澄澈花映寶池瓔珞紛縟備
標慧日洵招提之清境實蘭若之靈基
皇上嘉豫合和歲巡伺服寅籥恭祇存問高年宏敷百
郊省觀風敦寧吏深仁播羅仁濟度之功覃敷無
溝展上德耕耘之報兆昭符瑞慶綏豐登
鳳輦經臨雁堂締構出
宮庭之布施俄聞四海遊觀規含寰之規模頓起十
方敬禮金沙於寀繫貫光江
護念衆生
錫以絲聚高鶴自馬纓例三輔之中寧爲

衛之長樹
光昌中投贈玲瓏待
蹈鎔綴停驂淨土啟廷邊之庭悅烟霞悉佛性遵茅籍
有覺之長因草木盡心婚慈藥觀化歲嵴彰輊福
咪還聆梵宇唄聲蓮舟岸近是園勝永以紀
皇風愛綴無詞用宣香界佃伽岫道之日
聖造之同崇鏡下光下 樹潮音萬種萬為瑞佃
契彼真如并躋仁壽之
新建保定總督公署碑記 許誌禾
我

皇上聖明天縱勵精圖治明目達聰凡四海九州之內
吏治之得失民生所願欲無一不廑
聖心符爲臚陳自度振興凡城郭川防倉廒道路宜完
葺以便事經始以利民者無一不周諮詳度立發
帑金次第修舉維保定督臣公署舊在城西北隅
湫隘庳陋觀瞻不肅雍正七年欽天監監正明圖
戶部主事管志寧奉使易州
特諭道經保定相度督署基址當城之中得恭軍舊署
辨方而定植爲尋奉 怡賢親王傳諭前署督臣
楊鯤庀材鳩工並發公帑作始於己酉三月朔後

三日落成於十有一月望後八日其東西之廣度
以丈四十有二南北之深幾倍焉周垣崇閎庭階
軒廠自治事之堂燕私之居文武將吏歲時公讌
之所朝夕聽事之廳以及合樂之軒教射之圃材
官之次衆隸之舍府庫齋廚細大畢具工方訖功
而臣執玉適棠
聖恩承之於此伏念我
皇上鑒照寰宇一日萬幾以一督臣公署之不稱乃得
上達
宸聰俯賜經畫俾得其宜則當此任者所以察吏之班

求民之隱以宣我
皇上之政教者當何如以一督臣公署之不稱而遣官
相度給發帑金恢宏舊度以安其居處肅其觀瞻
則居此地者所以竭誠効忠無事不做無時不勤
以稱我
皇上之德意者當何如澄雖臣以非材叨膺
恩遇朝夕出入所目營心以自勗勵故凡監司郡守及
二十有二州百二十有七縣之牧長旅進於斯者
皆宜鼓舞濯磨各殫厥職以有當於
清時也欣逢

曠典宜勒豐碑以垂永久臣 執玉乃敬濯宿齋而敬記
焉

蓮花池修建書院增置使館碑記 李衛

皇上御宇十有一年久道化成俊乂輩出諭飭宜遠輶
軒四達
命直省建立書院教育英才德意之厚與天同功
畿輔首善之地應
詔宜先而上谷城中櫺接栝連擇地不易又惟周禮國
野之道有廬有宿有候館亦王政也會城當西南

上省孔道貴戚近臣奉
朝命往來及分節 畿輔大僚以公事來者郡無公所
假館市廛何以佐
明德恢政體也古蓮花池上有臨漪亭肇自唐上元間
志謂魚泳鳥翔得瀟湘之趣地故參廓元守帥張
柔崇構館榭始成鉅觀明萬歷間闢為四集軼有
其地先後守者嗨其遺址葺其頹圮正其方而位
次池館之規制遂相傳至今適諸學道之士澄心
利物攬勝好古今昔何殊良有悠然當余心者而
余於斯地適一舉而兩得也始余以雍正十年建

節保陽規池行數十武亭館就荒池水閼不東注
頗以休良幽遊爲物者然於士子讀書爲宜周廻
餘丈寬閒爽塏又於經宿駐宿爲便輒欣然有得
期於公餘籌理整頓以爲吾職所當爲而建立書
院之
詔適下爰與司藩王君司臬竇君觀察彭君郡守縣令
商度以大門甬道折行池北故有南衙聽事堂後
精舍便室東西廊廡大小曲房若干間因舊起廢
建爲書院凡棟宇楹楠榱桷軒窗階除牆垣門戶
之制無不新鐵石瓦甓丹雘黝堊所需几席之材

無不飭計徒庸書餱糧屬其役於清苑令徐德泰
而董其成名以蓮池書院從其始也又即書院東
甬道西地鳩工庀材構皇華亭館如干楹方稱規
模略如書院公過燕見退食居息賓從吏胥騶服
僕御莫不有所制甚備矣循甬道直行池東折而
南地可五六畝舊有廠軒曲廊葺而治之益構南
嚮聽事五區東嚮精舍三區亭一所小山叢樹竹
籬松牖參錯其間爲垣三面別闢門備課士譚
燕之所又使節之同時並集者可以環池而居也
新舊共爲門三堂五齋四左右廡八魁閣一廊五

平臺一亭二樓一小屋四十餘區池二橋一經始
於雍正十一年之五月落成於是年之九月共費
金錢若干萬動支公費若干餘皆余捐養廉以足
之既成延名宿集諸生肄習書院勸學興德敬以
賜帑千金留常稔地歲課租以資膏火此後從游日衆
脩俸廩薪定議公捐以期經久榜所下
詔旨於院之上方而志其條約於講堂之夾雍正十二
年冬　親落本
御過保陽寧惟池上亦得適館之安若其他公卿侍從
行李往來車馬有所無患燥濕使館之成於斯（節）

得也兩院東西相屬面清流爲限跨石梁爲闕使
節應酬與匡坐絃誦不相妨雜至其叢蔣交映碧
浪成文葦籟吹萬時鳥變聲蟬唱寂異境動靜殊
趣然一俯仰而胸領畢其高曠一開見而同關發
其天機游神物外不分畛域會意象中通無隔閡
則又天造地設而兩得其所者已曩余制浙修舉
紫陽敷文兩書院訓迪胸上頗有振興又凡湖山
勝槩崇蹟所存加意修葺以爲太平液洽詠歌之
一助也今茲之舉旣以宣
朝廷樂育人材之雅化而益以廣
聖皇惠使臣畛原隰之盛心且以表

王畿都會之中巍乎煥乎有以廓大古人之遺蹟而更
新之哲知萃麟鳳于文苑徵杞梓於儒林樂嘉賓
之至止頌德音之孔昭絃歌詩誦旨酒吹笙池館
之勝山川之靈且自慶其輝光之日新而遭逢盛
事有什伯於千載以前者是固封疆大吏有事斯
土者所樂爲而後之君子亦願以時修葺歷永遠
而勿替者也遂記其緣起而鐫諸石以告之

保定郡學樂器記　　王　謩

古者造士之法必以詩書禮樂而樂爲尤重白虎

廷敎胄歸之典樂周禮成均之法掌於司樂學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幼而習之迄於大成而不廢其效能使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程子曰古之成材也易以有此具也三代旣衰古樂放失至秦火而澌盡後世傳始皇定天下六代廟樂惟韶武僅存乃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沿及漢魏代易新名而仍其音節然惟用之朝廟非鄉人邦國所得與漢明帝作大予而以雅頌之樂用之辟廱享射嗣是春秋釋奠器設軒縣舞用六佾得與士庶共聞之有唐

定制獨尊吾

夫子爲先聖樂用宣和之舞後世釋奠用樂多仍此意雖聲容節奏不必盡如雅頌而音希節濟進旋退旋以覩淳古遺風或庶幾焉我

朝定樂特設中和雅樂

皇上推崇

先聖追封五代鼎新廟宇祀典器物出

內府製造頒之

闕里而郡縣之學備樂者猶寡歲在己酉余承乏保藩春秋釋奠届期行事則尊彝俎豆粗畧不完而樂器尤缺樂舞諸生俱未嫻習凡聲容之奏器物之陳未嘗一接於耳目於時制府晉陵唐公亦閔而深慨焉謂

京畿首善保陽大郡何爲至此以余世職館閣習聞雝璧遺音今職司宣化顧絃殘缺能無補輯乎又言

聖廟之樂音必太常器必倣古余感其言爲捐廉俸金如式製造爲金鐘四玉磬十有六以備金石之器簫八鳳簫二笛八箎六琴十瑟四以備絲竹之器笙十塤二柷一敔一搏拊二清苑孫君復捐大

鼓一以備匏土革木之器應用架桌無不全具至舞者所執干戚羽籥羽旄旄節節竿節架之屬亦皆備焉祭器所缺則大銅爵九小銅爵五十牲俎一亦爲添補又置焚爐一座擇諸生之老成者二人受業太常歸而以時教習次年秋祭陳於宮庭雖演習伊始節奏未熟而堂上堂下更唱迭和雝伸俯仰進退有序求諸樂官雅正之制亦若中郎之虎賁尚有典刑也於是籍其數目識諸學宮俾典守者無復隕越焉嗟乎古樂之不作也久矣余聞忠愍楊公嘗欲訂正古樂以爲審音之法莫

爲請金於帑搆材於山運甓於冶鳩工於匠乘農
隙集民力按式循制一建於學宮內之艮隅一建
於縣署外之巽隅承以崇階繚以周垣屹如煥如
肉以妥靈魂以動衆始於八年三月之二十二日
落成於八月之十五日某得其地工協其度不踰
不忽綱紀維固祀於忠義祠者十一人額曰元凱
餘徽祀於節孝祠者八人額曰奐娥遺範在唐言
唐也恭惟
聖天子風勵之至意所以敷天良立人極一道同風以
媲美中天之盛斯祠同於象魏之懸木鐸之警其

所繫不綦重哉時勤修葺以永垂無極過斯祠而
觀感者曷有既歟因謹識歲月於碑之陰

倪贊衡先生獨完邢民婚娶紀　舒之裕

乾隆四年己未　裕奉
天子命以觀察使待用於保定而寓蓮池書院爲書院
之北即府署相隔僅東西一衢耳時守保定者爲
四川倪贊衡先生先生因福建臺灣之觀察使也
天子以保爲畿輔首郡難其人非先生不可以守予向
求至保時凡先生所爲惠愛於是者盥口沐手胝
不可以臚其績矣茲二十二日羣學者講誦之暇

相與津津道太守爲民婚嫁事予問之曰保屬有
邢姓也者其城南二十五里曰劉家莊又南五里
曰鄭家莊也而比屋居者鱗次焉劉莊有民
曰李天美妻劉生女於雍正元年癸卯一月之朔
日予時名之曰成姐天美有同祖弟曰天旺不同
居而相鄰其對天美之門而居者曰孫九偕妻馬
嘗佃於武生趙文問者也鄭莊有民曰邢成德亦
妻劉生男於康熙五十有七年戊戌十月廿五日
巳時名之曰廷柱雍正十年癸丑成德介媒妁請
以廷柱壻於李迨乾隆三年成姻之年十有六廷

柱之年二十矣桃夭期屆奠雁弗行歲故也時七
月廿又三日天美夫婦嘗午而穫於田馬氏乃招
成姐習女紅其家舍偪門相望鄰姆以暱相過從
九有之內不獨劉莊俗然也而文潤適以召孫九
來入其室目成姐艷之馬氏嗾文潤之佻達而思
有以婿之也出文潤於是犯成姐成姐危乃放聲
號啼徹戶外其叔天旺聞之排闥挈文潤欲逃鄰
人踵於孫九門者阻之天美亦遂駭其衝之喧奔
而視則憤扯文潤頓足繫焉聞於州前牧范以受
代去置弗理今牧沈又以文潤子衿故憾之成姐

之貞廷柱之辱將兩赦之矣向使守保而非贊衙
先生也廷柱雖百訟孰肯爲之提而鞫鞫而置文
潤馬氏於法且吏爲成姐暴其貞廷桂識其從孫
爲天美成德完其子女室家弗能完之願哉太守
於是更廷柱之名曰國甲從其父成德請也劉鄭
二莊暨郡城之民之聚觀於衙而歡忻鼓舞送成
姐以歸於嗣甲者八千計時蓋乾隆四年己未之
二月廿又一日也

魯之稽閭而贊之曰婦人之於節義也恒不男子
若而其怵强暴忍侮辱也又恒百乎男子焉夫人

而至於怵强暴忍恥辱尚足與言節義哉雖然吾
昔嘗以雍正辛亥守江西之贛郡閱二年癸丑觀
察於湖北之安襄鄖三郡其激於義而舍命不渝
務雪其恥爲快者於贛則有汪朱氏於襄則有馬
毋氏於鄖則有李秦氏其事大都猶茲郝與李兩
予之因以遂其室家也亦竟罔識茲贊衙先生焉然
則委質垂紳不幸而當夫禍患之臨之死靡他弗
恤冠而帶者或難之而閨帷中人卒能從一不貳
以自完其貞可不謂之巾幗鬚眉乎贊衙先生之
扶綱常植節義以敦化於首善之地者視予爲烈

矣因亟爲紀之以示夫世之樂道人善者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九

序

北周

趙國公集序　庾信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竹風雲爲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借象卽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成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唐

清明日南皮之遊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彥有南皮之遊飄鷁茂浮甘瓜清泉沉漪下臨　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情可齊以今而論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丹下武庶皋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涓英傑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縱當時之髦彥塞而乳安之興相與矯翠希騰清波紅粧屢舞絲竹隨徐進管絃迎風以響亮上女環岸而擯羅可以娛望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瑣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大關塞崇峯昆池清冷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屬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崔文貞公文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於帝修六府敘九功曰都曰俞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載賢其代皆有大烈格於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哉成有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天工啟迪中之理有輔有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人病懇策歸名爲唐宗臣公薨一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爲右拾遺植乃

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吞論敘德與以爲君子消長之道値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宜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攄志氣公自門闈秀士被服儒紳至於保釐宰政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上事惟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誠懲苟得之害正故有五詩箴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論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犬說是雖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

明易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敎乎若矞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身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堂與之君子多爲之誤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固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紀綱消亂官職耗斁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窮若桔拳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蠹大倫一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癘疵爲仁由己善善若不及瀹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世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擢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以爲一家之言云

晒

送高陽齊暐下第序　韓愈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

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

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迎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

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

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抑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吾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李補闕文集序　　梁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

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搏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紆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採微詣實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煒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識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盖無物足以道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君之處世用舍關乎才

進退牽乎時始居筮仕值敵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妥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嘻昔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衰缺黃鐘毀棄孔孟于轗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於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遒而文益壯暇日以當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於篇

李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
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
誥自允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
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
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
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
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
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
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

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
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
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寖微寖長下於魏晉
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
顏公師古岑公文本典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
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元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
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啟運雄圖赫張中興之
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翱翔內署有密
勿贊佐之績平嵬定蜀實讚其功及登樞衡作霖
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

典誥彰帝範於罔聞紀在緗冊播於無窮特進太
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
士訓詞之業彰於傳聞俗肅皇帝統握乾符雅求
良弼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元機允厥神度每
形拜奏能別永天聰帝亦爲伊訓說命之旨定元
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比古之文教咸屬於
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
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
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鋪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
天拜清廟文物有備朝廷有禮革彝述聯河朔修

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修恭有
求元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降華日角煥於宮庭
中外臣僚咸欲以頌山河而夷日月也公於是有
聖容之贊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饑憑凌怙衆強
禦厥之以才斗而劾爾無罹巾之以文告又膺然
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
萬里勝負決於帷中指蹤授人于遂潰彪賁披
攙腥羶解辮遁其名王復我陰山公於是有討北
狄之詔天寶末朔門爲首亂之地其將倚恃異世

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捕除妖孽戎獲化譬奉揚
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欽聖功
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祗應明命紓展格言呼嘯
神祇吐納嵩華當書而文星現下霖而白鳳來成
諸侯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行幽州
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叨蒯河之險恃
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問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
聽帝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
聞利父雖渠受戮祇以拒君況明皇舊宮天井內
地跨連河北爲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汙俗

若是可恐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
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
卒是爲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動
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
戒之魏使鎮使勠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洹水
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啟門叛將橫水餘
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
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
宥過者雷同公又揚芬而言曰彼地則義師介宗
室是元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

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讐則是將弱卒逐主之
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於道書謂疑謀勿
成由是洞破宸衷大破羣議廷諍制勝舉無遺策
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
圍棊尚拗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
砥磨周鉞兵淬鄭刃萬里來袁紹之頭顱二冢葬
蚩尤之肩髀歡聲雷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
何其槩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有伐
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勑宗英可汗獻琛輸賮越自
絕域通於本朝文畢伯士之肯呼韓鹿蠡之師或

執玉而朝靈闕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光
被明命公於是有諭迴鶻之命五慰暨昆之書四
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俯仰邴石之
符傲睨鬼谿之錄聞之者可以祓聲讀得之者可
以弼邦國每牙營既拔之泥將燕嘗於前席親授
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
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勞切疾雷機難終日宣
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疏於封章達於旒扆當乙
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之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
簫而飄於後庭問于虛而喋不同世者論功較德

邪歲在乙丑華公嵩佾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二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與北伐之討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披西崑之牒鋪紓名實藻繹文采類於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大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仿既用葉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大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

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於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丁卯亞臣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元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惴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陵修纂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敘焉夫余功雖將大名雅乘

日赫於晝而之滑媚月皎於夜而無溷瑕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緊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石鑠火走膚脉如陽春肅秋者稀巧南則瘴風毒虺之爲厲也北則獯戎猰貐之爲患也如縱邑咸秦者幾焉鷹鸇不伺之以馳騁驊騮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傅說佐佑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爲元臣書契以來末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

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巖廊自是以降其類實繁惟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於厥躬慶是全德益因序之陽春九州之盛雖品彙之庶能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行之

天

定州閱古堂序　　宋 富弼

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軍就其中又析大名府定州真定府高陽關爲四路惟定

州最要定爲一路治所實天下要衝之最知是州
者兼本路兵馬都部署居則治民出則治兵非夫
文武全才望傾於將者不能安疆場屏王室也然
自國初以來專以武臣帥諸路慶曆七年甘陵妖
賊據城叛河北妖黨相搖以謀應卒驕將懦人心
大震天子悟始議選儒臣帥四路以督諸將適起
知鄆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昌黎韓公帥真定以
過亂萌明年春賊誅人安既而夏大雨河決商胡
東北入於海河北災人復不寧流徙失業者四出
咸不啻千里偃殍滿道天子恤然且虞他姦遂以

公帥定定既要重天下宿兵素多屬傷殘之後官
民朽困征賦逋逃無幾而兵不少減兵饑奪幸歉
益驕以悍公夙夜裁整以威以懷兵之驕不從令
者捽其首惡斬以徇畧爲條教餘帖帖就約不敢
逭譁及至有調發者遠而彌戢如公親臨已而招
集逋亡四流爭還如啼孩奔父母惟恐其後至則
充然各得其欲農無廢隴賦有餘粒不勞誅橫斂
而上下足壖漏補罅一面完固公旣擊彊梗之兵
又育彫瘵之民左行斧鉞右哺飲食亂者畢治亡
者畢存禮法政教向之人所不得聞者今漸漬酣

飫無不貫徹自是邊人革其耳目新其肝腸優爲
而樂從故人易治而功成速也又明年秋天子圖
公之功詔加大學士公先請表其志幸終三年不
願亟易也至是又丁抑騎召而使郎以授始遂公
請亦以慰斯人愛公之心也公暢寵遠官雖無事
未嘗輒自豫念兵與民之急皆無遺者綢繆要重
之路夔虞所繫凡事計畫不可以無法遴擇取歷
代賢守良將總若干人行事創大屋以類相次繪
於周壁榜之曰閱古堂蓋欲閱古之人所爲而爲
之法也聽公雅文傑武自當視乎古人且天下方

冀公入輔以致太平若其安疆場屏王室豈庸考
古而後能哉實公沖然不自有其有而歸乎古人
也其懸示來者不師繪事而公是師也雖然惕古
蒐善惡人警己之意其至矣乎公郵刑索詩因粗
序所致之旨以誌其始而示於後詩曰朔方之兵
勁於凡土尤勁而要匈惟定武兵勁在馭用則羆
虎失馭而勁驕不可爆曰保曰具閉壁連阤武爵
斬守束手就虜皇帝曰噫汝武曷取有敝必革以
儒於撫公來帥定始以威怒有兵皆械一用於斧
連營間之膽栗腰偃厖懼而教如指如孔以利以

射以鉦以鼓無一不若師師旅旅列城自判靡不和附陰沴爲梗降此大雨大河破溲在河之湄民被昏墊田入汚莽流瀉蕩析不得其所公感曰吁予敢寧處邇人指依乃大保聚乃營帛粟寒衣饑茹民歸而安水下錢糧羸弱死生由公復處日義曰仁農肅春煦合和燕天又厠以序公境獨稔爰麥爰黍公俗獨樂夫耕婦杵人雖曰康公亦奚豫謂此一方民與兵具務劇任重稽古人裕人皆謂公與古爲伍公文化民公武禦侮何思古人公不自許遂擇奇將繪於堂宇列其行事指掌可數前有古人在我門戸後有來者依我牆堵斯堂勿壞有堂有故堂之不存來者曷觀宏乎煥乎干哉是矩

贈清河先生序　　文彥博

秘校清河君器識淹雅文行淵懿學有師法名高士林游五經之鄂超然深詣馳六藝之絕選矣邃至載丁家艱未充英彀滿滯之歎有識所同天聖初某始到都下接諸公游首得清河君以文相會以道相合行藏游息相得甚歡未幾予忝榮名朝霧露之潤朋友之益從可知矣予仲弟彥若嘗師於清河君授以經義教之藝文雖未能傳其家法亦庶幾得其一枝前年春彥若復忝科級旋爲外諸侯奉辭總郡學講授之職則清河君之善教又可知矣今予之季弟彥伯又得師事君一日彥伯謂予曰某依張先生之門五六年矣愚賓之蔽頗有開悟嘗於群弟子之末預聞先生之言夫業又者必始於通經通經者必在乎講貫故先師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以是群弟子嘗請於先生願聞講習始則講大戴禮終則講左氏春秋論敘精致曉暢詳明學者所疑渙然開釋先生之於五經無不通者將與群弟子請於先生願講尚書一經以重煩而未白也予應之曰昔與清河游亟聞其談經也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禹貢洪範之說尤所精達余週有所疑就而質問若叩洪鐘大小必應未嘗不虛往而實歸一 行爲吏十歲於茲不聞益友之高論久矣今將與爾偕就學爲君日躬請於清河君亦重違予之勤請與辭以從日處夏商周之書歷代寶以爲訓昔嘗學於斯文勉與諸君評之莫遂於心可知也將布席以發論當聞善而相告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同來學年月日太

常博士文某白

元

安先生文集序　　虞集

默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槀城安君敬仲之所作與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語論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頤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概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能以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　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

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　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蠛蠓之細犬豕之穢豈不信然哉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因循蹉跎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冀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託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於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諸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哉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問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

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禀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晉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亦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也

明

贈太學生石大用序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薊州豐潤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

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謙飭惟强力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矣胥燕衛先生耄昏不能勝大用璧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所罹難而弟子奚恐坐視大用祭衆志不與已合乃退去閉户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竟扶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危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達以其請

闕於上蒙拖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歎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絶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稽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

通與大用誠意惻怛能感動天聽拼釋難困於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於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為凡天下之為師為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罔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况生秉仁廸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無非實德太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衆大用㞯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

用之素業然亦先生所廸漸漬之微致然也先生
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
爲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
用以青綬顯擢宗閣郡試高等說者咸以爲積善
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詠以爲後世名教勸詩曰
有偉石生義激於衷陳嚴惻怛徹聽宸聰帝曰釋
茲復厥章服用鮑名教紀新化育菁纓貂璫爰及
儒紳合詞贊頌卓哉斯人棫樸菁莪多士攸同超
楚錯薪穎脫奏功惟初倡議衆且望望爰播頌聲
能弗泚穎三事道均云胡弗尊茲爲弗篤斯負聖

門師道岌坦延乎袖之陶熏醇懿明效在茲左右
高徒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鉅材華
木蔽之貢珍明堂公輸忸怩天佑善類靡德弗報
顯擢高科斯文有耀冒祭祀傳集賢致書我作詩
歌永揚令聲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正定序　歸有光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
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
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
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
趙大戰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楚威振天下
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
在今眞定之境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眞
定本古中山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略地其
事固已偉矣與乍之前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
而慕容道明建國都於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
大歷貞元以後强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爲驍悍
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益不爲王土者百年
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眞定遂與契丹爲境其
後金人陷兩河一路章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爲矣

國家今爲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議者以爲其
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
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首畏伏而終
不能以帖然也蓋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平時
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
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爲古豪傑
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
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況今翼衛神京爲萬世帝
王之業此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其得良有司拊
循教化無以使安土樂業而爲國家之藩衞也今

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口增民生甚耗甚矣而議者徒思通三關之戍守烟燧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花孱屏息而可休者亦未之思也欒城韓山童之亊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爲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爲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爲眞定府推官者也奧學通才爲人聰明仁恕折獄之事余無足以爲君贅矣

楊忠愍公集序　汪道昆

嘉靖中大將軍仇鸞主市議幾誤國楊忠愍力言其謬不可鸞間入貶臨洮無何族鸞召還忠愍忠愍則又極言大學士嚴嵩不法狀嵩主吏議傳上刑會縣官欲論他囚忠愍不免其後七年而嵩敗嵩子世蕃伏誅今上奉先帝遺詔卹諸直臣首忠愍先帝操下廩廩其明日月其威雷霆兩疏較若丹書問者可立辨已一不入則貶再不入則刑之何急也啓先後言事者率皆骨鯁之臣要以得罪狀而務盡言宜莫如忠愍當忠愍抗疏豈不當先帝心無亦視將相若股肱將藉之以奉社稷投鼠猶然忌器况社稷乎衣不徹不新成股肱謂何耳

故寧失棄石無失股肱設一時也及庸人上變而鸞族滅者後先而鏑嵩家舞弟令能言何有加於嵩昔卒之一怒而罪無赦則忠愍先人之口更而明雷伏而震其所由來者漸也夫兵莫憯於志無論鏌鋣忠愍起牧豎間居常不忘溝壑方其討罪君側其志不爲死豈發哉縱彼反戈中之業已剚刃於其腹然則忠愍所戕其股帝之舍光邪後之人言聽而法行則鏌鋣之屬也人謂忠愍以直言死明主未之前聞與二氏殲替何足以當忠愍夫鸞嵩居當父子爲邪憂在社稷忠愍以身當社稷身死而社稷無憂得死所矣先帝不舍忠愍而卒用其言死且不朽矣王聖明猶將報恩地下忠愍豈虛語哉初忠愍當大辟王元美抵嵩客說嵩會嵩黨格客議不行遂忖心忠愍元美從徐子與及諸郎哭忠愍郊外治其喪嚴氏跡之發諸哭郊外治喪者於是元美首及難子與亦行乃今詔下九原二大夫還起元美曰魏爲忠愍狀藉其遺言傳魏都丁與分部漢陽則以籍授孫漢陽傳之楚余入楚子與屬余序之當二大夫哭忠愍將余在告往余欲爲忠愍立傳會有詔條先帝故實亦敬俟

官元美有良吏才狀備矣孫漢陽爲大宗伯公子
余從忠愍元美後皆公門下士云

孝友堂讌語序　鹿善繼

孝友堂者吾友孫君兄弟之所構以觴客客就諸
大夫表闓之文而名之也堂歲集勝友不啻如雲
戊午仲冬之集則長君崇我之立嗣也昆玉四人
長崇我次相我次鍾元次思孚今嗣崇我者鍾元
之幼子望雅也崇我未嗣諸弟欲推以嗣之者心
所同也而獨取鍾元幼子者以鍾元方歌鼓盆幼
子失恃而徐嫂願爲之母也幼子失母而得母崇

我之嗣而得嗣鍾元得遂其嗣兄之心而相我思
皇於兄若弟若姪二處幾情一朝釋然所稱一事
而衆美具也巫側六載草木盡枯四君所同也鍾
元君苦節凌霜昆仲嘉與共爲固窮則弟有志而
兄所成也即今之立嗣兄爲弟耶弟爲兄耶總之
互相爲而非各自爲也天下事相爲則治自爲則
亂而相爲自爲莫不始於家庭所謂孝弟爲仁之
本也故四君懿美未易更僕即立嗣一端亦見全
體也

本朝

畿輔人物考序　孫奇逢

予考中州人物規模略具有燕趙士過視夏峯者
曰吾郡熟名節義不減中州豈可無述因據槀頭
諸書暨風耆所聞見次第之類分例議一如中
州因思予生於明代長於明代垂老於明代本朝
典故人物宜與有聞焉按自洪武戊申十六傳至
崇禎甲申二百七十四年有開國靖難之功臣有
遜國之節臣正統己巳之變去戊申八十餘年於
時死綏授命之士視建文時何如哉說者曰高皇
作人之化既歷三紀俗變風移故得養士之報而

遜國諸忠殺戮太慘不免干和此言不知有當否
高皇之制中官不得干預政事而逆瑾逆賢輩相
繼煽亂屠戮忠良夫賢人者國之寶也人之云亡
則邦家未有不殄瘁者蓋爲善者誅則人相懲而
不爲善人相懲而不爲善則何所不至矣瑾賢二
案士大夫以節見者亦不少然士大夫何樂乎以
節見也甲申大難先帝即銳意有爲而元氣銷鑠
殆盡欲起瘳適以速之亡耳平時危言潔行與
臨難抗節死忠原非二致向神京陷沒死社稷者
僅二十餘人以視建文時又何如哉嗚呼人才關

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隆替而其原本總造於大君之一心予迹明代二百七十四年來歷幾成案案各有人人各有事畿輔爲京師首善之地更不可缺第愧衰邁殊鮮聞見不博敬俟後之君子再爲考入

新安縣志序　孫奇逢

予讀高陽志至孝子許堝以促燈爲業日市滑餅飼其母旁爲唱讚以侑觴又讀鹿伯順爲魏童子傳其母他適童子傭於人聞而急追之爲奪首首持不能脫蹐地呼天聲竭淚血未幾怪風驟起震

盪衛畝昏霾蔽日咫尺莫辨其母不能前童子遂及之得爲母子如初此二事未嘗不歎其人之微未事之細項而以登於孝子之列與忠臣義士循吏名儒同類而共稱之似覺非倫丙子春偕鹿伯順過孫少師師儉堂因舉以質之少師曰論人各隨其分量以諸侯王之孝律士庶人士庶人何敢望以士庶人之孝律諸侯王諸侯王豈屑做哉正謂孝友之行不以銀黃鐘鼎而加豐不以韋布致禮而始有愚夫愚婦行格神明則庭中之變勝于之歡既移情於少艾妻子得君者比中正千里外

人人親長而天下可平既無煩倚取又無庸等待長世作人者無非啟之以與孝與弟之良各觸其事親從兄之實風俗人心以此稱美詩歌文賦以此與思節忠臣義士亦婉轉而達其孝弟之念烈女貞婦皆篤孳而堅其孝弟之心所謂爲仁之本百行之原意在斯乎然則齊觴之日市滑餅也當與茅容之殺鷄老萊子之戲綵同一情事魏童子之孝感風雷可比三年不雨六月飛霜豈以其人之微末事之細項而易視之哉伯順亦云王汝止滿街皆聖人全在此處看出予聞而躍然曰此可

以得志之全體矣傳前之爲循良後之欲爲循良者勸矣傳前之爲賢孝後之欲爲賢孝者勸矣世有升降代有汚隆總人心爲之人之賢愚好醜雖隨世以轉而轉否爲泰轉危爲安轉澆漓而歸醇厚道之能與人之能與不學不慮之良一提即醒總是以人治人之事若非其人之所有而強以令民雖堯舜亦必不能然則志也者其啓人作善之路與人爲善之心乎新安有考行志第因仍其舊文飾所未備摭前事以爲師繇後事而有據顧今之進者不念前之勞輒怨爲他人之文而不原其

著作之始則義之所不敢出也是役也侍御君以提衡世道綱紀人倫之意亟爲此舉而是非去取則一聽於士大夫與國人考證往牒援及新事則什九出薦紳之手予裁酌參覩厥成期不負諸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云爾

北學編序

孫奇逢

余輯理學宗傳成於仲誠梓於內黃因與湯孔伯商搜洛學一編與魏蓮陸商搜北學一編壬子冬魏子持北學編索序余謂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甚殷亦後

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以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制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朱程克恭倚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於僞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壯歲掛冠亟亟於表章前哲何其用心可知矣編已成始後見

王端溪公所著海樵子七篇念去端溪之居周袤不越數百里某生與公上下不踰數十年而聞見固陋至此益知余宗傳之多遺不敢謂北學之能無遺也率題數語以引其端

畿輔人物志序

王崇簡

畿輔人物志徵君孫北海先生所論著也先生自予告歸第閉門養重摒爲卷書搜討古人予時一過之深堂蘿徑之中几榻蕭然圖書在列未嘗不相對忘反復嘗退谷於西山當松粒春薪柿林霜老先生携笈其間輒經時月數年如一日也撰述既

多以斯志屬予序之予既得卒業而歎曰此非先生閒居自適之作乎抑何義正而例嚴也止於畿輔以其近而易稽斷自明初不事久遠而不可考其有書有不書不以所不知而失實也昔龍門著史記所稱嘗過某處見長老云云或稱予於某善故得聞之予於某之子之孫善之類皆據其實而書之以傳信昔者先生出宰大邑入爲諫官留心人物諸諏中外之聞其公卿大夫賢否是非之實與夫前哲流風遺事之在人耳目者皆日屬月累而識之今復博綜前人所載以及章奏志表諸文

或得諸後昆遺裔之所傳說詳論約取儗其人敗
踰不俯摭雖貴顯而擯棄不以錄有一言一行之
可傳即山澤布衣之倫汲汲焉採之而不遺嗚呼
時代遷流昔之人得喪毀譽久而不傳或傳而謬
易世之後浸已寥落有不能知其姓字者況乎是
非之隱邪正之微乎記事之書益可少乎哉先生
之勤勤斯志亦懼其久而失實湮沒而不可復求
也其於甲申之變寇逼城下宵衣之衆自僚不得
與聞獨二三閹人喁喁要挾遂致君崩國喪此先
生之所見而知之尤不能已於欷歔太息而三致

意者焉予以爲斯志也非惟可以藏之名山大壑
之間方當
聖天子博覽典故嘉意於前世將立一代之史旁羅遺
乘取其因人而可以知其事因事而可以論其世
聞見眞而鑒戒正者莫善於此矣以之備纂述成
全史所益固不大哉豈獨爲先生閒居論著以自
適之書歟

楊忠愍先生家訓序　　刁包

嘗讀魏鄭公傳而深有感於良臣忠臣之分也忠
愍楊先生所遭遇者聖明也而乃同龍逢比干不
獲爲良臣尚論者未嘗不悲其遇而憐其才陳幾
亭曰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外莫若楊忠愍愍知
言哉雖然幾亭之知先生也以才愚之知先生也
以學學以濟才然後臨大事而不亂蓋徵諸家訓
矣家訓者先生臨命之前一日援筆直書以訓其
家者也方是時孫徽纆而繫叢棘明知旦夕人耳
而從容暇豫爲忠臣若無以異於爲良臣豈非其
學有大過人者與先生之學本苑洛韓先生韓先
生遠祖橫渠近宗涇野其學得關中嫡派在留都
爲大司馬時先生以屬吏北面焉其於朝聞夕可

之道講習益有日矣夫朝聞夕可其道莫著於易
繫辭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太極圖所爲
以此終篇者也先生從苑洛先生受樂書而知六
律之理與八卦相通遂妙契乎始終之旨始若終
豈有他哉生死而已矣生若死豈有他哉晝夜而
已矣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故可生亦可死其從
容暇豫爲忠臣無以異於爲良臣者有以也然則
天假之年先生之學何必不幾夫文成而豈徒以
其才與之相頡頏哉昔文信國凜凜大節曰是爲
昭而中古者未免以成齊之志捨程朱之學愚於

斯文正統中備言之先生成孔之仁取孟之義皆信國與世合符人皆知之至於淵源所自則未之或知也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後世知先生一代才人亦一代學人也先生有孫壽遠係字蕃升英年稱選士克世其家常繇金容詣祁出家訓問序言愚於先生曾孫爲十世之好義不可辭故因幾亭陳先生之言而道之

楊婦貞烈序　　刁包

楊氏婦徵君先生之仲女也歸范陽楊士弘丙子城陷率其子若女暨乳母王氏投井死世以貞名

或以烈名表其實也然則貞與烈異乎曰否貞固所以烈也貞之說莫備乎易而發明妻道則專在坤卦坤之象曰利牝馬之貞又曰安貞吉楊氏婦能以貞爲安故不以非爲危其烈烈而死不畏死而生也豈非牝馬柔順健行之義乎吾嘗仰據六經春秋詩節婦各一若烈婦則詩不經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惟宋伯姬一人而已伯姬死於火楊氏死於水或以此疑於貞吉之說是又不然何也聖人以道義配吉凶婦得正而斃何吉如之若虧體辱親因莫甚焉是故貞然後烈烈然後占道吉避凶之道可以觀矣雖然文姬辱蔡氏中郎以失身傷也楊婦光孫氏徵君以守身傳也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吾於訓女亦云

故太傅孫文正公集序　　魏象樞

傳曰頌詩讀書論世三者於尚友古人之法備矣然必其人之文若行有足以爲法傳世者始從而歌咏之玩索之流連不能去懷往復不忍釋于咨嗟想巾之下讎殊契好之間彷彿其人正襟端坐伸紙急書與夫侃侃言天下事也雖相去幾千百

載如或見之矧近在數十年中時地非遠隔也高山景行又當何如乎余蚤歲即稔聞故太傅愷陽孫先生名時於碑版中見所爲詩古文詞竊自念曰此特其一鱗爾安得全鼎而嘗之迨釋褐登朝先生已騎箕虹長往垂十年所先生浩氣雖無日不流行天壤至欲求其遺文如嘗所謂全鼎者杳不可得又自念曰豈兵燹之餘遂日無存耶抑其家人欲秘爲藏書耶否則其子孫或無力表章之耶倘亦余偶未之見也我

國家褒忠之典不遺往代如甲申殉事諸臣

賜誥
予祭尤千古曠典又常下端書之
品以備採擇如先生所撰著要皆館閣將經世垂教之言詎同草莽之管窺蠡測者比且今海內從不凡名山其人之鴻文奧論當與孔璧汲冢瀾文以出無媿先生遺稿終銷沉於斷碣焦梨已哉及余得請里將母又十年內無何告歸餘息中公孫太學藻自高陽寄聲不孝曰從來乞言雖爲先公乞言尤難若夫品行事業文章其人一出於真而不獲其言以光先集是藻生平一大闕失也惟先生序

之余未敢任又越三年所余罷讀禮適出所寄家刻五種詳披閱焉得晤大學士李坦園先生所搆先生全集續集兩序始豁然曰曩固謂管厥一斑茲即非全鼎其鼎中之椒馨津津有味乎其言之也計公先後著述亡慮數百卷其得梓者卷僅五十許披覽太學所續上下二卷若序記誌銘及雜著之微言緒論藻語韻辭與古風近體諸詩雖不本英分擴雄才郎文章寓經濟無隻字單句不高步古作者之林而究無泥乎古者是乃深於古今是以髣髴先生今集或庶幾有當於萬一然余固猶執一斑以概全鼎且終未敢任竊序意也嗟乎先生以名甲第歷將相方璫焰張甚獨不昵比不東林介然孤立以身係一代安危三十餘年孟氏所謂豪傑非歟余謬於頌詩讀書之餘論及其世如此餘詳具孫徵君所爲墓誌與大學士魏柏鄉先生所撰墓表中

孫徵君文集序　　湯斌

昔文中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爲宗夙夫有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

初制作廟堂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經非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歷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鉤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輔樞鳴鼓集衆爲之醵衆佽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貢堅卧不就晚年攜家蘇門辟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其

地白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
之發爲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
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四書近指
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精義多前儒所未發嘗以古
今諸儒見有偏全力行處深要以不謬聖人爲歸
慈湖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
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憑
揣摩臆度以軒輊前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老
人晨與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竟日無惰容事物之
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譚學至丙夜不倦自

非功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強不息如此乎
當草昧初闢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霧賴先生獨
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
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爲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
緒以爲
聖朝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知
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先生歿後二年門人
彙輯詩文語錄爲若干卷紹斌爲序不敢辭謹述
所見以附綴末

重修鹿忠節祠序　張甲

前讀定興志載忠節祠祀太常伯順先生也再讀
徵君昔年建祠小引云以靜修養高尚志之心蹈
椒山殺身成仁之事兩者可盡先生矣吾鄉自文
靖而後斯學中絕越三百有餘年先生生於江村
德鄰相距可四十餘里深慨人子臣弟友之道湮
蝕而晦名教不大著於時起而修明以倡導之爰
著四書說約一編直追而探源淶水與後之讀是
書者身體而力行則升堂入室並行階矣紹往開
來攸賴不在河津新建之後也先生歿後迄今五
十餘載祠亦中圮有心者能無對茂草而傾涕乎

安可不大啟其宇以矜式夫諸大夫國人也哉噫
嘻是祠也蓋昔之創之者因忠節今之葺之也由
理學忠節之表章其褒嘉在一時存朝廷理學之
尊崇其淵源在萬世在吾儒也凡我同人身子臣
弟友之倫豈可不爲子臣弟友之道惜爲子臣弟
友之道惜烏得不重念夫修明倡導之人將矻矻
焉欲升之堂欲入之室而恐荊棘夫門牆也歟幸
今先生之曾孫寶追念前徽不忘崇德同人推之
操持其事而謀所護之資由輪斯負吾輩之責
也若夫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並垂於是

孫北海近刻序　　李光地

余始讀書翰林問舊人舊事於師友間或告之曰此地北海孫先生前朝遺獻也年八十矣而論道著書不息予其見之乎先生與涿州璨極魏公厚余於是修後輩禮從公謁見望其神氣淸健如五六十歲人獨兩耳偏寒然有所問叩輒酬酢如應響益所謂能以目聽者古之異人與先生在前代通友天下士所與深契則劉念臺黃石齋蔣八公數人㓜故余之假歸也先生以書送之曰某平生師友盡在閩中謂黃蔣也顧明之季年學絲師法橫鶩別驅議論大駁其宗指皆與程朱相觝排雖劉黃諸君子不免先生獨斷然以洛閩爲宗尊其厲陛戎首以爲異學蠭與姚江倡之也故於伯安學術言行摘抉批繩無所假借曉於諸經皆有著述而斷斷然朱子是翼曰吾翼朱者所以翼孔也畿內學者其後如魏栢鄉張武承皆能確守朱學栢鄉盡讀宋人書而武承擴充餘姚不遺餘力其端皆自先生發之余視學時其孫球以教職日進見慨念前輩期待之敎㤀然懷傷又十餘年以其家刻請序適

聖天子昌明正學之會而邦畿首善之區諸君子殆應

侯之先聲而先生尤爲別啓之碩果余固亦受

天子之道化而與聞於斯者於是乎書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

畿輔通志　卷之一百　藝文畧

書

周

遺燕昭王書　　蘇代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強而國弱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

衞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以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伯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焚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屣矣今不收燕趙齊伯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危也諸

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

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
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
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
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
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
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
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
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
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

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
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
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
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
長驅至國齊王逃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
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
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
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
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
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

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
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
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
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
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
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
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
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
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
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

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
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
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
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
王之留意焉

謝樂閒書　燕惠王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
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
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
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

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亦惟君擇之也無所取之

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

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上趙王書　蘇厲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大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事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

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晉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强弩坐羊腸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

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所有也今踰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逆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此一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强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讐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魏事趙宜爲上交今乃以邸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韓齊危社稷以事王

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

晉

與庾亮請褒錄中書令刁協書　蔡　謨

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愼也凡小人之類猶尙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刁氏稱寃此乃爲王敦復讐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

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孫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尙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雖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愷而舜擧之

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
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
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如元年車
駕釋奠拜孔子之聖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
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賻爾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
琦皆元年所誅而今日所賻豈以改前爲嫌乎凡
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則然後誠者不惑受
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顗征西本非王敦從所
讐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𫖮郭璞等並亦非爲主
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茂淺輕

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
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例也就不蒙贈不
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寄終蒙贈死難
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公宜
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怪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
宜贈凡事無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
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爲貴也而刁氏今賤若以
爲富也而刁氏今貧今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
之足下察此意

北魏

與太原張偉論高允書　游雅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
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
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
文明而外弱柔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
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
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
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
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
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

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
勢也威震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
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
衞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
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
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
良有以也

唐

與李勣書　田宏正

弘正珍重撫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

執事爲徒懇懇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承則內
自不安矣自前年朝謁得展拜執事於道路之間
時苦牽事役畧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行不足
於心矣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爲懲惡勸善之心豈
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
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爲古之賢者
有出無愧矣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
已極能無愧惕之心哉且自二寇亂常已來六十
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趙魏常山又
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爲匪人誠可悲矣寢食

常念之以爲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
廷之化移獷俗之心矣宏正庸虛輒不自菲思君
子降重爲邑人啟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
使鄙夫修擁篲之禮則向之羞始可雪矣不審執
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而不就乎今輒處上佇之
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詣者鄙
人詠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答元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
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
又道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諭
逢卯讀書刻身厲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
以救人之急足下錄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
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
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
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
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
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
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
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

皆去惡爲善善人得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
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
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柳宗元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
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
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
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

為諸生賊戕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異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抃震扑不寧不意古道

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親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眾為是沓沓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躡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大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宏之德能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托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頼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

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勖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

白

宋

大名府請首薦張單書　張詠

史225 202

昨日公府試罷〃日膳議以某名在張覃之右雖
未知實恐惕無寧竊以張覃者內實敏而外示謙
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束織妙恭懼
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
都也萬人畢辭間之君子況郡邑畿之甫十年往
在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
計部旋遣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知覃之德遠
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質聞於觀聽惶恐悚恐抑
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
文辭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克
歸於眞故周設俊造專德先可進也漢定四科參
衆善可進也迄有唐大正貢部偉行奇業者盡取
之非行而文辭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
易之典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
無上猶復仄席思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
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
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
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弱試始隨貢士之
列卒得知言之地感遇懽慰通於胸懷因欲盡陳
其愚伏望德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

到古人十五年適實飢凡祀遐除比歲一寧親則
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雖通故文辭不逮於覃也性
復迂怪執行望於覃遠矣明公決以某爲先是不
知覃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立覃爲先則謫薦之
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爭乎古昔尊德上賢之
敎也幸甚乎若某若鬱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
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鎮府謝兩府啓　宋祁

常山劇部仝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二綬任踰於
分榮不償憚伏念祁爲術空單稟生愚怯叨華禁
署謬籍經筵惟孤拙以自持無游說而爲助年將
壯適疾引衰來遂乞外除冀逃多悔獨有賢翰朝
無廢人林日閒州受以戎閫因過都而俾謁緣重
帥而許遂假侶於行之賤而職此蓋六蒙某官助
用善爲上無言齒擢說加庸底思報竊以河朔
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然而拱承平
之習訓練弗精因流俾之餘廩稍常乏焉不充士
宦廢偷才緣厥欲御給之餘度支辭經用之窘交
相爲患未知所圖伏冀癇某深體邊務峙隄於未
潰之日投衆於可燎之初誓當悉心悄盼集事守

符云始趙府方睠訐庇髙明叩矜危懇

（元）

與竇先生書　　許衡

邇同相從竇望兒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且驚且懼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恩許遠別後復慮他說聞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之意嘗謂天下古今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焉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

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問其逆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某平昔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尚欲以助長之力拚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乃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深不足爲之慮耶抑直以得散爲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木雨蘚老麥收冬將寒園盈箱積門宜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辨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月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千周折爰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並可哉將愛之

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槩拮悚息待罪

（明）

與張邯鄲書　　康海

於公雖非素交然公爲鄉里豪傑之士居官之聲動燭遠邇此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邯鄲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小哉願公益加嚴愼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孺子精兵要不入千既擁衆抗軍不能留蓄寄民而所過殘滅井臼釜甑罔有孑遺必無

恆飽之理此應敗之道也昔吾罹嘗邢邵返過邯
鄲見其人率勇敢有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
幸聞公大抵甚慰矣況又有近功邪鄙諺曰莫眠
其步當眠其趾夫民既以覘彼之所爲矣今戰亦
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戰固死使力戰安知
其不生邪此可以語邯鄲之民使之自固其志矣
愛公甚深見公邑人來不辭惘然敢告以此今之
名將未有公類者也春和惟爲民自重萬萬

上少師徐少湖翁救荒書　楊繼盛

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

苦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
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
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謹陳救荒愚見伏請
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
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
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
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
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
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
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
煦煦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
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
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
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
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
之餓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
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
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
除備邊緊急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
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

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
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
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
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
今乃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
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
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
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
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
之多寡仕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

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
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
鋪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
然今定爲輕價彼寧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
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
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
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旣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
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
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
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

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
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米者
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旣多又憂
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
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
今日務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
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
者日益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於
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人謂荒自有長策未
聞教民爲盜以救之也況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

隄防一微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
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
所以止盜而止盜正所以救荒也

與楊椒山書　　唐順之

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
韋淟涊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執事
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令人嘆羨不
已然竊有少致愛助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
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施爲欲似千
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則不朽之業終

當在執事且夫直前太銳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
於淺陋在易困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
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僨焉者
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僕少頗負意
氣屏跡以來矯形灰心之餘化爲繞指柔焉久矣
以此自鑒乃欲以此量豪傑固知必且爲笑然以
敬慕執事之至也故不敢不盡其愚

本朝

答孫北海少宰書　　刁包

讀

畿輔人物志文則班馬義則范歐宗伍五鄉諸君
子生色而已哉嫌包日月所及如臨城爲銓部兒
危授命門下從死者十有六人賢忠義伏節雖
文信國衣帶之贊楊忠愍椒鐵之詠尚不足過即
此一節亦可以概其生平矣上谷張光祿二酉遭
闖賊之變倡義守城闔門死之嘗從壁間睹其臨
命手跡淚不禁涔涔下也至長兄元美進士捐軀
亢烈其　生嘉言懿行大堪法令傳後此三公者
所宜網羅傳紀以備續入推而廣之諸如此類皆
不可不博採而遴稽也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一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二

傳

商

伯夷列傳　　漢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

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周

平原君列傳　　漢司馬遷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

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

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得蚤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

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

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

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是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廉頗藺相如列傳　漢司馬遷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

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

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

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

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

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
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
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
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
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
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
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
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
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
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

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
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
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
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
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
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
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
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
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
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

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
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
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
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竟罷歸國以相如功大
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
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
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
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
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
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

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
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
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
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
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
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鬭其勢不俱生
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
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
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
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
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
秦軍閼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
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
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
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
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
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
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

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
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
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
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
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
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
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
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
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

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
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
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
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
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
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
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
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
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
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

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
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
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使廉頗將攻秦
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
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
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
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
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
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
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

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

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壽春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

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

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御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

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扁鵲傳

漢司馬遷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

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

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
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
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
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
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
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
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
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

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
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
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
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
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
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
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
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
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
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

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
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
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
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
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吾聞上古
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
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
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
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
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

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
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
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
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子
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
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
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
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
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
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

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末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

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

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選

萬石君傳

司馬遷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

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
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
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
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其
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
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
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爲
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
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
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

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
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
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
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
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
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
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
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
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

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
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
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
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
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
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
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
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
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
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

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
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
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
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
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
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
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爲齊相
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
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爲傅者慶自沛

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

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馮唐傳

司馬遷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

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

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汲黯傳

司馬遷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衞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

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

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

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宏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

上愈益貴宏湯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悅也欲誅之以事宏爲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

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及宏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等已而宏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

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

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

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

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
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
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
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董仲舒傳　司馬遷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
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
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
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

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
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
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
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
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
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
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
卿董仲舒以宏爲從諛宏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
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
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

業以脩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閒唯董
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河閒獻王傳　班固

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
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
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
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
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
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
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

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
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
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
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
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
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
獻宜謚曰獻王

雋不疑傳　班固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
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

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

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

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路溫舒傳

班固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

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

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

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

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

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
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
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
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
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
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古人有言山
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
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
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
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
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
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
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
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趙廣漢傳　　班固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
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
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
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

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
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
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
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
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
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
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
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
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
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
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
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
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
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
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
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
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
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
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
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

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

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衞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

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

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

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

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韓延壽傳　　班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

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

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穎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

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

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

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

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
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
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
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之卽
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
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
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
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
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

得其事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旣無狀後復誣愬
典法大臣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
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
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
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
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
仕至孫威乃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
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蓋寬饒傳　　班　固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
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
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
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
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
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
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
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
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
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

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
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
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
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
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
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
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
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
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
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

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

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

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

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讎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

關□梁其□麟之

京房傳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旣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

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

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卒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

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癒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

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上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

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

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

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

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通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其語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爲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爲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石

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伺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

見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爲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劉輔傳　　班固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爲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

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

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
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
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
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讇諛之士
元首無失道之𠎝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
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
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
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
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
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昔趙簡子殺其

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
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
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
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
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
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
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
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
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終於家

王尊傳　班固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
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
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
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
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
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
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
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
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

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
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
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
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
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彊扶弱宣
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
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
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
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

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闔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

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

尚九德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
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
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
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
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
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
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
幸曲臺臨饗罷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內鄉衡更爲賞布東鄉
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

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
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
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
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
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
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
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
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
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
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

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
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
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
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
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眞凡三歲坐遇
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
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
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
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
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

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
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
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
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
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往者南山盜賊阻
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
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
禽制二卿坐黜盜賊浸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
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
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擊盜方畧

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
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
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
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
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
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
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
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
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
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
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
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
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
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
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傅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
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
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
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
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

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
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
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
於讐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
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
大惡無所陳怨愬罪所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
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
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
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
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
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
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
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
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
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
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
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
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
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
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

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
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
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
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
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
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
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
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東漢

寇恂傳

宋范蔚宗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
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
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
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
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
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
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
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沮向
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
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

未安不賢則祇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
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
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
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
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昔王莽時所難
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
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
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
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
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

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
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
侯從破群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
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
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
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
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
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
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
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

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

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

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

吏卒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三年遣使者即拜爲汝南太守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

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阺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

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

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嗣

吳祐傳　宋范蔚宗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九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

祐越壇共小史雍邱黃眞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别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

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邱男子毋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

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邱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吾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若妻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

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恩令鳳子馮鯛陽侯相皆有名於世

崔駰傳

宋范蔚宗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爲侍御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

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爲新建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

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

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元和中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語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

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騶獻書諷之曰騶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騶幸得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寮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眾譽宏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

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郊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愈恭遠察近覽俯仰

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兢兢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騶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騶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騶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騶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騶高第出為長岑長騶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崔琦傳　　宋范蔚宗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姬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

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
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
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
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
相率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
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
靈沙邱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
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
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
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

虧履道者固杖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
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風梁冀見之呼琦
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
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
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
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
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元
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
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
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

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
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
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卷七言凡
十五篇

三國

田疇　晉陳壽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
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
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
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

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
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
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
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
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
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
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
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
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
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

告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
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
於我也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
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
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
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
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
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
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
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

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
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
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
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
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
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
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
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
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
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

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
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
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
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納紹死其子尚又辟
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
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
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喻指疇戒其門下趣
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
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
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戸曹

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
即舉茂才拜爲蓨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
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
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
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
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
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
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
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
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

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陳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為君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

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荅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荅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二

傳

前燕

慕容恪傳

唐魏徵

慕容恪字元恭鮮卑人燕王廆之孫皝之第四子儁庶弟也幼沈深有大度皝以其母高氏無寵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雄毅嚴重每言皆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從征伐臨機數出奇策石虎以戎卒十萬攻皝諸部叛應者三十六城左右勸皝降皝不聽而遣恪率騎二千擊之

虎軍驚遁恪乘勝追斬三萬餘級段遼遣使詐降於虎虎遣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楊裕等擒遼及其部衆以歸出為度遼將軍鎮平郭恪撫舊懷新屢破高麗兵高麗憚之不敢入寇常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所向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將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宜深委任之儁嗣位彌加親任遣討冉閔閔趣常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廉臺十戰皆不勝閔素號驍勇又所將精銳燕將咸震憚之恪曰閔師老卒疲加以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可分軍為三部閔性輕銳知吾軍勢不敢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然後諸軍掎角攻之蔑不尅也乃擇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閔衆直衝中軍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禽閔斬於龍城已而閔部將王午復自號安國王午死呂護因襲其號保於魯口恪進討走之降其衆初段蘭之子龕因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與儁書抗中表之儀且數其稱帝之罪儁怒遣恪討之恪引兵濟河龕率衆拒戰恪擊破之龕友辟閭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使求之則

已死矣恪大惋惜遂進圍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兵法有緩有急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背受患者須急攻之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應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龕雖憑阻堅城上下戮力若盡銳攻之則數旬可拔然殺吾士衆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分忘寐何忍輕用其死乎軍士聞之人人感悅遂築室反畊嚴固圍壘樵採路絕龕乃出降因悉定齊地留兵鎮撫而歸以累功拜大司馬錄尚書事封太原王及儁寢疾慮子暐不堪承嗣欲行宋宣之事以社稷付恪恪

慕容儁怒曰兄弟間豈容虛飾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詎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爾能爲周公吾復何憂儁卒暐即位以恪爲太宰專錄朝政恪弟評爲太傅慕輿根爲太師副之時根自恃勳舊心內不服欲爲亂乃言於恪曰主上幼冲母后干政僕恐山陵殿下宜自取之恪曰公醉耶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遺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覬覦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根遂潛謀誅恪及評因以纂位恪知之

乃密奏根罪狀誅根并其黨時內外洶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攘攘正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反自驚怖先是呂護復據野王潛通於晉聞儁喪謀引師襲鄴恪率衆討之護嬰城自守將軍傅顏請急攻之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然內無宿糧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以離間其黨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爲多殺士卒以徼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奔晉悉衆來歸恪雖綜大任

而在朝兢兢循禮進止有常每事必與評議之虛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虛襟待物諏納善言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至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耶初晉君臣聞儁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恪將取晉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分遣其將攻掐河南諸壘遂進克洛城執晉將沈勁勁不屈而死恪因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苻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及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

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爲戮雖皆非本情實有愧於四海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軍士有犯法者密縱舍之捕斬其首者以狥營卒不求整齊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及有疾處暐闇弱而評性復猜忌乃召暐兄樂安王臧謂之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不能掃平秦吳嗣成遺志歿有餘恨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吳王智略超世吾死後當以此授之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不可貪利忘害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疾篤暐親臨問以後事對曰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

若任以攻國家可安不然恐秦晉必有窺窬之討言訖而卒其後王猛入鄴城令嚴無犯燕民安堵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爲設太牢以祀之

北魏

高允傳

唐李延壽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祖泰並仕慕容垂至顯秩父韜歸魏後官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歎曰此子貫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年十餘奉祖

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性好文學擔笈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允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䴥三年年四十餘矣爲陽平王征南大將軍杜超從事中郎超時鎮鄴遣允與呂熙等分詣諸州決獄熙等並貪穢得罪允以清平獨見賞還家教授生徒千餘人四年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以本官爲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時鎮鄴允甚有匡益徵還參樂平王丕軍事佐平涼州賜爵汶陽子領著作郎太武令與司徒崔浩修國史浩時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並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歷術淺事而史家欲神其說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時未以爲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皆歎服允雖明歷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其能數以災異問允曰天道難知既知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

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帝召以經授景穆太子甚見禮待與游雅等共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太武嘗問允何政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農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乃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初浩以才器爲帝寵任數從征伐有功頗恃剛直嘗薦冀定等五州士數十人皆起

家為郡守太子曰先徵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而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嘗上疏言浩所注詩論語書易過於馬鄭王賈乞收境內諸書獨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覩正義浩遂信待之薦其有著述之才帝初命浩等撰記務從實錄既成書湛標因勸浩刊於石以彰直筆允私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

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列通衢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詔收浩允等案罪先是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為首為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中書侍郎崔鑒等謂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以鑒等為親已而反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入死地入見帝遂不以實對終獲罪戮及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允小心

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允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否允曰臣以下材謬參著作逆犯天威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侍講日久欲匄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以實對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赦其罪以旌之於是召浩臨詰

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帝復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拜請帝意解乃曰無此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止誅其身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他日太子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乃激怒至尊如此每一念及使人心悸允曰臣東海凡生本無宦意屬休明之會釋

禍鳳池仍忝麟閣妨賢已久夫史所以紀當時之善惡為將來之炯戒故人主愼聽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誠不能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乃史家本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太子末年頗信任左右營田園以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

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弗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之禍大為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書云無邇小人孔子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也

今存亡莫不由之今東宮誠乏人俊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恐非朝廷之選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不納及太子卒允見帝悲不能止允奉命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約而可觀既成上表曰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隨其得失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應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誡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

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說以感悟人主終不聽察卒以危亡伏惟陛下神武則天欽明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聰仰酬明旨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辭凡八篇帝覽之曰高允之明天文豈減崔浩乎及文成之立允預其謀司徒陸麗等皆受賞而不及允允終不言時帝大起宮室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農隙不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

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足以觀望遠近若欲修廣異觀宜漸致之不可倉卒今計砍材運土及諸雜役須萬人丁夫充作老弱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四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聖主宜思量帝納之允以文成繇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上禮敎一疏其畧曰前朝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敎化凌遲一至於斯爲政者

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敎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賢之女必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其難今娶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失禮紛紜而令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昔者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

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勝計死不旋踵尸焚墓掘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人何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求貌似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俗瀆亂情禮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主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樂不奏物非正色不列今之大

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陛下當百王之末踵亂晉之弊而不矯然釐正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禮敎矣允言如此非一文成從容聽之事有不便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至有痛切爲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禮敬甚重時有上事爲激訐者帝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私室諫諍不欲彰於外至於事君獨忍勉君之過以沽直名乎高允於朕過失常正言而論至朕

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使朕得聞其過而天下不知乃眞忠臣也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帝謂羣臣曰汝等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左右但立勞耳皆至王公至如允執筆匡輔數十年不過為郎汝等不亦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嘗使諸子樵採自給陸麗為言於帝帝曰何不早言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太息賜

帛五百匹粟千斛拜其子悅為郡守允固辭不許轉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嘗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數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始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宗欽以下都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辨明主為之動容仁及僚友保茲元吉此非所謂矯矯

者乎宗愛威振朝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及文成崩乙弗渾以獻文在諒闇遂擅權多殺馮太后誅之引允參決大政欲修明庠序立學郡國詔允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通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

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如之年限三十以上其學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後以老疾頻乞骸骨詔不許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舊懷人作徵士頌尋詔允至兗州祭孔子廟曰此簡德而行卿勿辭後從顯祖北伐大捷作北伐頌獻文後有遜世之志以孝文沖幼欲禪其叔京兆王子推召公卿會議皆莫敢言允進跪上前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祖宗付託之重追

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感悟乃議傳位孝文以羣公輔之自文成至獻文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進允中書監散騎常侍尋以定議勳進爵咸陽公持節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見召公廟設祈之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太和二年以疾告歸詔以安車徵允扶引就內改定皇誥作酒頌寓規孝文說之置之座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議定律令允雖篤老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日一詣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

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凡歷事五君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在中書引經斷獄內外皆稱平允性仁恕簡靜與游雅與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恂恂忘倦尤篤念親故頒賜悉以分之貧困者無所棄遺初獻文徙青徐望族于代其人士多允婚媾有流離饑寒者允輒傾家賑施使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用於朝或以初附為疑允答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時貴臣之

門皆羅列顯官允子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孝文太和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贈司空諡曰文贈襚甚厚魏初以來存亡蒙賚皆莫及也所著詩文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何鄭膏肓凡百餘篇又有算法筭術三卷

韓麒麟傳　　唐李延壽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好學美姿容善騎射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進趣宜示寬厚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

業齊人大悅白曜表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及攻戰具軍資無乏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請守宰有闕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庶華族蒙榮良才獲敘因以懷德安土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畧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今京師人

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餒今秋京都遭旱而穀貴實由農人不勤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淩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撿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

出賑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麒麟立性恭慎恆遵律令於坐傍臨終惟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卒謚曰康

唐

魏徵傳

宋　宋祁

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有大志不營貲產以上策進李密不用從密來京師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爲密守徵以書諭之勣遂定計歸唐後爲隱太子洗馬徵見秦王功高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切責徵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諫議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皆潛伏思亂徵白帝示至公解之命往慰諭道遇械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徵與其副謀曰受命赦宮府舊人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將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回屈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拜尚書右丞仍兼諫議或毀徵阿私所親帝使溫彥博按無驗責以不存形迹居數日帝問徵

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彥博宣勑語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矍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皐夔稷契是也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龍逢比干

是也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賜絹二百匹帝又問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堯舜闢四門明目達聰雖共驩苗鯀不能蔽也秦二世獨信趙高梁武帝獨信朱异侯景隋煬帝獨信虞世基天下土崩瓦解而不知盜賊徧海內而不聞此其驗也帝將聘鄭仁基女爲充華詔冊已出冊使未發徵聞其許嫁陸氏諫曰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恐虧聖德帝聞之大驚自責停使令女還夫羣臣以女適陸氏無顯狀大禮既行不

可中止又陸氏抗表自云初無婚姻帝於是頗以爲疑再問徵徵曰陸爽恐陛下今雖容之後陰加譴責所以反覆自陳不足爲怪帝乃降勅自明停其冊使將葬建成元吉徵與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錄置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感追懷棠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

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帝義而許之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西域諸國聞高昌麴文泰朝悉遣使入獻詔使人迎之徵諫曰王者不以蠻夷勞中國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若賓客待之恐不勝其弊帝乃止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以上簡點入軍勅出徵執奏以爲不可德彝重奏謂次男有壯大者帝降勅中男雖未十八然壯大亦可入軍徵又不肯署勅帝召徵及王珪至作色而待之曰中男實小自不

點入軍實大亦可簡取如此固執不解公意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爲其少但爲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鬭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役雖衆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爲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民並無矯僞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已數不信何以取信於人帝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因言即位之初有詔逋租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之

詔又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後不能無
失信者數事帝喜曰我見君執奏不已疑君蔽此
事今論國家不信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
乃停中男賜徵金甕一口先是帝嘗歎大亂之後
疑其難治徵曰亂後易治譬饑者易食渴者易飲
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
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曰五帝三王
不易民而治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人
漸澆瀉不復返樸今當悉爲鬼魅尚安得而化哉
帝納之及即位四年之後米斗三錢歲斷死二十

九幾致刑措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
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語羣臣此魏徵
勸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李靖敗突
厥頡利部落多來歸降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
南處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帝從
之徵議以爲宜遣發河北居其舊土且今降者幾
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密邇王畿心腹之疾
將有後患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虛
之河南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畔逆
徵曰晉代有此分居近郡江統爲言武帝不用後

果覆車陛下必用彥博言所謂養虎自貽患也帝
竟從彥博議後帝幸九成宮突厥陰結所部作亂
事敗皆捕斬之還其舊部於河北帝悔而自責曰
初不納魏徵言遂幾失久安之道侍御史權萬紀
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蒙引見任以彈射莫敢諍
論徵奏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
譖毀爲是告訐爲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多行無
禮以取强直之名誣房元齡斥退張亮無所肅厲
徒損聖明臣伏度聖心必不以爲謀慮深長可委
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羣

臣素無矯僞空使臣下離心以元齡亮之徒猶不
可得伸其枉直其餘疏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
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
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
可進姦而自損乎帝欣然納之賜絹五百匹萬紀
仁發相繼貶黜七年代王珪爲侍中進爵郡公帝
幸九成宮宮御舍漳川官舍李靖王珪至吏改館
宮御以舍靖珪帝怒命按之徵諫曰靖等陛下心
膂大臣宮人掃除隸耳以此罪責恐駭天下耳目
得釋不問帝一日謂長孫無忌曰徵每諫我不從

與言輒不應何也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應之須別陳論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已許可又別陳論非禹稷所以事君也帝笑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撰定齊梁陳周隋五史多所損益遷左光祿大夫以疾辭位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葬昭陵帝於苑中作層觀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耳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帝泣爲毀觀帝又欲以巢剌王妃爲后徵諫

曰陛下方以法堯舜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後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供奉不精因此浪費以至於亡陛下當兢懼戒約奈何誨人爲奢退又上疏言刑賞不可由喜怒及驕奢亂亡之故乞以隋爲鑒十二年帝嘗從容問比來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徵對曰若恩威所加遠方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帝曰遠方來服應由德義所加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爲心旋以四海無虞漸加驕溢所以功業雖

盛終不如往初帝曰所行比前何爲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黽勉聽受而意終不平帝曰于何事如此徵曰卽位之初處元律師以死罪孫伏伽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卽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戸柳雄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與罪雄固言是實大理推得其僞處雄死罪少卿戴冑奏法止合徒陛下不從冑

曰旣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冑執之不已然後放之乃謂法司曰但能如此爲我守法豈慮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忤聖旨陛下以爲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卽似訕謗於時雖從臣言賞德參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帝驚曰人苦不自覺非公無能道此帝又嘗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百司奏事嘗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

其情哉帝由是接見羣臣辭色愈溫魏王泰有寵或言大臣多輕之帝怒召大臣讓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頓躓我欲縱之泰豈不能辱公輩耶房玄齡等皆謝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耶帝悅曰聞公言方知理屈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極諫後過大雨穀洛溢毀宮寺漂居人徵因事極言尤爲激切條陳十思畧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凡昔

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愼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愼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文

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手詔嘉答之於是廢明德宮元圃院賜被水者帝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欲致君堯舜亮亦不過是也帝厭上封者多不切事欲加譴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言而是朝廷之益即非無損於政由是皆勞遣之時屢有閹宦充外使妄有論奏事發帝怒徵進曰閹宦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爲子孫敎不可不杜絕其源帝晩充使永傳

徵因上言尚德好善之美衍數刻深之害反覆至數千言帝手詔嘉歎賜絹三百匹十三年徵上疏言陛下頃年以來漸不克終非復貞觀以初之盛因條陳不克終者十漸帝書爲屛障兼付史官賞黃金十斤廐馬二疋又嘗問徵比來朝臣多不論事何也徵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但才器不同儒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帝曰誠如卿言朕今開懷

納諫卿等無勞煩怖懼遂不極言侯君集平高昌
帝欲以其地為州縣徵謂不如撫其民而立其子
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方者也若以為州縣
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交替十年之後
隴右空虛散有用以事無用未見其可褚遂良亦
極諫帝不從以其地置西州後西突厥欲攻西州
帝悔謂侍臣曰往年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
立其子弟依舊為國不用其計方自悔責寧得忘
所言者乎徵嘗侍宴兩儀殿舉齊桓公鮑叔牙管
仲甯戚交儆事為戒帝嘉納之時大臣並請封禪

惟徵執不可帝曰豈功不高德未厚耶諸夏未治
遠方未服嘉瑞不至年穀不登耶何為而不可徵
曰陛下功則高而民未懷惠德則厚而澤未旁流
諸夏雖安未可驅之役遠方慕義無以供其求符
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譬如人有
十年長患療治方瘳使欲負重日行百里必不可
得告成天地臣竊有疑兼以大事舉行萬國咸萃
要荒之外奔走來庭今伊洛以東暨於海岱人烟
斷絕道路蕭條徒令窺示虛弱又賞賜未厭眾望
給復不償民勞遇有災眚難以追悔帝不能奪嘗

與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
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
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與君事元齡等拜謝魏
徵進曰元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中外事豈有不
應知者使所營是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
何罪而責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十七年有疾上
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
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
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
有何益徵家初無正寢帝輟小殿材為營構賜素

褥布被從其所尚數與太子臨問拊之流涕許以
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卒年六十四帝臨哭之慟
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百官咸赴喪贈司
空諡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賻賵其妻裴氏辭曰
徵素儉約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乃更用素車白
布幨帷陪葬昭陵帝登苑西樓望哭甚哀御製碑
文手書之益封戶九百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
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魏
徵殁朕亡一鑑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
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

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畧如此朕覽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每犯顏進諫雖逢盛怒神色不撓帝徐爲霽威奏疏數萬言皆本仁祖義勸誡昭然稱引甚富尤好徵據劉向說苑帝嘗謂徵曰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於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者乎一日宴近臣於九成宮稱徵每犯顏切諫不容我爲

非我所以重之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陛下若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帝大悅賜錢十五萬又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元齡之功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惟魏徵而已解佩刀賜之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良久鷂竟死帝將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徵因告還問故帝笑曰畏卿嗔故中輟耳徵以隋亂後典章湮散引諸儒校集秘書粲然復完又以小戴禮綜彙不倫作類禮二十篇帝好

武徵侍宴見舞破陣樂俯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徵歿後毀者百出嘗薦杜正倫侯君集謂爲阿黨又誣錄諫語示史官帝怒停叔玉婚而仆所爲碑後征遼東還悵然曰魏徵若在朕無此行仍召其妻子慰勞以少牢祀其墓復立碑加禮焉五世孫謩仕至同平章事宣宗稱其直諫有祖風

宋璟傳

宋祁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

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辨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譴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自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

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勑二張詣
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
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賞宴
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
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
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
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
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
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
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

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
州縣繫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
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
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
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
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
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獄者璟乘庳車舍他所
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
宗嘉其頑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
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恃恩寵數有請於璟璟厲答

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
不見産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
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
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
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
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
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
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
使斂封租璟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
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
崔湜鄭愔典選爲戚近干奪宇迎用二歲闕猶不
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淆并璟與侍郎李乂盧從
願澄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
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
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
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按察
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
史元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
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

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傚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

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以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遑

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惟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王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諶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illegible]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

奪兩惟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匹會日食寄素服倣變綵因多所貸遣賑卹災患能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末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攜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官不苟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蝕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

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
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爲京兆人權梁山
謀逆勑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
乃命璟爲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
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
然非所防憶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
罪之云乎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爲留
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
遺朕璟因一一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
出入觀省以誡終身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

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
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
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
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
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
五贈太尉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
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逐之未嘗交一言
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
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歷後突厥默啜負其
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

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
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爲
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
不食死張說貞後爲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
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

高適傳

宋 宋祁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
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皋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
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
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卽拜

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
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爲晚不省
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
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
倡優蒲簺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
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
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爲楊國
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恥帝頷
之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
帝以諸王分鎭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

闕之召與計事因判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爲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敝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爲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

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痍痏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斂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剝析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相承責及鄰保威以罰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繫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爲蜀計者不亦難乎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爲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爲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

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并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清逆亂之意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爲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城及雲山城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袞袞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實不爲搢

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爲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治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絕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

陽城傳　　韓愈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闊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

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
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
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
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
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
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强與酒客或時先
醉仆席上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
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
當幾何買薪柴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
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

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
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
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
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
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
宰相人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
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
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
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

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
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
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
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
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
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
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蔕吏蹤求得城
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
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
讜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

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
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役不登觀察使數誚
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
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
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自囚
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
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因不復
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
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
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

弟與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
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而城之
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
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宋

曹彬傳　　元歐陽元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
從母也從世宗鎮澶淵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加
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燕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
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

嚴始覺己之散率也顯德三年遷西上閤門使五
年使吳越致命即還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
以輕舟追遺之彬猶不受旣而曰吾終拒之是近
名也及歸悉上送官世宗强還之彬始拜賜悉以
分遺親舊初太祖事世宗在澶州以彬掌茶酒嘗
從求酒彬曰官酒不敢相飲乃別沽以飮太祖及
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太祖
器重焉建隆二年彬自平陽歸太祖謂曰我昔欲
親汝汝何疏我彬頓首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
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太祖然之

嘗語羣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獨彬耳乾德
二年冬大舉伐蜀以彬爲都監諸將皆多所殺
惟彬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由是所至悅服不
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蜀降大將王全斌等縱酒
不恤軍士列校求取無厭蜀人苦之彬屢勸全斌
振旅速旋全斌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
應盜賊蠭起彬復與崔彥進悉力翦平之洎歸闕
太祖盡得全斌等不法狀面詰王仁贍仁贍歷言
諸將貪縱事惟曰清愼廉恪獨曹彬一人耳即日
授彬宣徽南院使充義成節度使彬辭曰收蜀將

校皆得罪臣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
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言
哉初克成都時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一第竅以度
食洎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則備禮嫁之師還輜
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
銖金寸錦之附焉七年征江南累戰輒克遂圍之
彬每緩師冀其歸服後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
所惜者一城生衆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
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
石所能愈惟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

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城陷江
南主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降彬禮之且諭
以歸朝俸賜有限當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
無及矣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
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降必
不能自引決煜果無他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
所掠者彬即時遣還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
賑之絕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
籍衣被而已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幹當
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以功拜樞密使在宥密

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歸私第閉閤燕居不妄通
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禁門雖霜雪不易其操如
此者八年彬性仁敬和厚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
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
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
無餘積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
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
姑必以婦為不利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
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也嘗曰自吾為將未嘗以
私怒戮一人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修葺彬曰時

方太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
仁心愛物多此類咸平二年被疾真宗親臨問手
為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材器
皆堪為將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卒年六十九
帝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
陽郡王謚武惠配享太祖廟庭彬前後征討凡降
四國主江南西川嶺南湖南也七子瑋琮璨繼領
旄鉞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
輔佐仁宗

曹瑋傳　元歐陽元

曹瑋字寶臣武惠王彬之子也李繼遷叛諸將數
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
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
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決犯
令者無所貸善用間知敵動靜舉措如老將徙知
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
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問以動諸羌由是
康奴等族內附繼遷畧西蕃還瑋邀擊於石門川
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
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

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暑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閑田春秋耕斂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繇還死德明立所屬有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卽日將其兵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帝以瑋習知河北事乃以為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邈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南北山川城郭出入戰守之要盡在是矣因令別繪二圖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復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籠竿城募士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徙知秦州初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四給綵一端築十砦浚濠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其年唃厮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自是唃厮囉勢蹙退保磧中不敢出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為準黨謫知萊州謂敗復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

天雄軍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其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饒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卽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敵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棊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塞上多曠地瑋募人耕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斂為發州兵戍守邊儲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又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强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擇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為出錢市馬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寇後皆為法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

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
情與地利不可從他軍也舊例羌殺邊民入羊馬
贖罪瑋以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下令羌
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瑋
為將幾四十年未嘗敗衄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
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
疾驅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
常法或以為疑瑋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
令吾衆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
時遼山東知名士賈同與俱同嗣從兵安在曰已

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
語人曰瑋果名將也真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
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他將論邊
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瑋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
兩兼通春秋公穀左傳而尤熟於左氏瑋為將不
如其父寬然自為一家云卒贈侍中謚武穆嘉祐
八年配享仁宗廟庭寶元中王驥為樞密使趙元
昊叛帝召問樞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府四人皆罷
而王驥謫虢州語所善翰林學士蘇公儀曰王驥
此行十年前已有人言之驥為三司鹽鐵副使時

以事至河北曹南院為定帥驥事畢將還瑋謂驥
曰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驥愛其雄才遂為之留
明日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
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
然無以應今驥曰何以教之曹曰瑋在陝西日趙
德明嘗使人以馬易於中國怒其息微將殺之德
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
已為失計今更以貨殺人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
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
嘗往來牙市中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

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為邊患計其時
正有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驥是時殊未以為然
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呂端傳　元歐陽元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
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太僕寺
丞祕書郎直宏文館換著作郎直史館太祖即位
遷太常寺丞知浚義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閤門
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為副八年知
洪州未上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賜金紫為政

淸簡遠近便之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王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戸參軍移汝州復爲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還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還戸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爲大理少卿俄拜右

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潁內侍王繼恩就鞫於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衞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羣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以饑寒爲請至端卽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廁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

退善否苟得潁州副使是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臣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眞台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卽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戸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云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用釣魚人

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初端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大政端復居相位時論榮之端歷官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淸簡爲務慮與準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劄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方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適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

過相蘇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又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事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即入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

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太宗不豫真宗爲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詔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之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

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體軀洪大宮庭階戺峭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嘉納加右僕射兼修國史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參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

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車駕臨問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正惠

李若水傳　元歐陽元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府司錄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絛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爲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何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托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耶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

貲抑而益横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解榻
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與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
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年爲太學博士開府儀同
三司高俅死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敗壞軍
政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
示與衆棄而有司欲加縟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
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賦入贖三鎮
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
郎爲使見粘罕於雲中幾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
閣學士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

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敵
而潰奈何效之今止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乃
定既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諸宜申飭守備至
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於沖虛
觀獨令慶與人既所議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
見帝道其語帝命何㮚行㮚還言二人欲與上皇
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
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
不已改吏部侍郎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
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

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
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
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
事無可爲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
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
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
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
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
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已內
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

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
數其五事曰汝爲封豕長蛇眞一劇賊滅亡無日
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
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
口監軍者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
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即位下
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爲之泣
涕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
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
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魏首問天

今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懲聞者悲之

〔金〕

李遹傳

元元好問

李遹字平甫欒城人明昌二年進士高才博學無所不通爲人滑稽多智而不欲表表自見工書山水得前輩不傳之妙龍虎亦入妙品然皆其餘事也泰和太興作幕官虎賊知府事資權恃勢奴視同列平甫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殺者也聲勢焰焰人莫敢仰視乃爲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

幾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官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閒居陽翟十餘年自號寄菴先生平生詩文甚多如云昔管新收粧鏡在昨非今是酒杯乾魯山道中云老夫自喜林野癖路人頗笑衣裳寬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而葬慎勿遽哭果如期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畢日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子冶字仁卿正大七年收世科屏山贈詩所謂仁卿不是人間物太白精神義山骨者也

〔元〕

郝經傳

劉秉忠

郝經字仲常其先陵川人徙從河北霸州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王文統素忌其才德乃遣使宋或謂經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搆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璮侵宋以阻撓之欲假以害經經踰淮賈似道懼奸謀呈露遂以李璮爲辭拘經於真州之忠勇軍驛吏防守嚴

於獄從行介佐或不能堪經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宋帝人使問經言遂請入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從人怒而鬭死數人居七年從經別館與從者六人又居九年伯顏南侵宋懼乃以禮送經歸似道之謀泄亦竄死矣經歸世祖賜宴大庭官加國子祭酒爲朝列大夫秋七月經卒年五十三經之爲人尚氣節爲學思致用及使留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文集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宏善議論詩多奇崛當時咸其言曰其事

各爲振厲者甚多子二長景文官給事大子景和
官廉訪使

李治傳　　明宋　濂

李冶字仁卿眞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
未上辟知均州事歲壬辰城潰冶微服北渡流落
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冶處之裕如也世祖
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
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
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
合答及蒲瓦何如對曰二人將畧短少任之不疑

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
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爲第一彬伐江
南未嘗妄殺一人擬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
衞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
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
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
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
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
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

將見集於明庭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大
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
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
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
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
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
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
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
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
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

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又問昨地震何如
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震爲陰有餘夫地道陰也
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奸邪在側或女謁盛
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
有一於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
之耳苟能辨奸邪去女謁屏讒慝省刑罰愼征討
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爲休矣世祖嘉納
之冶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衆及世祖
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冶以老病懇求還山至
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期月復以老病辭去卒

於家年八十八

蘇天爵傳

明　宋濂

蘇天爵字伯修本趙欒城人再從正定父志道歷官領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天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實錄二年陞修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入為監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

五年出為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為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為吏部尚書陞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鬚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為師長端己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為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拜江淛行省參知政事江淛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巨不遺九年召為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為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拯治有方所辦課為鈔八十萬錠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淛行省參知政事總兵於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卒於軍年五十九

天爵為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為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藁七卷文藁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則謝端蘇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為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為滋溪先生

畿輔通志卷之二百四

傳

（明）

曹鼐傳

本朝湯斌

曹鼐字德恒寧晉人宣德初以舉人署代州學正自陳年少不敢為人師願入太學肄業戍得一劇官自效改泰和縣典史七年部匠役入都疏乞會試中禮部第二廷試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正統元年兼經筵講官預修宣宗實錄書成進侍講五年二月以楊士奇等薦同馬愉並直內閣典

機務九年進翰林學士鼐為人內剛外和通達政體時士奇等相繼卒凡議大政諸臣皆推決於鼐中官王振用事鼐正色不少假振亦憚而忌之尋遷吏部左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十四年也先寇大同王振勸帝親征鼐與諸大臣扈蹕從至宣府諸臣請班師不聽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既而前驅敗報踵至振始懼還次土木也先遣使通和帝召鼐草詔答之寇騎突蹂陣而入鼐及從官數十人皆死之景帝立贈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官其子恩大理評事英宗復位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子錦衣衛百戶

王驥傳　　湯斌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畧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錮鹽池逋課二十萬人皆德之遂遷其省按察司副使召入爲順天府尹擢兵部右侍郎時承平久軍政漸弛驥以整飭戎備爲己任奏減內外衛所及王府護衛餘丁之在營者又定陝西衛所軍士更番操練法九載進尚書坐議邊事遲五日期與

侍郎鄺埜同下獄尋釋之正統二年阿台朶兒只伯數侵掠甘涼諸邊諸將莫能禦於是英宗命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驕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寇至魚兒海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英宗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徇驥故秘之而疾驅至軍中大會將士方就列問諸將曰曩大軍追敵逗撓誤事者爲誰諸將伏地頓首曰諸將皆無狀然先退者都指揮使安敬也驥命縛敬立斬轅門下而顧都督蔣貴曰公爲

大將遇敵輒引退亦當死貴惶恐伏地不敢仰視久之乃稍詰責狀以聞一軍股慄遂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諸將自爲防禦會別部把禿孛羅寇莊浪都指揮魏榮遂擊走之而盡收其男女駝馬以歸軍爲之一振驥以二月出八月還京阿台等復入寇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爲副而特命驥往監督諸將悉取進止驥諜知寇營所在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直擣狼山而自與任禮等率大軍爲後繼且謂貴曰勉旃不成功無相見也貴遇寇於石城擊走之驥曰寇未大衄勢退且復

來使我疲於奔命非計也乃令貴復帥精騎二千出鎮夷關晝夜兼行追及大敗之得其左丞及裨將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千計驥與任禮兵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戶二人招降部落數十帳窮追至黑泉而還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甲兵稱是是役也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阿台走死論功貴禮皆封伯而驥以兵部尚書兼支大理寺卿俸尋詔還理部事六年有麓川之役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

一部宣慰司土官思任發叛黔國公沐晟率將討
之不利廷議遣官招諭而王振方用事喜功名驥
知振指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紿廷議拜蔣貴爲平
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
之轉餉半天下頒行賜驥貲黃金兜牟細鎧蟒繡
緋衣朱弓矢驥乘傳至雲南會天大暑衆請按兵
驥曰賊方熾毒吾民敢阻軍者斬於是部署諸將
至金沙江分軍三路搗上江寨上江賊扼塞攻三
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乘勢力攻斬首五萬餘
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賊乘險自守驥督兵深

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敗其象陣於泥濮
復拔摩尼寨長驅抵麓川俘斬及溺死者數萬思
任發奔緬甸以大捷聞而是時維摩土司韋郎羅
僭稱廣新王詔驥移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
也遣偏師壓其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驚潰韋
郎羅走安南郎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王大懼
斬其首幷縛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司儂郎與
沈正交惡搆兵十餘年驥移文諭之立解師還帝
遣戶部侍郎王質賫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
賜宴奉天門封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予鐵券

世襲指揮同知賜賚金等貴亦進封定西侯驥自
見以勳勞於朝尚不負兵部政矣而是時思任發
尚竄緬甸其子思機發率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
驥總督雲南軍務於是驥率都督冉保毛福壽及
定西侯等會木邦等蠻兵進討而思機發走入緬
甸竟不可得僅縱兵搗其巢俘其妻子及從賊百
餘戰象十一立隴川宣慰使而還驥加祿三百石
貴五百石亡何思任發爲千戶王政所殺而思機
發兇暴益甚數入寇時定西侯已死復以驥爲總
督宮聚爲平蠻將軍帥師十五萬直抵金沙江賊

立柵西岸驥將渡破之賊又立柵於鬼哭山巔驥
縱火連破諸寨墜崖谷死者以萬計而竟不能得
思機發當是時王師屯孟那其地在金沙江西去
麓川又千餘里諸蠻見大軍皆震怖曰自古漢人
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耶而竄大軍
亦欲還復擒思任發少子思陸據孟養驥度賊終
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沙江上曰石爛江枯
汝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乃班師議者頗咎驥
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雲南訓導詹英抗
言驥等多役民夫麾下大軍一日起行互相蹂踐

又每軍負米五斗跋涉山谷不勝其苦自縊者多
師抵金沙江徬徨不敢渡既渡猶胸不敢攻指揮
路宣翟亨等俟賊解散多捕魚戶以為賊佇此何
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振
主之僅停獎勞而已尋改驥為平蠻將軍討貴州
苗獲其魁刻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再加歲祿百
石予世券土木之難廷臣劾振因逮驥景帝以驥
多功置不問復召為總督南京機務南畿素習偷
惰戎務廢弛驥至一以所馭軍法教之而尚書于
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帝雖罷驥而內猶

嚴之時禁私役閹人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
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躍馬食肉縱酒盛聲伎
如故會石亨等奉英宗復辟驥與焉仍召領兵部
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光祿大夫
柱國數月請老又三年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
謚忠毅子瑺嗣瑺卒子添嗣添尚嘉善長公主卒
子愍嗣愍卒子瑾嗣瑾卒子學詩嗣學詩卒無子
弟學禮嗣

王翱傳 楊 斌

王翱字九皐鹽山人永樂十三年會試貢士於行
在禮部擢翱第五時成祖欲建都北平思得北士
用之得翱大喜召見賜酒食及殿對奏名二甲第
一入翰林為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左遷行人宣
德元年以楊士奇薦擢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擢
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還復巡撫浙江四
年松潘用兵命翱同都督李安往討之事平鎮守
陝西七年提督遼東軍務翱以遼東法令久弛將
士驕玩賊至皆不肯力戰因諸將庭謁召都督以
下責以喪師失律罪當斬軍中股慄叩首願效死
自贖翱乃自行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

塹斥堠相望又以邊塞孤遠軍興旗廩匱缺稽舊
立法令有罪者悉得收贖十年間得金穀馬牛羊
無算遂督諸軍出塞屢有斬獲進右副都御史指
揮孫璟以濡鬭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亦死他
卒訴璟殺一家三人翱曰卒死法妻死夫女死父
非殺也璟得無累卒以能將名十四年秋也先猝
犯廣寧翱收兵入保或謂翱城不可守翱怒按劍
曰敢言棄城者斬何寇忽遁諸將分道擊之也先
勢蹙引去景泰三年還掌院事尋加太子少保會
兩廣寇亂復命翱往寇聞翱至大懼款服翱亦推

誠撫之嶺南遂安翱久歷軍中恩威并用所至輒
有功他人莫能及也四年召還遷吏部尚書與王
直同掌部事天順改元直老乃專任翱時李賢為
石亨所讒謫外帝以問翱翱力言賢無罪賢得留
賢在內閣亦左右翱翱以是得行其志帝嘗從容
謂賢今六部皆得人惟吏部王翱老爾賢對曰翱
雖老精力未衰闔藏命之說翱嘗最高帝喜曰如
此可無慮矣退大臣帝必召翱咨可否寵待日
隆羣臣無敢望所推擇文武大吏耿九疇軒輗年
富李秉程信施聚焦禮范信皆為名臣嘗侍遊西

苑醉命扶還其家南城五花樓成召翱落之稱翱
先生賞賜優渥每引選入奉天門或雨雪中貴扶
掖上下有所遊幸召翱俱輒傳侍郎代選然翱歸
雖極暮必蒞署閱所選惟恐有不當也憲宗立加
太子太保特命免雨雪朝朝以朔望三上疏乞骸
骨降旨慰留數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致仕卒
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諡忠肅翱剛明正直愛國奉
公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稍未當則攢
眉終日聞四方水旱災傷急詢所在官吏有無積
儲民得不流離餓死在銓曹謝絕請謁公餘恒

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論薦不
使人知忘情恩怨曰吏部豈快心恩怨地也自處
尤廉峻景帝知翱貧詔為治第鹽山力辭不受孫
疇蔭入太學不使應舉試曰汝幸得門蔭勿妨寒
士路有中貴遺明珠數顆辭之弗獲綴珠衣領間
數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遺之女嫁為畿內士人賈
傑妻翱夫人數遣迎女傑恚曰若翁典銓移我官
京師反手爾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置
酒跪請翱翱怒推案擊夫人傷面傑亦卒不調也
方曹欽反執李賢於長安門往見翱翱叱曰朝廷

何負若若乃反耶殺李公毋寧殺我欽遽謝曰不
敢驚長者賢得免每朝退于然獨行馬歸崔恭輩
皆翱所推舉同列九卿直名呼之其為時嚴重如
此李賢嘗謂翱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
而義皋陶九德王公有其九矣嘗對便殿英宗曰
北人文雅藻飾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
力翱承帝指引用多北人然所舉皆能其職至姚
夔在吏部始推挽南人而清望稍不進翱故世以
翱為善知人子竑世官錦衣衛千戶

湯斌 岳正傳

岳正字季方漷縣人舉禮部第一進士第三人授
翰林院編修遷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以吏部尚
書王翱薦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遙望遽
色喜既登陛又喜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家何在曰
漷縣又問舉進士何科曰正統十三年帝益喜曰
汝既我北方人朕又首擢汝今用汝內閣須努力
輔朕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石
亨張軏選之愕然比入帝曰今日擇一閣臣甚喜
亨軏請爲誰帝曰岳正但官小耳須與吏部侍郎
兼學士亨軏以不出己進陽頓首賀曰陛下既得

人俟試之稱職進官未晚也帝默然時時召見
言事欽天監湯序奏災異以奸臣未去帝問正對
曰奸臣無主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不足
信事遂止錦衣官校邏得一妖言偽獄具坐反論
太監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
律邏者準格給賞不宜與官朝論遂之亨與太監
曹吉祥擅權有匿名書指斥吉祥罪狀吉祥怒請
榜購告捕者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
兵部奸宄責法司天子出榜購募未之前聞且堯
往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拒諫乃下誹

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以亡國願陛下以
堯舜爲法以秦爲戒且必欲購得其人緩則自露
亟則逾匿吉祥方固爭帝曰正言是也因不問孛
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言捕斬無算皆梟
置林木間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
沙漠無林木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是時亨吉祥
勢大橫正嘗爲帝言裁抑制之不者且有變帝曰
汝可往告朕意正徑造二人所諷令自戢解兵柄
吉祥與亨忿謂正賣短我顧君上語劫我因合謀
去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草詔歷陳弊政詞

切直亨等遂構蜚語指爲謗訕謫廣東欽州同知
道漷以母老留旬日而兵部尚書陳汝言故曹石
黨也正在帝前嘗言其不可用因銜正嗾邏者中
以私事逮拷詔獄論戍肅州鎮夷所都督李鐸遂
奏奪其所居第正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掌墳
且死涿人楊四者能急人難取醇酒醉解人夜伺
其熟寐脫梏剉中又啖以金乃得至戍所亨吉祥
既坐反誅帝謂李賢曰岳正固嘗言之賢對曰正
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釋爲民憲宗即位御史呂
洪等請復正官吏部擬調南京帝特留之命充經

筵講官纂修英宗實錄正既復官自以爲嘗大用賢欲薦爲南京國子祭酒正一不忱頗怨望有譖之於賢者賢亦嗛之故事清理武選貼黃會推兵部侍郎及都御史各一人時兵部尚書王竑等會薦正可侍郎都給事中張寧可都御史有旨用侍郎王復都御史林聰而責會推不公並出正寧爲知府寧知汀州而正知興化寧亦負時名故時論爲之譁然正至官勤修民事興水利又積穀貸民手司出納吏不得緣爲奸由是民食其德而規利者騰爲謗言二年來朝遂乞致仕時季鐸敗勅還正故第居三年卒正文章氣節名動天下在內閣才二十八日任事敢言或時廷爭至語唾濺御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正慨然曰上顧我厚不敢不盡心于以諫官處我耶英宗亦悉其忠諒成時謂近臣須還我生岳正故權倖不敢加害又時念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用帝語自題像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我必賞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慝也其始終强項如此正無子一女適李東陽嘉靖中追贈太常寺卿謚文肅所著類博稿十卷

邢表傳

彭韶

公諱表字居正別號拙菴燕地文安人狀貌魁梧負性聰敏齠齔即見器於督學程公博通經史尤精理學嘗曰中庸一書聖賢開鍵惟我能尋著路頭景泰丁丑成進士筮仕獲嘉地衝民狡猾難治公以儒術飾吏事尚德黜刑專務以恩結復流民千七百戶田賦有制科差惟均擇民間俊秀子弟建社學教之雙馬營俗尚强梁民習爲盜聞公至悉易爲良尋擢守彰德益異數也獲民勒石志思及知彰德守正守法摘發如神適衛木民王擇爲校尉馬成誘至安陽殺擇竊其妻以逃擇甦赴愬於公捕之不得具疏城隍數日成擒所竊婦出首人咸以爲神調衛輝時久旱瘟疫大行醮禳之俄頃雨大如注次年水災奏免六郡稅糧陞山東右叅政轉右布政使總理大同糧儲懲刈奸弊殫厥心以懋乃績未幾丁內艱服闋以原官補四川川苗民雜居鹵井易復旱災連年道殣相望公倣常平法出廩賑之全活數萬衆廷議以公文武壯猷晉大中丞巡撫全蜀公以川事之壞七司驕縱淫佚且苗獠難求以漢法而貪帥好爲激變

以邀功名諸偏裨又多紈袴子弟弗任馳驅以故竊發易創也率縱之使横卽大創亦易舉也率弛之使蔓蓋不蔓無以糜大官之錢不横無以爲封拜之地此西南諸蠻所以易戢而難靖者自昔皆然公於是簡壯勇於部伍正首惡以安反側置戍建堡使蠶叢鳥道之鄉悉遵道遵路又思大荒之後繼以大兵民艱乃食非屯田無以計久遠但屯法之不行皆緣歲有豐歉租惟一制未卜逢年之利先驚追呼之魂此邊陲所以空饒可耕之田而荷戈之士卒無濟於哮庚癸也今與軍民約課耕

不課税俾沿邊閒地聽其開墾粟既充則假易買以鉄易粟邊儲庶不憂匱乏矣奏可兩年而置措得羨糧數萬公撫蜀四年兵荒頻仍建昌之役我服臨陣者八閱月致疽發於背卒萬山中歿之日橐如洗軍民號泣爲之罷市計聞上悼惜久之予葬又爲文以祭之榮亦至矣公深於中庸者中庸之學言性命不離參贊細而魚鱉草木蕃茲苗蠻俱關中和公世生北鄙業顯西南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其公之謂乎公曰中庸一書惟我尊著路頭豈欺我哉

王遴傳

本朝　孫承澤

王遴號繼津霸州人年甫壯慨然有四方之志嘉靖丁未成進士授紹興府推官考滿至京於貴要一無所謁遂以平常復任知公者甚爲不平吏部亟陞爲武選主事以解人言時楊公繼盛爲武選員外郎其相得也楊公上疏劾奸輔嵩自分必不免以妻子託公公曰君爲社稷計吾不能爲社稷以安君之心乎楊曰余一女二子一子已有親大子與女婚嫁皆在君擇焉公乃以女許其次子楊疏下遂繫刑部公往送至獄時奉旨查嚴劾忠嚴

鵠冒功事兵部尚書聶豹嚴之門人也公言冒功之事宜據實具覆聶使人約火房語曰此何時也况嚴未嘗冒功併陞亦有事例出一稿付公公曰嚴未嘗冒名嚴劾忠安在哉併陞雖有事例皆奸人慣法舞文非祖宗舊制也聶面赤但曰將稿付郎中大曰公約同官另具一疏說堂聶曰有稿矣此稿云何公曰司稿查據節年邦政事例不敢欺皇上嚴劾忠嚴鵠本冒功而今日不然此不欺皇上乎先生平日講學以聖賢自處上起之廢籍不二三年位至大司馬恐堂疏一傳名節掃地矣乞

孰思之甚擲稿於地曰君爲君子我爲小人矣趙
知公不可奪乃銜報嵩嵩上疏辭官功之官切齒
於公會有錦升對究者逮公下錦衣獄查無干涉
釋放楊公之獄上論死公徬徨如失左右手自往
西市收其屍作詩二首哭之時戶語籍籍公不顧
也未幾陞公巡兗州道有宗室爲盜人不敢問公
至擒寘於法四境肅然又自河北道轉山西岢嵐
兵備副使以盡忠正道嘗國者欲以難公也公修
隘塞通水渠聲望大著撫按皆忌之公具呈告休
撫按遂會疏糾劾降調而南京科道中有爲公舊

屬吏爲公訴劣者竟以大計拾遺黜部力持不可
岢嵐士民爲公頌冤於新撫按撫按公疏薦公復
任以拔危鎭上乃特陞公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促
之赴鎭隨有保安之捷陝西按臣溫如玉上疏劾
其疏防在內科道和之遂回籍聽勘削各邊告警
需人甚急推公宣府巡撫以修城却敵之功加俸
一級公以親老請告不允陞兵部右侍郎提督京
營復三疏控辭不允然以亢伯與張江陵不合遂
有閒住之議遂自請行邊上賜飛魚服以寵其行
事竣中途上疏乞致仕不允又懇請得回籍萬曆

壬午起補原官陞南京工部尚書掌兵部印務尋
改兵部尚書又改北京戶部尚書在部正值議從
祀諸儒公力言從祀須以實踐爲主餘皆僞也陽
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若陽明得
從祀則朱舜菴呂東萊皆不足信言之鑿鑿尤爲
有識乙酉改兵部尚書時兵部政務一切聽命於
內閣及大璫拱手受成而已公受事凡有請託悉
行拒絕一日執政有託以指揮羅秀陞堂上僉書
公曰錦衣堂上僉書皆由南北鎭撫陞轉指揮
徑陞無例力却之會大監張鯨違例取馬公疏請

查明於是執政票擬留御批言官復糾之具疏請
告允令致仕公家居廿門薦用之疏無歲不上兩
賜存問享壽八十七歲祭葬如制贈少保賜一品
廕追謚恭肅公所著有大隱堂詩集四卷二鎭疏
草八卷奏議十卷子樂善爲考功郎先公卒孫伯
鏞爲戶部郎居官有政聲

石星傳　鄒元標

石公名星字拱辰號東泉直隸東明人也曾祖祖
父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先是母燕夫人夢大星投懷而公生長

而儀狀魁岸望之若神人然性沉毅篤實弱冠起
家進士官行人穆廟改元授吏科給事中疏六事
曰保聖躬講聖學勤視朝速俞允廣聽納察讒諂
時閹滕祥爲蠹公疏其奸狀忤旨廷杖六十祥爲
監公復置之祥怒杖益厲以故瀕死者數友人務
銓部蘧持得不死是時里中紛傳公已斃杖下元
配鄭聞之觸柱死當道欲以烈聞公曰不可主恩
未死臣而吾妻死夫誤耳竟未以聞比數年上登
極詔起原官晉尚寶少卿由廷尉卿轉南太僕寺
卿時江陵陰忌爭臣在廷公遂歸江陵殁公起圖

卿陞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晉副都兵部侍郎工部
戶部尚書飭綱提紀推賢解獨士民有陰被其澤
而不知者適邊警多事改兵部尚書以功廕一子
官生忽寧夏變起一時薊鎮晉豫告脫巾者踵至
公勑諸司曰哱賊殺撫臣憲使而不討是無國法
諸弄兵者姑次第平於是竭日夜力如總督如撫
臣如監軍大將偏裨將以下皆極一時選又疏遏
敵道俾不得逞疏請決灌城疏加餉數十萬計無
不周而日夜望滅賊報不至心血爲枯乃手疏籲
門泣云賊未授首緣諸將觀望畏縮以總督權輕

願陛下賜劍督臣魏學曾十日不捷先斬臣頭以
明欺罔上感動竟賜劍十日捷報果至上大嘉悅
進太子太保賜銀幣世襲錦衣正千戶諸弄兵者
亦漸平計後先斬獲三千餘級加少保賜銀幣世
襲錦衣衛指揮僉事當寧夏未克時朝鮮復告日
本擁倭衆數萬薄城下陷七道擄其王子公念曰
哱賊未擒東西顧兩難乃先遣人入平壤陳利害
禍福兼行間以緩其兵旋授計宋經畧應昌李提
督如松以兵三萬往兩人至平壤以捷聞而苦餉
不繼疾疫繁興應昌及鎮臣首言許封貢便公勑

意謂此小醜不一大創彼益不可制念非數十萬
金不可問計司農卿所在若洗乃慨然曰吾幾誤
吾君父事夫委金錢數十萬投之東壑勝負不可
知而中國脂膏竭矣會小西飛亦上書闕下請封
語其恭密與政府姑議許封啗之以沈惟敬爲謀
惟敬嘉興人公方深念客有說者曰封貢所諱言
勞士戰使勝則功不勝亦無後害縣官金錢及勁
兵可省數無聽細人言使公奈何智不出此非所
以爲身名計也公曰老臣受國厚恩頂踵不卹所
戶出吾非不欲膏脣吻諸觀場之口處不敗之地顧

史225-287

東南民力竭矣身名非老臣所知也客噤而退惟敬至倭倭亦遣小西飛報命而詐語曰閤上詔廷議有言封貢不便者有言許封不許貢者有言惟敬市井無賴不宜誤聽者言人人殊獨撫臣顧公養謙疏封貢纚纚千餘言顧通州人爽達多知略以邊才聞內閣復討曰撫臣親履行間言其勢宜聽公與倭遂定約曰許若貢其無以一矢一卒遺釜山不聽約惟戰耳遂決策遣使奉璽書往而使臣李宗城望倭壘驚而走朝鮮復生事端倭遂有异志人遂徧詆公矣上亦投杼置公於理妻子戍

瘴鄉客復有說者曰主斯議者諸疏可覆脫有功乃公獨當乎宜聲衆議可無獨坐公曰以星謀國不效死即死吾終不以一詞飾我罪聞者義而壯之越月上政府書云星至愚陋仰承皇上付託之重當此島寇猖狂屬國顛危之日而又值府庫空虛糧運艱難之時則夫假天威震懾海邦借羈縻保全屬國今中外晏然神京永固即使意外有警以我休息士馬積餘芻餉因之消外侮以奠宗社此罪恩報皇上職分甘九死以不移者何意封事垂成朝鮮生變清正復來釜倭未解重貽宵旰之

憂大動遠近之役語曰主憂臣辱今聖主憂矣星何敢愛死不以報君父乎故自入獄以來囚徒爲伍夕死爲期九歲幼兒遠戍烟瘴人非木石能不動心而猶苟活至今不少恕尤者竊欲借殊恩獲罪之迹惕東征秉鉞之心假廟堂震怒之威屬遠人觀望之脣則不佞雖在獄猶之乎在官也前局未結後效可圖生而不屬爲人死而尚可爲鬼昔比干剖心臣時甯俞甘愚成事星固匪倫意亦竊附頃見報章清正幾擒救兵猝免然兜落權匱似可收拾倘乘我兵戰勝行長聽命密運機宜使朝

鮮修好消釁日本休兵歸島戍師量減省費此皆今日易事惟相國圖之於時論功行賞首及當事而罪愚或得比附藉功盟張延賞而落編氓或得比寧夏削平魏總督放釋歸里遠比王劉兩司馬白頭乘障故事此罪人之幸然不敢必也若夫十歲孤兒一恩未霑永戍不還罪人不孥竊望聖恩惟相國是念至於諸旁觀者未亮不肖處東西多事艱難之時以誤國罪名見遺星萬死不辭祇足見今日當事者之苦心開後來任事者模稜之路耳臨書悚息予讀其詞悲之夫口與死鄰猶

諄諄欲密運機宜以精前局公之志報國豈以死
生變故動心哉公居官甚廉爲南太僕時貯美金
二千故事以充交際或歸私橐公封識以去兵部
總兵陳璘以奇物獻麾不去特疏輸之戶部有解
金而穴以銅者可數十金公以窮治必至株連遂
代之償公自爲諸生時夢入一廟禮之甚恭問之
曰岳武穆也命公卜不當此責六十後禮公如初
覺猶慄慄汗下公之生與詔獄豈偶然哉公自入
獄惟曰望朝鮮報乃偶疾知不起遂手書寄子曰
我以迂愚致爾子母坐蠻烟風雨中初意猶望解

網得教爾躬耕讀世世不忘聖恩顧瞬邱隴今已
矣生前無以遺爾沒猶使爾罹北顧憂我才短識
淺任重福過無所逃罪至於欺君萬死不敢今上
神明仁慈必鑒之不使爾母子流離異鄉也且我
而在士大夫彼此相軋借我開釁今我已歸大化
夫豈無有心人憐我迂愚念爾飄零者爾善自保
護書成未幾卒時巳亥九月初七日公子茂恩在
粤西依母袁月明中忽雷雨昏迷一大星自東北
隕地闔閣有聲噫怪哉
論曰石司馬歷事三朝四十年諤諤蹇蹇側平寧

夏勞苦功高矣乃以與國禍連釁深兵食罄欲以
一使勝百萬兵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身齎國土妻
子戈燼鄉世謂公愚然又謂愚不可及彼巧爲騎
牆者勝受上賞不勝亦無後禍饒擬者能之公爲
之乎秀吉死倭去朝鮮存皆天也非人力也公心
自苦聖恩自寬豈弟君子宜有同心焉

邢孔陽傳　　鄭元標

公諱孔陽字公賜號龍源中丞公四世孫也領神
廟癸酉鄉薦丁丑登進士授行人奉使冊封高麗
饋贈絲毫不納洋中風濤萬狀舟楫幾危公神色

不動事竣上賜金幣辛巳丁內艱乙酉晉計部主
事督代餉美金萬餘司吏以獻公却之遂市粟建
常平倉貯之以備禋祀歲豐凶爲斂散丁亥代大
荒內運不給主客兵嗷嗷呼庚癸公以土兵逸尚
挾奇贏借其餉餉客兵七兵以常平粟並倖金足
之又念邊備之壞一剝於主帥再剝於書卜支藝
與中貴人之苞苴且市籍菜傭俱充部伍其費無
算公以驍健爲長技孱弱者革勿與及一切遊食
傀儡爲謝絕於是三關度支始滿我朝鹽課三
晉居半匈商祠爲外府公簿積引杜請托擇通商

患民者行之計四載覈剔裁省之餘幾十萬大司徒服其幹局特疏紀錄蒙賜金綺丁亥告歸養是昏偕姜安人供鮮滌視七箸欲予職終封公曰吾家三世蒙上恩無以報曰促裝公不能違己丑晉計部郎中管通州漕儲兼管河道督疏淮徐等處通近畿事多舉册公持大體無所周撓念京邊仰給東南漕運每朝潴夕淤夕塞朝決歲委數十萬徒付焉夷耳疏論治河者欲復故道以殺河流治漕者引河流以濟運艘各言所便今引流緩沁衛不可忘漕宜修海運不可棄遣屬邑分給勿逼而

南由濟入海別引沁水從魏博折而東之以資運澇俾南入海旱俾東入運儀爪北河流如帶當宿重兵防扼吭焉築堰疏流爲急治洪建閘爲上合二臣職掌而一之行彼濟次總河中丞潘公季馴嘉公議可經久行之通倉行一咸盧西部陸運較水運倍公相地形疏渠自南徂西抵倉三里許用力寡而見功多通人至今賴之押運官有返帆銀入府染指者恆使半公給時封識如舊漕艘抵通同容艱於逗留時津門滿餉急公奏除津例留二十萬石外益留十萬兵給米不苦枵腹銀稍愆不

傾仰屋舟亦不窘久糴一例量而粟十萬銀且減七萬矣至傍濟政慎監兌吝稍恨而夙弊悉清更優恤班軍脉禁軍騎每擇倉廒自請公嚴緝之令班禁軍一體聽給又廉知兵得餉輒賤售是兵失其值而官仍虛費公較所售與之值軍皆色喜仍貯粟而不虞匱之運官趙某聽委利其資弗獲遂假功令以洩私忿公一訊得情頊頊然不能對一時詫爲神明會陝西告災司農欲移京粟萬餘由漕運達河南今南陽汝寧陸運於潼關公聞之馳書告司農曰發粟之役是以三千鍾致一石將

河南而緩陝西之救何若馳一吏人糴關內借支省藏京粟航於中州今富室糴之入鎰關內以補借支之數且免陸運之役是萬夫跋涉一吏代之千里饋糧一旦甦息矣卒從其議民皆樂於輸助通州運糧器具歲時繕治官任費民任勞逆遝匿其費以責民器皆苦窳公傷之皆全給其督餉也一意秉公人不敢以私干貯蓄有法會計得宜上降勅褒諭進奉政大夫父母及配贈封如制公益爲感激圖報閘日自大通橋至通州共六啟閉爲蓄水通運計適象爾運皇木由閘達輦以省陸費

公柅之謂閘設爲櫃計非爲木計萬一木植衝閘咎將誰歸渠借與援請益力公持益堅抗疏上聞以此當途者銜之遂拂袖歸來兩臺屢以人才疏薦公堅意不起邑令崔君勸駕曰公長才高臥如蒼生引領何公笑曰古人不以三公易色養吾天倫中藪官途有餘地歲七十猶修子職養重謝絕干謁課子若孫讀已未秋病輒不起臨終絕口不及生產但令書種不斷爲鄉黨善人足矣鄒子曰昔中丞拙菴公具文武材以王事終於任公能發身甲第孤介自持不苟逢人至大利與獨行已意

不避權要竟以此與時忤雖然長孺積薪安仁拙宦拙則拙矣吾以徵其品公之善繩祖武在德不在位余是以論其世也

鄒森傳　本朝　魏象樞

鄒子諱森字漸齋明嘉靖辛卯科舉人未仕而卒蔚州義民銘之孫也按義民素行著於鄉祠鄉賢嘗積書累萬卷每卷題曰賣者不仁買者不義且曰吾子孫或有能讀者後夢謁孔子命弟子某讀其書遂育鄒子鄒子生而清慧體不勝衣弱冠以什几花日許萬言于邀居不敢近下帷數年積書凡再讀每究心陰陽象數鬼神禮樂之故獨與尹先生商訂之走一幞者往來傳誦數千言無舛謬尹擬而錄三關志以百卷計撫剛虜迄今板貯且備鄒子校讐足多焉會志成作敘尹屬稿皆鄒所亦屬稿兩人各出袖中指牽同相視而笑鄒子所著觀心約若干篇未及傳不起先是病初篤家人恐詢後事鄒子曰某卷好書某卷好書別無咎者人謂書魔云鄒子與尹少年同鄉舉尹舉壬辰進士官至河間府知府或云終僉事論成卒鄒子負異才讀異書未竟厥施亦卒蔚人惜之觀心約藏

百年湮沒不可考詢故老無復識者余友武承之素以古學自勵雅志表章嘗就縉紳家力索不得偶從市上敝紙中見原稿錄得之如獲拱璧甲午秋策蹇入都屬余爲傳又二年衞濟足水部梓而傳之尹先生諱耕字子莘來叛仲州守爲之傳頗悉著有兩鎭三關志觀心約塞語剡野山人集諸卷皆行世蔚者亦一時異人也

成基命傳　本朝　傅維鱗

成基命字靖之別號毖予避御諱以字行少有異質日誦數十言萬歷癸巳以特選入太學時葉向

高爲祭酒每語人曰成子公輔器也雍事竣不受
銓除益力學丙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
乃取累朝舊典名方輿利弊皆條悉不遺餘力於
詩文獨進秦漢大歷上館閣師皆器重之庚戌外
艱歸壬子服闋守故官庚申遷右中允尋改洗馬
管司業事敦尚風節爲太學先熹宗即位疏請視
學不先闕白內閣閣臣恚以原官回局於是請告
歸癸亥與修光宗實錄成遷右庶子管誥勅補日
講官每進講敷析詳明寓以規諷上肅容俯聽陞
少詹事進禮部右侍郎時閹忠賢初竊政附勢觀

風者每躡跡峻秩公風簡澄峻每正色講筵獨弗
修欵爲會楊漣左光斗諸獄與搆者評以爲漣等
衿契以激怒閹公遂決意去或問之曰朝政有瓜
葛可解也公曰講官皇上規繩也規繩自斁安作
皇上規繩遂歸懷宗御極即家拜吏部右侍郎充
經筵講官公每奏對鶴立玉表懷宗每目屬之尋
同部管右侍郎事力任澄敘傷諸曹郎各舉其職
未幾邊警亟上御平臺集廷臣講求方畧公念綸
樞爲戎行根本無論籌畧出自帷幄即文武大吏
用得其人而非綸樞所顧多與併爲綸樞非人安

問大吏樞貳侍樞曾不聞其說而悠悠置之不聞
豫備事急則議多任少故條議爲舉非鑿鑿可行
當盡蠲勿問守於大豪傑抱東負大畧急宜勅廷
臣薦舉分曹咨詢不致要人攜所驕以貫當事乃
應對條四事曰置輔弼廣樞貳採謨議廣招來懷
宗嘉納之已巳特陞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一日合
同官入對平臺懷宗方勅大學士孫承宗督師關
門詢方畧公奏云願以戰守機宜付承宗俾盡其
才勿掣肘必有以仰副聖衷而他所敷陳於戎務
獨切一時皆心服焉時紛召外兵公以爲外兵已

來未定方來當止京營乘城之士宵旦不得下宜
分班休息之宜雲勁卒入衛仍當招補舊額以備
諸衛要調集費餘額賦當急東糧當運明年領兌
稍遲之法當行新餉當增屯運當緊豆料之派當
均行糧當覈而司空之屬給發收貯當嚴內造外
造當促其期目前見行當急來歲當預然而筆籌
之遐或當箭括雁頭衛憤黃口又脊拖不可柰何
兼以還衞區士不敢貂叢而四方選卒抵圻觀鳥
歐散至於六垣計銷不講六曹奏報省試不問急
徵準實緩仍文應郎銷並族談未有學肌分理公

乃一一條畫諸興革大計仍痛言所以釐革之策
上嘉納之懷宗重漕欲復勲臣董漕遲而諸勲攻
詰門應公極論勲臣倒置壽漕諸弊事得寢冊立
東宮禮成加太子太保一日懷宗御文華殿謂輔
臣曰近日法紀廢弛宜大振刷公對曰治道第宜
去其太甚譬理亂絲宜覓頭緒驟用紛更恐益撓
亂是時邉事戒嚴兵部尚書熊總兵馬世龍謀更
置之公獨破羣忌力奏上乃勑世龍統五將軍下
西南兩壁於灤州又於寧夏三戰俱捷非公力護
不及此宣督議圖插以佟合謀公謂力不堪而應

但勿非其議而力為持重從之至議固根本則請
用通昌涿三鎮重臣治兵以壯聲援又念兵部尚
書調發不得專兵而四方以兵為驕殘如薊鎮因
請一小枢大臣親提勁旅以彈壓驕悍懷宗悉嘉
納焉上方鋭意精嚴一時臣下兢兢自護不暇公
每遇所誣誅輒按法原情反覆開陳不為矯法以
救時急多平氣而奏如尚書張鳳翔喬允升胡應
台韓繼思皆與申理得從寛典如副都御史易應
昌逮下詔獄力奏改刑部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
齊芳以私書論斬公獨疏救既會極門自辰至酉

上意解還及時御史劾州邑稽遲長吏朝廷欲以
軍機論罪又以各鎮餉司收放任情致軍丁譁譟
嘗遣官督察公乃詳奏長吏稽遲之苦又奏餉司
已仿撫按考核而將怯兵驕動以遲給為譁罪不
在餉司也懷宗俱從之以克復功加太子太保進
文淵閣蔭一子中書舍人以偶病不入直遣中官
持機密即欲前票擬時軍與大璫而戚畹乞墳價
啟為公曰此不足濟軍餉乎戚臣誼當體國事平
補給寧晚也會病劇數上疏乞骸骨允之賜白金
綵幣遣官護喪傳歸然時惓惓以國事為念於崇

禎八年乙亥卒卒之夕猶櫛沐草遺疏所云振國
紀肅吏治正士習甦民困覈兵清餉娓娓數千言
奏上懷宗震悼予祭葬如例贈少保謚文穆公端
凝峻厲居恒恂恂溫厚及遇事毅然識沉力定確
不可奪當帝前有發所欲言折衷羣議諳練典故
體合公心曾不樹同異而賢者自親不肖者自遠
至於機政之否臧刑罰之輕重文武大吏之去留
每以一言用不用為劝天性孝友周急恤孤獎拔
後進汲汲不倦門無私謁罷相日家無長物人號
為清白相公云

王應霖傳　　孫承宗

王公諱應霖字德徵號夢蠟少沉凝有局度父器之授讀若夙業弱冠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督學閱其文以國器期之爲易名辛酉舉於鄉丁父艱以養不逮哀毁逾禮庚辰成進士初令桐城悉民所疾苦砥節一意爲廉平日擘大綱以條次所與除嘗剔積役乾沒金可千餘以建常平十倉貯穀三百石爲賑恤備俗好訟多結黨以機穽良民公盡得其主名邑民有挈幼子以出而絕踪者其妻訴於公公一訊得狀出屍於河而抵其仇於法適

有度田之役多以僞增迎上意公爲剔欺隱於豪強以甦單赤時葉龍潭知安慶郡稱公能檄他縣悉視公法更檄公勘他縣公既雅意興起文學而皖以望邑多才乃力破新格於額其所識拔多知名士如何吳諸君子皆以進士高第爲名卿會當入覲垂橐而往有富民餽金於途公却之曰小民不奉法爲安而黠長吏耶其人感泣而去時尚嚴急吏方務爲刻深公獨持漢吏悃愊遂以舊令事註及調觀城觀久之科目公首勵學官課士士即有掄魁者更爲均徭裁冗蘇息其凋殘復立社倉

如桐而益之歲祲即出所蓄倣富鄭公青州法哺之旁郡邑就食如鶩先後全活甚衆歷五載奏績得贈封如制尋陞戶部陝西司主事士民樹碑頌德入視驗糧廳一意絕胥逷更禁需索諸費取足國課而止商人便之庚寅轉山東司郎中督遼左正餉七十萬客餉十二萬歸課六萬屯糧六萬餉額既煩耗蠹叢集主計者或以暗不能清猾蠹或朵指將領得恣行其占管部軍半坐空名冒實餉而又數數虛傳警報以邀行糧敝習相沿餉司番支本歲更借支來歲之半以爲常公乃議之兩臺

與諸將約餉須核實警須計口躬校簿書以剔諸蠹諸將吏慮無不惴指慄慄無敢僞冒其給者悉下衙出納絕無低昂三韓軍士感如挾纊至諸璽屯官與商爲市吏與胥爲奸弊寶不減於占冒公悉爲剗除三年來歲餉既饒而稽覈裁省之贏報羨幾二十餘萬大司農本菴楊具題紀錄上爲出帑金賜之甲午丁太夫人艱哀毁如喪貽公服除入部尋陞陝西參議賢西安領五道家數掌紛擎中決裁無稽案其於薦條邊倘役如向者於遼有礦使肆虐公嚴爲條禁地方賴以不擾一時吏民

懷畏卽宗人翕然嚮之臨潼民習於頑今數以訟
去適有新令屢任水幾部民聚訟至數十百人公
既前悉其誣又悉有嗾之者乃聚衆庭諭之刁風
爲息無何賁摔人賀肸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辰
沅值播酋猖獗惡氛甚張滇黔之路絕以偏橋爲
要塞其東北則走建康道也踰閩白泥卽賊境賊
方締結九股苗儻偏橋不備賊勢長驅留都可虞
且大兵進當有腹背之慮公乃募丁壯簡武勇礪
器械備糗餉提銳卒二千移駐偏橋賊以其子朝
棟領兵直犯公檄裨將乘其未陣擊之衆殊死戰

賊退而復集復擊之又多設疑兵旌旗烽火遙映
林嶺間酋子始懼而遁於時督府尚留會城援兵
未集而以孤軍遏敵衝酋退守海龍無敢窺圖外
公之力也其後克播之役以至剿皮林凡兵餉戎
器皆公所先期條備既期入大軍以于都護繼勳
守偏橋備策應亦皆公所先期部署公與胡公魏
公兩兵使入白泥時倘道苦險阨士乏宿飽幕
府檄如雨酋復謀截餉公乃建接運法軍中便之
大兵至海龍公奏記堵要衆防奔逃逆酋就殲公
有力焉既乃有皮林之役初皮林苗亂公方駐偏

橋拮据播事黃黎將冲㸦急於進剿公曰酋事方
始而又及苗非完計俟播平以餘力掃除易耳黃
意在邀功陰以兵剿之而敗乃懼而納金求免公
却之具白兩院院使從戎以責後効所部肅然懼
之播既平乃議剿苗江中丞以巍閫門而支中丞
不欲爲越俎公奏記促之曰逆苗罪在不赦而經
久無進兵之期困獸不虞肆搏乎於是決計進兵
不逾月而皮林蕩平敘功者議欵剿諸洞公入見
中丞曰叛而剿之服而舍之誼也罪未形而加之
以兵何以服遠且槩爲崑焚有傷天地好生之心

亦且非朝廷之意也遂止初大將軍置降苗於幕
者三百公謂裴晉公納蔡人爲牙兵以蔡人苦威
刼而質吾人也今以叛苗置榻側耶會夜譁以降
苗爲內應中丞稱公料敵禦變綽有膽識云公蒞
沅三載兩綰人役不獨詰戎理餉衝冒矢石而飭
綱振紀綏輯我人不減帷籌因念土司之釁多起
於習驕而不折其萌遂乘服播之威持廉公飭諸
司彭宣慰應崑恃兵與貴爲騎易姻之議至邀權
有力爲請公嚴飭之不聽又念諸洞苗獘痒易擾
不比土司且大創之後如獸猶豫因遍歷諸洞詢

利害調便宜其邏臨苗洞者八衛十三哨哨官不得其人每爲苗患者而以節以屬官遂不得其人公爲簡贍得有技能者任之適百戶以金鬻納金茶龍中公嚴斥之不復任內諭諸苗無內侵哨官無外擾勒其辭於石是歲滿四品考會覃恩降勅褒諭贈貽公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母暨妻加贈恭人無何擬參貴州政候旨以迮新命指有言歸後敘征播功槩從優敘至蒙白金之賜或曰公論明可以出矣公笑而不答公長身玉立襟度弘潤其爲文好深沉之思予猶及讀其制義也所

至與交勸學雅負人倫之鑑家世孝友而公爲篤摯懷贈公風木之慽四十年如一日於太恭人備極色養待昆弟尊從有恩廬舊有祖田既仕即推以與諸弟之貧者親識中有可以爲之地者推其力之所及不必其人知也里人既相與尊信公或偶遇意外懸之亦辭平氣和時以方韓魏公雅主懸車二十年遊覽經史外無他嗜且晚覩諸孫伊吾以自娛絕不爲謁請至地方利病不憚諄切言之王文肅執政至屬其邑令薛君曰是邑有某其人賢者可法文肅雅不輕許可而薛令特負風裁其語固可信云

鹿善繼傳　　盧象升

公諱善繼字伯順人稱之曰乾嶽先生永樂初自小興州徙於定興神宗時所稱忠諫御史鹿公久徵者公之大父也熹宗時東南諸君子搆黨禍有挺身破家以救之事雖不果海內競傳鹿太公正者公之父也公少而卓然自立志於古人之學究心於國家典故經畫匡濟勰勰不倦古貌端莊鬚髯飄然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芒屩布衣教授諸生不爲謁選獨與孫徵君奇逢爲莫逆交魏忠

節大中周忠介宗建聞而訪之四人訂交於楊忠愍祠下欷歔歎笑人不測也勉起爲司農郎時神宗在御久士大夫相與偷愉結交飲晏即得嘉譽華選公獨日講求於職掌與同舍郎袁君應振精心鹽筴曰兵弱矣禍將起救弱莫如强非富則不能强非鹽筴則不能驟富且不病民袁君領淮鹺振百季之衰至今賴之公爲粤東八閩鹽法議後之謀國者不能易也大司農察其賢使督閩政稍可貲衣食公一無所問而清胥破三百緡於奄豎之年幾及禍不避也未幾以母憂歸勺水不入口

哀慕若孺子人稱至孝服闋補故官暫署廣東司
時天下無兵兵苦無食一如公料邊餉絕而大臣
力請發帑不許請還金花銀於計部不許適廣東
金花銀解至公輒發以應上大怒羣奄聚而噪公
安之急召入衆且謂予杖公飲啖自如至闕而羣
奄闔扉留之使立解公寓意於司寬報日巳發三
日矣歸而勒之還公曰有可還安用借上諭公去
而勒大司農還內庫直聲遂動天下公卿臺省競
爲申白公乞歸皆不報公徑不待報而歸按水爲
義教授如平時有終焉之志光宗御極首復故官

使典新餉益是時司農仰屋無計驟加派於民幾
倍於正供故別爲藪窠廉吏以主之特以屬公公
爲立章程解者至使自封識而嘗於帑領者至面
衡以付之官爲持平而不爲出入一無所染於其
間吏亦不得上下其手司農嘗以主帑如脂此法
立如水矣遼陽失察才吏補職方改公主其事余
故得望見公公爲大司馬草疏請斬逃潰將建逗
遛將自請先正刑典以爲法行自近當是時天下
久無法聞之皆震動而言者遂摘之公又力拄
言者之口神宗時犯顏易而犯言路難公謗謗不

特朝陽之風矣時天下久不用兵將帥皆飲酒賦
詩以自飾無有知兵者一經變故士大夫亦鼠竄
去公曰不與往無以救來也乃極頌咸大將軍經
光功請錄之而䘏死事之監司高邦佐清宗顧縣
令張振德以風焉大司馬王象乾以中樞行邊論
用廢弁張思忠爲將思忠故猾吏也爲姦先都市
中求要人以干職方職方不可乃介要人而求行
邊者公與正郎耿君如杞立持不可政府擬旨切
責公上書首揆曰本兵在部其所爲有與功令不
合者方且事事執爭何獨行邊而不可且言莫予

違可以喪邦天子方容廷臣之獻納何獨行邊而
不可勿謂能違汨之職方爲易得勿謂能去違汨
之職方爲小失也首揆怒公不變色事竟寢上特
簡孫公高陽以輔臣蒞部孫公違衆論辟逃臣公
遂從之閱渝關請更奪逃臣逃將以新耳目使畏
法不畏敵事無不可爲蓋公在中樞一意持法始
終不變士氣賴以振云時朝議欲以爲銓郎且以
爲鹽丞公謝之曰使求丹徼之間不忘情於此諸
君子亦何所取而用之乎守常調四年在邊不還
一階天下服其恬孫公任經略公贊軍事孫公嘗

曰伯順在坐使吾輩非幾諸杜儼若嚴師其助我
神明者不止謨謀也孫公方欲渡河而朝事中變
逆璫魏忠賢竊柄孫公入請對以公從璫疑爲清
君側惡幾不免而時又逮楊左周魏至公之太公
舉義爲助破柱爲匿公益幾不免時燕趙之士皆
階璫驟貴公獨與今大司馬賈公范公槩棨自持
堅臥不起今上御極首以公爲尚寶少卿公逡巡
兩年而後出擢太常少卿管光祿丞事公物望既
高士論攸歸旦夕可柄用猶勤於吏事如初服官
時己巳冬都城戒嚴倉卒無可倚公謂非起孫高

陽不可孫公出而四城復公功第一公尋引疾歸
爲四書説約教授如嬰時公之學本於餘姚出入
朱陸不爲一家言天下稱其躬行實踐居七年定
與難於危公家江村去定興一舍其子解元化麟
侍太公以避公身入孤城爲守邑令病守六日不
能支公烈烈而死解元亦不勝喪死於孝士大夫
爭頌於朝大司馬楊公文弱知公爲深言公生平
大節不當徒以殉城褒朝廷特贈公大理卿廕子
賜祠祭葬如禮且易名焉

董三齊傳

辛廣恩

公諱三齊字表渤別號□□賦性純孝事父母未嘗
失一言疾色問安視膳雖嚴冰溽暑弗少懈歲乙丑
子與公偕試鄉中夜半聞扣戶聲甚急趨啟視得
母病家報公倉皇燃火促裝諸同人曰止之公泣
曰功名豈重于我者哉遄馳歸父病晝夜侍榻前
浣牏扱衣不解帶者旬餘及沒公躃踊哀毀柴
毀骨立幾滅性與弟　人同居事母無私蓄事叔
父如父撫族子弟如子弟爲人坦易和平與鄉人
居即市井負販亦皆不靳伸體下之然介不可奪
少年負才者出放言譏論當公前則捫舌而退庚

辰歲大歉粥餼饑者口集數百人全活甚衆盜起
焚人廬舍延公莊見積薪爭牽其黨從之曰廸公
家世忠厚吾儕安忍火其居哉公登崇禎庚午鄉
試三上春官不第今母老乃謁選司理大同奉母
往抵官明日有所市易胥吏循舊例以官價進公
正色曰焉有攫取市貨以利己私者乎禁官價無
復用平反冤獄以槩月計欽犯數十案屢以輕擬
駁辨公執議不撓曰法如是足矣若求多焉是深
文也卒如公議按臣會首李文才等歃血謀不軌
公單騎覘賊廉其姓名撲滅之□□督以軍旅倥偬

疏公監紀稽核功罪無不人人厭服經略史與忤
當事意旨摘其覊部修城侵盜官物事以辟屬公
讞公心知其竭力自得末減事已竣德公以多金
賓魚腹爲壽公叱去之俸滿階授文林郎父暨母
贈封如其官是時將膺內召旦夕當侍從會甲申變
逆闖李自成舉全晉長驅入雲中公與撫院衛公
景瑗議區畫城守狀且悉衞公意曰時勢已危得
子殊彊人意頃之鎮兵亂賊先聲鼓譟迎賊城陷
公度不可爲遽投繯先是李賊來訪猾吏得公名
至是聞公且死馳至急救之曰吾知爾好官從我

無慮不當貴何自苦公髮指背裂厲聲叱之賊笑
曰痴人以性命戲耶公罵不絕口賊知不爲用禁
公榜掠備至公臥地絕食時季弟相隨在官冒死
入省公泣執其手曰吾千里奉母本圖榮養不意
事竟至此天乎吾斷不屈賊求苟活汝當奉老母
歸里與仲兄善事之我雖死猶生也遂扼吭而死
死之日大同士民號哭塡衢具棺殮焉公一子尚
垂髫爲賊所虜京師陷遇公一故吏陰脫之送還
官所奉公柩歸葬人以爲忠孝之報云

靳聖居傳　　永朝黃與堅

靳公諱聖居字淑孔汝旋利進士授濟源縣知縣
調萊陽以廉能晉轉西安府推官時小瑞內邸王
子姓牟暴虐擄澤州民婦縶民命民何何靈竿欲
爲亂公窮訊得實抵其罪會朝廷遣內監巡各省
牛文炳者至山右受落簡收澤民覆治加拷掠民
數千人起而訴文炳懟怒遂疏論公不宜以深文
按宗室縱小民得爲橫公亦上疏告具陳中使骫
法狀詔下陽和巡撫盧公象昇覆問象昇直公對
簿獄一如公而以公越職言事罷二秩公喜曰我
去我志得伸矣推官上飛變罪固當且糺劾中官

禍不測然不以此時極論之使復延虐我民其害
將何底我不可以一身家之故自沮抑也遂抗疏
言中官縱恣不可使在郡縣辜榜小民狀下廷議
皆韙公各省所遣中使隨撤回於是直聲動天下
在廷諸臣皆自以爲不及也壬午補慶陽府推官
癸未陞刑部主事未解任闖賊破潼關西入秦所
過郡縣皆下公集衆而言曰賊入關闢不旋踵矣
弟慶陽爲三邊咽喉此地一不守西北潰壞無完
土是以全陝予賊也今城郭險峻有可恃當竭力
捍其衝俾慶以西得以利稍飭戎備相犄角或遏

境徼倖一保全時倉猝一無堵禦具賊帥劉宗敏等統衆數萬薄城下雲梯仰攻三晝夜矢石盡賊於北城下穿穴六十餘道蟻附而上遂不支公被執脇之跪不屈誘以官公裂眥怒罵賊大怒咤磔之罵不絕口而死民殮其屍猶嚼齒怒目如生時公既死賊夜寢屢驚駭相告曰新推官持刀來殺我其天性忠義至死不磨滅如此慶陽陷賊西走下甘肅至蘭州秦地皆沒而公言以大驗悲夫公所得士房君廷禎志節士藏公行實者二十年欲屬一人以為傳久未可必余至京師邂告其子泰

階持行畧并郵忠錄以傳請余故不敢辭次其畧具論之

黃子曰公之死於賊也烈矣議者公論中使敗法狀人人且危公卒不少自沮非天性忼慨好忠義者能之乎余聞賊入秦時有分守道段公諱復興者當慶陽城未破與公同誓死迨城陷段公焚其家自殺公同日以身殉其後慶陽人建雙烈祠於交龍寺東崇祀之余聞其鄉人祠故燬於賊今所立碑尚存云

左忠毅公逸事

本朝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

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

人蹐跽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姻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四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五

傳

明

朱之馮金鉉史可法傳　本朝張　烈

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朱之馮以甲申三月十一日死宣府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金鉉以十九日死玉河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以順治乙酉死楊川三人生同里朱與金又世姻也史貌寢寡言金好劇談諧笑朱高冠方屐危坐嚴嚴不可犯然同志相得爲刎命交己卯可法之馮皆舉鄉鉉亦家居時天下已不可爲三人益淬礪時時語國事語或竟夜予相持哭鉉父顯名嘆曰三子皆殉國鬼也卒如其言里中故老有能言其事者次爲傳

朱之馮原名之齋字懋止號勉齋順天大興人其先世沛人居京師五世至乾亨嘉靖辛丑進士爲懷慶知府又一世至之馮天啟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榷河西務郎又金辭魏忠賢殿工加級謫理問遷行人司副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浙江僉事清軍山東參議賫表入京頓家屬於濟南俄城陷母妻自殺之馮廬墓三年服闋改名補山西副

使進叅政壬午應詔陳利弊十二月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嚴核將士劾庸懦補虛伍時坐明倫堂名諸生講學以激發忠義鈎兵譁辱餉司之馮出郎撫定誅首惡七人守拍督叅將不果甲申歲賊氛漸偪所至皆迎降兵部主事金鉉上疏謂宣府京師屏蔽請亟徹內監馭府專任之馮忠勇必足辦也不報二月太原寧武大同相繼陷巡撫蔡懋德衛景瑗總兵周遇吉兵備朱家仕皆死之人心大震之馮率文武紳士設明太祖位於城樓慟哭誓以死守諭軍民毋聽賊誘終捏掠汝前降

者可鑒也督標兵禦賊砲矢相加兩晝夜內監杜勳總兵王承胤開南門迎賊入之馮轉砲內擊賊已大至左右擁之行叱曰離此一步非死所遂易公服登北城樓縊死諸生姚師中者篤學知大節伉航於豎知監鎮有二心嘆曰以死勤事者獨朱中丞耳吾當從其後至是亦死之之馮豫具遺疏勸亟收人心培節義收人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拔廉官又作書與金鉉別且啟子弟當讀經世書呂新吾呻吟語不可不讀疏上二日而都城陷之馮天性篤摯深心世務母死以正月二日自足每

元旦後守母位哭踴啜粥飲水逾十五日益痛母露髖半月方葬也妻馮氏死不復娶爲監司所至絕饋遺抑豪猾滌宿弊以故蘇卒伍薦者謂其作用本涵養忠孝出性成是也自古弱冠得羅近溪集始發憤爲聖人之學參之河東姚江後聞大慈語錄皆有省然所見尙虛以爲辨又二年至可離非道始廢然而返翻念頓除嘗曰天地人物祇此生也全體仁也大用禮也金鉉稱之曰勉齋得六字曰盡人倫體天理可謂力行知要矣然尤自嫌心粗悠忽虛驀時欲知變化氣質之學尊其

躬行自得者爲有獲試其言惜天多苦思力詣之語所論兵法時政不盡可行然矻矻勤苦忍嗜欲任綱常死生以之亦可槩見其志云

金鉉字伯玉號一截大興人先世居武進鄭村永樂七年以留守前衛軍籍隨至北京十世而至鉉鉉之祖汝升萬歷壬辰進士由教職歷官南京戶部郎中祀樂安名宦父顯名萬歷戊午順天舉人亦以教職歷汾州知府祀鄉賢鉉十八歲舉天啟丁卯順天第一次年成進士乞教授楊州進國子監博士工部主事時有詔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

下二部且建署鉉曰是將部堂自處以我曹爲之屬耶吾生平不見閹輩輒如千孤萬蚤不可忍寧不官奈何爲之摘上疏極論不報已而署成發憲將上檄兩部司官以屬禮見鉉曰吾驗矣復疏爭謂鉉憲受勅總理與巡視等耳非堂屬也奈何妄自尊大以朝廷迹簡之臣予舍自有之掌屬而越蹈於刀鋸刑餘之前輕朝廷而辱當世之士此日諂彼日驕且干交結近侍之條詔謂不必借題沽激有事自宜稟見其餘不必通謁鉉乃約兩部諸寮有敢私謁閹者非人也吾且以鞋底撻其面於是

諸司無一至者閹大慙恚乃以試火器不適用坐鉉罪除名是時鉉年二十三直聲震天下一時人望黃道周劉宗周陳龍正等皆願交鉉乃益肆力學問研究六經及宋元明儒折衷其學久益有得歸於切實後學或問宗旨正色曰日用躬行未之有得何宗旨爲家居十餘年薦章屢上弗允鉉孝友雍容天性自渠人皆羨之初鉉鄉試文父不謂善深督過之及舉首父終不許曰爾勿自以爲足也服官以後仍孺子畜之見父執侍立逡巡父不命坐不敢坐父卒甲申二月服闋起兵部主事巡

視皇城時流賊已長驅向闕鉉與朱之馮相期致命俄聞之馮死率弟輩哭之曰今與若哭勉齋復數日若哭我矣賊入都鉉拜辭母囑諸弟奔赴皇城投河死年二十五弟鐶等備其母避匿母不可投井死鉉妾王氏及弟鋐皆死鐶有學行集鉉詩文訪録年譜共八卷行世鐶曾見孫之獬斥問鉉死狀獬目叱曰爾兄何爲死如崇禎者亦爲之死耶聞者捲舌獬魏閹黨也順治十年十月

世祖章皇帝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高珩致祭於鉉

賜諡曰忠潔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人先世自祥符遷京師六世至應元爵登甲午順天舉人仕至沁州黃平知州祀鄉賢名宦應元居官廉子從質貧甚授業閭塾自給生可法聰穎異常數歲時短衣無火寒常支燭然好誦讀受書輒求益數倍常兒稍長從師林某爲執爺行道中惟謹抵客舍侍立移日不敢動父升於督學御史左公光斗一見決其爲擔當名教人戊辰成進士可法爲人軀小貌寢不稱其服語不能出口然有大志好經世方畧初授陝西西安府推官監司爲洪承疇大得軍民心可

法燕之毋倣效其所爲治聲起名爲戸部雲南司
主事山西司員外郎郎中尚書深器之使掌本科
尋陞安池兵備道江西右參議兼僉事協理劉綎
軍務才望益著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徽
廉公勤果信賞必罰將士皆用命數與流賊戰賊
輒奔避當是時史都堂之兵號稱强在軍中與士
卒同甘苦臨陣以身先之矢必死所衣布袍徧書
已姓名曰戰歿後易識也丁父憂讀書城外遇者
不知其爲貴人或竊聽所誦則躬多匡濟天下語
竟不知其何書也服闋起總督漕運侍郎頒河家

戸多竊引水漕易涸可法一切繩以法漕賴以濟
尋進南京兵部尚書時天下岌岌人才盡矣東南
半壁無可倚者亟以參贊機務畀可法後卒畢命
維揚承疇語人曰彼事事學我我乃不能學彼也
論曰二君子可謂信友矣相期殉國終各捐軀所
謂久要不忘者耶夫士必有志然後終身以之無
志則無事又何踐焉傳曰君子務在遠者大者聲
音笑貌衣食之間欲以相人難矣

張羅彥張羅俊金毓峒傳　本朝張烈

甲申春流寇犯闕所過爭迎降其力戰不屈者惟
宣武關固守不下者惟保定府京城既陷保定猶
死守六日督師大學士李建泰導賊入城乃破士
民死無算其主議殉城者鄉紳光祿寺少卿張羅
彥進士張羅俊御史金毓峒

張羅彥字仲美號一西清苑人崇禎戊辰進士由
行人歷吏部文選司郎中擢光祿寺少卿庚辰請
歸羅彥素剛果有氣槩少從父都督僉事純臣歷
行間習戎事每家居城守郡中輒推羅彥主之給
事中時敏奉勅保定夜半呼城門不納敏怒劾羅
彥擅司城鑰詔勿問及李自成陷全陝而東紳士

爭爲亂首相與稱仁誦義曰迎真主羅彥聞之不
勝憤與兄羅俊計今久無保督新太守未至鎮帥
又蕭望其兵以去我鄉紳猶不主其事奈天子何
於是約署印同知邵宗元合官紳士民望闕拜誓
爲死守出鄉兵僅二千捐私財激以忠義會正定
兵反殺巡撫人心愈危羅彥塗兩城門示必死衆
始定賊劉宗亮既下河間欲北向京師闚保定固
守遂移向保定適李建泰兵至建泰有二志故以
勅倘激散其衆獨以百餘人入城而劉宗亮亦傳
東城下使人誘降羅彥曰是必毀其來誘者人始

絕觀望懸重賞購先登者人爭用砲擊賊賊怒攻
城羅彥密遣人突出擊之賊敗益治攻具城下人
大詢時都城已陷羅彥氣彌厲賊百道急攻累日
夜不能破賊傷衆宗亮自殺其裨將數人期必拔
而建參陰與賊約項上插小白旗爲號遂舉火城
西南隅馳殺鄉兵城上亂而賊入時三月二十四
日也羅彥兄勢不可爲急歸家悉驅婦女宋氏錢
氏等入井題官爵姓名於井亭縊死
張羅俊字元美羅彥兄也同生兄弟六人不析產
少娶叟瞽女終身不置妾年五十登崇禎癸未進

士家居候選與弟羅彥等俱郡人城守與城守日
記擒誘降賊於東城督鄉兵擊賊者即羅俊也城
既陷獨出衆中擊賊賊仆羅俊憤甚扼賊之吭而
齕其面竟齧一耳賊乃共前擊殺羅俊
張羅善縣學生羅彥弟同兩兄死羅輔亦羅彥弟
崇禎癸未武進士多力善射城陷猶巷戰射賊矢
盡提刀下馬砍賊擊殺甚衆賊共圍擊殺之時張
氏闔門兄弟婦女同死者二十三人
金毓峒字鶴冲完縣人父萬歷庚辰進士戶部郎
中毓峒以萬歷乙卯鄉薦攻苦又二十年崇禎甲

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辛巳召對陳漕運利弊擢
御史上疏請寬畿輔征徭言兵事請飭大法按諸
將帥觀望欺誑致敗者又因恩詔乞寬復社之獄
謂標榜譏評誠處士之大戒而語言文字非聖賢
所深求愛惜人才培養士氣誠今所宜加意也頗
見采納毓峒當按甘肅因全秦勢急特以按秦命
之歷二年乃代方是時總督孫傳廷練兵於秦廷
議催戰之檄屢下毓峒疏爭謂秦兵驕悍將跋扈
倉卒出戰勝負未可知禍且延秦秦去而天下去
矣疏奏不允傳廷潰賊入關中甲申春李建泰受

命督師以毓峒監軍賊已北向畿輔毓峒同張羅
彥定計守郡城李建泰故毓峒座主至是陰於賊
招毓峒峒叱其使與之絕盡捐家財激厲勇敢率
姪振孫輩死守力竭城陷投三皇廟井死振孫亦
戰死賊索其家僅幼子免
論曰彥俊非守土臣也發憤拒賊不共戴天區區
抱一木於大廈既傾之後驅全家以殉之此豈有
爲而爲哉忠義勃發誠不可遏也嗟乎悲夫督撫
稍頹而廢臣奮臂有壯士不以守四方而投之草
野其何以使人邪之傾覆有自來矣毓峒監軍莫

由遂志馮城效死幾殆矣參宗與彥俊並稱云

孝子王原傳　本朝李光地

王原直隸文安人也父珣於明正德中苦歲荒役重不能支辭其妻曰我去則呼者不及門庶幾婦孤兒猶可安也遂逃出不復返是時原方在抱稍長從羣兒學有嘲其無父者原歸問母故而悲曰我當求父母曰兒幼不能也原悲甚爲母計策務就邑治中開設酒飯店舍多作糕餅諸行色所需物過他方遠客至則或資以糕餅或雞黍厚款之不受直問所欲曰吾父姓某身貌若何亡出有年

矣倘所寄寓若道塗邂逅者客幸爲兒跡訪相告生死不忘酬也居久之無得既娶婦乃復辭母覓父去母泣留曰年遠父存亡不可知且若父呰耳流落何處誰知名者無爲父子相繼作羈鬼使我無依原痛哭曰不得父兒不歸也幸有婦陪母母切以兒爲念遂遍走尋覓足迹幾半天下日乞食兒服跣步重趼至於足背南北去來雖距家百里不歸望積十餘年無倦色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僧炊莎根食之味苦以細肉爲湯和之乃甘適一老父入而驚痛老父曰孺子頓然若此何爲者原以情愬且語之夢老父曰吾試爲子占之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泥肉和之附子膾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拜謝去而返南踰洛漳向洛汝而行所歷寺刹皆遍已而至輝縣帶山者有寺曰夢覺原心動曰吾夢豈至是徵耶天雨雪寒甚臥寺門外有僧從見之詰知其爲尋父也憐之導見其師而與之食師曰子何貫曰文安曰吾徒舊有文安人者盍出與敘鄉井乎相問姓名則即其父也乃相抱持慟哭嗚呼世果有鬼神乎無鬼神也苟有鬼神則一念之孝

爲宜捷於枹鼓何乃淹歷時歲無殺存之問者十有餘年始告以兆哉夫惟神不能離人而孤行故必待其力之盡誠之極然後幽明響應此鬼神之情狀也父猶未肯即歸曰吾棄家絕意久矣無顏復返原牽衣哭不止寺僧莫不感動相與勸其父曰若不歸子必死子死妻媳必繼死奈何忍滅一家親也於是相將還里門夫妻子母復聚鄉人爲之嗟嘆至於今宅里墳墓必指孝子名之父子並登大壽比孫而顯貴族氏科名繁盛迄易代不絕贊曰孝子生不識父稍長而哀慕不已匍匐顛頓

百身殉之此天常之厚義合古人非習於名教勉
强者也近年浙人有兄亦因貧去不返後其弟成
家飭妻子單身尋覓南北東西所涉萬里數年而
得之黔中其事可與孝子作配忘為何人所記異
日當檢出與孝子同傳庶幾頑者感薄者愧百世
之風豈必夷惠哉

宋登春傳　　徐學謨

鵞池生者姓宋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
歲顛髮郎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
居江陵之天鵞池更號鵞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
其先嘗纍鉅貲生少失父母以工貲省家益貧然
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時發憤讀古人書
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奇節未嘗不
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强馳騎間
出其餘智為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通繪
事況酣落魄里中目為狂生年三十有一歲間妻
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仰天嘆曰咄嗟天乎將驅
我於埃壒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戰書遠遊
至竟陵有故所善客館之塾舍二年生默默不自
得竟謝去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覓詩方是

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間聲籍甚生亟其
詩曰作詩何為者而令七尺軀津津浹貫入丐活
耶居京師月餘無所遇又去之渤海入兖州登嶧
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橐中故
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者二年頗窺作
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賦於五言尤工又去而浮淮
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
陽訪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
諸峯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
行山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
窩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毋窘我試繪
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而市人爭欲得生繪則
日攜粟詣寺門相聒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
樓樓依阻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脅人生坐
臥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
中人疑為逋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逆旅人以
生衣垢敝不為禮會旁舍賈欲覓詩為其長者壽
逆旅人以試生生與之詩逆旅人始恨知生之晚
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投其
逆旅人逆旅人愈慙感生復自衣其垢敝者長揖

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過巫巴
下荆郢將遂於潯陽返於黄江雲夢而北走大梁
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徽中丞者得其所題酒
肆中絶句詩强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洛襄過京
山生所騎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畫之衛
唐氏異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
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生乃轉江陵
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
生數年前常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遊王奇其
詩名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老

矣乃依其兄子宋鮮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穫穀十
斛生以其半易米釀酒日度一斗餘稍羨則盡以
給酒費晝夜賦詩不絶口是時吳人徐學謨爲荆
州守聞生高自狂物色之生始固不欲見守至再
始見明日生戴紫綸冠衣皁紵衫報謁踞守上座
守使人竊竊私語曰客頗妄亡知守奈何輕威也
久之往來廨中而守之賤吏奉守意皆浮慕生爲
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肯一往守爲生授
室城中從天鵝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守
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恚曰守胡給我

也比臨其室生已鍵扉臥不欲內守守令人穴其
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藁僵假壁下守咲曰若欲
爲龐萌耶卿耶人常捕汝矣生起謝曰實無几榻
雖淹尊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守
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守憔悴棄欲從之遊而貧
不能促裝薺乃詭爲羽人裝手持一鉢裹敗衲而
行乞於途自江陵蹣步千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爲
守客遂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生一嘗
而甚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
後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者亦

以守客故邀人邀之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
貧士爲介遊耶東海若咲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
守欲買田舍生於海上而廉其性慨懷不能偕時
俗人不復畱也居三月別歸江陵生歸守囑之曰
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審處之生頷之而去其後
二年遼王果廢爲庶人比奏當成而庶人之客亡
得脫者生嘗爲庶人上客而又爲人侶衆將甘心
焉始守所授生室故宗人産貨之直四十金守以
生羈旅恐後或援之爲解冒數語於契尾鈐識而
歸生令是宗人乘庶人之隙誣其奪而與生訟之

官宦覆契尾鈴遊驗否乃以宣還給生生久在庶人所絕不與用事者比庶人帶名生遊別宮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爲謂欠以悅庶人生端坐竟日夜卽飲至大醉目不流眄庶人益敬憚生每見輒爲斂容生之不及於難以此自庶人廢生不樂居江陵乃轉鬻其室以分溉宋餘而自攜少貲游遂七澤間最後遊石首石首士人喜生來與之結社爲詩少年張氏某者豪有力而倖以詩爲名高生不少與可少年銜之會他處名客少年故與生爭席伏奴箠斃幾死尋賂縣官買某械而出諸境石首

士人避少年亡賴而又畏懼令成莫敢救生比出境而陰行賄賕其械縱之逸生又還江陵過謝其故所往來人而斥二童子始去乃自童髮爲頭陀不知其所之萬歷初守復起爲楚行省右丞行部江陵宋鯨方爲人傭作於野識故守跪而陳石首事云徐子曰昔孟襄陽以詩窮韻籍與荊州張長史監田王右丞游二人嘗薦之於朝卿不用而襄陽之名俗高生五言詩有過類孟襄陽者如閒居云平生猒段馬不識孟嘗門淸明日海上云一盃寒食酒東海弔田橫其淸婉悲激非近歲布衣詩可儗也及考其遊跡幾遍天下囊中亡一錢自隨以是所至數窮餓卽窮餓不肯輕乞一貴人意稍怫竟拂頭去不復顧世方指爲異物誰復傳其詩至石首之事厄彌甚矣然徒以羈旅故爲少年所乘此韓淮陰他日名而賞之者也何遂憤懣逃世太史公稱獨行之士空室蓬戶蛆蟊裋褐不厭而而後已者豈斯人之謂與

樊夢斗傳

本朝湯斌

樊夢斗字北一號文成崇禎壬午鄉貢廷試第二人嘗上書闕庭請爲國家効力封疆奉旨報可擢

隱君者從君晩志也其先小興州人明成祖時奉詔還文安遂爲文安人高祖諱璣成化甲辰進士筮仕浙川令爲刑部曹郞日逆瑾用事平反主事安奎獄而折瑾因忤旨瘐暑跪正陽門三日會瑾敗轉四川順慶府知府稱名臣璣生纘纘生潤皆長厚有隱德潤生効才萬歷癸巳恩貢入太學葉文忠公爲大司成歎賞其文與閩漳蔡震湖大名成文穆公高陽孫文正公名相埒除知文縣調靜海教諭陞河南府學教授致仕隱君之父也君少穎敏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著中

肩講義原性道究天人精義入微桐城左忠毅公見之曰此洙泗真傳也當君應廷試時國事孔棘自以累世受君恩且才可濟時欲効尺寸力舉同貢十餘人上書將投職矣無何以內艱歸君至性過人平日事親色養甚篤至是哀毀出都門跣行三百里襄大事誠信備至撫兒子愛而能勞舉人王鷹其姪婿也殉寇難遺孤呱呱君收養之使與子翰同寢食學同師兩姊貧無所倚生死賙恤不遺餘力論者以為內行純篤彷彿陽亢宗云邑中築城濬河復役鹽鐵諸大議人所畏葸不敢言者

輒言之謦欬可見諸行事其屯海八議侍御吳公稱為國碩畫將上之朝會亂不果值明末郡城之變俯仰蹄號既力不能為遂絕意仕進攜家入桐柏山中偕二三老友攀枯藤捫蒼樫翠屏玉女龍潭石門號淮源勝地無不窮極幽絕詩成放歌呼白慨然有超世之槩病中遺命子翰曰死即葬我山中百歲後樵採並十者指某邱某水為隱君樊某道釗賦詩處足矣所著有駐樸亭詩集若干卷子翰順治甲午拔貢康熙丙午京闈鄉薦令任雎州學正以文章行誼著陞廣東三水縣令

湯子曰余官京師與同門高君遊詢其鄉里故實慨然娓娓談樊氏事世不衰云後過蘇門孫徵君先生授以高陽文正公藏稿復得讀其所為樊氏家傳益自願慶公以道道著於宏正之間二百年來家學不替三輔世族莫敢望焉隱君明經好古搏極羣書孝友篤行內外無間言若大磊落大節肝衛時事鬱鬱未能表見於世者時人未能盡識也後之君子好學深思讀其遺集亦可慨然太息想其為人矣

節孝聞見錄并序　　本朝李鍇僑

紀載之有傳所以表揚善人之功跡使不沒於後世而又以使後之人觀其行事而嘆興於為善無貴賤長幼男女一也然而節孝之編於他紀載尤難而所繫亦尤重何也為紳先生良有可與夫通儒學士達節偉人其姓字既已顯於人間功業既已著於當世故傳之為易惟夫節孝之行或出於幽閑婦女閭巷匹夫名姓未嘗越鄉邑雖有奇偉卓絕之行其姻婭族黨問而知之者罔希矣況於鄉閭天下哉是以採摭有所不及則湮沒於無

史225-310

閒折其所以難也然而其事存乎家庭之中伉儷之近人人之所可為非如盜世及物之勳名借於位而後顯待於權而後行者也昆以其迹既著其書既具則足使聞而見之者興起感奮而無間於貴賤長幼男女此所繫之所以尤重也以其傳之之難若彼而有功於世教又若此則惡可以接於目入於耳而任其終於湮沒哉余行四方凡聞見所及必約言以志之蓋欲營度為文則力有不暇給而不忍其終泯也其或已見於他人之文則

雜其曼語而以類入焉積日而多乃各以地別其部分而不次以時蓋所錄方多而未已其得之傳聞者時之先後固不可得而次也傳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所以感動人之善心者雖主於事之信而亦恃乎言之文後之君子或因余所錄即事而文其言以垂於永久則尤余之所厚望也夫

智懷行

智懷行者內邱增廣生員也少貧傭以養親同邑王氏嘉其孝以女妻之嫂殁遺孤生命妻乳之致巳子以分乳死無怨言後生四子皆傭器父病盧思甘泉時久旱澤涸非數里外不可得而生方侍病不敢遠離汲求於家之舊井清泉迸溢鄰人張永貧齋妻生母憐之生為典衣以贖明末流寇攻城蜂附城下而生以母兄在外欲出城守陴者嘉其志書硃票與之生以帕裹票繫腕縋城而下為寇所獲令與一生扛釜供木其一生忽落有破釜卒怒抽刀剜心死之旋向生生衣厚呵令袒胸受刺甫脫袖見腕擕有物解帕視之則片紙朱書數行不能辨執以見帥帥執視票問曰汝生員耶曰

然汝尋母與兄耶曰然帥再問再自嚙其指益壯生之志曰為生危也又問城中有兵否曰有糧多否曰多乃仍以帕裹票還生且授以半矢曰持此則吾軍無害汝者既出營行數里得得營害仆地扶入部後出尋兄則兄方縛樹受射生伏地請代得并釋母之賊以城中兵糧多解圍去益見生貌貞厚信其語也生既全其母兄又救一邑之生靈云生父母殁廬墓三年邑諸生鳴於有司乞免地一頃以示獎勵邑令郤嗣堯傳

劉憲

劉憲者字君式世爲曲梁人邑庠生後輸粟入太學操行剛直不少有所屈然善治家家益饒重義喜施好士恤貧如恐不及性至孝未嘗少有違忤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病革願以身代父母歿哀毀逾常遂病瘦瘠及葬負土築墳高二丈許結菴廬墓側者三年致白兔馴鳩之祥先是孝子病不能履母將合葬於父墓且有日其夜夢羽衣道士爲醫之隨愈邑令張侯請於朝詔旌其門寵以八品文職復其身以終方逢時爲之傳

張進寶

張進寶者南宮東八里王村民也傭於恭憲孫公家遇兵亂隨主人子姪避城東隱僻地一日寶以事出兵突至有識寶者向之索主人寶不應兵刃亂下寶嚙其指曰死則死耳不知主所在兵以刃裂其口達耳斷其舌刺之洞胸而死邑舉人張從善傳其事

長垣王氏

王氏者長垣板邱里李增妻也增負疾已四年王氏歸垢面惡衣凡漱盥之屬悉易之爲粲餌費增疾革五日不食王亦五日不食雖翁姑勸之不少懈侍疾者五年衣笥俱罄獨留紅紵衣一襲於母氏至是歸省乃衣之以還增卒觸首號泣絕不飲食至三日乃衣紅紵還以素衣縊死於柩前始知前之留紅紵衣者爲此也同時有生員唐詩妻者不知何地人也詩死妻王氏死之教諭岳木俱爲之傳

三烈婦

長垣三烈婦者王允妻王氏生四子元爵卓結元早卒結娶魏氏于歸雅執婦道正德辛未劉賊劉六自東明居裴子岩死者枕藉時允出賈於外姑

王氏年七十餘魏同兩姑娌徐氏苗氏負姑走賊等三人後至大呼曰汝三婦人安能爲乃遜負其母奔河南間道疾走僅得渡魏與兩姑娌且哭且奔匍匐不能前及河日已暮魏度不免乃揮淚顧二姑娌曰天乎吾三人之不濟此命也第恨不得終事吾老姑遂躍身赴河死徐氏苗氏從之俱死於河爲賊稍平結等傍從河上募善泅者求其屍卒不可得乃招魂而葬傳其事者邑人趙浩也

王節婦馮氏

馮氏者東明長垣里民王鎮妻也年十五適王氏

居八年夫亡姑及伯姪相繼淪沒止存六十歲翁及馮氏而已馮氏誓死不嫁其翁以衰老不更娶氏諫翁繼娶陳氏逾三年生二子長顯次惠翁又沒氏勸姑同守困苦不變氏善持家久而漸就豊盈族人有利其資者謀不利於二子氏飲食行步不離人莫得其間二子成立皆爲之娶妻數年間兒女成行氏乃曰吾初心遂矣顯惠及所生士子皆事之如母卒年九十顯惠爲服三年以報云傳者謝導潘倘也

劉烈婦馬氏

馬氏寧晉劉六指妻也十七歲歸劉盡禮於夫劉甚敬之一日因省母道遇居人子李雄馬四欲犯之不從殺而投尸禾中田主識之與鄉老奔告邑令何廷魁往驗尸畢即抵劉六指家六指見令猝至倉皇無措又壁上鐮故有割雞血漬令見之疑六指殺妻遂逮六指鞫之鄉老劉所秦剛直抗言辨曰劉六指夫婦和睦願勿冤平民令不信六指不勝刑遂誣服死獄中歲餘二賊者飲酒市中忽躍起狂呼曰殺人賊在此宜速捉市人大驚得送公庭言其狀令以爲醉語又不信久之何令去官

掘部邑人馮澗華登進士往謁之何於坐談間慘然曰吾爲令時馬氏一事實爲吾終身悔云及後宰寧邑者江右萬某修邑乘諸生孫芝發蔓有人自言吾何廷魁也有烈婦宜誌是時何公已宣力巖疆遇難全節視勘馬氏事時相去七十餘年幽冥之中猶悔不能忘何公固君子而馬氏之烈爲何如哉邑人馮桓傳之

王節婦蔡氏

蔡氏者故城諸生王汝礪之妻也歸王生生兩男一女王生且死持其妻與之訣氏悲絕不能言已

而欷歔語生曰君其善持病不可復念思也即有不諱我何獨生爲生聞妻語意感甚生死氏絕飲食舅姑不能強男女環泣其父往勸之曰而爲夫死何如爲而夫事舅姑養教孤子乎氏曰始夫以男女屬我而我以死許夫夫心知之矣我寧負夫言不忍負夫心終不食死時年三十二歲爲之傳者餘姚譚京也

田烈婦成氏

成氏者安州諸生田之龍妻也明崇禎丙子秋城陷氏即囑之龍攜兒廣智奉老母去勿顧我須臾

兵至之龍急扶母隨大小他奔氏獨迷失道果爲兵驅同他婦閉一室氏急投繯者三以衆婦救不得死已忽驅以騎行氏又急投水水淺又不得死已復驅以刀促之出氏駡曰我故貢士女田秀才妻死則死此耳斷不肯隨汝曹行一步且駡且手掬泥沙擲兵兵怒彎箭射之氏駡不絕口兵復以刀砍之碎頭顱而死兵退之龍就衣履認之及斂目忽大張烈烈有生氣見者皆驚異大學士孫承宗爲之傳

邢烈婦李氏

李氏者南宮邢鑣妻也年十三歸鑣鑣穎慧幼能文與氏同年生順治己亥六月鑣得暴疾時氏在父所聞變奔歸足甫及門而鑣瞑矣年僅十五氏一慟遂絕左右扶救之踰夜乃蘇自是每號輒絕誓以死相從姑從旁解之曰吾夫婦老矣業失子詎堪更失婦且寧知亡者意不以父母遺汝而汝棄之耶氏曰諾稍就食然形已骨立久之鑣既葬舅祭知氏志甚堅難以口舌爭因李翁病遣氏歸寧未幾即以還邢氏爲言母勉留之未果有乘間以他詞進者輒痛哭詬其人不已積久憤甚遂成

疾舅姑不得已迎之歸氏既至邢舍呼姑至榻前語諄諄不能了疾益篤遂卒年方十有八進嘉允傳之

朱烈婦劉氏

劉氏者流寓劉宗仁女也年十八歸朱孔思爲繼室孔思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曾爲陝西平涼府鎮原縣縣丞僑居於薊寄食貧年五十餘矣娶劉氏僅八載而疾作氏初進粥不咽繼進藥不愈再割股以進竟不起氏慟甚引繩不遂遂以刀自剄死伏於夫側時士民觀者如堵當事者奏聞如例旌之時李之芬爲之傳

張烈婦王氏

王氏者新安張復振妻也年十八歸復振孝事祖母舅姑相夫恭順惟謹夫讀氏手女紅伴夜分雞鳴而起先臧獲操作績紡無暫廢夫有疾氏朝夕供湯藥晝夜焚香祝天願促己壽以益夫每視泣數行下夫疾篤氏語人曰吾夫似無起色矣無遺孤不如相從地下涕泣繡補巾夫病革將屬纊氏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血淚如注猶覓夫巾服伺人者之倦忽匿跡姑驚疑急促人徧索之氏已扃

屏別室自縊急救解之氣猶奄奄復息夫聞之哭無聲淚張口氣絕□亦溘然逝矣夫婦並殮於床各瞑一目若相顧□一手若相攜觀者驚異邑令胡士棟請旌邑人白璵傳其事

曹女伊婦雙烈

阜城雙烈者曹端女春桃生員伊汝儼妻倪氏也曹烈女於正德庚午遇流賊變罵亦死伊烈婦於嘉靖辛酉值汝儼卒不食死有司兩恭兩旌表之立祠南郭題曰雙烈及後知縣犖邦固咨於伊婦舅鈍翁曹女弟曹寶庀材鳩工而充擴之仍復其

供役者二家鐫石爲文記焉

張貞女

張氏者欒城學博李廷實家婦也實家子曰鯨聘張氏未娶而夭氏赴弔哀毀不欲生父母將偕之歸氏不肯遂止於李門謀自盡者再公姑泣諭之曰鯨死墜厥宗又以鯨故誤他人女鬼其餒矣氏谷哀泣誓衰經稱未亡人代鯨事公姑終其身廷實後舉子名有根入庠李氏系得不斬廷實謂人曰微氏以節孝慰公姑吾之命不可知活吾命而存李氏宗者張之力也直指聞其事於上得旌閭

爲邑人袁佑爲之傳

溫烈女

溫氏者交河泊頭鎮溫欽第三女未字正德六年有流賊至鎮民皆竄去女偕伯母劉氏不及避爲賊驅至西郊楊鶴壽園其魁見女姿色即持刀欲嚇汙之女乃大罵曰賊奴敢辱我耶賊麾眾之不從會官軍迫追將女擄馬上輒自投於地仍罵賊不置賊猶貪色未已也復擄馬上解帶縛之腰女投地不得以手反掣抉傷賊一目血流不禁賊知終不可得取利匕解其十指劈其面及肩碎棄去

一時鄉士人盡駭悼爭傳頌之嘉靖元年詔近年諸被流賊殘傑有志節不屈形蹟彰灼者撫按勘覈俱與旌表有司始建廟祀之通判陳相傳

賈烈女

賈氏者河間明進士賈太初女也壬午之變太初讀禮里門身殉城難女年十二抗節不辱與父同死其事未有傳者弟維英痛念前烈爲立石以紀之馮貞徵傳

張貞女

張氏者南宮進士張庚次女也母馮早世育於祖

比柰習內則女誡列女傳諸書祖母奇之許嫁鴻臚楊若柏長子之玉之玉病死訃至氏涕淚沾襟肩戶自縊家人排闥救不死祖母及父苦慰之不聽偃臥不食者累日父再諭之則請詣楊門奔喪父不得已從之時之玉已葬氏衰服至墓所呼搶痛絕者再以手𢪛墓欲就殉狀時里閭聞其事者環墓外無不悽惋感嘆祖母等百方慰諭曰但求兒生任從兒志氏曰許我易髻歸楊門乎父及祖母舅姑憐而從之氏守制惟日進疏食再盂僅延喘息及大祥遂絕粒死年十有九李文星傳

張貞女

張氏者廣宗人父奉先母劉氏奉先夫婦雙亡二子長友才方六歲次得春在懷抱零丁無依倚氏頓踊號呼哀徹天地誓不出嫁以撫二子保家業自任勞力焦思日夜紡績數載及二弟長成爲娶妻氏自居一室鍵閉中門二弟出入必咨教戒二婦處中饋敬愼唯諾無敢慢恭勤儉約白首不易卒老於室葬邨東古路之北姪孫張守禮自求和解綬歸省其墓恨當時無旌表故爲之傳云

高節婦傳　　本朝 [illegible]斌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也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諭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我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爲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卽無累兄但望母忘我貧賤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尙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値二千取置門外索市値直售卽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僦居爲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爲生幾二十年二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爲小吏以罪謫邊

左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逮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洒掃奉匜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爲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與吾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洒掃盥饋

以事吾姑此曰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僮數十出入乎攤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云

贊曰吾里中某氏子兄弟各傭身兄老請於主人求舍之節衣食以奉焉而兄怍急小失意卽數詈或奮挺以扶終無恚色余嘗謂非獨其弟賢也兩兄固無鄙心也京師人多以谷氏之事爲難然以節婦之風義則子婦之承而化也曷足異乎

康烈女傳

本朝郭琇

烈女康氏通州人也其父兄以糶糴爲業女未嘗知詩書獨聞世俗人所道古忠孝節烈事輒傍徨追慕時時誦述之幼許嫁鄰家張氏子京時張氏尙富饒後遷京師益衰落京父素無行京長市肆材故庸下又貧不能自存康氏戚黨輒相傳說聞於女女坦然無怨尤其父兄私謀奪女不與張氏女乃正色持大義詰責其父兄久之乃止一夕女母張氏使至若將致命者不知何祥私以告其母時兩家絕聞問已數年忽京父至通計京已死卿之卿女感夢夕也女乃於邑悲哀素服號泣請於母曰兒聞古之女子有未嫁爲夫守義者後世以爲賢兒身雖未歸心屬張氏久矣願母哉兒從夫喪其父兄大駭斥之曰女乃狂耶凡女所稱皆古事豈今人所爲因環向女女因掩涕弛素服更容貌以前言動如平時其家人稍稍皆散去夜半乃閉戶悉焚所製巾帶綦履素服以練自結而死女有妹與同臥起女死妹寐未覺也兩家議論者皆曰以合葬爲宜其父母乃持女喪白通如京師歸張氏與京合葬郭西白石橋時康熙三十一年初

張氏家故細京父轉貧薄又無行其鄉人咸薏羞齒之自貞女之死京師皆竦動薦紳士君子多爲歔欷里巷感傷好事者傳之閭巷歌其事喧騰兒童女婦聞於時京師之人咸如東門張氏云

贊曰六經所著女子以節完者於詩則衞共姜於春秋則紀叔姬外此無有余嘗怪古者聖人賢人生於倜儻怪偉非常之材不可勝紀何獨其時女子之少奇也余嘗過金陵聞楊生瑞云妻方氏溧陽居牛岸女吳氏皆未嫁爲夫守義而康女志不得伸遂崎嶇不負其義以死以余所聞見如此是

傳奇女子之衆與昔裴川歸有光著論以謂未嫁死大於禮爲非取曾子孔子所問答女未廟見而死之禮以斷其辭辯矣雖然中庸不可能世之不賊於德者幾何哉以孔氏之道衡之女貞今之狂狷也與

辛氏孫氏雙烈　　本朝劉　捷

辛氏者新安諸生李瓌妻也瓌爲今比部如璐公第三子于歸後賢淑著聲甫半載瓌病脾泄旋患臟毒氏日不一餐夜則叩天願以身代時氏父至都怪其羸氏猶託不服水土以安親心而其實心

力交瘁矣數藥𥑮垢久而益勤瓌濕暑煩躁或過一爲苛責氏曲意承順不少怍及病益篤氏心知不治乃言曰婦人能守節固善不如相從地下心更安耳及瓌死氏一慟幾絕再拜請於比部公願以身殉比部再三勸之不聽則囑氏之叔父陳大義爲慰解且告以舅言不可違氏唯唯不置一詞明日箔夫前獻食與後卽體視含後解佩囊係夫臂呼搶辭不絕比部愉女奴防護黃昏後竟乘隙投繯死衆急踪跡救之已不及矣翌日而殮面色如生

孫氏者容城縣貢生李煥元之繼妻卽辛氏之娣姒也煥元病血增劇氏歸請淵川許以死殉及煥元卒吞赴珠數十粒未絕登床取帕自經死時康熙庚辰年也是年辛氏始生逾康熙辛丑年辛氏復殉節次歲康熙壬寅年學使陳世信以貞媛並烈上其事於

朝得

旨旌表

本朝

宋永譽傳　　魏象樞

公諱永譽字葆祉汗騎其別號也中前明崇禎壬午科鄉試父學爵萬歷壬午科舉人伯學道萬歷庚戌科進士世爲廣平府永年人其事蹟載在家乘者不復贅公家學淵源淹貫博洽性復豪爽不事生業闢精舍於洺水聰明山下寓意詩酒雅有范希文先憂後樂之志人未之知也

本朝定鼎乙酉歲入都謁選授鳳翔府郿縣令受命之日單車就任郿俗素悍且近終南稱盜藪頗難治公蒞任後日夜焦勞感以誠人皆勸凡征輸斷獄課士諸務躬條德摘撲中井井有條本年分較

狀聞得士六人極一時之選人望歸焉將賀逆當
與志久公憂之嫁戒城守具躬率邑之募義有膽
識者晝戰守策紳士謂邑無重兵度不能禦公曰
臣子之義誓與此土共存亡戰或不克守則無成
也亡何賀逆令賊黨持㫖誘降給以重祿公立碎
其牌禁錮賊役久之賊益薄城下攻五日夜公多
方禦之勢不支城陷賊執公不忍殺復温言勸公
降公挺立罵不絕口索縣印不予賊怒手刃公督
府孟公喬芳稱其一死盡節忠烈可憫撫軍雷公
興稱其爲國盡忠死賢於生會議上其事請

卹典得
旨追贈陝西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東安尉陶宏才傳　陶自新

公諱宏才字君賓越之會稽人也生四歲遭父喪
貧無以斂公母欲雉經公抱母大號母獲救伏父
屍哭越晝夜不勺飲氣絕母抱而慟有間甦宗人
憐其母節子孝啟宗祠召父老謀所以送死全生
者諸父老咸於邑競賻之奉母十餘年以孝稱母
卒公子處草廬哀毀骨立見人讀書輒慚慕曰弘
才力不能爲親竭身不能爲君致有志就傳而之

所倚崇何父老素信公至性爲言於報山劉先生
先生壯之列門下因得涉獵經史曉大義公狀貌
偉傑鐵眉上指目光爍爍如炬性壯烈優藝勇少
時善手搏強者罕與敵受學後抑損若懦夫嘗之
野爲牧奴胥塗人爲不平激公鬭口謝卻故勇何
在而忍辱至斯公曰吾雖弱奴豈我敵哉顧欲養
吾勇爲國家用耳爾應童子試不售遂北上由三
考出尉東安遇事敢爲令居公應斯器重之順治
五年秋賊劉東坡勇悍倍常有邪術能作霧盤踞
渾河左右蒋食都鄙官軍莫敢近冬十月虐延東

邑民洶洶令時詣會城未還攻城急公撫膺嘆曰
此吾致身時矣亟兵戎服升將堂鳴鼓集衆誓曰
宏才受
國恩義當死爾曹亦
天子民將何爲衆皆泣曰公蒞東安適歲侵民饑且死
會令尹卧病公慨然身任賑民疾苦伏撫蘇三日
獲請冋徵我公東民尚有遺子耶生屬公生死隨
公死賊守惟公命公乃率軍民三百餘闢西門大
呼驍出倉勇擊賊賊敗斬首數十級公生擒賊將
四人以旋軍民咸歎賊益兵攻城不克乃誘逃

公戰綏甫交遽佯北踞至洛岱山村西坡忽異衆
天並轡不相見衆潰公卻中衛策馬突陣當者披
靡以後勁無人遂被執賊慕公驍勇手釋公縛公
諭以大義使歸命賊笑舉酒壽公公穢詬百端公瞋
目賊詈眥裂血濺賊面奪刀刺賊不中殺侍賊數
人而公身已無完膚矣遂自刎賊憾甚解其肢而
臨剜肺肝生食之懸頭於纛掛腸於竿以示城中
民民皆慟哭聲震地塞門增堞以死誓年十六以
上者爭持瓦石登陴投賊令亦請兵來賊宵遁邑
賴以寧東安之有滿兵駐防實始於此公卒年三

十八苦貧未娶將惟一僕力不能
上聞蒙
卹典士民私祀之歲時布奠鮮不涕零迄今猶欲獻稱
道公忠烈弗衰事詳東安縣志又其時有一少年
闖公被害倬甚操戈馳奔欲復仇會門塞不得出
乃呼號從城上躍下腸迸手捫腹躑躅數武仆地
死後收其屍淚痕塵膩手不去戈亦義士也惜姓
名不傳恐同公湮沒故并誌之

陳泚傳　鄒林

孝廉姓陳氏名泚字芊千直隸安州人性倜儻負
不羈才少好浮屠說嘗與僧達如往來不數月盡
殫其蘊既而覺其誤遂謝去不復與通聞容城孫
徵君講學蘇門往從之遊徵君深引重之一時居
門下者皆莫能先值明季之亂盜賊蠭起崇禎十
七年春有賊自山東掠婦女百數十人流入州境
州民驚潰而婦女往往從賊中逃出賊亦多有徑
棄之去者流離相屬於路君悉收養於州城刱場
觀巾給以飲食問其里居姓氏多兗州士夫家及
事定悉遣人送歸其里又遍收道次棄兒令家人
飼養之全活者甚衆避地完縣高士趙受邏稔其

貧以金餽之君謝不受曰辱君誼良厚然於義無
所處非敢安也明際喪亂有人攜金二十鎰倉皇
置君寓中以去君爲緘藏之適年事平訪其人與
之取視其故所封識猶完好如初友人張聚五嘗
假舍於君及君他出輒私竊之而取其直君知之
不問曰朋友之誼固然此戔戔者何較焉遊大名
有州人史姓者以事繫於官君察其無辜爲一言
于太守因得解史謝去後一日携其女至欲以爲
君媵妾而逡巡未敢言微詞以達君意君正色曰
吾所以急汝難者以汝負深怨而力不能自達故

不惜援手以拯汝豈其有利之之心耶且使心於利則亦無恤於汝矣因一言之德利其子女以爲報汝其以我爲何如人疾驅之去頃治庚子舉順天鄉試刻苦力行年既耄而學不倦於宋元以來諸儒先書靡不淹貫而陽明傳習録及鹿忠節公尋樂大旨等篇則尤其所得力焉年七十五以疾卒於家子鶴齡博學志行能世其業

陳鶴齡傳

王安國

先生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泥偶儻好義負海內重望從容城孫徵君遊先生少

承庭訓以故有得於濂洛之緒好讀河津姚江二子書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等編而以身體認之父殁家業中落故售有某宋者巧奪其産先生恬然子之弗與校事母以至孝聞啜菽飲水外內無間言康熙甲子舉於鄉高陽相國李文勤公夙重先生之爲人至是延至京師館於其家先生念母篤老輒謝歸設教家塾從遊者數十人每秋冬篝燈夜讀聲滿里巷母歿選授正定縣教諭效胡文定公法舉行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以文藝進者先生反覆指畫娓娓無倦色士

成就服依歸之郡屬三十二城爭聞風請益皆正定學宮祀粗完郡鼓爲風雨所摧傾圮殆盡先生蒿目憂之毅然謀修葺鳩工之始醵金無幾而先生獨以力任邑人重先生之義群輸貲以助踰年落成勒石以紀其事滹沱泛溢嘗奉檄視沿河村堡水災有密授意謂宜以不成災報者先生詣其地蹙然曰百姓嗷嗷待哺吾目擊情形而諱不以告負此心矣卒以災報蒙賑恤全活者數千家又太守命督隆平寧晉諸邑民蝗時捕蝗令急所在騷擾先生旬日歸太守問狀先生曰蝗不食苗苗

已盡民不畏蝗官仰蝗也太守迂其言然終以此重之既遷順天府武學教授掌義學事其訓迪一如正定雍正四年以疾卒於官先生表裏粹然踐履篤實素精制舉業六試於禮部凡五薦皆不第而經先生講授者率列庠序及獲擢科名者指不可勝屈教人務盡其誠而行之以恕聞人片善輒奬勵不置有不率者以理婉諭之久乃薰之而化在家在官凡涉人身名事以言語扶持愛護者甚衆嘗對人曰某生平不道人非樂成人美默默此心天鑒之矣歿之日遠近之士咸聞而悲之赴雜

者數百人其門人李釣張誌請於其友李塨方苞私謚爲慈長先生子三惠榮惠華惠正惠華登上第惠榮惠正俱成進士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五

碑

北周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庾信

公諱說字某博陵郡安平縣人也昔者華陽之野降龍首之神烈山之都啓龜文之錄匡周則盟津有會佐夏則龍門始鑿西遊則起家秦相東入則載世齊卿備乎史籍可得言矣祖辨中軍將軍定州刺史父楷鎮北將軍司馬烈侯並厲風霜俱張鋒穎邸史發迹官曹凜然是謂鮑恢都官百城振懼葛豐握節京師斂手公侍稟英靈偏鍾山岳雄姿俊茂眉目疎朗觀虎於檻齚髮不驚稱象於船勝不能對至於拉虎羆熊摧班碎掌亡歸繁弱落鴈吟猴故得氣蓋關中威申河外解褐領軍府錄事轉諮議參軍時當塗失御政在權門始論函谷之兵卽起韓陵之戰太師賀拔勝作牧西荊公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及南陽失守卷甲奔梁樂毅羈旅猶思燕路陳軫傖傺終戀秦聲幸値和隣言歸舊國授衞將軍都督封安昌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戸宏農克復沙苑揮鋒進爵爲侯增邑并

前一千一百戶信圭則更受司勳叙錫則還輸典
瑞鐵馬有河橋之戰戈船有汾水之兵除京兆大
守移民下邑未學邊部走馬章臺不同張敞遷帥
衛將持節撫軍迥直散騎常侍人都督涼甚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
五曹奏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論人見楊喬之直改
封安國縣侯益邑合前一千四百戶賜姓宇文改
名爲誠漢王改婁敬之族事東論都魏后變程昱
之名思深捧日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
侍中竇憲遮官單于之寶鼎可致張寬固位渭橋

之流星可識攻木七工既掌邱陵之賦司會六典
乃均邦國之材居官得人於斯爲盛進爵爲公改
封萬年縣通前二千四百戶除岷州刺史都督隴
州諸軍事隴坻路通秦州實逸鄧仲華之不去馬
文淵之願歸京除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軍
事地似伏龍賊如飛鳥燉煌實錄宛在胸襟玉門
亭障無勞圖畫有馬如羊不以入廐有金如粟不
以入懷佐國齊王今上之介弟龔行薄伐問罪河
陽以公爲行軍長史參謀帷幄中軍之詞既舉魏
絳上卿之佐實用荀林以公方之蔑無慚德除使

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崇德安義建忠九曲安樂三
泉伏流周張平泉同安蠻通谷凡十三防雲熊和
中三州黃蘆起谷王晏供超牽羊溫狐交河大嶺
避雨木柵等一十戍諸軍崇德防玄宜陽上地更
有秦兵熊耳山前還逐積伏用是運營函谷獵騎
黎陽威振兩河名陵三晉改封平安縣公淮陰一
國韓信之故人戶牖萬家陳平之鄉里公此衣錦
足爲連類建德四年正月十日薨於長安之永貴
里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詔贈鄜延丹綏恒五州諸
軍事敷州刺史謚曰莊公禮也即以某年二月二

十四日葬於京兆平原鄉之古還里北陵追遠大
司馬有賜綬之恩西京贈行冠軍侯有詔葬之禮
嗚呼哀哉世子儀同衍生事以禮死葬以禮愛親
有王祥之孝同氣有姜肱之睦百行之本於斯備
焉況復松櫃深沉既封青石之墓邱陵標榜須勒
黃金之碑乃爲銘曰
華陽之神鬲山之祖鳳野匡周龍門佐禹日浴滇
池山浮海浦肯穆霸國營邱樂土陰斯宗邑承此
壤土移封東武就君安陽中軍飾日鎮北登芒商
飈獵草電火驅霜公之輪奐繼體貞幹儀表邱墟

風神墻岸孝有至德忠能匡贊不廢橫琴無妨飲
桊既班三事又貳六官衞青受詔韓信登壇長城
馬窟廏武兵欄單更無犯蹕民不寒乃用六謀乃
論三策城壘向背星辰主客劒匙沉犀弓開伏石
楚后讓盟秦君還璧百齡危頗千仞摧藏諸侯地
裂邊將星亡輕車騎士元甲黃腸社如齊地廟似
桐鄉銘功贊德碑闕相望

唐

昭慶令王璠清德頌碑　李大亮

六義垂訓有國風之詞揭十翼發揮有震雷之體

焉雷也者一同法雷而分地風也者萬井宣風以
代大周列子男之班漢疏令長之任銅墨彰其美
製龜蛇寵其旆旌中都之男女異途漠壇之風雨
不作曾仲康之仁恕作鉞三台常伯魏之清貞終
居九列雕璦鏤琬謂之不忘貽子謀孫謂之不朽
傳芳播美其在茲焉公諱璠字伯璵其先瑯琊人
也系文武之遐源紹靈仙之慶緒洎揚前烈垂裕
後昆秦則三將登壇漢則五侯通軌迪哲跳武論
道槐庭邦叔國華慶與椒掖奕葉不泯非其筮貴
室家君王無虧禰岳曾祖崴隋任北海郡長史德

表題輿材稱展驥襲海沂之謙讓爲慶源之重望
祖德皇朝義陽郡義陽縣令麗水生金崑峯產玉
撫桐鄉之耆老先聞百年靜蒲邑之謳呼已聞三
善父知皇朝潁川郡襄城縣令上柱國梓林一枝
鳳毛五色龍泉出匣彩發珠星鵠繞臨臺精含滿
月種子游之文學政洽絃歌伏門豹之英雄人懷
畏愛公稟粹辰象降靈海嶽歲方童丱子將爲其
題曰未及志學士季識其非凡天與聰明帝賚頴
悟班孟堅之文彩黃叔度之波瀾精微之書殆將
三絕溫柔之旨蔽在一言傍韓捁其多能敏悟嘉

其才對洞張華之博識昇晁錯之甲科以國子監
太學明經擢第輝揚授上黨郡長子縣主簿又任
北京樂平縣主簿長子望邑樂平帝鄉黃綬斑雄
朱紱抗直秩滿授邢縣令河東士女不忘遺愛遭
北濁叶首欣來覩此土分晉餘境全趙名都罷釜
前迹登僧後鎮風煙臨代斜望寶符郊壞連邢傍
臨玉非冀州既載陶唐帝都士庶殷繁桑麻條暢
公下車邑宰視俗施教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
明察則俗無曲枉正誼則吏不忍欺聲調子賤之
琴應彈史雲之甑妾不衣帛有類季孫父對霜繼

雅同胡質或讓魚留犢辭玉謝金不之過也公之
清潔也如此建初啓運先皇陵寢聖上虔恭之所
瑩下肅雝之地宗奉塋域發自宸衷衮建美名實
由天旨改象城而爲昭慶貴先祖而創嘉聲郡之
與縣俱同十望國資孝理寄在循良妙簡帝心授
公此令至若公卿廵謁夙夜祗共物有備而無廚
俗惟勤而不覺公之幹蠱也如此欲求忠臣出於
孝子公仁慈惻隱累代同居幼子童孫家無異爨
每志攝享竭力殫誠陵側居人數餘千戶或旁羅
英傑或招復逃還晉茂陵陽陵之儔三從七遷之

邑並加撫育有同赤子公之異化也如此鶺鴒春
轉鶡之曰耕桑鴻雁秋飛敦之以收穫田夫執耒
蠶妾承筐鳳棗徧於郊原鷄綺盈於杼柚遂得水
絲委篋露積如山婦子饁而無辭田畯挽而相賀
勵朽勉惰載酒勞勤公之勸農也如此縲紲纏犯
降綏誌倫何纏而執兜徒焚獨而擒賊奠境絕探
丸之客遂迓守劍之夫不假埋梏無煩候稻豺貔
白屏鈞鉅無施已除梁上之奸詎用史晴之牸公
之明略也如此孝弟者人之本慈愛者化之先道
協五常倫分十等蠶筐蠶績蟬冠范綏兒革知人

之非方識宰君之化人同李郭俗齊曾閔境無鹿
犯塊有鳥馴感應通誠公之孝理也如此地通幽
燕境連趙魏土多剽悍人尚橐鞬自戎馬在郊鳴
鼙接響騎射馳逐罕習詩書公撫教以仁崇文備
武斌斌雅牛君子道存開設學校檢閱庠塾人如
顏閔俗同鄒魯公之興學也如此大君有命中使
巡風激濁揚清旁求俊彥昭慶闔境以公清平感
恩申狀使司覽奏尋以名聞總衆美而爲最擇其
義而蹈之撫字幾周芳聲滿歲昔甘棠勿剪歎美
詩人伐枳興謠見稱冀頌緇黃道路率有雅詞兒

齒台背願旌其善四子誦德尚著篇章百姓請議
宜刊貞績若不他山採石異邑求文詩鐫無媿之
詞用紀非常之德大亮精非吐鳳思盡懷蛟過談
見推辭不獲免其詞曰偉哉聖賢生德自天山澤
通氣孕育雲儷凝禎沙禁稟粹沂川英俊之地獻
晃相連王孫公子令聞不已西北玉塑東南箭美
傳家蘭桂可從纖軌松竹堅貞霜霰難毀挺生良
佐望重州端恤人以惠濟猛以寬化消蜂蠆俗比
鵷鸞不男邦國資師共歎資父事君以配祖考忠
爲令德不貪爲寶義陽襄城異邑同道上之化物

猶風靡草仕爲時須天工人代下車作宰吏懷畏
愛簡肅高潔庶畊仰賴正直清平百工之最虔奉
陵廟惟精惟　公仰巡謁以競以栗良宰攝享神
歆元吉明德惟馨芳猷秩秩務省勸分不愆穗豢
兆人勤藝爲邦之本禁令嚴刻鮮不爲則雖寬不
竊罕用縲紲刑賞無差教化之柄寧僭不濫用恤
人命我有箴規孝弟恭敬君子萬年室家相慶下
之從政猶泥在鈞不敢暴虐不敢違仁道兮不遠
德兮有鄰吾君敷化可書諸紳

宋文貞公神道碑　顏真卿

於戲逆鱗劘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
極況乎文章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
含九德而三光式敘越衆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
宋公乎公諱璟邢州南和人其先出於殷王長子
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
門侍郎其事績崇高各在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
曹曾祖宏峻大理丞祖務本欒陽令父元撫衛州
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尚書皆貫浮於名而
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
屬文一遍誦鵩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

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咽
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鬐鬣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
思日深襟靈益爽年十六時讀易暇時不精公遲
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登進士高第補上
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
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
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
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
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跪奏云家本山東願爲國
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出既而召還

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
闋築室反耕志圓不起俄而卽日遷殿中侍御史
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器而黜之博者惶恐
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
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
優游卿寺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墜所職乎乃
悉心納忠無所廻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脇
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倉
惶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
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楊公出公曰

天顏咫尺親承德音不勞宰臣擬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詣虆廷立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昃勅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憐恤二豎來吊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政揖後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酬庸讓而不受曰清宮闕罪事 缺 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就公正色謂

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上干朝政三思慚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京深慮北部及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顧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履年穀不登國租稅入三思食邑公悉錫之既隳挫其鋒亦慮之白名俄而與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入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元宗之在儲闈鎭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寄於光範門

缺 步擔山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曰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黜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畧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 缺文 前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服彼之風俗僭趨荀簡茆茨竹穩比屋

鱗次火災歲起爆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瓦千甍齊翼萬堵皆興於今賴焉燕國公張說爲碑頌無何使中使楊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素昔貴倖言辨于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兼修國史明年同平章事又明年駕幸洛陽至于崤谷道隘不治欲免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公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

遂嘉而從之元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旣而又令公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鳴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元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豎燕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勅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於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卽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克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相之材獨運

廟堂之上鏡機朗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流汗洽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極言得失無有所隱元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諸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尚書王晙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訴諸人輒疏取端午日嘗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上藥殊異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猜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乎聞者慚退

二十一年抗疏告老至於再三手詔優許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疋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元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仲冬月十九日寢疾薨於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元宗震悼追贈太尉諡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愼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

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各俾公而發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九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惠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捐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謀或哲或乂克篤前烈以代命岡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庚辰遠約歸葬公於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

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邪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霆
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於
色蠢廸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
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
夫合一之德格於皇天不二之心形於造次則何
以至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成寶者矣
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
曆五年冬十二月孫儆僴道盛美不遠求蒙以真
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刻憲臺親僴承論德之
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

表墓願備於論譔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
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天命元鳥降而生
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錫招正則尉纘文章吏部
黃門紛紜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德生丞相祚
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徧間氣星辰降芒
嶷然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乘籍能
文夢鳥發祥通夕究易冲齡擢秀勝冠結綬歷攻
洋洋乃尉合宮二韶瑱瑱賦嗟梅鹽簫笑松長蘇
公咤稱才華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騤登翔翩展
聚列繡裳遷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

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天后
愕眙百寮震慴公獨凜然出自激昂義形於色精
貫穹蒼唐宇中興嘉猷克彰功成勞讓事軼屠羊
二職選曹諫議是臣裁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
闥時維夕郎悉心斜正庶績咸康三思雎盱席寵
干常詞之就第懋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於襄乃
作冢宰訏謀廟堂俄兼相公亞縮銀黃元宗登儲
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謀詠相翔厥男撓政累奏懲
殃聿臨楚邦薦察冀方總督幽薊翔飛國庠亞相
烈烈尹京趙趙旋臨建德欽蒞南荒俚師咸蒐茅

楊是擾張公頌德隽永甘棠中使來召拜命朝策
路無交語帝用式臧裁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
樞鈞軸是將匪躬蹇蹇終始洸洸乃拜儀同允釐
保障河東閫故汗洽如梁狂豎犯闕兇渠既癘命
公覆獄威脫死亡乃陟右揆右揆洋洋每謔王君
豈弟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嶷方崇饋醻孤映纁
緗天不愁遺萎哲壞梁一人震悼九有凄涼市既
罷賈春乃絕相乃贈太尉飾終禮𡻴反葬沙河羽
儀央央闕朝傾祖河尹護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
令人追慕攀泣嗟呼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栢宰

樹繚繞連岡吁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論撰
靡忘豐碑碣竪萬古玆相

北嶽碑銘　鄭子春

夫清明著象廣大成形聖人則之作紀資始列於
五嶽視以三公率由典常庶不柴燎維嶽恒岫實
爲首稱故知碣石太行萬里延袤闕發河滸盤薄
海隅畢昴降其精淶易疎其浸設險以分中外通
氣以出雲雷非陰陽不測之神其孰能與於此也
爾其峰崿星聯草樹煙鬱靈仙表其窟宅珍怪産
其高深感通應見必昇誠德盛滔者知將亡之兆

制勝者效率然之奇龍蛇羽毛安可詳悉幽贊設
教神道有憑登臨極目如抵諸掌其陰則常嶽廣
武林胡樓煩其陽則燕趙殷衛面河泝雒自冀州
既載惟彼陶唐提封庶品波委務合財力豪贍貨
殖繁滋遺風嗣守歸然無易敬神綏福不孤德鄰
歆類誕篆攸可矜紀定人傑倚陳迹昭然易知簡
能可大可久且收藏因義生長曰仁仁義所攝所
禱如市有年登稔僕穰滿家和平是恃不生災害
我唐列聖重光再造區宇邦本寄恍俊乂用彰大
功所代無非叡哲惟亘共此枝賢實成彼美循吏

其猶蹕武自昇中檢玉再展岱宗方岳省巡躬行
未給今之故事牧守是遵敬遠之規載在王府使
持節刺史段公字崇簡學古入官政貴清靜人荷
其惠吏懾其威博考前聞肅祗明祀每躬行奠享
愷悌不忘神之所勞必在君子夫象設靈宇曄容
凝湛未施敬而自敬不有威而自威而簷廡階闥
尚多攲隘未增閎敞折衷有虧長松靡栢遝隧猶
稱公乃審面勢規曲直延覩宇劃垣墉高閈閎通
巷術周覽彌望列樹豐碑容衞森羅藻繪彪駮納
日月於扃牖駐雲物於軒檻光色焜煌爛如貝錦

不費財力而忽贍不徵力役而自成求諸志誠不
亦寔助先是冀方迴邇溥獲元吉初求厚報其徒
實繁如山如流委輸斯積物無遺之人不勤勞易
於從事百姓無擾商農工賈孚信不遺休徵允集
是依是賴自逆寇逆命多歷歲年拼存罔亡天心
獨貽延命大使輔國大將軍左羽林衞大將軍幽
府長史摂御史大夫經畧軍支度營田節度副大
使兼知河北道採訪使南陽郡開國公張守珪分
閫寄戎假節專制抗稜遐策完渠喪元屈人不戰
種落夷醜初有高陽人田登封於此祈福神君降

形而謂之亡吾方助順取彼殘孽殄殲元惡愍諸
蘖街果如其期止暴寧亂兵不血刃野不暴骸迺
聖迺神幽贊斯在維霄山之佑無俾新城之見申
生以此寄言曾何等級由是羆貔耆老嗜嗜然被
黃髮者相率而言曰某等亡從亂德下及孫謀百
有餘年沐浴皇化鼓腹擊壤賡歌太平今屬牧守
仁明正身率下我有積疏冬公不伐而自除苛無
孺稚廉叔聿來而稱足別駕符子珪長史高元泰
司馬李璵等咸輔導忠盡克表緹緗詢謀公道實
毘方岳況乎廣運不測幽明協和謀無遺策人不

勞止刊石紀事不亦宜乎予忝才愧色絲學非博
物謀虛杼柚敢讓當仁詞曰巍巍巨鎮幽都是託
上接蒼旻傍分寥廓併吞冀野枕倚沙漠華夷險
界隔閡斯作 其一 凡所敬遠必惟鬼神式昭祀典
大庇烝人苟愿無作政教日新不孤其德必有其
鄰 其二 水火金木配神作主允茲嶽靈貫司朔土
東生南長西成北藏層庫閟藏爰及坻庾 其三 五
嶽肆覲今古有殊豐約異軌禮物分區明德無替
潔粢不渝神邛昭晰感應冥符 其四 升中告禪名
山有五禮亦宜從何必循古率先代宗望秩周普

精一無差允膺福祜 其五 隨時珍薦必俟王言或
降駒士或命司存執禮必備恭惟駿奔式禋明德
荷答乾坤 其六 我皇立極阜俗寧亂賢才是以凶
族咸竄巖藪林胡假息雖叛殲魁撫臨人神協贊
其七 時吞牧守實獲我公既敷惠澤亦扇仁風有
葺斯廟陋彼前功隘狹增廣宏廓旁通 其八 庭廡
邃敞容衛彌飾繪事後素昭彰欲艷工無遺巧人
不勞力垣牆徑隧內方外直 其九 門閈高聳豐碑
列樹相貫匪工受辛寧喻小子何讓敢忘景慕紀
功書實恢我王度 其十

北嶽恒山碑銘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於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
家者嚴禋於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
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為水其味鹹五
鎮俱清恒為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衆山嵩華
乃踞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就與夫包括綿長
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
都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褒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
門黑帝之宮視其足也下捺坤維元神之都府豈
止勞與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須洞合沓半天

下之襟帶嵯峨巉巖一字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
土有精惟山有靈窅窅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
氳氳馨馨目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隲不
測夫奥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洎乎中
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
昌期以之交泰粤自秦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
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
於戲贖祭處陳昭盡罔答更張禋秩固待雍熙粤
若我唐正百王頹教襲惟我后揚五聖丕烈人神
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崇南壇碑西嶽泥東岱

是用告厥功祗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顒顒
衆心傒於此而今儉德不熾已方徐辰邊隅於是
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歲已
成惟君能事斯北巡之禮侍詠其蘇羣勤幹績旂
未由冬覲而圜珪方璧錫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
行宜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
酌洗則有候牧而奉新章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
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疇釐祓者多
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日尤劇蘋藻自荒若從官斂
推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厥靈感通以致爾由其俾
將而求者與乎夫道莫先乎眞政莫先乎淳參造
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贊皇王以富四海莫先乎
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
命非才謬振軍郡欽若明詔持兵導俗無敢懈怠
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於嶽之
陽伊嶽致神惟神主嶽高柯古幹幽蔚陰翳俯仰
瞻對精魄肅穆慄然何爲故以嗟歎嗟歎之不足
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章德事可追於風雅詞
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五宿熒煌風政
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宗盤薄

陰化成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地
成神道助貞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
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禱國力斯春兮風雨
時若是耕是穫家勤於作兮至神通兮昭冥協和
至道默兮勒緻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嵬

魏博節度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韓　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
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
詔曰田宏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宏正先祖父厥心
靡不嚮帝室讫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

訓嗣事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
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
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
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
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於其廟
以假魯陵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
國家益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
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
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宏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

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
父人吏不附迎宏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宏正籍其
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
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
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
曾祖鄃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
刺史府君祭　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唐繼
古帝有久文制狎於大寧燕燕以驚系黨相維河
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
寔寔魏之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

侯共德可倚叫噪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
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壃籍戶來復邦甿帝
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
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兜鼓纛以長魏
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迫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
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嫓德嬪賢深
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凡見於蓍龜祖考咸喜
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者汝田
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酌祖爵思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柳宗元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
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
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已
已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償廬江何蕃等
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
舊朝廷重吏其事如已迄詔署日會從北闕如初
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遁道願罷遂不果獻
生徒嗷嗷頓跡徘徊惜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
面柔軟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
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

飾倚者益勸延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違親
三歲罷還鄉縣令末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
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飭
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
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胥吏
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俾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
紀公名字垂憲於後公名城字亢宗家於北平隱
於條山惟公端粹沖和高疑懿醇道德仁明孝愛
友悌薰襲里閭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
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義震於

周行為司業愛加於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志其
辭曰惟茲陽公履道孫醇爰初隱羣覆貲基仁德
允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
貳我成均開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
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
之執人用奚蹈粗厲貪陵待公以之斯偽諂詐待
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遵其宜愼楚羸瘠肅嚴而威
公褒其良俾刃於堂瘝者既肥榮加褒衣公秉不
用懲矜內訟既訟於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
孰尊今公於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闕謂

天益高曾莫我聞青衿蕭蕭塡街盈衢遠送於南
望慕卿歟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
極

高愍女碑　　李翺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
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
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
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
而以為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
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

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
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
年太常諡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聞
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聞之莫
不欲愍女之為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
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沉於
江獄吏呼囚章女悲號思古其兄作詩抵馳緹縈
上書乞除肉刑彼四女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
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遂推而布之
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

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
興哉愍女之行而不家閭戶知也貞元十三年刱
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
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脩建梁國公祠堂碑銘　馮宿

后不可以獨臨必誕生岳靈扶既傾繫將絕茲梁
國狄公是以興於天授之朝蘊沉謀奮奇節也物
不可以終否必繼挺邦傑欽往績懋來功茲沂國
田公是以挺乎河朔之郊刱新祠脩舊典也初梁
公出牧於魏實宜斯人罔遂乞留則深遺愛圖境

同立生祠奉其神祈恩徼福亦若有答洎變起幽
陵毒痛中邦腥穢遺於漸漬畔俗六十年於茲矣
戰血滿野忠魂歸天陷阨之容隱嶙猶在迄我壬
辰歲頫我髦俊拓千古之不庭凡在率土罔不來
服維沂公保和一方之有衆衆茲列城來牧多方
歸職貢而奉官司尊漢儀而秉周禮鳳鳴而梟音
革蘭芳而棘刺死醴湧而濫泉竭慶飛而濁祲消
四郊廓清蠻方丕變然後辨正封疆咨諏耆老得
是舊址作爲新祠鳩材傭功庀事須役上下有度
東西惟序披圖以立儀像據品以昭命數不僭不

偪經之營之越十月五日厥功止成沂國公於是乎
請護軍追賓僚將校武貔之羣選吉而致饗爲先
一日執事設次於門西設柔毛翰音脆肥鮮藁之
具以候詰朝公至則改服於次率護軍等升拜將
校以下序拜於堂下公親酌以奠揚觶而言曰昔
者皇風中微陰沴勃興六宮弄其神器萬乘遜於
房陵生人之耳目盡廻元老之肺肝彌固蹈履虎
尾奪鯨口雉除蔓草扶本枝元良克任萬國以貞
秘策投五王起包復夏之大業於心術貽安劉之
永圖於身後再造唐室時維梁公顧不朕之是羞

獲守茲土實郡帥與三軍之衆逮封內之黎老勸
請於天王重違斯人而鑑厥誠未及浹旬而璽書
金印命服瑞節一日斯至且又頒非常之清問下
莫大之洪澤馬逐逐車闐闐野接跡空駕肩彼感
心與英氣同羽九天而達九泉今所以靡遑寧居
思有上報穆昊神之志義昊神之忠功爲神於此
堂以神以徵戀至於脩廢繼絕興仁樹善乃守臣
之職烏敢爲名由是六州之人士知狄公之崇德
可享田公之斯言可復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
之乃作銘曰奕奕新祠於魏之疆巖巖梁公鎮此

一方其惠伊何其人則亡憶昔逼天狡丹猖獗衝
陷連城勢莫與亢山東驛騷鞍鞨跳梁顧是都會
孰能保障天后召公飛傳塵邊至自彭澤屹為金
湯以逸待勞以柔能剛緩賦寬役勸農墟桑外示
無虞內為之防敵則引歸歲獲大獲人荷公來踴
躍歡康人惜公遷泣涕彷徨援刀剸府守關上章
終然莫克詎可彌忘衆心成城經始斯堂立公儀
形寫此馨香于以視之萬壽無疆於以歌之久久
垂芳追惟我公實邦之良嶷岐有聞金玉之相畢
以時習聞然日章文武是經謨謀久藏淵圭知正

函鼎難量碩大博厚靖和端莊代使絕域義聲孔
揚居憂致感有鳥呈祥眠於大理決獄平當西門
抗巫汲直開倉蜀守興學晉臣撫綏公兼有之蹇
蹇在旁富威中權諭道上庠慰薦幽隱懷柔暴強
天授以還燎火無光謁藹本枝困於斯斯下室人
願上廻天綱拜爵罔封非劉亦王后實當宸帝還
於房時惟狄公致身嚴廊進持正色中激剛腸癸
俗邪謀將易儲宮公陳不可校短推長血瀝太惜
心祈彼蒼長戈封日勁草橫霜一柱巍然四維重
張帝拜元老眷歸少陽潛安爪牙密布橫梁七日

永貽五賢與唐道有三仁功茂一匡始終無媿中
外所望維此魏邦實維樂鄉燕寇之後終為戰場
何人不繇靡室不喪祠宇煨燼階除虛荒故老懷
思遺吒慨傳猶依封畛時莫壺觴否道既傾聖歷
會昌元和御宸天子垂裳九土八方海雲梯航禮
備樂陳執贄奉璋思我懷人實彼周行是生沂公
忠順激昂刻久埋獄錐能處囊道言惜惜武烈洸
洸公尚管蕭化臻襲黃掃除零落吊恤災傷尾蹤
蜂蠆苗鋤莠稂萬夫歸誠有死無將天子嘉之寵
澤瀼瀼龍節虎旗玉佩金璫斑其慶賜施及滑翔

沂公溢恭扶服兢惶愧負山嶽誓酬毫芒及建新
祠燒彼甘棠亢其厦屋繚以周墻吉蠲庶羞容衛
兩相俯止何遠中心是藏地廻沙麓河抱衡漳刻
勒豐碑揭乎中央

幽州紀聖功碑銘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節度檢校尚書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
脩獻捷之禮今歲有銘勳之請二者君子躓之豈
不以諸侯有四方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
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為
元侯表可以為後代法聖上嘉其勳而中禮乃命

宰臣採其元功傳於信史臣德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為害禁暴則惡其為亂雖唐皆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脩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照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處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戰之兵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押至人心大搖羣帥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

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術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偉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玁狁蠻荊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震服宜有良將殿於朔邊張公遜閱戰器書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儒塞淵流落不偶光景未耀明主雅聞奇志持印而拜將軍遥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自雄武授之前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應隔聽千里獻緒一心愛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曰角好謀款敵國而強意迴鶻者或曰獯

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悉矣既其薛延陀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歎塞太宗幸靈武納降立迴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肅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鵰之士親屈戎旃亦由羌髳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既滅大憝乃疇厥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贈繒二萬疋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諸祠雲構甲第碁布棟宇輪奐衣冠積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剝侯貢禋則被我文積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勝竭盡上國百有餘

年既而桀驁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荐饑畜産耗半黠戛斯者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墟落蕭條陰燐青熒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策命自為假王其來也瀰漫陰山俾睨高闕元栔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糒救其飢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猜心因行人致辭徵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啜特勤赤心者天性忿驁戎馬尤盛初與名王嗢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恃氣潛

圖厲階爲盟沒斯所招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
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畧公
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内侵
尋以徭役不供爲寇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
陵伏精甲於松檽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
長雲火燎於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
誠而石開奇計兵權密授髦儁乃命介弟仲至與
裨將游奉寰王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
素李志操率鋭兵三萬建旆而前介胄雪照戈矛
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

而不食戢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
且射敵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陣我師
可以逞志也於是據以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
左右翼張輕騎旣合奇鋒橫騖如摧枯株如搏畜
兎慴讋者弗取降衆者皆降主仮王貴人計以千
數然後盡衆服聽悉數係纍谷靜山空靡有孑遺
橐駝駃騠風澤而散旃墻罽幕布野畢收馬牛幾
至於谷量寇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
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馳傳上奏
又命牙門將周從玘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祭

臣畢賀昔長平七征驃騎六舉竇憲合氐羌之衆
陳湯擅城郭之兵或生靈減耗士馬痛傷邀功救
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淸廟顧視二漢
不其恧歟以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爲東
面招撫廻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使監護其國責
以歲遺且爲漢諜自廻鶻嘯聚靡不鵰張公命裨
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廻鶻八百人雖介子討
罪於龜茲班超殲誅於鄯善未足儔也廻鶻又遣
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密
路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歐餘孽公遣

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瘠縮衂而退挫鋭
解紛繄公善計今烏介自絶皇澤莫敢近邊并丁
令以闇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寄
託遠遁流離饑凍黑車亦倚其威重迫脅諸戎造
謀籍兵解仇交質自謂約質深入漢將取而未期
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長計羈
縻不逾避嫌之便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儁
登歲數而悖欲剗乎明主仗將帥爲爪牙覰山戎
爲鼠竊方獵猛敵不翫細娛非周宣無以成召虎
之勲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勗哉上將光我中

與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姉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于哀以日逐歸德稱爲人瑞班固以稽落爲懿大振天聲孰若天子神武百蠻震慴乘其壓困臨以兵鋒刈單于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巍乎成功輝焯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畏島南來寇滅之徵北㕓掃氛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近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丐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郅支嫚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門之北苑戎雜虜亂羣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如泉默斷乃雷聲沉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寇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耽耽虎視金鼓誓衆千旄蔽地爰命其弟屬之大事嗣備飛將肅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師之勤威略火烈敵馬星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幕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悠宏遠畧取彼單于係之槀街陰山罷烽亭徼櫜弓萬里

且吾九譯而通蠻荒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刋石垂鴻

贊皇李公德政之碑　　賈餗

皇帝即位四年淮寇既平河朔無事方偃戢兵刃與人休息惟東郡地臨討伐之境歲積水旱之後罷勞之師始旋於奔命殘耗之甿久困於煩役勑力殫竭資用凶荒牧養之寄於是爲急乃詔兵部侍郎贊皇公李德裕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出鎮茲土時公由浙右連帥以治行第一徵復南宮既至未浹月乃膺是選擇於是日對延明命抗旆遄征若決江漢以起焦涸至則究宣詔旨詢問痛疾俾人識皇澤吏識朝典軍識法制俗知教化推心於萬人之腹下令於流水之源急則張而救之弊則撤而更之下車三日而新政興浹旬而薦俗革周月而風偃三郡逾時而澤流四境期年而人和歲穰厥績大成屬蜀人新被蠻寇流散未復詔選天下諸侯威可訓齊而惠可生殖者公又遷秩兵部尚書往鎮撫焉以遺愛之地所以揚豐碑而表異政也古今紀嘉績詠去思者多矣大抵久於其位方顯其迹舜典三載考績仲尼亦曰三

年有成子產相鄭三年而國人始信次公居潁川
前後八年而日郡中逾治未有起積困之俗施難
行之化勞來安集生聚教訓未至期歲而闢耀丕
業流光其聲若是之速也公廉明剛健精力過人
博以文雅濟以經術發強開敏貫達吏事办下無
肯棨發中無遁逃其治軍也法令嚴而賞罰信惻
實其籍將利其器征徤之數守備之勞有一可追
罔不甄寵除去姑息之弊劃革因循之政戶庭無
紀綱之僕營壘盡腹心之師舊稱記曰軍旅有禮
則武功成故先之以禮誼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故勤之以教習至夫爍金割革之程制耳目
聲氣之容飾日省月試莫匪躬親於是師徒感悅
人百其武而政成乎戎旅矣其馭下也正其身以
爲表懸其令而莫犯守以畫一規以寬章故百吏
繇覩郡縣脩舉廣漢之推功善而吏人稱之不容
門翁歸以一警百而吏人皆改行自新與善懲違
咸得其術而政行乎州邑矣其養人也拔其害本
浚其利源安之而後勸功業之而後興教苛役重
賦人之所用明令以蠲之樹藝畜牧中之所急躬
勸以課之於是鳴井千閭感勵思隱若人人皆自

其耳而道之也郡有潴田千頃蓋上腴也先是種
畝之入盡主兼并之家至則均其耕墾首及貧窮
俾共其利而一其征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愷
以強教之悌以悅安之故流逋回歸播殖滿野化
歎息愁恨爲樂和之聲而政洽乎甿庶矣其訓俗
也舉先孝悌養先惸獨敬教勸學興而之書俾予
檮之鄉剛悍之俗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
相愛仁聲感物順氣成象年穀大稔人無札瘥吠
畝之中至有親旅致愛相報以養者比德旌顯陶
然一境川飲其和而政達乎教化矣其理財也愛

人以生之節用以阜之無名非法之費飾奢崇侈
之給蠲弊或久一皆去之行之朞年力乃滋殖百
姓與足千箱既盈通商而百貨不匱訓工而五材
咸理縣廷軍有餘用吏有常祿而政施乎物力矣
其約己也躬儉行簡居無玩好公之諸部與家僮
路人非見其旌幢雖告以掾吏之家不信也及郡
凡昔之所給於官不應法令者悉還之吏人皆驚
而相告曰而今而後吾知官之與法矣吾儕其敢
食肉以愧吾賢帥邪至若均廩以贍軍費節宴
游以寬日力忠愛之私視官猶家而政先乎簡約

矣政事本諸身行乎吏人成乎師旅給乎甿庶美
於風俗阜於財用六者治之大節也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則其他可得矣乃戎軒西去將校官吏
三州耆耋感公之惠訓懷公之明德道路號嘆若
無所歸愈獲寇恂之借益深召伯之愛既而大將
肇仲良范漢別駕衞炫一十六人泣瀝丹誠伏述
功美願刻金石垂諸無窮監軍使田內侍金操令
節度使段尚書疑繼以事聞恩詔嘉許俾爲方將
帥聆音發勸實朝廷之軍典公趙郡人贊皇其本
邑也濬源長發賢達奕代烈祖贊皇文獻公諱栖

筠大歷中爲御史大夫清風峻節振服天下烈考
趙忠公諱吉甫元和初再爲丞相崇功盛業燿動
古今公承忠勳之積慶負封畧以繼起年未弱冠
而濟美之望見推於時釋褐諸授校書郎累至監
察御史元和十五年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時穆
宗皇帝初嗣位對見之日卽賜金紫遷屯田員外
郎考功郎中知制誥其侍從如故又遷中書舍人
專承密命論思參贊沃滕言隱而行道者益多矣
會邦憲任缺帝難其人乃拜御史中丞直已端誠
道無旦茹百職以治朝綱以肅明年以御史大夫

兼統浙西六郡仍總其本服以鎭靖焉公時年三
十有六就加禮部尚書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詔
書方勉吳漢官故事以寵休績在金陵凡六載其
仁風惠化磅礴於所部洋溢於歌謠天下聞之久
矣及貳卿官至未發輒復思滑人後來之思滑人
既復用滑之治迹以慰蜀人化臣安寔釋澤汶大
舉茲而斷可識矣巍巍翠碣永載德政上請斯文
於末學恭承明詔無愧直筆其辭曰天有德星所
臨者福王有良翰以撫濬服維昔從十歲仍十饑
師役罷勞人因流離衣食所儲蕩無孑遺上帝監

覩俾公來思勞役乃息人望如草侯我生殖煩苛
盡去吏奉條式禁止情遊阜昌物力歲聿未周乃
無疲人寒者厭襦飢者厭飧野無閑田百穀茂蕃
襁負而來闔境如春教化既興德行其舉政行州
邑禮行師旅人遵法令隣服威武矯矯二萬勇餘
可習名兵月移日用不知鳴鶡之音魯侯化之國
門之監隨會逃之成人之頌子皐爲之人有父子
惟公視之人有作業惟公勤之軍政既成吏理既
清百室既盈乃流德聲乃奉詔書俾鎭全蜀人失
召父君去方叔懷舉之甿尚知户祝今茲功德昌

其自足乃疏成績達於宸聰帝曰俞哉宜爾顯崇建石通衢追琢嘉庸書詞罔愧播美無窮

邯鄲劉言史碑　　皮日休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入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眞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近歲有業是者雕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鍛爲字千鍊成句雖不

追蹤太白亦後來之佳作也其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所有歌詩千首其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壙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關襄之人只知有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歲之後埋滅而不聞與荊棘凡骨沮日休幸有撫實錄之嗚呼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棗強之號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爲劉棗強碑

宋

重修北嶽廟碑　　王禹偁

臣聞元氣肧胎結爲山嶽幽靈肹蠁降爲神祇列乎地屬陰方位居水德其於八卦在坎於四時爲冬固陰沍寒萬物之所藏伏其早生晚熟五穀之所蓄滋帝堯開唐國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鎮茲惟恒山彭雁塞以標雄壓龍荒而挺秀天官畫野參當昴畢之星易象流形名叶雷風之兆下幹坤軸高摩斗魁土俗粹靈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祈禱置祠祝者九十人藏簡子之寶符產昌容之蓬蘽足抵長城之虛影連大漠之墟積厚窮陰出雲見怪雪霜風雨潛施及物之功泰華嵩衡共揭參天之勢豈是陰隲孰無士張洪惟嶽神受命上

帝代南趙北我實主之福善禍淫人皆仰止名載乎祀典德加乎生民視秩於公遵周制也列爵爲王肇唐室也既奉時祀亦禳天災凡水旱癘疫之禳玉帛牲牷之事必有昭報誕符至誠歷代奉之其來尚矣我法天宗道皇帝之撫運也大祚明德民懷有仁括禹迹於無垠化堯封於比屋文德麗星辰之象武功彰雷電之威然猶宵旰臨民焦勞克己師虞舜之無怠法文王之猶勤於是庶政交脩百神獨潔卑宮室而崇廟貌菲飲食而厚牲醪降典無文我能具舉矧茲陰嶽固有徽章亟命有

司維新大壯烏臺御史持節北材黃門貴人編工蕆事梗楠杞梓以雲集繩尺斧斤而子來五材實繁百堵皆作乃復堂殿乃與廊廡門闕有翼階陛斯隆繡栭雲楣互曜煙霞之色璇題藻井交含日月之光旌旗衣服昭其文簠簋籩豆陳其數能事畢矣神功煥然不愆揆日之期再發浚雲之勢於是戒尸祝命使臣我將落之神用至止顯饗惟馨之奠永安不測之靈三獻具而禮成八音和而神降溪雲拂檻如絳節以翔空山溜垂簷誤鳴珂之振響介爾繁祉庇吾邊民況獷俗之未平冀陰兵

而助順或示之禍福革彼豺貙之心或鼓以雷霆勵其豕蛇之類然後雨我禾黍潔爾粢盛鐘鐃晨器而毀戈鋋游與多稼耕邊田而飽士卒永樂豐年況今將相叶謀人神共忿豈使韓昌張猛刑白馬而登東山將令去病衛青取天山而踰北海何往不利無謀不臧尚恩韓絳之言更鑒王悝之策安民和衆契天地以爲心含垢匿瑕諒神明之降鑒竹宮臺之偃栢備法駕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和高枕十月北巡之禮盡舉彝章輯五瑞於公侯問百年之耆艾燔柴奠玉如西嶽之禮容陳詩觀風察北方之哀樂聲明文物以咸備律度量衡而必同升中於絕巘之前肆覲於重巒之下起白雲而表瑞何止岱宗呼萬歲以效靈豈惟嵩嶽而已哉臣沐浴皇澤優游紫垣慚非擲地之才有玷他山之石謹爲銘曰節彼恒山峻極於天崛起萬仞生乎一峯摩空憂漢控趙排燕人皆仰止神或憑焉明明嶽神上帝所授不騫不崩可大可久其誰祭之皇宋哲后其誰尸之中山郡守聿新斯廟詔祠爾神齊泰山兮等梁甫並亭亭兮接云云飛英聲而騰茂實握乾符而闡坤珍垂千齡兮萬祀承

昭德於吾君

澶州靈津廟碑　　孫洙

熙寧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懷孟津浮梁又北注汲縣南泛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東郡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惡七日乙丑遂大決於曹村下埽先是積年稍背去吏惰不虔楗積不厚主者又多以薪埽卒給它役在者十纔一二事失備豫不復可補塞觀南之地斗絕三丈水如覆盎破缶從空而下壬申澶淵以河絕流聞河既盡徙而南廣深莫測拆岸東匯於梁山張澤濼然

後泒別爲二一合南清河以入於淮一合北濟泓
以入於海大川旣盈小川皆潰積潦環集鴻洞爲
一凡灌郡縣九十五而濮齊鄆徐四州爲尤甚壞
官亭民舍鉅數萬水所居地爲田三十萬頃天子
哀憫元元爲之旰食初遣公府掾往俾之循視又
遣御史往參之經制虛倉廩開府庫以振救之徙
民所過無得呵吏謹視遇不使失職假官地予民
使之耕而民不至於大轉徙貸私牛於官貸之牛
而牛不至於盡殺食其調除約省勞來安集凡以
除民疾苦其事又數十然後人得不陷於死亡矣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議塞河初獻計者有欲因其
南潰順水所趨築爲隄河輸入淮海天子按圖書
準地形覽山河視水勢以謂河所泛溢綿地數州
其利與害可不熟計今乃欲捐置舊道創立新防
棄已成而就難築悍暫費而甘長勞夾大險絕地
利使東土之民爲魚鼈食謂百姓何國家之事固
有費而不可省勞而不獲已者也天贊聖意聖與
神謀詔以明年春作始脩塞乃命都水吏考事期
審功用計徒庸程畚築峙餱糧伐薪石異時治河
皆尸調撻民多臧貨產巧爲逃匿上慮大習者

常而胥動以浮言也先期戒轉運使明諭所部告
之以材出於公秋毫無以煩民然後民得安堵矣
物或闕供皆厚價和市材須徙運皆官給傭費唯
是丁夫古必出於民者乃賦諸九路而以道里爲
之節適凡郡去河頗遠者皆免其自行而聽使輸
錢以僦更則衆雖費可不至於甚病而役雖勞可
不至於甚疲矣材旣皆備矣工旣告聚矣明年立
號元豐天子遣官以牲玉祭於河而以閏正月丙
戌首事方河盛決時廣六百步旣更冬春益侈於
兩矣之間羨逾千步始於東西簽爲隄以障水又

於旁側鬬爲河以脫水流渠爲鷄距以釃水橫木
爲鋸牙以約水然後河稍就道而人得奏功矣旣
左右隄疆而下方益缺矣初伊河深得一丈八尺
白水深至百一十尺奔流悍甚薪且不屬士吏失
色主者多病置閒請調急夫盡徹諸埽之備以佐
其乏天子不得已爲調於旁近郡俾得錢來歲春
夫以釋禁又以廣固壯城卒數千人往奔命悉發
近埽積貯又斥所蓄薦食藁數十萬以赴之詔切
責塞河吏於是人益竭作吏亦畢力脩職回淵薰
緷九埽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

埽下湫流尚駛隄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
爲先是運使劉立新意制爲橫埽之法以遏絕南
流至是天子猶以爲意屢出細札宣示方畧加精
致誠潛爲公禱祥應感發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
新隄忽自定武還北流奏至群臣入賀告類郊廟
勞賚官師遂大慶賜自督帥而下至於勤事小吏
頒器幣各有差第功爲三品各以夫增秩爲撰齎
鄆徐四州守臣以立隄救水城得不沒皆賜璽加
獎吏卒自下揵至竣事而歸凡特支庫錢者四初
天下閔徒之遭癘者遣太醫十數輩往救治之

以車載藥而行春尚寒賜以襦袍天初暑給以鹽
笠人悅致力用忘其勞於是又命籍其物故者厚
以分邺其家逃亡者聽自出以貫編戶乘急出夫
者蠲春徭一歲有半仁沾而恩洽矣自役興至於
隄合爲日一百有九丁三萬官健作者無慮十萬
人材以數計之爲一千二百八十九萬費錢米合
三十萬隄百一十有四里詔名埽曰靈平立廟曰
靈津歸功於神也方天子憂埽於合未固水道內
訌上下惴恐俄有赤蛇游於埽上吏置蛇於盆祝
而放之蛇亡而河塞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

號而頌領於祠官曲加禮焉有詔臣洙作爲廟碑
以明著神貺臣洙竊迹漢唐而下河決常在曹衛
之域而列聖以來泛濫爲尤數雖時異患殊而
成功則一然必曠歲歷年窮力殫貲而後僅有克
濟固未有洪流橫潰經費移徙不踰二年一舉而
能塞者也何則孝武瓠子甚可患也考今所決適
直其地而害又逾於此焉然宣房之塞遠逾三十
年費累億萬計乃至於天子親臨沈玉從官咸使
負薪作爲歌詩深自嗟悼其爲艱久亦已甚矣視
往揆今則知聖功莫大閎遠古未有也嗚呼河之

爲利害大矣功定事立夫豈易然哉主吏誠能揆
明詔規永圖不苟務裁費徑役以日爲功而使官
無曠職卒無乏事精治廢隄常若水至庶幾河定
民安無決溢之患矣臣洙既奉詔爲廟金石刻因
得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聖
心而成是殊尤絕迹遂及治河曲折在官調度與
夫大小勠力內外協心概見其力使後世有考焉
臣洙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渾渾河源導自積石
逆折而東久輒羨溢維古神禹行水地中順則所
適不爲防墉降及戰國瀕齊趙魏陂障以流與水

爭地竊為之渠利用灌溉水無所由斯數為職由
漢迄今千三百歲出地而行患又茲大明明天子
纘堯禹服恩均蠻貊澤潤草木丁巳孟秋淫雨漏
河河徙而南千里滔波天子曰咨水實儆予勤民
之力其得已乎申命郡司鳩材庀工上志先定庶
言則同人樂輸費吏罔遺力聖誠感通河即順塞
鉅野既豬淮泗既道川無狂瀾民得黍稷東土其
人徐方復寧茫茫原隰既夷且平水所漸廸更為
沃野人恣田牧施及牛馬三寧士女相與歌呼頌
我聖功人其為魚四郡守臣舞蹈上章敬我聖功

城其為隄帝鑒山川魚獸咸若萬方歸之如水赴
壑凡厥士吏迨及庶民其謹護視烝徒孔勤維是
湯河作固京室在庭靡思孚獨前議九類攸敘六
府允脩烝胥自出奠彼海陬歸會爾神落此新廟
春秋承祀以肅嘉保治沐作頌木原休功刻是樂
石攄之無窮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六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七

碑

元

大學士賈公神道碑　王磐

至正十七年秋七月十有一日昭文館大學士正
議大夫賈公以疾薨於京師訃聞上深悼惜賻恤
其家甚厚皇太子遣祭幣二千緡以供葬事以是
年十一月庚戌日葬於廣平府肥鄉縣興教鄉之
先塋皇太子令旨命翰林學士王磐定譔碑文磐
謹按行狀公諱傑字漢卿世為廣平府肥鄉縣人

其先出漢大司空融世代綿遠無譜牒可徵不能
紀其世次遠近曾祖亨值金正隆間料民為兵以
丁力富強被選為簽軍之家鄉人遂以簽軍目之
祖榮父思隱德不耀公幼好學尚讀儒書叔祖旺
為郡功曹椽允執事權家門榮耀亦欲使公改業
公曰趨近利而棄遠圖非計也不若仍舊本不改
年二十值國朝兵南下親屬悉沒家業蕩盡惟餘
一身昏夜潛出收親屬之可識者埋瘞訖即南走
渡河依母黨吳氏居三年有滑流河隣者杜氏妻
以其女且授公以方脈之術公由[illegible]

昔義理之學得所養而日進及河南破又喪其家
由陳走蔡由蔡渡淮至德安府孝感縣令謝憲子
者一見如故交遂館於其家日相與講明伊洛程
張義理之學北之在北方則又益精切矣會朝命
招收三教公應募北來遂得復歸鄉里更其舊名
曰默字子聲鄉人問學者接踵道譽益重是時上
在潛邸聞其賢將名之使者持教命至恐公辭避
先使公之友人以私意往見使者微服躡其後公
不得已乃出拜命有司即日齋遣就道既至入見
上問以治道公首以三綱五常對遂大稱旨一日

三召或至夜分不寐公又言帝王之學貴正心誠
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因問今
之明治道者爲誰公以姚樞對即日遣使名之壬
子冬上命公往詣曲你河拜見太后賜之貂帽貂
裘靴襪稱是既至太后問汝爲何等人公以孔門
弟子爲對乃命之坐賜之酒食禮遇之禮甚厚時
皇太子未冠上命公教之上將往征大理以玉帶
鉤賜公曰此金內府物也汝老人被服爲宜太
子見我所賜物如見我矣公留數月辭南還上命
大名順德兩處各給第宅及土田婢僕歲時衣服

庚申歲上登寶位首召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
人如魏徵者可得否公對犯顏諫諍剛毅不撓許
衡即其人也有識深慮遠有宰相才可大用者則
萬戶史天澤即其人也不數日拜天澤爲左丞相
授公太子太傅公固辭曰東宮未正位號臣何敢
先受師傅之名且臣才學空疎不稱重望五辭乃
得免改授翰林侍講學士上文統拜平章政事上
頗委任公奏文統乃機謀權詭之士不可大用一
日當上前面斥之曰此人學術不正他日必爲天
下禍是歲冬公以疾歸家明年文統敗上追憶公

言嘗謂侍臣曰朕訪求賢士幾三十年惟得竇漢
卿李狀元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
合而爲一始爲完人遂遣使召公還京師益彼信
遇賜之宅第月給俸廩國有大政輒以咨訪公又
奏言三代之有天下所以風俗純厚歷數常久者
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
子弟教養之以立風化之本於是拜許衡爲國子
祭酒至元十一年遷嘉議大夫職如故公年老耳
謝事家居發疾上數遣使候問以珍玩枕杖名果
異味賜之東宮禮儀又有加焉十七年又遷昭文

館大學士正議大夫竟不起享年八十有五公前娶兩王氏皆早卒再娶夫人賈氏出曹南大家慈惠賢淑治家有法次室王氏柴氏子男一人曰偃今爲奉訓大夫中書吏部郎中挺特有父風女三人長適中順大夫淮西道宣慰副使劉詵中次適金紫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劉秉忠其季適承直郎大名路總管府判官劉珪銘曰祀元中統運屬昌辰九重淵默側席幽人惟時賢公樂道安閒潛身邱壑混跡塵關徵車名至入見金鑾置之左右日接話言宦卿儀重信學尊崇公心淡然

無辱無榮政事臧否人才進退詢問所及正言不諱如鏡照形妍媸不昧我無偏私人無怨懟公之云亡聖意哀矜念公平生言無隱情指東是非信而有徵勒銘豐碑百代流馨

史丞相神道碑　王磐

房杜掌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之勳而弗踐衮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二十已大將自我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伺從容閒暇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統紀政出多門斜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制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爲狗情枉法之私又奏罷諸色占役五十餘萬戶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路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德不耀父秉直是

爲尚書府君生三子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尚書府君謁太師木花於霸門明年從攻北京下之太師以府君爲行部尚書鎮守其地公以府君子授五路萬戶中統元年今上登極首召公公奏疏以而對上嘉納之是歲秋詔公兼江淮經略使二年春北征還以公爲中書右丞相至元改元加光祿大夫右丞相如故六年春上將有事於襄陽詔公與駙馬忽刺出往行至鄧州公病不能進還襄陽時上聞亟遣近侍齎葡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自吾祖父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

勤勞者多矣勿以小疾阻行爲憂且北歸善自調護公歸家上遣太醫馳往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毋殺擄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時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上爲震悼遣近臣致賻贈太尉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城西原特旨命臣磐製墓隧碑文公以元勳碩德位兼將相爲邦家之柱石宗社之耆龜望重四朝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驕矜之色視富貴功名欿然退避此其蘊藉豈尋常淺量所能窺何哉初公乞致仕上諭曰卿爽

世忠勤有功於國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官謂之達魯花赤府州官往往不能下惟公眞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兵火之餘北地民窮往往蒙古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稍積則鬻妻賣子不能償謂之羔羊債公題奏令民負債出息至倍則止上俞允之初公至歸德遇蒙古軍俘獲將殺之內一俘公問爲何人曰我舍人李正臣也公出金贖署萬戶參謀河南王顒之來爲公一見留置門下署萬戶參議由是眞定治效高於他郡兩人之力爲多公生平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卽讀雖遠適亦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合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樟眞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棣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廉訪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州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維開府公抗毅巖鴻挺然異稟間氣所鍾累朝衛武公任攻伐把握韜

鈐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旣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擅自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清包苴不行獄無款傾讒協宸意事合群情黔黎忭舞思見太平公屬纍艱十常八九其在鈞衡壁而非久 原本闕 文復不專同堂合議嗜好尚偏世治時清倘可無公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公今云亡孰佐時康寵衷簡在門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生光有不知者觀此銘章

蔡國公神道碑　　王磐

唐劉啟運袞鄧分封漢室開基韓彭裂土蓋收覽

英雄兼總知勇者古先聖王所以因天下之力以
取天下之大權也太祖聖武皇帝誕膺景命肇造
皇圖德隆三代地過漢唐援夫膺揚虎視之臣陷
陣摧鋒之將其數之多固有不可勝數者矣至於
勳高當世望重五朝智勇兼全身名俱顯而又耆
壽康强哀榮終始者其惟蔡國張公乎公諱柔字
德剛涿州定興縣河內里人曾祖諱淒祖諱辛考
諱福寬俱以農爲業隱德不耀公少倜儻不羈讀
書畧通大義工騎射尚氣節喜遊俠金貞祐間河
朔擾攘土寇蜂起公聚宗族數千家保西山東流

埚選壯團結隊伍以自衛遠近憚之皆莫敢犯
以功授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中都路經畧使
苗道潤表其材加毅昭大將軍遥領永定軍節度
使兼雄州管內觀察使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
事與定初道潤爲其副賈瑀所害瑀不自安遣使
者以好辭告公曰吾得除道潤以君正直不以兵
力黨惡人故也公怒叱使者還白瑀曰汝賊吾所
討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潤部
曲會易水軍市川告以復讎之意衆因羅拜推公
爲長事聞遥歸騎衛上將軍中都留守兼知大興

府事本路經畧使行元帥府事時年二十九方會
兵討瑀而國朝兵南下入自紫荆口公帥所部逆
戰於狼牙嶺馬跌被執見主帥立而不跪左右强
之公顧曰吾亦帥也有死而已植立自若敵帥壯
而釋之未幾復舊職貲視於蔡俾公招集故部
曲公乃爲教令告諭旁郡遂下雄易安保諸州賈
瑀據孔山拒命自若公率兵攻之兩月不克砦無
井泉汲於山下乃斷其汲路衆多渴死瑀窮出降
公語之曰吾素不殺降然汝罪不可貸也乃殺之
取其心以祭道潤歲戊寅涉治滿城明年二月取

完州州倅甄全慷慨就戮公義釋之辟爲守仍命
以部曲自隨祁陽曲陽二帥聞之來降眞定武仙
遣葉城令劉成率衆來侵公生獲之釋縛遣由是
聞者莫不畏慕深冀以北相率而自歸者二十餘
城闢地千里朝廷加公榮祿大夫河北東西等路
都元帥所部將士遷授有差公因署官吏定立教
條勸民修治耒耜樹藝桑麻民始免饑寒之憂而
知有生之樂丁亥春以滿城狹隘徙治保州保累
經兵燹焚蕩殆盡公鳩工庀材剷除荆棘營立官
府倉庫廟學市井閭閻不二三年間遂熙熙然有

太平州府氣象太宗 英文皇帝即位從征河南攻
汴梁圍睢陽破汝南拔徐邳成立衛功爲上所知
居二歲召赴行在賜佩金虎符陞爲萬戶國朝之
初人臣名爲萬戶爲最重淡人膺此任者纔一二
而已爵命之日寵賚甚厚明年大舉伐宋每臨戰
陣公常先登所向克捷上嘗對衆嘉歎適河南諸
道兵未有所隸乃悉付公總之丙申歲析天下爲
十道沿金舊制畫界保之屬城多爲鄰道所分割
閱數歲有詔特還之升州爲府賜名曰順天及賜
公牧馬百疋仍賜上所乘名馬二疋自汴京不守

河防廢弛河放而南流南連渦潁東際淮海浩渺
無涯宋人恃舟楫之利頗相侵軼朝廷以公節制
諸路軍馬鎮守其地公相地形據要衝當三河之
口即杞縣故治築爲連城分布戰卒自是河南遂
安甲寅歲詔公移鎮亳州亳去杞又數百里宋人
益備恐莫敢北向而漁乙卯歲冬賜黃金五十兩
白金五百兩例根甲一襲己未歲秋扈從渡江領
蒙古漢軍城白鹿磯遣將界地南至蘄州洪都庚
申春班師中統二年公以老乞致仕詔允所請封
安肅公以男宏界襲其職至元三年冬十二月加

授榮祿大夫判行工部事監大都之役四年春正
月進封蔡國公五年夏六月二十五日以疾薨於
京師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九公氣貌雄毅御軍嚴
整號令所及將士凜然如懷冰霜然施恩信厚賞
罰公明旌麾所指士爭前死敵莫敢反顧故所向
有功前無堅陣初公之駐滿城也樓櫓未備麾下
纔數百人恒山公武仙以騎兵五百步卒萬餘來
攻公使老弱婦女守城率壯士出戰逗留數日忽
遣人揚言救兵至自西山皆揚塵鼓譟其後仙軍
驚潰追擊之僵尸數十里軍市川牛顯高陽公張

甫河間公衆哥共合兵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爲
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爲動開門
出戰甫等皆敗走保定王子昌兗發苦戰阻水爲
固常爲寇患公潛率銳卒出其不意生擒之以歸
賈瑀既死其黨郭有收者依山自保屢遣人招之
不從公一日過其壁門立馬呼之收請退師而語
公麾衆使却釋甲直前與收把臂相語收感激即
撤備出降臨境帥僕散張哥者素與公不相得既
而爲麾下所殺公聞之曰彼雖有過然乃長上也
奈何擅殺之卒詰其亡名斬首以狗其誼概類如

此嘗語衆曰吾戰爭二十餘年殺人多矣死者寧無冤濫自今非對壘不復殺人汝曹記吾言自是卒踐其言或遇他將欲有所殺者亦由爲勸諭務全活之降人親屬散落它所則百方購求必得而後已或有求於我亦未嘗不與也嘗釋家中婢口數千出爲良民張甫牛顯穆剌泉母皆與公讎敵既沒其妻子流離無所託公求得之皆厚加存恤軍興以來貧人或有所假貸勢家出子錢要利如羊生羔歲輒倍之往往質田宅鬻妻子不能償公與真定史侯奏乞民間子錢至倍而止不得展轉

滋孕朝廷從之遂立爲定制性喜賓客閑暇輒延引士大夫與之言笑談論終日不倦歲時賙給或隨其器能任使之汴京下寶貨山積公一無所顧而首取金朝實錄并秘府圖書又訪求鄉曲耆德得戶部尚書高公夔都轉運使李公特立等十餘家載之以歸其英鑑偉識度越儕輩遠矣公夫人四李氏扁氏毛氏馬氏男十二人[illegible]宏[illegible]宏明山松山宏道皆蚤卒宏略嗣公職夫人馬氏之子也宏彥宏規宏範宏正宏慶宏毅皆登顯秩女十人皆配令族至元十年春宏略請於朝得謚曰武康

仍降旨翰林院定謚碑石文字臣磐嘗筆識披行狀叙其行實而繫以銘

銘曰乾坤凝冱氷霜辰蛟蚪泥蟠鬱不伸濟陽升騰水波援鬐鬣軒舞化風雲桓桓蔡公資禀異知勇兼全負英氣由來天意不虛生聖運昌期適相契被囚不屈棠荊山敵將義釋嘉嚴顏九重新恩復舊職旌旆還臨燕趙間抑強扶弱誅貪殘三十餘城承節制漸銷兵甲事農桑城郭熙熙太平治既平河朔逾河防攻睢破蔡俘汴梁河南已定指吳楚渡淮浮漢凌大江破邑拔城知幾處衝將搴

旗亭復數收功百戰未足多戒殺活人深可慕公之陰德如山邱哀榮終始封公侯銘詩彪炳鐫珠球子孫世襲傳千秋

唐帝廟碑　　郝經

道本於皇成於帝降於王終於伯歷數之運會帝王之統紀在焉孔子贊易自伏羲而上黃帝以下不論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化蓋取諸乾坤言生民之道至堯而後大備始並乾坤而爲三則堯爲皇之終及其定書斷自堯典高辛以上不論則堯爲帝之首於是帝堯上兼皇帝下冠王伯綱

出乎震而其巍巍如天也故楊雄謂法始乎伏羲
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悄悄蓋三皇以來少昊
顓頊非不神聖而堯之在位相舜者二十有八載
以聖相聖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治歷象以成天平
水土以成地教人倫以成人實均刑法以成典去
凶庸善以成政然後以天下授舜以德為位公天
下之端自是始而命之以中以傳心法以道為統
立民之極亦自是始故為帝者之宗一降而王又
降而伯而後德衰故德莫盛於帝帝莫盛於堯宜
乎配天而食也自三代以來載在祀典世封其後

以崇明祀後世帝王其德弗逮於王有愧於伯而
兼皇帝之號往往崇飾淫祀以為大祀而帝之祀
闕然不舉漢氏或以為帝堯之苗裔而廟不及焉
則亦忘其祖矣唐高祖以內禪法堯號為神堯稱
其代曰唐而亦未嘗享於帝立廟乃推皋陶老子
為帝以本所出則亦虛其號矣於是唐堯之祀忽
諸德之不逮而神之祠矣近世雖平陽設帝都有
廟存焉中山之永平帝之所生故有廟焉而今則
弗存按地志伊祁山堯母所居葬於慶都曰慶都
陵又曰望都山望都堯母之名也故以名山今永

平之西水出伊祁山越蒲陰為祁水而州曰祁永
平之南有故城曰堯有廟有碑言堯生於此其東
有縣曰慶都而西有縣曰唐有碑言堯初封唐縣
其故國也有水出於常山之西北曰唐東合於祁
以是儆之蓋堯生於此始受封焉其母殂落葬之
於此及其為帝則都平陽國家不以為命祀帝王
不躬親致享國人與遠邇遺民不忘其德歷數千
百年有能各即所居廟而享之則其德在人之深
者可見也順德路屬縣唐山之顛亦有廟焉歲久
頹毀今郡牧葺理更新請碑其事故援李唐張謂

堯帝廟碑題曰唐帝廟而不名且贊帝德而為之
詩庶幾居人識慶哉之遺音知為唐堯氏之民焉
其詩曰唐山蒼蒼唐水湯湯帝德是昌祭於有皇
唐哉皇哉帝道光哉乃聖乃神莫不具來相於有
虞股肱良哉謨明弼諧庶事康哉於戲前王其能
忘哉載剪茅茨載築土階尊酒簋貳曰恭肅哉享
於有誠曰馨香哉曰雨曰暘帝德惟常哉民無疾
哉神罄無方哉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馬祖常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遜於汴太師即以

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
故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乃俾貴臣子弟十
八人先入就學域新創於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
迨世祖皇帝敕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
歸壇垣四墉迺勒石其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
年既城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為京
學京師雖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牆屋弊壞將
壓以毀講習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曹侯上
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罰稍入為寮寀倡然後大
家富人合貲以聚財施施于手咸集相成建兩廡

五十有二楹繪像塗飾工良物稱象從祀諸賢百
有五人爰齋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於朝得廩餼
弟子員百人受學於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
下首善之教與諸郡學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為
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遼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
時之盛也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
切以德賞諭父師以檟楚懲子弟儀為束肉湯焉
酒醴力焉僕役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
高出於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
明登用儒臣躬親講學以當將然賢之裔以及宿
衛之臣罔不以揖讓俎豆之為懿顧棠皆庸之為
世也而三代國學黨庠遂序家塾之等秩然畢列
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士運武而出暨仁宗皇
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發以昔策名禮部者
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作而義探百年之禮樂
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為武衛之服召公之
化行矣昭王築臺以徠賢上郡衍樂毅劇辛至有
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之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
亦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
晉鄙之美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別衍毅辛之徒

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下之道
無有二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
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嗟夫古者小學大學
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者於詩書
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厖
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上之教
有以一之也而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肄業有學
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入有
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
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慰而勉矣提舉學事崔君

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祖祿司祝以狀請曰廟之興
成前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
歷王孝祖薛讓督巡監院兀都臈使李權且能考
工於下余既爲言正兗鄒沂郕四公配食東嚮位
其來請遂爲銘詩不辭詩曰皇元有赫奄受大國
于月之嵎于日之域京邑翼翼莫不來極于誕敷
文德新都有嚴辟雍莪莪璪弁之瑳濟爾衆髦鏘
爾弦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度咸
若海輸維楫河浮厥柏是尋是斵庾庠嶽嶽式光
我上國元聖儀儀元統龍衣衎我先師既右享之

采芹於泮薦此明犧用介我蒸籩豆伊何彼美
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聽臚仕以媚於天子
有鑾華鏞路鼓逢逢言燕於公有翼有嚴多士既
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備侯閒閒通承通宣御
劇通導虞庠連連王民安安祗國維賢天子萬年

國子學先聖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膺百聖之統建萬民
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丕修文
教成宗建學廟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
朕纂不圖監前人成憲期底於治可樹碑於廟詞
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遂古之
初維民生厚風氣漸開聖人憂之起有庠序學校
之制天下之治皆此出焉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
爲國子祭酒選朝臣子弟充弟子員至元四年作
都城畫地宮城之東爲廟學基廿四年備置監學
官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
相臣哈剌哈孫答剌罕大懼無以祇德意乃身任
之飭五材鳩衆工責成工部郎中臣賈驅心計指
授晨夕匪懈工師用勸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
御史臺臣復以爲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

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覗崇
之尺加十爲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修廊齋廬
庖庫爲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也遜於廟者
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徂門環列鱗比
通教養之區爲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
號祀以太牢贊釋奠雅樂江浙役戶四十隸之春
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皇帝御極陞先儒周
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
謙許衡從祀罷弟子員一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
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歲貢從政又詔天下三歲

一大比興賢能於是崇宇陞陛陳器服冕聖師巍
然如在其上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
其學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
勤其知政治之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
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
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器列聖相承謂天
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
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爲天下國家用耳然則
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
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

邦既定武功載修文教登其俊良於彼宮聖哲範
罔極首尊而彰曰爾胄子弗典於學爲風四方學
以聚之廩之餼之日就月將大德嗣服爰建孔廟
廼經辟雍考制程財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泮
洋冕服皇皇群士景從聖道既明渙號既加我皇
御天執道之中執物臚民翼翼乾乾帝學丕宏庶
政惟和我化用宣躋祀儒師寔興羣材丕紹厥先
相古盛時訏謨遠猷罔不由賢天錫皇祖神聖文
武以有萬國威何不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
是務作材是育下民允迪越厥有成有一德以

釐乃辟惟帝時憲惟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
永作神主播頌無斁

正定路宣聖廟碑　　李术魯翀

初鎮州置正定路以中山冀晉趙深蠡府一州五
土地人民奉我睿宗仁聖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
后湯沐首務立學養士當是時也世祖聖德神功
文武皇帝淵濟潛庭聞鎮之學綴未卽叙龍集丁
未勑有司勿怠其事於是以金粟岡南址崇殿廡
閎黌舍太原元好問有記越十有四年庚申世皇
卽祚都燕統一八表置憲肅郡府鎮憲爲諸道之

冠庠序闕略必憲人府人胥議興治至元暨今雖
屢加葺猶有未備至順辛未憲幕府議倡集楮幣
三萬市物傭工募役自殿之廡自廡之門新其屋
楹三十有二棟宇軒楯拱挾環合左右翔峙作杏
壇於殿之北神厨於廟之東自廟徂學門堂陛楹
循序森立庀墁締築堅麗於昔先是府尹馬思忽
已基未構而去政人遷易十餘年尹侯猛台倅
和則不治中和允升繼至憲使要歡提其綱寔佐
韓復理其目始克有濟其年夏告成壬申春府遣
吏李明善介徵士聰思狀來請志其績猶營貳憲

燕南義不容讓蔣宋蔡京遷學陸佃詆詈曰正定雖塞北有江南之勝江南豪傑特起如臨川王公與孟軻相上下正定初未有問噫是何言之怪也正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唐堯以帝嚳子侯恆山之唐由唐侯即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唐氏太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圻正定固神明之宅也孔子經法於易則逮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寖隆天人之道至矣適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傳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益孔氏立教如帝典微言如三讀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王安石背道迷經蒙君誤國京佃傾黨滋熾世益大壞河南程氏兄弟承先聖之緒抹之終賴其言道不墜地建安朱氏師則兩程裒輯道言貫通折衷以惜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會相我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源日月昭朗今神聖繼興世曰趙治鎮服肱郡也帝堯之思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祀先聖所以教也鎮事知所鄉往下學上達脩經慎勤何德不進何業不修何邪不懲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縉紳之報君父於是乎在題賦詩以慰鎮人士曰太行之山滹池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滹池之滸太行之所執今與伍皇祖之土恆山嶙嶙滹水浤浤昊天生民思堯之仁滹水湯湯恆山蒼蒼帝堯相望於赫世皇始鎮之府時未忘武雜土與女澤休時雨龍德出潛萬方既嚮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角時雍於變視彼侯甸恆鎮之先大殿周廡先聖之宁久未今觀誰敢予侮有廟有庭有戶有扃肅肅其嶷昭昭其虡新是鎮學式對恆嶽惟七也確順我先

覺求門於墻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不盲惟聖之元惟王之素圓冠方屨天地之度侃侃誾誾天天申申如日之煦如躬之親既儼既翼臨汝明德以賓皇國方州是則鎮人聚喜歸功憲紀憲人曰止其誰敢斁瞻望神京稽首拜揚配天無疆天子之光

趙國董清獻公神道碑　歐陽元

至正四年冬十一月甲子皇帝有勅賜中書右丞董守簡父趙國清獻公士珍神道碑命翰林學士歐陽元爲文臣元欽惟世祖皇帝經營四方之初

於府葉城董氏兄弟以忠孝之門被眷顧之厚大傅忠獻公文炳總國振旅出爲爪牙入爲股肱實兼將相之器太師正獻公文忠掌國符信入託心膂出司耳目賀頂帷幄之謀退而家居皆能崇詩書之風勵清白之操以貽子孫故董氏身教之正家法之嚴在漢人中爲第一其子踐揚臺閣爲時名臣接武不絕當世文事操筆以發其潛光者大綱已軼開卷有之臣元按清獻公諱士珍字周卿正獻公之子也正獻公行第八世祖視猶家人常以其行呼之清獻公行亦第八世祖命侍裕宗東

宮裕宗知之亦呼以行而不名特加一小字以別其父焉清獻資禀峻潔衆中頎然寡言罕笑風度凝重幼從許文正公學淹貫經史通國言善騎乘精射藝而能不衒所長與人交終日恭敬聽其論議頫僴皆當裕宗嘗解御衣賜公命公衣服公不敢褻侍大燕則服之職典官膳每進膳嘗以公捧之帝雖宮幄不時見公至必爲改容世皇晚命東宮裁決庶政至元十九年以公叅議樞密院事蒞政未幾聽軍戶康氏子死獄燭微若神老吏咸服其明斷二十三年進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公蹈事敬愼而以寬厚行之府中號公長者時桑哥立尙書省崇任奸黨專以錢穀羨餘罔上希賞公出典倉庾出納均平不事掊克世祖一日命公詰之對曰臣收粟不以高概多取於民出粟不以低概少與於軍臣不爲欺羨餘何從而出上大感悟遂罷賞令二十八年遷爲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下車風采振厲部內貪黷屛跡成宗登極名爲兵部尙書大德元年省臣議俾出公爲僉書河南江北行省事未奏太后有旨留遣中使傳旨中書曰董士珍青宮舊臣屢聞裕宗稱其忠厚其人宜寘

近輔何爲補外因留拜吏部尙書於是全曹稱允五年進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將之官賜鈔萬五千緡使之治裝以旌其廉浙俗豪奢請謁無禁公趣向儉素務以清靜鎭定七年召拜中書叅知政事與右丞相答罕右丞尙文等同心佐理機務大治藹然有中統至治之風適會河東地震民多死傷命公往賑卹之公躬自存問大發官廩藏粟以繼之食還朝大見褒異八年出爲行省左丞疾作不赴退居藁城之九門改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力辭武宗繼立召移江南行御史臺中丞亦不就稍

閒挾書行田自樂䟽畝有超然世外之趣仁宗初
立用故事起諸老成會議大夫强公起應詔俄拜
河南江北行省左丞適淮東鹽法積獘特詔公往
治之皇慶二年遷入中執法員闕仁宗與臺臣謀
其人旣而曰方今無以踰董士珍者驛名公還比
入見趙臺臺中有所按劾或不得旨至三覆奏必
俞允乃退仁宗天表英毅侍臣見公執奏不已相
顧動色公屹然不回上輒嘆曰董中丞直人也嘗
一日論事榻前不合旨意進曰臣等死生至微國
家政事得失至重臣若顧其至微而使君有過舉

國有闕政生何面目立人朝乎中書以四方災異
欲遣使者巡行郡國公曰此時急務遴賢能任守
令刑省斂薄其民自安沴自息使者巡行郡國徒
增擾耳事遂寢省臺議禁圍獵坐中有欲置犯者
於極刑公曰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可乎俱論
者猶未已公復言曰刑名各有攸司法當付刑部
議耳其語遂塞公在言路直言不諱然未嘗好名
賣直惟恃至誠可以感動奏稿每日焚之爲它官
則務持大體不問不言抵中書日天子下議發兵
討西南夷豪臣力諫不納公偶待左右承顧問從

容進曰臺臣言是上意白解立朝四十餘年絕跡
勢途公餘却掃人事獲造其寢次者如登李膺之
門性嗜學好善言動可法奉從中每嚴憚之延祐
元年夏四月扈駕上京秋七月十日將還而薨
年五十九家貧幾不能葬上聞而悼之賜鈔二萬
五千緡給驛馬送其柩南還以八月某日葬於正
定之祖塋公之初薨大司農張晏狀其行旣葬翰
林學士元明善銘其墓故凡董之家世閥閱書之
已詳然公之勲業其在中書則當大德承平之世
其在憲臺則當皇慶更化之日朝廷休明俊乂在

列生平學術得諸父命師訓所謂尊主庇民者靡
不推行於其間蓋有不可一二而枚數者且董氏
父子兄弟前則正獻以忠獻爲之兄後則清獻以
正獻爲之父求其立事建功偉然而自視於父兄
盛名之列可謂難矣然各守其志並稱於時嗚呼
休哉曾祖斯贈光祿大夫司徒追封趙國公謚宣
懿祖俊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與金
兵戰沒於陣贈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烈考初
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壽國公謚忠貞後追贈上柱
國追封趙國公改謚正獻妣顏氏初追封壽國夫

人後追封趙國夫人公娶柴氏先公七年卒追封
趙國夫人公以是年八月十三日歸葬於槀城之
九門因槩之以銘曰惟玉斯貞惟金斯精濟之氷
淸猗公德成世曰令人國曰寶臣襲休祖考遺安
子孫明晟天日幽歸壤泉兩不一儆暐乎萬年

忠武王公神道碑　歐陽元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居東宮博訪英賢以備宮僚
左右元良文學行義皆天下之選其在衛官府推
德望兼隆忠勤素著者惟公爲首稱公諱慶端字
正甫姓王氏世爲正定槀城人顯考金吾衛上將

軍右副都元帥勲德具見神道碑銘公早孤能自
樹立請兄巳襲世爵公被府檄司筦庫非所樂也
尋署水軍提領北方有警詔宰相馳驛和林以督
饋餉擇水軍長一人從行氷雪萬里行者憚之公
毅然請往中統三年敗齊寇於老鸛口以功拜千
夫長佩金符至元八年城大都數爲霖雨所隳或
議甃石運甓爲固公言不宜勞民興役遂獻葦城
之策所省鉅萬計議加遷賞辭焉詔嘉廉讓賜白
金六鎰丁師渡江之歲淮安未下師駐新城遣將
分戍請公爲之副城中士卒不滿數百老疾居半

宋人聞之殺攻具爲必取之計衆寡不敵主將死
難敵燬門將入公樹柵以禦之撫劍誓衆士皆感
激人百其勇先以弱卒列城上擊銅爲鉦響震
原野颺言援兵至躬率銳卒踰柵禦敵時公疔腫
在臂自拔佩刀刃其瘡力戰敵衆敗衂淮水爲
赤繼而瀕河浮雲聚盜蜂起公復擊走之屢中流
矢不卹也以功加武節將軍十四年扈從世祖北
征凱旋拜右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十六年進侍衛
軍都指揮使肇建威武營都城之南先是衛兵至
京師僑寓民間靡有定居公相近郊隙地起廬舍

畫井邑規爲屯田俾安耕鑿爲閱武之堂曰整暇
爲蹶張之習曰神鋒爲函矢之局曰犀利有倉以
足軍儲有局以備醫疾浚渠通漕以來商賈僦屋
取直以佐軍需公廨列肆偏裨部曲諸衛莫不取
法軍士歲時上番其至如歸迄今人賴其利十九
年置詹事院以本職兼詹事丞威武使歲入豐羨
屯峙山積司民政者欲假粟數萬以佐經費事達
裕皇有旨問公公曰兵民一也寧有彼此之間即
日付之上嘉勞公眞宰相器也二十三年冬大會
藩鎮諸王公典禁衛一夕世祖遣近侍覘督夜者

爲公選卒所邀近侍皆以有旨曰吾焉知有王將軍令能御其他近侍遂報賜貂裘烏犀帶以旌之二十四年伊犁諸部叛東方以公宿將練兵特勅將所部以從是時年踰六十遇敵則披堅執銳摧鋒陷陣駐蹕則環車爲壘以備非常東敵既除天駕狩北邊命公將衞兵而南公引臣子之義復從北征卒與大將俱還而料敵制勝參贊之力俱多東宮白鶴馭上賓總率衞兵膺股肱心膂之託在漢將中惟公一人聖上御極之初諸王宗室畢會上都公外總諸部親蹕禁御內進言裕聖皇太后謂

神器不可久虛宜促定大策以慰天下之望既而改東宮爲隆福宮詹事院爲徽政院行金吾衞上將軍中書左丞行徽政副使兼隆福宮左都威衞使元貞改元進秩資德大夫大德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簽書樞密院事仍兼徽政副使左都威衞使嘗以疾在告皇太后亟遣醫往治公既引年謝事寢疾於床上遣中使命台臣指揮篤實人也宣力既久家無餘財其錫寶鈔二萬緡爲藥餌之資俟其良愈別降恩旨公竟不起易簀之際戒其子桓曰予荷國恩忝列台司年踰八秩官無所

慽弟恨不獲効死邊陲汝當勉輸忠力無忝爾祖言終而逝實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公平生事上忠藎官敬總戎有律而以仁信將之出入行陣與同甘苦威武之建也請於東宮俾爵一人主藥士卒有疾如子弟更相謂曰吾屬處鄉閭守父兄不如是之至也或至物故則歸骨於家北伐之卒長偶遺一骼嚴加督責必獲而後已宋亡有茂草之屬以事拘京城久不獲免公濟以衣食奏請歸之其厎聖仁類此至元末姦臣未即天誅人皆側目公介然未嘗阿意取容特以丹誠衞社稷結累

聖之知尚方玉杖寶韀珠衣玉帶賞賚優渥諸將莫與爲比公素純儉雖位使相自奉泊如也所居僅庇寒暑服御不事華飾至於延賓禮士賙濟困乏資給宗族婚葬則弗計家之有無其立朝行已大節雖服儒服飽經訓者有不逮焉嗚呼賢哉以九年正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大葬葉城先塋之次持樞密院判官張淡所書行狀謁文以識幽隧乃爲敘而銘之銘曰太茂維嶽儲精降神篤生王公智勇邁倫禦寇淮壖國爾忘身翊衞天戈戢寰殊勲肅事諸爾威武有屯將令中嚴虎衆皇般金

革之威賓濟以仁運贊熏光丰功忠勤克壯其猷尊主庇民築城之阡馬鬣有墳勒貞珉以詠德諒無愧於斯文

大尹宋公功德碑銘　呂奐

鉅鹿古有漳河源發紫古一山經邢郡達廣平曲州逶邐而北至鉅鹿縣東北與胡盧河相合達夏越秋潦以霖雨波濤駕軼浩浩而來鉅鹿北有村曰臘姑濟其河渠狹窄壅遏水速從臘姑濟而南泛濫漫流數十餘寨渰沒民田不可勝紀朝廷累差官相視便利疏瀹水勢而所差之官乾沒利欲

沒不省視故其害自若至正五年夏六月宋公來尹茲邑公正直方嚴謹慎柒易下車之日首以去邪革姦興學息民爲務故瀕河之民俱以河害赴告公擕持告民事相河勢既畢咸然語衆曰民害若茲而不除豈上委任之意哉於是揚集民夫疏通河勢滌濬淤塞去其阻礙其流既通水勢孔殷而河害悉除億百年之害而一朝去之非仁者之用心能若是乎遠至正六年鉅鹿饑荒闕食之家十室八九餓殍相望而朝廷以常平鮮儲和糴是縣公星奔上司訴以民艱闕食非敢擅糴上司不許其請公還親詣各鄉諭以上意民感公德俱以已食之粟賑之其不支者公以所收俸粟百餘石以充所糴之數公既割己之有以惠民其肯嗜苞苴以欺其天乎嗚呼今之飛蝗爲民之害者有之矣其有除民之害乎謂之亦政者於螟蝗害民者也今之盜天之有者有之其肯割己之有乎語云勸民以自封物盜天有者也夫廉者士之一善也然澹然無欲者實鮮故鉅鹿耆老韓克宜等感公功德狀其事以請余通編序其先後以爲文仍系之以詩曰功加于民祀典所載我公之功百世

而在救民饑寒曰父曰母拯溺亨屯卓闢前古民害既除擊壤而歌民感公德其懷如何我公之德粟食布衣無以報德樹石刻辭

（明）

重修開平忠武王廟碑　王直

正統十二年秋八月通州守臣李經言州城東南隅舊有廟以祀開平忠武王常遇春蓋洪武三年奉勅建每歲春秋守臣以少牢行禮庭下載在祀典今八十年矣修治不繼日入於敝懼無以稱朝廷崇德報功之意請繕完如法詔可命工部聚材

鳩功撤而新之通州皆衞及所屬州縣各以丁夫
給役且命總理通州諸務都指揮僉事陳信督之
命旣下文武吏士奔承惟謹材不徵而集工不召
而至作正殿莫以兩廂前啟三門旁立廚庫宏麗
廣深有加於昔經始於九月己丙而以明年四月
成惟王以忠信智勇佐太祖渡江削平東南郡縣
遂議北征車駕至汴申命大將軍徐達而王為之
副天聲所臨無思不服王先至通州禁侵暴務安
輯人不知兵市不易肆皆愛戴如父母遂收燕都
明年平河東入秦元之敗卒復侵通州王還兵拒

之州人免於荼毒其德王尤深旣卻師破開平大
俘獲而還至柳河川以疾薨柩歸過通州州人皆
罷市迎哭旣去而念之不衰飲食必祭上思王之
功而知民之感慕如此此廟之所以作也昔漢桓
侯張飛號萬人敵嘗拒魏將張郃於巴西大破郃
軍以安巴土巴人德之歷千餘年廟食不廢今王
以雄才大畧佐太祖定天下功烈在朝廷利澤在
生民生為上公沒有顯號而廟祀永久蓋宜也王
之廟在京師尤盛此特其別祠爲耳今天子又新
而大之所以承先德而報王功超越百代可知矣

乃為述其事而系以詩曰太祖龍興四海從維王
仗劍先來同所向無前指揮鋒通州亦在破竹中
安集還定揚仁風閭閻歌舞廢怨恫旌旗他指甲
馬雄絕迹掃影烟塵一大星宵隊感帝衷錫以顯
號昭殊功廟食於此百不恭聖皇纘述棟宇隆神
之在位儼儀容調和陰陽斡化工癘瘴不作歲屢
豐春秋祀享無終窮

大學士石公神道碑　楊一清

嘉靖丙戌予起廢西征壽名還內閣獲與熊峯石
公同事明年丁亥公得謝致仕去又明年戊子而

公亡閏十月二十二日也訃聞上輟視朝一日諭
祭九壇賜謚文隱而葬事則戒有司治之公諱珤
字邦彥姓石氏熊峯其別號也系出正定之藁城
其為諸生時年未冠與其兄故太子少保戶部尚
書致仕東津公邦秀俱有文學名嘗以其父憲使
公之命來謁余以文為贄比予出分外憲越九年
以公務入京時公已入翰林為檢討予友少師李
文正公每謂予曰諸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其石
氏季方乎自是予出入中外公未以輩行子視晩
乃同官寀勿公少予十有二歲予老度不能久留

公負時望大政方屬目焉孰意其遽止於斯嗚呼
惜哉公舉成化丙午鄉試丁未登進士被簡爲翰
林庶吉士宏治己酉授檢討與修大明會典同考
禮部會試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滿九載遷修
撰同修孝宗實錄正德丙寅武宗初開經筵充講
官賜宴及銀幣尋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己巳
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午改北監南京吏部右侍
郎乙亥改禮部丙子轉左丁丑命兼翰林學士掌
院事授庶吉士業庚辰主考會試又主武舉事辛
巳擢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今上入嗣

大統會吏部缺尚書廷議首以公名上報可是時
輔臣有不悅公者計詞以誥命乃兼學士在內閣
專管誥勅實奪之權也修武宗實錄爲副總裁官
壬午遣祀闕里及東嶽少昊陵旣還朝復主癸未
會試事甲申奉手勅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典機務
乙酉武宗實錄成賜宴禮部加太子太保武英殿
大學士賜白金八十兩衣四襲鞍馬一具尋賜玉
帶蟒衣丙戌上嘗御平臺召內閣四臣而諭各賜
詩一章於公稱許尤至進恭睿獻皇帝實錄加少
保宴賜如前以災異自劾祈免不允丁亥錦衣官

有搆飛語詰訐臣者併中傷公遂逮繫下廷鞫之
臺諫皆白公無他于三上章爲公等力辯之公不
自白唯求去疏再上許之旣入謝歸民車歸私第
自是閉門不出邑人稀識其面而人望益歸重之
公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
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於宮中
代行溫凊蒸嘗之禮其爲翰長武宗始狩宣大疏
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涉法宮內無近親之託外
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
不能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

疏救之辭尤切直其在吏部承群小竊柄之餘政
以賄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
官諸凡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
所施而遽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傳錄其要語
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
與民休息而已其願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
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
奇治有端緒不必責效於旦夕之間亦可包荒不
必苛意於淵魚之察人謂其救時之藥石云其遺
祀事竣便道歸藁城以疾請老上優詔從容吏部

遣官促之臺諫亦疏論公不宜許退上命撫臣親詣其家以禮敦勸不得已力疾至京其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再求退不允有勲戚估勢奪畿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旨矣畿民大恐公言於上曰百姓爲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辭色門人或請其過直或歉於雅量久乃服之風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爲之一變自爲文

亦稱是詩歌沖澹沉着成一家言文正公曰邦彥詩詞皆中規度而七言古詩尤超脫凡近衆所不及博極羣書而根於理性意會心契有已所獨得之妙世有非考亭之學者公力詆之曰微考亭吾輩莫適爲學非之亦何所見但好名耳性孝友東滹公没於家疏請歸治喪葬不得比數年言及猶泣下撫其子如子姊氏適周姓者既卒子孤弱不能立公撫之於成待諸弟雍雍項友愛備至石氏之先有昆卿漢卿才卿者稱長者號三石君高祖永曾祖友智祥祖妣鄭氏繼邢氏祖麟中癸卯舉

人爲山西臨晉縣教諭祖妣時氏繼徐氏被旌爲節婦考諱玉天順甲申進士累官山西按察使妣趙氏考以上俱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俱累贈一品夫人配王氏先卒贈一品夫人繼翟氏封一品夫人公生成化乙酉得年六十有四墓在邑西南徐村之新阡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襄事公姪東滹公之子中府都事經謂公墓上之石未有書請予書之乃按國子司業林君時所著事狀附以平日所知聞者詮如左系以銘銘曰公也翟翟

惟義之於衆狥利以趨蹶謂我迂我性如石如矢斯棘彼習爲容謂我過激我安我心我心平平其不在我我何歉焉彼容與激孰得孰失而要其終千古一息吁嗟乎熊峯永鎮幽室

宋州守楊公墓碑　沈堯中

嘗讀宋史忠義傳自康保裔而下凡二百餘人無所謂楊公棣者及考瀘乘而始見之當建炎間公守開德他日金兵至其弟彭年以城降公歸盡殪其守嬰城自保金兵復大至與其弟俱死葬金沙山然而史不及書豈當時不以聞焉然而猶幸落

在故得入祁乘列官例春秋兩祀之則公之忠孝
矣獨訃公盡瘁所守金人且恨入骨髓乃燬而滅
之豈金人亦憐其忠耶嗟嗟張睢陽輩名垂天壤
廟祀幾徧海內而睢陽不聞有墓今公墓巋如且
當孔廟東南有司過而式之鄉大夫過而式之傳
士弟子員聚而式之聞風輿起不知其幾且春秋
兩祀在孔廟東偏且時建廟若爲公而設者此又
適然之符也公之名不得紀於史而猶得志於乘
不得聞於朝而猶得享於郡不得與康保裔等同
列而卒勝於張睢陽輩之無墓者斯亦奇矣使其

如弟之爲金人以公爲守汝汝之生孰若烈烈之
死一時之苟臻孰若百世之血食故公名之不聞
時所遭也非不幸也公墓之得存神所相也非幸
也第僅僅一坏日漸侵蝕萬一堙沒將何以勸余
故表而石之俾不朽云

忠孝祠碑　王世貞

隆慶之戊辰冬余自副察起再游大名視具獄已
土風淳美民竭其穀麥桑麻之利以給縣官退而
治其餘以共事家長上庶幾乎能自足忠孝之類
而亡所事於詩書之力者居無何而郡太守鄭君

以祠故田侍中宏正及其子僕射布事請益大名
古魏州地而侍中父子嘗爲其州刺史節度諸軍
者也當肅代之季所謂魏州者一辱於安祿山再
辱於田承嗣益至於悅與緒而天子意不復有魏
之山川人民而爲魏之人者亦安於其故而不復
知其上之不爲田而爲李矣侍中以軍心之嚮踞
其位而能一旦奉六州之籍歸之天子請吏治賦
天子始爲之疑繼爲之大悅而魏之吏士始亦爲
之駭繼而爲之悅服恐後公率全師壓趙境趣王
氏抗命之惡再鍛其武卒還復治青鄆罪獲師道

族其家公北掠趙之要領提衡其六州東悉復齊
魯十五州之地併其所治爲州共二十有七咸手
挐以報天子其有功於唐甚大而仇於趙及齊魯
人甚深用事者闇不哲於幾乘趙之人請帥捐公
帥之而又奪其綱紀之僕俾闔門就屠戮以死僕
射由苦塊起墨衰而從事枕戈待旦誓不與賊俱
生而魏吏之黠者已深中趙之誘而復動其故狃
於得所欲而緩於報公遂至挾僕射援河北故事
以請苟僕射於死生之際少有所動而移其念於
擇利則必爲之始以應之而庶幾其乘隙伺間邪

李少卿所云者乃悉其財帛予士卒上書告天子慟哭於侍中之遺抽刀刳腹蓋僕射之所不能報於力者雖而其所可報於心者君與父也僕射雖已死趙誅雖廢然魏人終不敢縱爲趙而竟唐之世猶能以羈縻之跡時出其貨賦以討叛鎮至於宋而天子恩德日以浹又毅牧如寇如韓者拊之魏遂以首善聞諸郡蓋又至於今而余之所覩美魏俗如爾云者謂非侍中父子一洗其悖而振之以忠孝之力也耶鄉公謂魏俗固淳美然亦少稚不知以君臣父子之節擊之則亦易忘而侍

中僕射其節爲最著魏既以二公故善其俗其德之也當無已乃卽廢署徹其朽材塗墍而更新之加以丹堊顏其堂曰忠孝余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詞曰旭輪兮太行下明河兮流濟漭而田兮從王悉而軍兮以四匡師不勤兮佽予恒欲報兮狡爲阻臣胡遊兮爾君子胡惘兮從父曳虹旃兮煇煌發天弓兮上襄威而肝兮絲縷之使陽咸兮掐然之重貂兮委蛇從副乘兮後先馳帝人明兮澤江滅將趙魏兮脊文祇神怡怡兮享性醴毋撫劍兮東孔睨條風兮甘雨惠我民兮以延趙之赤幘兮青衿蕪儀儀兮悅有臨美我俗兮爲我禦祲

千秋萬歲兮同此心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七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八

碑

本朝

明東閣大學士范文忠公神道碑　王崇簡

我

聖朝之順治九年憫明末寇陷都城殉君死難幽忠難泯大節可風褒卹死節諸臣前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范景文

賜謚文忠遴祠子祭錫祭田七十畝嗚呼盛哉我

朝表忠前代於以勵人臣之節者至隆也後數年范公女兒之子王生偕及門士李生摭公死節實蹟及出處之能記者代嗣子爲狀謀刻詞於麗牲之石請於太傅范先生先生問昔稱知公今誰在者猥以予對予時以病在告先生命仲子太常公過予屬爲銘作公碑懲予豈能知公者哉雖然仰邀休命以勵臣節史臣之職也胡敢辭謹按狀公字夢章別號質公以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諱桂爲曾祖以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諱汝河爲祖而南寧府知府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永年之子也其先自河內遷吳復有自吳遷齊者明永樂中處士理就業河間府之吳橋縣五世而至公曾祖爲吳橋人云公母馬夫人感異而生公四歲能誦詩書七歲隨南寧公廷試至京師望見貴人車騎竊語云此豈大丈人邪南寧公聞而異之既而以童子試第一入食餼於庠萬曆己酉舉京兆癸丑登進士第授山東東昌府推官律己端審毫髮之私無自而入官署其門曰不受屬不受餽東人稱爲二不公早蝗條便宜十事存活億萬人尤盡心於獄事夜半孤燈熒熒繙閱成案必求

其可生不得而後已以治行遷吏部某司主事攝選事當叅呂覃恩錄建言諸臣凡以建儲礦稅廢斥一月盡登啟事尋以假去天啟乙丑起文選司郎中疏論銓弊侃侃不撓時權璫魏忠賢寵與亂政惡之思有以中公公一日嘔血滿地以亟病歸始南寧公謂人曰吾子其歸矣當不爲賊閹作奉行吏也及公歸而璫日橫周忠介順昌逮北寺誣賍數千公與忠介有夙昔交多方左右襲脫其死而璫數遣邏卒瞷之人憂公禍且不測而公不顧崇禎嗣位即家起太常寺少卿遷右僉都御史巡

撫河南劾鹽司郡守之不法者吏治爲之肅清京
何京師戒嚴公帥師入衞抵涿州入守城賴以全
在道有以茗進者公舉以酹地曰諸將士從氷雪
風霜中赴國難裂吻隨指勺水不得入口予奈何
獨啜茗耶將士聞而感泣益奮厲故援兵抵都下
者獨公最先遷兵部右侍郎督治通鎭薊漕運三
歷秋防公數乞歸養甫得請而南寧公捐館矣公
以不逮含歛摧毀三年骨立服闋起南京右都御
史乙亥流寇蔓延烽火徹江上遷南京兵部尚書
簡額兵治樓船葺壁壘以固根本復宿重廬州出

奇英六以壯聲援寇終不敢窺江者公之力也賊
多置奸人窺伺徽人汪君用爲之囊槖公廉得並
奸人數輩付之法兵科某貪橫軍民憤激亂且作
公刻其狀逮治人情始大安以考績蔭三世如公
官武陵楊嗣昌以内閣掌兵部畀寇張獻忠榖城
等三縣駐牧寇造船秣馬勢張甚公偵得其實言
寇就撫不可信與嗣昌忤及嗣昌奪情廷臣以綱
常大義爭者多獲罪公合九卿申論致責問草疏
之人公曰疏臣之爲也遂落職先是戊寅公家毀
於兵二子先後死乃僑寓南京著書自適往往與

賓客賦詩飲酒優游山崖水涘間初若無顯仕者
四方名流得識其面退誇於人以爲榮迨賊破襄
雒犯承天撫局大壞嗣昌懼誅仰藥死廟堂思公
言召還故官趨入對即道中遷刑部尚書尋改工
部尚書當是時邊警方殷　上日五趨召公至入見
帝曰不見餘十年何癯也即日受事拮据城守日
夜勞瘁疾作從牀褥間爲其屬區畫凡又七閱月
備禦搆架有方經費十省八九汴河決召問於隆
道閣卒用公計策底績時公配張夫人卒公陳妻
亡子死之慘賜恤如例並贈公長子貢生元超營

繕司主事以慰公甲申二月晉東閣大學士公以
不勝任辭帝曰朕知卿久今寇在門庭用卿晚矣
時人才摧落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請救槩臣
張國維郭景昌等公於召對陳國維總理河道有
功景昌起戍所撫楚不遑顧家才氣縣堪策厲微
科臣言臣固欲奏之帝爲並釋繫治者六人公力
請傳諭蕊僚恩出自上且廣倘撓也既而寇氛益
逼或請出幸召集議東閣公曰聯絡人心堅守待
援此臣所知它非敢議帝顧之泣下曰先生言是
也國君死社稷朕豈有他念哉時大帥請移鎭入

援公主其議而復阻於異說及三月十七日賊薄城下公仰直宿閣中十九日昧爽中官傳諭城軍散亂亟命都察院多遣御史巡城公方詣中左門請見而宮人愴惶出走詰之云王太監隨駕出矣公趨長安街朝房賊騎已紛紛道上家人勸公易服歸寓偵駕爲兵就公曰駕出不與聞今安往耶歸寓徒亂人意給侍者出遂自經侍者覺而解之公怒曰此非爲我也因去五顯廟中繕遺疏請恢復遺詩有翠華迷草路淮水漲烟濤之句復署紙遺家人云身爲大臣不能殺賊雪耻死有餘恨遺

奏聊見孤臣一片血誠蓋以駕出必幸金陵誤於宮人之言也家人環泣公曰今日之事皆謀國者刻深刻削致此四十日輔臣不能挽救惟一死以報君恩傳之後世誤國家者非我也呼一人隨至演象所望拜闕庭先壠屬曰翌辰收我遂投雙塔寺傍井中死四日始克斂顏色如生賊至公寓蕭然無所得數日范閣老橐中畧無長物眞淸宰相矣禁勿犄輒入其門嗚呼如公大節卓然可謂爭德不回從容就義矣考其生平出處光偉乃更如此若其行修於內德孚於衆有不能更僕而盡者皆畧而不書嗟夫明三百年輔臣之賢不肖不可縷指及其亡也死難者惟公一人其以維持一代之綱常綦重矣此我

聖朝所以褒嘉而不遺也公生於萬歷丁亥十月二十日至盡節得年五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祖塋之兆公爲文本義理詩淸逸有晉魏風所著關心札記餐冰齋詩米宦[illegible]疏稿策樞忠諸書藏於家公昔顯貴予雖鄉往而媿於無因憶癸未之夏鄉人有相構者皆與予善而人莫敢近公寓言曰惟子可解此紛幸而得當及予釋禍始識公面

公因知予余豈能知公哉惟論次其大者繫之以銘銘曰

烈烈范公皎日嚴風殉君死難

綸褒其忠肇錫嘉名千古之榮祭田是賚春秋盛侍已維端冰濤玉寒無嬌無誠求心攸安治官奕奕於時聯益文武爲憲政有名迹石膽鐵腸萬夫之望宛若儒生蠶眉秀長有一事賢猶數世傳刓斯大節匪億萬年豈碍曠野輪蹄過者孰爲顛熱孰爲泣下

明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墓碑

李蔚

上御極十有六載德澤普洽民物康和文恬武熙內外
寧謐爰以農隙舉巡狩之禮時維仲冬
鑾發南苑越信宿
駐蹕玉泉之麓以道出昌平有明諸陵在焉
特降德音遣使致祭豫飭有司葺事初
上念明崇禎帝勵精遘亂亡國非辜業爲建碑陵表迨
中鑾蒞止營於昌平之北郊日
幸其地瞻眺致敬爲感惻者久之既見陵側有邱巋然
爲明故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墓葢殉崇禎帝

於萬歲山者也
上憫其忠義隨
命扈從學士臣 麻勒吉酹酒於其前俯旋行在復
勅臣爵撰述其事碑於墓道臣 竊維皇降衷五常之性
不擇人而具故運有盛衰而氣無厚薄當其盛也
則有攀鱗附翼者若而人乘勢奮庸以著一代開
基之烈當其衰也則有仗節赴義者若而人見危
授命以酬祖宗養士之恩葢倫常之重不可一日
亡於天下必有負荷之者而後人心不死然而捨
生取義之事雖言之奈疑畏葸於中禍患怵於外

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故曰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
泰山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也粤稽往古節烈之
士昭然方策者類皆戴紱垂纓析圭儋爵膺軍國
之重寄負當世之盛名不幸變起倉卒非一死不
足謝責乃疾風勁草猶未敢云數數見也至於中
官之設任不踰掖庭之近職不越侍從之恒雖云
食祿王朝而士君子所以責望之者則與外臣有
間故載籍所傳中官之賢者公忠勤恪如恭伯管
蘇呂强張承業之流代不乏人而獨無以殉節著
者誠不敢過求之耳在昔崇禎甲申之變太監嬀

亂海宇土崩崇禎帝孤立於上封疆大吏望風而
靡在廷之臣怡堂罔覺及賊薄都城陷不旋踵帝
執國君死社稷之義赴萬歲山上賓與朝文武獻
爲無淥窘迫途窮惟承恩分屬親臣情深戀主當
柱傾維裂白刃切膚之際而近侍之職跬步不捨
自經帝側視死如歸 時外廷臣子慷慨捐軀者
雖有其人而宮闈勢隔弗遂號弓以覲承恩從容
得所葢有憾焉其他或屈膝賊庭頓身搒掠而詭
云死難或傾家納賂冀贖餘生而卒以不免一死
同也其於承恩奚翅薰猶之異哉嗚呼中官殉國

推爲千古一人洵無愧矣明末死節諸臣久荷
皇上賜謚追襃獨承恩雖蒙賜塋幽光尚鬱乃茲値
鑾輿親幸睠顧垂慈旣
命侍臣賫以清酹復令墓道表以貞珉慰忠魂而樹風
教允原何知承恩必頫首感泣以承矣雖然承恩
節固奇偉非遇我
皇上如天之度浩蕩之恩則亦世遠跡湮草木同腐是
其生前之建立旣難而身後遭逢尤爲不易誠賢
者之希遘也抑 臣竊見從來寬仁之主加惠勝國
者未有如我

皇上之殷且厚也乃創所藏與祓曠世方
勅宗伯爲以馨香旋
命司空葺其傾圮樵蘇永禁守護加嚴憫英君厄運之
相値而因以及其從死之臣
天語諄諄俾獲不朽深仁厚澤有加無已唐虞三代以
還頌揚君德者豈能髣髴萬一 臣承乏扈
蹕載筆是司祓
命屬詞欣悚交集不敢以蕪陋辭敬述梗概昭往代之
忠貞紀
熙朝之盛事用告來者具有所 瞻式興起以仰副我
皇上勸忠之至意云

重修顓頊廟碑　李霨

邑之有顓頊廟也自前令孔侯承先始也初侯履
行舊治城東覩所謂顓頊帝陵者巋然榛莽中懼
其久而湮也遂伐石以表之因立廟於今治之露
化關外益自前戊子歲迄今垂百年矣日月滋久
貞珉莽更兗衢隧猶丹堊黯昧摧圮將及不蔽風
雨余從子珩怵然傷之問以語余失今弗葺後將
一隳而難復也余因屬令首倡以告里之士大夫
咸踴躍從事珩乃鳩資庀材身任其犇始於康熙

七年三月閱八年四月訖工徹故易腐嚴嚴翼翼
往蹟炳耀嶙眺一新邦人樂觀厥成也走京師謁
余一言記於麗牲之石余按地志邑以高河之陽
得名帝顓頊初封於此故號高陽氏然考之史稱
帝生於若水則禹貢之梁州其都於帝邱則所謂
九河旣道雷夏旣澤者是也邑相去遠者數千里
近者千餘里其初國於高陽者何也帝之父昌意
爲黃帝元子旣不得立史亦不詳所封帝則如後
代所稱柄子毋乃以疏通靜淵之材年少佐理故
所邐建爲藩屏如周之魯衛漢之燕代齊趙而其

史225-372

後遂入繼大統者耶書曰冀高山大川恆衛既從大陸既作蓋恆水東流合滱至於瀛由邑入易水其故道然也周禮職方氏之掌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然則邑故負山襟河川原滙環風氣宣達而盛紆帝以洛國發祥入踐天位豈偶也哉夫然尚爲而改都也金天氏都曲阜帝邸其畿內地帝既嗣服繼統則舍故封而就帝邸亦其勢宜然也又考帝崩葬濮陽濮陽即帝邱陵墓祀典皆在焉乃今邑東之有帝陵何也夫帝既都帝邱則殁而葬也自不當在

故都豈當有國之日或其妃御支庶之屬死葬其處而世遠傳訛遂指爲帝冢也耶抑帝雖建統濮都而猶念舊封之山川風物以及父老子弟謂當車駕從東來無息流連於此以爲吾百歲後魂魄猶思故都乃像爲墓宮以當棲神者耶即不然帝子孫衆多昆吾豕韋秦趙之間皆有之安知不有在邑而若後世爲衣冠之葬以親其先王者耶是皆不可知不可知則姑置焉可也而至於廟則邑人所以思帝明德之遠而不可以或弛者按西漢永光以前祖宗廟在郡國合一百六十餘所而周

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已有原廟之意邑之有廟蓋亦竊取斯義而非僭也斷然余用是進與邑人共勉之也詩那之章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又思齊之章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古先民之作所以善後世也予邑在井疆之間其俗敦禮讓稱先王士無僞行下無詐巧相親相愛而無離異也非帝之作爲而貽之者乎今者新其廟貌崇其祀饗當益致其慤益致其信祇法乎帝之所以養材任地治氣教化之道以進其俗於隆古斯得矣苟徒事乎修葺觀游往跡歲時選牲爲酒拜庭跪起與

浮屠道士之宮比覆而已其與夫弛且墜者何異哉余既序次其顛末因辨核其疑端以俟後起之博洽者藉以爲考據云其棟宇之制土木之資以暨捐輸者之姓名爵里則詳列碑陰不具綴

宋曹氏墓碑　　陸龍其

畿輔人物著於史策者莫如燕昌國君樂毅宋濟陽武惠王曹彬其功業烜赫固不待言至如昌國報燕惠王書云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武惠平南唐歸奏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其不怨不伐雖儒者白首窮經之功有未能到是者是豈

尋常將帥所能企其萬一哉余謂兩賢天資固不同當日必有得於師友講論薰陶之益惜其淵源不可考矣及承乏茲土得盤桓於二公桑梓之地不勝高山景行之思間嘗問其遺老冀得其遺跡而昌國君墳墓里居已無復有知之者獨縣北朱樂村南相傳有曹氏塚亦未知其爲武惠歟抑武惠之上世若子孫歟寧晉亦有曹氏墓與此孰先孰後皆不可知余親造朱樂村徘徊其域則巋然一平衍浸無邱隴計地廣二十步縱二十二步東去松水百五步南去朱樂村百四十步片石偶立

者四皆刻其上象其中意必塋坊夾柱之石而規制粗陋似非勳戚家所用疑是後人表識之物蓋曹氏當靖康之末子孫多從高宗南渡無復在北者又歷經金元用兵之際故至今纔七百年而若存若泯至於斯歟抑當時武惠謙恭不伐其規制本不甚宏壯故易就湮沒歟余以語傅君維橒曰武惠之迹在靈壽者僅此一塊土豈可使當吾世而湮沒耶傅君曰吾邑西阜安村有韓太保墓者無碑志可稽無封樹可識特元末東平趙哲有韓太保墓碑數百年來遂指爲韓忠獻億不知韓氏雍邱之後果還葬靈壽耶或其先世贈官有至太保者耶忠獻第六子縝以太子太保致仕或令縝留守祖塋不隨遷者耶前人好附會而後人輕信聽未可知也今曹氏墓亦在疑信離合之間弗傳疑焉懼又如韓氏傅君斯言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意也余既不忍武惠之泯泯於茲土而又嘉傅君之能慎遂并記之於石云

保陽學政公署碑　　乾隆四年 月鐫　倪象愷

保陽去京師三百二十里冠冕直省之百八十一郡凡王政所關有司宜隨時興作使合制度承天

下觀瞻提督學政公署先於康熙三十六年徙自易州始則因陋就簡繼則頹塌傾敗蓋四十年矣殆非所以隆體統育人才崇學校也乙卯季夏余守是邦思有以新之者而未獲請丙辰冬幾燬於火戊午秋復圮於水學使者將將按試於是方伯若木張公轉請於前制府彭城李公今制府晉陽孫公共謀動帑鳩工而庀材焉按其舊制擴以新規中堂五楹則因乎舊堂前兩廂增三十三間爲六十六間龍門東西各增九間此則文武諸生揖讓進退含英咀華之所也堂後有軒軒後有寢十

有五間曰唯改作則學使者臧否人物甲乙文章
之地也寢之左爲間十三右亦如之因舊爲新則
厨㸑之丁夫供事之胥役所鍵閉扃鑰之處也儀
門三間前爲頭門如其數而加高大焉門左右爲
官廳爲吏舍爲鼓亭增舊之十二爲二十有四平
西偏隙地爲射圃治八椽於其後爲馬廐或因或
剏凡爲間大小百六十有二至周閈內墻則用挑
而瓦封其上外墻則用築而棘覆其巔高均丈而
加三長則爲丈四百六十門以外石獅旗杆照壁
森然成列門以內公私所須之桌橙屏盂燈擎儀

筥錡釜鍋錫磁漆飲食服用之器爲數繁雜別登
簿册任吏專掌俾可持久計用木大小三千五百
六瓦二十二萬二千磚一十九萬六千土坯十二
萬九千計役木工土工及搬運各工二萬八千五
百舊存料物新製灰石及雜物雜役不在此數價
稱乎物直程其功凡糜帑金二千九百有奇其時
領帑備物無冒無遺則清苑縣知縣徐時作早夜
督察旣廉稱事前則試用州判熊繹祖州同陳上
脫繼則試用州同王士翰州判徐世彬肇工於九
月朔越十有一月二十四日功成茲役也員吏匠

役趨事赴功興作以時制度峻整於是保陽之提
督學政公署可以冠冕直省之百八十一郡矣乃
鐫所屬之文武生童以落之而并記之石

保陽學政公署落成碑　乾隆四年二月　錢陳羣

自方伯連帥以至一命下吏凡敎養訓練之責者
莫不有廨廨以居官官以涖事居之所庀事之所
集也其始以公物剏建其後則各葺其居以集厥
事無分爵亦無他諉前後更替守之俾勿壞猶易
易耳學政公署則不然以直隸言之爲府十十其
署爲州五五其署而八旗洎京兆所隸不與焉使
者巡行所至歲必一周席不暇煖旣無餘力徧爲
新之守土之官間以時鳩工飭材因陋就簡僅蔽
風雨每遇秋霖積雪甚至頽敗不測者丙辰春余

奉
命留任衡文首按保陽見屋宇傾圮聽事後軒樽櫨欹
倒篝燈視事風入牕牖瞀漸漸然瓦腐椽蛀落几
案間心每悸也未數日夜中大雨倒屋三楹册籍
盡爲所壓胥役以避漏移止他所僅以身免明日
太守蜀郡倪君過余爲之愀然且曰吾日夜念此
當爲新之旣余以私艱歸里又三年服闋還朝復

瞻視學之
命則倪君已乘間力言於方伯張公轉請於前制府彭城李公今制府尚書孫公支公帑鳩工庀者培之闕者除之隘者拓之少者益之易危而安舍舊而新煥然改觀矣乃集保陽所屬及易州所轄文武生童二萬餘人而命之曰美哉輪奐洵可觀瞻海內
皇上右文愛士爾幸生首善近地倡始風敎宜各自奮勵爲天下程式其視此矣余雖不敏願日孳孳焉與爾等共勉之耳惟是倪君領劇郡贊理學政其餘事也而經營區畫盡善乃爾其功之沾漑士林者閎歲時久遠且不可澌滅矧余其事茲土身受其益可不紀其績以傳於後至工值數目堂構規撫暨事各官如知清苑縣事徐君時作等姓氏詳倪君記中茲不備載云

重修廣濟橋碑記　　陳儀子翽

有橋於新橋之東者其名廣濟其如干步其徑七其高如干尺其廣如干丈其成以五月朔日其董是工者安州賀生昌祖其往來巡工者清苑李丞某經其始而觀其成則守保定倪使君也新橋在安州西二十餘里跨府河以濟行人東安州西清苑南高陽任邱北新安容城往來皆取道焉而府河挾一畝雞距諸泉滙祁蒲曲逆之流每夏秋雨集溢岸騰湧而來新橋之下不能容也則旁溢橫奔而道爲之絕於是民又橋爲東曰普濟西則廣濟蓋以濟新橋之不勝而普而廣之云耳二濟之中廣濟最衝則最先圮賀生昌祖以父志葺而復之僅三徑去夏水大至[illegible]又圮使君賑所部過之曰此不修二橋爲無用[illegible]行者病居者亦病有應於旁者曰唯然前之圮[illegible]或涉而溺焉有携孫赴塾俱殁于是三日浮出[illegible]猶抱其頸未釋也吾父感焉誓復之未及而被[illegible]予爲之予與二三父老勉爲之今復以水毁今[illegible]能矣詢其名則賀生昌祖也使君曰爾勉之予[illegible]是出俸金爲之先曰[illegible]橋不勝水卑且狹[illegible]基不固也堅而底之抗而崇之延而長之庶其[illegible]於是命李丞喻居人以復橋便宜狀衆情大洽[illegible]是買物其資工物其技農効其力不兩月而橋成加其舊三之二焉偃之虹如仰之月如雖有滀[illegible]勿可毁也已於是刑牲徵介祝橋神而落之於[illegible]賀生昌祖介張天池待

御而來言於予曰此倪使君之賜也請書之石以勸來者予謂之曰凡人之能于其事者必有餘于是事者也人之克舉其官者必有餘于是官者也夫以一人而察十七邑賑貸之當否目不給視耳不給聽心思不給慮僕僕往來猶濫且遺是懼而遑問一橋乎哉今使君所至吏革其偽民獻其情井閭之間求得心思耳目欲給而閒閒然若無所事因以其暇考山川覈疆域孫孝秀咨耆者旌隱節懲姦慝章教訓俗興廢舉隳無不於是行也得之一橋何有而以爲使君功乎侍御曰柔輿以濟

孟子譏之川無橋梁單伯傷之於其細可以見其大此橋之修固使君之餘也獨不足徵使君之餘於事且餘於官乎哉予曰然遂爲之記

種栢說乾隆四年二月　倪象愷

栢與松比節而材適用則過之學政署後隙地及東西兩墻間人跡不到督縣胥劉名久覓棄甓駝術者于乾隆四年己未三月朔至望植栢二百六十一本不疏不密栽培灌溉强幹弱枝期于接葉連蔭干霄蔽日當夫棟朽梁蛀之伏想卽勝任愉快之秋

國家養士待用觀茲栢矣非且晚事也勤歲月株數于壁俾後之陸續儲養以至成材而大其用者有所考焉署前列槐四顆

修保定府治記　倪象愷

乾隆四年己未六月辛未府治公廨歲久將壓因謀拆卸詳勘公帑庀材鳩工員吏率作以至落成則時維九月粤攷茲堂之作則明正德十四年己卯亦成以九月明守張元寵資中人也由監察御史守是邦其所以甘棠吾保者事載志乘而茲堂則實始新之并樹槐栢百本猶有存者今二百十

五年矣予籍成進資中比鄰自臺灣道罷職而來五年於茲其所以宣德達情教養士民者未知何似而茲堂之新則適與之符何人地時事相值若斯之巧也爲補槐之枯者五栢之缺者二十爲政在人時至事起安知二百十五年後不又有從而新之補之以鞏固郡治於無疆者乎聊記以俟之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八

誌銘

唐

給事中清河張徹墓誌銘　韓愈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乃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

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

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脩群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崔評事墓誌銘　韓愈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

理司直大父元同為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傍
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
老託於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
孝悌詼諧縱謔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
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應節
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
實參幕府事直道止言補益宏多既去職遂家於
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
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
郡為軍司馬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則賢也署為

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渠溝斬茭茅為陸田千二
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
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
於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
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
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於
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於汝州
其二月某日遂葬於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
外莊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肯收
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足故其歿也

其吊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為之女鄭氏也有
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
終有後乎銘曰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
出乘馬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元宗世為御
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領河南道
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
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
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

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
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
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
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
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
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
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
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
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
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鱉可食與不可

食和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禍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緜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呼讙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剟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

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頑頑以世歟耕

處士侯君墓誌　李翺

侯高字元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為文達意其高處騫驤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略自儕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覦貴善官者如糞溲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南獨孤朗用晦隴西李翺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士殺留後陸長源東走劉逸淮乃作书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翺過元覽於蘇州出其詞以示翺翺誚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

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憤予而不號翺以為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達奚撫為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辟於劉三縣皆有攻不幸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翺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西其子婿王適使備吉勉求君所如值君卒吉勉以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適之妻使吉勉來告於翺翺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死狗兒尚童翺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塟之而識其墓以示狗

兒

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贈太師劉公墓誌銘

權德輿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絪縕誕嶽熊渾乃生元臣以翼大君惟彭城郡王宜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纂服舊勢以亞丞相得顓征伐冬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居帥長在順宗朝論道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聰明齊聖褒厚功德擢侍中中書令綱移樞衡臨長諸侯元袞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器勳猷備其贊書終

始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於莫州之廨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良鄉縣之某原追錫太師不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賻延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輿銘於壽堂所以加恩報勞始終滲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濟之蜀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孫曾祖宏道皇檢校司衛卿臨洮軍使襲彭城郡公贈宋州刺史祖貢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州大都督父怦皇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公公承是覆露生而岐嶷深而通直而和宏毅忠蔚端明溫重固已蘊絕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叅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考績皆爲府中最興元初以太子家令爲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爲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輿師之拊養如良庖之無脊肯醫良農之無滅裂司徒即代有詔奪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在長帥之威惠畢舉比歲大旱蝝蝗爲災絜齋疏菲然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莓莓因其豐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廢不具焉貞元初烏桓奚北方之戎幸吾阻饑大肆邊鄙公先討後戰

陳兵於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教告誘是諸戎皆爲公用朝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卑畢乙之犯古漁陽其後嘯列寇右北平公分命左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中堅衝擊十不雜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無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侵寇於置薊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揚旌冷陘之北戎王棄其國遁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爲王而還登山勒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以東廣和四鄰或歸其人倫或復其地理警

急則解其顛没居常則納諸矩度兵典以來氣俗相因或以奢敗度或以美没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洙泗和門耽耽公署沈沈自從事掾史迨紀綱之僕庠序有倫釆章不紊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筵薦延至郎吏二千石近臣亘守此又烈丈夫大君子職度犖犖之爲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祁寒則煩之絮帛大歉則賑之倉廩一方之人蒙被

惠和嘉祥交於動植孝順浹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常山公率先踴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百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既圍樂壽又遣支兵急攻安平三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千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死戰亭午而拔誅居無噍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以寶劒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几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恐召戲下以須王命俄而下沛然之詔宥罪班師

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惆然不及家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由御史大夫爲工部尚書凡軍帥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恭公太師之命爲茹荼寄泣祇服丕矩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亡生極榮號没有懸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見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爲至矣夾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振天聲敢攄蒼介以識寅寞銘曰帝在法宮於心戀功洸洸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朔易賜履來宅便藩渥命綏雅志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慎保蕩定勇略昭宣

燮和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爲齊斧廓開祲沴振奮威武保大定功庇人尊主郡殺教悅乃主成師并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西征賦詩播於工歌列在鼎彝册勳未極大非如斯華育萌牙弗酸沸泱義方紹續君命吉康孝有無改思延必復參耆壽祿遭浸陵谷物石下泉幽元昭燭

宋

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司馬光

熙寧四年三月癸巳禮部尚書致仕張公年八十八薨於冀州私第其孤保孫狀公之功行遣使者

走洛陽謂光曰公將以八月壬申塟子爲我銘公之墓光既哭白惟文辭鄙惡不足發明公事業然婚媾累世庶知公之志於佗人爲詳用不敢辭公諱某字誠之其先家於深州曾祖諱侑祖諱光偉贈太子中允父諱文質贈尚書左僕射母太原郡太君王氏自僕射以上皆不仕而家饒於財太平興國中契丹屢入寇僕射以深州城惡始徙居冀州明年深州陷公以景德二年登進士第歷蜀州趙州司理遷安肅軍判官天禧末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應詔者五十餘人唯二人中選而公與

其一由是除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寇忠愍公尹大名於僚吏中待公獨異曰觀君器業佗日必當遠到秩滿爲開封府司錄出知將陵縣通判雄州王文康公爲御史中丞薦公自屯田員外郎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遷兵部員外郎封驛鐵勾院明道二年京東大饑遂公爲轉運使賑救有方優詔褒美就賜紫衣金魚閱一歲徙陜西又徙河北舉按貪橫風迹益顯景祐四年省爲戶部副使寶元元年遷度支副使會元昊僭亂西鄙騷動詔以公爲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諸

將爭進攻取之策公上言戎狄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征臣恐生民徧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悛悔懷服之心無佗邀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潤畧與其貪虛名於戎狄曷若採實弊於生民也朝廷雖不卽從其後綏撫元昊亦畧如公策康定元年還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是時太夫人高年被疾公難於遠離而不敢辭朝廷責公不卽之官復以待制知澤州明年徙知成德軍遭太夫人憂有詔起令視事俄還學士職公上言契丹與元昊爲婚恐陰謀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會契丹聚

兵塞上求關南地慶歷二年詔以公爲河北都轉運使悉城河北諸州契丹講解復知成德軍明年自兵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充河北都轉運使公辭以河北幸無事願以故官留成德詔從之明年徙知青州閱一歲入知審官院改知開封府明年出知成德軍未行改河北都轉運使公上言恩州守臣非其人州兵驕悍恐有意外之變不報俄徙陝西都轉運使恩州兵王則果作亂公坐失覺察明年左遷知汀州先是冀州男子李教醉酒妄言涉妖逆事覺自經死教兄敫爲公壻其怨家告敫

父母因敗私屬公得免緣坐事下御史府案驗皆無實公猶以婚家落學士自給事中降授左諫議大夫初貶江南尋徙知郴州皇祐元年復以給事中知洪州明年復爲學士在洪三年入判流內銓知審官院出知澶州明年徙河北都轉運使至和元年徙知相州明年復知審官院嘉祐元年知邢州明年告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家居凡十五年遇英宗今上卽位及郊禮恩就遷三官爲禮部尙書公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中綺縉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請太夫人及昆弟姊妹恣擇

取之常曰兄弟天之所生譬如手足不可離絕妻妾乃外舍之人柰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宗族雖甚疎遠其貧窶者無不收恤男女孤孩者皆爲之婚嫁無一人失所者然爲人莊重雖家居常自整飭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與語或至夜分不命之坐閨門之內肅然如官府事大小皆有條理自始仕至終老凡與賓友相接常垂足危坐或燕飲終日逮夜未嘗稍傾倚有倦怠之色佗人莫能爲也其在官以精敏廉直爲朝廷所知故每有邊警及災害處多以公當之事無不集識量高遠能豫別

人物前後薦舉僚吏數百人訖無一人敗官爲累者翰林鄭學士獬屢舉進士不中見公於洪州公曰君科名當爲天下第一得自有時勿以爲憂已而果然家本河北不習舟楫及謫官南方極江湖之險每値風濤家人不勝愁恐公曰吾自省平生處心無可愧者神明必將衛我豈沈溺於此哉怡然不以屑意在南方累年夫人及子孫相衛物故者數人知冀州蔣偕嘗有憾於公柰公之謫以事殘破公冢至伐墓中栢以治道路佗人謂公懼此憂患必不能濟公以道自寬卒無恙而返及偕爲

儂賊所殺家人或有快之者公輒怒責公既納致還鄉里熙寧初河北地大震往往壞官府民居公方食案上器皆傾隆左右奔散公安坐自如徐曰地震常理何至驚遽如此時河決棗彊勢逼州城或勸公徙家邢州公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爲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不徙朝廷優禮舊德五授其子保孫以冀州官保孫欲順適公意凡居處出入及燕待賓客奉養供帳之具皆不減爲二千石時故公雖退居不自覺異於昔日也年適八十耳目手足猶聰明輕利飲食起居壯者或不能

及嗜讀書老而不衰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兵今何如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其忠愛之心蓋出天性非有爲而爲之也訃聞太常謚曰恭安夫人永嘉郡君劉氏先公亡二男長曰貽孫大理評事次曰保孫殿中丞五女長適前進士李敏次適供備庫副使賈世永次適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次適供備庫使任永次適歷城主簿劉忠輔貽孫及適賈氏劉氏女皆早卒公久在貴位宗族用公蔭補官者凡三十餘人銘曰福善之道世或疑之以公而觀決無可疑仁不遺親忠不忘君立身謹

嚴當官恪勤入踐臺閣出臨藩服自少通顯逮於納祿體彊無疾資用常充年垂九十榮樂而終章綬纍纍延於九族歸從祖考是謂全福

元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廝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爲擁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於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安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醇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

以女妻焉丁未授束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爲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置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於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卿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手廼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生物爲心乃厭其毒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

顧茲方悰而有忻茁然碩果孰斬天心可覩史氏
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
於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於千萬世公共
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袞襃
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人之壻也爲
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潞陽郡公墓誌銘　　　　揭傒斯

天歷元年春二月八日淮東宣慰使李公璮贈通
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
潞陽郡公謚忠靖元統二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二

日其配潞陽夫人柴氏薨十有二月六日合葬通
州潞縣之南臺坡先塋嗣子世安請銘公諱廷字
瑞卿其先恩之漳南鎭人今家京師祖諱天某累
贈嘉議大夫兵部尙書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
父諱仁義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隴西郡公祖妣丁氏妣盧
氏並追封隴西郡夫人公早孤母績以教子樵以
養惸惸潞水之上柴好禮先生聞之曰母貞而子
孝不與何待以其子妻之年二十起家京尹曹歷
左司吏部府正掾太子詹事完澤數言之東宮得

召見用爲南昌尹善政聞於朝復入掾省事及中
書以勞調泉府司知事進經歷遂爲司丞行泉府
罷受詔覈江南賦賦平以能同知河南府事諸王
及使客不絕於道修傳邸備供饋以紓民憂嗣二
程張邵司馬以教民學遷陝西行省員外郞補偏
拯敝靡不用道出良民爲奴婢者三百餘人朝廷
以爲忠進廿肅行省郞中復不忍其遠去召爲戶
部郞中賦法均出賦不容濫征以爲賢賜三品秩
以爲江州總管天久不雨施德化理寃滯去士民
所疾苦而便利之乃雨發廪勸分活民於饑者三

萬餘家命醫載藥起民於疾者三百五十餘人乃
修社稷興學校以致治人事神之道暇則率府屬
諸校宮集耆德裔學之士親執經講問下邑皆化
之改兩淮屯鹽總管田之沒於民者爲頃餘二十
戶之入於他籍者千二百五十有二逃於他郡者
九十有六皆復之糧之重於民者爲石六千四百
有六十皆除之歲省公帑十七八而上供無不備
上數遣使賜酒勞問始給各官公田政成召爲兵
部尙書遷刑部尙書權臣帖木迭兒陰縱其子八
思吉思以宣政使主司徒劉夔獻吳中民田冒賜

錢六千二百五十萬將于陝南後以治書侍御佐
大夫帖失爲大逆忍奏誅之重賂不能易其守拜
淮東宣慰司未下車而民信旣下車而民悅以服
居幾月引年謝歸越五年而甍階由將仕郎十遷
爲中奉大夫公每念自大父而下罔關喪亂積德
累行以有今日故善無不爲夫人柴氏又賢克相
以道從父一門三世貧無以爲家與之同出處衣
食婚嫁喪葬者五十餘年及公沒夫人又爲屋以
居之割田百畝買牛及農器使耕以生之不足又
從而周給之夫人身不衣華采口不饜膏粱儆民

居十有七鄉人未嘗聞其聲旁有果林非地主所
分賜不敢取子孫未仕不得乘車馬衣繒帛雖片
縷不輕棄惟所以厚宗族篤姻親一以公爲心故
公與夫人之沒人莫不盡傷嗚呼公能以忠事其
君夫人能以順事其夫藹然皆可爲法子孫有不
能承其家者乎公得年七十三夫人七十二有子
男若而人銘曰翼翼李公爲國之良克齊於家克
勤於邦進必以道退不失常弗規而圓弗矩而方
有功弗知有德若忘孰不爲臣惟公之臧溫溫夫
人爲家之則克儉於身克豐於戚謀不及外中饋

是職言不及內警戒是益殫婦之道盡母之德孰
不爲婦惟夫人之式茫茫淮楚逖逖河關公惠如
水公名如山山川不改公去不還有邑曰滌其里
南臺公藏於茲永閟不開匪惟公哀惟時之哀

伯始林君墓誌銘　蘇天爵

世祖皇帝旣定天下總攬豪傑布列有位猶慮道
德之士遯跡林壑安車四馳登而明之至元十九
年詔徵容城劉文靖公因爲太子贊善未幾辭歸
復徵爲集賢學士遂不復起海內高其節義從而
作興者不一人焉順德內邱林君蓋其一也君諱

起宗字伯始當四方會同程朱遺言傳布遠邇君
誦之知敬用志堅若或有所疑思就有道而正焉
於時單懷許文正公巳老劉文靖公赫然以風節
學問著名當世君欲往從之迥無以爲介擔簦負
笈齋沐立於其門者三日文靖嘉其立志之卓命
序子弟之列君明於講說深思體踐極其至而後
巳文靖少許可獨稱爲善學久之以家貧思省其
親文靖授以治家之法君歸行之家日益裕復往
卒業會文靖卒乃還君事親孝溫凊定省皆有禮
節親喪廬墓克盡其哀行旣著鬮士之從者益衆

君率其徒明經窮理立為程限以驗日進之功其
言曰學當以聖賢為準是非得失了然常在目前
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循序漸進至於日至之時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君儀容奇偉衣冠雅潔晨起
正襟危坐雖造次頃刻未嘗不整齊嚴肅及與人
言則和氣滿容講授經訓毫分縷析使諸生心領
意會出入左右咸中規矩事君如嚴父然名公鉅
儒道出其邑卽謁見為見者皆有所得鄉閭之人
惟恐有一不善為君所知其觀感而化者多矣晚
號魯菴表其亭曰尙友齋門順事亭以講道齋則

學者游息之所嘗作志學指南圖以為學道之標
準心學淵源圖以為入聖之極功及中庸大學論
語孟子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魯菴家說
共數十卷大抵皆以程朱之言為主至大間故相
王公結來守順德始登君名於朝及長天官復論
薦之君年既高所造益深優游邱園玩心神明以
佚老焉享年七十有六至元三年丁酉二月九日
終於家葬邑西南永安里門人會葬者百餘人燕
趙之士識與不識皆悼惜之君曾祖與妣劉氏祖
安妣田氏考泉妣張氏娶李氏繼劉氏楊氏李氏

子男曰欽女有四適張郁李秉直趙德溫次以夭
在室昔我國家初有中夏事踵宋金餘習以記誦
詞章相尙許文正公始以孔孟之書程朱之訓倡
明斯道一時師友講習若河汾伊洛之盛劉文靖
公繼之士皆知趨正學不為異術他岐所惑文正
公被遇世祖徵居相位典教成均而門人貴游往
往仕至顯官文靖公既徵卽歸學者多窮而在下
傳其師說私淑諸人而公之門雖出處窮達有所
不同其明道術以正人心蓋未始不一也然而宦
達者聲名顯而彰隱處者或湮晦而無聞於世君

卒之八年余友兵部員外郎楊君俊民以進士蕭
淳狀君之行為請夫賢者之墓有銘天爵生晚不
及識君向官六察嘗薦知名之士十餘人充國子
師君亦與焉豈意今復執筆銘君之墓乎銘曰惟
天之生賢兮將以為世用也明遺經以紹墜緒兮
惟道之所賴也嗟若人之好修兮懷瑾瑜以為美
也凜冰霜以貞固兮奮節義以勵乎已也紛時俗
之躁進兮若波流而風靡也彼智者之過兮下愚
者之無恥也抑先哲之為依歸兮愼所行而知所
止也銘以昭其隱德兮尙多士之與起也

安恕齋先生墓誌銘

至正壬戌仲冬甲午恕齋先生安氏卒享年九十有五二子熙煦皆前卒承重孫璧以是月戊戌塟先生於槀城縣安仁鄉夫人劉氏附焉先生諱松字廷翰太原離石人也金亡遷真定曾祖全廣祖昇皆不仕考滔故真定儒學正妣賈氏先生少學於家庭尊聞行知聲聞偉然至元癸未由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歷潛江尉峽州司獄江東宣慰司照磨遂謝事歸再除建寧令不赴時年五十餘矣先生為吏廉謹治獄多陰功所去吏民見

思其北歸也惟書籍衣衾而已教授於家嚴條約以身先之弟子從者多至百人動作悉有規矩講解明白不為繳繞章句尤善為詩溫厚和平得詩之意暇則與翰林王公倡酬有詩若干篇晚歲克養完粹毀譽歡慼無少介意不復仕終其身嗚呼位雖卑而名愈隆年益高而德彌邵若先生者可謂廉退老成君子矣銘曰衆昇代謝天道之常仕止久速君子之方猗嗟先生名著昭代進不爲迂隱不爲泰道周於身化洽於鄉年及期頤宛然云亡人孰不仕知足或非人孰不壽七十有稀猗嗟先生比德者鮮列銘幽墟克示悠遠

明

大金吾陳公墓誌　張羅彥

陳公居恭字元禮號中園保定安肅人祖虎孝友聞於鄉父萬策萬歷壬辰進士官國子監博士公天資英邁能讀父書爲文能發前人所未發尤長於詩中萬歷丙午科武舉以伯父炬廕官錦衣衛都指揮使靖共自矢疏絫礦稅詐冒官旗皆宦官私人宦官嫉之罷官歸里光宗即位詔復官天啓間乳媼客氏逆璫魏忠賢勢漸張公發形於色倡言於朝曰威福之柄將下移矣吾輩不可不防微

杜漸識者壯之御史周宗建疏薦公膽識忠義請比陸炳例以衛衛兼督捕巡緝奸宄忠賢忌其才格不行遼東經撫潰敗廷議以解經邦爲經畧公謂經邦才庸大學士孫承宗可任但兵難遙度請移樞輔出關上然之忠賢嗾其黨潘汝楨劾公矯旨勒令閑住票擬廷杖錦衣衛千戶趣公更衣公畧無難色輔臣葉向高等申救獲免亡何經邦以溺職罷承宗自請出關舉朝咸思公言承宗抵關特疏薦公詔起復原官兵部尚書趙彥希忠賢旨

又格不行左都御史楊漣疏劾忠賢上不聽且獎
慰忠賢甚至公憤不顧身隨具疏論忠賢三大罪
疏留中八日楊漣造公拜曰公真豪傑然禍且不
測漣來與公訣會皇長子疾篤上不欲妳言官忠
賢不獲中傷公工部郎中萬燝六疏劾忠賢適皇
長子甍忠賢以言激上怒燝死杖下正人君子咸
謂公將不免璫黨趙彥借朝覲事劾公革職永不
敘用未幾楊漣被逮忠賢令緹騎伺公與漣瑶即
並逮公公避跡以免崇禎改元忠賢伏誅復公官
起補南鎮撫司僉書尋晉錦衣衛掌上僉書左軍

都督府都督僉事衆鳳重公議遷提督西司房官
旗辦事公引疾力辭疏三上得允時上倚任錦衣
衛書其堂上官十人於御屏以待任用而尤念公
會衛缺掌印官閣部咸欲用公慮公不即出提督
京營襄城伯李守錡勸之曰上知公欲倚任公久
矣今閣部擬用公以副上意願公勿復堅臥公曰
予誓不掌衛印請勿及我錦衣衛僉書某誣劾御
史毛羽健下獄欲置之死公力解得免其護持善
類如此公嘗誡諸子曰汝等讀書必以忠孝節義
為本若大本有虧雖貴何益其素所蓄積然也公

孜孜為善在都時掩骼埋胔甸無虛日定興大盜
誣扳衛役數十人擬大辟公力辯其冤得以不死
至今其家祀公不輟歲饑安肅境中道殣相望公
賑之存活無算性好施數年如一日而器識卓越
料事多中時之治亂人之賢不肖憂思嗟慨嘗中
夜不寐間究心禪宗有超然物外之致以疾卒年
五十有九居士馬一騰讚公云忠肝義膽千古不
磨而浮雲富貴見地超卓御史沈公惟炳誄之曰
力扶綱常名教看破生死關頭噫知言哉可以槩
公之生平矣

田烈婦成氏墓誌銘　孫承宗

予友濡陽田平野以辛丑高第歷官登萊道監軍
副使生平凜凜負人節何論奏奮不顧身予嘗爲
之朝曰一介不取自折不回故其一門風尚多以
氣義相高有丈夫子十女十孫子女亦復十餘丙
子流寇陷濡陽人死者以澤量而平野家死水死
刃合子女八人獨烈婦死最烈烈婦之夫行第五
名之龍爲濡庠生材可嗣平野大業當城陷婦即
囑五郎攜兒廣智奉老母去勿顧我我急唯有一
死五郎初挽家衆於壞垣賊輒奔壞垣五郎急扶

母隨小大他奔婦獨迷失道急不得見僅護母若
嫂妹諸兒越陴而東婦果爲賊驅同他婦閉一室
婦急投繯者三以衆婦不得死衆婦與得他適也
賊忽驅以騎行婦又急投水水淺又不得死賊復
驅以刀促之出婦罵曰我成貢士女田秀才妻吾
翁以名進士爲監軍死則死此耳斷不肯隨賊一
步以辱身辱兩姓且罵且手掬泥沙撲賊賊怒羣
箭射之婦且死猶罵不絶賊愈怒以刀臨之而頭
顱碎遍體血水盡赤他婦逋者從旁覘之識爲婦
賊退五郎就衣履認之及斂目忽大張衆驚烈烈

有生氣也不知一時鬚眉丈夫有此憤烈乎婦端
嚴不苟嚬笑工繡刺紡績以十三歲來居女室五
載不踰閾不聞嘖呰唯姑命曰辦姑若叔妹衣履
舅向姑喜曰得佳婦以十八歲居婦室愈益爲恭
順居恒布荻嘗誡五郎勿奢黜大人清操勿惰墜
大人大業五郎有小拂鬱輒以義解之五郎侍翁
病婦勸以旨試湯餌曰此不用吾情何以用君情
姑病婦方山居五郎入侍病婦以不得隨侍輒以
身顙若有報者曰姑病良已復果然婦居姊姒十
餘人之間郎華宗不狀郎單宗不亢唯忍唯讓自

將其姑叔婚嫁不難解簪珥爲佐婦成姓貢士於
欒女也成與平野爲馬郡倅友壻少同研席平野
登第成尚落落諸生迺以五郎締成成以明經發
而平野方官計曹或言成之落落也初締復無盟
詞平野怒叱之郎五郎少亦復曰丈夫家於婦乎
乃定盟而以資糧同發於女廬乃今烈烈有生氣
者婦也婦卒崇禎九年八月初二日年三十有二
男一即所觸攜廣智也未字女二以今年某月日
塟婦葛山之麓嗚呼五郎力能脫兩母衆弟妹兒
嫂於虎窟而不能脫烈婦於難將無天以完節付

烈婦以光平野慷慨之門而不令曲全其生耶八
郎有羸病死刃其婦爲房太宰女死水其他俱死
水而十郎與長郎之仲子負高材可世其家亦以
水死一時爲平野惜平野廉吏諸郎承其廉無可
治生郎烈婦死其烈五郎貧不能爲烈婦闡於朝
即朝命亦不及也予甚悲焉迺爲銘銘曰濡之水
淸如漸濡之水淺如滴胡然而白潔之遲胡然而
赤丹之泪嚙齒之憤虹可用激撲泥之力芴可用
擊嗚呼孰冠笄如不與纘孰髯戟如不與摘鬚而
矛其氣如愨孰與柔女乎之罵賊而塗壤之與敵

其斯以爲人死之光而孺之情淺可揭

陝西按察使邢公墓誌　孫承宗

公於予爲先進實忘年爲友公之歸也中外無不願公亟出而予官翰林不能推轂公洎後漸可爲公語而公遂歿竊意包羅天地之雄襟當不與一邱俱藏也誌曰公邢姓諱雲路字士登號澤宇世爲安肅龍山里人其自小興州來者始祖貞貞生豐城丞賁賁生河南訓導簡簡生贈副使來岐是爲公父配李氏贈恭人實生公當生之夕訓導公行異夢曰若儼然手一軸書其字如斗雲覆其上

遂以命名少修潔有儀度脫哺侍食必待先箸五歲授句讀每過不忘八歲就塾師日記數百言十八歲里選茂材第一人試輒高等二十八舉於鄉又四年庚辰成進士初授山西之繁峙城以滹水苦溺公議遷築水之陽去後以公議民乃靖無何丁外艱歸起補河南之汲縣無何丁內艱歸再起補山西之臨汾邑爲倚郭公以長材游刃平兩稅正四禮時進博士弟子勸課之有當而竟不得解公解之嚴郤其報當大旱兩發椎埋而兩得雨初捐金煮千石粟活餓兩捐金市地爲白骨掩骼邑

有澇河渠溉九郇田歲徵水糧渠廢而田鹵糧乃逋公莅玖且四年爲渠十三里其築石防他決曰十金堰高倍尋而廣以十輭長又倍之立華表坐以狻猊又鑿阜入初注之水曰流膏洞其口爲池若月半規以瀦水而緩之其上有平臺有亭有樓以誉水勢驗殺祥凡四十日溉田一周所溉焦堡九郇田萬畮復入郡冢利池便汲飲而外環城其月池環樓下種藕花岸雜桃柳逶映十三里罷秠當玖成人和攜邑客作田歌遂有河渠詩賦百餘篇邑人爲石以紀其修邑乘修學宮若惠民諸局

舍盡捐金先士紳及搜所節羨而又當報政之二年不忍以遷遽道役艱既徵入主武選事按牒登敘不以吏手其請貲計日程者吏無復得竄點無何出僉河北事備兵磁州裁冗費革火耗恤驛遞有令以所及遂以上聞罷之部下以肅無何以遷署遷遼左備兵開原隨以功陞延鄜道加俸賜金贈封如秩公遂以病歸又四年特起隴西總調臨鞏駐阜蘭當松山初復督臣議城守以公始事公爲相方正位夷險芟荒闢歲而城成凡幕府亭障虎落蘭石無不具其營壘鋪居屯種漸興報竣上

錄功有差予之名永泰公復編金城志為永計無
何以病告隨中察忌歸初公嘗為歷盡轍跡所歷
皆為揣摩至是以解官益為肆力當在河北疏正
歷元晷謂漢以來治曆家惟郭守敬為密獨司天
氏守成法曾不隨時考驗如今年冬至後天九刻
其夏至立冬皆適當子半之交後先兩時頗以日
隔且歷法疏密驗在交食乃今閏八月日有食之
歷推後天幾二刻而閏應轉應交應各宜增損臣
願遴選㨿人因數察理時為測正疏入得報問部
議晉京秩督其事遂督其人不報公益發憤著律

歷考七十餘卷其前五十卷以所錄頗論古人得
失法數其後二十卷又以古法數繁難為歷議曆
原歷本遂括天體星經各度分各正其訛因論元
歷失在既改歲實而仍從月策轉終交終與五星
周之舊既不算三乘方而仍從加分損益積度今
歷失在三百年後仍用三百年前黃道乃更約七
十二卷之繁為太一書謂一生二生三有圓有方
有圓變方有方變圓是有方圓變化二十率仍假
象命數託黃鍾金田設答問以測周徑方圓相交
日月晷景及黃白道出入交食更約其入歷之數

以其周徑率得月以其句股率得日周以積月
積轉積交之差朓朒加減得盈朒數以歸除周天
度分得月策轉終交終分以周天度計氣轉交周
得四餘分以日周計五星得五星分大約法行數
顯起一歸一公既探原太一乃更著曆元元書法
以前後距年積日加減前後所測真氣為定積如
推歲周以距年而一推交周加減前後所測之交
以積交而一推轉周加減前後所測之轉以積轉
而一推月周加減前後所得之閏以積月而一各
得歲實月策轉終交終而諸應在蒼孫一元求三

測以三測定四率凡七政四餘五緯萬星法可一
驗而得初監正張應候以法自獲最後尉子愚疏
推公為亙古一人公以法不得身試而惠威子愚
遡就巳未歲前天正日纏及月度諸數以歷元元
法推極密率仍測授時氣朔轉交之誤惓惓請法
既立當時以法測仍以後三年月食之分數證其
疏密嘗與予言諸數一宗太陽今日至後天日躔
先天日君象也一後先下度失常調元于寧得不
問且議續增三百年之數于幾欲僦居悉公所韙
而公歿矣公恬靜虛圓耿亮有大節事兩尊人孝

既歿哀毀骨立嘗著憂思永思賦讀之不翅蓼莪
祿著百餘卷雍容大雅不爲浮響急拍卽羽檄交
馳簿書塡委口占指畫中不廢吟咏居官砥節首
公無一事不關切大法無一錢不留佐公家之急
按邊事遂如科律其於金城方畧有司馬君實所
不及識公慈和而近故擊斷人情務悉底裏覽所
至有聲蹟片半獎善隱瑕好以詩酒自娛及歿四
壁圖書而已予嘗謂公實抱經濟大畧不獨天官
之業掩映千古迺其終身約結亦不獨歷今人鮮
所未悉或以曆掩經濟而瞶瞶者並歷爲不急安

得起公九原而與瞶瞶者公歿之前方具疏以曆
請歿之日以遺編授其子曰此其爲茂陵遺書乎
猶手披圖書笑而卻諸子湯藥無何卒

本朝

戶部右侍郎郝傑墓誌　　馮溥

皇上御極之十有六年歲己亥少司徒郝公以疾終長
公今少宰敏以訃聞於
朝
皇上惻焉念厥前勞
詔祭塟皆如例禮也長公以余嘗侍公杖履念公行事
因以狀來請銘余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傑字
君萬別號棫清先生始祖郝文忠公經元初僑寓
於燕因家焉遂世爲霸州人文忠節義文章無論
識與不識咸卜其後之必昌迺歷元明之世子孫
繁滋無大貴顯者傳至智庵公諱九思喜行其善
於鄉隱德寖寖彰矣生子二次諱鴻猷世稱銘燕
先生公父也公生而瑰異幼不好弄稍長慷慨有
大節十餘歲出就學使者試爲文立數千言學使
者奇之由是聲名籍甚畿輔士子無敢望項背少
丁母王夫人艱水漿不入口哀毀幾至滅性鄉黨

之言孝者歸焉甲子舉孝廉時銘燕先生爲秦之
延長令寓流寇衝斥之時公周旋艱險守禦孤城
流寇不敢窺及銘燕先生以病去延之士民皆哭
未踰年城陷至今延人思銘燕先生卽思公丁丑
舉進士授太常寺博士戊寅銘燕先生卒公哀號
毀瘠祭葬一依古禮不用二氏里中化之甲申
皇清定鼎召收遺逸公旣夙負重望且近在畿輔地因
首膺
召命入拜戶科給事中念
國家初創必先爲根本計且民志不定則儔論易生

俯禮可以已之因上言宜闢經筵祀闕里以示天
下所先中云有一國者有一國之規模有天下者
有天下之規模
皇上爲天下主必紀綱定而朝廷尊滿洲貴人宜辨章
服別儀從使漢人望而知敬漢官亦宜辨章服別
儀從使滿人見而加禮疏上內外是之公雖居言
路未嘗掇拾人短長以沽直名凡有所言皆存忠
厚開國之意時庶務未定廷臣有過無大小輒下
刑部公復上言曰法者天下之平也法嚴過以爲
受罰法行而人知恩若罪無大小悉論司寇則考

功之法廢矣使天下之士朝囚首而對簿暮冠帶
而服官非所以尊體統而養廉恥也自是乃分別
降罰先議而後請
旨獄下始無輕詣西曹者未幾江南平降臣蔡奕琛阮
大鋮等咸冀復用公上疏謂奕琛以賄得內閣與
大鋮等朋黨爲奸以亡江南易曰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正謂此也奕琛等宜擯歸公於天下事知之
明而守之固雖不務苛細而嚬笑亦未假人故其
奏對皆關治道之大而不爲目前之計晉通政司
右參議丁繼母邊夫人艱服闋補光祿少卿尋以

少廷尉晉大廷尉時重囚不時報決公以天道人
殺各有其時王政同天則陰陽之氣不致乖戾因
上言熱審及秋決例得
旨報可自是始定秋後律狀中所載皆其大節班班可
紀者至於他所建白不可勝紀癸巳晉戶部右侍
郎時長君敏亦自閩之藩參內徵爲通政司右參
議公曰盈虛消息天道也豈有父子同列九卿而
不知止者哉遂移疾歸歸而優遊里閈與諸父老
故舊爲歡恂恂如也處橫逆犯而不校有子有司
者則一切遜謝曰吾故吾也豈以此改其初服耶

丁酉敏以少司徒遇
覃恩晉級封公如其官公家距京甚近間或至京邸輒
去敏以公不樂居京師思上疏爲溫凊計草已就
而訃聞病革語不及私惟諄諄以兩世爲大臣勗
敏以盡所未盡忠孝之性不忘於彌留之際嗚呼
難哉逝之日親族哭於寢百姓哭於路朋友設位
哀泣鄉人會弔宅不能容公平生事繼母倍孝內
外無間言親祖母張氏雙目失明年九十病危公
扶掖出入侍湯藥不稍懈兄弟之間備極友愛嫂
李氏少寡公以子子之以女女之且爲之纖悉籌

書俾無憾以終其節族黨歸義焉尤喜教育人才
凡族姓里巷諸幼子弟以貧失學者無不委曲成
就其婚葬無資時緩急者益不可以更僕數比歲
大祲公傾廩賑給人人俺德以故仕宦累年而四
壁蕭然晏如也嗟乎言以教宜行以道待公在朝
剛毅正直磊落可觀然皆以坦易之意出之與人
不為城府人亦不可犯以非禮其進退容與無少
繫吝尤人所難樂善忘勢雖田夫野老尤必盡誠
跡其行事可謂篤實光輝君子者矣其以啓少宰
之緒不誣云

刑部尚書致仕諡果敏魏公墓誌銘

陳廷敬

國朝以理學名儒為時用有清節直聲謀議勞烈聞
天下則刑部尚書致仕魏公自公卿大夫以至窮
閻委巷有識之士莫不樂道其行事而慨然歎慕
其為人蓋公之學用於時而天下信之久矣若夫
朝廷之知公與公之受知於
朝廷君臣遭遇之隆俾得以行其所學世之人容有不
得盡知者焉今欲誌公而傳之無已亦第舉其世
之所能知者而於其所不能知者則俟之百世以

俟之知公者而已此亦公之意也公起家先朝為
名諫議其始彈擊封疆大吏中外憚之由刑科給
事陞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
世廟初親萬幾公言慎起居盡啓沃責備時宰人為公危
上曰給事言是又因災異言天變為人事所致語多忤權
貴者
詔廷臣集議左給事中故事不與議公則抗疏請與議議
時面折諸貴人無所阿避由是眾皆側目矣遷吏
科都給事中掌大計減僚友絕賄賂日夜宿省中
既滿則令兵馬司傳檄關防於是言四事其一事

上尤嘉允謂言官糾拾剔嘗復雖失實不當反坐得
旨比年糾拾多反坐自官壞吏治塞言路其已之所糾拾
與罷八法同科編之令勒又言言官得罪宜治以
考功法不可置重典在諫垣前後疏凡三十餘上
其大要崇治本別人才修實政通民隱皆關時大
政於是忌者思有以中之而未得其牙蘖也會故
相眾陽得罪藉是以傾公
上察其誣令釋勿坐然方其時倚重言官比事未發不糾
舉謂何於是則空垣皆鐫級而黜之公坐是黜為
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寺丞尋乞養母太夫人

以去講學讀書修身教家以化其鄉人居十年太
夫人殁喪葬悉準古禮當是時
天子銳意堯舜三代之治政具畢張進賢退不肖思得
學問經術有名跡可用佐國家興理平者於是相
國徐都溝公首薦公
上召公以病辭再召趨朝授貴州道御史公初進見退
而喜曰
聖主在上以宏太平無疆之業實惟其時矣一切小功
近利姑且補苴之論非所以告君也乃言教化爲
王道所先滿漢臣僚宜敦家教以廣風化言督撫

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責成
互科並請慎重督撫之選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
法言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言制
祿所以養廉今罰俸例太嚴密請紀過以示罰增
秩以示恩言朝儀祀事貴肅言戒浮巧以正人心
言輯禮書以勵天下前後所言
上多裒納比一年陞京卿留管御史事未幾遷左僉都
御史是時方急滇事用兵公所言戰守機宜有密
奏輒削其槀累遷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戸部左右
侍郎措兵食察帑藏公經營擘畫爲多蓋公十九

在言官言官有建白疏故其議論風釆在人耳目間
恒易有所竪立六曹卿貳以循分盡職爲賢而已
其可傳於世者嘗少公則不然至是又上三疏言
事曰權佑稅以杜浮冒曰核關課以防侵漁曰飭
藩司以清賦稅皆
命稱議以聞公在戸部稍久聲績益著左都御史闕
上特簡任公公則首請申明憲綱其言曰國家根本在
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忍肥家候因以屬官
之奇貪爲一己之奇貨耶臣願皇上爲國家培元
氣爲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勵名節列十事以上

俞旨嘉獎次言吏治廉貪公道宜彰今貪官廉官悉處
同例盡職溺職保爲無分宜辨賞罰至意舉清廉
知縣陸隴其劾知州曹廷俞貪宜斥既又舉督
學道公明者二人貪墨者二人廉者或復其官或
不次用貪者悉置諸法其所爲吏者肅然知警動
矣爲左都御史九月遷刑部尚書上言
主上宵旰憂勤臣不敢計身家恤嫌怨奉
陛下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臣忝風紀之司職多
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得拾遺補闕
新命而就見所領職

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一日拜三疏言燕
臣溺職司官不法等事疏甫入而地震公言地臣
道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風憲咎實在臣是日獨
被召對於便殿與語移時或至泣下公既於言無
所不盡尤留意人才所薦引皆蒙擢用至是又列
薦侍郎以下十人尋復申刑部之命始去言路然
公始終以言表著者如此其爲司寇持法不撓嘗
曰法自天子寬之則爲施仁刑官市恩則爲骫法
至遇
上所矜宥則又未嘗不對颺感頌德意宛轉以求其

法之可生也康熙甲子春以病乞歸
上溫旨慰留八月再乞歸降
旨稱其實心任事令以原官致仕馳驛回籍恩禮有加
焉蓋公之進退不違乎禮而其所建白施設彰彰
如是可謂能行其所學者矣夫公之所以能致此
者本
主上知公公受知之深故也不然公抱其學修於身施
於家而已矣化其鄉人而已矣其所建白施設豈
能彰彰如此之盛哉又豈能進退不違乎禮如此
哉是以記公之事而推本於君臣遭遇之隆以見

君之得臣臣之得行其所學非偶然也戊午鄉試
特命公磨勘順天試卷與公偕命者兵部侍郎孫公光
祀及余余時爲翰林學士從公後公則相率宿禮
闈如鎖廳校士竭日夜力殫瞽焚膏覃思品隲蓋
是科黜者三人其臨事精審有力皆此類也大臣
巡察畿輔則
特簡命公與公偕行者吏部侍郎科爾坤公兩人同為
諮訪誅剪奸惡稱使命焉奏事殿廷
命侍臣傳諭居官勤慎每當敷奏剴切詳明不負職任
賜御書唐詩一卷淸愼勤格物大字各一幅廷臣
間賜貂朝衣於公則

諭以今年暫著來年別製更賜公卧疾數日朝
上聞之命近侍問公飲食如何他日賜參膏一品人參
二觔其餘恩意與羣臣同者不書書公之特被者
如此則
上之於公爲何如也公之歸也陛辭
上曰此行當三入朝入則賜大內珍饌
命內侍視公所食幾何再入則賜茶三入則賜
御筆題寒松堂額古北口詩一卷以榮其行去國之日
朝士大夫祖餞國門之外道旁觀者相與感歎以

爲君臣相遇近古未有所謂進退以禮者不其然

與公歸而張額於堂藏書於閣更有書數百卷無

長物顧聽而樂之笑曰尙書門第秀才家風貽子

孫足矣公歸三年而卒康熙丁卯七月二十九日

也得年七十有一

上聞悼惜勑所司給卹祭如禮謚曰恭敏蓋此皆公事

之可記世之所知其所不能知雖余亦不得記焉

公諱象樞字環溪別號庸齋以賜額故晚而稱寒

松老人蔚州人也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初從

軍北渡河以武功顯世授明威將軍隨侍代王之

國大同襲指揮有遷蔚州者數傳至僉官公諱宦

有德行隱居不仕七考諱九經考諱卿孝義聞鄉

國爲新城主簿兩世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刑部尙

書祖妣劉氏妣蔣氏李氏皆贈夫人李夫人生二

子公其仲也公生而聰穎英異稍長孝弟忠信由

天性壬午以春秋舉於鄉癸未上公車北入試矣

聞王父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所至以官職兒人

士公奉母居山洞中賊慕公名大索不得我

朝丙戌首設科舉進士選庶常歷今官公娶李氏太

學生名經權女封夫人男三人學誠壬戌進士內

閣試辦事中書舍人學謙學謐俱庠生謐嗣公兄

某爲後女三人一適天城衛將劉君三汲子鄒平

縣丞天賜一適大同府中路通判李君濬子候補

內閣中書舍人佰姚一適陝西平涼府通判姚君

永康子之稷孫一人吉祥公將葬學誠以狀來乞

銘以余公之鄉人也謂稔知公嗚呼余何以銘公

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有所得未嘗

不見之行事而尤邃於宋儒之書故所得於理學

者爲尤深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若干卷公嘗謂

余曰昔孔子殁羣弟子各以其學傳四方自子夏

教授於西河之上彬彬乎文學之風吾有人哉薛

公文清以來曹公貞予而後斯道將衰未絕也子

得無意於斯乎余媿公言而莫之能學也余又烏

乎銘公既不得辭則排纂公事而繫以銘銘曰斯

文未墜誰與作者四祀孔明河東磊砢參井之墟

有爛其書於代有光豈適鄉關惟蔚州公翼翼崇

崇敬我桑梓惠我額家開來繼往爲天下宗相彼

洛閩誦言滿家干祿則已吐棄如遺公喟然云豈

謂是耶其辭金鏤其道瓦礫或飾其貌或膺其說

公探密微老而彌樂公有令聞流於海邦公有偉

行勒之鑴銘公宜此永藏幽宮

廣西巡撫郝公墓誌銘　汪琬

順治中吳三桂等入川奉
詔統東西兩路兵駐劄川南以圖進取而定州郝公亦以御史巡按川中三桂方挾王爵擁重兵自衞驕横日甚而部下尤恣殺不法公性嚴正三桂忌之甒禁止沿路塘報公疏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閼若此安用臣爲三桂益啣公既而東西兩路兵俱爲賊所敗三桂等遁至綿州公是時適監省試於保寧賊劉文秀前鋒且抵城下保寧士民洶懼

公親率文武諸屬吏登陴守禦揚言秦兵大至士民少安因遣使飛檄走邀三桂等赴援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三桂等不得已始自綿州至公爲言賊可破狀訖奏大捷盡公功居多又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有迹策其必反三桂啣之刺骨詗公陰事無所得先是叅議董顯忠等或以投誠或以旗下皆用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率貪虐爲民害公劾其不識文義遂還原職三桂乃嗾顯忠走訴於朝自謂識字公坐降調三桂又摭拾保寧城守事誣公冒功必欲置之於死

世祖燭公冤特從寛流徙盛京康熙十年
天子幸奉天公迎謁道左具述按蜀始末
上改容傾聽慰勞者良久三桂既反中朝諸士大夫爭訟公冤府尹蔚州魏公再疏保舉部議皆格不行
特旨取還錄用仍補御史出巡兩淮鹽課踰年擢左僉都御史未閲月再晉左副都其明年遂命巡撫廣西之任踰二年以勞卒是歲康熙二十三年某月日也諸孤以公行狀及疏稿請銘按狀公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先世自山西洪洞徙居中山遂爲定州人曾祖某祖某父大勳恩貢生考授府通判

累贈某官公舉順治三年鄉試又三年成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改授湖廣道御史留心時務數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其在保寧圍中也
世祖詔問公具有綏策急策二疏其畧曰秦不助川而後秦可保川不冀秦之助而後川可圖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可抵秦運三年綿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爲廬千百間不難就也錦江之魚繞岸求之藩於雞豚此又富饒之貲不當棄也若以衆兵家口悉移成都照籍屯田命總副叅遊遣地計口授之其他流移土著亦令

各道招墾文武殷最專準諸此所難者牛種則見
今諸上官繳印邀獎已蒙恩給矣倘令每司出牛
若干撫臣與之立券俟豐年即還其值當無不聽
命者嘉定據敘重上游獨饒嚕茶更令驛傳道暫
易穀種則牛種俱不難辦也臣故謂開屯便又曰
川之所患者滇寇也滇東南連黔與北連楚又西
北連蜀五省山水環紆嵐瘴紛錯軍需不能輸將
兵不能突此跳梁小醜所以得少延餘息也臣知
滇賊所恃不過皮兜布鎧鳥銃刷刀善於騰山踰
嶺而已而蜀中上官士兵其技尤嫻於此若拔其

精銳以當前茅而用滿兵雄騎為之後勁則賊險
不足以自固賊技不足以制人疾雷迅霆之下成
鳥獸竄矣臣故謂用土兵便其再補御史也會總
兵官上輔臣等叛附　推公既疏陳各路出兵曲
折則又言兵有虛實策應如用秦隴寧鞏平涼固
原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及從
武關取漢中從鄖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
以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用西安潼關之兵以
破賊之狡謀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又言武臣縱
部兵以戕民命有司藉謀叛以傾民家大吏雖有

科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往往廢格不行將何以
收效萬全乎前後奏章數十上悉諳練兵事通達
國體類此及在廣西諸屬甫脫兵火士民凋瘵最
甚猥猺獞獠諸蠻所在睥睨公因疏陳調劑四要
一曰處廉之馬宜汰一曰添設之兵宜裁一曰要
害之設防宜酌一曰撫提之精銳宜備
上是其言悉從公歸處又言宜停鼓鑄宜留巡撫標兵
設施未竟公頓已卒矣年六十有一士民奔走巷
哭者三日喪歸灶香叩送者延道千里不絕公素
好學居奉天時益潛心聖學尤嗜孟子及二程遺

書嘗曰非孟氏無由入孔子之室非程氏無由升
孟子之堂日夕危坐讀書垂二十年始歸歸而所
得彌邃其見諸章奏政事者直公緒餘耳元配李
淑人以前明崇禎末殉節死於井繼王淑人尤有
賢行從公在奉天凡五年而卒皆與公合葬子男
子五相原貢生林康熙壬戌科進士俱王淑人出
檜州學生楨枝子女子一適諸生梁穆俱側出孫
男女六十人夫咸謂
天子之於公其相得奇矣寵則以
今上固知公矣然勿謂

先皇帝不之知也三桂兇醜方張公以一書生碩獨不擕
而與之抗假令不示薄譴以稍殺其怒則三桂反
必速速則內煽川滇外連寇秦楚之間滋未易
定也以故遣公於遠使逝三桂其以緩三桂之反
而留公爲
今上腹心股肱之佐
先皇帝之心豈易窺測也哉故因敘次公事行而詳論之
銘曰顯允郝公謇謇諤諤迅擊亂臣如鶚如鸇幾
二十年邪謀不作國有人焉彼殆膽落郝公顯允
學與識雄

世祖是倚
今皇是膺兵籌民瘼言出必從一月屢遷實簡
皇衷
皇曰汝諧汝撫西粵諸蠻睢盱遺黎杌棿嗅之咻之資
汝廉潔以死勤身純臣之節生則尉之歿又卹之
小人污公鬼則誅之墓門相柏幽宮巍巍歷此銘
文勞臣之思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九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十

墓表

宋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
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
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
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
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
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

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
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
才之有可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
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
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
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
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
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
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
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

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嚮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闕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

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闇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

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稍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元〕

翰林待制劉德淵墓表　　　戎益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邱人性癖直有操守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淨府已先生門闈思索辨惑

等說自是厭飫史學爲專門之業非義理不妄言動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觀前代奇蹟偉行擊節賞嘆而不能自已至椎耕牛以饗賓玉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難切於己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爲異既而疑焉終乃嘆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北渡後赴庚戌試魁河北西路述中統建元二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回旋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爲書數萬言其說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本爲聖賢立法

數析溫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
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
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
者雖節目碑碣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
用然振衰善俗激勵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
公以鄉曲義來尉鄉皆卻之曰吾非踽踽凉凉闒
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願交而弗之允者魯齋
許公每過邢必式閭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見先
生於胙對榻學館夜半欻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
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

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覌齋棲遲蓬蓽心融
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問先生近何
述曰適作西兒辨天府七星挽童子以張皇幽眇
振擢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握予手曰吾老矣斯文
不喪了其自將既而聞卧疾處之泊然誦詩反生
於見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
孫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九時至元丙戌九月
二十二日也塟順德之西丘里後十五年覌進王
寧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丘園行
娩古人望高乎一世没當易名用垂光範予謂寧

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風古節如先生者
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
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援二例如以卓行
加之則名與行為顯允矣門生戶部尚書戎益礎
石表墓以圖不朽

安先生墓表　　袁桷

嗚呼金蹂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
辨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
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
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

統宗據會滅　而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
咸諱其說以售仕於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覩
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淮趙氏私相筆錄
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是元平江南其書稍載以
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萃而甄
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蒼隆平之典使夫
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授而有嗣也劉
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
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詞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
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恭貞潔之實將以自任

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詘拾於陸簡佚言益
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旨
意斷絕遺經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辯後作者尙而
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
書由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爲祠堂以奉四世
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爲本解經必毫縷以析
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
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爲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
未嘗一見之益篤信其書默求以道爲者也劉亦
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爲君深悲之而於學有

倪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
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眞定
因居焉戊戌歲詔賦人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
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嘗
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
年四十有二娶張氏焦氏子二璧垣女一嫁王氏
是歲塟欒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
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白毅仲死訶安氏不
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若干卷旣塟之十三年門
人蘇天爵述其事狀狮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

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稱作
而言曰吳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
爲文公之學眞實紹之侑食於廟於祠無異詞集
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眞公並安君
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
爲有傳矣

本朝

孫徵君墓表　魏象樞

康熙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孫
鍾元先生卒其年冬十月塟於輝縣夏峯之東原

又八年蔚州魏象樞表其墓曰先生諱奇逢字啟
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
薦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父丕振邑諸生先生年
十七舉萬歷庚子科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
爲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村先生家北城相
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濂雒之旨
而發諸六經發爲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屑訓詁
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塟一準
古禮偕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
詔旌焉家故貧饘粥常不及有巨室以金粟餽者

婉却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晨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嘗言從憂患拂鬱中默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啓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爲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暨高陽孫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門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門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

乎李獻吉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楩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倘懸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不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卽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爲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與首陽之甲夜遶御床而泣乃馳詔止之時左誣贓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皆清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爲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衆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義獨助輸者雲集雨就而三君子相繼拷

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依散當是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交鍵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臺諫交章推轂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圮率宗族閭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巳陷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峯鄉黨門人依以自保

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干戈搶攘之際絃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盜賊聞而屏跡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

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公餘祐及巡按御史薦剡上先生堅臥不應蘇門爲康節偕齋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衆先生涵養日邃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

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偏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卽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販耕者廢耒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爲十一子別爲諸儒考附之益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愼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

言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籓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問嘗馳書請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荅千里如侍几席今典型旣邈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淦之請謹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當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已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

明守備王君墓表　　韓　菼

昔我

世祖章皇帝討平僭逆撫有九有惟天命旣去於前明

陵寢所在

矜護視如故尤哀懷宗之志祭於陵爲文以告之於時民間始稍稍言懷宗梓宮在殯時事初流賊李自成破京師帝后旣崩以車一乘載出東門外棺以柳木置道傍久之僞符下昌平令葬而不給以見錢時皆僞官無有以爲意者於是有十人者痛哭相與出家財啓懷宗故妃田氏之墓以葬旣掩復痛哭各散去十人者旣不自言於官而世亦無有跡

之者益晦而弗傳久矣澤州趙公鶴先生壬子得余於鄉者也嘗令密雲康熙十有四年以書來曰有王生敬者將狀其父之行謁子請表其墓子其無辭余接王生讀其狀及迎葬山陵事亟問之嘗聞有十人者乎曰固也方僞符下州州敝無一錢請於府府若弗知也復下之州州官吏翁急吾父聞則日夜泣偕九人者各傾其資產得錢三百有五十千爲請於官迎梓宮而合諸妃墓凡畚鍤斥復之事吾父無不親也又曰墓中有殿翼然者二後殿則妃棺在焉梓宮旣下帝居中后居

左而易妃其右梓宮無祔以妃之祔未之后與妃竟不及祔也余接其言甚審於是知十人者有王君而惜乎其九人則生亦忘之矣往余讀陶氏輟耕錄所載唐義士傳及林處士事跡皆相類其冬青花行憂中作亦多同者竟不知果爲誰詩自古忠義之士天性激發以爲固然多不欲傳其名於後世十人之意其類此也有明諸陵幸蒙
聖朝復同殯殮與趙氏之慘酷豈可同日道然如王君輩其大節豈在唐林諸君子後哉余又以竊痛夫爲是舉者多不出於高位世族而皆處士逸民或

武人小臣其尤可慨也君諱政行號次臬世居昌平之福會里祖纂父三省皆業農不仕君生於萬曆戊戌年二月某日卒於康熙甲辰三月某日卯以其年四月某日葬於其里小營村之原子二長郎敬也太學生次芳當崇禎末君事中樞得官守備顧瞻天下慨然曰非我所能也遂棄官歸居鄉樂善好施自甲申後益自屏跡然聞人窮急輒救助之如己事而終不自言歲飢全活人尤無算嗚呼如君之行皆可書也余樂從其大者而著之

大理卿高公墓碣　方苞

吉師宛平高公之沒也以康熙庚辰仲春余適在京師覩喪畢東歸爲誌銘歸公二弟丙戌冉至拜公墓石已磨未勒也將代營焉而以事過歸又六年冬十二月以鄉人戴名世文集牽連赴
詔獄發歲使僕某祭掃還訊之墓碣蓋額而磨石尚仆於道公仁孝聞天下然世所稱者太公以吏事謫遼左公發憤成進士伏闕上書求代已而逢恩例贖歸余竊謂父兄在難凡力所逮中人以下猶將勉焉不足爲公異也自公視學江南余從遊近十年公家事細大畢聞太公少豪宕不可羈束而太

夫人謹禮法不相中太公之歸也公以爲難後天屬復完又二親皆篤老當更歡洽而居常漠然還事仍煦煦公用此雖富貴恒蹙蹙如窮人無所歸終公身公退食恒居於內余怪焉叩之御者則常在太夫人側嬉戲如嬰兒其侍太公所以承意觀色或古禮經所未嘗云而自公出之乃知其當然而不可易也公疾篤余入視公曰子毋憂某雖無祿尚當終事吾母乃竟先太夫人卒嗚呼酷矣余所犯尚未決離
天子明聖而吏議余罪至重死生未敢自卜恐公之仁孝

余獨悶知者遂競湣滅而心氣滋傷不能書壇塵
文前銘又不復記憶乃質言其大略俾公歿人含
君啟起磨石行傷為將揚愚熙壬辰八月也公諱爾
字懋候生於順治癸巳九月六日卒於康熙庚辰
二月十有二日由翰林官至大理卿仕績應列於
史氏銘曰
謂公不得於天胡濟屯以亨而天厲之復完謂公
能得於天胡將爵之不終而壽命不得以少延豈
彼蒼之無知抑將留終古之恨以暴其仁賢

祭文

唐

唐太宗祀北嶽廟文

蒼蒼元氣組三光而成象茫茫后土鎮五嶽以成
形衛岱啟東方之祉嵩華表西中之固惟靈山之
秀峙旦測星而標奇虎嘯龍騰風雲之所吐納霓
裳鳥逝神仙之所往還崇巒參差疑煙含翠重岡
紛亂照日分紅絕壁千尋孤峰萬仞桂華使月松
蘿挂雲幽澗冬暗飛泉夏冷寶符臨代邦之美靈
蛻表障塞之奇鎮石七年無以虧其大名波九載
不能損其高巍巍乎與乾坤而共固隱隱乎橫古

今而不絕屬以投旗越郡賓師冀土敢薦牲玉推
神鑒之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　梁肅

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
魚袋獨孤某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尚書吏部郎
越郡李遐叔之靈嗚呼疇昔之年接兄討論
倚伏之數或尋其源嘗謂仁人百祿滋蕃如何於
兄斯莫存焉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寬裕
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肢發為斯
文郁郁有煒自五百年風雅凌遲假手於兄鬱為

宗師乃登憲闈甫則舉之乃列諫臣闕則補之元
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胡在豺虎氛霧濛濛
蒲乃我躬留而作縱遠身於東帝門孝哉可移於
忠名居右掖跡踐南宮郎明為班元昊方病清漳
閉臥樂道相命哀於大賢不曆大年人之不幸天
亦何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
我之方行道世紛亂時運屯蹇古今一貫嗚呼哀
哉某以蒙蔽夙承矜恩義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
乎文章之事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攜手相期卒
歲天其喪予兄則先逝嗚呼哀哉聶自朝列出持

使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没異楚迢遞江山阻越不及歸贈仍乖執紼寢門一哀魂斷心絶恭承嘉命來牧於常繐帳斯在哀何可忘鞠然二孤訴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兮臨此一觴嗚呼哀哉

弔夷齊文　柳　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餓在其中惜歷胡爲得仁而死靑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援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縗兮胡顏一吒兮忘儀若有所兮於巖之關豈不以冠敝在於上屨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絶鯨吞噬兮鬼磷王錯風武人意若曰覆昏暴資濟哲於是二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況乎旗錫黃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美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於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德兮獨懵乎方寸六合昇蕩兮終踽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爲臣之不二

弔樂毅文　柳宗元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彷徨軼復爲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欸悃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衣可兮言余心之不臧

宋

定州謁諸廟祝文　蘇　軾

惟皇上帝分命羣祀降㕍下土惟我元后臨遣近
臣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莅事之始祗見
祠下若賦政疵類敢逃其罰雨暘以時疾疫不作
亦竊有望於神尚饗

北嶽祈雨祝文　蘇軾

惟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
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及管內勸
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敢以制幣茶果
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城以北

燕薊之南既徂歲而不登又歷時而未雨公私並
竭農末皆傷麥將槁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盜不止
豐凶之決近在浹辰溝壑之憂上貽宵旰仰止靈
嶽食於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霽若其安視小民
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備
有罪以致旱寧降罰於微躬今者得請於朝齋居
以禱旦夕是望吁嗟而求雨我夏田兼致西成之
富實茲邊廩少寬北顧之憂拜賜以時敢忘其報
尚饗

春祈北嶽祝文　蘇軾

西起太行東屬碣石南至於河皆神所食吏謹刑
收農畢其力風雨時若則神之職方此東作敬薦
其祼錫之豐歲以昭靈德尚饗

元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
午後學安熙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熙至愚
極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實始聞道自茲厥德欽
誦遺編近本程朱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
庶竭駑頑進德修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嘆窮

廬摧頹已甚雖由病廢實亦情倫內自省循枯落
是懼茲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
掃應對謹行信立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
鄉或冀有成不悖於道茲涓吉日載見祠庭旨酒
蘋蘩式陳以薦同新啓迪實誘其衷庶假威靈不
至大戾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用伸虔告

明

弔董生文　胡翰

余自京師南歸次於直沽泝流而達於衛漳過陵

郡故廣川地也或曰漢江都相董仲舒墓在焉爰
文那之其辭曰出西門以南邁兮涉衡漳而濟舟
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既阻而且脩臨廣川之故墟
兮曰大子之首邱望原隰以悽思兮悵欲去而夷
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騖其私皆道術裂而民
散兮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固多奇士兮僅有取其
抗慨非天降大雅兮緊孰爲之表礪聖有法於春
秋兮志雖微而可即士明經以致用兮義非后而
不食徵天人以爲言兮明災異之在辟引君致之
常道兮情矜矜於悱惻爲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

士而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猶重縣
質直而見憚兮弘飭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
邪正溷而彌亢騂不中大犧牲兮執鸞刀而薦犂
登褻味以寶瓚兮濫黃流而注茲競刓方以爲員
兮撓渠獲而去之徒操木以齊本兮引繩墨而止
之下梟鳥而靡所嚮兮上訑訑以爲得孰好賢如
緇衣兮孰惡惡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記多欲
而不惑肅侯將之見察兮庶帥言之允　問伊尹
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尙眇兮又豈
游夏之儔類何　低而一昂兮懸木量乎夫子之

志曰正誼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嗽內顧而媿
斯兮摽王佐亦奚異俾施遇以獲禽兮固爲吾心
之所羞比柳下之三黜兮由直道以事人百里之
飯牛兮豈丐辱而忘身道有時而詘兮亦有時而
伸諒大命之未違兮獨奈何乎生民

本朝

祭蔚州魏公文　　陸隴其

當今天下主持正氣俾直道不泯於斯世者非先
生倡之與先生出而後在朝者知以營私爲耻在
野者知以干利爲羞雖未能盡如先生之志而禮

義廉耻一綫不絕者先生之功也微先生則世道
之變幻更不知當如何矣自古居高官大位文章
事業彪炳宇宙者何代無之而一心之光明洞達
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反之幽獨而無慚考之詩書
而不愧者益難其人焉如先生者豈非間氣所鍾
哉隴其浙西之鄙士江南之賤吏也蒙先生之知
最深有不可解者方隴其待罪嘐城於先生未嘗
有一日之雅先生千里貽詩奬其對荘而策其駑
駘且昌言於朝不以爲嫌聞其罷黜則搤腕不平
不斷思怨卽隴其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

戊午入都始得仰見高山隴其之樸訥無能如故
非有高談偉論可以驚動四座方且以負大賢期
許自懼又未幾以憂出都飹胸中所一二略知者
亦未能盡吐於左右也意先生必且咎告者之過
頗反喜其樸而嘉其拙謂淈淈世俗中自立正當
如此遂直薦之
九重復其舊職隴其又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癸
亥到都補官謁見先生隴其又不敢效世俗之感
恩報謝見先生如平常先生不以爲傲顧愈益喜
愈欲薦達之是皆有不可解者豈非光明洞達之

胸襟又世之深憫世之切故其取人也寧樸毋華
寧拙毋巧苟其樸且拙也雖無足重輕之人猶取
之如此而況其足爲輕重者乎隴其自承乏嶺南
以來無尺寸之效可以報知己者惟樸與拙弗敢
有變而已方將學十畝之詩人退守先人之敝廬
於浙西策蹇過蔚再一望見顏色開其茅塞而胡
意先生遂至於斯耶中心痛悼曷有其極祥麟威
鳳不可復睹景星卿雲不可復作嗚呼哀哉薄具
牲醴馳奠几筵悲來填膺不知所云

祭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文　陳廷敬

嗚呼哀哉三年之喪而弔禮經不謂其宜然顧有
所不能自已於心者有哀痛惻誠不禁涕淚之潺
湲自吾受知於司馬先生也嘗
世祖章皇帝臨朝之末歲暨
今天子涖阼之初年我公父子以親臣舊德致名位之
煒聯敬存公門下二十有一載親覩
兩聖崇賢之盛際公父子濟美於後先門下士沐恩波而
沾榮寵傷今懷往能無悼痛於存亡聚散之間惟
公一代耆碩佐理精時出處進退合乎古賢哀以
其器識之高遠學術之淵源其生也當世有賴其

殁也後世有傳獨念敬蚤親槼範因緣出入於公
門德不修而加退行欲躋而彌顛歲之十有一月
公以訃告赴哭如奔歸而天降毋喪固變是聞條
割荼毒生離死分曾不得比先生之視湯藥親斂
含乎公側者可以無憾而惸惸哀疚竟抱恨於終
天今當匍匐者去陳詞几筵豈其言之而不盡庶
幾情至之無文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卆

考

元

涿州移置考　王惲

至元八年秋六月予以省親來涿因拜謁孔子消廟遂讀唐貞元中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彭城劉公建孔廟碑乃知州治本幽州盧龍軍屬邑范陽縣也至代宗大曆初詔始分范陽歸義固安三縣爲涿州治范陽涿州郡即涿州故地爲名按輿地廣記漢初高祖始立涿郡魏文帝改范陽郡其

地左碣石右督亢南控鄴城百里而遥北連幽薊百里而近唐已來中間控制番戎部落甚衆又河流縈帶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周廣磅礴勢爲雄落及徧讀遼統和廿八年州刺史廣陵高公移廟碑陰記云舊廟本在南城東北隅是年刺史高公移置南城東南隅廣莊之左因復悟今州城南北若連環然意者罷州時幷築南城而廣大之今市中關門本故縣城南門也觀此前後證據甚明無可疑者噫予往來幽涿間餘十年於兹嘗以關門之制爲惑詢訪土俗莫詳其故且方物之辨一事弗知君子耻諸不圖聞一得二使數年之疑一旦渙然冰釋亦可喜也特表而出之敢貽涿之好事君子以俟更攷云

遂作頌曰傑彼神京在京之郊金城内阻叢關外包上倚天倪下鎮地軸太行爲脊滄海爲腹崇臺峩峩虎以居之羣山龍從龍以翼之於鑠帝德與臺無窮於皇神臺與天斯同崇臺育偉鸞鳳爰止天子萬年以介景祉

明

治河考　王禕

冶河在正定路平山縣西門外經井陘縣流入本縣東北十里入滹沱河元貞元年正月十八日丞相完澤等言往年先帝嘗命開眞定冶河已發丁夫人役適値先帝昇遐以聚衆罷之今請卒其事從之皇慶元年七月二日正定路言龍花判官莊諸處壞隄計工物申請委都水監及本路官自平山縣西北歷視滹沱冶河合流急注正定西南關由是再議照冶河故道自平山縣西北河内改修袞水石隄下修龍塘隄東南至水碾村改引河道一里蒲吾橋西改闢河道一里上至平山縣西北

下至寧晉縣疏其淤澱築堤分其上源入舊河以殺其勢復有程同程章二石橋阻咽水勢擬開減水月河二道可久且便下相欒城縣南視趙州寧晉縣諸河北之下源地形低下恐水泛溢欒城趙州壞石橋阻河流爲害由是議於欒城縣北聖母堂東冶河東岸開減水河可去正定之患省准於二年二月都水監委官與本路及廉訪司官同詣平山縣相視會計修治總計冶河始自平山縣北關西龍神廟北獨石通長五千八百六步共役夫五千爲丁十八萬八百七無風雨妨工三十六日

可畢

代國考　　尹耕

考之代自入漢以來其國數易太抵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於商湯歷代因之是故齊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成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所王夏說之所守劉喜之所棄陳豨之所監皆是也所謂蔚之廢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於高帝十一年分山北爲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爲國是故文帝之始封中年之所徙入繼之所自臨幸之所覆以及子武子參之所分後武徙淮陽子參之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都也東山之代再徙也始於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徙代於清河後王莽篡絕改號廣宗是故王義之所都子年之所廢如意之所徙皆是也所謂清河也語其都則始爲代繼爲晉陽中都終爲清河前後三變也語其號則始爲代繼爲代太原復爲代終爲廣宗前後四變也故夫凡言代王代相國其在文帝以前者爲吾土而以後者否凡言代郡代守尉則上自趙秦下終兩漢皆吾土也執是以往可以迎刃於古牒

矣

代郡考　　尹耕

夫代國之故按考可知也代郡紛紛爲論不一則後之人疑焉蓋有謂代之治廣南有上黨銅鞮蔚不過其北境者又有謂今代州爲代在雁門南蔚不可指爲代者於是引韓信斬夏說於閼與以證代之治廣誣文帝都代爲今代州以證代之在南無惑乎人之疑也夫代吾蔚也爲國則都蔚爲郡則治蔚國有遷變不過文帝之晉陽如意之清河郡有更置不過隋初之鴈門唐初之曲陽秀容而

已史皆載之不相淆也今以諸地里志考之前漢代所領縣十八代爲今蔚州靈邱廣昌爲今靈邱廣昌延陵平舒爲今廣靈東安陽爲蔚縣定安縣馬城爲馬邑陽原爲宣州桑乾參合高柳皆近塞地且如爲中部都尉治鹵城近參合當城直桓都皆不在南所不考者道人班氏狋氏北平邑而已後漢所領縣十一皆前漢之故而無延陵且如陽原參合靈邱廣昌鹵城晉所領縣三廣昌平舒而加富城後魏所領縣四平城太平武周永固則易當南及閼與與今代州邪夫文帝不都代代國考辨之

明矣夏說之閼與不過出師於彼以逆韓信之來可遂以閼與爲代地耶蓋自烏桓鮮卑之雜居而邊界漸移建安黃初之不競而邊郡多廢自茲以降元魏屬之司牧奔人止置靈邱而代遂不郡矣唐之初也代陷於突厥迺因隋改鴈門爲代郡也則置代於鴈門因後周置蔚州於靈邱也則僑治蔚於陽曲又僑治於秀容皆非舊也迨貞觀破突厥置郡靈邱而仍蔚名稍矣天寶更定名復定代都而仍鴈門舊地自此以後更變不常要不出此遂以代爲代以蔚爲蔚而不知蔚之舊爲代代之舊爲鴈門也於戲代可移之南也而磨笄之山不可移鴈門可改爲代也而句注之山不可改究沿革者亦惟本之禹貢表山川以定疆域斯萬世可求也

蔚廢代城考　尹耕

蔚城東二十里許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迴二十五里九門遺趾俱在余波泉發源其北夾城東南流即搜神記所謂始築時亡西南板於澤中自立者也長老曰昔有居是城而稱代王者與燕約相拔置傳鼓爲信寇至傳鼓燕救不至王出奔

國爲墟又曰廢城南數里小山即鼓臺也余尋之果然今仍名插鼓堝其言有證矣而竟不知所謂代王者何人也一統志曰蔚東有代王城即漢代縣故城文帝封代居此郡舊志亦云夫文帝封代固矣約燕相救寇至出奔文帝無是也史記曰文帝都晉陽遷中都其字太原也復晉陽中都三歲祖而蔚無聞焉又文帝分其故國王二子武爲代都晉陽參爲太原都中都皆即其故都而蔚不與焉然則謂蔚之廢城爲文帝所居可乎廢城非文帝所居而謂文帝以被寇出奔可乎文帝自代入

奉宗廟其故都亦必培築以示不忘而謂遂非城可乎及考之高帝紀十一年十詔曰代地居恒山北近邊數有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乃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後還都中都夫蔚城代故都也漢高帝建王喜因之其謂數有寇難以為國者以喜之奔還也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則代南矣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雲中不屬代矣漢又有代郡則代亦不屬代矣代不代而存其名此後人之所疑也是故知文帝之封代而不知

其未嘗至蔚也知晉陽中都之復都而不敢援以為證也知文帝之未嘗被寇出奔而不敢為之辯也附會之說紛然矣且王喜之封也與盧綰同時草木之際披荊棘立城邑日不暇給燕代與國土壤接近則相為捄也必矣燕捄不至王喜出奔長老所傳信而有徵也蓋王喜之失國而徙都因代之南徙而置之此高帝之譌而代因之南也一統志郡志不詢長老之詳不考史文之實不稽十一年之詔見一代王城遂指為文帝不亦謬哉又攜鼓堝在蔚城南更東南則為蔚之九宮口由此百

六十里可以達易今道雖湮塞而詢之樵人可知也史言盧綰王燕時都易則所謂傳鼓者不愈信矣乎噫予長足跡遍九州其以是夫

治河考

趙文李

治河今不來矣而名存焉或者其故道也然故遂亦多泉處時流時竭因其流引而就城沼且闢而出者百年矣予初至欒西北沼中乃行車馬惟東南有少水河渠數步秋水下來始溢及趙次年夏又竭又至秋後方涓涓不絕昔至趙會波趣漳今亦不能但隱池瀾大壯增於欒耳然自欒而北其

泉處惟水河鋪為最民不解疏浚用其利徒蓄萑葦又北至羊市村至許營至賈村數汨洳處至趙波口而又泉瀦廣數畝翳藏荇藻然其流乃甚細東南行二十餘里至水河鋪而始大自趙波口北為王村王村西為孫村皆枯漕或鹵澤又西至三教村淺平無河此今河源委也王村北又一枯河民種植其中北通滹沱之支河俗謂之運糧河漢永平十年因治河終於蒲吾閼通漕船謂之大面渠受綿蔓水東南由今河至下曲陽入於洨唐總二年引大白渠東流入正定以溉田不可復尋遺

跡耳今支河起自馬山滹沱不漲不來漲時受其溢東行五十餘里至栢山古城復入滹沱以遠正定之患然亦不能至王村之枯河而況於冶河與益冶河自元時於平山縣東瀆嘉陽堰入滹沱爲正定城西南之害其不來久矣今滹沱去正定西南十二里所謂嘉陽堰者已淪没無跡徒馬山河尙存而亦不行冶水於何而考之哉元史謂改闢冶河故道築隄分其上源入舊河以殺其勢即今支河也又曰寧晉諸河者之下源地形低下恐水泛經欒城趙州壞石橋阻河流爲害議於欒城縣北聖母堂東冶河東岸開減水河可去正定之患其開處即今水河舖也分向東容諸村界仿彿此舊河所經由也予嘗往來常山趙國之交見枯瀆所在問其水來去未嘗不有感於古今之變且陵谷遷移事之大者今不爲考後益難辯矣

京營兵制考　李廷機

國家兵制初沿襲漢代云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南軍中尉主北軍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秩與執金吾皆無差等說者謂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中宮倣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師擬北軍而分隸五府與八校意同有事則將握兵兵隨將事已則兵歸於府府歸於朝卒有意外之虞生於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蓋高皇帝以神武久處行閒洞悉戎機雖當櫜弓輯矢之時而所爲善藏利器強幹固本埶兵策而御守内者深乎微矣成祖都燕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而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五軍營有步兵有騎兵教陣法神機營皆步兵習火器三千營皆騎兵專扈從而歲令河南山東大寧四都司軍番上隸閱於京師營各用勳臣二人爲提督自是因而不改而承平日久兵政弛廢迨己巳之變國統幾危景泰初于肅愍公始剏議於三大營中簡厥驍銳分爲十營選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即於故三營提督六人中推舉其二爲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營各領以都督一人有如過營徹其營則都將以所部出名爲頭撥營三大營至團營一變也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罷之三年復置當是時團營凡十有二行之既久操練寖窳兵多闕額於是乃立東西官廳號曰聽政又一變也嘉靖庚戌罷團營復三大營而改三千之名爲

神樞總督則勳臣協理則少司馬彈壓則臺省而五軍營之爲副將者二左右前後叅將者四遊擊將軍者四樞機一營之爲副將者一叅將者二佐擊將軍者六自嘉靖至於今間微有增損而制固不變今二大營將領副叅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見爲官者五百二十有奇而爲軍者十二萬爲備兵者十萬有奇一大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城守有備兵葢分爲三十小營合爲三大營又合爲戎政府云國初制兵患其聚而難制故主於分既分之患其散而無紀故主於合分合之間莫不

有權存焉而譚者或以爲兵利分不利合無紀之患失在政不在制也夫兵猶水也滙爲巨浸溢爲洪流則且有潰決衝齧不可捍禦之患疏之別之以殺其勢則汨然赴海而趨老子有言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葢高皇之慮遠矣夫收太阿之權役臂指之勢其爲初制哉

本朝

首善書院考　孫承澤

京師首善之地元宮梵宇鴟吻相望而獨無學者敬業樂羣之所往年羅念菴先生講學於佛寺徐華亭相國講學於射所識者謂元朝曾建太極書院於京師聘儒士趙復爲師講明洛閩之學而明乃無之天啓二年鄒南皐馮少墟兩先生起廢至京正値兵火震撼人心披瀝兩先生爰之謂親君死長之義非以道學提撕之不可御史臺諸公搆書院一所於宣武門內東墻下兩先生朝退公餘不通賓客不赴宴會輒入書院講學紳衿有志於學者環而靜聽或間出問難無不暢其所懷一時轉相傳說咸知顧名義重廉恥士風爲之稍變未幾逆璫用事郭允厚朱童蒙輩相繼疏論以講學爲

門戶未幾楊公漣二十四罪之疏上附璫者嫉璫劄此皆門戶中人也爲禍大作善類一空而御史倪文煥奏毀書院東

先師木主於路左壁有記爲葉文忠向高文董文敏其昌書並碎爲書院既毀逆祠乃建及逆祠毀而書院不復建蓋以秉政大臣猶襲門戶以錮天下向學者於時朝臣有習西儒之學者遂請聚類而居之呼可嘅矣因輯其畧俾後之有志復興者有所攷云

滹河源流考　賀應旌

漳河之跡肇於禹貢詳於水經散見於諸子百家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爲淸漳一出山西長子縣爲濁漳迤邐分流以及林慮北欽山口合爲一故由漳德之西達於磁折於臨漳而氾濫於成安以下諸縣地前則滙潴沁汾潞之水後則集沙滏洺沱之水抵天津入海其大較然矣自臨漳以上皆山陵坂峒也勢建瓴不可停成安而下地皆平坦故縱其性之所如而瀰漫浮泓流斯放焉其經紀於肥鄉也在禹貢有至於衡漳之說在唐史有韋令防漳之說在宋金元傳史與學碑有修堤

受漂沒之說是肥鄉之有漳水實與運會相終始者也其去來遷徙不常不見經傳無從考究自有明三百年沒城者凡五汶城者不勝書散而波蕩村落者則歲以爲常矣其在唐宋元以前繞陽漳縣東直達魏縣元城之南境止值黃河經小灘鎮一帶北流漳入則尾閭洩之而其餘支以及成肥永曲之間其害小及黃河漸次東南下呂梁之險箸徐淮之道通沿黃河舊址淤塞成邱漳咽而不能洩而禍斯烈於諸縣矣其在嘉靖戊戌山斷王自經回隆鎮史家口入於衛而肥之無漳者十年

及嘉靖癸卯河決磁州以東臨漳以西四十里磁州守蔡姓者曲周人遂極力築務本堤挽河由枯桃園趙辭胡寨以還入於衛而肥之無漳者十五年及隆慶已巳決臨漳由成安達肥鄉直繞城下數年而復南從或從魏之回隆經元城以達館陶或從花佛堂南決泛濫廣平西南若鄉林屯麗兒莊南溫油莊等村而肥之有漳而不甚爲害者又幾三十餘年矣自萬歷戊戌其素所經歷者衰成高阜勢不能順流南下始不得不復入肥鄉之西境爲萬歷乙巳卯縣曹公昕沿城外一里許創立

新堤萬公址措各加增築其外日積而高其內日窪而卑識者已有沉竈產蛙之慮所幸蔣公嘉訓周公汝弼皆能擴年陰雨綢繆不至陷越不料署事者范公應祈以膜外置之壬戌六月肥城遂遭沉埋之慘不可救藥嗣是王公國祚李公春英譚公誠言相繼修葺十有餘年而迄今屋宇傾頹委巷空虛元氣尚未大復也其最甚而傷禾稼蕩產析廬四望蒼茫城鄉俱困者一則天啓之丙寅一則崇禎之癸酉一則順治之甲午以迄今康熙之壬寅皆奇災也自萬歷戊戌以後其勢常在肥

之西鄉自順治壬辰以後其勢常在肥之東鄉今
壬寅奕決成安之野菲口繞堤數匝四圍胥化爲
天而又有蟻穴潰於北長流迅於西薄膚侵床岌
岌難保書奕稱云水以漳名者甚多當陽有漳滷
上有漳鄣郡有漳亳州有漳安州有漳而皆不如
晉趙清濁合流之漳猛而烈狂而肆沮洳而善幻
肥何德於漳而自開闢以迄今茲不舍晝夜之如
斯也善哉張雲翼之言曰成安者漳之門庭曲周
者漳之郵舍而肥鄉者則漳之腹心又曰漳有十
功曰獲秔稻曰易舊沃曰壤汚下曰通舟楫曰省

蓮藕曰備旱乾曰增林木曰省芻畜曰聚魚蝦曰
廣薪蜀又曰漳有十過曰克城郭曰溺性命曰阻
貿易曰決隄防曰沒村落曰壞封植曰泯阡陌曰
於禾稼曰苦棲息曰悲遷徙功不如過之多功之
及於民者或以月計或以歲計而過之及於民者
則其量十世其量百世也故曰肥鄉之有漳木實
與運會相終始者也道不通乎漕運乎江之奇策
誰佣事難者於灌溉西門之顯蹟不著人居僻壤
禍慘黃河敬述近代源流以聽當事採酌其一切
和害淤塞疏鑿防潞已見陳公盤防隄議中不錄

其自晉代以上沿革已詳酈道元水經註中亦不
錄

明

磨笄山辨　尹耕

磨笄之辨諸家不同有謂在保安州東曰鷄鳴山
者有謂在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者有謂在山東
濟南府長清縣者要皆求之於典籍文字之間而
不稽之於道里徒步之下是故語意近真而指摘
各異考者轉增疑惑實可駁一也夫代爲蔚地其

去濟南遼絕甚矣長清之山本名馬頭無可辨也
鷄鳴在蔚東北百五十里其去恒山則又倍之豈
所謂自上臨下可見之地耶況保安上谷屬也春
秋之際在外揀之元非代壤而謂夫人者望夫於
此自殺於此不亦謬哉考之魏土地記曰磨笄山
在代郡東南二十五里一名馬頭山夫代郡廢城
在蔚城東今其京南二十餘里所謂馬頭山者人
人知之但不知其卽爲磨笄耳而顧他求之可乎
又括地志曰磨笄山在飛狐縣東北蔚州去山近
舍之不言飛狐去山遠取以爲較遂使考者不備

其故不玩其微求之於薊東北之道里則以鷄鳴為是求之以馬頭之名稱則以長清為疑葢瑣瑣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於道里徒步之下也

渤海辨　王奐

自河間屬有渤海之名後之作誌者遂將歷代人物係渤海者盡入河間誌不知渤海之地有三其在中國者曰郡曰縣郡則兩漢晉魏隋也郡治遷徙不一所屬亦異在幽冀兗三州地縣則金元也一縣而已屬山東濱州之倚郭其在外國者曰國惟唐有之按唐滅高麗後粟末靺鞨率衆挹婁之

東牟口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抵新羅東抵窮海西抵契丹後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地方五千里有五京十五府十二州中宗封為渤海國王此唐時渤海之始也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所以其人材亦遂挺出立功中國列於朝右者不乏國至後唐時為遼主所滅其地又為東丹若夫中國河間之渤海則西漢渤海郡治浮陽縣國二十六屬幽州東漢渤海郡治南皮縣國八屬冀州晉渤海郡治南皮縣十屬冀州北魏渤海郡治南皮縣四南皮東光修安

陵而已屬冀州隋渤海郡治陽信縣六屬兗州郡也豈與粟末海外之域同日語哉彼營平已距長安數千里況渤國又在其東其去幽冀不啻霄壤奈何以在彼之人物而濫竽此地耶故唐之李懷光為靺鞨人遼之夏行美高模翰元之任哥為渤海人均渤海國也舊誌誤收今皆汰出其有疑似未辯者以此考之

新安縣志辯疑　張可舉

新安為句衛諸水滙流之區而土人遂以為九河下流夫九河故道在今河間府屬地此以九河名

者以大河南北凡水皆從河名如大江南北凡水皆從江名也志謂此九河與禹貢之九河自異而分野所指九河疑即此則亦信此衆水名為九河且以之當分野詎不謬耶葢此地屬古冀州東北邊地九河故道屬古兗州西北邊地在唐堯時大河自大伾北流至碣石入海即今天津地也冀兗交際地勢最下自九年洪水瀰漫連海大禹於兗地大河近海之處分疏九道謂之九河及大河南徙九河故道得成安十今謂之河間府者謂昔在河之間也新安距九河故道更窵遠功告成則壤

成賦之後始有道紀因書曰恒衛既從者從其道也注疏謂易水東注滱水渥水卽水經所謂大渥澱小渥澱者也恒水出恒山北谷東合滱水又東合於易衛水出靈壽縣東合滹沱河東北合於易益易卽渥水得易而擅易之名也今猶名爲渥易河而祉名易陽祉禹貢止撮恒衛二名而該易滱滹沱在其中其它入恒衛易滱滹沱諸水倘多也奚止九水而已哉今諸水流行滙合非昔無異特易滹沱二名仍舊恒衛諸水皆更名矣今呼爲漕爲徐爲雹爲一畝泉爲方順爲平爲唐爲沙爲滋

爲白溝者是也而土人皆呼曰河又以其密邇九河故道遂指九者爲九河焉夫北方惟一九河如南方惟一九江安得訛傳以淆瀛域乎然則分野所傳謂禹貢所載之九河與此地相鄰同一分野也非謂此另爲分野之九河而禹貢之九河另一分野也至秦時此地爲上谷故號其郡爲上谷郡夫谷以水注谿爲名謂之上谷者以此谷視天下諸谷最上也是此地雖屬上谷郡而郡之以上谷名實以此此地截長補短方五十里而衆水交注若斯之多每逢水患十八狎邪見爲尋常今年閏

六月暴雨頻仍水集瀰漫北跨容城南跨高陽西跨安州東跨任邱雄縣如鏡湖然城村廬舍如浮漚官民之免於溺者倖也既而余豯易州過南宮東逶轉北而還其於諸水流行滙合灼之甚眞迺知縣任邱北至雄縣亘一長隄爲南北孔道以濟行人當棗林莊有橋數空洩達南諸水趙堡口有橋數空洩達北諸水水小不大壅則隄橋無損新安不至淹沒今年水大壅甚遂至斷棗林隄一里餘塌趙堡橋三空壅水始洩新安所以僅弱而獲免倘隄橋不塌而壅水不洩則新安不淪於烏有

哉今爲後日計莫如於斷隄塌橋處各建橋梁十數空以隄相接卽遇大水橋空衆多可以洩而不壅隄可保其不斷橋可保其不塌而孔道不至再損新安亦不至被溺兩相便利垂之永遠不必於此外別議疏濬之方也此議予已請申當道然猶恐其不行而所以免水患之策則無踰於此者故敢於辯九河之疏 因附贅焉

本朝

薊時隸幽州辯　王士正

按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

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河泲即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菑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間其去幽州且千餘里今幽之巨浸不少顧遺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序并州曰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反在幽州一二百里之內舍近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即今北鎮在遼東其距河濟菑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陵氏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周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

州而齊之菑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菑時二水皆近在臨淄封內即太公所都營邱之地顧不以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存疑以俟世之能讀九邱者云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十一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十二

說

明

宣鎮東路輿圖說　　蔡霖

謹按宣鎮爲燕京右輔重地載有全誌諸路圖蹟而茲輿圖之刻也合南山東路而一之脉皆誌加詳焉霖職司蟻臣四載間四奉檄委凡東路之邊垣工程戍守之餉糈勤惰器之良楛每歲稽覈閱報是以悉知邊狀東路之界東接昌鎮自大焰山起南分而西南竟合河口中若四河灰嶺柳溝岔

道大山口垣長二百二十餘里繞之南山黍戎爲其北分而西北竟靖遠堡中若石城峪黑龍嶺周四溝黃土嶺劉斌堡邊墻一百八里餘又自永寧城起西分而西南竟桃花中若延慶懷來土木沙城新舊保安之屬迂迴又數百餘里俱隸之東路黍戎爲夫懷來實四衛要地而火焰山乃神京後屏薊鎮在左昌鎮環右南山翠巘拱抱陵寢抑何雄也勝因劉秉忠謂燕山起自崑崙分行八極乾坤坎離及兌歸絕域而西通渤海遼金史亦謂會州之北有木葉山南北千里東西七八百里委折

而南則萬馬奔騰瀰漫而抵開平為上都迴邏至
大都今燕京即元上都也自是隱嶙磅礴脊流稱
而犇中夏歷獨石馬營龍門狎徐起伏為黃花古
北火焰灰嶺柳溝紅門居庸諸山以擁護天壽文
皇都燕以此為右輔地則宣鎮東路為陵京拱要
害區也當北方沐狄以前時則文武大臣更番禦
備振旅則制院主之務鎮駐節宿重兵其間延慶
則撫院為政永寧岔道則總戎副府分閫礪山帶
河扼要爭奇邏時恃款貢而畛畔乘積玩偈因循
而鱗介動此院道府之所為圖於未形戒嚴武夫

弁士而修理城郭樓櫓無寧歲也竊每奉檄而往
發丁則觀其補敝者增飭者特剏者學牆椔欠雉
堞森如械跳梁之手足刮痛癢之肺腸俾神京享
磐石之安萬邦允為窺矣夫敵國外患亘古為然
由臨洮而至遼陽延袤廣遠相與裂地而居何地
無險何險不可守顧山川之險我與彼共之亘牆
之險緊惟我專之專者我不使分共者惟我所據
亦何外侮之足慮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守
者何積米菽繕器械儲軸輜謹烽燧稽冒濫實士
馬精簡練明賞罰數者不可缺一而其要莫急於

足兵迺今之兵徒稱姓名支資糧而已乎時議增
屯議招集犒賞則有兵敵突出抄鹵求以爭先馳
驟堵截禦却之則鮮赴也且其所虛喝夸張者選
騎耳家丁耳居常既無生聚之術臨急而即欲多
方招募皆市兒遊棍不可用也今九邊之弊要皆
類是至若全鎮諸路其袞衣博帶操文墨而遊宦
者可屈指數其飭兆蔡而斷注者盡士著也實廷
奕世與國同休聚廬托處長子孫於此則築城浚
池非直為公益為爾私計果其一心竭力於濟國
家而勿貪一時之染濡能奮身以禦侮外寇雖強

何足慮乎是在長人者努以成愛敬以齊寬嚴懲
貪行勿縱詭隨以益其敝庶邊方其有豸乎方今
武事凌弛將驕卒惰近者援遼之役一軍甫行妻
號子啼所在恐懼目擊此景有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者乎脫有巾行說劉守光之徒擬倚一呼而我
有能禦之者乎夫有險不守與無險同襲者英廟
蒙塵獨石馬營不守而六師燬燎紫荊白羊一破
而九門震驚世廟臨御四十五年而宣鎮之受蹂
躪虔劉者何歲無之往年前撫院汪建鉞宣鎮轄
軒所到嘗指滴水崖石為塡塞之精而疏奏請創

寢脫巾之變於張家市口特築來遠城眞所謂扼之吭而拊其背矣若上西北路之獨石雲州岔嶺靑邊大小白羊諸堡下西南路之膳房柴溝左右衛洗馬林懷安東西順聖諸城皆交錯壤犬牙素稱衝隘倘盡能以徹桑之心爲心事修邊備加意隄防使邊氓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憂可不謂功德之鴻鉅者乎此霖之所爲深抱杞憂也語曰小人之言而君子擇焉是在有封疆之責者謀野詢芻取斯圖說而盼睞之是敢爲之瑣言

本朝

保定府郡境圖說　郭棻

史皇而後圖書生文字也汎觴於今寧直天雨粟也志文字也志而圖也奚爲也郡志而圖也抑奚爲也曰圖郡境也郡無山如獄也無水如瀆也可無圖也東西如周澗瀍也左右如漢馮翊扶風也不可無圖也按郡境縱不四百里也橫不三百里也分於天者四宿也分於地者二國也分於城者三州十七邑也郡郡也西多山也山不盡而境盡也東多水也水不窮而境窮也畇畇乎墺也而北四水繞也南五水環也山之氣不屬者水之情屬也水之情不聚者山之氣聚也周秦以上鄉也縣也漢唐以下州也郡也垂千餘年在日月光際也非地邈而何也地靈弗克圖也圖厥載盡之地也乃亦有圖之不可圖者也郡治百里而遙畝服先疇也屋覆古瓦也鴟鴞憐比鄰也老樹飽經霜也時而春也放犢驅牛覘十也攜筐緝件採桑也時而秋也野黍穲而觀穫也田父醉而多言也言觀其邑邑何如也跋涉於野野何如也圖之而未可圖者也東西北無是也郡之東西北百里而遙也旌衝也輪蹄雜沓也遝蕃絡繹也羽如日羽如月

文而馳也驍郵行餉廚傳供無暇也擊鈴柝供飲秣夜無虛也言觀其邑邑何如也跋涉於野野何如也圖之而又未可圖者也南無是也昔趙充國圖方略也宋臧才圖勸省也鄭監門圖流民也志文字也圖奚爲也茲之爲圖者圖郡境也而弗克圖郡情也後之覽圖者省識郡境也而未即省識郡情也噫哉

保定府郡城圖說　郭棻

出
京師廣寧門行三百二十里郡是已郡北郭長三里

許五十餘上居居究究恆千餘戶四民悉業焉衢
宇刹觀相鱗比古榆新桑相蔭映壯矣哉今荒如
寂如矣由之而入拱極門郡北門也東西多棹楔
郡世家率族居於北故行里餘直當大悲閣後金
元時建者高百尋棟四觀鈴鐸千古爲郡傑觀
後爲漢壽亭侯廟由廟門而西不十弓曰稅務司
角舊稅課署今民居矣地則莊嶽間也直而南亦
不十弓則叢勝樓郎元平章張采横翠樓故址今
漢樓矣郡猶傳爲古蹟之一樓洞門行者衞其下
折而西則有坊題曰熙朝俊彥書明萬曆以前發

科名也今已頹不數十武北爲郡治守以下如丞
如倅如司李如幕僚皆有宅焉而治之南向者曰
蓮花池元張安範鑿渠引水由西城而遶其弟放
之使從南北水門出者此其停蓄處也今渠堙而
水猶渟栽柳種荷爲郡守宴游地池之北有軒曰
娛清軒軒後曰萬卷樓故郡藏書幾萬卷今無書
有板依亦闕落不全池之南有亭曰臨漪四虛而
敞夏受荷香秋受蘋翠春冬或不至焉府治左右
有坊左曰帥帥右曰保釐表職守也更西而大寧
分爲廢矣旗纛廟存也廟西爲故大寧都使司署

今爲城守參將府矣亦兩坊曰都南屏翰曰冀北
干城更西右衞今曰左衞守備署之更西斷事司
今曰司獄司不復西矣或折而北或折而南折而
南者不數武仍西則總理刑名道署在巳改故易
州兵備道行署者西且止於是再即叢勝樓折而
東射可徹矣地爲清苑縣儒學有兩坊坊額曰德
配天地道冠古今更東有高臺臺中空四達俗呼
穿心樓上祀文昌星君爲儒學起吉見者歟再東
而廢旅店依然風日黯淡遠於市闠近於城堞也
禁旅所駐防處也叢勝樓直南可里餘即南城之

迎薰門門北之左設郡學宮衞學宮兩學共一廟
規度濶壯古柏未凋再東則禁旅駐防處門北之
右建永寧寺俗曰南寺亦禁旅駐防處寺之殿與
鐘鼓樓猶爲僧有西雖不止於是而亦止於是西
皆禁旅駐防處也門再北不數弓折而西亦不數
弓有門有坊有欄者清苑縣治也丞簿尉署各在
治中簿則廢也再西里許直衞里許鐵五道廟不
可復西即西而南惟淨土寺爾折而東即府衞學
宮後所由達於金臺驛者也至驛而亦不可復東
東由金臺驛西抵鐵五道廟迤北則官署則民居

迤南皆禁旅駐防處從莊嶽之閒計之郡之南畔署盡稅務司角可西也西大衢也南北門第與北衢同衢中北折城隍廟街也再中北折貢院巷也直西迤北爲總理錢穀道署署之左爲古金臺書院今不書院矣南面爲旌忠祠楊忠愍公祠也稍西而北折復前稍西巡撫都察院在焉昔建麾今建牙者也道城之西北隅矣立乎總理錢穀道之前而西望屹屹言言者西城之瞻岳門也城之北畔亦署藩也合而圖之北與東人恒靜從按也薦紳也老農老圃也貧也迁也南與西人恒動胥也

隸也卒伍也商賈也勞也譁也惟最南一橫地兜鍪韝臼雲錦齊風雄將之雖弧猶士之大羽日席地而講武焉詩云予曰有禦侮聚而托處於茲

大陸澤圖說

王原祁

任邑之大陸澤廣袤數十里九河之水皆滙焉汪洋浩蕩望之居然一湖而不知實皆兩稅之民田淹久而成巨浸者也九河爲洺沙蔡馬灃河達活百泉聖水滏陽而灃河滏陽爲之長九河之外尚有泜泲等八河皆自任之西南西北而歸於大陸灃獨深且長元郭守敬所以獨議開灃河也而滏陽則自穆家口然渡大陸之水經隆平寧晉直達天津衛河以入於海自萬歷二十六年漳河決曲周縣鄭家口溢入滏陽而隆平以下地淺易淤其人又因之以爲利盡占爲沃土於是滏陽又決而東從其故道猶存乃所謂古滏河也古滏塞而大陸之水因從雞爪小河以東瀉於新決之滏陽亦其勢使然也然則昔之大陸始從古滏而遠達天津繼從雞爪而近瀉滏陽澤中之水有所來亦有所去可耕可稼財不匱而賦亦足今古滏之故道阻塞在隆平寧晉難議疏通新滏陽亦淤高丈餘

雞爪河水反內溢故澤中之水有來無去積而爲泊向日輸租納稅之田盡淪水底是以賦稅無出人民離散若不請蠲水中糧額則束手待斃民困無再甦之日矣丙寅五月余放糧澤中周行細訪乃知舊圖多舛因詳加較正并繫之以說蓋禹貢之大陸既作杜佑謂今邢趙深三州則任本屬邢知大陸不止於任而任實其地也至所謂滏陽河者發源河南磁州與漳水不相混也禹貢至於衡漳之漳水有二出山西樂平少山者爲清漳出長子縣發鳩山者爲濁漳至涉縣濁漳合入清

漳經臨漳而東北入衛自萬臨中漳水決曲周入滏陽因名小漳河及經大陸稍北溢於隆平又名古滏河今又以滏爲負盆訛益甚矣並隆平寧晉爲古滏河洩水之故道皆因邇年塞而不通以致任獨受害故亦不可以不詳也

題跋

宋

書魏鄭公傳後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從容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

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

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掩爲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

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稾者非歟曰焚稾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稾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稾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稾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姧計乎或曰

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言此非聖人之所背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在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苟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元〕

題高允圖後　劉因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治行之初莫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攷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

掩者矣如高允中情之直亮益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也如觀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遂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罰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爲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溷然於天地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不可不知也

〔明〕

跋堯帝碑　歸有光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葢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日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於大麓大麓在昭慶即今之鉅鹿鄉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

故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北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歸有光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大末方思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爲

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尤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

鮮于伯機詩記真蹟跋　　王世貞

昔人謂趙文敏每以己書三紙易鮮于困學一紙今困學三紙往往不敵趙一紙豈古今人頓異嗜耶余所有困學游高亭華嚴記及詩真蹟殆數千言見鐵網珊瑚中行筆清圓秀潤芒角不露隱然

唐人家法卽與文敏鞭轡中原不知合置誰左跋尾鄧文原龔璛亦臨池老手可寶也

本朝

書范烈女詩後　　刁包

在易之坤以臣道妻道與地道並言則知忠臣事君烈女事夫其義一也雖然士爲知己者死委贄策名而死於君者益不乏人若夫未膺一命之寵而必殺身以報之吾見亦罕矣女爲悅己者容同牢合巹而死於夫者益不乏人若夫未成二姓之歡而必捐軀以報之吾見亦罕矣考諸史傳於事君者得兩人焉曰王蠋曰徐應鑣於事夫者得兩人焉曰祥符陳氏曰嘉興項氏蠋以布衣死齊應鑣以太學生死宋是男中之陳項也嗣是而後不亦寥寥乎陳未成婦而死楊子項未成婦而死周郎是女中之王徐也嗣是而後又有滿城范烈女許字而田氏子死以身殉讀其絕命辭幾擬於文山衣帶之贊所謂灼見地道有終之義者與上谷胡太守既表其宅里又傳檄遠邇俾聞者各爲詩文以張其節故余不憖謭陋而爲之辭

宋廣平碑跋　　魏裔介

唐右相文貞公宋廣平南和縣人葬於沙河縣之鄉其神道碑文乃顏魯公撰并書文則景星慶雲字則龍翔鳳翥蓋文貞公爲有唐一代而絕人物而魯公氣節皎皎與日月爭光精神相耀故不肯輕着一筆眞世之瑰寶也余素聞之而未覩丁酉夏日邢州司李蕭公寄我五紙光曄曄生齋壁間如見二公而與之揖讓其謦欬者世所傳魯公帖如爭位麻姑仙壇記及祭杲卿文固卓絕今古矣如多寶塔及家廟碑雖爲人口所膾炙然筆法凝肥屢經後人修補傷其神骨以文貞碑較觀則此

爲鎮叔放而彼以優孟之衣冠也唐碑至今存者頗少此與完全未經剝蝕靈光歸峙其神物乎

書院考跋　　孫承澤

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故江陵爲政始行禁止江陵歿後復稍稍建置其著名者如江西之仁文書院陝西之關中書院及無錫之東林書院而東林爲盛至天啓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有各處書院也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也而但借此二字以爲排陷君子之具東林書院者乃明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後廢爲寺

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搆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立爲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所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爲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忠賢曰嘅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亦不知東林爲何地東林之人爲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人攻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有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璫之惡網

鉛大獄添砌大地於是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沒矣及忠賢誅公論明廢錮遺佚駸駸登用適夫言不惼之邊臣債帥敗事諸失志者乘機搆釁復倡黨說謂庇護邊臣者東林也於是華亭下獄蒲州高邑大名一時罷去而朝廷之上另用一番人政事日新議論日奇刑罰苛刻而以言寬大者爲東林朝廷用兵而以言減免者爲東林兵議欲撫而以言戰勦者爲東林監視四出而以言罷遣者爲東林至政本之地司馬之堂前後閣臣俱衣緋辦事而以言綱常者爲東林於時至清無

從閉門博古之官詹人且斜之爲老妖謗之爲立幟降謫不已繫逮之詔獄不已廷杖之煙戍不已示戍之又四剌消止之老總憲擯斥出都破帽蒙頭傳郡民京兆父老千餘人爲之牽輿灑泣乃蘄上大老方倚以爲得計也嗟呼從來覆亡之禍豈盡關氣數哉余生長於首善書院曾見其建又見其毀而今老矣思興復之何期不能不於此憤惋留連三致意焉

書新安張烈婦荊氏行實後　　方苞

往年或以烈婦荊氏行實視余其兄公張侍御天

她所述也義烈動家人衆祇其雉經不敢曲止及見侍御叩烈婦平生則其佐夫以養母也凡八年而家人不聞其聲諸姒皆愛焉其死也嗣子灼初孩號踊如不欲生嗚呼柔順者婦人之正也而昔者聖人之繫易也以陽剛為女德之貞余嘗見將死而信其婦之必身殉者曰婦性剛旣有成言矣余前知其疑忍而非剛也旣而晚節末路乃有不可迫者蓋剛者天德也天地之氣藹然而溫和者為陽慘然而凜慄者為陰凡婦人之順於舅姑宜於家人慈於子姓者皆陽明之發也故其變也激

而為義烈其物䙝於舅姑傲狠於娣姒殘刻於僕婢者皆陰慝之作也故其變也忍為邪惡而不慚夫坤陰之純也順極而健涵焉故其象為馬其用為永貞而象傳揚之曰大終余始入

京師見宛平張氏女未嫁而死其夫又其後則長白官爾佳氏殉葬與夫同命聞之愴然則清澗白氏夫死夜自縊有氣起室上白如長虹與前氏而四矣婦之殉夫辭事多同故於白氏無紀焉茲以與侍御交且痛莉氏之性行而因以悟聖人繫易之由故總所聞見而並論之以明彰女教且使為人夫者監此以考婦德而無所蔽焉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十二

箴

漢

冀州牧箴　揚雄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横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歷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周宗自怙爲有子隳六國奢嬌不絶其緒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明

宣宗吏部箴

周官六卿其長太宰統治百寮以熙功載漢設選部官置尚書有佐有屬代襲弗改爲治之本實資用賢既拔簡任爾持衡銓爾惟敬之務公戒私善爾勿廢才爾勿遺匹賤檢邪必進忠良用舍適宜治由汝與苟或賢[illegible]弗博詢采謀面而用弗究其内卞石不分臧否弗明治之弗與亦由汝成度德定位乃稱任使小知大受官罔不飭精爾識鑒爾正直相予於治夙夜無斁

宣宗户部箴

君國之道子民爲先黎庶既安邦本攸植焉相古地官實爾之職均節惠和民乃衣食賦税有經徭役有常民之所供舊典式張惟爾卿佐暨乃攸屬庶幾夙夜恪謹乃服民克阜殷樹藝以蕃上下畢之何有卒癉惟公惟勤惟時惟允惟仁之溥而義之盡秦之商鞅唐之宇文苛征暴括邪以不振爾惟鑒兹毋縱掊克毋蔽於隨毋陷於墨子惟爾任爾其懋哉尚友古人執德不回

宣宗禮部箴

聖人立極法天出治爲治之本莫大於禮稽古伯夷爲虞秩宗所典三禮宗伯攸同既治神人亦和上下政本之地實宣教化惟我祖宗承古之道品節制度式昭禮教幽明崇卑秩乎有序大法大經靡不備具今爾禮臣夙夜惟寅秉其直清以交神明安上治民爰及四裔厥循舊章亦義之比惟卿賢佐於汝協恭贊獻四歸於卿率從治國去禮猶耕無耜庶篤敬之以懋政事

宣宗兵部箴

部以兵名實古司馬□□是戎兵以固華夏凡厥武臣疇過敘勲乘馬在□□考牧用蕃車駕輿服城戍郵驛守經制宜皆爾之職董之以卿承以衆寮簡畀維賢庶其明明爾宜懋茲敬其夙夕顧諟勿忘以熙庶績書有明訓儆戒無虞茲用敉寧其可弗圖怠則隳政貪則亂法毋爲泄泄毋爲沓沓職所宜爲式克慎修福祿攸集永孚於休思古良臣鞠躬盡瘁用是作箴以勵有位

宣宗刑部箴

聖人制刑輔治弼教掌邦之禁惟仁之啟咨爾刑部卿佐暨屬惟公乃明惟明能燭匪廉弗公勉篤於行惟敬惟慎毋忘哀矜死獄求生何昔之德稷情就律何今之刻深文巧詆賊民之賊如鑑如衡刑乃弗忒毒威以逞下情鬱堙私意以行枉直失眞司命之寄豪縱罔儆罪疑惟輕庶解冤抑天不可遺民不可罔斷不可續應則如響往體予仁欽哉勿渝庶幾祥刑有永令譽

宣宗工部箴

虞舜之世垂若百工暨於成周乃設司空漢置水衡將作少府備物致用必謹其度我朝建官列于六卿率屬有四各底於成凡諸繕作儀品有秩辨其楛良去華就實凡厥有位宜慎其官順理而治勿苛以殘山澤之利羽毛齒革金鑛丹漆暨木與石爲所當爲毋耗於材逸所當逸毋殫其力毋縱已私縱則召菑毋溺於瑣溺則取敗必秖必勤必施以公百役具宜惟爾之功其懋敬哉視古仁智率履勿愆用保祿位

宣宗都察院箴

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綱紀糾違繩

愆激濁揚清用獻嘉言雅直與明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屬凡十有四數進民隱舉察官邪必究大體毋苟毋[illegible]中道毋過不及毋以賄遷私以勢撓敦仁之存銜義之行冰霜之清松栢之貞凡爾憲臣敬恤以蕩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嬪媚緘默徒取充位職是用怠國則何賴必端爾心必修爾志庶懋爾績庶輔予理

宣宗通政司箴

通政所司實古納言出納政令用若喉舌惟虞之聖君龍爲帝臣仲山甫亦謹朝夕君爲元首臣則

股肱篤念如子維彼庶民崇卑一氣流貫無間有遏弗流體乃爲患爾職於斯必敬必忠命必下究情必上通讒說殄行師用震驚爾謹爾明予治乃成維樞維機維喉維舌爾飭無怠庶僚在列

宣宗大理寺箴

有虞用士弼教明刑秦漢相繼廷尉是稱命曰大理由舊之世暨於今茲一以輔治列之九卿有翼有承鑑空衡平視獄之成簡於五辭以正刑罰維過斯宥維義之合刑不可贖死不可生惟爾是懋其可不矜易簡明慎書戒欽恤祗率勿違乃德之

吉惟官惟反惟貨惟來終迷不復乃禍之階昔蘇公式敬由獄以長王國承命攸屬嗚呼若人攸悠我思爾儀爾規服此戒辭

宣宗翰林院箴

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書講學所資幾務之嚴於度於咨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者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關由茲乎外必存大公罔役於私昔人四禁汝惟勉之獻納

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

宣宗詹事府箴

堂堂鴻業萬世攸傳儲副之建大本在焉咨爾詹事爾其毗輔有猷有丞庶職咸具虞舜之賢資於臣鄰矧昔育德而弗資人言行政事有體有要必謹大獻必以辰告譬如陟崇由下而升不息以休乃躋高明爾其敬共以引以翼毋爲儉佞毋肆讒慝示爾箴規篤念勿忘克用有成邦家之光

又左右春坊箴

國之大本厥惟儲嗣天序所屬人心攸繫用輔厥

德必於正人左右春坊惟其輔臣儲君之德曰仁與義食息言動惟道之比堯舜周孔是究是明百度以貞其德乃成玉資琢磨乃爲宗廟豈其賢才不由輔導爾端爾行爾正爾心非聖不道其慎其欽大社大獻是匡是直國有元良惟爾之績

又司經局箴

聖人之道具載經籍用理萬邦用凝庶績國有儲副天下之本惟德之修惟道之盡凡厥典冊爾實司之爾殫爾心爾正爾思堯舜之聖惟曰仁義擴而充之萬善斯備雜家者流反道自賢亂轍敬王

不陳於前爾其罄茲祗乃攸服日就月將是訓是
沃道積厥躬而致於中允猶其賢時乃之功曲學
阿世古人所戒篤慎勿忘庶幾無悔

宣宗國子監箴

翼翼京都巖巖學宮首善之地是維辟雍四方髦
士來遊來學業之所專詩書禮樂學必有師爲士
承式祭酒司業暨乃衆職師道克修士乃有成俊
乂會興爲國之楨咨爾爲師敬爾儀則以教以率
罔懈朝夕咨爾爲學明善誠身克符與能匪敬弗
臻俗化所自賢才所出其於國家甚重而切勗爾

師生咸篤於誠無忽於行式觀厥成

宣宗欽天監箴

五帝之世曆象肇興建官作式後世襲承惟我祖
宗德合堯舜天道民事尤篤欽慎爾職於斯夙夜
惟寅用率厥屬咸致其勤必精推策必審觀候庶
副欽若及敬授行奉天道動協時宜在于靡懲
寅爾之秩慢而失災咎而隱予則汝罰勗哉惟
神

宣宗太常寺箴

爲國之要事神理民太常典祀式交百神昔予祖
考致嚴祀享厥有純誠敬恭協相朕承丕緒恩用
允廸爾祇爾肅以輔以翼儀度必飭粢盛必潔無
瀆無慢漠乎對越事神之本惟心之虔豈直歸事
平居有嚴神之鑒矣來歆來止神之歆矣民之福
矣無日莫實洋洋有臨汝惟懋哉其慎其欽

宣宗太僕寺箴

畢國所用馬爲之最軍國之政馬政亦大肆予慎
之有驖如雲既克内閑亦寖其蕃曉厥庶民析之
畜牧司其政令命汝太僕政令攸宜閱省以時不
愆不忘乃蕃乃滋蚩蚩之氓國家之本旺既阜豐

馬息斯番爾修於民毋侵毋踐爾勤於職必敬乃
德毋傷毋邪衞文塞淵爾師古人厥功懋焉

宣宗鴻臚寺箴

秖祇爲邦成統於一朝覲會同其儀有秩咨爾鴻
臚卿亦暨屬聯維爾官必莊以肅必考於度必協
於中無簡無煩周旋雍容惟勤以周惟 靡愆敬
愼爾儀庶光爾職

宣宗行人司箴

法古建官以熙於治國之行人實承周制愼簡髦
士俾居俾職朝有命令爾肅用將有容有章必敬

必矜毋爲奇衺毋縱貪墨載馳載驅罔晏昏諛靡及之懷盍哉弗渝克篤念茲不忝於士不忝於國有聞於世

宣宗都督府箴

天命太祖興自武功拯宇既寧武備寶崇皇祖皇考敬繩祖武兵戎之政總以督府朕嗣大統祗率舊章居安慮危夙夜不忘惟昔帝王咸奮武衞靖亂保民安內攘外凡今兵衞布在四方總制於中有維有綱惟是樞機爾司其柄宜敬念之以修其政將有才智士有勇銳部伍有訓儲峙有備除治

戎器豫戒不虞政修兵堅孰敢侮予爾敬念之毋怠毋息必壯其猷以輔予治

宣宗錦衣衞箴

自古建國皆重環衞爾惟厥官朝夕近陛予所服御咸爾攸秩出入先後以警以蹕在右駿奔亦戒不虞亦有匪人爾詰爾誅爾其懋哉勿縱於私宜廉宜慎宜勤宜祗惟義之遵惟善之廸敬恭勿渝用保終吉

銘

秦

始皇帝碣石銘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唐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

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可以調素琴可以閱金經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曰何陋之有

宋

雪浪齋銘　蘇軾

予於山中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銘曰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

淚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絲伏流飛
空激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綴聖元

元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

女家容城西以毋我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
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
女王氏縣人劉因銘曰
孰不娶終身曰魯山之元道州之陽史名卓行何
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何用以
戒荒

居庸關銘　　郝經

居庸關在幽州之北最為深阻號天下四塞之一
大山中斷兩崖峽束石路盤腸縈帶縱鈌南曰南
口北口北口滴瀝濺漫常為冰擬滑淤齒澀側輪
蹴足殆六十里石穴及出北口則左轉上谷之右
並長嶺而西陰烟枯沙遺鏃朽骨悽風慘日向為
一天中原能守則為陽國北門中原失守則為陰
國南門故自漢唐遼金以來皆宿重兵以謹管鑰
中統元年皇帝即位於開平則駐蹕之南門又將
定都於燕都則京師之北門而屯壁荒圮恐起彼
焉故作銘昇燕京道宣慰府使勒石關上且表請
置兵以為設險守國之戒云銘曰
國宅天都高爽之區居庸其樞兮遊右右北陰幽
沙磧控帶扼狐兮山連嶺亘鍵閉深嚴巍巍帝居
兮伊昔契鎖金源敗破遂為坦途兮函谷一夫百
萬為魚竟執哥舒兮恩啟封疆備不可忘禍生不
虞兮危不可玩機不可援貫惟永圖兮天險地險
莫如人險兵力相須兮刻銘巖嵎用告僕夫富戒
覆車兮

明

止戈樓銘　　王世貞

大名使院之後有樓翼如藏甲仗火器若干前使
顏之曰武庫不佞蕤愀然若刺也夫武庫者漢縣
官聚五兵所也有令司之在未央者歷代毋改使
院何以稱焉敬為更而顏之曰止戈止戈所止也於
文止戈為武曰止戈取止勿動也復系以銘其辭
曰
太行之南實為沃區貫魏指趙友翼上都饗飱勵
援委蛇襟衩帶易有吉孺行衣御用除戎器以戒
不虞赤堇之精鞲以歐胡刻劂列五兵剞劂或蕤饕

攸司銛厥名詘肸樞胡以藏之穹閭藥起衡
崇墉周庀包之虎皮倒載於所夫既藏只恭
只匣有櫝鋏兮有怨矢胡弗庸我竟老止此止者
爲武斯義所紀毋佳毋忘請俟君子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十三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十四

頌

唐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

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

史225-440

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元）

賈侯修廟學頌　吳澂

世祖皇帝既一天下作京城於大興府之北其祖社朝市之位經緯塗軌之制宏規遠謀前代所未有也至元二十四年設國子監命立孔子廟暨順德忠獻王哈剌哈孫相成宗始克繼先志成其事而工部郎中賈侯董其役廟在東北緯塗之南北東經塗之東殿四阿崇十有七仞南北五尋東西十筵者三左右翼之廣亦如之衛遶於兩廡兩廡

自北而南七十步中門崇九仞有四尺修半之廣十有一步門東門西之廡各廣五十有二步外門左右為齋宿之室以間計各十有五神廚神庫南直殿之左右翼以間計各七殿而廡廡而門門外至於外門內至於廟庫凡四百七十有八楹經始於大德三年之春訖功於大德十年之秋於時設官教國子已二十年矣寄寓官舍不正其名丞相以為未稱興崇文教之實也乃營國學於廟之西中之堂為監前以公聚後以燕處旁有東西夾夾之東西各一堂以居博士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室

東室之東西室之西有庫庫之前為六館東西嚮以居弟子員一館七室助教居中以蒞之館南而東而西為兩塾以屬於門屋四周通百間踰年而成不獨聖師之宮巍然為天下之極而首善之學亦偉然聳天下之望遠邇來觀靡不驚駭歎美其高壯宏傚蓋微丞相其孰能贊承聖天子之德意而微賈侯亦孰能闡張賢宰相之盛心哉侯之董役也晨夕督視不避風雨寒暑措置分畫一一心計指授工師莫能違焉陞本部侍郎又陞本部尚書出領他處營造事身雖在外心未能忘廟學也

至大二年還朝拜戶部尚書首請廟學環而顧瞻如其家然嗚呼世之居官者大率簿書期會刀筆筐篋是務知政治之有原名教之可宗者幾何人哉人咸以為迂而侯孳孳汲汲惟恐或後益其賢識卓矣侯少時為憲府屬憲長誣其副柄國者仇正直欲置之死數十人皆將連坐證左迫於搒掠悉附和以成其誣侯與在數中獨守正不阿獨奄繫三載卒不變後受誣者藉是得脫白戶部尚書而參議省事也會有羅織之獄侯議詳讞大忤時宰幾與同罪賴救解以免嗚呼侯之為人如此宜

其於聖道儒術深有契也非資識之過人而能之乎侯每以范文正期國學諸生激間而愧輒面赤汗下夫文正之爲文正無他亦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耳嗚呼安得人人不負侯之所期者哉侯名駉字致道濟南鄒平人將歸其鄉故著侯之所以有績於廟學者爲頌至大四年三月朔國子監丞吳澂敘詩曰於赫皇元澤彌八埏翼翼京師風化攸先孔道曷明千古日月帝曰廟之以對光烈顯允元臣欽輔神孫祖訓是承往聖是遵相謂而驅而官而職乃恭乃構乃堤乃甓侯

領相言弗僻以虔新宮巍巍有倬其鶩宮牆之西學宮爰作我宏爾居爾懋爾學爾士來游四方具瞻爾則匪通條犯匪嚴侗侗賈侯克敦克敏執挂其廉孰混其畛一正不阿百折不回孰斯糾吶鄙之伓伓廟學之崇天子之德丞相之功賈侯之力

興學頌　危素

至正元年四月大都路都達魯花赤康里公伯嘉奴請作左右南三警巡院大興宛平二縣孔子廟并建學舍都府亟達諸禮部部上之中書省中書從其言各以室廬之在官者爲之三院之所轄五方之人聚焉必待教而後明況二縣在於畿內教之尤弗可闕也國朝建邦設都百年於此國學京學規制已備顧於五廟學未遑有作而作於公尹京之日則公之於政可謂知本矣頌曰

維昔大帝即燕設都山高川迴神明相扶乃作廟學於京於國以祀先師以講道德人才勃興邦家之光小爲宗桷大爲棟梁三院警巡以及畿縣置師無學有弗闕見緊康里公實蒞神京治政以平豪猾震驚曰茲教化爲予之責請於宰臣報可甚亟爰奏琴瑟升歌雅南籩豆在筵有踧其臨匪公

古有際時之盛化被國都風俗以正肅肅冠裾誦詩讀書凡百多士毋昧厥初

明

嘉禾頌　解縉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庚戌之朔北平承清衞之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瑞其三幹合爲一仍三穗者二二幹合爲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上皇帝遣使來進羣臣表賀太祖高皇帝親灑御翰爲詩一章以賜今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署中

言天賜豐登之慶史書垂示之職明堂頌爲之乘
木示謙冲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天矜下民之
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益不以嘉禾爲可
矜而以爲可懼思以自勉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
以垂訓於千萬年今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
存諷誦追惟不能自已乃永樂三年九月朔旦用
摹勒於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
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縉仰惟日
月之光華昭著於天地其溢而上者爲慶雲爲景
星爲復五色其下者爲璿珠爲美玉爲丹砂使人

欣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
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流風遺韻之傳若
詩書所刻自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欣慕
與景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覩而況身被其澤
目覩其盛鼓舞涵濡其有不發而爲華封之祝康
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
能自已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朝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
兩騰異本同類同散榮蕤珠金粟隔露凝親藩錫
貢來神京玉匣上有黃雲蒸袞衣當日御彤庭百
辟仆嘉陳休徵四野歡呼傳頌聲帝曰俞哉稽之
經旅命歸禾廩不矜作詩致戒太子寧昌言受命
提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庸錫親藩鍾聖情亦知
帝德由茲宏十年來驗天威靈聖孝通天推至誠
永樂垂芾佑有禎賜詩日閱心屏營手澤猶存訓
服膺每御翰墨懷崇羨想宸睿思玉几憑智周八
極通杳冥心念稼穡憂農耕暑寒怨咨憐獨煢祗
願年登百穀成羣臣殞刻朴且驚百神降鑒來軒
楹雲霞灼爍飛闕甍鴻章聖藻驅風霆造化萬彙
皆流形工巧人爲何足稱奎章爛爛不可名但見

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英摹本裝以龍鸞綾
頒錫羣臣荷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文至寶奠
八紘夜夜虹光燭太清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
民歌太平

贊

漢

董仲舒傳贊　班固

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
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
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

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以歆之言爲然

唐

河間元王孝恭贊　　呂溫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遭時有逢爲唐宗英暴隋天亡羣盜

猖狂我伐用張時爲哲王武有烈光爲爪牙肺腸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使父兄帝天下化家爲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奭與太宗并大成如漢平勃宜君宜王盤石無疆

魏鄭公徵贊　　呂溫

堂堂魏公忠節大志喬然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沈浮變通龍戰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袞職其繩則直諤諤嶷嶷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替否日月不蝕驪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秉德不撓禮與樂崇德合道豐保合太和聰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於湯公以其志匡飾聖唐爲唐宗臣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張鄭公公謹贊　　呂溫

有偉鄭公仡仡而貞侁侁下仁實太宗信臣有宗守藩內難未夷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以疑以蓍爲先知蓍筮是咨鄭公嶷然排闥折蓍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爲元龜不知不

識順義之則以定社稷鄭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身入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夐古未聞

宋

河間獻王贊　　司馬光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禮樂者謂之狂惑述仁義者謂之妖妄必薙滅先聖之道襌絕蹤滅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膝緒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

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歟歟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裒奸聚猾僭逆妄圖惟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較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竊微獻王六藝其遂殪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公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

固鮮矣不好浮辯而樂正道知之明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稱好儒好其名而不好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游觀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興耶抑四海之不幸而已矣

邵堯夫先生贊　朱子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劉忠肅公像贊　朱子

第登黃甲官侍紫宸出則循吏入則良臣忠憫已據讜論亦陳光昭先烈如公幾人

（元）

靜修劉先生畫像贊　歐陽元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虖麒麟鳳皇固

宇內之不常有者也然而一見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

默菴安先生畫像贊　歐陽元

瘖瘖乎明善誠身之書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闢西三鑪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於伯仲之一竅豈非白茅薦而忠信著玄酒醇而嗜慾薄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故於默庵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威如蘇先生畫像贊　歐陽元

英英紫芝皎皎素絲冥搜遠討默識近思子雲精深季海孝友德人之容君子之守

郎中蘇公畫像贊　歐陽元

維子寧父爲名卿士其心塞淵如古君子旣合於古証諸於時職是正直弗究厥施居家嗚嗚在國諤諤屹如長松矯如一鶚蚤以讜言屢忤權相晚著惠愛足食邊饒剛者必仁仁必有後宜爾有子簡自造秀遺像儼然不亡者存九原可作孰敢吏云

明

田疇贊　方孝孺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歎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貳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本朝

五十生日小像自贊　魏象樞

這個漢子生來甚麼著衣喫飯行五十年肝腸自白氣質猶偏有體無用多愆少權日月易過老大徒憐曾記得你二十以前初通章句頗習詩篇緊章心耳若處女然然傷比匪遂濁蒙泉二十以後三十以前形骸放浪意氣飛騫非貧非痛如狂如顛科名僥倖際遇迍邅嚴君晉背亂世相延投鼠忌器得魚忘荃僞職不染餘生苟全三十以後四十之前明運旣革爲諂乃宜勉應

國制羸殺朝班交遊罔擇趨向弗專晚讀中秘尋改科員心期鳴鳳口類寒蟬叨蒙

寵召恭侍

御筵一堂克濟三代皆看

君恩愈重臣節難完濫佐計典誓絕一錢仰質天日俯對班聯不干攻府不謁司銓妄談古禮繼述學緣孤而匪傲方而勿圓小人欲殺大德同天雨露涵皈三省罪愆岸邊收馬江心補船年四十矣而無聞焉上承先甲久希諸賢制行不迷立志惟虔學幾半步道在雙肩二三師友日夕周旋願爲後勁

須著先鞭辭官養母上疏薦田庭闕救水祠祀豆
籩顯揚木鐸持守彌堅里黨何事風化爲先獨慚
涼德幸遇好官宜陳六論講肄聖傳於人寡效在
己必獨名教之樂天地之寬嗜欲之寡夢寐之安
此理欲界是人禽關于中一卷腹内三餐自問自
答我愚我頑長無尺寸短有萬千知過必改見善
則遷五十已至自今勉旃

宛平王公像贊　陳廷敬

階平星聚泰運肇啟二五儲精誕生夫子神覩挺
拔才名日起受知

祖顧問密邇綸扉視草鑾坡決疑謂宜大任燕翼是貽
我
皇踐阼表率憲司數奏封事正議忠規三垂不竒怙衆
作逆九伐張皇中樞運策機槍迅掃宗祏磐石遂
陟台衡臯夔接跡稽典定法教洽治宣黼黻衣被
福於九埏退朝晏坐泰宇脩然謹其侍側玉樹風
前鄴侯氣相仙骨在軀精神淵著不覩體屑設設
清泰淵謐德符麟閣凌烟此爲之模

蔚州魏果敏公象樞贊　陳廷敬

國僑以惠公叔以文稱名貴實公清毅開緒宗聖

學道集儒勲頌詩書百世彌尊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十四

賦

漢

冀州賦　崔琰

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娛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建封壇於岱宗瘞元玉於此邱徧五嶽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東征賦　曹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余宿乎偃

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巢而椓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武卷食原武以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涉封邱而踐路慕京師而竊歎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

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邱之北邊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睹蒲城之邱墟兮生荊棘之榛榛惕覺悟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迄於今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邱墳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盡忠恕

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無怠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魏

趙都賦　劉劭

且敝邑者固冀州之舊宇而天下之雄國南則有洪川巨瀆黃水濁河發源積石經拂太華灑為九

流入於元波其東則有入浪水府百川是鍾包絡坤維連簿太漾其北則有陶林元壇增冰沍寒其西則有盛邱平圃斜接崑崙其近則有天井句注飛狐太行璀錯璟珞屬阜連岡龍首嵯峨以岪鬱羊坂脊崗以屹嶙清漳發源濁涂汩越湯泉涫沸洪波漂厲爾乃都城萬雉百里周廻九衢交錯三門旁開層樓疎閣連棟結階峙華闕以表裏若翔鳳之將飛正殿儼其造天朱櫨赫以舒光盤蚪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飛梁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及至春秋涉冬朔風烈寒猛豺貔擾屬畢奔

翰國乃講武狩於清源駕鶩冥之駿駁抗冲天之旌旗北達昭餘南屬呼池西馳太陵東結禦河然後嘯子放機戈矛亂發決斑繁破文鎖當手覺倒應弦倒越爾乃進夫中山名倡襄國妖女秋蟬妙音邯鄲才舞六八騁躍遞奏迭舉體凌浮雲聲哀激楚其珍玩服物則崑山美玉元珠曲環輕綃敲縠纖縞綈紈其器用良馬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堂谿魚腸丁零角端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豐巖碉鼯龍身鵲頸目如黃金蘭筋參精迅蹤飛浮執轡追聲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燿光挺新蒲存祓於水陽朱蘤蔽野綠帷連岡妖冶呈飾顏如春英

〔唐〕

燕昭王築黃金臺賦　張式

燕昭以齊魏驕武楚趙專征地僻援寡城孤勢輕體未遑於安席心每寄於懸旌外矜撫以示懼中慷慨而不平欲羅天下之彥總海內之英爰築臺於國以尊隗爲名知夫喬林之木可選他山之石可轉將在物之非珍謂求覽之不願苟白駒之可縶信黃金之可賤且設而爲已則已者設以爲人則爲善安然既就赫矣斯存象鉶彌於前殿色晃

朗於朝暾人所貴惟金我以爲土時以士爲賤我以爲尊誠列辟之未制掩前經之所論昔銅雀創於鄴都陽臺起於荊國營高麗之殊觀備珍奇而盡飾徒竭用而殫人自矜豪而逞力洎夫遺情繐帳徒愴淫心結夢巫山空貪穢德豈同夫應成經始所寶惟賢初假物以求士終得魚而忘筌不然者烏將棲於茂樹魚自歸於深淵臣亦效誠於大國人誰逃仕於弱燕所謂興亡必繫於賢哲勝負寧由於衆寡庶斯爲而取斯誠大者而遠者及夫剽辛不名而予樂毅無媒而萃咸委質而納忠願

長途而騁驥然則買爲强國之發臺實招賢之餌空悲霸業之雄不覩遊觴之自異乎哉歷萬古而共觀信諸侯之一致後之士寧無郭隗之才後之君但守燕昭之位是以千乘雖貴一士雖微必禮之而後爲用必求之而後能歸不可誘之以利不可劫之以威因酌古以遊意借臺平而事非

漢光武渡滹沱氷合賦　獨孤及

昔漢光武收河北之年馳馬將進滹沱在前爲敵所迫當氷不堅及軍裝隱轔以登岸殺氣崢嶸而寒川意者欲定神器於茲日彰聖人之動天若非

使不遺者喪有德者王則水不能以造次而結氷不能以斯須而壯變浩浩之流爲峩峩之狀擁高旌以進雷長轂以上及企路以全軍又迎風而破浪於時進隔關於長津顧邀遮其後塵恚勢莫之敵沒不可振求一徑而莫遂惟群臣之不親賴王霸至誠之力協光武至聖之德人從忱已之詐天贊勤王之直故得舟楫不設衣裳不濡避地以往乘氷以趨一水之上兩軍相殊使後人覩水則有求氷則無望飛塵而惆悵對寒流而踟躕由是知天人之合發與神祇而相符不然則何以延十二之祚總四七之轉誠新室毒流之日作漢氏中興之主受命之瑞也亦何異元女降於軒轅白魚躍於周武燕趙之間清流瀰瀰高風以遠遺躅於是

市駿骨賦　韓琉直

代有良驥勸求可致上心好也固守捐而必先朽骨沽諸棊不期而自至於是搜延廢發屠肆出千金而易之獲一骼而無棄不買其用雖增飾而無成將虛其先使雄名而不墜昔之服纓玉飾軌偉追長風而噴沫先急景而揚鑣豈知跼駿足於千里摧壯心於一朝權含月而共落蹄帶雪而俱銷

當其死而不顧豈其生而可招是以服其無數守而無失外揚嘉善之名內作旁求之術伊希代之異産固入用而無必處南中之穴莫測從來遊北土之泉殆將安出聿求既彰類聚其方人獻騄驥天降此群滅虞之役不與取諸外厩伐燕之師不乘貢自遐荒蓋將翕必張明於至止俾善始而令終寧賤目而貴耳假其力既重之於生思其勞曷捐之於死物以德易道由人宏當不遇其知乃負軸而伏櫪苟應乎其感必蚪躍而龍騰故八駿咸臻萬邦爲楷物非其産將命逾遠而來骨存於斯

何惜發幣而買亦猶賢士所趣知機棄征田忌收
老以成仁卒强齊國燕昭市骨而種德乃獲樂生
觀求賢之未暢悟得駿之悲轉儻長鳴之見識庶
吾道之將行

（宋）

中山松醪賦　蘇軾

始余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
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余以不遭豈
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
何異於東蒿燭文章之糾纆驚節解而流膏嘻構

厦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
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
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
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
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蒸羔酌
以癭藤之紋樽薦以石盤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
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
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
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使夫稽
阮之倫與八仙之群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

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
歸餔歠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
續離騷也

（金）

狼山賦　趙秉文

在易州境俗謂之郎君山峯巒秀拔頗似少華尾
箕之精琳瑯之英鍾奇孕秀瑯山播形帝勅六丁
移來玉京六鼇負背三山蓬瀛萃兮直上劍拔崢
嶸表兮獨立霜秋氣橫骨非肉附勢敵天勍呀然
而門繚然而城其門伊何緻磬巨靈隔山見山藹

碧紛靑素月夕起白雲晝扃其下雷峽隱隱砿砿
石岸嵌空龍門天成孰劉孰鑿不騫不騰飛泉中
來犇學河傾或迴而流或迴而瀉下赴兩洪砯轟
雷霆百步之外不聞人聲氳氳隆隆洞潭窈冥石
席可據狴尊可銘浮雲悠悠千古此情其城伊何
繚以重嶂層崿環抱中心低平寂寂而仙巖巖而
亭有騎斯指有樵斯屏摩雲障日韜河映星千態
萬狀不可殫名李白杜陵巨然道寧九原骨醉千
日豈醒瘦武盛隱老任學卿一朝擲筆萬里騎鯨
崷崪九華天台四明迥絕人境盧標仙經神州奧

區燕南福庭可杖可屨或仕或耕信步陟降朝昏送迎春山水流秋空月明巖泉夜落松風晚清游心太元何慮何營

叢臺賦　趙秉文

歲辛亥之孟冬兮余解印而南歸覽全趙之形勝兮弔荒臺之故基太行東走以南來兮漳水改道而東馳伊川谷之變易兮歎人事之推移獨歸然其凌空兮意神物之所護捎問父老以陳跡兮猶有雙塔野花之詩也噫七龍擾擾虎戰以能爭兮譬事勢於連雞或爭桑於延敵兮有以酒薄而召

圍朝脊血於秦漢之草野兮夕暴骨於齊魏之沙陲趙生張於刀几兮決一旦之雄雌得地不足以贖民之命兮忍勞民而築斯方主父變服而事戚武兮固一世之雄才收中山林胡爲未厭兮又窺秦室之狠豺歸來置酒廷眺八極兮俯不見蕭墻之孕災噫翟犬之發兆兮識百年之禍階何落華之新寵兮妄酖毒之孔懷厭離宮別館之湫隘兮起高臺之崔嵬笑章華制度之狹陋兮又九采椽與茅階輦路縈紆以雲疎閣道行空而飲霓奏金石於雲端兮悅鈞天之夢未迴下御望而不聞兮徵風過而聲哀金輿玉輦君王來其間兮左趙女而吳娃朝琴夜筑爲王歌舞兮樂未極而哀隨探雀鷇於離宮兮豈憶熊膰與豹胎痛父子斃於一朝兮人亦念骨肉之瘡痍也古往今來日東月西驚歲華之跳丸悼興亡之奕棋歎趙國之城郭兮變都成邑而變骨成灰慨平原之池館兮高者榛邱下者荒陂狐兔穴於邱陵兮草木深於宮闈地荒蕪而獸伏兮天莽蒼而鳥馳洗顧寂聽心傷思摧但聞蕭條之聲非竹非絲迫而聽之乃在乎羽蟲之摩軋與衆竅之翕吹也嗚呼臺向時之臺也

山川花鳥亦向時之山川花鳥也山川花鳥不能知此臺之興廢而臺亦安能知人之悲歡而人自悲之然則靚妝炫服臺非以爲榮也而荒榛斷址臺又奚以辱爲然而文王之靈臺燕昭之黃金當時稱賢者之樂後世爲美談之資而是臺也蒙亡國之恥與山木之獸亦臺之不幸而強嘆且夫今日之悲昔日之樂也騷人懷之而賦咏行客過之而獻欷嗟舊物之都盡獨天留兮此臺閱千秋兮萬古作鑑鑑乎方來意者使一日之樂易萬世之譏也而臺亦何負於後世哉可弔而不咍也亂曰

洪波之臺傷周舍於既死兮後世之君不能起廉頗於未衰干將之劍忍能誅忠魂於李牧兮不能斷讒舌於郭開係梁棟兮既折噫大廈兮將頹非一臺足悲國無人兮吁可悲

元

橫翠樓賦

劉因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爲最也其西北有峯望之巖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郎山也其西四十里有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環乎市井之間爲一時之偉觀者鷄水也水之上又多樓

亭臺榭之美而宏麗傑出俯瞰闤闠騁懷游目足以極登臨之勝槩者橫翠樓也樓之上飄輕裾曳長袖解劍指麾釃酒臨江養胸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爲燕南文物之冠冕者僕之主人也主人觴於斯詠於斯會賓客於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拂鬱而空鼓乎几案間故樂而名之曰橫翠也然而樂其所以樂者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取山水之秀而助其氣也若夫嵯峩巃嵸刻削峯巒混涵天地呼吸萬壑巉絕峻拔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與秋色而相高也雲開日出雨霽虹消巖巒霏霽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喜而翫之者朝來之爽氣也霜露既下木葉盡脫水窮霞盡天高鶩飛微微螺髻隱隱蛾眉者天寒而望遠也日上壁而乘彩月上軒而飛光開簾拄笏把酒而觴者翠屏之晚對也朝暉夕陰烟容雨態如萬物供四時而無窮也由是而觀之主人氣象巍然嶔崎磊落靈臺洞月玉骨橫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不偶然也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川之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絕唱前人之述作已備主人復以文命僕僕輒不自揆拾人之涕唾爲人之

殘炙亦爲之賦而贊之於后其辭曰

丙寅之秋七月與主人相攜登於橫翠之樓覽斯宇之所處極滄溟之盡頭地連西鄙雄冠中州星分箕尾州別冀幽控雁門之右塞引鷄距之淸流倚太行之岧嶢觀易水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日冥冥林巒失色巖壑潛形或風雨驟至汩然如半夜之潮生或波濤怒捲湧然如萬馬之軍聲使人魂飛膽慄心折骨驚倀然失視悚然忘形恒惻憯慄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雲開山色雨沐秋容天光接染水影涵空浮一天之灝氣快千里之

雄風使人遄飛逸興浩發吟魂如登太山源崑崙有可挾日月而薄風雲者乎又如駒出岫之白雲傲橫空之素鶴揖列壑之青嵐訪攢峯之翠黛窮島嶼之縈迴觀宇宙之宏大吞燕趙之精英吸乾坤之沆瀣發胸次之瑰奇豁中襟之蔕芥其亦有思乎古人之登高而弔古傷時而感慨也若乃太行之英耶山之靈開岫幌闢巖扃峻嶺蟬列雲屏供詩情於晚翠貢圖畫於新晴於時吾與子詠春風於舞雩濯塵纓於滄浪來登斯樓終日徜徉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眇天地於一粒隨造化而

翱翔期萬代於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杳焉如千里毫芒然後鬱鬱然洋洋然庶乎可以與天下俱忘者矣

石鼓賦　周伯溫

余嘗考古石刻而岐陽石鼓爲第一每嘆韋韓蘇三君子之歌心慕奇之訪諸士大夫俱在京師欲往一觀而無由也皇上踐祚之始年有詔置石鼓太學遂列於宣聖廟之兩廡尊之也明年改元皇慶余列國子生撫玩之獲償所願夫以三代遺物置庠序中盛典也韓詩有云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蓋欲而不得故冀之於乎韓公不得見於昔時而吾輩得見於今日何幸如之輒爲賦曰

周有石鼓今在辟雍列橋門而甲乙相輝映於西東紛質理之渤蝕儼形制之穹崇有文秩秩有詞渢渢法皇頡之妙畫徵小雅之遺風對兮九天之儀鳳蜿兮六合之神龍欣歐陽之物應嘉車馬之攻同歷歷兮瓊林森竦於元圃依依兮神雲隱見於蒼穹嗟追琢之渾厚或制作於天工於赫宣王宏振頹綱四國既遂百職既張騁茲蒐畋載飭戎

行邁武前人蒐於岐陽史籀才藝當時俊良播於發詩勒之琳琅其形之不一若因樸質之自然其數盡於十者表治極而功揚在戰國暴秦而韜晦者抑貞介遠其汚辱歷兩漢六朝而不泯沒者必神物爲之護防歲祀茫茫顯於李唐韋韓歌之藹其有芳迄宋官抑斯遷於梁金人襲汲遂歸朔方維天子之龍飛肆文運之日昌誕降德音肇登上序文石連蹤周徧兩旁六經奕訓因時表章大比嘅典同日舉揚遐邇縱觀陳迹復彰嗟夫九州之鼎已沉淪而不可得峋嶁之石又湮滅而不復有

惟斯文爲至寶貫終古之罕偶惜捃摭之有遺不見稱於曾叟何人之蚩蚩雔一爲曰賀損文存甫詒永久後乎此者豈無岨龍之頌功茂陵之封禪亦皆埋仆於榛莽雖萬一之或傳適足以著其君之無取然則石鼓之周流於世者天非徒壽之蓋以寄古文於不朽也乃作詩曰刻石鼓兮周賢王置之學兮自我皇紛肖子兮樂未央日詠歌兮揚揚維大道兮無疆齊地久兮天長維斯鼓兮作配勿壞兮勿傷保億齡兮於耿光

燕山八景賦　　陳棨

粤自昔之京師稱爲與大之區今大業之覆臻曁亘古之所無建皇都於燕山信廣大而超卓稽載籍之所傳跨亳殷與京洛仰景致之佳絕殫泓穎而難窮昧綺名之有八杭莫指其形容仙凡隔於苑牆遂深而瓊其外天永織大陽春花命長而鮮好池雖仍於古稱芙蕖豔其佳色與景秋而彌宜涼颸生夫瀲碧橫睛虹之下垂溜爲瓊玉之漿幾萬斛之珠滴崴醸萬壽之觴愛一臺之天成金知出於誰鑄待夕陽之照出色黃明而自媚山屹峙於兒方席花積而崢嶸市烘黃綿之襖天現白玉之屏津超北與燕南雖呼兒而澄澈銀蠕蝀之高臥丁猿猊其如活軒轅裔之薊封雨飛門而河翻妙勝廬阜之瀑高出龍門之灘史嘗紀夫居庸名列三關之一山堆蹙而萬疊翠欲滴於一色是爲八景之畧總其詳之未知彼瀟湘與鳳翔亦八題之昭如茲俯乃分下國景何一一而數衆大古莫擬之豈八景而但已山水自於西北最清淑之所鍾地廣漠而深厚極城闕之宏崇合官府兮市里暨民物之富庶孰非可觀之景顧觀光之猶未將究極而論之曰在德不在景山川以人而重德與景而悠永亳殷京洛之區今視昔而依然謂愚言之不信何一盛而莫尉如宋玉想像夫高唐蘇子親見夫虔境雖鋪張恐涉於虛無知初詠未得其要領也

黃金臺賦　　楊維楨

懷美人兮天一方曰燕然兮故邦耿宸照兮析木踏雲蘿兮武陽瞻崇臺之千尺兮敬弔昭王南山松柏兮度村孔良載抹載㧗兮厥土燥剛上千頑洞兮下鎮鵷龜出没塵霧兮蔽虧景光增黃金之攻觀兮聳具瞻乎四旁吾不知壯麗之所出兮曰

聘士之皇皇嗟甘棠之子孫兮胡崎嶇於蠻貊鍾噲之之遺禍兮受彊齊之控扼嗜若虓虎兮威若雷霆變吾冲之嗣祚兮哀力單而勢輕弔遺黎之疾苦兮銜前人之憤烈思英雄以共濟兮庶國恥其可雪千金一擲兮聘席之珍尺璧非寶兮寶於仁人市遺骨以招駿兮績能媒其舊趾劇不召而自至兮鄒聞風而亦起毅衆賢以駿奔兮爭來輕於千里益一誠之感激兮固非黃金之所餌也寶鼎九鼒兮金城四壁大邦懷勢兮小邦畏力振吾旅於臨淄兮迫窮寇於莒墨齊器設於寧臺兮故

鼎返於磨室洒九京之宿憤兮誠一時之偉績也嗚呼鹿之臺以賄敗兮瑤之臺以侈亡雲夢蕩乎游盤兮姑蘇鶬乎內荒戲馬罰於冠印兮銅雀泣乎分香哀章華與望海兮蹕神明與柏梁緬以金玉兮絡以綺組羅列乘轃兮錯落元圃闔士一空兮禍國之府想昭王之清風兮增激古之慨慷去千載如一日兮金之臺至今其有耿光嗚呼憑弔望碣石兮山崒嵂涼風蕭蕭兮易水波訪故址兮何在招望諸兮悲歌易可竭兮碣可磨高臺之風兮不可磨

明

皇都大一統賦　楊榮

維皇明之有天下也於赫太祖受命而興龍飛淮甸風雲依乘恢拓四方弗遑經營既渡江左乃都金陵金陵之都王氣所鍾石城虎踞之險鍾山龍盤之雄倚長江之天塹勢百折而流東叫後湖之環繞挹寶鏡之涵容狀江南之佳麗滙萬國而朝宗此其大略也迨於聖皇嗣大一統剛健日新聰明天縱囿四海以爲家登羣賢而致翔思繼志之所先惟都邑之爲重於是天意啓觀人心和同神

靈效順龜筮協從既應天以順時爰辨方而正位視往聖而獨超繼高皇之先志乃相乃度載經載營眷茲北京山川炳靈其爲形勢也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氣摩空而岪葎復有玉泉漫流宛若垂虹金河澄波宛轉滙溶溶漾漾渺冲融包絡紆縈混混無窮其去迤邐爲一與瀛海其相通爾其派連析津源分派其環抱以縈迴亦瀰茫而淸泚來職貢於四方通檣帆於萬里至若王畿之內輦轂之間沃野彌望原隍寬閒烟火相接雞犬相聞皆無

管析外戶不閉以牧則蕃以種則穫以佃以漁以耕以鑿隨其所營皆得其樂而其為都也四方道里之適均為國朝覲之所同梯航玉帛為都邑之會陰陽風雨當天地之中爰勅臣庶爰伐材木南浮湖湘西入巴蜀斧披眴霓聲撼山谷徂徠之儲新甫之蓄楩枏杞梓杉栝櫻櫧桁橫青天根連地軸鉅細畢輸長短悉錄駕雲車之百輛振龍驤之萬斛紛紜輻輳彌布川陸厥材之良不一而足若乃美石比玉從古所稱瑩者如圭潔者如璦溫者若璐潤者若瑛以磨以礱乃堅乃貞經林振壑馳

颺駕近千人所攻萬里啟行山靈助其光華坤后發其精英貴賤砆之攸混實寶玉之爭呈若夫坎離播功坤艮合德出於陶冶成於埏埴飛紫燄於半空結祥烟於八極或規以圓或矩以方燦琉璃之一色耀文采於中央或肖形於獸吻或擬質於鴛鴦於是良時載啟吉旦既卜臣庶駿奔翁若雲矗源源其來登登其築百堵皆興萬夫相屬行若魚貫立若鱗燮斧斤揮霍尺度攢簇由是真有效力公輸獻奇丁父曰斯伯與暨垂擅厥巧思運厥神機各效其能以見於為顧小善之並錄矧妙伎

之或遺鞏材磯磊以山積鉅棟騰空而翬飛爾乃九門洞開三殿攸建觚稜雲聳丹漆霞絢輦路逶迤閣道迴轉華蓋屹立乎中央奉天端拱乎南面其北則有坤寧之域乾清之宮璇題耀日寶柱凌空金鋪璀璨綺疏玲瓏珠玉炫爛錦繡丰茸葳蕤起鳳天矯盤龍千門瑞靄萬戶春融其南則有午門端門左掖右掖丹闕峙而上聳黃道正而下直豁大明之高張屹正陽之拱揖繚周廬之穹崇嚴重城之鞏翼其左則有宗廟之祀以奉祖考儼在天之神靈隆萬古之尊號謹歲時之烝嘗薦純誠

於蘋藻其右則有社稷之壇以崇祀享汎壇壝之齋清通神祇於肸蠁爰春祈而秋報用昭荅於靈貺若夫乾清之前門列先後日精月華之對峙景運隆崇之並構謹身翼乎其前仁壽屹乎其右又有奉先之祠大善之殿文樓武樓之特聳左順右順之並建若乃震位毓德文華穹窿亦有武英實為齋宮有天財寶藏以貯珍貨有大烹光祿以典飧饔寶善在左以翼翼思善居右而崇崇若夫欽安之後珠宮貝闕藻繡交耀雕櫳截奠六宮備陳七所在列親蠶有館繅絲有室二南詠歌播於篇

什輔德相承風化洋溢皇城之外殿宇魁梁有嚴
有巖太孫之居金水之濱瑤階玉除梁棟巍巍上
麥太虛爲諸王宮翊衛皇圖星羅棊布以臨九衢
至若文淵之閣秘書之府纂述乎今儲蓄乎古牙
牛充棟莫知其數牙籤邈邈緗帙旁午燦李聳之
上連赫虹霓之夜吐若夫飛閣峩峩賁爲和大紹
楹霧簇畫栱星聯踞石猊之盤礴登華表之巍然
至若南郊之設特超古制圜邱方澤不岐以二合
祀於中父母天地壇分內外二十有四羣祀有典
百神有位惟我太祖實配上帝乃歲孟冬三陽之

始吉日斯蠲祀事有備薦以粢盛泛以醑齊豆籩
秩秩庭燎晰晰鼓鐘戒嚴鑾輿至止儼對越以升
中祝蕃釐之攸萃至若山川有壇先農有祀馬祖
旗纛各以時祭寅畏恪恭罔有弗至若夫稽古建
官爲民之牧內外相承各率其屬至若黃門給事
青瑣仙班典內庭之封駁近咫尺之天顏復有文
翰之林詞藝之苑處嚴密之清禁列英華之妙選
優游玉堂之署出入金鑾之殿擅瀛洲之美舉承
絲綸之清問至若鳳池之職尚寶之司掌絲綸於
紫誥典符璽於彤闈有宗人以統天潢之派有銀

臺以通喉舌之機若乃六卿分職位躋台鼎贊廟
堂之謀猷總藩方之政令至若憲臺之任風紀是
司誠耳目之所寄實法度之攸施若夫都府有五
軍政是宜奮貔貅之將士耀霜雪之戈鋋保圖與
於安堵靖絕漠之烽烟至若都邑有庠辟雍有學
育才於茲以儲以擢若夫答尊典祀士師明刑錦
衣總夫儀衛巡警係於五城鴻臚司朝謁之禮太
僕司監牧之名京畿布列於州郡田野參錯於屯
營至若奉神有祠報功有廟梵宇琳宮光輝朗耀
倉廩之積如坻如京露積紅粟陳陳相因鎧甲晶

熒士卒精銳屈強弗摧磨堅弗碎騂騮騏驥騤裊
驊騮宛冀之駿渥洼之良充乎內廄磊落騰驤又
有鬴山後峙秀出雲烟實爲王星聖壽萬年層巒
疊巘奇峯相連鼓鐘有樓其高接天勢若貫珠萬
里綿延若乃朝市既成井邑斯列闤闠輻輳闐闠
有赫當九達之通衢羅萬寶之如櫛富商巨賈屑
摩袂接北通朔漠南極閩越山跨流沙東涉溟渤
來百貨之縱橫雜輪蹄之填咽珠璣燦其煇耀羅
綺燦其騰香至若青樓並峙綺榭相連妖姬窈窕
豔女嬋娟穠妝靚飾粉黛爭妍引歌喉之宛轉迴

舞袖之蹁躚極酣嬉於暇日窮勝賞於芳年不若
太液之池萬歲之山滄波激灔層岫嶙峋開閶闔
紆縈帶迴環竦飛樓於晻曖敞貝闕於巖端門臨
碧蘚之磴橋架玉虹之灣駢光出乎軒楹飛翠麗
乎闌干瞻廣寒之月殿撫桂樹之團圞誦其瑤草
蘢蔥琪樹猗靡長松之盤古柏之直修篁烟挺老
檜雲積瑰偉之姿奇異之植蓊然其陰嫣然其色
宛蓬瀛之在茲恍塵凡之遂隔至若上林衍沃靈
囿逶迤瀦以碧海湛以深池百草緣縟羣卉芳菲
竟開蒲乎禁籞平廣屬乎坤維樂鱗介之游泳縱

毛羽之蹁躚乃有騶虞效祥麒麟表瑞白質黑章
麏身牛尾神鹿貢於遐方白象出於南裔倏元兔
之纖呈忽天馬之晉至復有馬哈福祿麒獸殊形
駝雞之異白馬之瑰奇姿詭態率舞紛横錄育莫
紀伯益難名至若地祇協順天心昭格瑞祥疊臻
靈貺蕃錫神木不遐而自行祥氛煥發於瓦石忽
靈蛇之前導現大青於沙磧瑞光燁乎半空卿雲
縵兮五色醴泉湧兮瓊漿甘露滑兮玉液靈芝之產
於碧山景星見於南極秃千兎以雖窮艱百喙而
莫悉然而歷觀前代迄於往古帝王所都雖以畢

聚豐鎬之美崤函之固宛洛之奇汾晉之富雖或
雄據於一時控馭於中土而於今茲帝都之壯麗
又豈可以同年而語哉迺歲庚子告成厥功辛丑
一正旦方春和融聖皇御寓萬方會同百辟卿士肅
肅雍雍蠻夷戎狄罔不率從戴白之叟垂髫之童
且欣且忭拜舞呼嵩仰祝聖壽敦福永崇慶此皇
都佳氣鬱蔥擴基圖於萬世偉壯觀於九重皇帝
工悠久之業撫山河表裏之雄然而聖天子以六
合爲家以四海爲池以仁義爲干櫓以禮樂爲藩
維不恃險以爲固惟在德之所施至和塞乎穹壤

恩澤洽乎華夷致九有以寧謐躋萬國於雍熙此
其所以德侔乎堯舜道合乎軒羲窮天地亘古今
而莫能與齊也臣職禁垣叨蒙眷顧謭劣是愧涓
埃莫補覩皇都之巨麗壯宏規於往古潔泓穎於
長辰陳盛事以爲賦又從而爲之歌曰翼翼皇都
萬方之會兮聖德之宏實同覆載兮聲教所暨一
統無外兮又歌曰皇都翼翼民之所止兮世皇萬
壽福祿無已兮聖子神孫寶祚萬世兮

北京賦　李時勉

惟皇明之受天命也我太祖皇帝首仗義師以平

暴亂豪傑景從聲振江漢削除僭竊拯民塗炭定
鼎金陵撫綏萬邦乃睠茲土實雄朔方倣成周之
卜洛欲並建而未遑逮我聖上繼明重光握乾御
極一遵舊章仁聖洋溢乎遐邇恩澤汪濊於八荒
既致治於太平遵皇猷以省方佃先志之未遂度
宏規以作京羌繹營之伊始徧中夏其歟爲曰惟
北都在冀之域右挾太行左據碣石背雞險兮重
關面平原兮廣澤宗恒嶽其巍巍鎮巫閭而奕奕
冠九州之形勝實爲天府之國是以軒轅邑之以
分州唐堯階之以爲帝攝神化以宜民大勳德之

光被鬱王氣之所鍾於今茲而有待也於是仰瞻
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應神祇獻珍而
山石自出河嶽效靈而神木自行民子來兮相續
期不日而功成爾乃懸水樹臬識景表營方位既
正高下既平羣力畢舉百工並興建不拔之丕址
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清九
衢百廛之通逵連甍接宇之縱横顧川麗其若此
非燕遊而娛情蓋所以強幹而弱枝居重以御輕
展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布仁政者也若乃四
郊砥平皇道正直覲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

其南則萬流宗海平林蔽天攬邯鄲鉅鹿之廣衍
馳平疇沃野之縣延瀦淤恒衞碣共野滿磁淶灤
滙其前界以大陸廣阿之安壤既以大茂井陘之
連山包絡趙魏襟帶齊魯膏腴之地縣亘三千餘
里而極於黃河伊潁之川其水陸之所産卓犖繁
盛蓋莫得而計焉其北則疊巘巑嶺層巒蔽虧長
城矗乎雲表百泉湧乎山隈壯天關而設險守一
夫而莫開偉左盤而右顧宛鳳舞而龍飛實磅礴
而鬱積粤擁衛於邦畿包狼山上谷之險據野狐
獨石之危控徂山木葉之離立連白登紫塞之透

迤控女貞而極乎洮河之北鎮朔漠而逾乎瀚海
之湄控弦之類射雕之羣畏威懷德相率而來歸
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瀰灤淶灌注縈迴
連峯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崖玉田白璧神仙瑤
臺超無終而越金山跨盧潘而逾鴨綠至於暘谷
日出之涯固已遐哉邈乎而莫不在乎綏懷環以
大海衆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巍莽不知其幾
千萬里而蠻商番舶帆檣隱天上下不絕而往來
又有蓬瀛方壺鳳麟聚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瑤
精之闕瓊華之室墉城岩嶤金臺翠樺紫氣丹青

景雲矚日靈囿偓佺安期羨門之倫相與遊從乎
其間出入隱現而恍惚瞻帝京其伊澗瀍可見其
驂鸞駕鶴之勞歸其西則崇山巒翠高挹泰岱北
接居庸南首河內奇峯撓嶼龍門阻隘玉泉垂虹
青烟浮黛上巖巢兮倚穹下蟠據而際海其麓則
有渾河蕩蕩西湖泱泱鹽溝琉璃桑乾鷹陽雪波
泛湧瀰漾汪洋一瀉千里會流帝鄉又有上林禁
苑種植蕃牧連郊踰畿緣邱彌谷浮湑川滙若太
湖瀛海彭蠡而相屬其中則有奇花珍果嘉樹甘
木禽獸魚鱉豐殖繁育䖪䖪緡緡不可得而盡錄

固可以因農隙而校閱獵選車徒以講武事乃遵
國風稽王制詔期門簡將帥乘玉輅擁翠蓋出天
關而雷轟轢芳郊而雲會非所以威戎誇敵娛樂
稱意蓋將取不孕而除蓄害狩無澤而順殺氣謹
大易之用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仁於一發之際
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士之奮厲皆知夫仁者
之爲勇而以投石超距之足鄙亦何必殄夷禽獸
割鮮野食而以俯仰極樂之爲貴也若夫宮室之
制則損益乎黃帝合宮之宜式遵乎太祖貽謀之
良括高以臨下背陰而面陽奉天凌霄以磊砢巃

身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儀特處乎中央
上倣象夫天體之圓下效法乎坤德之方兩觀對
峙以嶽立五門高聳乎昊蒼飛閣屼以翼乎四表
瓊樓巍以立於兩旁廟社並列左右相當東崇文
華重國家之大本西翊武英嚴齋居而存誠彤庭
玉砌樛櫩華廡飛簷下啄鼓楹高驤閶闔而蕩
蕩儼帝居於將將玉戶燦華星之炯晃璇題納明
月而輝煌寶珠焜燿於天闕倉龍夭矯於虹梁藻
井煥發綺窗玲瓏建瓴聯絡複道迴衡軼霄漢以
上出俯日月而盪胸五色炫映金碧晶熒浮輝揚

耀霞彩雲紅其後則奉先之殿仁壽之宮乾清坤
寧映麗穹窿掖庭椒房閨闥閟通其前則郊建圜
邱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至於五軍庶府
之司六卿百僚之位嚴署宇之齊設比館舍而並
置列大明之東西割文武而制異至於京尹赤縣
之治所王侯貴戚之邸第辟雍成均育賢之地守
羽林而掌佽飛者至九十而有四衞莫不井列而
恭布各雄壯而備麗其嚴廓之上則有皋夔稷契
之倫元凱俊乂之輩和與賡虞廷之歌談羲農之
際器補袞之能懷忠貞之志考禮文於大備贊聲

樂之盡美是以朝無缺政德致漸暨海內外均陶至治幸其有作聿來趨事成此人功忘其劬勛人和時極休徵滋至慶雲瑞靄之祥於闕庭素烏元兔之獻於丹陛醴泉屢出甘露數降麒麟騶虞之珍狒獅天馬之類紛紜雜遝莫能殫紀於以見天休之益隆而聖德之純備者也於是正月上日王既訖功爰告成於天地肆紹美於祖宗清心凝慮齋沐肅雍粢盛既潔牲牷既豐芬郁郁以旁達靈繽繽其來降錫嘉貺之穰穰介景福於帝躬將順應於昌期凱盛美於無窮乃服袞冕御帝座開

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內侯甸而要荒外殊方而異俗胥近悅而遠來紛鼓舞而匍匐方物溢以充庭珍納燦而駢臚乎蹈舞於階墀效華封之三祝爾乃淡和會昭景鑠鏗鯨鐘奏雅樂諧光祿以閒筵合百辟而燕樂頒珍玉兮芳醇罍瓊聚以斟酌驂貂蟬兮來陛雜蠻夷之荒服莫不酣暢而飽德咸頌歌而踴躍越填城而溢郛爭欲聲於寥廓斯可以娛太古之無為處華胥而蹈渠陸顧皇上之慮猶視至治為未足於是降德音播嘉惠省刑罰薄斂稅汰冗濫旌廉吏舉賢才擢俊乂發倉稟賑貧賤尊高年而禮有德愼防禦而修武備貴爵重賞以厲廉恥厚往薄來以馭夷裔蓋欲使人知其本土知所勵四方萬國無一民之失所窮陬僻壤無一物之不遂埏陶於春風和煦之中而樂於雍熙泰和之治此蓋堯舜競業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紹鴻業繼先志益宏遠而有備故不勞而甚易冠絕乎前古垂休於後世固可必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替小臣微陋忝職文字敢賦帝都之盛概揚國美於萬禩復為之歌曰煌煌帝都兮逾鎬豐阻山帶河兮壯以雄天開日月兮王氣所鍾穹窿造天兮惟帝之宮廓氛祲兮闢溟濛鎮夷夏兮宣皇風王道平平兮四方來同顧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

恒山賦

王昺

惟大化之泐穆兮麗夫天地而為依日月貫以貞明兮山川環帶而相維嶽於大漠兮嶄然巨石之峩峩奠八柱於盤極兮巒乎四海而揚波接烟熅於鴻濛兮作大鎮於龍荒聳相觀於八極兮一何險突而昂藏吐靈秀以昭化兮典陰陽而噴薄何神騶而鬼驚兮渺茫茫兮寥廓宗秩禮於百王兮

相祀典於邦伯挺萬象於昭明兮施九垓而赫奕肅淸飈臨穹蒼矯霞棟架雲梁掩河漢兮過星斗振虹蜺兮凌日光破元氣兮截靈旗雲屏屏兮風披披忽而來兮倏而往宵乎上下其何之作風雷以怒壯兮霧雨霧而滂滋栽發生以涵育兮仰配蘇之四施與寶藏以煥珍兮澌妖氛於既戢含衆氣於有揚兮分兩儀而特立建天根於丕丕兮載坤軸而無疆相罔祚於有靈兮一何爲古而爲長

龍虎臺賦　江孚

吾聞幽都之山崔嵬崙崒崱屴紆鬱幾萬里兮挾

居庸之南出壯乾坤之險阻兮闢混沌之端倪渦龍盤而虎踞兮屹高臺之巉岏若太行之巍巍兮左江海之湯湯負天闕之巍㠑兮面紫極之淸光觀夫臺之爲北也則博敞倜儻朗昏來往嶔岑參差日月蔽虧軼陰雨於太牛俯星辰於下塀溘氣埃而軼浮景兮出奎兢而入太微吾亦不知其高廣之若是兮益天地之所爲若乃崚嶒巀嶭撐驤奮鬣閒迴連蜷蜿蜒蜒林蒸潤而雨降崖轉石而雷霆勢將騰海水而噴薄鼓顥氣而飛天吾是以知臺之所以名龍神變化而無前至若嵌巖谽谺有呀其牙屏顛崖嵑而爪而攫春花明而文蔚飛泉咆而懔魂衆山奔赴於其下兮若百獸震掉披靡而前却吾是以知臺之所以名虎雄萬古而磅礴闢其季春歷日法駕北巡五輅煒煌萬騎紛紜鑾旂鳳蓋之葳蕤金千玉戚之晶熒警蹕既啟天顏甚邇敞皇風以聘幽考聲教之所被吉行信宿於焉而止覽地勢之高平縱登望之蔥蘢乾心降而徽怡都人仰而稱循於是名臣良士朱虎熊羆雄出淵潛之滯跡起巖穴之幽蹤吾又知夫臺

之所以名龍虎不獨山川之勝又快風雲上下之相從也嗟夫威加四海知霸心之猶存直計百金昭儉德之爲至圖功業於丹青致獲良於千里是雖可以壓銅雀而下姑蘇又豈足以並玆臺之美歟曰瞻彼層臺聿穹窿兮肇基太始垂無窮兮爰考休徵熙淳風兮於昭靈臺與俱崇兮

登封龍山賦　石璐

石子抱病登於封龍覽燕趙之墟望滄溟之浦慨然太息顧謂二三子曰美乎偉哉此陶唐氏之故都也上嶽雄峙長河駿奔崇岡複阜如抱如蹲萬

磐澱流滙爲九澤大行𡸖立谿由平原川橫夏后之儀地藏虞舜之璧八年於外地平天成五月朔巡諸侯蒞岡天文別野星當鼎畢之區土壤分州域介幽并之宅川紆嶺迴鬱鬱㟧嵂峭蒨聳秀丹峯疑拂崝嶸拄百尋之長練頹崖轉萬岡之驚雷上有敵日下齊之古樹下有陵遷谷變之寒灰俗有遊泰山多入晉岳被重封川經幾濟虎嘯風烈龍行電迅寒烟色侍李公烟火之墓古石光寒季子合從之印萬里交乎胸中千巖縱其一瞬其東則古之大陵也波瀾鏡叢蔓衍鬱釣芰蒲芙荷蘊乎風生海鳧來遊鴟鵲互鳴放乎觀津之野帶於平棘之城漁浦流歎廊廟隔江湖之興秋郊舒嘯英豪含感慨之情竇氏南山馮唐故宅納牖道言引卮正色関仍汲掌逢下帷之董生儒有蔿賓見耕田之說缺人傳擊筑之歌士有談經之業貞觀章疏一代忠良投下遺書六籍羽翼聯非治望乎唐叢空獨事關乎列國其南則漢之鉅鹿郡中也宗陪何有烟屯霧合想中興之舊業成奇跡乎流原顧復存夏將之亭漳水望水澌之渡北消上人與埃物色對鏡將軍雲龍際遇地存泉觀李譔興

弔古之詞士遇明時文達展登瀛之步亦有臨閬池臺尚存乎泉古樹閣呈高門或三世而居司業或父子而擅絲綸文妙一時張鷟號青錢之選才優當代裔公陳丹扆之箴翔有文章名崇史館鋒貞宰相官處詞林其西則獄岡之陘山也山愈嶒峴水愈潺湲橫峯似劍列嶂爲關平路三晉遙控全燕車不方軌士可當關料敵幾危痛左車之不遇燒丹火伏訝陪女之登仙雪霽西屏冰封璧合雲鎖抱犢壁似遺鈿誰登望海之亭直下螺峯之境地出危磐天開峻井龍蛇蚴蟉雨自東來鹿麓彝張泉從地湧劉因有志登臨地而高吟敬仲多情撫遺蹤而自省篇成寶劍代國神遊文慕香山司空興冷悵九原之莫作幸吾生之登騁其北則古之中山曲陽也陵阜迤邐達於代邊隧通窮漠谷帶長川萬籟號風危城際天士如貔虎人擁戈鋋名爲秦漢其畏廉頗之勇略與淡靜人思李牧之賢宜安城復再收趙境武靈臺古遙下胡弦地存晝卦之亭嚴有棄瓢之叟夢得一世之詩豪李嶠諸儒之領袖安平之崔下曲之魏累代名才靈壽之晉棄城之韋一時勲舊朱綸紫綬門第猶雄

取印提戈聲華未朽問其士習則樂孝友敦詩書不侵然諾砥礪廉隅氣不可平直欲裂强秦之笴清慮有志幾思登孟博之車節奮於窮壯形於老頸可刃而身不可屈頭可斷而碑不可辱觀其民風則力織作勤畎畝童稚爲婚雖勝娶婦族多辨類等其清濁禮謹送終稱其無有至老猶勤雖貧不困人各守其淳樸俗頗希乎浮沉其尤在可稱者士不矜才人多服義彭亨狡獪雖貴豪嘗滿介端良在微亦貴野無健訟之民官乏舞文之吏上不煩於刑誅下易爲乎禁制此固先王德澤雖經

變故猶縷縷而未衰然賀聖代洪仁漸染百年首股肱之近地者也所可慨者人不思遠家無素蓄西成遺秉簫鼓連郵春非轉空芬書絡繹乎嗚多發冢之大柱楚有勒文之石民不知兵易爲搖動地無守險輕相躪躒蠢自列國之提五胡之亂開元之掠長平之怨女真之　蒙古之　谷變于回地經萬戰民無固志始土崩丸解迺渙離之孔多徐有俠情豈擊劍衝冠習流風之未變者乎嗟乎燕趙之地先王封建井田之地也燕趙之民先王衣裳冠帶之民也燕趙之俗先王禮義忠厚之俗也奈何世治則有世亂則走晉既東奔宋亦南狩或割地以求成或退兵而變守夜犬狗嶽增悲金湯冑　衣冠夷　草木蒙　貴壯士於敵國納寇讐於戶牖棄神明之舊域設逋逃之淵藪人不爲怪士不知恥亦獨何哉此固有家國者之遠謀然亦士君子之宜憂不然高門縣轉華冕輕裘致身要樞列侍公侯徒因時而補益亦何貴於名流亂曰山有礁兮石有泐嗚造化兮無紀極亦何爲兮多太息

泛滹沱河賦　石瑤

介然子將如東瀛放舟於滹沱之浦覽郡國拔山川辨土壤聆風泉俯象六極仰窺無垠問遺俗於故老招海上之飛仙於是肩漁人而進之曰子亦知夫茲水之源乎出自繁畤經於代谷放乎鴈門之坂帶於太行之麓翊方巨嶽貫莌其胸恒衞諸流乎入其腹氣吞萬壑激逸碑而未平勢應二泉墜乎原而愈躉騁乎春水乍融積雪方解支流趨順眷溟瀫駭汀迴漫延千里一帶霜石戍渠鏘波赴海千城籍其潤色萬畝資其灌溉鏦錚鳴帝子之瓔嘔軋散將軍之凱編桴賈客熔火煇煌罷釣

漁郎歌聲欸乃方洲作畸倏昏忽明肇神農之遺
譜得靈均之杜蘅及夫積霖未止秋水大至巨濤
坼岸駛溜軒地律令功威飛廉雖勢海若爲之敗
容巨靈因而避位鯨鯢渤澥鬼刑長劈虎栗昆陽
英雄失箭山刊留駭野詠樸樕先驅一折崩沙潰
屋怒留城邑薪葉如雲殃及鰭鯊僵尸遍谷亦有
傾城摧山夷陵不雨而怒無龍而興淌隨鯢徙勢
若雷崩斷岸蒙隤殷輪乎亦乎附被韜戈戟猶青
豎擊斷趺跡魚龍之職字流留積務宜乎火之通
靈乃有洄濱磬浮汾陰鼎見寶鏡入秦號鐘歸梵

涇陽嫁女簫鼓憑陵龍叟射絹波濤飽戰堤百尺
之長橋劃千年之古壍人爲魚鼈之憂國有沼池
之歎忽幾刼之餘灰出昆明之一旦蓋自列國兵
屯朝齊暮秦盟渝韓魏兵來蘇門趙國上卿功名
一擊平原公子車騎長奔虎狼勢成合從事緩頗
牧既亡望諸已晚建不出拔刊空起變常山之蛇
陣徒存主父之龍顏幸返復有劉項相雄亦旗建
功淮陰古壘東垣廢宮斗斛虖沱冰再光傳版蕪亭
飯麥猶若遺忠保河北以待敝亦何異於關中乃
至開元弛綱漁陽卸甲投鞭斷河驅士入蜀常山

太守首扼天下之亢帳下豬兒竟破羯奴之腹惟
宋有國茲當九陳契丹何便西下來窺桑乾梁津
任帝有備邊之策山崩海覆劉均與致死之師自
餘紛紛以擾易縣中更幾秦世歷多號劉琨有志
獨枕長戈虞詡難逢盜僭萬靈太平之日少於戰
爭中原之俗半多胡幡是宜地下白骨多於黃土
民河東奔爲泄其怒摧車卷甲盪百世之餘凶職
沫飛流刷遺羞於千古山嵓不得不峻木叢不得
不駛陵谷嵓不得而不變城市嵓不得而不徙是
天時人事交會之偶然然亦豈惡殺好生造化之

得已者乎乃知天本待人地亦藏宅昇吾祖宗增
其式廓既定鼎於金陵又相居於恒嶽若成周之
豐鎬復營邑於伊洛於是山多獻靈川亦效職噓
氣成雲蒸地得澤不須劉累豢靈沼之二龍亦有
豫且得白龍之符尺木多杞梓白河而東波有鱷
動望海而入其有異氣藴鬱孕爲賢良輝煌事業
璀璨文章扁門人蘇紫綬金章或名流乎林藪或
身負乎綱常乃若蘭陵著述功碑墳典文貞諫論
治逮成康閎啟平津屢屈吾邱之博辯屏張使殿
猶存李絳之封章武惠忠誠身兼將相韓維兄弟

並在巖廊趙賓客之名臣懸調燮黃牧伯之風挽猶
艮一代龍頭世頌文忠之相業兩朝司馬名登恭
敏於旂常是其在昔有作於今益昌孰非山川之
所鍾毓地氣之所敷揚者乎矧吾乏之行休值海
波之方晏駕木蘭之長舟毅千里於遐覽橫桓伊
之古笛飽廉頗之一飯藉荒磯之芳草憩清風之
別館釆江離以為佩睠揭車之九畹悵九原之莫
作想古人之如見於是流魚出波沙鳥鳴苑月華
窺林露色淒晚樂未極而悲已生日已夕而路猶
遠旣引領而高歌又一唱而三歎浩浩乎飄飄乎

盍不知吾之所欲之而忘吾之所欲返也歌曰山
窅窅兮波鱗鱗臨長洲兮思古人魚來迎兮鶴與
吟惟秋鴻兮北以南志不可騁兮樂不可殫還余
舟於江皐兮吾將續先王之遺音

遊盤山賦　唐順之

惟陰陽之陶冶冥頑剖乎兩儀天星隕而為石駭
滿山之蒲碁搜萬象以效珍何殊狀而相詭或藉
草而爭眠諒仙術之幻詭或負嵎而虎蹲詫飲羽
之神射或騤騤而欲走類靈鞭之叱咤或屹立而
不動豈思婦之所化旣簇簇以縱橫亦累卵而高
下紆十步而九曲下柱矢乎石罅逮礌硊之歷盡
忽拔起乎孤峯俯子孫之千億儼高峙而稱宗倚
禪宮而凝睇曠天宇之滑空向之紛紛怪石忽若
懷寶而藏弓但見大萬木蓊翳而青蔥一勺之泉
大旱而不竭兮人言其下潛乎蛟龍女蘿薜荔紛
披而交映兮七十二寺隱見森羅乎其中疑有悲
歌慨慷之士不得志而自隱與夫仙靈逸客往來
而相從欲即之而無路兮時見一二野僧敲巖扉
而鳴鐘侈佛廬之繁夥歷歲久而不蕪鏡萬樹之
粱粟以衣食乎其徒何叢木之岑鬱無一鳥之孤

棲餘邊城之殺氣警羽鍛而遐翔泉觸石而鳴爭
松受風而響濤時琤琮而乍噎倏悲吟而怒號憶
連旬之巡歷聚金鼓之嘈嘈審闊性之不異任羣
積之相遭適懷倪而延佇忽四山之暝色謝耳目
於送迎向僧齋而偃息恍景象之如醒覺餘興之
未極晨起歷乎上盤境愈奇而路逾棘方踏躡而
俯穿又縮足而仰捫驚乎蹤之在外愁欲度之猱
猨待于柯於高頂披雲間之飛翼山童禿而無木
響草蟲之唧唧岫遠拱而峨森岡道繞而弧彎乃
下瞰乎城郭曾不盈於一環類黃鵠之再舉見紆

曲而覩圜方悲人生之局促恒豐蔀以自藏耽浿
渤之南涯于碣石之中嶢轉秔稻於東吳駛艕里
之雲帆笑卅舳而石致曾不及乎浚波之艤連岡
北矚天設杼極列墉分成關限戎坊把都打來孰
敢余徬嗟然爽之桀黠乞哨卒之斜雉堞火之
暫虞凝金城之永固惟山勢之既極俄崱塔之天
造顯佛牙之光怪騰麗宗之神福覽小道其若斯
信精神之爲寶胡俛仰而成陳怨徬徨以回步悵
中心之有違足屢却而返顧與流泉以偕逝邈巖
阿而長憶豈淹留之無心畏簡書之偪仄

弔夷齊賦　王世貞

盧龍故孤竹也城西有伯夷叔齊祠吳人王
世貞奉使過此酌水酹焉而爲辭
曰余奉轄以東逝兮東馬放乎令支山嶒屼而嵬
㠑兮衆卉贊莅而條縟俞隗道余於卑耳兮武夫
磷磷其熒光曰靑帝之逌楓兮顧盼睨沉寥而憯
悽元宮承雲而黕鬱兮僉告余二子之所都羌回
慮以返照兮澳忽瞭靡而內疑足次且欲郤兮又
雀躍而前趨叚含光劍余之素兮挽淸冷使濯余
之嵗梟招沆瀣以醞醸兮裹朝霞以爲餦餭嗟元
冥之敫敫兮噫噫拊歌之憒憒受哀絃於太娥兮
滑廷和之以淸商靈蕭蕭而若覩兮冀回幢燭乎
微躬又爲悅其不可即兮掌夢疏帝以奚從眺孤
竹之寶曼兮合要靈以故坊生剽擧而旋踵兮寧
鬱鬱遠彼幽方溟波委輸於樂浪兮箕蒙難而延
宗靈庶偕以翺游兮嵩休糾而不可通北海冰澌
靈所辟兮受淳滀使不得寧將岐豐沃以愉兮靈
又薄周德而莫宮諸眺綿延其區兮太虞爽猶於
其旁羌德配而耦娛兮靈謂狎附乎周盟陂陀首
陽忽巽峯兮益嶶以荃之芬芳靈閶闔而下臨兮

將綏綏以憩息掌夢申申以表誠兮豐隆臾而來
假霓車殷殷以翩翻兮皎雙鴻之次翼匪寶璐而
陸離兮舍蘺芷以彌馥介九賓而見余兮祝史要
余以靡忒伯從父以成命兮叔違親以成德敞舍
君以明志兮旣殉主以明極昔巢許之讓皇兮托
熙華而稍佚尹五就而揉登兮愀然而故主以惶
倪謂題跂以死名兮莊任誕而廢飾遜嘵嘵於驥
尾兮嗜微聲之有托彼纍修辭而求白兮卒牢慅
沈乎湘潭釋鄒人之無怨兮迺從容於天則世滔
滔而慈涌兮戢伎倖其相仍顧蕎目以挨擣兮競

含沙而蠱先竊虞草以伏食兮於蒐誇蝨夫銜生
陽鰐之齧織鰩兮偃蜓神龍以自矜嗟既抑梟虞
之忽沒兮蚿蟒蟒而殷纍愧窽入穆之句容兮將指
足乎靈御朔司命之不斷微兮抑俑稍以倚鷙脖
媢嫉之要渺兮碏獨驅而不可以顧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十五

賦

本朝

皇畿賦 郭棻

粵稽姒王作禹貢山川壤賦肇始於冀州娵相定職方翳域道涂致詳乎雍土斯固古皇之鴻冊奕世之瑰文乎厥後周傳三輔絢兮帝里之華賦練十年蔚爲神皋之麗則文情蹳揚屬藻采擒而匯施且其意竹瑱規綺穀鋪而如組也始極詞林之觀鋪輝意匠之雕鏤者歟洎卯金典午之增華迺

調宮叶商而競獻凡都皆賦十六家玉燮而金縱受命輒成數百篇雲流而霞爛日登堂日入室騁傳文圖洛下之奇或紛扎或藁毫傑於上林甘泉之盛若邦畿千里不聞投簡以摛辭豈帝式九圍弗許紛奚而紀麗序洪惟

昭代奠鼎燕京八郡星羅地振河山之領三關屏峙人環日月之躔洵宸日神州實宇大府也巳使帝京載咏驛承鄭衛美於永淳七命爲圖屆宅洹矜雄於貞觀賢燕丹決策俾傳督亢之圖措范纘揮毫祇著幽都之賦爾稱冀與衡畿甸乾嶽以東岱

史225-469

宗以北干川瑰麗聿可纂組以成章編考輿圖黃
河之陽瀚海之陰百代英華尚堪采掇而集粹也
題名
奚命特宣徵志籍於九有因而貢文遐邇萃州郡之二
長故有博麗張華亦多核佯韓溪東西南朔胥歸
久以報鼓堂與門庭尚瓠懸而有待頃者臣甫脫
素冠晷親緗帙忽任台使之節旋復于畿之辭謂
燕趙人定詰傑慨悲歌之故事朔瀛洲各曾聲石
渠天祿之藏書莫嗟文獻之無徵竊惡邑乘之具
在搜摭而充棟芝函與芸帙聯馨排類以紛鳩瑤

簡並瑤編萃藏是誠三輔輿則之府而千秋得失
之林乎夫地爲畿輔固彷京兆馮翊扶風之制象
天之有輔弼然且志以通名宜如通典通考通鑑
之章比水之能通流也述而不作式彼古賢斐然
有章歲乎諸子於是誠曰啟館進才授書按郡而
分曹纂紫由序一手發凡以起例規矩範序羣材
既鮮餅餌之吞庸有難解之傳筆花生江夢晴總
不羨太乙之祭硯沼吐龍賓之夜爭舞子京之燭
聞九月而觀草週一祀以成編不欲如三輔之圖
旁搜瑣言俯論豈復效兩京之賦近寫輦路郊圻

覽者因可展卷而瞭然作家猶云長言之未足臣
感斯詠追琢有章客待其成習隋爾既鎔金劃玉
深慚擲地之無聲妃白對黃忍謝剪花而有綵聞
之古者採風備詩人之體登高觀大夫之才顧小
子無知猶大言不怍乎猥以邠岐豐鎬臣工奏揚
於赤縣之文且而趙魏蜀吳霸國後鋪張皇州之
什臣幸產淵壤之左右欣逢
堯舜之勳華備焚硯毅毫輒欲逞搖於選哲而瞻雲
就日爲由紀盛於來髦也某勒鴻篇權輿通志雖
愧蒙庥之佑質非無當之卮庶幾颺采句之靈綴

繪
皇畿之壯麗云爾賦曰
天開子孳地闢丑紐萬彙演寅三才莫偶玄冥太
昊東北亢首軒遂結繩而垂衣裳命栗陸氏以尹
其方幽州之名廼肇錫於陶唐於是璇璣仰窺玉
衡平測分野判尾箕宮繫國析津之垣照摩扶桑
之維尾箕之宿占序朔方之陲帝座奠序天市后
府伍序天雞傳說乘序人馬天江綱序魚龜相幽
都之弘敞允象緯之燦麗也載攷天官家之言曰
尖溪入常發源析木翕一線以渡濡岐兩瀾而布

濩潰蕩虖室壁昴畢之宿貫穿虖婁胃降婁之度其野則跨邯鄲趾頓邱其宿則聯箕豹絡尾猴於以識在天之爲環拱者在地宜爲衞俲克命和叔平在朔易化猛獉而於變闢甌脫而爲奥先是則軒轅宮虖涿鹿之傍顓頊國虖高河之陽帝摯封弟於唐繼茲河亶甲都相祖乙居耿歷盤庚而五遷乎商有虞分封於薊於肖黎龍之墟韓城之關有夏分封大雄之垌澶淵之場昆吾豕韋跡猶未沒西伯變伐朿周是營列爵分土之榦之屏召爽有國北燕始與它如邢滑蓚極新昌無終一十九

域趙魏爲雄嬴炎曹馬郡縣百城隋之常山襄國武安博陵河間信都上谷北平遼西漁陽與趙涿汲郡而並稱唐之曰恒曰相曰定曰邢曰莫曰冀曰深曰瀛曰趙曰薊曰順曰營曰檀曰涿曰嬀曰平暨單于都護而異名岫南北之瓜剖嗟五季之虎爭宋以白溝爲鴻溝金以總管爲五京元立燕都府號大興鎭藩服路兵民統承日月並而南都奠鼎茅胙錫而北平剪桐逆金川之侻靖乃王步之俄更兩都對峙八郡直隸幽燕趙魏爲采爲衞垂三百年統緒緜墜天命有歸

聖人出震叶寅方之嘉符乘木德之景運掃妖氛以白旄磨瑶闈於紫禁定軍都如邠鄗卜幽燕如澗瀍奄平陽而舜蒲坂漢咸陽而唐長安疇克如東北爲天地之仁氣尾箕有帝后之尊聽者虖於都哉百神萃萬國朝梯航達乎冰天桂海車書渾乎溪壁峒猺元鼉豕茵戎索無不貢之包茅兜離侏佅殊方多來享之鄉璈郊圻距祇千里風雨洵稱四交輸而睇之廣而步之東無疆也疆以渤洋西無垠也垠以太行南無際也際以黄流之濱洞北無垠也垠以紫塞之崿巀艮之維揄闊跨虖碣石粵

之維鄒魯進虖濮陽坤之維鄴下倚山而錯乾之維蔡狐結塞而簞張陋彼河山之四塞維茲帶礪之八方言登其山厥有銀山鐵壁千年積雪翠屏香爐百丈巉巖潭柘留擾龍之潭黍谷傳吹灰之瑶盤山三盤千古一翠螺山二螺半潯如醉壁側峰巊嵐飛鸞媚奚帝衡嶽之七十有二峰鳥止南朝之四百八十寺百花之陀偪仄嵯峨非獲不攀非鳥不過靈巖忍草六帝岐伯之所未曾羅上方之頂磴梯逍迴徑蟠曲松巔汲深井曰石經曰房山梵字剞劂於碩礦聖水湁潗於洄灘曰玉屏

曰甕鏡平巔可坐萬夫二瀑時流一洞是皆幽蔚
涿鹿之巨境也至若平山絶界遼西控邊角山騰
踔而插野如怒蛟之伸拳孤山蜿蜒而赴海儼渴
驥之奔泉其兜轉折旋又行然也郎山如海上之
三峰燕昭求仙之臺矗矗茂山分玄嶽之一壁黃
帝問道之蹟穆穆上下清虛傳抱朴之丹鑪大小
雄山枕雷溪之碧曲萬春雲臺桂巖大胎嶽郡有
阜突兀皆畡海螺雲鳳一縱一橫鎮州之龍矢直
而徑恒山接淸凉之背一脈界虖趙代中山居定
州之心小岨而名虖都會之山草木四時紅宛矣

淮陰之赤幟箕山泉石千年幽緬然巢許之高致
雜此古邢居行之陘米花老雪各像其形白銀黑
壁雲母星星雜此廣平山號聰明靈源邃麓迴合
杳冥曰紫曰紅曰兔曰狗聆厥氣而命之名行其
野而狀其首大名則境分衞晉山連潞州高如大
伾奇如浮邱巍巍峛崺形如布游彳亍勢若
行舟參欽謂大行逶邐而東延道元謂九河委折
而派兼於以知東北爲艮而爲坎燕趙有山而有
川言觀其水滄瀛瀰漫黃河一爲洪濤千里如液
如泆兩灤合漲滏泉騰沸淘汰邯鄲洺泒激濁濵

渢成安滏香流而緩雲萬頃滋五穀而朱錦千川
通有滹沱駭浪驚波淡灘危渡號小黃河通有清
漳瀁彼雲邱淺淫廣陸東北濼濼風蕭蕭兮易水
寒石磷磷兮雷澤滿有涿水之湯湯有拒馬之漫
漫范水上而游乎獨鹿霸水下而引夫龍泉盧溝
結桑乾之尾鮑邱助洵水之瀾瀦如海淀湖如裂
帛萬泉淲淲漏虖大澤水田鯉圻溝塍冊冊遠樹
綠以鬖鬖近風無聲而有色侯家別墅掩映乎湜
湜戚里池臺龍從乎岌岌玉泉泱泱滙彼高梁夾
亥龍而東注沛京邑之坎方有流有渚有牐有塘

水亭連月樹而倚岸松關並闐若而臨洋演泓澄
激九曲三折放乎太液之池環乎瀛洲之凸天水
帶遶乎重闉玉河橫瀉乎庳門溶溶乎十里潏潏
乎幾村濟潞河之逝波湧通惠之來源復有九渡
七渡玉帶金泉滙滙濟濟積為廣川浮東南之舟
檝接江海之檣颿水晶之臨白石霜春之粧萬艫
艨艟舳尾艅艎抗舟𦨶舲而集乎天倉鼓枻而散
乎市廛日南之犀象珊瑚嶺表之火齊木難瓊海
之虎刺龍鬚眉頰之鐵黎栒檀爛爍者翠羽之斸
煽艳者猩血之璧黃橙綠橘金豆石蓮白莉紫荔

天爾龍蝦華八閩之珍鮮英石隰罘文織貝箋蜚
蜀一味而百品孔雀五采而齊翩蕉百身之奇姸
吳綾璀璨兮越錦綷縩冰紈縱綃兮霧縠髮髻八
蠶之繭如銀十泉之緜如絡且而龍載綠雲甄封
紅友鸞釜窯窯殺淞鱸蘭肘海鱟江鰣鯊翅石首竹
號湘妃木名鐵黎點蒼之石天巧會稽之篠冬肥
浮梁之陶如大邑剡溪之楮如白硾千裹百麗細
巧鉅奇有音有色中矩中規又皆天府之所時御
而閩左之所日希由江淮而河濟歷弗湖洄以達
乎京畿孤竹古燕山海之陲漆灤一源而兩派陽

渝殊流而同歸扶蘇曰泉卑耳曰溪皆自北而南
趨考桑經與鄭注叢小異而大齊跡茲山陬水隈
名城上邑閱七十二代之劫灰積四千餘年之燥
濕其間厥有名碑哲相高人古賢淑媛才姬緇衣
黃冠或鍾靈而崛起或寄跡而孤騫或鄂郭之宛
在或楹棟之巋然文章之光考鴻丈咳唾之餘香
萬年今月曾經眾古音徽猶未墜焉竊嘗覽輿地
之古錄檢玉海之秘牘城之古者漁陽於曲北平
博陸黃洛令支肥如孤竹樊輿廣義易京亞谷射
魚鴻郎古城夏屋高陽武垣長豐古東東西二光

古柳古皮勃海無棣木門孔堤恒山葦澤道乎游
水之陽故桃新市時乎常山之陘栢鄉棘津唐晉
攸基扶柳煮棗冰雞武遂同車名村在市之勇難
題示衣號坂呆卿之忠未迷廣川大陸古號雄區
下博鼓國今存舒墟列人與那湯並歸甘陵共葛
櫟相臨南繇陽旗旌之色渚陽無棣度之模祖乙
之都即邢州之廊建平之郭仍襄子之驛柴城以
周宗而名柏人因漢高而削顓頊城問古堞於東
郭昌意城指荒邱於南樂出宿於干風人咏乎頓
邱之野復歸於亳周書記自內黃之下雍榆一阜

黎陽片瓦鞠為草而綿芊瀦為湖而長瀉督樓沙
店燐火青青漆園南華秋水渟渟后羿遷於窮石
尼父畏於匡城是皆歷三千年而虹亘輸二千里
而星熒者也鄉之古者樓桑誌昭烈之側陋北臺
昭宋祖之發祥康節往而邵乃字村克用歸而王
乃有莊盤古故里僅存漶滅之九字沽酒遺址未
泯剝蝕之三行黃江都凡自有里平津侯不沒其
鄉扁鵲賜田而成社石象載佛而未荒考之古皆
言古而佗佗攬於今寂莽莽而蒼蒼樓閣之古者
披雲百尺燕角十尋鳴霜築於張監橫翠賦自劉

因大悲之鐸千古五華之嵒百舉曰華嚴閣耶男
以待上香魚館改聽事而蕊民百花高暇乎滹濱
天寧夜聽乎潮音曰溫明曰大武鳳栖龍睡史記
蕭王珠簾玉璧人傳石虎臺榭亭堂之古者衆燕
釣魚厥名巳樸嘯雲鎮風厥義有屬黃金臺馬燕
昭禮賢而築高陽樂陵宋將耀武之蹟廣川即曰
吾邱白鹿今稱百鹿伏羲畫卦之臺碑字蝕而難
讀曹溪說法之址梵音絕而復續招隱誑爲照影
崇華豈是重華鹿臺存以志戒秦臺大而非夸亭
則玉淵玩芳南野鮑瓜擬江臨漪萬木百花乾坤

北海江村水崖瀛州第一河瑯琊陵觀稼乃觀曲
陽之稼喜雨非喜中山之雨中人左人岐行唐雨
對舉廣陽華陽臨冀州而遙峙栢暢見於水經禾
成坳之王莽麥飯蕪蔞襲光武之故事曉香望春
思魏公之懿矩堂則萬柳陰沉在都城之關齋則
古墨刻畫嵌宛署之碣塔則天寧之倒影昌平之
半截萬松雜沓乎市廛多寶奔越乎廊廡碑版卉
木之奇而古者石經山之華嚴梵文文安學之太
觀閣帖辟雍石鼓其數十其文稱其辭頌天子之
田獵古藤蜿蜒而橫亙可夢憶亭亭而並列儀曹之

優鉢羅花似蓮而佛爭金房貝邱之枋榆錢樹枯
存而荒凌秋結蟬咏聽法而蛻築浮屠以茶毘蠖
蛾化魂而蝶集符町如邱申樊輿之花嶼千年雞
水之溪莊四絕排雲釣月紫陽之書法永垂鈴筑
血痕漸離之故處未滅荊軻館臨易水之潤陳平
宅指曲逆之山塚生紅草淋漓張與之血石翻雪
浪髣髴蘇武之節禹錫之陋室有銘元振之劍石
猶毀寺壁畫水剛壁畫鬼非道子其孰揭學步名
橋回車名巷雖邯鄲而有說黃粱夢處閻蝗峨馬
陵道上風烹洌或則謂世遠而蹟湮尚無忘地靈

而人傑洪惟迄今億萬斯年道德軌物厥有名賢
倉頡制字雨粟自天四目炯炯厥象現焉墨台二
子讓國翩翩叩馬採薇千古凜然有如翟俞有如
子鮮太叔免餘柳莊遺球史鰌南楚直亮高蹈孔
圉子華雅鑒文宣端木濟藝函丈杏壇嗣是而降
趙將於燕勳猶易奕竹冊摩寫廉藺上卿勠力相
先歸學負荊鄭國競傳執法好客馬服不原漢興
而曲逆功奇於六出北平學精乎曆律馮唐能言
魏尚之功賈誼終乎吳楚之禍汲長孺蕭寬饒謇
諤可述傳不疑道廣漢治行莫匹長公子贛循良

磨稱京房範宣抗疏漢廷王邳寇蓋雲臺施繪其形劉昆片言而號長者王尊一叱而矢忠臣長垣吳祐安平崔琦甘陵李膺則虎牙而消沉渤海巴肅陽平劉瑜陽武謝弼剪貂璫而殞身陽球誅宦竪而匪酷盧植抗董卓而獨存桓侯起於涿郡千龍產自東垣晉則劉琨祖逖嶽嶽其英盧欽陽翟杲杲其清南北朝則張讜張綰昆季累積於侍中宋纖宋弁後先流徽於廣平高允之清貧可尚賈瑗之節操堪崇韓麒麟克端譽望韓顯宗丕振家聲盧道將以風槩引重魏子建以惠愛開誠崔士

謙號江陵之良牧封隆之得質邪之物情蘇瓊之雙爪不剖石羅之一絹難縫隋之高熲當國論者以爲眞宰相梁毗司直百僚以爲名小承於唐則魏鄭公刪國之人鑑宋廣平中興之碩彥宋慶禮効績於屯田杜景佺馳名於清獄魏懷愼既沒而知其夙廉潘好禮陳獺而請先當戮李下無蹊徑尚眞矯矯於秉銓幕庭有埋金杜暹號號夫可汗止珍禽異獸之捕元宗時則有錢若水當嗣中蕭何之託天寶末厥惟杜鴻漸不懾賊威卓彼李承不墜家風懿茲盧鈞爲元宗之枝陸贄累日不休

劉棲楚之叩龍墀血流被面李臨淮靖髯鼓於咸陽高南平掃蠶叢於雲棧李贊皇獻丹扆六箴劉林甫罷赤牒鉅萬於五代則西門鄭李承約崛堅勁節劉陳州王定州惠人胥悅趙侍郎不售僞斧碎佛牙盧舍人不草疑藏王結舌於宋則范魯公當時稱爲眞相李文靖久而賀曰聖人佐命老成莫如趙普策勳名將孰若曹彬呂端之大節在撓廉丹殿孫冲之清白在取硯還軍江贄以正心誠意爲本劉甲以足履實地致君於遼則仲蘊世珍之衣表於金則彥宗少冲之矯矯元則滋溪先生

有用有體昭文學士治歷治水劉文忠郭守敬博學多材史天澤陳天祥立綱陳紀文炳文用高城二龍王忱王結河朔雙士爲古孫澤不居泉州鮮卑仲吉全活俘纍張柔締一統之勳王磐釋轉運之累於明則蔣廷瓚功成而獻劍王靖遠勳高於錫券王文肅馬恭襄兩朝一心晉股肱崔廣宗岳瀚賑百年之氣節文獻衍之毅直糾大慶法王王威傳蕩平小部善鄰李東陽不愧文正之易名梁大用終膺世宗之追謚鄭曉敏洞邊陲之范韓趙忠毅乃殺陛之舊試鄭宗仁不著戎服係豹之身

親行伍孫高陽宣威於㕍龍之塞范吳橋全節於
潰象之所鹿忠節矯發金花李文敏力避金虎是
皆勲名勒之鼎彝風節可足千古者也至若無事
則為良臣立朝而彰厥令聞時代雖云綿邈里籍
猶說未泯晉黄鉄聚徳而發上漢溫舒緩刑而仁
民壬商肅敬敦厚焉勤忠篤精勤鮑昱三世長德
崔琰七載明神劉司農杜門絶迹田戶曹躬耕養
親高柔徐邈盧毓朱壼歎鐘鳴而漏盡人高田豫
歌德行之堂堂世重邢顒當漢末魏初而特達皆

燕陲趙際之挺生崔伯安門無私謁吳隱之飲泉
厲節敦道虎賢莫如劉沈諳練衍亮質惟刁協兩
世有名南皮石苞三郡稱治清河房悅蔚然河朔
之才都哉晉室之傑齊武圖張徧於署丁零選李
曾之鹿卒禮從仁高允品藻張誕惠政得民康侯
酬庸張度高子集之對文帝人佩其二言張白澤
之謀高宗史傳其兩疏一邢二裴表陽尼之薦子
一時三少嘉李渾之濟美崔昂不許甘露為祥乎
鑒能視習井得水輔世長民南北之望孰踰乎此
隋代之有德望者盧昌衡行為士則崔宏度令出
盜息張熲有識度薦愷符正色唐之有德望者高

儉三代掌銓崔瓘五階雄秉虞嶷不拔汾陽之一
告崔倫能抗此辭六年使潞澤而邦幣為侃所
由爰立書古事而退屏李絳於以稱賢李棲筠得
吉甫而世美張士衡生大隱而貴延范歷三唐嗣
及五代李愚思於依古作型範敏敏於長者不拜
劇可久用法明允王仁鎬論盜允爽崔居儉家禮
刑于竇禹鈞義方永賴宋與劉載五論者名李符
百條遺愛宋琪宋雄一郡雙英賈儀賈黯五桂駢
榮程羽賜第於汴京李至師傅乎青宮晁迥之父
子掌綸張存之翁婿皆舉逸之韓延徽裁決機務

韓知古援據典故韓德讓賜姓天潢耶律儼追稱
尚父楊績論政有規杜防和戎克睦劉景笏柒宸
書楊佶嚴酬御葆張儉一代之寶楊晳五經之麓
金之張通古宰相而遷藩封時常壽縣令而拜三
公郎安石陳寵鑑而懇懇孟浩然諫涼樓而忡忡
元之石忠宣有贊政之識劉文獻多撫民之勸張
立道德洽於滇南劉秉恕惠敷於河北張文謙諫
居大理譚澄論服蠻問尚文侃侃御西域之珠梁
曾介介辭安南之幣于利用文政兼優張九思薦
賢得士梁德珪建言而啟肆赦之恩王思廉進籌

而引通鑑之事張珪論相格心為體高鳴慎刑擅殺自止鄭德進籍天象以諷君秦起宗習國語而譯史蓋苗稱古遺直陳續說書潛邸邢宗伯號曰錦衣散人吳廉使纂集裴豸皆尚叔文忠老而朝會不拜王文正貴而遠嫌保身明之開刱制禮爲尚始之則有滹水之原名繼之則有欒城之崔亮溫原端重譽之溫厚宋訥老成比之呂望劉知微名播南安之玉棺董貝川能承建文之玉杖李敏功在白茆浚塡李庸榮於丹墀衣釋張鳳號爲版張楊遵亦號版楊石玠石瑺雙名淨水高擢高第

嗣美灤陽魏純粹以理學爲經濟陳於陛以介操被發揚王崇慶儒宗物望賈應春完德兼長二趙坐鎮莫如董鏘敏兩朝恩遇厥惟李文康繼則事君以忠古訓是式見危授命烈節足誌高斷離揮筑而甘矐樊於期引刃以自殞沮受義不臣曹王經憤難忘魏祖皓討逆廣陵京諒抗賊彭城崔楷勝獬豸之角鮮於碎瑪瑙之鐘尚齊梁之勁骨咸南北之孤忠脩則盧楚遇難不去游元奉使捐生虞則張巡刃妾而血堪化碧南八斷指而氣欲吞虹盧奕張興舌祿安使之兇巢父惠元身犯懷光

之鋒宋則李若水深濺欽宗之服張世傑舟覆崖海之風遼則甘鋸解者韓紹勛金則溺江波者畢資倫元之王士元父烈子殉趙忠毅夫沒妻殉李齊因有鐵膝張桓直是鐵身明之冉世胤烈金川杜奇朱鑑侯泰馬宣但知拒賊不知北燕茅副憲鋟龍之咏可誦卓尚書丹墀之疏堪傳明之中葉土木決裂黃綬不愧奇童曹鼎無慚渭樊曹石之變事起鬩閱吳瑾寇深禁門奮節周顒斥江彬而髮指忠愍彈嚴嵩而腸切啟禎兩朝忠鯁尤饒魏客保然毒浮節姚梁心獄吳張汝授敲叩中春季

流氛畫熛北平上谷兀鴟冰消成仁取義泰山鴻毛朱中丞易服而經於城樓金職方沉水而躍乎河橋孟忠端叱僕嫉慨孟忠伯趣何謙閽中太僕開難趙閩成樞部畢命彌鐐保郡孤危力抗賊師磐援已絕厦傾莫支張羅彥題面投繯大來護屍甦之火爍媛張羅俊抱賊嚼面齒間之血淋漓尹命髖嗣負印沉井不變鬚眉劉忠嗣殺妻巷戰刃都諫伏刃而卒無一語呂副戎叢鏑而體無完肢姓字垂譽於汁簡俎豆永饗於新祠於戲干羽既舞旄旄迺張戡亂戡暴賓維鷹揚執趙尚武功懋

侯王鄩毅敦詩說禮李牧示短用長公孫長史白
馬威彰勇鬬三國文丑顏良齊拾張郃郭淮韓當
皆恩信之不著職陣之處饗張宏策姑城而秋毫
無犯成景儁復讐而一功幾剌李崇之功以臥彪
而爛劉亮之名因臥龍而煩李裔平威鬱於蠕蠕
常安成名宣於茹茹血戈壘府傅永之莪貪噬如
龍唇豹頭高歡之雄狀可圖梁魏齊周雖割據戰
攻守功若合符脩文收江陵酬庸於韓柱國晉王
鎮并州敬憚乎李高都庚與而王君愕能識大義
李思行具觧機智毛滌張進發孤著勸名振務捲

蓊稷兒嗣蘇烈乘霧平羌李君開壁納降陳利貞
仗劍定亂高霞寓獲鎧滿藏傅良弼建牙於銀州
之塞柘良器圖形於麟閣之廟張歸霸拔矢而轉
敗劉如謙枕戈而誓衡高行周乘雨而襲鄆城馬
全節散財而[illegible]獨姉孟方立節潞而稱雄張歸厚
鎮徐而[illegible]旗常於北朔留聲光於五代宋拖
三關於趙於燕如熊如虎烈烈桓桓潘美佐命與
國曹翰拓疆[illegible]北統勳過海仁則懷德受節周翰
樹功宋室魏齊[illegible]物趙延進橫槊賦詩曹翰光曹寶
臣將種著績[illegible]翰盤渠蒲陰馮守信浚河滑津

兵防樊引弓足畏劉節度射遠疑神郭逵爲仲淹
所拔成閔致世忠是欽郃舍人功冠中興十三戰
姚都監勇敵金兵數萬人辶之趙思溫救創而尚
方銅樂金之李遙功成而賜姓元爵元之石抹明
安不甘草木之腐落倚塔剌海爭誇金虎之榮樂
史天倪赤心待人史天澤老而憂民平蠻强之亂
鄭甫不恐兵石俱焚釋葉城之俘趙廸能消涕岸
青燐何伯祥徒手搏敵王慶端夜田共軍弦畧弦
範范陽二雄伯鼎李衡黎陽雙忠解誠之祖孫父
子鄭義之叔姪弟兄樹三世之駿伐遺一姓之芳

蹤明初則趙耀楊洪運籌折衝薛斌李貴錫册崇
封狩北則石銘翼傑安南則銅標柳升郭武定世
胄而擅詞賦朱恭靖將門而詩掌故袁彬茹苦窮
廬徐珵破䆒謝鞍朱驥三宥而三易爰書田禮七
職而七傳辯布施朝鄉獄扶大國之體常名爵
械杖有詩人之目原夫五經四子蘊隆至理漢儒
踏駁功利雜猥俗明羽翼河朔崛起魏則劉獻之
德行是先唐則李習之復性爲旨宋之二程一部
皆燕人而洛徙劉安世白不妄語爲始鄒子文以
申釋簡膈而止張九成廸君以誠劉常山敏學不

巳金則張钤立號為中庸先生元則王東明謚曰
文康學士劉文靖寓意一齋王文獻印心簡齋林
起宗心學繪圖顏節理文節彼訣明之泰亨精哲
義經劉矩横渠是宗察岡照建書院而講學劉大
亨闡太極而藝名王循吉賜號處士鄒永齊著述
滿籯蔡汝濱矯矯至行范子純伙伽貢取李雙鶴
升堯顧厨李天麟沉酣孔孟乃若秦灰既寒孔壁
競探豕魚帝虎椓莽瀰漫漢有毛萇治詩河間韓
嬰貫公趙勝趙燕董江都有玉杯繁露之篇瑕邱
公有穀梁左氏之編大戴小戴曲臺一派周堪張

禹石渠論對賈護秦恭授受名章韓伯高傳衣鉢
於淮陽索盧教設函丈於濮陽楊綸房植清河胡
常胥通經而奕奕乎冠冕晉之東晳五經皆論而
傳者惟笙詩之補亡經學式啟六朝齊濟盧博士
廣教五經之局監伯陽授書於叩王之邸陳太傅
博通九經張刺史專家三禮許懋擁皐比於辟雍
張雕橫簡冊於戟柴盧景裕專精注撰張思伯梓
刋列傳劉瑞授徒二百人李鉉著書三千卷張吾
貴新意居多熊安生疑義能辨董徵崔瑾師人不
倦隋馬光教授於瀛博之間唐嘉運開講於白鹿

之山孔穎達有五經正義王元感稱五經指南啖
助草三家之傑傳高重勒九部之石刊宋王豫著
易著金韓中烟霞洞元瞻思精算數潛通格物
類編何中刷通鑑綱目明初首重明經武周文起
於大興李季泉書庫有號黃潤玉學圃窮經淵白
成德彬彬王風郁郁藝苑書巢邦國有媛荀況立
言於蘭陵文伴制字於上谷壽王能辨汾陰之鼎
侯芭克受玄亭之牘崔駰遇物能銘崔寔無籍不
窺張超之賦敵金鄒炎之才抱玉劉邵撲藻於三
都允漢魏之留務張華鳳斐寓志張載劍閣鑴字

酈道元注桑欽之水經盧辯解大戴之禮記魏收
史才平恒博士能賦能詩陽休之蔚彼時名飲酒
讀騷盧元明成茲佳器奮英華於北朝掉詞鞭於
五季隋則杜臺卿之玉燭寶典許善心之神爵靈
貺崔頤魏澹劉焯劉炫褒貶之筆緻縟之彥唐則
盧彥卿箴蝗魏紀李百藥論陳封建李守素肉譜
明通谷那律經庫淹貫李延壽正典切直張懷瓘
書論雅健三郎二恭七林所鑑四傑十才詞壇攸
羨崔澄淵穆贊咏詩盧知猷落簡措翰青錢萬選
張鷟精良美玉成施李嶠華贍高達夫五十學詩

崔元翰七旬弗倦長卿自爲一集夔得獨存三卷
李華弔古戰場封敖賜錦制院司空曙聲韻孤高
李陽冰篆文兼擅賈島苦吟劉贊切諫五代則惡
載之賦章百代皆羅隺稅之制詞一字難寬宋之
纂文苑英華者宋白李昉修冊府元龜者今維劉
筠張昭戶占獻俘之禮柳開手著戒子之文歷衆
遺熬山之稱宋綬圖鹵簿之眞田偉堂名傳古李
淑家是書林石曼卿風流跌宕王安中敏捷豐勻
金則韓昉撰睿德之碑韓玉製元勳之辭張發溪
日成百詠楊伯仁夜賦十題麻九疇韶賜上第魏

太初士奉師資元則鮮於樞號漁陽翰墨亦天挺
注唐詩鼓吹姚遂國統有表劉逈採蔥著詞高房
山畫法米芾王學士筆誌高麗李京鳩巢名集宋
聚燕石傳詩水雲才子武伯威好學恬退林屋洞
主蘇大年枕籍遊嬉明則武彧儒林碩望張詩著
法勁放頗銳漁嘯之帙幽妍盧禕蛺蝶之集悲壯
王嵩屛得詩工之稱邢雲路正歷律之差馬時化
之酒史與核劉汝弢之棋吟縱浪側帽顯晉靡定
含藏行用廻有筆鴻高翔遠續棄世逃名聲施愈
重許由掛瓢於箕山厥子遁跡於松盤紛高陽之

苗裔配巢父而騈傳漢則安平崔毅辭榮翩翩鉅
鹿孟敏被名悄悄時苗留犢標節張弥論寶稱賢
晉霍原不就司徒之位梁安平成註史之志張巨
和安道賜名公孫鳳貞德子諡樹魚淵鳥吳慶之
抗吉高寄食耕衣蠶馮偉之介操無貳隋則平棘
之崔李齊名頓邱之清豐特立盧鴻借茅以優游
豈愛猲邱殷悍渡江而寘搜非悅長洲甄濟引頸
受刎志氣彌道張濟環山絕樵感乎何周鄭遨焚
細君抱隱之札李瑕抱武史唱名之羞宋則賈逸
祖築齋半隱逆則張濟郄門逵遊金則王師揚閒

戶罕見王德元誨人無倦趙質一詩而賜齊陝杜
瑛爲代而議文獻元則有志趣高尚之張淳潛心
經史之陳彥梁浩然以號號溪劉養齋因名名居
明則鄒野漁詩詞貪魚張紹烈書歸烈談泰裕伯
引故君以自識多嘉禎由處士而交薦兄乃姬公
材藝尼父多能前民利用智巧淹通思入風雲技
奪化工編譜受樂飲水棃巴噀酒止烘李梵曆究
三統王早法精九宮黃泓以信識而歸於晉始智
藏以診脈而順於脊終李光則盐人推有晉籍張
騏因集書貴陟中丞吳遵世易林百卷信都芳算

法五宗景業能卜物進顯祖許遜善相交權神武
劉孝孫極數問堯盧太翼圖謀避暑李淳雲門遇
仙奚罪松烟行謁高正臣鐵棱霞之砥邢和璞隱
瀛海之游歌投百中王白白出機杼討論本草劉
翰獨循規矩劉完素悟超醉酒之仙杯張元素術
精鑿心之大斧李東垣十書最名任君謀四藝咸
通李慶嗣和米療疫李息齋畫竹研精趙世英承
家之星曆田景延絕世之丹青藝元塑像古粹劉
冠印手神異劉子台占唐山之一絕趙得秀作林
慮之三戲古者賓旅有典寓公通傳風攬德輝高

山大川燕趙千里詎緊無賢豫讓名橋於隆端仲
連辭爵於邯鄲無忌受鄗城之湯沐荊軻泣易水
之衣冠馬嚴聚族於鉅下趙岐匿影於河間關羽
遇主於涿郡應劭託跡於幽燕陳琳代袁紹之檄
劉楨賦黎陽之山趙至易名而占遼西之戶王猛
鬻畚而居魏博之邊王憲達道武於高邑范晷受
徵聘於清河張燕公愛抱陽而築室王義方客魏
郡而行歌家鉉翁改館瀛海孔汝器遠奔鄚坡郝
經設泯於保塞李椅卜居於滹沱蘇頌大儒元氏
懸弧沈鍊直諫譴謫葦狐漈甘泉垂絳紗於濡水

李卓吾封窀窆於潞渠它如木杯錫杖玉石丹臺
紫氣西迴青進東來教演中土爾冶瓊材幽燕瀛
冀本本支分二氏現行真源聖脈爰有甘需能邀
金母漢有玄俗怕餐雲母癸高乘赤鯉而過涿流
鮑靚煮白石而度嬰姬甘始訪南海之金邦姑嫁
東海之嫡佛圖澄示幻於邢州爲犍川煉藥於唐
阜讀經熙石芝道生本鉅鹿之籍羽化吐煙寇謙
之寶昌平之客梵志剖檎瘿之兒玄奘泛木匣之
厄寶公坐臥乎石屋靜琬茶毘於香樹薛頤築紫
府於九變師正占清泉於嵩谷呂岩受枕於邯鄲

張果策衛於恒麓一行定八百歲之曆慧能傳
五六祖之燈錄洞元羽化於紫雲薛昌身輕於商
陸俞壽瓊絕粒而回風鄺希誠揮毫而致樹鄧隱
峰倒化炫奇邱處機葉屣徉怒普貞賣藥石垣分
身劉商服术許碏醉吟羅喬自觀行璧守千欲衣
示人崇術屍解駭俗懷丙技巧絕倫田志亨馴虎
表異劉道秀送喬驚犀蕭淨興化崔入婁梅志仙
從梢出神蔡湛然賜名江月邱處機封號長春海
上老人煮石賑饑東峰長老索黍給鄰劉海蟾解
組入道攜無為泛海尋真病虎運籌於帷幄鐵牌

驅神於雷雹唐老姑投大茂之石崖尹蓬頭騎闢
西之鐵鶴楊燧術竟脫棺郝姑雲來扶耶江水一
天秋王曰銓見道之作長空一月圓宋善若了性
之學懿碩岸騎箕降嶽天不愛道與華挺寶地庸
愛寶鉅星稍而細土麗式山搜而澤討徵之屬兮
黍稷離離菜別三色秫分二宜稻尚石塘之粲麥
多金王之秫回鶻之豌甘可作餈芒角之牟融廼
為飴薏苡味侔乎百粵巨勝香奪乎五芝蔬之屬
兮香芹信是楚葵遂州之黃芽切肪勞玉東垣之
青韭露種霜肥春不老琅玕輸碧草石蠶甘露比

滋蒡藍去莖而取柢薑香小粒而繁枝蟸吾之土
芋曰豆銀山之樹耳曰羅天花為茵類之貴金針
亦萱草之歧木蘭可藥而可染水蘋代菱而代梨
花之屬則牡丹芍藥種分洛畦秋海棠喜陰而畏
曬北茉莉葩熳而子垂金粟更名鶯粟翠蝶別字
翠眉果之屬兮曾誇瀛海之梨錦棠垂盧龍之野
香水發洛河之湄易水之桃區耶山之柿奇蘋婆
色香味俱絕菓瓜方圓銳不齊木之屬則松栢檜
檜楞槐桑榆楊柳桐梓榿樺椴檀苦櫧留盟枸橘
綿雞冬青摺芴山櫃扃棋櫻杞垂絲𠊓靈和之濯

濯箕篙篁箕苑淇水之猗猗草之屬則豔稱佛土
之戀題馬鞭何策雀瓢誰攜酸漿原名絳囊醫記
隱若熙燕吉祥慎火能珠虎鬚藏星宜男箭頭鈴
兒觀音色碧女羅綠披藥之屬則靈石皓皓葛根
旋旋南星夏結地膚秋稜五味為五行之粹百合
因百瓣而締讀書須飼遠志代茗或潑蒺藜劉寄
奴蛇知療創禹餘糧石可救饑白頭蒼耳靈房兔
絲蔾蘆貫若丹參靈脂天花澱粉地骨皺皮商陸
秦艽馬鳥牛膝慈慈天精鹿竹羊躑躅蜻生桑者
最奇乳鐘石者稀夏枯草葶藶之類夜明沙蝙蝠

之遺芫荽俗呼茜母符黃直足蒲槌彙山川之品
味古未殫於黃岐厥有眾產兮復雜進而交馳不
灰之木鼓鼓莫欺上水之石漢漢倒嘶房山之土
五色馬峪之煤萬輸斑石壓點蒼之版橡斗烏太
素之緇百貨之屬利用不貲屯絹澄織而勒棉布
斗文日麗桑楮傳蒙恬之法松煙以奚鼐為師菱
花開易陽之市翠濤貝逍欄之氊羽之屬則舒鳧
花鴨白鵝烏雞鴉鵲鵓鴣桑扈鷦鷯鵯鶋鳩鴿鳶
鴟鴞鶹鴒今戴勝鵪鶉鬼車啼血逃河鵜鶘斯
剖葦啄木鴛鴦鸕鷀鴛集澤水鷗逍叢茨鴟大如

鸑鷟鳴假鵝鴒衣翠羽鐵腳蟣犄鵂鶹鶚鴉鵙鴉
鶡鳩䳄莪載鳴於喈於潤毛之屬則燕代之駿趙
魏之聲駝騾非種尚駝異駿赤驊白雒閒色爲駹
犴貈貒獾猜覘獨狐犲狳貘猞犰狁狗貍田
鼠狐貉虎羆猨臂旋䖘麋角豬豬東郊之貔貅貙
中山之狼狂狂曰豵曰豝曰豣日豜負豸趨下賁
雨中豹䶂鼫穴壁松鼠轉枝鱗之屬則鯉鯽鯿鱧
鯖鰷鮎鰓鯊銀藻鯽鮥鮒鱣鱅游𥩟之玉尺狹如
鰟鮍白洋之石塹小若鯢鯿介之屬則黿鼉龜鼈
蛤蚌螺蜊蚶蚬蛃蚵螯螃蟛蜞蝦之屬則𧕽老三

眠蝦兮四柄蝦蟇以蟬聲別字蟋蟀因促織登詩
蛺蝶可入滕王之繪蜉蝣亦紀傳咸之辭金鐘夜
鬥蟈蟈馬夕嘶蟋蟀結塞蟪蛄成歸馬陸百足牛螺
一蠷蟲蠡百子螺蠃異兒蟬食神仙之字蛛吐經
緯之絲水秀才非同河蟹紅娘子郎是梯鷄蝶蚖
蝘蜓蚱蜢蚰蜒螅蚯蚓蟋蟀螻蛄蛙蛤蟆蝌蚪蛙
螢蚨蚜田雞壁虎蜻蜓蛾飛蛾撲燈旋蝸篆蘚
窮山澤與水隰蠢動萬類而千殊也猗歟
皇哉余覽玉燭兮亦與黃鶴閟閣兮山峽水澳
飛楔徘徊兮出小塘蝨翻刷停驂兮名關篋篋千
霄凌漢兮閣館接乎宮闕納秸納棗兮闕闕而乎
蔀屋廼有玉壘金埒奔岫漢碣彌地洞天梵林實
開洸洸兮虎豹當關閌閌兮飛彤建節陘險㧾而
水舶艦城紛歌而楚杪榆有香芹潔藻之鄉校無
金羈碧雞之邪巫瞑不吝乎雲漢溢不沸乎天吳
且而耀珍貯錯熛紈爽縷轡騏策驅牽盧引猎蠟
嘴然翔集北之江南韡韡然信士美而郊樂式可
奠衆以宅乜無矜背邙而面洛必也堯文思舜允
蔣禹祇台湯日躋文武成康作求於本支瞿瞿乎
遵漢文之恭儉忱忱乎軼貞觀之弘遠翼翼乎天

鑒在茲恤恤乎下民卒癉好學勤乙夜之披察遍
愼緩衣之選宅如雉頭焚裘羊灸輟饈露臺惜費
東都罷遊止輦可受折檻莫修誠懿碑之方駕斯
榮德之殷流蓋觀變龍秉鈞俊乂充位庶績其凝
六府允治得賢換頌聚星啓瑞又何有於麒麟生
鳳凰鳴屈軼前含嘉甘露降芝草榮雨暘時若
黍稷豐穰萬髮之叟里戲仁心之童諸福之
物畢至可致之祥洽興也乎延將麟膏西獻鳳髓
東爲日南貢昭涼不夜之班漠北輸奔霄追電之
騄騂教訖於貛齒雕題王享會乎堯封禹甸於戲

天眷
帝顧寵錫版宇哉建邦設都陳殷罡輔哉奏假懷柔宰割
包舉哉欽慈
勳華謨烈之郅隆聿爲天地神人之宗主哉

保陽賑濟賦　倪象愷

維我
皇御宇之二年兮歲支干以丁巳荷覆載之無私兮欣
恩膏其廣布既不冒於震旦兮尤渠利於輦轂視乃積
而乃倉兮祇滿車而滿篝忽陰陽之偶愆兮壓
聖人之睿慮詔庸租之蠲除兮截南漕以施濟開太倉之

天庾兮用平糶而撫字或借籽以播種兮登
恩於岡替
宮保承宣以沛澤兮命守吏而稱助保陽爲三輔首
郡兮迫綢繆乎未雨予愧守夫此邦兮膺大任其
茲懼時季夏之將杪兮沿村疇而身赴恐流離之
失所兮緣比戶焉歷數減騎從以巡行兮先清苑
而調護遍窮簷而噢咻兮曾不改乎此度辭郎嵯
其聳秀兮周雞水之灌注越一宿而晨興兮又滿
城之跋涉惟農服乎先疇兮十原食夫舊德五侯
之雉堞在望兮燕公之石穴堪接唯慰問之勤懇

兮忽完縣之在即緊二縣之暵乾兮幸未遭乎酷
烈得安堵而無恐兮免憂心之反側龍泉五穴之
瀰洄兮馬耳之雙峰劣削仰陝平之奇詭兮弔木
蘭之英烈自曲逆而南轉兮循唐縣之唐河屈恒
水而西注兮胡滋水之名訛由成玆而東顧兮溉
慶都之餘波堯母奇於誕降兮萃天地之太和由
中山而東南兮溯束鹿之滹沱紅草爲忠血之化
兮義奪祿山之妖麼剷或賑而或糶兮天降災之
無多又東爲博野之區兮黎庶環而聽令又東爲
蠡縣之境兮想博陵侯之重柄遡西南之大道兮

求祁州之故徑繇東北而覼覽兮歷高陽之綿亙
狷豬龍之爲患兮聞泙湃而心驚三河爲九河之
最兮更難制夫鯨鯢安得同鱣魚之驅兮比昌黎
之令名水一發而滔天兮彼波怒如雷轟岸崩塌
而漂沒兮又遑計夫深耕越濡水而雄縣兮居趙
北口之塹鎮地當北馬之衝突兮爲下河之巨浸
合沙磁唐而肆漁兮繞兀橋以角競望新城之多
艱兮加楊村河之合兮并況胡良與渾合兮由南里
而爭勝何濆滉之洶洶兮更漂流而饑饉亟捐賑
而恐後兮實萬民之待命羌西顧爲定興兮古督

亢之揚塵地於荷而坦平兮與皂邑之岐池白茫
陽而延蔓兮爲金遼之界分想刑趨之擊柝兮救
中原之痛瘝涉安肅而度路兮距白溝之水淵亦
漕渠之滿渤兮民爲魚之顚危惟美疏之甲天下
兮士大夫此味之不可不知量大小之災祲兮別
高下而分施歷容城而過安州兮宿新安而嚌咨
問容安新之仰食兮藉菽葦之紛披或臨流而擊
鮮兮收藍草而取資乃燒柴雜從之漫漫兮曾無
一之實忠葦鼠耗而靡遺兮魚不可而早市藍遂
水而泛蕩兮又何從而會萃傷忠祠之松雪兮悲

賢塚之薜荔踏板橋之殘月兮破郁藻之晚翠向
紫泉而垂釣兮望龍灣而湛濟悵容與而躊躇兮
犀未盡乎撫字察農野之流瑧兮循歸途而少憩
越十五日而往販兮竭焦勞而況痒至秋冬而平
羅兮寓軫恤之深意唯
聖德爲不朽兮又上官之一視予小臣曾何能兮供奔走
之位置學監門之繪圖兮歌春陵而遣下或計口
而授食兮或按戶而分借或極溺而袵席兮或成
險於桑柘或破涕而爲笑兮或無年而多稼或孤
嫠之待訪兮或苦節之搜及或麟鳳之網羅兮或
狐鼠之斂跡或遷善而改過兮或竟淑而別慝或
豐亨之漸致兮或風俗之宜表凡此十七州之周
流兮總事事縈迴於懷抱憶賈輔之萬卷樓兮問
郝經之祀何存望郭隗之金臺兮濟尚子之河津
慨晏嬰之興發兮傷智伯之艱辛思叱馭之九折
兮更陽城之可親慕樂羊之高風兮欽二程之先
人想韓魏之功名兮嘹延昭之城闉讀道元之水
經兮痛甘羅之石碣傷楊令公之戰功兮嘆劉孝
子之無稱王陵之賢母如昨兮孟姜之貞女常新

要以由本計而推及兮用教養夫斯民方思職之
不克修兮敢曰無愧守土之臣乃拜首稽首而爲
之歌曰地寄憑翊兮京兆之隣
右蕩蕩兮膏澤頻頻制府宣布兮手畫口詢萬民咸
[illegible]被兮歡頌
一人暨予奉令矢愼矢勤從此千秋萬載兮遍大地之
陽春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十六藝文賦十八

詩　歌行

（古）

臨河歌 水經注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

秋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

河激歌 列女傳曰女娟者趙河津女也簡子南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娟懼持楫走前曰願以微軀易父死簡子遂釋之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拳操楫而請簡子遂與渡中流發河激之歌簡子歸納為夫人

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冒冥冥禱求福兮醉

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

鼓琴歌 史記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

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

易水歌 史記荊軻將發太子丹及賓客送之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漢）

武帝瓠子歌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迫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迴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

鮑司隸歌

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漁陽太守張堪君歌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獻帝初童謠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

陌上桑 古今注羅敷邯鄲女子也採桑陌上趙王見而悅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焉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繫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為下裙紫綺

爲上禳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劒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盈盈

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碣石篇　曹　操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雞晨鳴鴻鴈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籟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三國魏

文帝燕歌行

秋風蕭瑟天氣凉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

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晉

燕歌行　陸　機

四時代序逝不追寒風習習落葉飛蟋蟀在堂露盈墀念君客遊常苦悲君何緬然久不歸賤妾悠悠心無違白日旣沒明燈輝夜禽赴林匹鳥棲雙鳩關關宿河湄憂來感物涕不晞非君之念思爲誰別日何早會何遲

晉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婦　謝朓
生平宮閣裏出入侍丹墀開笥方羅縠窺鏡比蛾
眉初別意未解去久日生悲顦顇不自識嬌羞餘
故姿夢中忽彷彿猶言承燕私
邯鄲行　陸厥
趙女擫鳴琴邯鄲紛躧步長袖曳三街兼金輕一
顧有美獨臨風佳人在遐路相思欲褰衽叢臺日
已暮
梁
武帝邯鄲歌

回顧霸陵上北指邯鄲道短衣妾不傷南山爲君
老
元帝燕歌行
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
如錦玄菟城前月似蛾如何此時別夫壻金羈翠
眊往交河還聞入漢去燕營怨妾愁心百恨生漫
漫悠悠天未曉遙遙夜夜聽寒更自從異縣同心
別偏恨同時成異節横波滿臉萬行啼翠眉暫斂
千重結並海連天合不開那堪春日上春臺乍見
遠舟如落葉復看遙舸似行杯沙汀夜鶴嘯羈雌
妾心無趣離翻嗟漢使音塵斷空傷賤妾燕
南陲
趙瑟曲　沈約
邯鄲奇弄出文梓縈弦急調切流徵玄鶴徘徊白
雲起白雲起鬱披香離復合曲未央
燕歌行　蕭子顯
風光遲舞出青蘋蘭條翠鳥鳴發春洛陽梨花落
如雪河邊細草細如茵桐生井底葉交枝今看無
端雙燕離五重飛樓入河漢九華閣道暗清池遙
看白馬津上吏傳道黃龍征戍兒明月金波徒照

妾浮雲玉葉君不知思君昔去柳依依至今八月
避暑歸明珠蠶繭勉登機鬱金香藥暗香衣洛陽
城頭雞欲鳴丞相府中烏未飛夜夢征人縫狐貉
私憐織婦裁錦緋吳刀鄭綿絡寒閨夜被薄芳年
海上水中鳧日暮寒夜空城雀
鉅鹿公主歌辭　三曲
官家出遊雷大鼓細乘犢車開後戶
車前女子年十五手彈琵琶玉節舞
鉅鹿公主殿照女皇帝陛下萬幾主
幽州馬客吟歌辭　五曲

快馬常苦瘦勦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
人
熒熒帳中燭燭滅不久停盛時不作樂春花不重
生
南山自言高只與北山齊女兒自言好故入郎君
懷
郎著紫褲褶女著彩裌裙男女共燕遊黃花生後
園
黃花鬱金色綠蛇銜珠丹辭謝牀上女還我十指
環

陳

羅敷行 顧野生

東隅麗春日南陌採桑時樓中結梳罷提籠侯早
期風輕鶯韻緩露灑落花遲五馬光長陌千騎絡
青絲使君徒遣信賤妾畏蠶饑

北魏

羅敷行 高允

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羅敷巧笑每回盼鬢髮復凝
膚脚著花紋履耳穿明月珠頭作墮馬髻倒枕象
牙梳姌姌善趨走襜襜曳長裾王侯爲之顧駟馬
自鄭郾

北周

燕歌行 王褒

初春麗景鶯欲嬌桃花流水沒河橋薔薇花開百
重葉楊柳拂地數千條隴西將軍號都護樓蘭校
尉稱嫖姚自從昔別春燕分經年一去不相聞無
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漠北薊城雲淮南桂中明月
影流黃機上織成文充國行軍屢築營陽史討寇
陷平城城下風多能却陣沙中雪淺詎停兵屬國
小婦猶年少羽林輕騎數征行遥聞陌頭採桑曲

猶勝邊地哀笳聲哀笳向暮使人泣長望閨中空
佇立桃花落地杏花舒桐生井底寒葉疎試爲來
看上林鴈應有遥寄隴頭書

木蘭詞 無名氏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
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
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
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
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
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

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鐵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勛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窻理雲鬢挂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

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唐

太宗飲馬長城窟行

塞外悲風切交河冰已結瀚海百重波陰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層巒引高節悠悠卷旆旌飲馬出長城寒沙迷騎迹朔吹斷邊聲胡塵清玉塞羌笛韻金鉦絕漠干戈戢車徒振原隰都尉反龍堆將軍旋馬邑揚麾氛霧靜紀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靈臺凱歌入

邯鄲客舍歌　岑參

客從長安來驅馬邯鄲道傷心叢臺下一旦生蔓草客舍門臨漳水邊垂楊下繫釣魚船邯鄲女兒夜沽酒對客挑燈誇數錢酩酊醉時月正午一曲長歌壚上眠

燕歌行　陶翰

請君留楚調聽我吟燕歌家在遼水頭邊風意氣多出身為漢將正直戎未和雪中凌天山冰上度交河大小百餘戰封侯竟蹉跎歸來灞陵下故舊無相過雄劍委塵匣空門唯雀羅玉簪還趙妹瑤

瑟付齊娥昔日不為樂時哉今奈何

邯鄲南亭歌　李白

歌妓燕趙兒魏妹弄明絲粉色艷白彩舞袖拂花枝把酒顧美人請歌邯鄲詞清箏何繚繞度曲綠雲垂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坐客三千人於今知有誰我輩不作樂但為後代悲

燕歌行　高適

開元十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

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恒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風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何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邯鄲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西遊俠子自言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數處報讎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常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邯鄲少年行　鄭錫

霞鞍金口騮豹袖紫貂裘家住叢臺下門前漳水流喚人呈楚舞借客試吳鉤見說秦兵至甘心赴

國朝

宋

咏韓魏公閱古堂　富弼

朔方之兵勁于九土尤勁而要粤惟定武兵勁在馭用則熊虎失馭而功驕不可舉曰保曰貝閉壁連阻武爵斯守束手就擒皇帝曰噫汝武曷取有敵必革以儒于換公來帥定始以威怒有兵桿橫一用于斧連營憚之膽栗股慄既懼而教如脂如乳以刺以射以鉦以鼓無一不若師師旅旅列城自刺靡不和附陰沴爲梗降此大雨大河破溲在河之滸民被墊昏田入污萊流離蕩析不得其所公熙曰吁予敢寧處延大招來乃大保聚乃營帛粟寒衣饑茹民歸而安水下孰禦羸弱死生由公復慮以義曰仁震蕩春煦合和蒸天天順以序公境獨稔麥麥黍黍公俗獨樂夫耕婦杼人雖曰康公亦奚豫詞此一方以與兵具務劇任重務古人務人皆謂公與古爲伍公文化民公武禦侮何思古人公不自許遂擇奇將繪于堂宇列其行事指掌可數前有古人在我門戶後有來者依我墻堵斯堂勿壞有堂有故堂之不存來者何覿巍乎煥

乎千載是矩

燕臺歌　司馬光

萬古蒼茫空感歎燕臺賢客姓名誰君看碣石宮中草寧似昭王擁篲時

叢臺歌　賀鑄

累土三百尺流光一千年人生物數不相待摧頹故址秋風前武靈舊壠今安在禿樹無陰困樵采玉簫金鏡未銷沉幾見耕夫到城賣君不聞叢臺全盛時綺羅城市遊春輝一從珮璫閉荒草蕭散行雲無復歸招魂想像風流在晴華露蔓猶依稀

縈紆棘遶撩人衣禾黍晚成狐貉肥層簷壁瓦碎平地夢作鴛鴦相伴飛登臨弔古將語誰城郭人民今是非指君看取故時物南有滿流西翠微彷彿華表不忍去豈獨遼東丁令威

元

燕歌行　劉因

薊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歌在何處盤鬱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邱遥相連風雨黯嵯峩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管樂道義無邱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曲中哀思多

滹沱流澌行　王惲

王郎何人著柘黃欲與赤伏爭翱翔漢炎中斷天復熾肘後頑石胡爲光蕭王揮戈指幽薊戰血滿野風塵蒼蒼兵返得市人嗛當時南馳亦蒼皇薊縱城東滹水長北風烈烈天雨霜前驅候騎兩失色河雖流澌無可航兔肩麥飯未下咽大冰橫合堅於梁古稱王者既不死淮陵一言殆天使赤龍已渡凌四開白魚躍舟未適此壇亭王氣如水清

妖彗掃邯鄲死灰耳彼蒼有意開真主固令若輩先驅處君看隴蜀跋健者一旦等蛙終漢虜王郎區區安足數蒼茫此日龍華渡漢漠野煙生綠樹留在長河閱世人萬古朝宗浩東騖

發皇道中　元好問

去時唐山道望絕鵲山背今朝西北看奇峯益可愛蒼茫失屏翳解駮見紫帶浮雲自來去盡巧爭變壞吳妝入小鬟隱隱拂殘黛城隅靜女人不知擁髻顰眉如有待太行橫截九州半坐中山色古今在烟埋雨没今幾時殆天所藏予發之郭熙未

足語平遠草寫無有韋郎詩

居庸關　　揭傒斯

昔聞居庸南今出居庸北嚴巒爭吞吐風水清且滂滂迤數十里曲折殊未息關門前向當天關馬如流星車如雷花雖一鳴關吏起列宿慘淡雲徘徊山盤盤石回回山如龍石如虎龍怒欲騰虎欲舞太行餘勢猶如許昔不容單車今馬列什伍聖人有道關門開關門開處千萬古

咏孔巢父辭　　楊維禎

孔巢父竹溪流竹溪之水可飲牛胡爲去干肉食謀孔巢父盍歸來平生若無專對才魏州屬虎幸虎蹲河中捋虎須虎頰孔巢父不歸去千年東海迷煙霧釣竿空負珊瑚樹

孔巢父唐隱者潭州觀察果如柴御史大夫真禍府江淮蛇河北虎兩度奇兜迷網罟危機終蹈河中鼇孔巢父何不早掉竹溪頭竹溪溪邊來飲牛會看巢父齊許由

登崇文閣歌　　陳璉

巍巍乎高哉崇文之閣兮吾不知其幾百尺突兀直倚蒼冥中雕簷高飛近曉日瓊牕洞啓來清風

前瞻兮帝闕下顧兮辟雍京畿鬱兮千里五雲近兮九重太行西來兮迤邐居庸北拱兮龍從峯巒遠近其環峙削出彩氣金芙蓉是中奇勝甲天下何况此地名儒宗圖書浩瀚紛莫數文光夜吐猶晴虹漢家天祿不可以復見幸喜斯閣之高崇値校文之多暇日從倚而從容愛扶輿磅礴之奇秀兮呼吸盡使[illegible]心胸闊于笑拍飛鳥上豪氣不減陳元龍俯視十二[illegible]車馬塵濛濛欲招太白老更約東坡翁葡萄酒傾瑪瑙甕日醉三百玻璃鍾人間亦自有勝境何必飛度扶桑東

明

涿州行　　楊士奇

四郊茫茫沙草白青山迢迢亘西北涿州百里近都門北來南去無晨昏道邊郵亭連古堠時平不置官軍守土墻茅屋盡耕屯半插青帘賣新酒伐石爲碑記古人淒凉遺刻百年存摩挲二數憶盛德路人爲指樓桑村

易水行　　李東陽

田光刎頭如拔毛於期血射秦雲高道傍灑淚沾白袍易水日落風悲號督亢圖窮見寶刀秦皇繞

殿嗥且逃力脫虎口爭秋毫荆卿倚柱笑不跳身
就斧鑕甘腰膂報韓有客氣益豪十日大索徒爲
勞荆卿荆卿嗟爾曹

石鼓歌　李東陽

昔聞石鼓在太學鼓形穹窿石犖嵓磬年釋稱隨
班行未識研覃與揚搉始官翰林歲分獻晚以代
祀觀尤數我思古人不可見健筆雄詞兩超卓宣
王蒐烈繼成康況有文章存古朴是時風俗益渾
灝其臣拜誦俱堅確勒功太廟告中興誦武岐陽
猶獵較於時旋凱奏鐃歌於時颺言播聲樂靈祇

地不愛圖書列石天然謝雕琢垂垂股折屋漏痕
隱隱昏星露芒角初如淮徐振師旅壯士當場鳴
劍槊又如中甫端冠紳擯相聯揖舞干羽年深歲
長世運改誰向鴻荒究緜邈劉以從無此文直
與混沌分清濁驟看筆勢奇風骨細剔苔痕認斑
駁原拋野擲墮榛莒冬經雪霜夏水雹疑隳大鼎
存銘識似毀明堂露榱桷當時十鼓一爲臼猶幸
農家事舂簸愛惜應勞神護訶搜尋不厭山磽确
暗中摸索本可知辨口尙煩涂楚璞聖朝天子方
好儒森列戟門護重扃聞之興歎見興敬以手摩

挲防擊撲我生學篆希前蹤下視俗書羞齪齷家
藏魯本出棃棗楷墨輕虛不盈握行年七十始研
求老臂支撐目昏眊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消埃
稗海嶽太原宋生生好奇鐵筆爲予親刻斲吁嗟
往者不復還庶免方來盡漫剝請從祭酒告諸生
誦此衣冠日薰濯

邯鄲行　石珤

邯鄲女兒來二十堂下理箏堂上食梅魂清徹藕
絲柔舞罷花枝困無力羅幃繡幕春復春可憐白
髮沸風塵陌上幾逢朱服客花前誰是錦袍人人

生有命多不偶不獨西池浦與柳李廣不侯馮衍
貧文姬流落明妃朽傷心萬事難具論積恨煙綿
春草痕

觀石鼓歌　何景明

我來太學謁孔廟下觀戟門石鼓陳之罘詛楚已
埋沒此石照耀垂千春苔昏蘚澁讀難下蟲彤鳥
剝細不分古書詰曲蛟龍隱石氣慘澹烟霧紛周
王功勲史籕筆數石納落岐陽濱中興氣象豈復
覩大篆意格誰曾聞先秦文字稍近古兩漢摹榻
多失眞六朝以來尙隸麗鍾王往往稱通神唐虞

宋軾遊歌歎長篇險韻何悲辛大觀之間入於國
君王好藝崇斯文高駝巨艦遠載致金塡玉嵌傳
相珍靖康乘輿忽播蕩保和玩物隨烟塵神驅鬼
守散復聚玉寶豈得空沉淪文皇北來定燕鼎不
置太廟留成均博士無煩上書請書生願得親講
詢虛廊素壁安置穩大廈長檐覆蓋新不隨鍾鼎
怨磨滅已與琬琰爭嶙峋平生博覽愛古跡世上
墨本徒紛紜此辭殘闕歲已久尚覺隻字輕千緡
璧池日月動華袞奎閣星斗羅貞珉嗚呼孔廟在
萬世此石與廟長無湮

石鼓殘文歌　　王維楨

我聞宣王石鼓史籀筆文辭簡質字銛利歲久剝
落摹搨昏讀字不得讀其意我登汪君堂見此倍
惆悵斷斷續續半形畫中與有蹟隨彫衰於乎文
武成康忽焉没兮小雅盡廢鼎淪泥東都天子講
田事吉日堂堂聞鼓鼙岐山之陽廣且夷馬同車
騤徒衆馳名從自辟修舊典參伍齊足煇有儀難
蕭悠悠天風吹一聲振岡山獵披汧水汚水魚濔
濔天子之所網羅施徹畢從臣奏武成爰請鑿石
勒斯銘豈徒百辟匪舒以從要令千載知功名人言

禽荒古有誡彼美宣王罔攸解獵犹內侵猃荊侮
我武不揚我室壞安得與君蒐遺編叅訂闕文稗
完全三代一字一事傳豈爲區區點畫論精研

碣石篇　　李攀龍

碣石中怒滄海北倚元氣吐飲若偃若起長風相
薄跳波千里懸流曾顚天漢外紀地軸高標轂轉
白日與齊俱入與汨俱出

登邯鄲叢臺有感作叢臺行　　王世貞

邯鄲叢臺已非舊請說邯鄲舊時有吳家倩女芳
年榮和氏連城月初剖臺上奏伎邯鄲姬臺下拔
刃邯鄲兒銜將恩去身俱賤報得讎來主不知君

莫謂平原好公子三千去後應無幾堂中客傍信
陵門軍前士死長平壘叢臺不盡更檀臺回首豪
華安在哉自是魯連東海蹈千秋白日殊蓬萊

觀太學石鼓文歌　　沈一貫

我吟車攻詩中語感慨中興周尚武湯湯不禁汚
水流簡衆安車居可睹西東王迹令人嗟千載蹉
跎傳石鼓雪壓霜侵野火燎牛羊觝觸礪斤斧窮
荒一鼓更流遷作臼田家舂禾黍不知爲雅復爲
風刪後十章歸廟宇腐澤半亡神骨居剜剔不淨

苔蘚古世間小篆隸八分如子如孫從此相憶昔
先王開明堂蒐乘岐陽集羣組獻禽作頌勒成功
日惟丙申吉庚午一時勝事絕古今于史燕然安
足數蓬蓬辟廱鼓所都鍾鼎盤彝此而五方今中
興之明主有臣兆獻狄與虎南平鬼方北平魯弓
矢載橐列于羽石鼓爲我罷前部

石鼓歌　　蒲其昌

世間相傳墨藪書五十六種名目爾中有岐陽石
鼓跡籀文千載存風規周道中興宣威武五年巡
狩修上儀朱芾赤舄蹕苑狩告廟逐鐫金石辭狀

如天上落星石剖劃混濁光陸離雅頌之間格韻
古尊彝竝列欵識施千年枯石經蟲篆百丈斷崖
蟠蛟螭務光初穎創難曰神禹手鑿岣嶁時數行
剝落不成字仲尼刪後賞者誰嗟嗟秦人埽王迹
儒者六藝皆凌夷隸文一起籀文廢俗趨簡便真
辯丈鄒嶧之眾俄嶽滅陽冰猶自尊相斯御呵鬼
護石鼓在三代典刑良可推吾聞吏部希古道一
代山斗稱宗師綺靡餘習混雅正眼看槌碎淮西
碑以茲感慨叩石鼓稞如三揖殷謹悲寄言同學
鴻都子共挽文章八代衰

古蹟齋雲麾將軍斷碑歌　　李言恭

蒼頡史籀不可起蝌蚪鳥跡今已矣書苑千載尊
鍾王乃有北海接其軌秀勁首推雲麾碑當年落
筆風雨隨何人擊斷成柱礎神物終爲造化私歲
葳委置荊榛裏瓦礫冰霜竟誰視數字模糊苔蘚
封雙螭斷缺斤斧毀吾儕好古有李侯忽焉搜致
如琳璆一朝置向高齋壁拂拭光芒動斗牛李侯
邀我把酒看同日高堂氣自寒人生屈伸亦猶此
屈於不知伸知已

渡易水歌　　王衡

易水春激激白沙飛相漾我爲踟蹰悵不進股間
劍吼雙雌雄憶昔荊軻從此去送客如煙不回顧
大風立眼吹向人人面稜稜髮爲怒當時漸離擊
筑聲正悲燕丹跪捧金屈巵手提將軍髑髏去血
飲匕首紅絲絲可憐秦庭輕一擲探鉛更笑盲而
癡市中酒徒但醉死枉我歌泣空相持

報國寺松歌　　劉侗

報國寺松高於人引臂旁行遠作摩空意何年識
得空理倒東撑西打皆空也無異時時掣臂却復
舒兩松欲語相領如將至日月照影舞態飄風雨

不休鼓聲患別立雨松嵯峨千丈高自恨格卑膽
薄歛狂肆跟蹌松邊趨不前一一詩人絕詩思仰
觀俯視但一驚遲而又久生爱畏我家楚山逢松
旨枝幹以根爲義類上窮蒼天下畢黃泉厥初志
或觸頑石折而横行地枝上擧之汞其侍不然空
際何引避小枝交又此因耳因聽梵音結梵字

觀滹河一帶奇壁歌　于奕正

水勢蕩山山忽裂捲土成濤飛赤雪夾岸高峯意
未降突生怪石磨奔瀧嘈吰殷殷震山起山頭草
木思他徙水難舟楫山難梁斫山成路路生銼趾

行相錯無堅步跳波拂面驚則顧水打沙摩石面
頑廢蝶山漘址亦漘蒼黃老碧天地色豈有風雨
敢刻蝕壁中側入天光小石氣不平山不了

勸門田家歌　失名

我有數株桑堪爲父母裳我有一樽酒堪爲父母
壽我桑恐易凋我酒不常有今年幸減租杯來莫
停手

本朝

邯鄲行　申涵光

西風吹落葉颯颯邯鄲道邯鄲流大後人家生白
草我聞邯鄲全盛時朱樓銀燭光坑璃趙女臨窗
調寶瑟樓前走馬黃金羈即今富貴皆安在惟有
西山青不改不見遊俠子白日報讐飲都市亦不
見壚邊娼華桂鳳髻明月璫舊城寥落荆榛裏樓
臺粉黛皆茫茫城邊過客飛黃土城上憑臨日正
午照眉池畔落寒鴉不信此地曾歌舞探轂沙邱
去不廻霸圖消歇更堪哀邯鄲之人思舊德至今
猶上武靈臺

易水歌　熊賜履

易水寒金臺頹可憐燕市舊酒徒白眼掀髯頻擊

筑

枯松行　張英

慈仁古松樹蒼老不記年高下近十株爲態各自
妍中有雙龍鱗蟠曲香臺前松頂近可摩高枝纔
覆肩屈彼百尺勢空階恣蜿蜒横側益奇絕影若
蛟螭眠濤聲走平地雙樹撑如拳似此蒼勁質止
宜空山巔藉以一片石濯以清淺泉譟譟響絕塵
垂手指列僊何將故山態老卻車塵邊横遭厮養
辱强索冠蓋憐冠蓋那復顧日落生寒煙一夕風
雨過萎黃何忽焉衆松失顏色臺殿增寂然惜彼

歲霜姿違隨尋丹還吾子勿復歎物各全其天

慈仁松下對酒歌　　張英

長安八月天氣清千門九陌秋盈盈弟兄相將十五人齊驅馬首過春明春明門外紅塵起共向慈仁寺裏行璀璨雜奇百寶集遊人遊女傾都城鈿車來往如流水花驄騕褭嘶且驚吾儕只坐長松下秋風颯颯聞松聲須臾燕市暮樓散冰輪垂向松枝生松枝影落空壇上龍蟠蛟怒何縱橫有客壺觴醉諸子石欄松畔飛兕觥倚徙徘飲諸松下一松一斗如長鯨天涯骨月兩珍重可憐俱是遊

子情京國風塵改顏色終朝逐逐如楸枰諸子孝威年最少猶恐異時相逢呼老倫今夕良會不易得浩歌莫惜樽頻傾吁嗟乎浩歌莫惜樽頻傾

馬蘭峪古松行　　張英

古松鐵幹蒼還赭虯蟠虎臥長城下遙看翠色起寒煙近訝蒼皮侵古苑碧雲一片低不飛松頂平鋪復塌把亂枝得復如有神奇姿勁挺誰能寫黃冠白髮不記年塞月邊風自瀟灑特標孤節凌窮冬更送清陰滌煩夏影閉荒城鶴不棲梢入空堂露常瀉落落恥與羣木儔所以悲幽人存中野羣雲

幹折為懸弓覆地枝殘因繫馬等閒夜半起濤聲關山誰是知音者

潴陽行　　王揆

襄國之潴陽土壤半燒确東北指大陸形如釜底落滏洺與百泉牛尾共雜鄉皆河名支條九派分水勢相犄角由來失故道疏濟罕方略旱則遏上流澇則為鄰壑於茲守土者往往望而卻吾見捧檄來夙夜尚不怍甲子當鞠凶春夏患流鑠麥苗盡槁枯溝澮胥乾涸人情向時雨過時雨更惡七月布陰霾延至九月朔連旬少日光狂霖恣噴薄決

堤奔怒濤誰能共挽縛野哭動村墟人牛都廢閣渺渺塔圪臺茫茫劉累泊皆村名塵土變江湖田廬沒渾濁自古厄堯湯一歲乃並作行將報兩災懼或干批駁愚民見催科無知易謠諑縣官處其間心神踏焦灼不敢罷徵輸何忍事敲朴寬猛總無濟此苦人未覺發賑傾倉儲施糜倒殘橐鳩鵠如堵牆千百聲嗚嗚叟嫗齊欷歔尪羸強跳躍有時類得兒一二相搏攫秋冬已如此三春命誰託百里斷炊烟何處食藜藿腐草漫充腸枯楊皮盡剝相與爭菜根輒欲試砍斲竭歷計指循僅足弭虜

掠老夫臥荒署父子共悲啼親朋話夜半搔首費
籌度太息民命輕忽苟
君恩渥賜蠲去年逋下令停追捉新糧三免一寬徵蒙
再酌萬戶蘇
皇仁不死便爲樂豈意夏秋交橫流甚於昨煙波接混
茫駭駭偪城郭乙丑七夕前十日大雨諸河汎溢哀此饑餓餘望
洋失魂魄呼天天不言人謀嘆力索有客謂吾兒
君才還盤錯清貧衆所知賠累將安著余曰公無
言壯子行幼學我民若少蘇爲用辭艱劇考成幸
無罪且亟求民瘼何以集丁徒隄防更疏瀹何以
格神靈賜侯勿肆虐士庶勉急公雨暘望時若

幽州馬客吟歌五曲　王貽上

蚪鬚鐵裲襠來往城闕東臂上黃鷂子腰底綠螭
驄
鷂子搖秋風一日三奮飛揄馬走千里脫轡不言
饑
相逢南山下載獵從兩狼共作幽州語齊醉胡姬
旁
鸊鵜持作絃羆皮持作鼓前行單廻歌後行彈脫
舞

三月慕容城枝棘齊發花有錢更打馬無錢作文
詠

井陘關歌　王貽上

廻星城邊落日黃西來氣欲無太行栢巖雙壁精
狡獪日成巳覺心清涼天公一夜送寒雨千疊萬
疊雲錦張丹崖翠壁窮萬狀瑰奇媚妙難具詳綠
蘿蕭蕭罥巾角石瀨颯颯沾衣裳峰迴徑絕不知
數谽谺倏見開中央戍樓旌竿滿雲直橫亘長城
項巨防冠山子城瞰窮漠噴壑巨瀑鬪雷硠登樓
顧盼豁胸臆四山雲氣爭飛揚蛇龍鬱律起眼底
散爲霖雨周八荒關南石勢更奇怪亦如突兀連
堂皇懸車束馬那可度行人緣棧如秋秧幽并澤

潞此天險飛鳥欲過愁翱翔
聖代即今罷烽燧空餘畫角吹嚴霜乃知地利未足恃
此關幾閱諸侯王

金魚池歌　曹爾堪

池邊風日足留賞曲水平堤暗萑蔣且駐巾車臥
綺疏啓扃拂簟楸枰響皎月樓開雲母屏商飈簾
動珊瑚網紺殿凌空講鐸鳴步虛聲杳星辰上飛
来烟沉道士爐落霞閃映銜人掌畫明金闕翠華

臨馳道清塵畀來往玳瑁遊魚罷画溪恍在江湖
蕩蘭漿名園不作金谷奢勝地差如輞川爽更喜
諸公同賦詩蘋騷痛飲良可師今朝美酒注深爵
明日殘花辭故枝仕宦京華得高會追歡勝景皆
恩私別後星河望渺渺將離贈遠遙相思更餘千
載悲秋淚滲鬓丹顴非曩時

王孝子歌　李光地

文安孝子二百年奕葉之孫宦中翰昨夜聞言歎
且唏今朝得閱前人傳父子歎然是性生亦緣慈
愛日相見世間孩匆失怙恃忘情絕憶更無筭孝

子心傷無根草鮮民之生死所願辭訪一去十年
餘周游何止天下半自古完名乞與人必令諸苦
皆填遍天公憐無退轉心指點路途出夢幻在昔
明初高皇時給諫侯公救父難彼父在謫身可除
難者生死無音信中葉風厲道殺衰莫將行遊當
朝廌事君不求孝子門使補負蝦老寢亂獨有神
明咸至德孫枝茂衍科名濟我曩承乏撫邦畿徂
來洄溯文安淀鞅掌未暇聽風謠愧不表彰誠靦
面雖無文采動法宮長歌庶作薄夫勸

濼水歌　李士模

濼水一何清喧豗日不止迴風噴雪過大荒度盤
穿巖數千里入關幾處抱嚴城形勢如弓復如矢
岸邊荒沙高接雲波底驚石紛若齒黯黮能令白
日寒天陰時有蛟龍起憶昔榆關正用兵旌旗白
羽亂縱橫萬舸平衝波上月清笳吹徹龍蠶驚物
換星移仍此水不改濤聲改戰壘兩兩沙鷗弄夕
陽落葉秋風傷遊子

玉女塘歌　黃叔璿

汪汪塘水清徹底照見貞魂此中委欲將巾幗扶
綱常何妨身命同敝屣齊眉偕老付空言良人化

去妾韶年韶年無復花枝映翡翠釵鈿塵破鏡霜
松雪竹表芬芳可使旁觀作話柄瀕池一旦起紅
巾落花飛絮徒酸辛肯令失足污玷手筑筑原是
未亡人高山巍巍石齒齒下有深潭難俯視榮辱
只分咫尺間那有片時容倚徙騰身一躍千丈強
驚波蹴起如銀滄軀雖不完節可保珠沉玉碎等
尋常蓉裳荷蓋文魚媵江妃水仙爭迎馮夷擊
鼓舞蛟龍伊人宛在水晶宮至今不宿鴛鴦鳥長
笛顯氣嘯悲風野夫指點欣稱道此事可容傳者
少炫服凝粧儀象新恐非玉女心所好歌謠願得

播人寰留得香名覺橋頭雲影天光常不染年年
惟有野棠殷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十七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十八

詩　五言古

（晉）

贈張華　何劭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秋風與節
俱俯流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瞻廣
武廬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
焉足摹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偕黃髮逍
遙綜琴書舉爵茂林下攜手共踟躕奚用遺形骸
忘筌在得魚

詠史　左思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旁無
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
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
若千鈞

荊軻詩　陶潛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
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黃陌慷慨送
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
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起淡

史225-501

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
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
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
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弔田疇　　陶潛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
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
其風生有高士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
百年中

唐

太宗北平

翠野駐戎軒盧龍轉征旆遙山麗如綺長流縈似
帶海氣百重樓岩松千丈蓋茲焉可遊賞何必襄
城外

軒轅臺　　陳子昂

北登薊邱望求古軒轅臺應龍已不見牧馬空黃
埃尙想廣成子遺跡白雲隈

薊邱覽古　　陳子昂

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邱陵盡喬木昭王安在
哉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

從征左輔闕喬公於幽燕謁鄒子祠

陳子昂

大運淪三代天人罕有規鄒子何寥廓漫說九瀛
垂興亡千載古今也則無推

燕太子詩　　陳子昂

秦王日無道太子怨亦深一聞田光義匕首贈千
金其事雖不立千載爲傷心

詠田光詩　　陳子昂

自古皆有死徇義良獨稀奈何燕太子尙作田光
疑伏劍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同臨津紀明府詠孤雁　　盧照鄰

三秋違北地萬里向南翔河洲花稍白關塞葉初
黃避繳風霜近懷書道路長水流疑箭動月照似
弓傷横天無有陣渡海不成行會刷能鳴羽還赴
上林鄉

觀海　　獨孤及

北登渤海島回首秦東門誰尸造物功鑿此天地
源澒洞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見天
地根白日自中出扶桑如可捫迢迢蓬萊峯想像
金臺存秦帝曾經此登臨冀飛翻揚旌百神會望

日尋仙奔徐福竟何成羨門徒空言惟見石橋足各
千里潮水痕

謁漢世祖廟　劉庭芝

春陵氣初發漸露背本傳列營百萬衆持國十八年運開朱旗後氣合赤符先宛城劍鳴匣昆陽鏑應弦猛獸血塗地巨人聲沸天長驅過北趙短兵出南燕太守迎門外王郎死道邊昇壇五成陌蕭拱千秋年朝廷方雀躍劍佩幾聯翩至德刑四海神儀翳九泉宗子行舊邑恭聞請廟篇君容穆而粹臣像儼猶賢攢木承危柱疎蘿挂朽椽祠庭來

乙鳥咏祭器網蟲絲憶古江山在惟新壁壘遷李徐今夜月長似舊時懸

遊羅敷潭　李白

行歌入谷口路盡無人躋攀崖度絕壑弄水尋迴溪雲從石上起客到花間迷淹留未盡興日落羣峯西

贈清漳明府姪聿　李白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器日爲蒼生憂小邑且割雞大刀佇烹牛雷聲動四境惠與清漳流絃歌咏唐堯脫落隱簪組心和得天真風俗猶太古牛羊散阡陌夜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舉邑樹桃李垂陰亦流芬河堤繞綠水桑柘連青雲趙女不冶容提籠昔成羣繰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訟息鳥下階高臥披道帙蒲鞭挂簷枝示恥無撲抶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逸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嘉政燕南播高名過客覽行謠因之誦德聲

鄴中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李白

妾本崇臺女揚眉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凋

歇一辭玉堦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魏郡別蘇少府因北遊　李白

魏都接燕趙美人誇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萬室喧歌鐘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洛陽蘇季子劍戟森詞鋒六印雖未佩軒車若飛龍黃金數百鎰白璧有幾雙散盡空掉臂高歌賦還邛落魄乃如此何人不相從遠別隔兩河雲山杳千重何時更杯酒再得論心胸

古風　李白

史225-503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
來奈何靑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
賢才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薊門　高適

幽州多騎射結髮重橫行一朝事將軍出入有聲
名紛紛獵秋草相向角弓鳴

泜清河　高適

淸川在城下沿泜多所宜同濟惬數公翫物欣良
時飄颻波上興燕婉舟中詞昔陟乃平原今來忽
漣漪東流達滄海西流延滹池雲樹共晦明井邑

相逶迤稍隨歸月帆若與沙鷗期漁父更留我前
潭水未滋

易水詩　賈島

荊軻重虛死烈節書前史我嘆方寸心誰論一時
事至今易水橋涼風兮蕭蕭易水流得盡荊卿名
不泯

題王少府堯山隱居　劉長卿

故人滄洲吏深與世情薄解印二十年委身在邱
壑買田楚山下妻子自耕鑿犨動心有營孤雲意
無着因收溪上釣遂拔林中酌對酒春日長山村

杏花各李主番陽令獨步建安作早晚休此宦隨
若永栖託

詠荊軻　柳宗元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爲虜千金奉短計匕首荊卿
趨窮年徇所欲兵勢見且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
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
開版圖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銳臨
事竟趑趄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按劍赫憑怒
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夷城芟七
族臺觀皆焚汚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

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
故多謬太史徵無且

守定州雨中寄六叔　杜牧

賤子本幽燕多爲儁賢侮待州荒僻中更值連江
雨一褐拚秋寒小窓倚竹塢濘醪氣色嚴皤腹餅
兕古酣酣天地覺悅悅稽劉伍但爲適性情豈是
藏鱗羽一世一爲朝朝朝醉中去

泰越人洞中詠　于鵠

扁鵲得仙處傳是西南峯年年山下人長見騎白
龍洞門黑無底日夜惟雷風濤齋將入時戴花恭

抱松石徑陰且寒地響如遠鐘似行山林外閒乘
巖壁蓮低礙吏俯身漸遠晝夜同時時白蝙蝠飛
入茅衣巾行久路轉窄前聞水淙淙但願逢一人
自得朝天窗

宋

邢故尚書虞部員外郎貶萊州司馬渤海高公
錫　　王禹偁

文自咸通後流散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艷
冶高公在桑徵濫觴誘學者自此遂彬彬不蕩亦
不野惜哉傷躁進竹首出閤下吾君登大寶兌澤

連霧灑均陽又淮陽移徙曾不暇遂無卒復命虛
偶支明化河洛得自新齋志入長夜人謂責太深
終於郡司馬

和聶之美雞澤官舍詩七首　　司馬光

明府學既優所聞今得施四境已澄清遐以書自
怡西齋幾黃卷治原俱在茲
百里有民耐古爲子男國有有愛物心稚老皆蒙
德爲身不爲人鄙哉何彰彈
孤樓雖不高足以矚四遠餉婦陌頭歸田夫桑陰
飯傷吏省追胥勿令農事晚

紫紫夕風遒滾滾朝露晨啅雀晨寒枝宿聲依敗
柴渺然秋興長坐與江湖接
驛道苦車馬田廬悲斧斤誰栽官舍前老朽完天
與所願明府心庇樹如庇人
村落烟欲暝行人猶未稀借問來往者悠悠皆有
無乃知市朝客趨露良可悲
高齋對秋山平望殊不遠雖違獨往心蒼蒼長在
眼可嗟都邑遊終日紅塵滿

咏樂毅詩　　邵雍

樂毅事燕時其心有深旨破齊七十城迎刃不遺

矢豈留卽墨莒卻與燕有二欲使燕遂王天下自
齊始豈意志未伸昭王一日死惠王固不知使人
代其位强燕自此衰何復能振起自古君與臣際
會非容易鼎借千萬年英雄爲流涕

發白沙口次長蘆　　黃庭堅

篙師收首尾我爲制中權掛席滿風力如擢强弩
弦曉放白沙口長蘆見炊烟一葉托秋雨滄波百
尺船反觀世風波誰能長保年念昔身利區與世
周周旋大道甚閒暇百物不費捐誰知日力淨收
觀濤山川

黃金臺　　蘇　軾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令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纔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饑鳶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齊不救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情

經劉琨墓　　文天祥

中原蕩分崩壯哉劉越石孤跡起幽州雙手扶晉室福施天意乖禍生鬼蜮公死有世芳天下分

南北

過白溝河　　文天祥

昔時張叔夜統兵赴勤王東都一不守憊馬還就荒適過白溝河裂眦鬚欲張絕粒不遂死仰天扼其吭羣臣總奄奄　上乘天光讀史識其地撫卷爲凄凉我生何不辰異世忽相望皇圖遭陽九天塹漏飛艎引軍詣闕下捧土障瀾狂出使義不屈持節還中郎六飛狩南海金鉞將煌煌武侯空感心出師驚四方吾屬竟爲羈世事可彼蒼思公有奇節一死何慨慷江淮我分地我欲投滄浪滄浪

却不受中原行路長初登項羽館大覽劉季邦涉足河與濟回首萬與邛下車撫梁門上馬指樓桑載星渡易水慘淡天微茫行人爲我言宋遼此分疆懸知公死處爲公出涕滂恨不抉來歙徘徊官道傍我死還在燕烈烈肝腸今我爲公痛我死誰爲傷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墜我輩終堂堂

獻州道中　　文天祥

三年我服行五嶺文王會躋攀上崖磴厲揭涉瀟瀨十來九崎嶇山河何破碎坐令管仲小自覺伯

夷隘乃今來中州萬里如一槩四望登原隰桑麻蔚旆旆驊騮淹清廟過都如歷塊歷歷古戰場俯仰生感慨吾嘗涉重湖東海際南海茲遊冠平生天宇共洪大心與大虛際日空九圍內男兒不出戶婦人坐帷蓋反身以自視須彌納一芥以此處死生超然萬形外

【金】

盤山招隱圖　　劉　迎

溪山不難買所費千金儲不如數峰雲朝昏對吾廬交游豈無人轉盼傷離居不如吾兄弟相應如

笙竽左侯薊名族溫溫器璠璵身游市朝寄心與
功名疎伯也亦可人文華病於蔑風節豋魁偉襟
韻含沖虛平生一片心緣塵不關渠相期有幽事
歲晚山林俱綠服照黃冠歡呼承親與大婦侍帷
幄中婦供庖廚諸孫戲膝前翩然鳳將雛朝不甯
裯芹幕漉西溪魚煙霞入杖屨風月來窗疏覩竹
上巢雲禮佛登香爐紅龍雪浪湧白塔蒼煙孤冰
移鶴天籟茶甌泛雲腴快哉天下樂俯仰餘何須
正恐左太沖招隱昔所無

晚到八達嶺下達旦乃上　劉迎

車馬兩山間上下數百里縈紆來不斷奕奕似流
水鯨形曲腰脊蛇勢長首尾我車從其間掉兀如
病齒推前挽復後進寸退還咫息心固安分尚紆
或破指徐趨自循轍躁進應覆轍行行非我令松
亦云吾使倦僕困號呼疲牛苦鞭箠統如五更鼓
相慶得戾止歸來幸無恙喘汗正如洗何以慰此
勞村醪正浮蟻

題獻陵梁氏成趣園　鄭掞

淵明恥折腰眷然歌歸歟雖云退身早田園已荒
蕪三徑幽松菊滋繞廬豈知對魚鳥尚愧乩

追途梁君早闢道浮雲視簪裾乃復築淵明幽懷
寄郊墟朝行雲霞宿夜醉花月臨寺梅當沒履倚
竹霜粘鬚妙趣人不識高風今古無淵明如病人
既病方賦除大君下牀質泰然一復初安得有龍
眠畫此成趣圖

題獻陵梁氏成趣園　路鐸

舉世醉浮榮幽事誰肯顧譬如擾金人入市惟見
金先生脉塵雜靜念到園林數往境自熟有得樂
更深春蘭況光風夏木貯清陰霜菊泛佳色雪松
知本心淵明常樂此意合無古今當其領會處豈

止忘華簪先生比淵明但欠酒與琴飯蔬有真味
風籟有清音出處雖小異要之俱陸沉我亦志邱
壑聊擬斜川吟

（元）

遂州道中　劉因

朔山渡滹沱今日望太行白雲何渺渺天地何茫
茫綠葉混西風黃塵昏夕陽牛車過不住氈屋行
相望小兒騎蹇驢壯士駕乘黃高低茶萬頃黑白
草千行邨落有古風人間無耕桑遼舊分界燕
趙古戰場興尤亂豕野共工謫幽邦郭隗致樂毅

荆軻携舞陽藏盧亙反覆安史迭披猖山川一今
古人物幾與亡江南咕嗶生往來習羊腸天馬載
青蠅電秣馳康莊適從何所來如此辭夢鄉感疇
意躊躇惜往汩淋浪迢迢古河隄隱隱若拔勢古
來黃河流而今作耕地都邑變通津滄海化爲塵
隄長燕麥秀不見築隄人

李老峪　　黃　溍

緣崖一逕微入峪雙崦窄密林日易曛況乃雲雨
積行人望烟火客舍依山色家僮爲張燈野老頻
避席未覺風俗殊祇驚關河隔暇程不可緩子規

勿勸客

登古河隄　　薩都剌

厲階起玉環左許由石郎天地行日月萬代乘尋
光晝夜果可廢春秋誠荒唐吾仁直須臾俯仰際
八荒

滋溪書堂爲蘇伯脩賦　　虞　集

滋源怙伏流春雨川邇盈林皞廣數潤草木俱繁
榮臨深見游鯈仰看有鳴鸎君子樂在斯齋居託
令名積學抱沉默時至有攸行抽簡發史存
商頌并禹穴追馬公湘江歌屈生紉蘭不盈握伐

木有餘情浩然欲淨海歸歟還濯清方舟我爲檝
白髮愧垂纓

居庸關　　廼　賢

關北五里今勅建永明寶相寺宮殿甚壯麗
塔跨於通衢車騎皆過其下

疊嶂緣青冥峭絕兩崖束盤盤龍虎踞岑巘互廻
伏車關設天險王氣與坤軸皇靈廣覆被四海同
軌躅至今豪俠人危眺屢驚縮崎嶇棧閣峻縈紆
岡凋曲環郡列虛市盤翠構廬屋溪春激處溜山
田鞘稌穢絕頂得幽勝人烟桁聯屬仔岡歷廣路

臺殿出層巖白雲隱疎鐘落日帶喬木豈須嘆蜀
道正可誇函谷居人遠念我叩馬苦留宿恐辜殷
勤情解鞍看山瀑

冀州道中　　王　冕

我行冀州路默想古帝都水土已既昔禹貢書亦
殊城郭類村塢雨雪苦載塗叢薄聚凍禽狐狸嘯
枯株寒雲著我巾寒風裂我襦譁恒一吐氣凍凌
滿髭鬚程程望烟火道傍少人居小米無得買滴
醪無從酤土房桑樹根彷彿似酒壚徘徊問野老
可否借我廚野老欣笑迎近前挽我裾熱水溫我

手火炕煖我軀吖嚀勿洗面洗面破皮膚我知老
意仁緩緩驅僕夫切問老何族云是奕世儒自從
大朝來所習亮匪初民人籍征戍悉爲弓矢徒徒
有好兒孫無異犬與豬至今戍老翁不識一字書
興亡無所攷禮義何所拘論及祖父時痛入骨髓
餘我聞忽太息太息空躊躇躊躇向蒼天何時可
能甦飲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

灤河吟

灤河上游陝涓涓僅如帶偏嶺下橫渡復遶行都
外頗聞會衆流既遠勢彷彿雖爲禹貢遺獨與東

海會乃知能自致天壤無廣大

過臨洺驛大雨雪寒甚　　陳孚

彌節發襄國飲馬滿洺水山岳忽陰沍急雪白琲
琲北風利如刀剪剪射雙耳饑烏時一鳴僕夫寒
墮指平生三間茅豈不顧田里天子命有行去去
何敢已道傍有旗亭渴烟亂汀葦尚想布衾人晏
眠猶未起

過嬀川　　陳孚

榆林青茫茫塞雲三十里忽聞雞犬聲見此下家
市石橋百尺橫其下跨嬀水人言古嬀川殘城無

乃是民家坐土床笑嬉圍老稚糲飯有山蔬勸客
顏有喜足跡半天下愛此俗淳美辭就頗涉眼婁
游嬀天氏

題道者山　　宋綱

並山介乎草昧與太古存碣石拱其側水嚴何足
論東北豁如開羅列爲弟昆

明

熊耳寨　　石珤

封龍山勢壯崴蕤見熊耳高峙層霄間下聽幾千
里威床貌虎逞意拔雷電起乃加天降鑿自與凡

石異我思漢三老幽谷訪遺躅人去事亦非荒池
但秋水地靈應未散烈士還繼軌遙遙白雲中何
人隱高几

望湖亭　　李夢陽

來登望湖亭始盡覽歷抄布席倚岩嵌波望領佳
要巖潭通隱見圓浪洛奔峭吼嘽百萬鬪日落展
光耀羇縛阻延放臨淵羨孤釣霜寒葭荻白沙晚
鵁鶄呼吾非阮生倫於此亦長嘯

吳將軍巡關　　邊貢

胡馬歲南牧漢軍勞北防軍情與主將冷暖須共

晉
朝出潮河川暮過古北口邊烽傳羽箭朔氣嚴刁
斗
月下黑山晴分明見列營霜欺征袖薄石報馬蹄
鳴
三軍既晏然暇日尙吾枕天子不可驚長懷亞夫
寨

臥佛寺　王樵

別院對迴廊修門鎖花木開湖山無人虛堂自芬
馥清風無已時扶疎在深竹我就繩牀眠爲待烹

茶熟前山未須往但留佳處宿

薊州十景　尹耕

崆山高嵯峨雪積山頭老何來翡翠屏化作瓊瑤
島虎行迷故邱鶴歸失華表何由陟層岩鑿冰拾
瑤草　崆山積雪
薜蘿古宮巖中有神仙府澗底激流泉夜深作人
語松林撼晨風竹洞洒秋雨會當約良朋巖前話
今古　宮巖夜語
高山懸馬頭土色如紅削花簇錦障泥藤發青綠
絡山鳴口長嘶石滑蹄新鑿遊客晚駐驂鑣塵刻

佳作　馬頭山色
孤峯屹高撐聳秀若天柱林空露鶴巢徑狹通鳥
路絕頂翳晴雲懸崖涵宿霧我來探瓊林獨歸天
欲暮　孤峯獨秀
石崖如蔡龜攔斷山中路含靈出自成養氣由天
賦長蒿猱蘿著流泉飛瀑布我欲問行藏只今無
管輅　龜崖積翠
流泉南北分鐵板爲界限涇渭雜河堤伊洛阻遷
澗阡陌任縱橫隄防鬬聚散但願風雨調閭閻免
愁嘆　鐵板分流

城東望平湖湛然深百尺一輪寶鑑明萬頃玻璃
碧洞庭燦晴霞扶桑湧朝日何人蕩蘭舟浩歌採
蓮實　東湖曉望
岧嶢巒嶂山晚照相掩映翠巘入微茫丹崖分遠
近樵人各還家禪僧時入定孤鶩帶落霞飛來上
谷頂　東山晚照
古井蘊幽亭滿泉甘比蜜入口沉疴痊濯身塵穢
滌鑽火鍊黃精束薪煮白石若欲遡靈源華峯高
萬尺　井亭甘泉
山亭邃而幽晴日來白鶴梅雪映簷楹松風撼林

堅青田好山川華表舊城郭九皐一長鳴清音振
碧落 幽亭巢鶴

園居詩　趙南星

簡懶合窮棲長揖謝時傑舊業東岡陂聊以安吾
拙林密多鳥音地偏罕書札寒泉時一漱晨葩每
獨擷求仁庶無讓大雅貴明哲
手植園中竹茂密以美好薄游無人澆森森就枯
槁此物昔所愛寧不傷懷抱中情指白水歲暮永
相保
邢州有美酒湜湜聖之流家貧難數取釀秫安可

求山中濁醪熟綠蟻浮新篘對花獨斟酌酩酊何
暮愁
蘭草化爲茅茅亦化爲蘭萬物更變易誰能測其
端冥冥有所驅並作不得閑榮華以爲美顛頓空
自憐君欲知此事桃花終不言
仕宦不遭時不如弄羽觴結交不知心不如少年
場受恩長畏人貧賤何徜徉魯連差解事一疏亦
尋常今古擅高名咄嗟可憐傷

曉出西門示友　王嘉謨

披褐出西門春星照板屋總轡臨清流淅瀝來寒
瀑朝爲被露華明月隱青龍爲媒既不返物芳貞
可逐之子勤我嘆滿修苦幽獨

歸西山　王嘉謨

芳樹滿中途微雲覆幽谷倦歸豈無情甘心守孤
獨明星出東方獨自鳴車轂萋萋道傍草芳意如
相逐時命詎有常懷哉美初服願以顧頽姿巢居
向茅屋

宿平坡寺　王應遴

山空稀葉深來宿翠微嶺蒼烟籠數星澹月落孤
峯樹根蛩鳴長宵門鵲巢冷挖靜磬聲中天漢橫

白影

遊滿井　袁宏道

出東門子城古道三五折破石蹶荒邱云是故元
碣燒柳發柔條臥楂吐紅簕石溝注涓水寒鑑寫
空潔燕女競遊騾羅襪帶香雪梅花堆鬢髻波影
動文綺青山酣遠客新鳥困啼舌紅塵來頻頻可
消奔競熱

秋日過慈壽寺　黃煇

仁慈舊墟烟西爽遙來屬松門晝不扃野徑紆晴
緑秋深下補閣月影數竿竹茶烟瞑歸禽鐘響散

隴谷開土無一言客謂自相宿

過蒯通墓聞有作坦于公墓者公麾以責之　金鉉

舌盛亦有時宜秦不宜漢君若觀七雄爲戶如撥梳何爲亦帝于大吉與爲辯向使動假脅後動作何幹我亦知君才力能倒治亂干軟氣猶奮不宜溪人咋

太古洞　于奕正

古洞秘秋光幽窈不可拾我欲探其裏呼僧列炬入蝙蝠觸燁驚已墜復飛集直下若智井雖寒不

能濕石乳挂四圍彷彿百怪立閱歷迷近遠但視光所及石膀伏深潭僧云龍所蟄靜聽恍有聲習習涼飈吸心動驚欲還炬短不逾溼觸壁苔粲身足滑力不給一線逗天青莫架飛正急

自題湛園　米萬鍾

主人心本湛以湛名其園有時成坐隱爲客開青銷閒雲歸竹落落日深松門登臺候山月流輝如晤言

本朝

白面將軍祠在井陘東淮陰破趙時以戰死失其姓氏　申涵光

兵行淮陰逍遙入自愚直遠關罷可乘撫險守亦易泜水揚赤波草草成空壁將軍恥雷同赴死諧所願姓氏沒無傳徒聞貌白皙想當盛趙時舉名效微職吁嗟廣武君傾心媚讎敵

滿城范烈女詩　申涵光

空谷有貞女粧成下簾幕十四操鳴機流黃對秋月竊聞敬姜義仿彿照古哲鄰人競綺華聲容隨烟滅縞綴雙鬟髻吳統色勝雪白線繫紅絲一絲千萬結感郎珍重意百年會有適嚴風吹百草霜落乾坤老松栢無根株女蘿爲用好從容着嫁衣

魂魄今于歸願化比翼鳥隨爾東西飛死義非死情不用曾相識雙棺草堂下行人紛雨泣日月吐晶光冶容背面立堂前兩樹花爲君起寒色

登盤山作　梁清標

清曉發薊門盤山近在目引馬憑老僧逶遲迷磴路山根亂石橫孤泉瀉川麓古松勢糾蟠春鳥鳴灌木窈窕開佛樓僧徒隱石屏下馬坐高巖婉轉恣陰翳俯首瞰平原蒼莽極遙矚桃李媚幽谿煙帛布新綠大風吹我裳拂拂來芳郁頓令塵慮消頓覺素懷足何事慕蓬邱采真徒僕僕徘徊不能

歸長嘯振林谷

早發柏鄉　　曹爾堪

秣馬越江表遨遊梁楚鄉千里翩孤客還歷趙塞
長帶星辭逆旅男子志四方寒垌疎古木曠野凝
清霜回鞭指孤城睥睨何蒼蒼原陵不可見遺蹟
空相望仲冬正慘切饑鳥啼我旁艶歌且停聲爲
奏苦寒行

龍門口詩　　李蔚

漁陽古幽都坤輿占習坎融結鍾瑰奇自滾足驍

覽雙崖豁天開奔流匯重瀉鮫宮靜滂湃鏃壁時
震撼怪石山鬼啼搏攫擬吞吹雜卉丹碧滋紛駮
鬣毛髮絕谷聚杉樅遐巘族菌苔
園陵氣佳哉荒作肇誠感冽岫朝百靈趨走聽頤頷仰
睇羣起敬恣探吾豈敢目者宵頓轡垂野星光慘
臨淵耳潺湲捫舌蹈黝黯躑躅懼顛踣凌兢防刻
憯談虎疑聞腥禁猿久忘醒須臾斗杓移始聽五
更統稍堪召魂魄求暇造陪樽寘莧愧遐蚓項細
飽擷攬山靈待揚摧徒歸負遊憾蔓詞摺胃腸宿
習著鉛槧遐老晰遐眺行當問藜椽

保定五君詠　　師若渠

張光祿羅彥

光祿精悍姿德輝出丹穴早柄邪林枝言語能妙
絕懸絲清韻山關鍵嚴如鄉從手遊賊衛所期國
猶活薊蘭易水風惻惻班陽節

金侍御鉉

侍御金天品守義自矈直廬園二十載文府富潘
陸起草上明光危時仍慟哭西瞻泰山碎北顧燕
雲黑碧井墜銀章寸心亦已足

何太守復

何公呂謝符豺虎由東下致命想三仁行春猶五

馬豈不輕一木所難支大廈舉火向賊營廻巖壁
戰死超超大河北誰似常山者

張進士羅俊

觀政多道氣名成在晚年入室攸好德如賓誠所
難聞見亦已滅性命豈苟全抵掌塞上閭驃騎有
其傳報國皆血下橫尸大路間

邵郡丞宗元

郡丞一老宿由來目情負聞口不愛死臨危患有
身當其掌金印殺衛日亦聽傷心响燕雀遺恨檻
麒麟寄言當途者灑血竟何人

哭長姊孝廉高桂妻甲申死難　劉可書
父母去我早孤子心易危弟兄具性命兩姊賴攜
持疾病無飢渴春秋失歲時自知遭不造不敢比
他兒仲姊昔云殁孤墳泣路岐嚴霜摧苦草哀愴
傷心脾姊于歸高氏良人襟抱奇曳履聲華舊結
褵家室宜駿騏逸足行將躡雲逵豈期逢陽九
妖氛遘帝畿紅塵馳萬馬盤薄郡西陲孤城經百
戰一夜合長圍雞犬失鳴吠星逗震鼓鼙短兵接
雉堞壯士裂瘡痍姊歸與我別聲淚雜歔欷念母
貞烈婦凜然冰雪姿一言許夫死百勒志不移大

節光彤史千秋稱女師吾幸託遺體庸忍玷芳儀
誓同城存没庶幾全而歸勖哉勤令德與子今長
辭比我聞茲語倉卒失所期焉知此別苦但覺此
言悲揮涕再拜謝不能措　詞姊去城遂陷魂隨
白練飛潔身無愧怍於母有光輝諸弟年齒稚艱
難復亂離穴穴空四顧形影縣相依回憶十年事
椎心執手時蓼莪久已廢痛哭鶺鴒詩

東安尉陶君宏才忠烈歌　吳曰剛
從來志勇士秉性常皎潔家居敦孝友報國期忠
烈在唐張睢陽英風推雄傑有宋文丞相勁操踰
冰雪旦遠風已邈誰堪繼前哲猗與我
剏初壯哉陶公節涉世多盤根忠勇負奇絕早歲倆
孤貧奉母甚歡悅讀書聞大義丹心已如揭彎弧
能羽尺仲弩可搏鐵初出尉東安牛刀下班列民
生羅艱苦撫我心常切不以官職微措指少停歇
無端貧弱來賊氛彌落伐叶務學皆凡猖狂逼城
堞義勇激群黎提戈斬妖孽賊衆大披靡公力竭
無與匹馬入重圍墮術遭蹉跌殺賊侍中心罵賊
常山舌雖凡觸虎威一身縣車裂頭顱賊可懸肝
腸賊可掣一片忠義心千古誰能滅精魂歸穹蒼

壯志光日月緬懷張與文芳軌同一轍至今東邑
民歲時稱俎設議論及陶公老幼聲齊咽志士氣
如虹英雄淚灑血祇恐史臣象編載偶遺缺丈夫
死何傷公獨湮没曉起霜天高蕭蕭風凜冽鬱
然思我公擊筑歌此闋

巡行過北平登孤竹堂謁夷齊廟有感　魏象樞
孤竹何崔巍兩商高千古仰止夢魂間有懷常欲
吐安得陟山顛瓣香頭一俯告我希聖心難濟蒼
生苦凜凜對

簡書訐下澤如雨此行負
朝廷愆尤何日補遙望乞神靈相助驅豺虎深水白無
波澄清在
畿輔
集黑龍潭　施閏章
長安車馬問何處尋巖谷揭來帝城隅突似春江
曲古澤橫松林西山明竹屋聯雲薄絳綃浮動界
百幅徒席藉芳草龍潭蔭喬木窟穴深晦冥鱗角
隱蟠蹙御桐爵攀胂枯桑烟空腹水氣與林陰連
天漲蒸綠主人那祭懷余龜換酸隊林從魚鳥親

耳謝箏笛俗明星懸樹顛宵鐘響地軸耆舊感深
蓬聚散如轉燭苦留永夕憐頗噴僕夫促妙理在
春醪更酌不辭渴
清風臺　周體觀
獨上清風臺路達見林野濼江卷谷廻激岩向臺
瀉中流孤竹祠寒烟翻古死君王絕世代荒庭誰
下馬哪啊長千樹扁舟維漁舍西山何蜿蜒幽光
閉衕閟墨胎良故墟首陽無乃假引酒敬弔之愴
然淚雙灑寂寞兩先生斷手後來者
香山寺　王士祿

似金膏時掩映碧玉相傾委朮佇臨風翻靡靡映
清泚垂陽夾蒲岸其下多芳芷流為裂帛湖宛若
昆明裏湖上多漁村網罟集沙尾宣宗昔遊幸龍
舸絃山川當年功德十荒涼嘯山鬼何況芙蓉殿
遺跡皆銷毀碧水自東流彌傷人代徙儀逐五湖
舟去問鴟夷子
登石景山浮圖絕頂眺望　王貽上
浮圖絃山頂崚嶒插孤標千盤歷詰曲直上凌風
飈寒空稍明淨百里見纖毫茫茫塞上山浩瀚連
波濤渾河盪山來石壁如動搖咫尺居庸關鳥道

廻青霄上谷接雲中設險非一朝
聖代亭障空丸泥羅南院關門開落日士馬無矜驕廻
身望漁陽城闕何森森薊邱植汶篁遺烈思燕昭
覺諸與騎劫智勇皆遂蕭朔吹揚驚沙屯雲盤怒
鴻鵠慨一傷懷覽古心鬱陶逝將御冷風揮手辭
塵囂
蘇門一賢詩　王貽上
張子度名果中容城人
明運昔中圮奄豎妒大位衣冠虛南牙政柄歸北
寺誰實鈎黨魁獄獄左與魏一朝檻車徵牢戶事

陰沉多沙史遊言茶甘乃如濟容城有布衣發憤
六十八要鎖理太尉畢嫖訟司隷賈械渤海生烝
悵泉門史筆海四十年補事如蓼疏骨歸蘇門山
名存顧厨大
理寒石 本姓李名愷和西華人聊與蘇門同姓曰理
魯連蹈東海其志耻帝秦龔生夭天年証知有美
新陶公懷晉室聊存頭上巾嗟哉均埴流乃愧青
巖甄西華理寒石爲儒甘賤貧奉母蓬藋中歸潔
恐辱身梟獍交蹄跡神州日沉淪靈氛久上天呼
號竟無因感激變姓名下士良苦辛何人傳節義

誦言聊一陳
餓夫 姓彭字丁凡蠡縣人遭闖亂餓死蘇門旁
黔敖呼餓人不受嗟來食使之當大事必讓千乘
國靈輒餓翳桑倒戟一何力節食不忘報寬脫宮
卯逞蘇門有餓夫風節夙所植生餓蘇門下死葬
蘇門側嵩高峨峨百泉流湜湜清風一相映泉
石起哀色遲八首賜薇千古長太息

盤山詩六首　宋犖

冒雨訪名山既至雨忽霽巉巖盡刻露歸雲曉溶
瀹五峰互低昂青翠落幽翳初途得感化碑紀保
大歲法象最奧京遺構荆榛翳旭日照山椒石徑
盤天際嘉遊方自茲小向精廬憇
發輿窮林樾賴此孤節拄威紆循磵濱曲折穿山
塢礧礧亂石堆遠近無纖土時見巖穴中幾點桃
含雨路旁瞭甲石上有清泉以遺跡恐荒唐姑聽
樵夫語行經少林寺松風納初冠咫尺望中盤對
啟青蓮宇微聞仙梵幽寂府門亭午塔院近可尋
池愛紅龍古雞從峭壁開貌得錢塘怒想象香臺
側雲濤風雷鼓淹留酌澄碧游儵衆可數當春雄
雉鳴似應丁丁斧高躡陵時登延探侶法侶舒嘯

振叢薄寧畏豺與虎
茲山最佳處實維古中盤幽磴幾登頓怪石驚噴
岏或如屋宇豐或如象馬攢或拱如野叟或嬌如
翔鸞花宮忽仰觀琅璫響雲端精舍連蓮洞詰曲
施朱欄突兀丘松樹正陰說法壇長風一拔拂白
晝濤聲寒道人南國秀卜載此盤桓
至尊昔臨幸
宸翰留層巒昭回倬雲漢興何宜雕劇阜矣
聖人作欲和良獨難
萱芽茎作蔬松花采作餅　飽不願餘針陽掛西

嶺左踏屋角梯萬松如列屏嵯峨紫蓋峰望去不見頂石窟千年樹幹作三尺挺撫之詎忍去長歌扣其廖右尋談經石陂陀吏幽迴虬枝少拘束老此無人境有句不能道嗟如狀有鶯嚶嚶谷鳥鳴徘徊步清影天外九華高插擬攀躋空山正寂寥何處人語響逆見故人來臨風披鶴氅烘月許拍肩一笑穿雲上咿啞僧房粥飯策山隅杖看松訶作龍拜石呼為丈願結烟霞鄰拾此栗與橡嗟余王事廹返駕意悵惘絕頂舍利塔舉徑不得往佛牙走樵牧聖燈驚魍魎勝蹟匪自今

遠望但合掌其餘棲隱地一一託遐想寄語青溪僧終期共幽賞

朝望白雲來暮移青松歸石逕屢延佇余情實依依返景帶山杏夕磬響巖扉弄泉聊盥漱寒色上人衣道逢八十翁談笑共忘機此中事非佳豈獨娛清暉退尋入村舍燈下蝙蝠飛賦詩興不淺觸酒杯堪揮五更望殘月流光破煙霏催馬治僮僕我心仍翠微

追贈蔚州魏尚書環極先生　李光地

氣稟山川茂頎然海鶴姿早窺中秘冊

帝命簡拾遺鵷雛擢珠樹雲霧忍朝饑忍憶東山臥一去十年期誰料丞相薦晚著牙緋魏遂懷古人心感慨登車時臺館同華署旅進每相追朝閒彈劾聲滿廟徹彤墀有似嗈嗈鳳引吭梧桐枝又如執法星暉暉明太微嶽立西華勁明炯冬日熙前輩風流遠于公庶見之濟陟漢司空地軸發嶠機衡夙排九閽批根摘輔臣貪情畏之久殫力肆傾危卒荷日月照驛送錦衣歸我辱忘年契前後寄篇詩獎許空逾分終身負鮑知義歲貳中樞奉命祭邊隆蘇宿紫荊隘剌遵易水滸雞酒拜公墓一慟

哭吾私褒闡公塋日五雲護靈輀生芻來徐孺大鳥揖關西抜老點朝著慨息如公希國初人物論非公欲自誰禿穎中書老立傳少歲稚懷昔啟殘韻落句日將斂

王孝子詩并序　李光地

有明中葉霸州文安縣孝子王原者父以貧苦避徭役逃家去遂久不復返去時孝子在抱稍長問母始知之慟哭求出門迹父所在母不許也既受室即堅辭母行徒步數萬里歷十餘年乞食為糧遇神則叩頭哀禱至於

感異夢逢異人卒得父於僧寺中如所占兆遂奉父還家力耕以養父子皆眉壽迄乎孫曾榮貴至今不絕前輩多傳其事者余覽而悲之爲代孝子詩十數章以綴本末又系之以歌寓一唱三歎之指焉夫南陔白華華黍有音無辭然序者以爲皆孝子之詩也余意必周之盛時俗化醇茂有至行著聞而不以文見者無蓼莪屺岵之什以抒其哀而後之人爲之譜其憂思被於絃管厚王化之本彰人倫之勸蓋余今者之作亦束晳補亡之義也

而長歌之篇則眉山蘇公所以累欷於壽昌

哀哀生不辰幼小失嚴父嚴父去何之爲虁猛於虎

七歲識人事慈母告我知使我痛欲絕慘裂中腸八

無父吾何怙從父可滌哀抑哀度日月不覺年華長

弱息可陪姊孤子當求父亦有倚門悲傷心去不顧

生當與父返死當傍魂飛宇宙雖茫茫幽明必有歸

侵尋遂多年跣足走萬里日食仰[illegible][illegible]夜宿荒山阯

逢神即有禱遇人但告哀東人[illegible][illegible]白浪九崔嵬

清晨感異夢覺來向人說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頭爲分別

莎根本附子和之苦後甘應有[illegible]合喜行行且將南

辛苦至中州寄食夢覺寺僧出文安人爲敘同井誼

相問姓名問父子驚悲倒見貌父不記小字猶分曉

父言已絕念無面返鄉村牽衣投地哭哀感動沙門

誰言僧無父殷勤爲我勸惝然發同心感彼大悲願

扱里叩荆扉慈母幸猶強驚子來無死且得父相將

喜極哭復昏閭里亦橫酒問說古來人果然有此
事
但願大椿茂歲歲護花開朝耕有能移不業機耕
來
遊西山出西便門憩摩訶庵作　姜宸英
秋風昨夜動吹徧長安城西山入我懷想言出郊
坰始經夕月壇緬邈奏太清月與精丑雲生忽
滿樾歇鞍野寺外落葉迸階聲精盧一道人焚香
啟幽扃壁間留遺跡彷彿初古情依似嘿莫辨辭
古徒紛營豈知象教設元與神化并蟬蛻既不立

了然得無生
望摘星院　姜宸英
寺西一拳石團團如摘星聞有巢棲子結廬窮若
陘薜茅不數把梵筵惟一經數里下取汲綆鮑上
清冥飛騰怯猿猱來往若遺形今者竦身去千年
閉石扃吹簫者誰子翩然下雲屏天風遞餘響撼
撼葉零我無濟勝資俯首時一聽蟬聲聞忽以寂
默坐想精靈
蚤發盧溝橋百里至孤山口普濟寺宿
姜宸英

日出亂烟霧崇岡互起伏鷄鳴指前村數家適山
足朔氣何茫茫草短狐兔逐東望漁陽塞西眺燕
山麓五季昔交訌㳂居非一族此地即戰場舊事
滿陵谷客逆泝洵溪就陵渡馬腹孤山忽在眼近
寺露深屋俯野少逢迎碑殘試捫讀中堂一燈靜
戶外羣峯矗月漏白松貞清光了可掬即事多所
欸誰能眠出縮山風打牕櫺夜闌酒更續
六聘山弔省處士　姜宸英
今古六聘山東西二費水陳跡空千年發論自今
始幽冀舊淪沒文物散無紀寥寥處士名高與望

諸擬何處哭孤墳大漠飛沙起
觀柳林水田　劉巖
東南稱澤國寸土皆膏腴誰謂幽冀郊地曠成荒
蕪漁陽右北平水有滹易滹九十有九淀七十有
二流引之資灌溉突宣鄭白渠胡為厥田滄但長
葑與蒲取給少茭名蘆葦傾荊吳近歲力簇橋下
國人彤杜柳杜亦何地中有時與盧芃芃植秔稻
亦若菱芡租其價畝一金百畝供十夫虞集倣浙
田斯人今已無流泉日濺濺行野空躑躅
保定張光祿闔門死節　劉巖

明季政無章泄泄敗綱紀柱折天傾星墜妖氛
起聚殍嘯餓鴟縱寇哭討豕禍發秦豫流毒被
江汜上谷西南衝距京纔尺咫鎖鑰或撼撓心腹
懽崩圯栢栢諸張公家族拜鄉里濺血揮戈鋌袒
臂冒石矢擲火刼九攻灌油守有雉力憊鼓聲衰
陴墮陣雲靡父子偕兄弟妻與姑姊二十有三
人烈烈併命死回首呼蒼天悠悠此誰使廟謨誤
撫綏畏賊過豺兕將帥爭兼金貂璫權遮蔽生民
遂糜爛九鼎輕遷徙烽燧照甘泉大事已去矣忠
憤氣堂堂所據彈丸子外無蚍蜉援內無長城倚

心知天步艱不死不容已毅魄猶呼號哀哀慎固
恥督師爾何人其顏能無泚

滄州鐵獅子　　宋至

昔我見鉅鐘側臥玉泉路上鐫妙法經字句無遺
誤嘗謂古人愚成此抑何務今過滄海城覽眺得
奇遇鐵獅立秋風瞋目如震怒下馬繞其傍畏縮
不敢顧首昂丈八餘舉足向南步豐背負寶盆仰
積寒空露色古像亦奇那復同泥塑府誌自何年
依然吼煙霧傳聞周世宗簪彈會此駐治人罹重
怒贖罪命鼓鑄雨剝前代銘誰其辨斯故

信宿碧雲寺幽意良已適遲遲望香山樹杪見檐
楠丹樓湧絕壑瀑泉架虹蜺晨興命嚴征杉檜露
猶滴微風盪京塵石路淨如滌山泉環寺門逶迤
間松櫪來青最軒敞恣眺意淩轢卻顧山下蹊一
一見所歷靜境絕巖壑天籟自吹激深林伐木聲
登然應谷寂回思車馬勞恍矣中心戚何當謝塵
鞅長茲臥雲壁

梁家園泛舟　　張英

京洛苦蹄輪一水已幽絕況復亂葦中轉舸似吳
越朝雨霽方晴最愛新秋節相將理短櫂弄此波

間月荒池纔數畝亭橋延曲折遂使蕩舟人遙適
入林樾月明清淺流葦間秋可擷露下水微波舟
動人語歇此時客方醉香森清歌發欣陪長者游
壺觴況未竭擊柝任柏催幽賞詎能別

涿州　　徐乾學

軒轅苦戰處白日生黃埃千里桑乾水滔滔不復
回長安日邊近宮闕鬱岧見栢危虹欲斷將涉還
徘徊安得道如砥躡步黃金臺

玉泉　　王貽上

蕭晨令山下濯纓玉泉水十畝清瑤流分明鏡濯

皇帝神武姿下戚威遠布猛獸來西洋詔下廷臣賦白
嗟蟣蝨臣未獲目一寓茲行値高秋徘徊抵日暮
章僕競身便亦足發其矜直上據牙齒得無醫噬
恂四望起愁雲穴伏鱗狐兔

詩　七言古

唐

送孔巢父遊江東　杜甫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
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
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
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
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
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
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黃金臺　失名

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傑乘風來秦家燒書殺
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
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
上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烟五陵樹

盧龍塞行送韋掌記　錢起

雨雪紛紛黑山外行人共指盧龍塞萬里飛沙咽
鼓鼙三軍殺氣凝旌旆陳琳書記本翩翩料敵張
兵奪酒泉聖主好文兼好武封侯莫比漢皇年

春過趙墟　劉言史

下馬邯鄲陌頭歇寂寥崩隧臨車轍古栢重生枝
亦乾餘燎見風幽燄滅白蒿微發紫樘新行人感
此復悲春

鄒律詠　蘇拯

鄒律暖燕谷青史徒編錄人心不變遷空吹聞草
木世患有三惑爾律莫能抑邊苦有長征幽律莫
能息斯術未濟時斯律亦何益爭如至公一開口
吹起賢良霸邦國

夜入簡子古城　劉言史

遠火熒熒聚寒鬼綠焰欲銷還復起夜深風雪古
城空行客衣巾汗如水

宋

雪浪齋銘石　蘇軾

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飛狐上黨天
下脊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氣壓代
北三家村千峯石卷矗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揭

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魂承平百年烽燧
冷此物偃臥枯榆根熱師爭摹雪浪勢人工不見
雷斧痕離堆四面繞江水坐無蜀士誰與論老翁
兒戲作飛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夢
故園山水聊心存

〔金〕

莫城　周昂

大陵河東古莫州居人小屋如蝸牛屋邊向外何
所有惟見白沙疊疊堆山邱車行沙中如倒拽風
驚沙流失前轍馬蹄半跛牛領穿三步停鞭五步

歇鴉聲人語無四鄰曉風蕭蕭愁殺人人有瀚沙
應神遼東老兵非使臣何必埋却雙行輪

〔元〕

游郎山　劉因

昔日山東州馬耳索御凌風嘶今日車中不覺
巳洛山之西山之面背一無異不待風烟變化神
巳迷危關度雪嶺亂石通荒蹊林間小草不識風
日自太古含衍紛目怳萬木杪幽禽啼但見雨色
來雲物凝以委忽然長嘯得石頂痛快如御駿馬
蹄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霓長劍倚天立崢嶸

鳴鶴平地拔起不傾側物外想有神物護詩家絕
品嵩少同諸阿省見巫山低誰令九華名獨與八
桂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以兩目窮端倪鷲騰誰
避若飛隼側瞰何屈如怒猊千年落窮邊烟草寒
萋萋若非鄒子青生此鄉國物色誰省曾分乾
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不着幽人棲頗聞
山中人雲關時開犬與雞只疑名山別有靈境在
不許塵世窮攀躋不是先生南游有成約徑欲共
把白雲犁九疑窺衡湘禹穴探會稽玉井燭賞金
芙蕖日觀倒捲青玻璃風烟回首莫瀟灑南游筆
擬相招攜

渡白溝　劉因

東北天高連海嶼太行蜿蜿如怒虎一聲霜雁界
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
溝來此處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高皋萊
公漑洛近雄才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史臣强解
事枉著棗頭汗吾越十年鐵硯自庸奴九載兒皇
安足數當時一失榆關路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
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誰知江北杜鵑來
正見海東青鳥大漁陽撾鼓鳴地中鶻鵠飛滿梁

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太華山頭幾風雨只應漠
漠黃龍府比似愁岡更愁苦天教遺壘說向人來
雨頭雲結淒楚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
怨仰天大笑東風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登荆軻山　劉因

兩山巉巉補天色中有萬斛江聲哀人言此地荆
軻館尚餘廢壘山之隈太子西來函關誰信生
鬼爲禍胎筆頭斷取江山去已覺全燕如死灰馬
遂尚依非史才淵明憤世傷幽懷春秋盜例久不
舉紫陽老筆生風雷遺臺古樹空崔嵬平蕪落日

寒烟堆紛紛此世亦良苦今古燕秦經幾回憂來
徑欲浮蓬萊安得爲連同一盃礪石東頭喚羨門
六鰲載我三山來

喜峯口　許有壬

兒寒解衣重撫摩兒飲與食孰忍訶長成與國遠
負戈一去不返當如何去時云戍東北部道出榆
關疫邊亦白頭郎罷與影俱婢僤山川千萬里天
教此地適相逢父曰從天降吾子笑披衆檢俱頑
身誰謂情鍾造如此官家開邊力未已同生又別
寧同死山頭淡漠風颼颼山頭雙塚卯幾秋當時

不忍一朝別今门翻爲千古愁猶勝貞女化爲石
終古孤身雙不得滿江寒影日悠悠行人一去無
消息

樂陵臺望月有懷　薛都刺

梢風吹動梧桐葉瀉下冷冷露華白樂陵臺上梢
無人獨倚梧桐看秋月月高當午梧桐重不覺衣
沾露華濕此時却憶舍陰人酒醒何樓聽吹簫

度居庸關事有感　薩都剌

居庸關山色蒼關南暑多關北涼天門曉開虎豹
臥石鼓晝擊雲雷張關門鐵鑄半空倚古來幾度

壯士死草根白骨棄不收冷雨陰風泣山鬼道旁
老人八十餘短衣白髮扶犂鋤路人立馬問前事
猶能歷歷言田塲夜來鋤豆得戈鐵雨蝕風吹失
顏色鐵腥惟帶土花斑猶是將軍戰時血前年又
復鑄作門貔貅爲寵如雲屯生存有功挂金印死
者誰復招孤魂居庸關何崢嶸上天何不呼六丁
驅之海外休甲兵男耕女織天下平千古萬古無
戰爭

過李陵臺　馬祖常

李陵臺西車簇簇行人夜向灤河宿灤河美酒斗

十千下馬飲者不計錢青旗遙遙出華表滿堂客醉俱年少侑杯小女歌竹枝衣上翠金光陸離細肋沙羊成體薦共訝高門食三縣白髮從戎珥筆行義袍衙市恒州城

易水　楊維禎

風蕭蕭易水波高冠送客白衣殺馬嘶燕都夜生角壯士悲歌力拔削百金買匕尺八鋩函中目光射匕尖先生老悖不足與灰面小兒年十三事大謬無足取先機一發中銅柱後客不來知奈何狗屠之交誰比數太傅言議謀中奇奇謀拙速亭工

遲可憐矐目舊時客擊筑又死高漸離滈池君璧在水龍腥忽逐魚風起滄海君猶祖遺矣孰與千金買方士烏乎荆卿荆卿雖俠才挾節之死心無猜君不見文籍先生賣君者桐宮一泄曹作馬

滋溪書堂　謝端

趙之川滹浸泲易恆滱泜泲各異出惟滋有溪亦是匹或伏或見乃不容不能百里滹是從混混千里俱朝宗于襄涉河覵湖江踔雲蕩日怒擊捎歸視子滋嶺之瀧是滋名揚子所始有田有廬水之涘有堂三楹庳非侈六籍子史室右左簡曾遺子以自課子逕善繼志不脩蒐今摭古抉帷奇溷涵演迤吐爲辭副墨往往傳京師贏金青紫世所取滋溪有源子有後斯堂斯書可世守

盧溝橋　陳孚

長橋彎彎飲海鯨河水不凝冰崢嶸遠雞數聲燈火杳殘蟾猶映長庚橫道上征車鐸聲急霜花如錢馬鬣濕忽驚沙際金影搖白鷗飛下黃蘆立

桑乾嶺　陳孚

昔聞桑乾名今日登桑乾桑乾是否不必問但覺兩耳天風寒大峯小峯屹相向空際鉛鋣一千丈

熱雲回首夕陽間長川歷歷平于掌人家如蟻粘石壁白土堆簷高半尺門外氈車風雨來平地轟轟霹靂漢唐百戰場綠草今滿積野夫耕田間猶有舊鐵戟道傍誰歎三歎息布袍古帽江南客

過雄州　陳孚

晨出鄭州城回首古易京百禮不復見草白寒雉鳴鳴角角黍蘗蘗告誰城北公孫瓚城南城北陂水滿寒蒲如劍出水短大火禁巢天不憂野梟醉眠沙上煖　燕南陲趙北際昔年巍城鐵可礪城上風火明如彗只今殘葉黃雲曈老榆半枯懸薜

茘市翁叱馬聲嘷嘷叩以兎橋淸出湯奘雄虎鬭
空萬世北風吹沙秋鶺嗁

居庸關　陳孚

斷崖萬仞如削鐵飛鳥不度苔石裂滿山枯木無
碧柯六月天陰飛急雪寒沙茫茫出關道駱駝夜
吼黃雲老征雁一聲起長空風吹草低山月小

又　陳孚

車稜稜石角角車聲彭彭鬭石角馬蹄蹴石石欲
落不知何年鬼斧鑿僅與青天通一握上有藤束
萬仞之崖下有泉數千丈之壑大行羊腸屬劍閣

身熱頭痛縣度索一夫當關萬夫卻未必有此奇
巉巖吾皇神聖混地絡烽火不紅停夜柝但看地
險今猶昔我扶瘦筇立倦脚欲扣往事雲漠漠平
沙風起鳴凍雀

（明）

漁陽客邸　李延興

城外雲山濃似綺屋裏琴書靜如水石爐添火試
松香裊裊篆雲飛不起夫須倦客此停驂茶竈烟
銷猶隱几奚奴呼覺日平西一片秋聲響窗紙

次長安驛　金幼孜

涼氣蕭蕭吹大旗營門日落雲回馳客子悲歌中
夜發將軍玉管無時吹月華滿地亂螢飛河漢橫
空歸雁遲試向高邱望京闕北斗漸迴南斗移

曉過盧溝橋　李賢

金雞唱徹扶桑曉殘月娟娟挂林杪長河斜抱鳳
池西流彩漣漣碧波杳橫橋迤邐如游龍明珠影
落長河中桂魄千層琥珀瑩蟾光萬頃玻璃同霜
葉飄飄綴馬鬣沙河閃爍黃金屑蘆荻聲脆氣力
寒烟霏微上銀河滅往年幾暇會一臨碧波渺渺
蘆花深千官扈蹕發歸騎月華猶在西山岑

招賢里　桑悅

公卿薦士久不作此地舊有招賢名誰知燕臺一
抔土可直全齊七十城魏闕迢迢楚大碧滿眼白
雲流水急小山叢桂不聞歌秋空月冷黃金泣

遊大陸澤　石瑤

大陸澤水秋泠泠葦花初白荷蕊青紅裙蕩槳綠
波靚八月江寒猶采菱菱角槎牙欠貫滿明珠紫
貝多零散白日清歌應不綜黃昏鳴佩隨歸伴西
風昨夜凋芋衣穠華同首莫飛飛塞鴻嘹唳江南
歸陽和漸減霜生威百年富貴轉眼非昔人遊處

尚依稀水頭屛營見漁火深夜洞房渧淚微

九門晨望　石瑤

平原禾黍風淒淒漢家荒城大道西田間古瓦碧如鈿海日欲上山禽啼村童掘鼠拾斷戟漁父謌歌悲故隄猶傳大寶盛烽燧亂舉山人食黠婁汾陽血戰羯奴死杲卿義名恆獄齊時移事去陵谷換車轂年年下長坂草色猶連碣石青濤聲豈悼滄海遠武靈臺下春雲生盧村原前秋露明誰家牛背橫短笛高呼一聲千古悄

東岡　楊繼盛

臨漳才子長安客厭見漳水東流不復回最愛城東岸嵂山岡起寂寂空谷絕塵埃翠藹林巒非一狀懸崖削壁列屛障奔騰萬馬下天空俯仰萬寶息雲帳鬱蒼竹樹半晴陰古洞薜蘿相背向危峯聳掛扶桑雲磵壑松風日夕聞冥冥雲封翠嶼暗細細泉流百道分晴月映蘚壁岩花醉夕曛上有千歲不消之冰雪下有烟霞萬頃之氤氳君生鍾此岡之秀下應嶽神上應元宿陟頂雄觀宇宙闊一目隘八極如區囿君不見西周岡上鳳凰鳴至今千載流芳聲又不見南陽岡上臥龍起輿復漢祚垂青史羨君青瑣舊知名十年已慣林泉盟如今虜寇正縱橫漢家能有幾干城勸君早展籌邊略休殢區區山水情

送友還任邱　盧柟

燕郊十月飛嚴霜臨岐送子各盡觴腰間笑解延陵劍雪花墜地蛟龍翔都門佳期那可預相思開遍三花樹歸來倘遇浮邱公爲余接引嵩高去

送人之塞上　盧柟

北風琵琶邊馬鳴君今棄我何遠行陰山雪花大如掌黃雲出沒單于營萬里龍沙那可見將軍大

小七十戰捷書奏入建章宮寄我雲中一枝箭

游北城臨水諸寺至德勝橋水軒　袁宏道

西山去城三十里紫嶂青巒見湖底一泓寒水半庭莎賺得白雲到城裏菱葉濃濃遮雉朶野客登堂如登舸稻花水漬御池香槐風陣陣宮雲涼一番熱雨蹙波沸穿簷撲屋生荷氣乍時潑墨乍清澄雲容閃爍蟠蛟蹙簾波斜帶水條煙北總雨後蔓菁圓兒將數斗薏仁酒賃取山光不用錢

山上松　李國楷

我愛山上松臨巖亭亭立慣歷風霜保歲寒向陽
桃李空顏色世人爭道顏色好朝爲光榮暮飄老
青華枝葉竊君餘便自見顏成大道維爾竊君君
不惜入道斷緣無猛力琥珀伏苓世間有誰肯回
心向青壁停車問君執自憐貧爲鼠逐飛鳥満
聲起處萬壑喧何處空山聽杜鵑

本朝

行次正定隆興寺　　果親王

中原左界標大舵破山帶河并開盛嶻嶭北岳天
作鎮蜿蜒率然首尾應滹沱折旋若龔來飛騰沃

蕩勢奔迅巨浸河北此稱首瀰漫浩淼平如鏡是
鼎殷冬木勢落亂流澈冽輪蹄競參差金碧倒影
寒隆興寶相入天敬甃金容七丈強大千沙界
雄無並
石皇御製勒貞珉贔屭穹趺神力勁赤文綠字日月輝鼎
書雲篆龍鸞映水填高山與大川千秋戍仰生民
聖

登州海樓觀海　　尤侗

茫乎望洋向若嘆大哉歸墟渺無岸沂䬃爭看白
馬奔遠觀不辨青霓斷似雷非雷聲颯吸魚鰲頭

倒騰千軍駭浪乍浮出地口驚潮翻射垂天雲方
丈蓬瀛疑尺咫漢武秦皇心欲死斂穹壓樓有若
無理臺瓊闕非耶是飄飄我亦凌雲遊海風吹搖
城上樓援琴爲奏水僊操鼓楫不見魚翁舟東望
獨存姜女墓精衛填成血淚汁縱使銀濤萬丈高
不到墳頭片石處西行更上海神祠羅襪凌波來
幾時霧鬟烟鬢光窈窕夜深鼉鼓鏗篙夷土人指
點先朝事十年以前風景異關上皆屯細柳營牆
邊亂蹴桃花騎水犀之師蔽艅艎木牛之糧銜舳
艫斂印將軍吹觱栗臙脂小婦醉酡酥只今眼中

一事無寒沙蕭蕭鳥飛疾仰頭屹峙長城孤惟有
滄海依依在滄海尚變桑田枯而我感嘆何爲乎

遵化泉上作　　宋權

遵化有泉甘且清由來名勝推畿甸寒湧珠噴遍
城隈澄泓地鏡光浮面一眼徹底魚若懸彩霞掩
映色如茜入冬波浪流潺湲嚴冬荇藻紛青蒨俗
人相傳呼爲龍我欲嘉名錫素練大亭如翼小如
拳疏𨶹宜人無糟阮老夫多事添一舟閒坐乘風
客稍便民淳政簡吏人稀山殽野蔌中丞宴華音
何必須從伶一四時好鳥聲自鳴風塵落拓鬢蕭蕭

花墜羽觴香片片古來塵土多公卿胸無邱壑眞
貧賤識得日長如小年當遊三萬六千遍五岳芒
鞋無定蹤與日莫惜杯水錢
廣濟寺看海棠即用天字上人　張　英
萬斛車塵吹暖風擾擾闤闠喧囂中爲知咫尺有
佳地香林一鶴席坱容穀雨纔過名卉發紅雲兩
簇樓西東我來正値爛熳時錦帷繡幄花重重自
昔西川號繁艷海棠香國將無同別有神僊好手
骨苦教桃李若爲容最是斜陽烘屋角粉腮亂點
猩猩紅惠休知予惜花意來回宛轉芳樹叢爲言

居士今老矣一年一度難遭逢須乘旭景再來看
烟開露濕春溶溶我聞斯語笑未答發人深省如
晨鐘便是上乘微妙義不須更與叩南宗
天寧宮古松歌同說巖先生賦　張　英
平生幾處見古松都城西畔天寧宮輪囷異姿飽
霜雪紛拏迸勢森蛇龍響若琮琤戛蒼玉色疑翡
翠埋青銅低枝偃側走平地高幹窈窕摩紫穹蒙
茸深鎖三十樹一樹一畫蓋當同攢總細碎古苑
隆高壁剝落莓苔封此松類有神物守肌理豐膩
爾青葱濃陰地濕草丹碧幽林日薄光玲瓏頓

喧囂若巖谷濤聲白晝吹香風澤州先生偶挽駕
予亦走馬來過從石牀倚徙久延望不覺羲馭騰
高春君言檀山有此樹霜皮合抱煙霧中予亦曾
遊秣陵路六朝舊樹留江東不意馬跡車輪邊俛
仰別有幽奇蹤便當坐卧滿十日一洗耳目塵滓
容眼前奇物復誰數北寺萬石華嚴鐘
薊州崆峒山　宋　犖
薊門以北道溪谷高松夾道風蕭蕭亂石犖确草
瘦碧莓貼滑我馬驕崆峒咫尺足遊眺壁立千
仞眞若蹇予役得從方外樂扶筇載酒非無聊是

日午霽陽氣盛盤礴頓擬拋狐貂捫蘿攀葛穿磵
壑健如牛犢陵山椒黃帝問道或此地遺蹤莫辨
千年遙府君舊騎白鳥至其神何處不可招
孝陵東望連碣海峰巒合沓干雲霄鬱葱佳氣龍虎抱晴
霞一道繚繞行逶迤伏飛隨我
后簡翁遠日出宮朝林傾絕頂寫僕御斜陽回首橫山
腰今嶺緣綫窮五嶽青歡布蹤分漁樵如猿離檻
鳥脫鉗長歌起舞憂懷消
石門望石將軍　宋　犖
石門之山幽薊雄兩崖對峙凌蒼穹石人屹立撫

長劍猛氣凜烈橫秋吞傳聞漢代伐叛守六師此地成奇功其人已歿迹已泯此石恒矗烽嵐中昔我經過歎靈異桓桓之勢來空濛鑾遊忽復三紀後形貌還與當年同苔蝕塊壘雨淋甲山隅蕭颯鳴悲風

故明景帝陵懷古　王貽上

金山南路裂帛湖荒陵十里啼鵑呼會門事往二百載行人過此猶欷歔紅墻剝盡古瓦落莓苔淵雨生銅鋪老松離立色枯槁但穴蟲蟻餘根株荻塗龍輴禮本殺翣乃劫火經樵蘇咫尺天壽雲氣接坏土獨葬西山隅洪宣老臣猶稱喪國成一旦歸刑餘勃發之問史所貶亟有宦寺于征誅黃沙慘澹鼓聲死萬乘一擲成梟俘國有君矣社稷重孫申謀鄭無差殊白登城南翠華返錢塘司馬功難誣紛紛南渡議和戰乃知計左非良圖仝寅之占信奇中朝衣東市嗟何辜朔南歸來西內閉唐家父子輸恆奴處人骨肉事非易于臧季札今則無功罪千秋有特筆九鼎一髮須人扶謐同梟鳩理太酷紀年猶幸無革除救命流水良亦足寧論玉匣還珠襦欲落不落夕陽下吊古且復留斯須

殘碑湮沒牛礪石獲橫臥蒼髯鬚君臣一代盡宿草雍門太息當何如

昌運宮道院看松歌　楊大鶴

春光二月游
帝京廉纖朝雨塵埃輕玉堂讀書得餘暇芳郊攬轡沿溪行柳條杏蕊逞姿態過眼未覺怡深情傳聞琳宮松最古入門離立蒼髯迎虬枝脩幹互盤矗霜皮黛葉紛縱橫幹如劈華鋒雲表枝如翔鳳垂纓纓葉如仙人散綠髮皮如積雪鋪青萍一株兩株已奇絕何況二十四樹羅瑤楨空階無塵醮壇靜濃陰滿地心神瑩枝頭謖謖幽籟發耳畔彷彿聞韶韺天風脩然起空際滇渤洶湧洪濤驚聽來宣寂雨無着時有啄木聲丁丁更從傑閣一周眺參天插漢凌蓬瀛憑虛直上勢未巳四野蒼翠凝光晶石栄三株勞想像岱宗千尺煩屏營慈仁雙松昔曾見拏雲攫霧相扶撐俗僧市儈日鑱削坤物變化留遺名托根茲壤沐雨露
帝力培養標奇英無言豈肯逐桃李有質固是殊杉檉畢宏韋偃畫不得公輸匠石徒盱衡摩娑盡日復徙倚會見枝柯百丈扶天根

馮唐故里　洪琮

荒郊野霧多萊杞傳聞舊有馮唐里秋風騷瑟勁
行人落日瀟然逝故址西山薇蕨東陵瓜昨日繁
華眼底花白首爲郎何足嘆歌鞍試飲趙州茶

登上方山飯兜率院　姜宸英

大房之山中條擁上方開鑿尤自古香界中藏百
二十神仙窟宅誰能數幽邃初從韓姑若連峯直
一按大安塢兩壁交攢天四圍一線中豁日卓午亂
石崢嶸不可過深坑一壑那得取千尋瀑乾白自
垂萬歲枝枯綠尚吐仰看蜂臺稍寬敞側尋鳥道
轉僂傴捫鐵居然猿壁蝸攀娃不用杞山虎九盤
級盡空喘汗百丈峰高難援武中蹶結構何岩嶢
諸山拱揖勢若俯晝刹風翻五印字法堂雷響六
時鼓漫山楓葉自嫣然閉戶樓欒誰作主拄杖獨
到興更悠牽蘿雙映勇可賈已知小汲闢泉清未
覺長齋厭茶苦天寒爽合曳久留落日丁丁聞樵
斧道人問我來何期須待春生偏衡杜

遊化綠泉步先大父文康公韻　宋　至

我家祖父宦遊府先後接踵來
畿甸濺沙之東古無終萬峰峙客當北面有泉活活

傍城隈紅霞射水水如茜文康舊迹餘雙亭翳以
蒼松何葱蒨小子從觀及暮春波光一望鷺江練
蘆荻風生客衣涼木魚粥鼓聞禪院僧言是地盤
烏龍蒲池涓涓未足善當年詩版已無存殘碑猶
勒中丞宴微雲澹池起遥汀沙鳥迎人時一轉女
牆高處紛野花迴飈吹落還片片人生只此是幽
棲麂麂從使青山賤吾欲掉頭謝塵寰布襪棕鞋
從茲適好懷應亦覽清流五嶽遊踪豈待饑

李成姐郝嗣甲合婚紀事　錢陳羣

乾隆三年七月事也是年冬予以視學於此乃爲此詩

祁州李氏女最良行年十六錢禰禧許字於郝年
正當秋還稼麥連闢厥父母往服田功鄰家有
婦氏不祥邀女火伴來隔墻戲材花樣羅滿筐曰
爲我製德娘道行致餽紇充女腸須臾有人入女
房感女之貌女怒張大叫里中泣嘷嘷里中來救
得不傷罪人欲逃無適藏用繩二丈縛路旁當官
勢凶案未明鄰家小子何忽荒上白太守走皇皇
守曰汝婦女之良遍召里人得其情鄰婦服狀置
諸術惡少笞決獄遂成祁州李氏女最良下擔觀
者聚鬧端太守曰今月日臧兩姓婚媾得久長遺

以廣漢黃竹箱樂府小部雜後堂牛車擁毯還其鄉兩姓感激涕泗秀政平自見和氣翔他年添丁戶穰穰倪父所生嶺莫忘子衿無禮惡既彰犂愧司敎疏表坊書用識哉討彼狂

畿輔通志卷之二百十八

畿輔通志卷之二百十九

詩 五言律

唐

送臨津房少府 楊炯

岐路三秋別江津萬里長煙霞駐征蓋絃管促飛觴階樹含斜日池風泛早涼贈言未終竟流涕忽霑裳

送鄭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 駱賓王

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

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不學燕丹客空歌易水寒

送崔融東征 陳子昂

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王師非樂戰之子愼佳兵海氣侵南部邊風掃北平莫賣盧龍塞歸邀麟閣名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杜審言

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卽浮雲霜白宵鐘徹風清曉漏聞坐攜餘興往猶似未離羣

異鄉寥落處杯酒喜逢君共對秋宵月誰吟白雪雲竹深雲影度川靜鴈聲聞且盡樽前樂明朝又索羣

送崔融東征　杜審言

君王行出將書記遠從征祖帳連河闕軍麾動洛城旌旗朝朔氣笳吹夜邊聲坐覺烟塵掃秋風古北平

樂城白鶴寺　沈佺期

碧海開龍藏青雲起鴈堂潮聲迎法鼓雨氣濕天香樹接前山暗溪承瀑布涼無言覩居遠清淨空天王

別馮判官　高適

碣石遼西地漁陽薊北天關山唯一道雨雪盡三邊才子方爲客將軍正渴賢遙知幕府下書記日翩翩

本使入居庸　高適

匹馬行將夕征途去轉難不知邊地別祗訝客衣單溪冷泉聲苦山空木葉乾莫言關塞極雨雪尚漫漫

自薊北歸　高適

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五將已深入前軍止半回誰憐不得意長鋏獨歸來

送樂城張子容　孟浩然

夕曛山照滅送客出柴門惆悵野中別殷勤醉後言茂林予偃息喬木爾飛翻無使谷風誚須令友道存

贈臨洺縣令皓弟　李白

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釣水路非遠連鰲意何深終期龍伯國與爾相招尋

暮過山村　賈島

數里聞寒水山家少四鄰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終夕邊烽不過秦蕭條桑柘外烟火漸相親

暮過本巘寺　賈島

藏岫聳寒色精廬向此分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絕頂人來少高松鶴不羣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聞

薊北旅思　張籍

日日望鄉國空歌白苧詞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失意還獨語多愁秖自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薊北春愁　張籍

渺渺水雲外別來音信稀因逢過江使却寄在家衣問路更愁遠逢人空說歸今朝薊城北又見塞鴻飛

經廢寶慶寺　司空曙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暝鶴飛回古砌碑橫草陰廊畫雜苔禪宮亦銷歇塵世轉

堪哀

安州道中經滹水有懷　劉長卿

征途逢滹水忽似到秦川借問朝天處猶看落日邊映沙晴漾漾出澗夜濺濺欲寄西歸恨微波不可傳

過賈島故居　姚合

杳杳黃泉下嗟君向此行有名傳後世無子過今生新壠松三尺空堦月二更從今舊詩卷人覓寫應爭

清河與趙氏昆季讌集　李商隱

勝概殊江右佳名逼渭川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客路行如此滄江坐渺然此中真得地漂蕩釣魚船

過賈島墓　李洞

一第人皆得先生豈不銷位卑終蜀士詩絕占唐朝旅葬新墳小魂歸故國遙我來因奠酒立石用爲標

哭賈島　李頻

秦樓吹笛夜商女只悲君一官終遐徼千山隔旅墳恨聲流蜀魄清夢入湘雲無限風騷句時來日

不聞

晚泊無棣溝　劉文房

無棣何年邑長城作楚關河通星宿海雲近馬容山僧寺白雲外人家綠渚間晚來潮正滿處處落帆還

送呂郎中赴滄州　僧無可

出守滄州去西風送旆旌路遙經幾郡地盡到孤城拜廟千山深登樓遍海清何人共東望日向積濤生

栢巖寺　百巖禪師

野寺絶依念空山食衔行老來扶衲更病起讀經
生乞食嫌村遠尋溪愛路平多年栢巖住不記百
巖名

〔宋〕

送李閣使知冀州　梅堯臣

驟褭黃金絡春風北渡河將軍守漢壯士發燕
歌綠水塘蒲短晴天塞鴈多家聲復年少裂鐵笑
廉頗

送聶之美任鷄澤令　司馬光

趙魏高氣俠到今風俗然椎埋吏難禁擊斷世稱

賢明府宜更瑟罷民庶息肩無如爾䋲者急絃縱
敲鞭

將次洺州憩漳上　王安石

漠漠春風裏茸茸綠未齊平田鷄散啄深樹馬迎
嘶地入河流曲天隨日去低高城已在眼聊復解
輕齋

桃花山　趙師秀

舊有桃花樹桃花寺故云石幽秋鷺上灘遠夜僧
閑汲水遲黃葉登高散白雲燒丹勾漏令無處不
逢君

興文山　謝翱

總戎臨北射花鳥擁江村落日失滄海寒風上薊
門雨青竹化血林裏見歸魂欲哭山陽笛隣人亦
不存

〔金〕

過居庸關　鄭披

奔峭從天拆懸流赴壑清路回穿石細崖裂與藤
爭花已從南發人今又北行節旄都落盡奔走愧
生平

峭帆亭　張斛

高秋客未還何處望鄉關喬宇疎烟外孤亭落照
間雨晴山覺近湖滿水如閒腸斷峒陽路歸雲不
可攀

信都送李彥甫　呂中孚

溪水碧於草溪邊送客行窮詩傳別意把酒聽歌
聲去路青天遠歸心白羽輕尊前折楊柳一一是
離情

過良鄉縣學　趙渢

儒宮宜地僻寛日有餘清殿古碑仍在庭空草自
生風高時脫木雲重欲摧城客與巳瀟灑秋堂更

雨芽

元

晚上易臺　劉因

遺臺連廢壘落日展遥岑海嶽天東北燕趙世古今每當多感慨直欲能登臨莫更留陳跡千年不易禁

登武陽　劉因

劉遊樊子館晚上武陽城湖接滄溟近山從碣石生陰虹雲淡白返照雨疎明且莫悲吟發樵歌已愴情

滿城道中　劉因

學館三年夢西山此日行人生兩屐足世界一簑輕別澗水流合斷林烟補平誰能分半壑相與結巖耕

渡滹沱河　劉因

遥臨滹水岸回首土門關秋色蟂蠍上川形拱抱間分疆人自隘設險地誰慳欲問前朝渡江鷗故意閑

海子橋　馬祖常

朝馬秋歸急天虚撓鏡舒野圍雲度鳥波靜藻依魚石接通星漢銀河落水渠無人洗吳露為我媚芙蕖

上都道中　柳貫

出塞行瞻日趨朝喜近天離宮開苑囿馳道絕風烟琢水巡非遠燕山歷更綿甘泉多法從獻賦憶當年

蟠殿層雲際轅門積雪峰奇鷹皆鷙角御馬盡飛龍瀚海將臨幸雲亭望陟封青邱大羽獵有事待深冬

公子青絲轡王孫綠憶車宴酣風小定舞破日西

斜手撫宮中菓神行海上槎築郿無自厚儉德不宜奢

題清風樓　薩都剌

晉代繁華地如今有此樓暮雲連海岱明月滿滄州歸鳥穿林過飛星拂瓦流城南秋欲盡寂寞採蓮舟

光武廟　陳孚

赤伏符天子元年袞藻明千秋鄗邑廟一笑下江兵野潤騰龍氣河流渡馬聲列侯冠劍合英彩儼如生

明

過滹沱河　金幼孜

前驛聞警蹕傳道近滹沱凍合含朝日風微動碧
波人從仙仗出路自帝州過北郊幽燕外青山疊
疊多

獻陵遇雨　李東陽

勝國遺蹤遠荒城舊築存堞雲隨鳥盡塚雨帶沙
渾塞馬空南牧胥車竟北奔中原今一統佳氣繞
乾坤

駕幸南海子　何景明

鐃音發桂時春狩蹕蘭區水盡縱城合山迴帳殿
孤公卿隨八駿虎旅備三驅如問後車載偏遺渭
川夫

高橋題河西道壁　馬中錫

塞垣風景異況屬杪秋時野濶行人少沙深馬去
遲狂飈鳴獨樹爽氣入荒陂試問晨征者愁來鬢
幾絲

瓠子　李夢陽

沉璧飲瓠子橫汾懷帝歌波濤滿眼送城郭沒年
多虎戟仍三晉龍遊失九河宋人饒事蹟今望亦

滂沱

劉諫議祠　鄭善夫

今古悲歌地劉生有墓祠秖餘經世志況值諱言
時去國英雄盡遷山事業遲黃金臺北擡首動
遐思

成安道中　周在

斜日急征驂烟村杳靄中草枯狐穴出樹禿鳥巢
空陰壑明殘雪驚塵暗黑風神京回首是何必哭
途窮

遊通惠河　徐階

頻憶三江遠源流意若何水深秋氣切竹密雨聲
多熟菓當尊落飛塵旋堞過柳陰催纜細聽桔
槔歌

甕山耶律祠　劉效祖

迢遞荒山下披榛拜古祠衣冠猶異代歲月已淸
明沒遠泉聲細林深日影遲黃沙空朔漠誰與問
殘碑

謁陵　穆文熙

迢遞長陵路川原入夕暉桃花臨水岸松子落人
衣樹古虬龍遁林深鳥雀稀御碑留翰藻讀罷自

依依

橫翠樓　黎民表

高樓當絕塞春望轉氤氳白戰全燕地千重大漠雲控弦無塞馬飲羽憶將軍老去親戎馬悲歌向夕聞

來靑軒　徐渭

畫棟將雲繞修檐傍漢開亭非邀翠入山自送靑來遠色虛難寫遐觀縱未迥共言春景麗不見使人猜

送人之易州　李三才

同心日以少無那復君行匹馬一相送秋風萬里生燕山還黛色易水自邊聲落日河梁晚悠悠見去旌

山人宋鶴池蹈海　邢侗

僑寓江陵日徐陵作郡年重來滄海上依舊孝廉船醉齧松枝雪狂吟桂樹篇浮生無住著駘蕩白雲天

釣魚臺　馮琦

是處堪垂釣誰家長閉關樹多偏近水雲薄更宜山鳥語扶疎裏人踪杳靄間日斜仍策馬太息野

鷗閒

定州曉行　魏允中

向曉戒征夫驚心歸故鄉敝貂蒙霧濕遠雁入雲孤蹤跡他鄉滿音書弱弟無步兵別有淚不獨爲窮塗

過米仲詔勺園　葉向高

雨築新花開湖屏白日明竹多宜作徑松老恰成關曳殘青嵐護廊回碧水環高樓明月夜莞爾對西山

高梁橋　顧起元

路轉柳橋曲河連杏渚長半天分樹色匝地起花香望入朱樓隱行宜翠幰張何期帝城畔咫尺到滄浪

紅樹人家滿春風載酒時揚鞭捎露葉敲帽拂天絲吹沫魚兒小擲花燕子遲行郊多景色偏宜日遲遲

北郭綠楊郊東風雪作飄眼因僧寺豁心逐酒帘飄十里藏鶯樹一灣走馬橋誰能在朝市偃仰過花朝

遊白石莊　劉榮嗣

野圃宜秋色蒼蒼況夕曛松青新沐雨桃古直撐
雲竹漏池光合石僂山翠分風前歌管細吹向月
中聞

晚歸聖全寺　宋登春

月淨花林僻琴清竹院閒幽蘭芳短砌獨鶴下空
山鳥道排雲入松門映雪關兒童夜歸去採得紫
芝還

集淨業寺水次再過十方庵看荷花因宿其中　鍾惺

如此匆匆際禪棲肯再來曾無三日隔又見數花
開童負桃笙至僧籠茶甲回出門拚一宿無復後

人催
每憶經行處重游勝昔游往來能漸熟耳目自多
幽水氣窮昏旦林聲閱夏秋晚花不無意客散獨
相留

客盧龍代諸將寄京洛相知　阮自華

朔氣臨高秋將軍洗鋼樓勞雲出家暗披馬傍人
愁風色侵重鎮霜威折大矛貴人能作賦何不自
封侯

盡節遺詩　范景文

孤臣空灑泪天步遂如斯妖蝕三光暗心盟九廟
知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故國千年恨忠魂遶
玉墀

宣府署書所見　曹心簡

地據中原盡天垂大漠荒雲多終日白草不待秋
黃任水稀魚獺衝途但馬羊自嗟年四十今始歷
茲方
驅車纔入郭突兀俗風新比屋粧筒瓦中元飾麵
人事因前代舊業自近時貧與漫愁彫瘵生全在
大臣

本朝

盤山　宋權

山水何奇絕高秋快此行千層盤路轉萬壑暗泉
爭天外懸松影雲根度馬聲更憐紅樹色遠近向
人明

冷嘴頭邊城眺望　李霨

古堞連峰峻憑高騁望時水從絕塞入天接四山
垂往事殘碑識邊愁老卒知烽烟猶未熄設險憶
坤維

獲鹿道中過淮陰侯祠　魏裔介

舍人書不敢告變豈無欺赤族酬隆準扁舟愧子
皮奇兵吐趙魏古屋泣熊羆呂雉誠多詐安令漂
母悲

過新樂觀伏羲臺浴兒池　魏裔介

萬古真元氣獨鍾至聖身龍圖開道奥鳥跡佑斯
人野色空池綠荒臺晚樹春遺經有卦象俯仰盡
經綸

井陘　申涵光

嗚咽城邊水猶疑戰士魂韓祠何日始孤碣至今
存車馬迷山霧牛羊入縣門一燈茅店裏懷古向

誰論

寄懷孫鍾元先生蘇門　申涵光

結屋依泉樹蒼眉見古人衰年仍向學薄俗自相
親萬死扶鈞黨孤忠有逸民近村成井邑半是舊
比鄰

東五峰　宋琬

已謂西峰好東峰更不羣懸崖疑側刃古木善藏
雲海色朝來變泉聲雨後分何年此高臥自剪薜
蘿衣

楊志祖見詒忠愍手蹟感賦　杜越

搨得平原帖行間暈日星丹楓留草疏翠竹失蘭
亭筆想孝廉握書知恨不清文孫存氣骨脫兜意
惺惺

董子祠　朱彝尊

漢日江都相荒祠舊水濱玉杯存組豆青簡事天
人夕鳥窺園下秋花裛露新淒涼不遇賦千載一
沾巾

石景山　孫可期

石景鬱嵯峨千巘夕窈窕過日中餘霧氣樹裡見渾
河蘚綠殘碑在燈青古佛多上方笙磬晚隨意下

雲蘿

大梁城　周體觀

久客忘留滯長歌發興賒春風飛海燕虛館放山
花馬渡垂楊緩巾隨落日斜孤城復何處向暮一
吹笳

扈從至馬蘭口登長城　張英

戍樓臨絕徼何意得躋攀縱目城南堡驚心塞北
山雲陰迷古堞峰勢湧雄關戰壘清時廢微茫草
樹間

帝治稱無外嬴秦始築牆高低綿衆壑掩映帶羣

峰萬古風霜色終朝虎豹蹤興亡不在險漫詡一
丸封

遊西山詩八首　　張　英

裂帛平湖淺初晴見水痕銜山飛練影穿石漱雲
根曲磴盤孤嶼危樓出短垣仙蹤留寫宅抒盡此
常存　玉泉

新月出松間尋僧叩竹關偶然同古佛一夕臥空
山風定泉聲細天晴鳥語閑津梁知已倦予亦謝
躋攀　臥佛寺

路盡孤亭出千峰夕照中短墻蘿落靜流水杏花

紅地已同愚谷名偏署退翁世人那易識還倚小
谿通　退谷

莊嚴餘古寺泉響雜松聲鳥道穿林細龍湫迸戸
清丹青雲外巖金碧上方晴豈是龐居士虛傳谷
口名　碧雲寺

諸峰遥領處幽勝屬來靑山翠何空濶天風自窈
寘宸章今尚在御輦此曾經絶似頻遊地江南木
末亭　來靑軒

鐘磬隔雲端林陰石徑寒千株環古栢數折跨層
磴日影穿林薄花田入望寬安能攜一卷長此獨
盤桓　洪光寺磴道

石門山寺寂松老發天香深院虬龍影高枝鼠雀
鄉濤奔常作雨餘曲飽經霜盡日聞清籟天風掃
佛堂　長忠郁古松

徑轉疑無寺峰迴忽見亭野田雲盡白郵落樹微
靑花塢春猶寂松關晝亦扃翠華留石碣蒼蘚立
空庭　法海寺

曉日華林道晃鬱宿凌沙新荷香在葉芳草露爲
華碧瓦迷朝霧紅亭接曙霞幾年騎馬客鞭影起
林鴉　香經蟆橋　玉

渡滹沱河　　陳廷敬

殷興越大河霜氣歷淸波秋日石梁外人家漁浦
多遠鷗浮水去高葉趁風過來往恒山道征車奈
晚何

桃花寺弔李光四處士　　宋　犖

幽絶招提境嘉名自昔陽崖疎樹映大壑亂崇
岡日暖催紅杏堂空養白雲鹿裘還何許猿鶴尚
思君

藺相如墓　　王貽上

智勇存危趙相如第一人特書王擊缶閒道璧亡

秦故國山河改孤墳草木春曾速終南游千古共
悲辛

次井陘縣　王貽上

千嶂通關路雙溪遶縣門亂流爭赴激小碓聒朝
昏夕照魚蝦市寒烟桑柘村當年穆天子雨雪獵
高原

古北口　張鵬翮

萬里長城北千山積翠阿遶關流水注環徑白雲
多燕雀隋前舞漁樵醉後歌
清將風月好率屬夜經過

石匣　劉巘

千巘盤石匣一綫宛蜒行出塞無多路防秋有舊
城馬依殘壘臥人入亂山耕猶聽斜陽外嗚嗚畫
角鳴

密雲　劉巘

落日黑城川秋風白檀路鵰盤塞口雲狐嘯沙頭
樹彌節漢將軍發問秦關戍蒼茫戰壘殘颯颯飛
霜露

古北口　劉巘

古戍惣兵屯千峰擁一門天牙交塞口鳥道插城

根輿嶼天分劃山川氣吐吞夕陽驅馬過烟滿磧
沙痕

白溝河弔王彥章　宋韋金

豹死名猶在身經百戰場不生酬馬革風義感畝
陽野水流荒冢行人拜鐵槍不知長樂老歷盡幾
興亡

謁楊忠愍公祠　徐德泰

天意常扶直公生獨不逢有懷匡社稷無計去奸
雄碧血黃沙裏丹心諫草中我來瞻廟貌灑涕拜
孤忠

七言律

唐

幽州新歲　張說

去歲荊南梅似雪今春薊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
常定且喜年華去復來邊鎮戍歌連夜動京城燎
火徹明開遙遙西向長安日願上南山壽一杯

過張處士廟故居　皮日休

勝華通子共悲辛荒徑今為舊宅鄰一代交遊非
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魂應絕地為才鬼名與遺
編在貴臣閑道平生偏愛石至今猶泣洞庭人

過張處士燕故居　陸龜蒙

先生清骨葬煙霞業破孤存孰爲嗟幾篋詩篇分貴位一林石筍散豪家兒過舊宅啼楓影姬遶荒田泣稗花唯我共君堪便戒莫將文字作生涯

聽話叢臺　李遠

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雲遮襄國天邊盡樹遶漳河掌上來絃管變成山鳥弄綺羅留作野花開金輿玉輦無消息風雨誰知長綠苔

弔劉蕡　李商隱

上帝深居閉九閽巫咸不下問銜冤廣陵別後春

濤隔湓口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燕昭王墓　羅隱

戰國蒼茫難重尋此中蹤跡想知音强停別騎山花晚欲弔遺魂野草深浮世近來輕駿骨高臺何處有黃金思量郭隗平生事不殉昭王是負心

宋

奉使契丹古北道中　蘇轍

獨臥繩牀已七年往來殊復少縈纏心遊幽闕鳥飛處身在中原山盡邊梁市朝迴塵滿馬蜀江春近水浮天枉將眼界疑心界不見中宵氣浩然

高陽臺詩　曾布

樓臺丹碧照天涯江北江南未足誇千里烟波方種樹萬株桃李未開花一麾同下西湖路兩鎮高迎上將牙回首林塘莫留戀風流還屬阿連家

衣帶中詩　李若水

戎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驚人和雪飛每事恐貽千古笑此身甘與衆人違私情雖有君親重血泊紛紛染客衣

入燕別親知　謝枋得

雪中松栢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范陽　文天祥

督亢陂前草沒沙武安廟下客思家西風落日猶驅馬北地秋陰亦見蛇不勞鄒衍重吹律何得張騫獨泛槎從此南征思何限象林銅柱更天涯

登雄州城樓　文天祥

古樹寒雲接渺茫故鄉游子動悲涼江山自古少佳客烟雨爲誰留太行野色分將愁外綠物華散

出夜來霜海門何處秋聲急極目蒼波空夕陽

望易京　文天祥

亂山西下鬱岧嶢還我燕南避世謠天作高秋何索寞雲生故壘自飄颻千年神器歸華盜只見金人泣本朝莫怪風雷有餘怒田疇夾烈未全消

登武遂城　文天祥

神州奐氣鬱高寒勢斷爭教不再還千古傷心有開迎幾人臨死問內燕平生臥榻今如此百萬私錢亦可憐咫尺白溝已南北區區銅馬為誰堅

金

樓桑廟　周昂

瑞粉陳丹半在亡矩垣喬木共悲涼不須古碣書綿竹猶有荒村記條桑摩士衣冠曾繫馬歲時歌舞亦稱觴不應巴蜀江山麗能使英靈忘故鄉

晚登遼海亭　高士談

登臨酒面灑清風覓日憑闌興未窮殘色樓臺山向背夕陽城郭水西東客情到處身如寄別恨他時夢可通自歎不如華表鶴故鄉長在白雲中

故城道中同元東巖賦　郝俣

客亭南北厭飄零尚喜揚鑣過故城榭葉不堪追

往事泥丸尤足見民情青山閱世幾興廢白塔向人如送迎佇立夕陽無限思西風禾黍動秋聲

元

過徐橋　劉因

老岸石欄瞻色分只疑身是入山雲千年往事不回顧百里清泉如可聞人世解教行長路坤靈終亦在廢氣與亡更遣陂塘存幾欲悲吹酒未醺

令中山北城感祖奉議君死節　劉因

黃金・夕冷如鑽劉項蕭然恐未真世事惡盈應有數天心撥亂豈無人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毛髮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

樓桑廟　郝經

興王百折似高皇垂老纔能據一方鄰下只知移漢鼎江東不肯帝劉郎十年生長林猶在三代君臣道未亡涿水都為永安城子規啼血怨樓桑

送竇漢卿先生　許衡

西山山下覓幽郵水竹鄰居擬卜君豈意天書下白屋便收行李入青雲功名尊自英賢立得失防因去就分萬里風沙渺南北請歸消息幾時聞

上京寓直　馬祖常

萬里雲沙碣石西高樓一望夕陽低谷量牛馬烟霞錯天險山河海岱齊貢篚銀貂金作耕官窰磁盞玉為泥未央殿下長生樹還許尋巢彩鳳棲

輓文山丞相　虞集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柰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灑淚時

和馬伯庸上京寓直　柳貫

烏桓落日稍沉西南柳青山女堞低馬谷夏泉經雨漲龍堆秋草拂雲齊一函祠檢將升玉萬里丸封不用泥偎直夜涼談往事乘車猶欲避雞棲

遊竹林寺　薩都剌

野人一過竹林寺無數竹林生白烟江左玉龍埋碧草月明黃鶴下青田樹啣宿雨藏山鳥花落春風老杜鵑何日來分雲半榻故人不用買山錢

登憫忠寺閣　張翥

百級危梯遡碧空憑闌浩浩納長風金銀宮闕諸天上錦繡山川一氣中事往前朝僧自老魂來滄海鬼猶雄只憐春色城南苑寂寞餘花發舊紅

大都雜詩　宋本

抛却漁竿滄海邊拂衣來看九重天畫闌九陌橋如月綠影千門樹似烟南國佳人王幼玉中朝才子杜樊川紫雲樓上如澠酒孤負春風二十年

綉錯繁華徧九衢上林高閣漢西都朱門細婢金條脫紫禁材官玉鹿盧萬里星辰開上界四朝冠蓋翊皇圖東鄰白面生統綺笑殺揚雄臥一區

盧溝曉月隱蒼烟十一門開月色鮮海上神山無弱水人間平地有鈞天寶幢珠絡罥[illegible]寺豪竹哀絲壽石筵春雨如糈　萬甲盡將嗚呼厖棄年

形勢金燕擁地靈梯航萬國走王城狗屠已仕明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元武勾陳騰王氣白驢赤鴈入新聲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名賈生

燕中懷古　李源道

荊卿墓上草離離郭隗臺邊對落暉戰國山川秋氣壯中原豪傑曉星稀乾坤納納無人識南北年年自鴈飛說似盧溝橋畔柳安排青眼送將歸

叢臺詩　陳孚

數點寒峰擁翠嵐叢臺日落見漳南火枯襄子殘銅斗土蝕平原舊玉簪宮闕沙邱空有雀兵吞函谷已如鷄回仙遊旅今存否世上黃粱正夢酣

（明）

盧溝橋　　金幼孜

盧溝天矯出桑乾月照河流下石灘茆屋雞聲斜
漢曙沙汀雁叫早霜寒水光淡淡山烟白野色搖
搖塞草殘千古長橋枕南北憐曾遐杜倚闌干

謁文山祠　　許瑄

朔氣蕭森歲向深揮戈投淚動哀吟艱危已竭回
天力慷慨猶存捧日心海水尋常秋月冷燕雲千
里暮星沉悠悠往事都如夢只有孤忠照古今

盧溝橋北上　　楊榮

河畔流月凝霜殘咫尺西山霧裏看遠樹依稀雲
影淡疎星寥落曙光寒石橋馬跡霜初滑茆屋雞
鳴夜未闌北上已看雙闕近五雲深處是金鑾

春夕保安旅懷　　鄭林

萬里東風故國情十年幾度鳳凰城衡陽雁盡春
三月巫峽猿啼夜二更席上狂言因酒得鏡中華
髮爲愁生靜觀富貴如雲轉拂袖歸來任俗爭

長安嶺晴日　　葉盛

星垂箕尾洞天開況是晴雲捧日來直北關山同
淑氣向陽花木自春臺且看使者乘槎去又報番
下進馬回幾度聞登最高處分明樓閣見蓬萊

燕臺懷古　　岳正

督亢陂荒蔓草生廣陽宮殿故城平秋風易水人
何在午夜盧溝月自明名俗封疆經幾換荊卿事
業尚虛名黃金不買高臺上似怪年來士價輕

賈島墓　　李東陽

百里桑乾繞帝京浪仙曾此寄浮生年來詩骨青
山瘦望盡荒原白草平與地椒盤供廟祀有人驅
馬問村名窮碑四尺標題在詞賦風餘萬古情

西山雜詩　　李東陽

澗影蕭蕭碧樹寒一亭山色俯潺湲疎林隔寺聞
僧語落日登臺見鳥還塵事豈知明日異吏情應
識野人閒丹崖翠壁潘郎輿長恨巉巖不共攀

西山　　李東陽

長安尋幽愛遊行更於幽處覺心清祇園樹老知
僧臘石壁詩存見客名望入樓臺皆入畫夢驚風
雨上秋聲人間亦有無生樂化外虛傳舍衛城

南園　　李東陽

別苑臨城輦路開天風昨夜起宮槐秋隨萬馬嘶
空至曉送千旂拂地來落雁遠驚雲外浦飛鷹欲

下水遊臺辰遊磨藻年年事況有長楊侍從才

玉泉道中　李東陽

日照山山紫翠生雨餘秋色更分明雁樓出霧東浮海雉堞連雲北繞城舊識郵亭猶問路漸多僧寺不知名十年幾度登臨約未盡平生吏隱情

謁文山先生祠　桑悅

衣帶留題誓始終小樓數載雁虛空羅云到死方無悔要識持危不是窮異物化生真幻語元神出現亦精忠堂堂祠宇遊柴市未害全收養士功

玉泉道中　劉大夏

曉來聯騎踏晴沙風景蒼蒼一望遐幾處白雲前代寺數郵流水野人家鶯啼別墅春猶在馬到西山日未斜回首不知歸路遠九重宮殿隔煙霞

謁狄梁公祠　倪岳

城西親拜狄公祠袍笏森然仰令儀此地孤雲心尚在中天落日手曾支平生事業存唐史一代文章託范碑聞說邑民能報德春風香火重追思

遊西山　馬中錫

載酒追陪出鳳城村村風景足閒行石田白鳥銜人起茅屋青旗傍柳横路向斜陽蕭寺去詩過流水小橋成歸來半醉黃昏後馬首山花弄月明

再過狄梁公祠　程敏政

崇祠香火傍高林想像生容一正衿猛虎尚酬良吏了北鷄能拂老臣心孤雲渺渺回天大短日悠悠及歲陰古道荒榛知不遠瓣香他日再來尋

太寧山　儲巏

石磴盤縈路轉遲白雲留客媚晴姿秋暄不似高寒地山靜真如太古時何處風迴微有籟茲遊境勝却難詩放歌欲到遺臺上愁對馮公倒酒卮

春遊香山寺宿林宗師房次韻　王守仁

幽壑來尋物外情石門遙指白雲生林間伐木時聞響谷口逢僧不問名天墮倒涵湖月曉烟梯高接緯階平松堂靜夜渾無寐到枕風泉處處聲

望湖亭　文徵明

寺前楊柳綠陰濃檻外晴明白映空客子長堤嘶倦馬夕陽高閣送飛鴻天浮野色行蹤外人在扁舟落照中三月燕城花滿地春光都向碧雲東

西湖　文徵明

春湖落日水拖藍天影樓臺上下涵十里青山行畫裏雙飛白鳥似江南思家忽動扁舟興顧影深

懷短綫慚不盡平生滄戀意綠陰深處更停驂

、曉發喜峰　　唐順之

容心流水與爭馳爽壘疎星度峽時未返王孫猶
草色初來戍卒是瓜期去鄉祇覺蟬聲似出塞方
知馬春危辛苦下情何計達早年曾送采薇詩

過桑乾河入雲中　　蔡毅

白草黃沙漢使稀桑乾渡馬駐斜暉孤城雉堞依
危隙古戍狼烟起翠微入夜角聲驚客夢凌風霜
氣裂征衣雲州一望天連水惟見山頭朔雁飛

邊塞　　沈鍊

邊塞逢春不見春冰霜二月更愁人口衛上谷烟
塵滿馬蹀居庸羽檄新烽火隔林棲鳥夢壘畏敵
野岸沙氣濕屯玉帳無顏色猶道除書送喜頻
萬里風塵按節沙誰將風力競中華劉鞲作飯堪
驚骨折屋爲薪早破家馬歷九邊雲是障樹臨三
月雪生花傷心最是桑乾水血濺流澌去未涯
轅門霜月隱旌旗誰抱愁心憶鳳鵠只爲捐軀心
未肯遂令傾國罪難辭愁無一箭驚征雁夜有千
金報所私笑殺楊雄空作賦白頭抽筆爾何爲
龍城獻納歲還過鳳闕論思道若何手挽山河誰
可少心輸社稷未爲多邊陲老將供珠玉臺諫書
生厭綺羅夜占亳州人吏入梁王宮闕近坡陀

塞上感懷　　沈鍊

沙塞黃花帶雪開諸臣中酒坐徘徊雎陽罵敵心
偏壯上國思君意未灰南北風塵常按劍乾坤氣
序更含杯醉醒數把春秋看過有程嬰救趙來

夜月塞上感懷　　沈鍊

月華宵霽彩雲端天上遙傳白玉盤解道清光千
里在不知今夕幾人看高樓自恨關山遠短笛仍
悲道路難碧水春風俱涕淚舉頭何日見長安

畿輔通志 卷之一百十九 藝文 詩

遊南海子　　張居正

芳郊秘苑五雲中猶識先皇御宿宮碧樹依微含
雨露朱甍縹緲靜烟虹空山想見朱旗繞開道虛
疑千騎通北門從臣俱獻賦上林誰復歎才雄

弔劉伶墓　　鄭洛

高塚荒原問伯倫風流曠達已沉淪何年自失乘
車路此地真埋荷鍤人千歲夜臺含酒富先聲山
鳥送杯頻起君欲共壺觴與異代蕭條倍愴神
張華村外有荒原弔古誰招醉客魂骯髒昔曾傳
酒頌壺觴能不用妻言一邱塵土隨天地千載風

雲任吐吞莫向九京憐寂寞斜陽衰草易黃昏

過通州城　王世貞

日落盧龍秋色哀連城百雉此雄哉中原地劃烽烟近北斗天迴王氣開雀海帆檣飛俯集胡門金鼓射生來一丸曾效封函谷今日誰論保障才

盤山　王世貞

恒嶽投荒杳不迴帝令盤領鎮燕臺府待不盡青天去亂湍雄爭大壑來共指丹梯安辟易還扶蠟屐破莓苔銀河只在微茫裏欲取寒杓作酒杯

于盤歷盡更茫然回首中原暝色前蛺蝶琳宮藏

漢月峰排紫劍插遙天雲根槍垳龍鱗起磴道泉歸玉乳懸深夜不須驚鼓吹看予箕坐嘯風烟

漁陽道中有懷子相考功却寄　王世貞

回首掐提擁傳初北風吹盡故人裾燕京褭馬安危外薊苑關河戰伐餘關道酒狂緣病減也應詩態畏名除抽簪漸入山公計中散翻嫌有絶書

真定陳使君邀飲大悲閣　王世貞

恒陽霜後洗嵯峨寶界横開窣堵波萬里悲風吹大陸千山落木下滹沱尊前暝色飛鶯破坐裏遊聲去鴈過不是摩尼能夜炯自來和璧趙王多

九月八日登天津城樓遲謝茂秦山人李于鱗比部賦　徐中行

搖落千山客思哀城樓面面海雲開漁陽秋色三邊盡碣石悲風萬里來南北烽烟聊對酒古今懷抱此登臺明朝更有龍山約羌笛笳聲莫漫催

同于元美泛舟衛河話別　謝榛

王郎乘舸下重灘相送清樽一盡懽客路艱虞知已在老年離合定期難月光初上孤帆落秋氣平分萬木寒後夜登樓數闘缺迴瞻北斗是長安

與馬附之登昆盧閣言別　屠隆

關山萬里昆盧閣坐傍空王覽薊邱雙闕晴臨千樹出高城寒抱大河流西風浩蕩開秋色落日蒼茫生暮愁奈可登高復送遠令人對酒不能酬

登盤山絶頂　戚繼光

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關朔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何妨白髮老邊才勒銘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

觀海亭　戚繼光

曾經澤國鯨鯢息更倚邊城氛祲消春入漢關三月雨風吹秦塞五更潮但從使者傳封事莫向將

軍門賜貂故里蒼茫看不極松楸何處夢魂遙

鎮東樓　戚繼光

樓前風物接遼西日暮平臨望欲迷禹貢萬年爲
紫極秦城千里靜雕題蓬瀛只在滄波外宮殿遙
瞻北斗齊爲問青牛能復度願從仙吏換刀圭

題龍潭　戚繼光

紫極龍飛冀北春石潭猶自守敎人風雲氣薄河
山迥閶闔晴開日月新三輔看天常五色萬年卜
世屬辰同遊不少攀鱗志獨有波臣愧此身

春日集韋園　李言恭

路轉長溪十里斜滿村春水浸蒹葭池邊曲檻圍
芳草樹底輕舟載落花樓閣晝開雲氣衣冠晴
帶紫旋霞開尊況有高陽輩何必風流說習家
曲徑藤蘿晝亦寒黃塵不上竹皮冠數家楊柳陰
低戶到處桃花落曲欄白日忙隨芳草碧青山偶
共故人看淹留自笑於時幾歎息閒人坐釣竿

題開州御井甘泉　甘澤

鎮兵蹕屆瞥中原十萬王師擁至尊調膳當年貢
玉鼎烹葵此日到蓬門穹碑尚有迴鑾字大路都
無過輦痕一自君臣南去後月明花落幾黃昏

開平王廟成應制　劉子華

揮戈十載定河山忽報星沉易水灣馬首西風旌
旆捲天涯落日凱歌還功成楚漢興亡際名在韓
彭伯仲間聖主思功心獨苦黃金直欲鑄眞顏

雨行北安門湖上　于愼行

湖上憑欄如畫舟一天涼雨入宮秋平橋蘆荻蕭
蕭冷別浦鷗鳧汎汎流霧色近迷三苑樹煙光遙
際五城樓晴清淇湛多瀼露十里芙蓉接御溝

題旌忠祠　石星

盛代孤忠北斗看經過還復拜衣冠霜飛六月金

臺慘風起千秋易水寒誰謂草獨明臣節在死生終
稱主恩覺椒漿欲奠愁迴輟雨血蕭蕭木葉丹

送友之天津　李三才

送子維舟潞水濱沙光柳色弄晴春向來朋輩驚
誰在此去琴樽祗獨親何事牙籌煩傲吏郎教黃
鳥怨騷人愁勸斗酒休辭醉不爲陽關淚滿巾

遊盤山　王衡

塞北山河百二重太行雲氣入提封泉爭亂壑時
縈馬谷稽虛巘牛是松紫邏烟花當九月青天雷
雨出雙龍朝來策杖中盤寺指次經行第幾峰

薊門秋興　申用懋

佳陰偏白惜三餘鷸蚌功名總不居珠粒供餘金
粟仍騎摩銜向玉杯書溫寒互候贊無力奇正旁
參局已疎蓮龕漸謫瑚世理問君何事不歸歟

薊鎮閱兵　申用懋

元戎豹尾駐中堅旗影如山北斗懸浴鐵行聲驪
汗馬轅裝與策洗烽烟已折碧血凝燕市時得罪崔魏遝騎已出國門故云背任黃花莽戍田雷電過旋請隊裏可
能細柳復如前

薊門會謁　劉應節

大將臨戎親合圍貔貅十萬鐵為衣月明虎帳傳
刁斗風捲龍沙列羽旗轉戰河源邊地動屯軍塞
戶陣雲飛壯猷此日推元老談笑樽前賦采薇

謁北嶽廟　劉應節

大茂山深擁帝州曲陽宮殿肅清幽地含靈氣常
多雨風入邊聲故早秋冀野關河盤地轉元天星
緯抱雲流聖朝禮樂仍虞典不用登封五嶽頭
黑帝高臨太乙都登壇玉陛照金鋪明堂禮祀遙
今古畫壁精靈信有無東里雲霞連紫塞北來烽
火隔蜚狐籌邊設道兵車力海嶽千年是壯圖

本朝

出沙坡峪登西長嶺絕頂　李霨

鳥道縈紆一綫盤揭來雲表駐征鞍雉堞低向榛
叢落虎跡深從雪後看沙磧如霜青嶂繞塞垣似
帶紫潆寬壯遊忽動褰裳興不憶風塵行路難

春日過盧溝橋　魏裔介

桑乾直下連滄海天矯青龍控
帝畿參落長空寒過雁朦朧煙樹晚聞鷄香山晴氣歸
雙闕榆塞風霜上馬蹄咫尺五雲頻眺望春風已
到薊城西

巡行駐保定謁楊椒山先生祠　魏象樞

不與先生出處同此心切切仰高風生來直氣天
難折論後良辰命不逢兩疏萬言真大罪千秋一
日是孤忠
先皇表出余應拜駐馬低頭入廟中、

潞河曉行　沈荃

霜華冉冉點征袍匹馬蕭蕭感二毛曉霧遠含三
殿迴曙雲深護九門高飛標鳴鏑紅塵暗擊筑彈
箏白日豪更喜六龍親校獵長揚別館醉葡萄

登天寧寺大悲閣　沈荃

傑閣崚嶒倚碧霄無邊花雨晝飄飄千年龍象淩
空盡大陸雲山入望遙金殿香燈留御蹕穹碑文
字識前朝憑欄不盡登臨意瑟瑟天風下泬寥

邯鄲　宋琬

趙王宮北古叢臺歌舞當年翠輦來白馬大梁公
子過黃金東海客遊回三千珠履人何往十五銀
箏歌自哀寂寞平原坏土在麒麟荒欵臥蒼苔

咏翰林院中古蹟　陳維崧

黃帕低籠雪藕寒
九重分賜遍長安滌來院吏尋冰井蹋遍蘚陰解石欄

瑟瑟銅瓶青影薄涓涓碧甃葉乾玉堂舊事知
何限欲溯風流想像難　劉井

瀛洲誰料尚能來藥院荷潭面面開聞說前朝柯
學士種將雙樹傍空臺蒼皮鱗甲參天質鐵雨呼
風不世才為撫茶陵遺墨在索鈴製能首重回　柯亭

士木堡　朱彝尊

平蕪一簣狠山下九月驅車白霧昏到眼關河成
故跡傷心土木但空屯元戎苦戰翻迴蹕諸將論
功首奪門早遣金繒和北稅祠官誰奉裕陵園

宣府鎮　朱彝尊

南城西北控燕都吹角清秋落日孤尚憶武皇巡
玉塞親從甯國剖金符宮槐御柳今蕭瑟虎圈鷹
坊舊有無邊事百年虛想像誰誇天險塞飛狐

過樓桑村謁漢昭烈廟　宋犖

弓遺白帝志難償正統千秋自蜀彰古廟巋然當
獨鹿新枝沃若發樓桑雲旗羽葆蕭張侍乳燕鳴
嫣禁籞荒誰能迎神碑上曲梓花開落又斜陽

上谷謁楊椒山祠　宋犖

歷盡艱危謫遠方還將一死震蟣廊批鱗目已無
丞相列狙人爭拜奉常發窶笙鏞元有志街頭枷

鎖任飄香靈風蕭颯翛如戟庭舞神鴉老檜蒼

古蓮池　王虬

綠樹垂陰逐岸迴紅渠一勺練塘開凌波真奪靈
妃豔出水應分謝客才他日風檣張錦纜至今歌
吹繞樓臺野人坐愛荷風好岸幘青鞋恣往來

望郎山　王虬

西峰不與亂山連白插芙蓉列紫煙疊嶺總浮朝
氣上懸崖疑墮夕陽邊寒通大漠千秋雪晴照中
原萬里天憶挽長蘿凌絕頂褐衣金策信翛然

清苑河　王虬

清溪一曲帶雙流東下遙連滄海浮錦浪春生花
漾漾金波秋泛月悠悠雲停白舫臨津市風颸青
帘近水樓會著荷衣乘興去長年烟雨拄滄洲

廉將軍廟　王鶴

雕戈北指陣雲淺鐵甲南遷旅思侵自合將軍生
白髮非關使者愛黃金三朝恩遇亡臣淚百戰驅
馳故國心豈謂蒼茫無沒後燕人伏臘到於今

宋廣平祠墓　陳廷敬

鳳闕衣冠古廟荒關山秋晚史斜陽一時仙李原
春色千古梅花自異香轉恨君王空蔓草獨看麒

墓下黃羊將公遺跡徘徊久新月冷冷映石牀

雪後過西苑　何采

雪花馬首望崔巍十二高樓玉作堆日下鴉隨團
扇影夜來蝶舞洗粧臺人依北斗南城近路轉西
華左掖開曾識梁園多盛事徘徊時復憶鄒枚

宿黃花山　張英

四圍青嶂繞東菑栗果柴門護短籬好水好山春
草路輕煙輕雨杏花時池魚忽縱曾遊壑籠鶴
回舊宿枝歸向紅塵最深處馬蹄何事更嫌遲

趙北口題旅壁　王貽上

趙北燕南水四圍此中避世可忘機離離芡實迎
秋熟拍拍鷗羣接翅飛漁舍半連黃葦舫釣人相
映綠蓑衣淮南小別成千里魚稻珠湖願已違

謁楊椒山祠　李基和

諫馬無人諭尚方孤忠正氣滿嵥廊先生自命真
員外死後何勞贈太常十年分宜遺臭在雙祠上
谷薦蘋香重來再拜還稽首愛國當年鬢未霜

衛水本源　李基和

觀瀾有術當探穴掘地尋泉欲問津口授村農重
記憶手繙經史再諮詢桑田已失虞書舊星海驚

傳漢使新萬世聖人憂在水誰將饑溺繪吾民

楊令公祠　方象瑛

愛朔城邊殺氣豪行祠猶拜舊旌旄黃沙白草三
關壯鐵馬銀戈百戰勞報國自知非力屈捐軀終
不掩功高魂來何處楊無敵遺憾當年濺血袍

蒯文通墓　方象瑛

廣渠門外俯荒邱狙詐還聞此地留王氣應知歸
漢祖奇謀原不負韓侯書傳儁永人誰問憤到佯
狂死未休烏盡弓藏千古恨寒燈井上夜深遊

秋日歷臺南諸村觀水有感　王原祁

中流四顧□平原到處蕭條水上村殘照頹垣倒

影動垂陰疎柳逐波翻三年徵逋無寒暑百里烟

光失曉昏不是

尚方頻賑貸蒼生疾苦向誰論

聞此部奉

命將至大陸澤勘水二首　王原祁

一官四載歎時窮澤國千村杼柚空正喜綸閽方

抗疏忽驚乘傳又觀風

恩波縱使從天降水勢何由入地中最是鷗鳬飛上下

憂勞無計集哀鴻

新綸捧出鳳城東下吏勞勞手版通厘畔寒汀秋水白

馬嘶斷渡夕陽紅祈暖今日思陶令持節何人是

汲公大陸幾時流故道悲凉心事望洋中

曉登古長城戍樓　陳天植

薄暮登高古戍樓長城雄峙海東頭燕山冷照秦

時月榆嶺遙傳白帝秋浪說終軍能欵塞獨憐李

廣不封侯當年誰設安邊計萬甲雲寒似築愁

登叢臺　劉佑

寂兀荒岡徧草萊行人猶爲武靈哀金輿翠輦歸

何處山色河聲依舊來龍戰幾年禁趙壁馬嘶此

日繞叢臺休悲探轂沙邱事挾瑟憑高醉不回

過方順橋滿城道中即事　楊大鶴

炊歛車馬耐驂驂差遠今朝日脚陰半壁好山爭

入眼一天涼雨快披襟墻欹野郭紅飄槿村靜炊

烟綠暗林翠應風光轉蕭瑟新秧如翦故園心

昌平弔劉諫議　陶祥武

玉溪風義平生少宗伯碑題歲月深（祠有明董宗伯碑記手書以風節士）

一第誰厭才士望萬言未盡直臣心祠稱司

戶猶存指塚沒荒原不可尋駐馬低徊忘日暮涼

颸蕭瑟動高吟

謁楊忠愍公祠　申亶熙

西城憑弔不勝悲員外祠堂讀

御碑浩氣永留山岳壯

綸音高並日星垂權姦未死神先奪假子求榮辱已道

何似先生枷鎖後香風猶向市朝吹

謁楊忠愍公祠　張慎言

當道豺狼敢擊彈先生孤憤特衝冠名高豈是絕

臣意廟食猶增義士歎堪笑乾兒思縛虎可憐愛

子竟輸肝於今禍福難回首千古長留一寸丹

謁楊忠愍公祠　陳　禧

御碣親標諫草芳向祠瞻拜日餘光鋤奸必試擒王手
愛國常先曲突防勁骨有時銷鼎鑊丹心終古懾
豺狼青詞邀寵今何在應取孤魂泣道旁

蓮花池次韻　徐德泰

方塘十畝絕纖埃且喜公餘偶一來翠蓋翻風搖
玉佩紅衣浥露泛金罍亭臺影落長堤外鷗鷺機
忘曲水隈自是
聖朝恩浩蕩故教上谷有蓬萊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十九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二十

詩　五言排律

唐

太宗望海

披襟眺滄海憑軾翫春芳積流橫地軸疏派引天
潢仙氣凝三嶺和風扇八荒拂潮雲布色穿浪日
舒光照岸花分彩迷雲鴈斷行懷卑運深廣持滿
守謙長有形非易測無源詎可量洪濤經變野翠
島屢成桑之罘思漢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
端拱且圖王

太宗中山

驅馬出遼陽萬甲轄旂常對敵六奇舉臨戎八陣
張斬鯨澄碧海卷霧掃扶桑昔去蘭縈翠今來桂
染芳雲枝浮碎葉冰鏡上朝光回首長安道方歡
宴柏梁

奉和春日望海應制　楊師道

春山臨渤海征旅輟晨裝回瞰盧龍塞斜瞻肅慎
鄉洪波迴地軸孤嶼映雲光落日驚濤上浮天駭
浪長仙臺隱蜻蝫水府泛黿鼉碣石朝煙滅之罘
歸鴈翔北巡非漢后東巡異秦皇搴旗羽林客拔

邯少年塲龍擊驅遼水鵬飛出代方將舉青邱織

安訪白霓裳

奉和宴中山　許敬宗

飛雲旋碧海解網宥青邱養德停八駿觀風駐五牛張樂臨堯野揚麾歷舜州中山獻仙酤趙媛發清謳塞門朱雁入郊藪紫麟游一舉氛霓靜千齡德化流

酬張子祁　戴叔倫

野人無本意散木任天才分向空山老何言上苑來迢遙千里道依倚九層臺出處寧知命輪轅豈

自媒更慚張處士相與別蒿萊

梁城館中還歸　張子容

異縣天隅僻孤帆海畔過往來鄉信斷留滯客情多臘月聞雷震東風感歲和蟄蟲驚戶穴巢雀起庭柯徒對芳樽酒其如伏枕何歸來理舟楫滄海正無波

明

永平道中　王世貞

盧龍左碣翊白馬舊安西谷口滄溟小攢天碣石低虎沉飛將羽龍出蔡谷題驛傳令支塞問津泉

耳溪荒祠孤竹並戎國大名齊引首哀兵鏃沾膺愧馬蹄榆關秋一帶傾莫動征鞞

過昌平擬上移恩許中丞　王世貞

豹隱終南舊龍韜薊北專建牙三輔色吹角七陵烟早斗青蔣外關河紫氣前雙鵰下鳴鏑萬馬聽揮鞭肝易燕支嶺崢嶸背踏天高樓明月燭橫槊大風篇白髮銷邊早黃金募士偏還應報烽火不復近甘泉

吳春瞻雀山恭謁神應王廟　傅梅

蝙蝠何年廟巍然倚太行神功徵異代微號等諸王禮重春秋祀衣垂日月章鐘聲諠納閣幡影牆斷衆碑勒前朝字燼焚外國香丹青存古碧苔蘚剝虛廊八村龍蛇動孤塘鸛鶴翔峰霞明爛熳都樹遠春苔霧重晴疑雨山空晝亦涼虹橋寒滴響烏道野花芳青嶂千屏立白雲匹練長栢根穿石癒桃葉媚春陽何處無靈藥當年有秘方上池疑此地想像受長桑

春日同冀肖甫侍御傅元鼎明府武靖甫孝廉李資乙茂才游蓮鵲山　白南金

勝會逢三月同遊屬二難星從河朔聚劍自斗牛

看御史乘驄馬王孫佩紫蘭春風吹綬帶爽氣度
層巒大險雲移杖霞明嶢當餐丹青垂古廟香火
問元壇幢影凌煙起鐘聲落水寒栢𣗥交徑石柳
蔭一邱灘草色都分席桃花半插冠攀崖价披久
歌曲鳥聽殘月小流光細杯深引興覓長卿雖病
渴猶伴故人歡

直沽城　　王　洪

木出漁陽郡山横薊北天高樓瞰海日遠嶼入江
烟市集諸番舶軍屯列陣田風高悲鼓角霧重失
旌旂匪獨誇河壯由來節槩全精兵亘雲朔勁騎
出幽燕大漠黃塵外三韓落照前將持定遠策不

用繞朝鞭

本朝

讀明季魏孝子學洢贈鹿太公白頭詩摘四十
韻　　李光地

明衰當晚造將事沸於湯亂象成郊野深根起廟
廊蝗螢淪白黑龍戰混元黃占得守宮兆星搖宦
者芒皆君迷二豎泰國棄三良處士摧東漢清流
泝末唐祖宗優積累節義遂成行慘裂間周魏彪
殘繼左楊門家誅宿舊提逮出軍廂孝子紛營護
忠臣自慨慷緹縈誠可憫張儉豈會藏烈烈名家
子哀哀岐路傍上書吹聽遠避迹畏聲揚投命明
知德抽肝發須章開情皆懇款苦調反鏗鏘猶切
完巢望終辭減性殃詩辭盈百韻才藻歎兼長宜
作時之瑞如何遇不祥瓊英灰烈焰碧蕙殄秋瀼
漫說身無就吾云行已芳不亡是聃壽何處論彭
殤鹿氏傳忠孝燕臺擅族望直辭批衮闕偉績佐
巖疆予也遑將父翁言但死王太公故章素義問
滿衣裳交畫南州彥亭齊北海香奉常怡暮景閑
老事高陽雨化江村席風移易水鄉承顏仲稚慕

蒿目激中腸他日孤城碎空身白刃當賢郎哀毀
甚魏子從先相始悟茲亭闢無心海內興平生多
與許變故忍忘將直為憂同病非因救有喪草枯
憐臭味孤死痛悲傷任俠寧堪擬求仁庶可方山
戎表孤竹邑國剩汝篁臣子乖千祀幽燕有耿光
斯人良繼躅況我舊乘障感彼蓼莪什賡歌為變
商

壬申八月
皇上駕幸古北口道獻嘉禾一莖數穗
命侍臣馳送午門　傳示百官益見稼穡之為寶而禎祥

所不尚也然惟不以爲瑞而瑞莫大焉恭紀
排律二十韻用誌盛事　楊大鶴
六飛巡幸口萬寶告成朔野金風拂秋原玉穗披縱
橫連穎發左右帶芒垂殖自西山種栽從北里移
飄香臨輦路吐秀溢邊陲共識中和蘊緣知品彙
滋壤壚脊並沃稌黍性皆宜異畝共同穎駢莖共
挺枝歲功當泰運物類應昌期遠服俱呈瑞明堂
正受釐勞謙
崇聖德優渥慶天施闕下千官列雲中一騎馳歡呼齊
紫陌拜舞徧彤墀金縷銀緗賦黃麰黑秬辭徧揚

從古昔徵驗遜今茲解阜虞琴奏盈寧豳管吹烝
賡歌億秭保介誦京坻一氣原相感交孚信有之
世咸臻渾噩囊盡効神祇敢獻嘉禾什難伸鳧藻
私
永定河告成　姜宸英
民瘼知何限
皇心實未寧自天來滲漉行地到滄溟水是渾河舊源
從石景經奔流壁在昔淵下有誰令漲合桃花泛
歌成瓠子聽禹功秉璧告漢績勒碑銘況異懷襄
勢兼貧黍稷馨一呼畚鍤就不日鑿疏停飲心隨

田父眠鷗任釣汀沿堤閒猾猾映畝見青青擊壤
多同樂行吟少獨醒
賜名徵
帝力長此護生靈
保定謁楊忠愍公祠兼讀遺集　陶辟武
兩疏千秋壯雙祠百代名中流思砥柱吾道有干
城筆落寒姦膽風高恥義聲升心悲未了鐵骨氣
猶生
御碑旌遺直
綸章表獨清闔風起頑懦瞻像動精誠枷鎖餘香遠乾

坤一帶輕公詩有此身不是乾坤帶留與後天教若何句遺編重展誦憤
激涕縱橫
壬子孟春改定營田恭紀　王恪
宸照懸離日
綸音轉巽風土宜徵物性歲歉識農功流溯苗方盛泥
留岸日崇阜乾難潤下泛溢更逢沖畫講資羣策
猷其効盡忠良謨陳地利碩德啟
宸聰太傅分巡重尚書總制隆山區圖瘠薄水脈夾龍
從勢險尋常外
恩移浩蕩中便民仍舊貫履畝賜恆豐原隰高卑露派

豁朗折窮歡聲與望慰宮色衆情通輔助　賢王
翼承宸
聖主褒史臣書大有從此萬方同
詩　七言排律
本朝
保陽郡城古蓮花池爲元將張柔故宅亭軒疎
敞景物宜人向稱勝地癸丑夏日奉
命建設書院遂卜基於此
聖恩作新士風不振敬賦七言長律十六韻用紀其盛
陳福

韋杜風雲闤闠通士林加沐
聖恩隆經帷手啟蓮池勝講席遙承
桂殿崇舊創亭臺推甲第新移鐘鼓換琳宮高槐尚
識將軍樹茂草爭披君子風三輔生徒趨宛洛萬
邦聲敎首岐豐峩峩畫棟奎文麗瀲灧澄波月印
融傑閣收藏仍萬卷池上舊有萬卷樓圓橋觀聽擬三雍
雲匯寶笈繙金匱氣纏珠璣吐玉虹翠蓋曉分蔡
馥碧丹房宵映蠟檠紅絃歌更足怡花笑香靄寧
誇掞藻工霧起鱣堂知隱豹蔚傳鹿洞識雕蟲漸
磨麗澤蘇修翁被濯濛泉德性尤逃足駸駸方樹

駿英聲奕奕競流鴻早看淳俗登三古旋聽嘉謨
達四聰鳴鶴滿陰占子和
飛龍當御慶雲從翁陽嶽麓多名蹟何似
昌翊仰
帝功
古蓮花池建設書院恭紀　陶辭武
蓮池勝地絕塵埃舊日元戎甲第開爲元將張柔故宅
帝德文明先睿髦
皇仁樂育起蒿萊樓高橫翠丹青古橫翠樓爲保陽勝蹟亭架臨
漪錦繡堆池上有臨漪亭碧蓋向依蒼珮展紅衣新傍絳

帷栽浮錢洛上古風動壁粉花前見子來萬卷藏
書雄上谷池北舊有萬卷樓千金市駿重燕臺蜚英聿起
畿南秀連茹羣空冀北材几席影涵明鏡裏絃歌聲
繞綠雲隈文心活潑源頭水生意參差雨後苔學
遡濂溪敦夙愛香傳華井毓靈荄雍雍振鷺儒風
茂郁郁菁莪
聖澤培三輔山川同炳蔚
九天雲漢仰昭回
丹期齊闡蓬壺境紀筆深慚作賦才
邯鄲道上恭謁呂仙祠感懷十韻

申重熙

昔聞青犢壚邊事今向黃粱道上行清濁源流朝暮續聰明山色古今橫迴車義重依然巷完璧功高奕世城漸老漸歸消長理看雲看徹枉遲情閒心種種吟方穩黃粱夢依依意亦平點景丹砂終妄想忘懷白晝豈逃名呂黎牛斗難由命絳縣塗泥實自輕長揖未曾干顯者獨吞或可訴先生華胥儻在人間遇蕉鹿原非枕上爭擬仗詩媒乞仙術夢回鐘鼎舊家聲

詩 五言絕句

唐

易水 駱賓王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郭隗 陳子昂

逢時獨爲貴歷代豈無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黃金臺

幽州 李益

征戍在桑乾年年薊水寒殷勤驛西路此去向長安

造書臺 岑參

野寺荒臺晚天寒古木悲空堦有鳥跡猶似造書時

登郭隗臺 皇甫松

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

除夜宿洺州 白居易

家寄關西住身爲河北遊蕭條歲除夜旅泊在洺州

五代

竇氏五子 馮道

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金

邢山雜詠 趙秉文

造化搏淸氣秀由天城山青松伴僧老白雲如我閑 天城

房駟落人間入石露雙晷月明聞夜嘶驚落山頭石 馬耳

嵐靄暮雲滋巖溜滴泉乳獨留一泓碧去作人間

史225-559

雨泉說雲

南北兩石門上下一靈鶩仰看蓮峯立忽見天門

透門上龍

亂峯排鳥道一水會龍門禹力不到處稍知滄海

尊門下龍

元

郁居雜詩四首　劉因

鄰翁走相報隔窗呼我起數日不見山今朝翠如洗

黃昏雨氣濃喜色滿南畝誰知一夜風吹放門前柳

獨立偶懷古臨風還自傷一聲樵唱起回首蓐山蒼

削樹題詩句晝沙知洒壽他年成故事蕭散更風流

明

西山　郝敬

西山三百寺十日徧經行歸與家人語山多不記名

慈恩寺　李東陽

水繞湖邊樹花垂石上藤長來寺前坐不識寺前僧

廣福觀　李東陽

飛梯夜倒景下照淸徹底時有步虛聲隨風度湖水

夏日過莽園作　陶望齡

淸池不滿軌時有幽鷺浴臨流微風來端坐意已足

過滄州　王貽上

本初

春草千里合春波兩岸生迢迢新柳色碧過卯兮城

趙僧子渡河處　王貽上

雞鳴問津吏冰雪滿交河日上迴風起如聞河激歌

燕京郊西雜詠　朱彝尊

香山十八盤盤盤種松栢時見獨行僧稀逢採樵客十八盤

高梁飛食時昔年盛游冶隔水百重花長堤兩走馬高梁河

鯈魚千百頭湖水二三尺有時白雲生不見釣臺
石 釣臺
吾笑石季龍爾何知好士羅致山城中哀哉數君
子 君子城
離宮委礪礫塔粉剩莓苔想見明昌日芙蓉殿脚
開 芙蓉殿
亂石侵花當奔沙擁樹根黃牛岡上月橫笛過前
村 黃牛岡
壞磴接雲根流泉來樹底婉轉入僧廚淙淙鳴不
已 香水院

輝枝啼谷鳥忍草護松關偶入樵人逕桃花又一
山 來山寺
石磴入已徙青山仍舊名去都無一舍已覺旅塵
清 清塵山

獲鹿道中望抱犢山　王士祿

茫茫懷古心悠悠鹿泉路不逢抱犢人悵望青山
暮

藺相如回車處　竇克勤

能叱秦王暴方回趙相車若非操勝算社稷惟卽
滅

邇國威壯將軍亦須覇強鄰雖虎視不敢數加
兵

詩　七言絕句

唐

詠高漸離詩　李白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
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易水詩　馬戴

荊軻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落日蕭條薊
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

送客還幽州　李益

惆悵秦城送獨歸薊門雲樹遠依依秋來莫射南
來雁縱遣乘春更北飛

滹沱見蕃使　李益

漢南春色到滹沱邊柳青青塞馬多萬里江山今
不閉漢家頻許郅支和

易水　胡曾

一旦秦王馬角生燕丹昏此送荊卿行人欲識無
窮恨聽取東流易水聲

渡滹沱河　胡曾

光武經營業未興王郎兵革暫憑陵須知後漢功臣力不及滹沱一片冰

過邯鄲　胡曾

曉入邯鄲十里春東風吹下玉樓塵青娥與怪頻含笑記得當年失步人

渡桑乾　賈島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邊庭怨　盧弼

春風昨夜到榆關故國烟花想已殘小婦不知歸未得朝朝應上望夫山

盧龍塞外草初肥燕乳平蕪曉不飛鄉國近來音信斷至今猶自着寒衣

泊花石浦　劉言史

舊業叢臺廢苑東幾年爲梗復爲蓬杜鵑啼斷回家夢半在邯鄲驛樹中

經賈島墓　鄭谷

水繞荒村縣路斜耕人訝我久咨嗟重來兼恐無尋處落日風吹鼓子花

宋

瓦橋關　歐陽修

古關衰柳聚寒鴉駐馬城邊日影斜猶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過白河澗　蘇轍

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傍溪髣髴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

還雄州　沈文通

濟濟新聲出禁闈邊城一聽醉千觴明朝便是南歸客已覺身依日月傍

使遼至雄關　彭汝助

馬頭今日過中都到得雄州更有書道路莫嗔音

問少天寒沙漠雁來疏

邯鄲道　范成大

薄曉霜侵使者車邯鄲阪峻且徐驅困來也作黃粱夢不夢封侯夢石湖

邢臺驛　范成大

太行東麓照邢州萬疊煙螺紫翠浮誰解登臨管風物枯荷老柳替人愁

內邱梨園　范成大

汴後鵝梨爽似冰花身耐久老猶榮園翁指似還

三嘆會共翁身見太平

趙州石橋　范成大

石色如霜鐵色新洨河南北尚通津不因再度皇華使誰洗奚車塞馬塵

東坡祠堂　范成大

化原坊裏尚黌堂闔道蘇仙有奉宵想見當年行樂處才旗鐵馬照金章

望都　范成大

荒寺疏鐘解客鞍由山東畔白煙寒望都風土連唐縣翁媼排門帶瘦看

范陽驛　范成大

郵亭偪仄但宜冬恰似披裘坐土空枕上驚回丹闕夢屋頭白塔滿鈴風

琉璃河　范成大

煙林葱蒨帶回塘橋影驚人尖畦鄉健起褰帷揹病眼琉璃河上看鴛鴦

灰洞　范成大

塞北風沙漲帽檐路經灰洞十分添據鞍奚問塵多少馬耳冥濛不見尖

良鄉　范成大

新寒凍指似排籤村酒雖酸未可嫌紫爛山梨紅皺棗總輸易栗十分甜

過河間夜宿家則翁二絕　文天祥

空有丹心貫碧霄泮冰亡國不崇朝小臣萬死無遺恨曾見天心十八朝

南歸雁蕩報郎君老子精神健十分不為瀛州復相見何戎翻隔萬山雲

江南車蓋走燕山老子傍觀袖手閒見說新詩題甲子桃源元只在人間

滹沱河　文天祥

過了長江與大河橫流數仞絕滹沱蕭王麥飯曾倉卒回首中天感慨多

金

盧溝　趙秉文

河分橋柱如瓜蔓路入都門似犬牙落日盧溝溝上柳送人幾度出京華

雞鳴山　趙秉文

煙蒸山腹晴猶濕河帶冰澌暖漸流獨立雞鳴看日出五雲多處是皇州

元

涿白溝河　郝經

易水南邊是白溝北人爲界海東頭石郎作帝從珂敗便割燕雲十六州

抱陽山　郝經

孱顔蓊上抱幽村突兀雙龍窟宅尊回首萬山東盡處冷烟平遠半乾坤

沙邱臺　王惲

一從奇貨落韋機秦自莊襄統已非大寶前依王命論牛當馬後一何爲

高壁投來讖已眞沙邱臺下泣宮臣事機說到還元處造物於中太戲人

玉河　馬祖常

御溝春水曉潺湲直似長虹曲似環流入宮牆纔咫尺便分天上與人間

李陵臺　許有壬

李陵臺下駐分臺紅藥金蓮徧地開斜日一鞭三十里北山飛雨逐人來

故縣道中　安熙

塵事年來亦屢更此身與世淡無情敝裘羸馬嘉陽道只有雲山管送迎

過獻王墓　薩都剌

西風老樹昏鴉集日落荒城暮雨崩寂寞斷碑秋草裏行人遥指獻王陵

宿長蘆　薩都剌

柳花漠漠春歸寺柳色青青曉渡江屋角松聲撼風雨道人一夜不開窗

代王城金波泉　李光溥

一脈金波噴作泉孤城小小帶疏煙從容三讓登車後猶憶炎劉四百年

早發滹沱感冰合　陳孚

征鼓連天戰血紅存亡只寄寸冰中憑誰剪取麒麟羽畫作雲臺第一功

呂公祠　陳孚

山形天矯蒼精劍日氣騰騰紫磨打度盡世人人不識青烟起處是邯鄲

明

薊門聞笛　林榮

前爽垂到塞垣游鐵笛依依起戍樓應有盛唐遺譜在月中三唱小梁州

項節婦　林榮

一生孤苦分宜堪鄰女相憐不整鬢向使此身江
北老祇應揮淚想江南

杏花臺　　王璜

二月南郊載酒頻古臺寂寞杏花春林間黃鳥休
嫌客不是當年舊主人
老去光陰落日斜春風杖屨意長嗟祇應有恨憐
芳草總是無緣看杏花

夏日出文明門　　薛瑄

文明門外柳陰陰百囀黃鸝送好音行過御溝回
望處鳳凰樓閣五雲深

古北口　　倪敬

虎豹森嚴雉堞牢亂山如戟入雲高驅車直上西
岡頂沙漠依稀見白旄

修滹沱河有感　　尹耕

高築長隄深瀹河黃埃赤日奈如何休將汗滴滹
沱水滴入滹沱水更多

塞上曲送王元美　　李攀龍

燕山寒影落高秋北折榆關大海流馬上白雲臨
漢使不知何處不堪愁

易水詩　　傅垚

荒郵野寺古今秋白澗西來易水流徵羽聲中悲
士怒不知別後幾同讐

易水詩　　馮惟敏

水聲山色自前朝西望疆秦萬里遙一自荊卿從
此去秋風千載尚蕭蕭

居庸關　　皇甫汸

山城落日照居庸抗嶺迴巒紫翠重十月邊陲塵
不起萬年陵寢霧常封

盧龍署中有寄　　王世貞

山城小雨鷓鴣啼楊柳辭寒綠正齊我夢春閨濶
不見怕乘雲雨過遼西

昌黎石門　　杜謙

鰲駕山來碣石間兩崖雄峙作重關沁橋水白龍
津出仙館人從鳥道還

謁孤竹舊事感悼　　王仲默

劍解雙龍記玉樓繁華如夢水東流年來鶴返家
山路禿柳殘松共語愁

本朝

保定閱兵　　果親王

忠愛心餘纘武功私豵獻豣有遺風旬宜

帝命致冬閱撰臂爭開霹靂弓

又

琱弧月偃戟霜鋩駉介麃麃整暇傳施羽纈紛金
鼓肅靜如山岳動如川

侍從登景山　張英

追隨登陟翠微峯馬首雲生石上松俯視萬家圖
畫裏祗因身得近
飛龍

唐槐　李基和

記得開元寺裏松半隨濃豔謝春風白頭誰復譚

天寶烽火漁陽剩此翁

盧溝張華舊居　田雯

水志山經入洛餘黃埃一路撲金車橋邊先到張
華宅借讀鄉嬛數卷書

樓桑村酈道元故里　田雯

螺髻烟叢獨鹿青酈生宅畔月泠泠燈紅一寸樓
桑夜還註桑欽舊水經

定州懷古三首　王貽上

公子曾聞雅善詩倉唐一對使人悲翻憐往日申
生死不解晨風與黍離

一代詩豪劉夢得元和標格冠當時欲尋陋室知
何處斜日空城徧兔葵

三守江淛鬢欲星太行了了送餘青崎嶇海外歸
來晚無復絲絢侍禁庭

七夕宿獲鹿縣話別感成　王貽上

無數青山繞縣門秋河斜處已黃昏來朝又向并
州路雙淚憑君寄故園

雄縣道中雪　王貽上

關河暝色冷征裘往事公孫戰伐秋趙北燕南盡
烟水茫茫風雪易京樓

賈島峪　姜宸英

荒墳無路草芊芊高塚何人亦道邊占得千秋五
字在休將窮薄笑前賢

安肅道中　竇克勤

舉頭紅口耐深寒忘却悠悠行路難南去逢人聊
一問高堂可許寄平安

琉璃河　顧嗣立

日欲沉如赤玉盤燕脂迸破暮天寬愛他六里河
中浪却少鴛鴦對對看

涿州　蔣廷錫

遠樹微茫綴碧空范陽驛畔塔鈴風驚回驢背江南夢恍似金山落照中

白溝河　　蔣廷錫

安肅軍邊策馬過涓流如帶不爭多兩河已付耿南仲却要區區巨馬河

詩　六言

北周

高句麗　　王褒

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盃覆盌漼漼垂手奮袖娑娑不惜黃金散盡只畏白日蹉跎

元

定州禪寺　　李光溥

幽鳥避人飛去好風戀竹頻來爲愛僧家庭宇莫教踏破蒼苔

畫棟朱簾雲雨玉簫金粉霓裳千古太平朝野一聲烽火漁陽

再見封侯萬戶立談白璧一雙詎羨耦耕南畝何如高卧東窗

前山後山紅葉東溪西溪黃花紅葉黃花缺處竹籬茅舍人家

本朝

過毛遂故里　　申重熙

驅馬經過趙地臨風感嘆毛生自荐雖能脫穎猶然策士縱橫

易水　　申重熙

易水寒風終古衣冠客去無還昨日畫圖披覽督亢依然在燕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二十